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三冊目錄

總類

考據

讀歐記疑五卷……清　王元啓撰　食舊堂　一
道古堂外集二十一卷……清　杭世駿撰　食舊堂　八一
禮經質疑一卷……　八五
經史質疑一卷……　一〇〇
石經考異二卷……　一一四
史記考證七卷……　一三二
晉書補傳贊一卷……　一〇一
漢書蒙拾三卷……　一一一
後漢書蒙拾二卷……　一二四
文選課虛四卷……清　尤侗著　昭代　二九七　二五八
讀東坡志林一卷……清　沈思倫著　昭代　三〇七　二四一
學語樸篇一卷……清　毛奇齡著　昭代　三一三　二一一
西河樸箋一卷……清　唐夢賚著　昭代　三一三　二一一
志壑堂雜記一卷……清　陸炤著　昭代　三三三　二一一
梅谷偶筆一卷……清　方棨如著　昭代　三五一　二一一
偶然欲書一卷……清　黃宗羲著　昭代　三六一　二一一
西臺慟哭記註一卷……清　黃宗羲著　昭代　三六九　二一一
破邪論一卷……清　黃宗羲著　昭代　三六九　二一一

山公九原一卷……清　馮　景著　昭代三八一
談書錄一卷……清　汪師韓著　昭代三八九
學海蠡測一卷……清　沈　謙著　昭代四二九
經書扈言一卷……清　范泰恒著　昭代四四三
唐述山房日錄一卷……清　盛朝勛著　昭代四四七
思問錄一卷……清　顧道稷著　昭代四七五
經史管窺一卷……清　蕭　曇著　昭代四八九
日貫齋塗說一卷……清　梁同書著　昭代五二七
愚菴雜著一卷……清　朱鶴齡著　昭代五三九
注疏瑣語一卷……清　沈　淑纂　昭代五六九
審天錄一卷……清　柯汝鍔著　昭代六〇五
夢闌瑣筆一卷……清　楊復吉著　昭代六五七
竇存四卷……清　胡式鈺撰　湖海續編七〇七

讀歐記疑

歐公著述子發等編集二百七卷曰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凡十一種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則今本所載外集二十五卷詩三百四十五篇文二百有四篇共五百四十九篇是也發等所編文備而次序秩然故韓魏公爲公墓誌亦用之今世傳本五代史與唐書紀志表皆列史官故不入集詩本義歸榮集二種已失去正集外但存七種然苦編次無序其最不合人意者外集文最蕪雜兼多僞作其少年應舉之文公自謂窮經傳移彼儷此斥爲浮薄

不足學者一皆雜然羅列乎其中今輒痛加刪汰存其什之二三以附正集之後他文則首以易童子問奏議集集古錄跋尾三種然後次之以外制內制四六雜著刊本雜著外尚有書簡十卷爲子發等編次所未及今亦附於其後通正集凡九種奏議文時有曼衍疏散之病然多深切事理之談而濮議一書扶植倫常尤有關于天性民彝之大公所以得從祀夫子廟廷者實在於此舊列四六集後今故特瞻之其外制以下諸種雖亦勉爲卒業然鄙心感發甚少故評註亦略讀歐者但儉力及之可耳祇平居士王元啟

讀歐記疑卷一

居士集上

賦

秋聲○風雨驟至　秋聲卽秋風風字不宜犯實恐當作
　凍雨爾雅暴雨謂之凍或改爲雨雹
　交至
　亦通

雜文

雜說一○不能自止　韓子所謂物之鳴者大槩不出此五端有情之物或有求
　或悲或樂或鳴其類無情之物或因
　鳴然有情之物雖曰有聞而鳴要皆時至氣作而
　知其所以然不獨草木水土金石無情之物爲然也
　○余讀歐陽子雜說竊嘆君子小人各有所求各有
　其可樂可悲各欲自鳴其類韓子謂鳴有善否亦卽
　于此辨之或謂君子何求吾曰求進于道求斯道之
　于當世傳于來學者是也
　其榮與悲其自鳴其類亦然

讀歐記疑卷一　一

說一○足乎利慾所以厚吾身豈知厚吾身者適以
　速之臭腐耳可不哀

書記論序○史不宜爲帝紀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
　說一○書或比　漢雖　爲前後而亦無曰五代者
　　今按當從　於理不
　正統乎此辨後魏不得爲正統　絕之何疑此言五代皆不得爲
　而絕此公卓識創論可盡廢從前繆說○謂正統有時
　至唐季始絕統猶緒也前此漢之有蜀晉之有江左
　緜緒相連統猶未絕公并所蜀漢東晉竊恐未
　合于春秋之旨○篇內通刪一百七十三字

本論上　集本上作中別有本論上篇載外集第九卷○
　今按居士集公所手定外集詩文不特經公刪
　去卽子發等所述亦云遺逸不錄者尙數百篇別爲
　編集未成故韓魏公爲墓誌不之及後蘇文定公爲
　公墓碑始及之然亦第云若干卷是終編集未成也
　今據公手定之集編錄應題本論上不當云中庸意
　爲更○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
　定　此爲
　透本

之論凡人之力自此至督其不勤蓋堯舜三代之爲政
凡二十八字宜刪善端
如此集本無堯舜字○按此章發
處即兼堯舜言之無者非是使天下皆知禮
義則勝之矣孟子闢楊墨必曰君子反經韓子闢佛
老必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歐公本論
實即孟韓已及之言公爲暢發其旨耳苟但知排斥
異端而使民恍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則如會昌之禁
絕浮屠不踰歲而旋復所謂撲之未滅而愈熾徙薪
優亂已耳○說者謂達摩以下有一片直見本性虛
所以魁奇俊悟之士咸宗其教歐公言修本以勝之
是已然僅區區於禮儀之習其何能勝余謂性無今
古之殊祇爲禮儀未備使人無所遵循性遂因而遷
變耳試問後世不及三代謂天之降性有殊抑國家
禮制未備乎脩本以勝全在禮教之脩明說者乃以
區區小事目之其可謂不知輕重者矣○佛能猶人
情而鼓以禍福尤莫如地獄超度之說故居喪者無
不崇尚浮屠今即喪禮言之始死自還尸沐浴以至
小斂大斂成服有哭奠上食諸儀葬後三虞卒哭而
祔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三年中各有當
盡之節當習之儀今一切不講愚民無以致其情於
是浮屠之說得而人之日以七數遇七則誦經禮懺

以求超度亡靈并此不爲則與無喪者無別以爲薄
於所生矣誠使學校之官平時誨諸生以禮民有喪
則遣諸生姻禮者爲之相使愚民皆知禮教之當遵
如此則民又何苦舍先王之法而反從西域浮屠之
教哉是則脩本以勝全在明禮以
道民不得斥爲瑣節而不務也
本論下○莫若爲之以漸前篇重一本字
此篇重一漸字就使佛爲聖
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周世宗毀佛像以鑄錢謂佛
以利人貪
欺割截況肯惜此銅像理至之語
蚩氓心奉佛者無從更置一辭
其弊而不思救豈又智善惑者歟使字雖字皆衍
豈又當作豈皆
使世之君子雖夏
凋當○此自然之理也先言君子小人皆
有朋且用平說然臣謂小人
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出
人意表則天下治矣此節撇開
小人之用
縱從君堯之時此下感舉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古事爲證
無君子小人以鑒矣只一句實其意已了
此處不宜多著

本作論○按此文列○春秋皆不絕其爲
君臣公五然史及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議集其
正議論所本
論論一所本
論論及爲范文正
文正復起後不再斥呂公意亦猶此又春秋不絕
貶甘爲石曼卿所共惡者也此又四君之所本
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此句義最明顯
爲君難上○莫如二君之酷也連用莫如二字作指點
漢殤帝申如唐憲宗二句法略同而通用各別彼處
二句敘事一句指言其效此則與效對舉言之
爲君難下○韓子論文首戒剽襲前言讀
爲君難論專借往事點綴未嘗私立一語
亂之矛各賢其臣漢元帝答不聞舉齊蜀之臣民
京房語
非之也此句說透骨理故曰王道不遠人情又曰平
易近民必歸之如商鞅之刑棄灰旌徙木
人主所專信者無一事合乎民
情適足以失眾心而斂國怨耳
君難下○韓子論文首戒剽襲前言讀
爲君難論專借往事點綴未嘗私立一語
皆以己意爲運化如雲龍出沒惟吾意所欲之不
至反爲所牽縛故雖純用舊文不害其爲卓然自立
之言蓋其中無實義徒特襞積古
事爲之安能作此垂世立教之文○樂用新進忽棄
老成二句深中神宗痛疾安石之子至欲斬韓琦以
行新法安石不加詞止其斥歐公則云此人在
朝廷則害朝廷在一郡則害一郡當時
君臣一德度神宗亦未必不以爲然也外至敵國亦
知之獨冀主不悟爾此實生所謂可
哭流涕長歎息者也

經旨

易或問○皆古所用也皆集本作自非是此句並承占
所用然今周易之辭爲文王所更創法言之意謂辭與法皆古
故知大衍非文王事若必欲作自則上文占辭也下
當從別本增文王之
作也五字語乃相應

春秋論上○新奇多可喜之論新上集本有而字
春秋論中此篇辨隱之非稱分二意隱實讓而誣以爲
公則爲沒其實善隱實攝而稱之爲公則爲

名不稱實通體只此二意反覆再三所重尤在沒其實善故說名不稱實庶必兼沒其實善言之○伊尹周公共和之臣當攝矣不問商周之王也可知隱餘稱公則決非攝爵其所不知知此則不書餘春秋論下此篇明趙盾許止之疑可釋矣君尤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

春秋或問○吾無所用心乎此也也字不可少今從一本不窮遠之難明也後儒讀書論古止當因孔子爲法揆說繁興大集欲窮遠之難明耳○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有物蔽之則雖不盲者亦不得見如衆說之亂經是也

泰誓論○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學者考論古今一取信于六經足矣其他新奇可喜之論皆亂經之邪說也惟公能卓然不惑耳

羅圌論此與怪竹辨皆非經旨當入論類列爲君難之後○刑人于死者此下又進

一意此豈近于人情在我則爲期以君子之所難在小人之尤者偏又能爲君子之所難敬斯處論極透快蘆恩德人人之深云云論事文大忌偏執已見必先代彼設想方能曲盡事理此等最爲可法於茲六年矣又就六年上著想世如一日之恩者所以求此名也一語深有六年之德厥不面又縱其後犯者此等隱微然此必無之事也設之本屬戲論故隨筆揩去不立異以爲高云云結歸正論

怪竹辨○由是言之自此至然後可共三十一字此等說破必須剛去乃靈

詔册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俯徇誠情請情當作請

太后册文亦有勉徇誠請之語正與此同

神道碑銘

後篇尊皇

金部郎中閻公○鄆之諸閻皆王後歐也鄆則鄆之有閻蓋在閻寶未王以前諸閻不皆王後又此碑敘金部三代不一語重及太原王則全部便非王後武後宗恐係族字誤文數訪以經術詔訪當作諮訪時眞宗字諜文

擬其後世挺集本作擬○按方言凡取物而逆者謂之擬又晉書擬亂亦非佳話只當作挺

文惠陳公此文陳氏子弟欲別有增添公斥爲不曉文義謂此輩不向道亦終不知田之其詔今○頴川公題云文惠下文乞銘之辭又曰文惠篇首不宜改稱郡望昌黎錄附篇內○頴川公文惠篇首不宜改稱郡望昌黎碑誌文稱謂之法始終一律不數易也皆開府有贈字當是贈太常丞此贈字當作遷

舉進士及第嘗爲開封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潮州通判歷知壽州兩浙東西路河東河北轉運使知滑州知開封府官至戶部侍郎知鄆州景祐四年召拜云云自及第以下召拜以歷官至三百十有四字妄意刪定

如右存四十三字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作相蓋由仁宗特簡陳氏子弟嫌其於此無痛疾明公云此不足爲榮但時人何知若材堪則自膺靡亦作相若不堪則乃是僥倖近人好以庸俗肺腸規繩豪傑之文鑿公亦不能理於衆口也

壽州病民及當作反每歸當作歸下作壞六爲轉運使集本使字今從一本以疾卒於家卒後不書謚贈公云前面官銜中已有集本稱下有子時二字今從一本刪去多以材稱

文正范公○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集本無奪賊以下六字○按公與韓魏公簡屢言大順實係賊地無者非是追勿過河之敗蓋因貪賊窮追致陷賊次于此節文此見文正公所見之卓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字范氏子孫私有移動歐公頗不平之蘇明允答公書云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由公事節最爲深厚近試以語人

果無曉者又范公之葬富公爲之云述呂公事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雨侯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爲儒緣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怪也○按夷簡爲人朱子嘗論之謂其用事時舉措不合衆心者多晚知公議不可終枵是以宰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雖其慮患之意不盡出子公然與世之遂非長惡者相去有閒矣皆不讀朱子此論然後知公作范碑其意最爲深厚公但以誌于墓譜于

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史公留侯世家凡所非天下所以存亡皆不著文正公置義田惟宗族最爲人所艷稱其他政績多可紀者反以上前者甚眾

家藏于有司十字了之一切削去不書可以知作文之體要矣

戶部郎中曾公誌見臨川集九十二卷○公具言其

不可事卒不行集本無事卒不行四字坐知揚州日集本無日字再

遷右諫議大夫遷當作贈此與陳文惠碑以遷作贈同誤龍治鄉按王誌治

作池而其後又晦而字衍文晦顯常相復復集本作反覆二字取其初

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如繼遷叛朝廷許還其地公不可欲予靈武又不可又請

經略使節度諸將等事是也凡紀事文命意必有專屬處故能使敘次詳略有方否則零星雜敘便與市

肆薄券無殊

度支郎中王公○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爲

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集本如此嫌其轉摺過繁一本作公行爲盜獲則引以自原

文正王公○明日有詔史館脩撰有字衍文遷兵部郎中居

上柱國國廣平郡爵公當云國廣平郡有國字遂脫出重出之字

封戶云云封戶及實封詳見韓集楊燕奇碑世有其人程氏必顯

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顯其人當作此下

當刪去程氏必顯而其後世因之凡一十字

文正王公○明日有詔史館脩撰有字衍文遷兵部郎中居

職二字有誤今當刪去通進銀臺封駁事以上歷官不遷依次敘遷此下爲衍文

特被主知累升作相須用重筆提頓公爲人嚴重自此至監修國史爲一節敘公所以入相之由不可干以私公所以結主知處

是時契丹初請盟自此至賢宰相爲一節敘公相業大綱一二遷兵罷不用遵世承平如此遂欲以無事治天下上意所向如此祖宗之法具在公所見又如此至今稱爲賢宰相此句總束前文公於用人方用

分敘此節言用人　衆以爲宜某職集本衆上衍一而字今從一本刪去　和遣使者召　集本召下有之字　其語雖簡而能以理服人此節遞有之字　此節言其能有過失　此下敘其撿護人過　以病求罷　此下敘其公瑣行與其弟旭友悌相字似贅　輒聲爲銘詩一本無聲字非是　又此下集本有相所黜升所一作刪去　相所黜升有○按公始以神童進既以道德佐佑東官至登相位其爲人謹厚不泄不干求恩澤而推賢進士尤號知人其事蹟可紀者章獻時能守正不阿作相時能籌畫兵食卒臣元昊晏得體　觀文殿大學士晏公　公始以神童進既以道德佐佑東官至登相位其爲人謹厚不泄不干求恩澤而推賢進士尤號知人其事蹟可紀者章獻時能守正不阿作相時能籌畫兵食卒臣元昊晏

公生平具此矣凡讀文先須領其綱要然後可以窺作者用意所在與其體裁變化之方勿一往但爲辭采所眩○此奉敕撰文而於韓范諸公進退之由及小人權倖害賢之狀皆直書不諱不獨見是非毀譽之公而當時人主之虛公無我不肯護過飾非索瑕疵於語言文字之間以快小人之私忿者灼灼明矣亦豈非仁宗之盛德也哉○送至京師至集本作是　眞宗有所諮訪集本有作每　執政者皆罷以公爲禮部尚書公上以字從一本　今從一本增及制財用出入之要財用下集本有爲字　公爲政敏公集本作其　可謂賢也已謂集本誤作爲

武恭王公　王荊公爲行狀極意刻削終覺辭多於意此文隨意鋪敘絕不作一清鍊語自然意勝於辭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強者○公從武康公出鐵非而篇合有不知其優劣也　時年十七　爲先鋒殺獲甚衆王狀敘此事凡作三四轉折歸師過險　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歸師七字及以兵五字追兵勝王狀之三十餘字

望其軍整不敢近　王狀敘繼遷追兵相隨屬左右望等語不及公只添一整字便一切可以刊落○按王敘此事多至百七十餘言公以百餘言了之意反覺博有餘味何也孫樵敘何易于事自言刮垢磨瘢卒不到史眞甘苦自知之語也　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軍頭軍都頭字絕句或連下巡檢爲句非是　巡檢邢洛洛一作洛非是步軍馬軍　都部署馬軍下原本無此四字今從王狀增善撫士而　而一作士下當復出一士字而係無字之譌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讀王狀乃知公敘事有法王狀只一顯倒問覺氣懈而語鮮關係○只衰老二字將自己撇開下乃極陳中國多賢使外夷有所敬憚契丹使人覘其軍時契丹方得應對體王狀却成倒說　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　嘗侍上射侍射一節王狀所無稱公待聚兵幽薊爲若侵邊者　故舊當理而有恩歐碑亦不載碑狀固不必盡同然故舊事可以不載侍射一節從上文與契丹使射生照映有情且足以見公大槩正史家著意處王不及也　使士知畏愛謂畏法而愛之　已怯者勇勇者不驕愛故勇畏故不驕　余襄公○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　吳杜郎公墓誌同一筆法

墓表

石曼卿○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　以字恐係衍文　可謂自重之士矣　曼卿隱于酒好與田夫野老相狎人或疑其自輕公獨推爲自重之士可謂察微之論

屯田員外郎李君○以有石隄爲可恃也　舊註感石隄一事爲起案也

爲鎮州眞定主簿時齊化基爲吏兪　疑鎮字疑衍字齊字疑誤文也　遷威虜軍判官　集本此下有逾年二字○按秩滿二字之誤　薦爲冀州軍事判官　集本此下有逾年二字○按秩滿逾年皆無關要切今從別本刪　吏部籍凡四較考　集本籍上有考字○按下有考字此句可省今從別本居

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集本無居三年字○按
二次乞留應有此
三字無者非是 作所謂石隄者與起語 退居於漢
旁仍與石隄
句相襯帶
內殿崇班薛君公 篇中始終稱公標題不宜
獨異故君字亦當作公 考古所謂
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 以銘見於後世者所謂字
所字皆 及以上
可刪 其言簡而著此句是作
文主意 又備其行事惟恐不
爲人之信也此十三 字可刪 然其行事終始吾亦不敢略而
誌諸墓矣今之爲碣者無以加焉此二十五 字亦宜刪 則 因 取
其可以簡而著者則字當改作因可以字衍○按薛
者書之然此文轉折太多究嫌辭費余爲改
一字通刪四十三字庶不失公之本意云
連處士○應山之人至今思之一篇綱要入
首即與提明反葬應山

讀歐記疑卷十 十七

誌諸墓矣今之爲碣者無以加焉
其可以簡而著者則字當改作因可以字衍○按薛
者書之然此文轉折太多究嫌辭費余爲改
一字通刪四十三字庶不失公之本意云
連處士○應山之人至今思之一篇綱要入
首即與提明反葬應山
卒章應前發軔
敘已表墓之由
屯田員外郎張君○今爲原武人也此節次其世·享年五十
有九此節次其履歷○昔人譏北魏書連篇皆官爵
州郡稱號公集表誌文牘次歷官亦不免此病
律以昌黎法此節自爲河陽至復知陽武縣四十五
字止當云自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累遷至
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云中間遷著作爲郎官後
文亦已及之不須兩見公文類此者多不能偏舉耳
於此發其凡 所至有能稱此節次其行事之
讀者詳之 略正面文字已畢予爲西
京留守推官此下將已身插入件說 年尚少 上云他掾屬多少
宜復云年少又考公至西京在天聖九年辛未張卒
皇祐五年癸巳張與公聚時年三十七已逾強仕觀
公長十二歲不得云尚少此三字宜刪去後二十年始以疾卒此節言與
君遊久
君雖病羸此句 轉輔君其是已以上皆哀君
之賢而不幸君嘗謂子曰
此下記其昔 乃遷著作爲郎官官登於朝贈其父云云與贈
所謂子者
足榮 從葬于原上此節嘉君之
其親 羸病生情使
記其昔所謂子者見其悃誠不
竟而易足使人想見其性情
嘉君之志信而有成二語收束全篇
銘時公丁太夫人憂是年 至和二年爲葬後二
八月扶櫬歸葬瀧岡 年乙未
龍武將軍薛君○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
孺爲後右十七字其事與 然其 兄弟五人及其 諸子
龍武君無涉當刪
皆用公廕然其五人及其此曾祖景 自此至鄭國夫
六字并宜刪去 人贈氏二十六
字當明載簡蕭誌
中此不宜複述
永春縣令歐君○皆以進士舉於鄉集本鄉下
雖子有司 君上而 有里字 而君獨
婦脩道之懿于無清而止矣歐復字衍文曰
每多此等衍字恐由繕寫者誤增而後 世之 來者 世
之
河南府司錄張君凡爲人作表誌於事業無可書者止
張墓表皆 當專敘交情辭公馬少監誌歐公二
可法也
屯田員外郎錢君 碑石昌黎外無及歐公者然律
不自撰妄欲小爲改易今附 ○試秘書省校書郎此
爲揚雄法太玄行共七十字擬改云累
員外郎十七字直接明道二年
此下州牧無王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
凡十五字已敘明不須再說宜盡刪之 爲 吏
爲上擬添 一句云初爲
其字 皆有能政此下擬添一
潮州海陽令凡七字 其佐宦

州此四字疑改云屬麻城縣云監黃
寧國軍節度推官在麻城縣作下擬添
佐郡二字金堂故多盜此句擬改云知懷安軍金堂縣縣故多盜凡多六字縣
人爲君立生祠此下擬添一句云又遷秘書丞知泰州如皐縣凡十一字日以君
所爲最其五子以學君所爲三字甚該如前文陽卽學字與所爲並列反使首尾擊觸不安今當減去
以學二字○右鄙人所定如爲揚州廣陵令知蘄州歷陵令知蘄州皆略盖凡人一生履歷
蘄水縣通判宣州等事槩從闕略盖凡人一生履歷從略闕略盖凡人一生履歷
豈能備述專書其有事蹟可紀者而已至如海陽宰勤學意亦在其中添出以
國麻城金堂如皐則因事及之前路不用總提庶免
複疊之嫌未知有當與否姑記所疑如此○此篇共
減去五
十二字

太常博士周君○或知禮而以爲喪主於哀而已不必
合於禮者有矣此卽上文所謂能哀而不知喪禮不
合卽是不知不必又添知而不合一
層此二十字
當盡刪之

右羽林將軍唐君○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皇祐三年外喊
張堯佐除宣徽使節度御史唐介劾文彥博緣奄侍
通官被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
相當弼貶春州
別駕尋改英州後十有七年爲贈羽林
胡先生以爲人師句提綱師道廢以下各以其經相傳
授爲一節言其徒最盛次一節言其教法之備
有司至取爲太學法後十餘年一節言先生居太學
時教法自衣見天子一節總敘一生履歷爲保寧軍
推官居太學教仕歸送者皆執弟子禮無往不以師道見
尊未敘立表之由謂非此無以慰學者之
思仍歸到師道上說通體無一語泛設
瀧岡阡表○生四歲而孤公生景德四年丁未崇
于成人先敏公卒祥符三年庚戌
于旁幽隱貧賤啼呼謂之誚謂長者
稍劍之形謂之劍外集先君墓表作抱至阡表
始改作劍修泣而志之不敢忘東仕太夫人調語
次敘崇公履歷太夫人姓鄭氏次敘太夫人履歷自其家可言微不可言少又次句卽有家字不宜作此複
叠考外集墓表此句作自其子少賤時此文上句家
字亦當改作子字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公天
年庚午登第授祕書省校書郎聖人
充西京留守推官時年二十四又十有二年列官于
朝始得贈封其親按公以康定元年庚辰六月自滑
州召還復充館閣校勘十月轉太
子中允是公爲朝官在登第之後十年今云十二年
者考慶歷元年辛巳十一月祔南郊公攝太常博士
引終獻贈封其親又在南郊之後一年
其年爲慶歷壬午公年三十有六矣
龍圖閣直學士是爲皇祐元年己丑八月留守南京二年庚寅七月太夫
人以疾終于官舍是爲四年壬辰三月公年四十有
六前文又十有二年指贈封其親

壽之此文又十年指太夫人生興國六年辛巳享年七十有二太夫人
崇公卒時太夫人年始三十少崇公二十九歲入副樞密在嘉祐五年庚子
四遂參政事六年辛丑八月七日薨治平四年丁未三月公年四十有
一明年改元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公年六十
知青州四月公猶在青州推誠保德翊戴功臣治平三年
尚書熙寧元年八月自刑部轉上柱國治平二年
致仕又明年壬子閏七月公薨告
謚止一歲餘距立表時二歲有餘
集賢校理丁君爲之誌公○還太常丞博士丁君之葬王荊公表
士者由丞而轉博士王誌所謂再遷是也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王誌
宗卽位以屯田員外郎爲校理此云由博士編校得
校理與王誌徵異○按仁宗朝館職新置編校八員
爲編校二年升校勘皆未爲正館職校勘四年升校
理始爲正館職敘事文不必逐節備書丁由博士編

校書籍并校理故類敘及之中間例云屯山一止得龍門昌黎敘事之法與范文正碑多不書歷官遷次同義或據王誌反訊歐表爲漏爲誤非也 同知太常禮院元珍由同知太常禮院出判永州未履任卒因徵御史彈論不官須九年方解故敘此一事獨用斷續法於同知太常禮院之下即將畢生行事全敘使讀者想見其賢然後追敘歲州一事見與他失守者不同其人能聞以才行遷又非奇循資敘所致事隔十有餘年則害者之追論爲非宜君之生斥爲窮於命皆可知矣王誌雖于歷官者不同然于一生兼敘政蹟與表文前半專敘歷官下即爲人大槩亦總敘於同知太常禮院之下後另接御史論君一事亦所謂斷續法也 獨君猶舉贏余而餘拒戰中流後十餘年 此句接續前文○此同知太常禮院出判永州是一時事即將畢生行事隔十有餘年則害者斷之之法失端州至判永州事隔十年即開是聯者斷者聯之之法斷處見猶局之方聯處見運筆之妙

御史知雜 按爲御史者由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中位最高何煒敘娶鄭男女○而其子孫 而其二字衍文并當刪去或景太傅諱暹瑜太師諱化光見簡肅兄龍武將軍墓表彼處不宜複出此當明載其諱而以公葬于南道御史 此下集本刪去八字說已見前 日猶今掌河

讀歐記疑卷一 去

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尹公○咸平三年中第 此下自歷梓州銅山主簿至爲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人拜大理寺丞四遷至尚書虞部員外郎知資州又知鄧州止存四十六字接下至州之三日云云

獨切尹公他人不得旨承敕特書之

兵部員外郎謝公 此誌首敘世系次敘卒葬及妻若子女次敘一生履歷至議李照新樂一節止自公爲人以下如列傳之有贊首節稱其文章三節稱其爲政未節述公卒後之清貧文雖過繁其構局分章一稟昌黎成法○**先以**當**失國**以當作已**以遠不克歸于南** 于南二字衍 五尚幼 始曰凡六十字以下有公之卒至論次其終未別本有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爲少及其嗣子來乞銘凡人十四字集本刪之此屬支辭去彼留此終嫌未淨宜并刪之云云 **天下水旱蝗** 此六字似可省 **吏緣以爲姦** 姦上當有字 **有盜不踰旬而去** 有當作或 **其治益以寬靜爲本** 按當移句末本字改作治 **公則取其首惡二人** 則其二字衍文 **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 而字不當有 **而民不堰撤撤破** 水之來遠又堰撤撤破少能及民 **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 或疑其多及其喪之爲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 三從十字當移置四十餘人之下三上至字衍文并當刪去或疑其多四字當改作歸之二字此其終始大節也 此下集本刪去八字已見前 **簡肅薛公** 首敘歸政亹贈次敘得姓之由次敘三代世系次敘一生歷官始末政績卽附書其下末敘娶鄭男女○**而其子孫** 而其二字衍文 **葬日葬地** 三世皆不顯 按太景太傅諱暹瑜太師諱化光見簡肅兄龍武將軍墓表彼處不宜複出此當明載其諱而以公

讀歐記疑卷一 去

貴又追封會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 妣 **贈氏鄭國夫人** 貴下又字增 原綴篇末子男女之下今移此 **費氏** 鄭國字原本倶作某 **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 下有復字此四字衍 **後復何患** 後係復字之訛 **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爲苦** 按用功多義未明顯當云役夫採鐵人以爲苦乃與下文收鐵租句相應如原本似言鼓鑄工多不見採鐵之勞矣 **坐舉人免官** 敘及此等未免寸步不遺當與下文居數月三字並刪 **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助** 此二十字并下公字皆可刪以其無關緊要故 **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 而至二字衍 **歎息憂愧輒不食** 輒字衍 **而猶數引其衣** 而字衍 **於是益以多爲少及其嗣子來乞銘凡人十四字集本刪之此屬支辭去彼留此終嫌未淨宜并刪之云云** **天下水旱蝗** 此六字似可省 **吏緣以爲姦** 姦上當有字 **有盜不踰旬而去** 有當作或 **其治益以寬靜爲本** 按當移句末本字改作治 **公則取其首惡二人** 則其二字衍文 **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 而字不當有 **而民不堰撤撤破** 水之來遠又堰撤撤破少能及民 **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 或疑其多及其喪之爲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 三從十字當移置四十餘人之下三上至字衍文并當刪去或疑其多四字當改作歸之二字此其終始大節也 此下集本刪去八字已見前 **簡肅薛公** 首敘歸政亹贈次敘得姓之由次敘三代世系次敘一生歷官始末政績卽附書其下末敘娶鄭男女○**而其子孫** 而其二字衍文 **葬日葬地** 三世皆不顯 按太景太傅諱暹瑜太師諱化光見簡肅兄龍武將軍墓表彼處不宜複出此當明載其諱而以公

他無而不以下八字○明道二年卽改之甲虎
懸一果可用句無請當從別本增此八字又原本此
下有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大傳太師
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
某夫人凡四十一字今按三室贈官已見前文曾祖
妣以下三世氏封今移前贈官之下使從其類此四
十一字宜
并刪之

度支員外郎張公○其弟愈猶爲布衣此事獨切張君
獨切者 凡敘事必取其
書之

翰林侍讀學士梅公使人掉頭嗟誦終日而
不厭眞得史記之神○其孤及
介其兄之于及當作介下文吾叔父云云蓋述其兄
子語若作及則似孤與同來不當獨稱

叔父
矣 嗟 而子不及見其壯也嗟當
作惜於咸平景德之際
尤爲詳焉一篇
主意時亦未之奇也下文將敘公見知眞
之 宗須先用此語重抑
一見以爲奇材所謂一遇眞宗遂
以人主爲知己 論曹瑋馬知節

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論傅上集本無論
後文有公與曹瑋得胡蘆河
應從別本增此一語方使後文不突宰相有言不可
者時李沆爲相沆持重
故梅公不爲所喜 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

此句應前見
其言有成效而朝廷轉輒河西平一處
又一
無事 天下無事矣一句總束公既見疏不用接轄
騎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兩敘坐事之責爲國
家樂育人才者惜也遂請瑋
居環慶以圖出師與前文掞映生情如衝風之欲
衰而復振溪流之將絕而復湧朝
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 將卽往復使人
循諷不厭眞史
記之
文也困于巽飛中垂以欲 銘亦直
進退兩坎易所謂
來之坎坎是也

都官員外郎歐陽公○舉進士甲科此下原本有慰南
雄州至二員外郎
三十八字當云歷官館書都官員外郎止存少而所
九字自餘所歷官次皆見後文不宜多贅 既刪去歷官
與親舊兩字 公時爲掌書記五字 通退而無怨言兩字
旬容縣令王公○故王氏今爲開封咸平人此句複出
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婺州蘭溪尉五字當
紀者不必備書近人讀史見他
傳譏爲史臣漏畧不知史法固
必備述其所歷之官賢一
史之成其書便應充棟矣 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
吳江宰之旬容二縣令遷上增一累字改華州司
法蘇州之吳江之二縣凡
十三字皆 遂老于京師老謂退老京師
應刪去 即開封府地
張于野天聖九年一節敘平生之舊初在洛時一節
敘朋友之恩脫冠垂頭一節書其可哀者 善
筆札此下有天聖二年壬法曹
參軍二十八字今擬刪去咸薦其能 論曹瑋馬知節

閿鄉 改著作佐郎能下改上擬添自河南法曹參軍七字
秘知閿州閿中縣就拜 秘書丞 秩滿 知亳州鹿邑
孫明復先生學處語語精貼著肯綮
載祖父世系譜集
李覯虛殷誌皆然○監虔州酒稅 此下有徙泗州至
字今擬刪去 通判陵州二十五
不宜棄之遠方乃 圖迴 陵州 徙 復爲國
子監直講乃下復上擬添自通
判陵州召還七字 聖既殺經更戰焚集本
闕戰
字

蔡君山首二節一言其能一言其廉用兩層布設作襯
歸重第三節著書切當世之務以見其才之奇
第四節敘其政蹟第五節因天子屢下舉吏之法爲
君山深致其惜通體精切無一語可移贈他人如此
作文安得有○長谿人王令喜道君山事集本缺下
一篇同者 人字非

是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兩歸字重擬刪去又歸迎其親五字凡敘事止就吾所欲書者書之不必事事覼縷敦爲天銘歸從閣

黃夢升○意氣奔放意上集本有其字若不可禦若集本作循而文章未衰也文上集本有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結語雖系敗筆然亦恐由傳寫之訛今擬更其辭曰咎安所歸已矣何歸

大理寺丞狄君此篇著精神處全在穀城之治○廼子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凡紀事文每篇發端處便須一獨切之法集中如李屯田墓表及此誌可法也其他類此甚多如石守道梅聖俞起法皆然而自長老之民所記縣一人而長之而繼之者當作自乙置繼上君其可不惜其歿乎此句據法當云君之歿其可不惜乎

爲之深惜乎其銘曰銘上云公葬絳州絳州字字衍文

薛質夫○杖而行哭至於絳州上無須重出當改云以至其後公六年以卒簡肅卒景祐元年質夫之卒當在康定元年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此句悵然凡作文必就其獨切者書之作質夫誌自當從無後發論質夫

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再娶無子與不命與老而無子者異疾病自古賢人君子此節議論特開展

某娶簡肅公之女公以景祐四年娶薛氏在質夫未歿之前三年庶幾以慰其存者專指金城夫人其存亡者已悲夫而言亡已二字蓋繕錄者妄增法當刪去○人各有其不同人之處此不同人之處即文字波瀾所由生也爲質夫誌祔合就無後發論如昌黎誌李干墓祔就服食一事發論即其例也世人自謂能文知此意者鮮矣○蘇氏族譜云吾高祖之嫡子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集中所載墓誌如薛長孺二人皆簡

兄子長孺二子曰延曰通長孺一子曰遵延曰通長孺少孤有子簡肅宜爲簡肅之後否則以長孺子通爲直孺後簡肅之世可不絕金城夫人何至于老而孤公極講子讓學而亦不能爲外氏延一線之緒豈非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也乎○又考簡肅公文集序簡肅蓋以弟之子仲孺爲其後文集四十卷即其所輯然後公之斃三十年始克收拾而傳之則當質夫始卒時仲孺尚未爲後也

隴城令呂君○爲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又爲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呂君三爲參軍一爲彭原令此等皆不必書又爲尉不言縣令上縣字亦贅以慶歷八年下有以閼氏之喪云此句以字宜刪母闕夫人當云閼夫人作母則似呂君之母矣

尹師魯○簡而有法言其文長於春秋學言其人亦罕能過也言其議論勇於敢爲言其材能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隨筆掃去實處皆空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此句更好文特曲折有情舁至南陽求醫時葬文正公憑几而坐云云註詳四十九卷祭文前一歲卒子漸慶歷五年二月師魯卒七年四月富云前二歲卒十年閏三貶官監鄧州酒稅略部署降知晉州爲再貶自滑州貶崇信副節度是爲三貶一子三歲扶嘉祐四年卒子漸慶歷乙酉至嘉祐己亥年十五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此節文字從韓公與韓愈公銘師魯集苗蕃誌得來葬於先塋之次子漸同以至和元年十二月葬子漸誌蓋在卜葬得日之後故書之特詳此誌前數年并年月俱闕

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馬之通例師魯

仲宣○公外集有論尹師魯墓誌一首必須兼與師魯交厚爲其誌宰有不盡其心而當時之論猶然各懷不滿之意以此見文字難爲祇可爲知者道耳此文用意深處只是深致痛恨于舉世

無知者若從其遂而求之不得也○六于歸魯嘲其文學議論材能而獨重其忠義至欵忠義處不過與范公同貶臨終言不及私二事亦不見有極意推崇之語故曰從其遂而求之不得也○當時有師魯倡道石守道誘倡若言師魯最厚師魯亦素爲學者所宗然以倡道相目公卽未敢輕許足知公文不苟立言若是

主客郎中劉君此文不立閒架自祖父世系歷官行事卒葬月日壽年妻子男女葬處皆一往順敘其行事則擇其有關天下國家之大者附書一二于思官之次其關一已之持守者則總爲瑣屑蔴行類敘于不求磨勘之後針縷井然昔人所以服其作法之嚴整○舉進士此下有連江尉至梓州中江縣三十八字今擬刪去止存四字直接通判梓州盧州井事類敘于後通判盧州不許后戚占鹽今不拔此下有通判常州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九字員外郎下直接選爲提點云荊湖北路轉運使此句自在下文誤衍于此又云

十四字今移置後文繼亦無事之下言事者此句直接開封府判官之下荀簡弛漫漫集本作壞○按上云故態則作漫爲是於是大選轉運使慶歷三年十月事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暇或字而字皆衍賢否無不當爲轉運使罷鄂州歲蠻亦卒無事此下接前坐市官茶亦另敘于後繼亦卒無事舉官免以下四十四字原本敘舉察當賢否及諸蠻宜鳥獸畜于被廢起復之後既嫌倒置又失先著荊湖北路轉運使七字于舉官之前則後文以選爲荊湖北路句爲衍複今滅去開封府判官下荊湖七字卽人言事者以下二百九十二字而於蠻卒無事下接入坐舉免官四十四字知潼水軍後直接復爲司勛等語如此敘次爲皆言方今天下多事此六字集本作方天下多事時○按不著今字則似泛論其理集本非是判三司度支句院舉官不詢私請其事亦另敘于後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不求磨勘一事君常以民爲先舊註云劉晏亦如此不爲勢奪不爲利牽二句提綱下文爲主簿以事爭于知州通判爲度支不審空名狀是不爲勢奪不爲利牽集本勢奪作勢牽利牽作利奪恐非其遂而求之不得也○六于歸魯嘲其文學議論材能而獨重其忠義至欵忠義處不過與范公同貶臨終言不及私二事亦不見有極意推崇之語故曰從其遂而求之不得也○當時有師魯倡道石守道誘倡若言師魯最厚師魯亦素爲學者所宗然以倡道相目公卽未敢輕許足知公文不苟立言若是

主客郎中劉君此文不立閒架自祖父世系歷官行事卒葬月日壽年妻子男女葬處皆一往順敘其行事則擇其有關天下國家之大者附書一二于思官之次其關一已之持守者則總爲瑣屑蔴行類敘于不求磨勘之後針縷井然昔人所以服其作法之嚴整○舉進士此下有連江尉至梓州中江縣三十八字今擬刪去止存四字直接通判梓州盧州井事類敘于後通判盧州不許后戚占鹽今不拔此下有通判常州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九字員外郎下直接選爲提點云荊湖北路轉運使此句自在下文誤衍于此又云

元昊聞之遂解去但云已而元昊亦解去若相蒙若不相蒙語極斟酌前事因上文言事及之則又類敘法也言事愈切以上敘公之大節官舊註累官字直貫至皆有能蹟累官字貫下嘗講翰林下文皆有能蹟又用嘗爲二字倒敘從前爲審刑院詳議官方敘出身卽以累官字敘及現在所歷然後再用嘗爲字倒敘從前敘次變化深得龍門昌黎二家祕鑰他誌歷官尙不免有寸步不遺之苦耳知河中府有僞書馳告延州事少屈而難犯其言仁必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犯下其字多下所字皆屬衍至其二字當乙置仁必之上祖諱楊遺祖諱不可考公爲楊忱誌偕祖諱津又娶王氏某諱楊忱誌偕祖諱津又娶王氏王氏封太原郡君太原上疑脫一封字封上當重出王氏二字

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六孫上當補二子卽忱愷五字集本并無六孫以下十四字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二其字一其字皆衍又明年爲皇祐三

年公時以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其來有始集本作有來其始恐不如一本之善不以銘屬於他人於字曾祖始南遷按楊本閩西此南字當改作東與下烏江字叶音尼非是遂家中部部作都惟公克大子字相叶非或云南叶徒大之將又長之此二句兩之字自爲韻後作次第則下昭穆字爲蔡出矣作後闕則昭穆句正所以申說弗迷之故供奉官鎮鎮頭供奉官字之訛皇祐三年上文已云皇祐此皇祐恐當作嘉祐若果屬皇祐三年則當云明年不宜複書年號太子中舍王君○予嘗嘉尚恭而從王君遊乃爲次其世別本乃爲上有予嘗以下十字與裏全篇語簡意足最見手法集本刪去非是而作銘以遺之云世系遷徙履歷行治悉于銘辭見之

工部郎中歐公敘公清介自守處至今而日如生語語刻削入骨○鍾氏於洪

八州自王唐江南西道轄洪江饒虔吉信撫袁八州黃巢之亂洪州人鍾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據有江西三十餘年封南平王集本八州作八州恐非傳死子時敗臣于楊子傳匡時爲楊氏所敗被執歸廣陵江西遂入于吳

右諫議大夫張公○故晚始侍讀於中集本晚上有其字試秘書省校書郎此下刪去知南昌縣遷萍鄉令八字改著作佐郎此下刪去又知安遠縣徙六字再遷太常博士此下刪去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繼縣公以十二字其

公雖自晦其雖恐當作公雖集本作雖其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欲敘公事須趨辦應期却先以此二語作引天章閣待制杜公按篇中止稱杜君標題公字亦當作君○學通知古今一本學上有好字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夏人索孟香杜祀違詔不與且能責其違誓舉兵唐時悉怛謀來歸恨李德裕不能固執前議忍使慘遘赤族之誅此眞千古之寃也

命視決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而字可省公言可塞可塞不可塞使講者兩無分曉知益州公敘此一事願欠筋節知益州先用虛筆乃以實事應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二句言其謀之能豫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三句言其操之有要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此句總承上文言其豫其要皆非人所能窺公先戒吏爲火備所謂先制於無事眾臨時如不用意公笑遣之如不用意吾自知之無事有自號李冰神子者此一事言治其大且甚者可使蜀數十年無事所謂蜀人安之公立辯其非禁中不得入立辯當作力辯不得入天章閣待制杜公題公字亦當作君○學通知古今一本學上有好字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夏人索孟香杜祀違詔不與且能責其違誓舉兵唐時悉怛謀來歸恨李德裕不能固執前議忍使慘遘赤族之誅此眞千古之寃也按此當以行竈爲義灶音悉又音照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知開封獨先敘實事語作結與前

敘益州願避相嫌爲三司使爲三司使專敘理財參知政事爲參政時事上修德政謹及辨范公誣杜凡二爭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敘參政時事亦先實後虛能誣杜凡二爭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敘參政時事亦先實後虛能

不爲濯明屈爲難爲尚書丞獨敘其不爲宦者所屈判延州二事言其能得大體

以坐失机會爲惜讀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重在此二句熟矣然吾謂分弱其部爲國家杜漸防微此事隱然無迹與挑釁生事者不同程公無功生事之語究爲過慮人爲立生祠判大名專敘臨用虛敘面特推其奏徙鎮安徙鎮安專敘臨累階開府儀同議多可喜既徙鎮安卒上書一事

三司未敘官封爵號平生寡言笑結尾略

杜祁公此誌第一節述杜氏也譜家法第二節述公爲人大略第三節述公壽考恩榮第四節敘歷官自公治吏事以下至歲餘致仕爲第五節敘政蹟自布衣至爲善惟日不足爲第六節又敘其瑣行第七節敘前後世系第八節敘卒葬月日○按公爲范公碑其世次官爵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著獨謂爲

書令兼尚書令

氏者間有不書非合葬者若也之母張國之妻皆因事及之石洪畢垌苗蕃無壯子弟爲喪主葬即其妻主之則亦書餘蓋未有無故而

太常博士丑各

漫書者母妻如辭公達可之事有可紀則如公爲尹仲宣陳漢卿二誌朱生李訟雖非王氏小書昌黎誌王適墓兼載其婦翁侯高事貞曜誌兼載鄭餘慶樊宗師孟簡三人意亦如此否則母妻弟除可闕如史公爲四門客數人獨不書其母妻兄弟此又昌黎誌墓文之所本也

三子早卒

文貴適肖其人有前一節之描摹末後二節之感慨即子瀕面目宛然若睹矣至如戒敢輕敵爲劉渙論直敘其實事止此二端殊不肯多吾子瀕也者筆墨若專在此等處鋪敘亦何足以傳○中段遺懷敵一書見君議論之槩所謂維情僞兩敗後多如其言者是也只此一節紀事纂言不史公楚聞而傳

○與其弟洙師魯兄弟二人合說而師魯下此分說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師魯異處用三句提綱久而莫知晦處

恭不矜飾其性不能容常人剛簡久而益

實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以其審而之精而百陝以西尤畏之

而字可省至民破產不能足至民當作民至乃爲之區處計畛

歐公卒時判亳州判蔡州判揚州判汝州判潁州判青州判蔡州判揚州判汝州判潁州判青州判蔡州判揚州判汝州判潁州判青

父母朝夕之養以來京師雖有離憂父母之志樂也王荊公之論又以爲賢者道弼于中而禄之以藝雖無禄位父母之心亦喜無量然而養體養志常苦于不能兼如梅君蓋可謂享天下之全福也

湖州長史蘇君○天下怠於久安怠集本作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此舉天下人極快意事百守道慶歷聖歎之誌蘇子美及此則所爲作也借其不終故歐公屢屢罪以死之詳欲使後世知其有以也奏用市故紙錢舊許奏用二字書法吾一舉網盡之矣考薛簡肅墓文劾子美者於歐公爲僚壻公直斥爲小人而且摹其情狀使肝肺俱不得遯隱其不少假借如此　又喜行押押書吳江陸耀曰宋宗柄九體書內一種曰行押書以其便于署押故謂之行押書蓋即秦時八體中之署書耳愚按歸田錄宋時學士院申于中書用咨報不書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註云今俗謂草書爲押字此押字所從手不從犬刊本作押蓋由傳寫之訛又俗以正字略帶草勢者命曰行書太宗時鑄淳化元寶錢帝親書篆文作眞草行三體行即行書不言押者省文耳然係世俗傳稱如此九體書中有半草書全草書無行書別本作衍故其雖短章不乎

太子中舍梅君○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韓公言歐陽脩捨其子與其兄弟交合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分說其會祖此敘世系　初以祖蔭此敘履歷趙昊寇邊此下敘君行事君遭懷敵書君時通判澄州其利不在城堡二句敵情有不得而救者一句兵法不計利害三句已勢此其所以數敗也以上極言往救之失見利而後動末二句進策○書凡五十二字事理曲折畢盡是時用重筆提頓三公皆侍讀學士王公首敘學問次敘歷官次敘爲人大略次及考正撰著文章次敘爲政次敘論議次敘病卒時恩眷及其葬○侍臣並進講讀而公不日葬地未敘里居世系　封高陽縣君封上當復出公考朝廷當作在齊氏二字此下有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閤門事封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十八字文安王公○賜服金紫此敘病卒等字皆爲贅語當刪去又娶齊氏閤凡下有又娶某氏等句而于前妻某氏必著先卒等字誤恐今擬刪去還翰林學士還上當添軍與而用益廣而字可省還翰林學士一累字

張永和方用事方字可省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字可省及公既罷謂罷三司使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士字有誤必欲存此一字則當刪去上文多稱二字

正肅吳公○俱舉進士公試禮部爲第一俱舉進士兼試禮部第一獨指公其二弟言之有公初至八之字今擬改云二字今擬兼茂明才識兼茂爲銘辭賜策句張本至地境矣然後敢縱徼矣字衍　遣使者存問者字衍　自公罷去謂前此罷參政時

鎮潼軍留後李公○卽以某年某月年上當有其字而生長富貴問耶而字可省凡而字與同義而又進一意者皆不可省若

讀歐記疑卷一終

居士集下

墓誌銘

駕部員外郎薛君○絳州正平人也此下有贈太傅諱溫璆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二十字今按公嘗誌尹師魯父墓後爲師魯誌遂不復次其世家駕部爲簡肅兄子其祖曾二世贈官與諱見于簡肅誌者詳矣此二十字必宜刪去補郊祉齋郎此下作監至臨城縣五十三字今擬刪去獨存十一字遷至尚書駕部員外郎十一字通判漢州滑三州抹去湖滑三字丙午以卒衔以字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董氏封范陽縣君下云後娶董氏則早亡字不必言但于次句封上複出董氏二字可矣

國子博士薛君○絳州正平人也後文父右班殿直贈左曉衛大將軍諱瞪

十四字當移著此文之下下文少孤上當增一君字爲將作監主簿此下止當三字直接殿中丞爲句中間太常寺著六遷至至贊善大夫二十六字宜盡刪之可哀也已此下有脫文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十五字當刪去說見前篇又有父右班殿直以下十四字當移置前文

徂徠石先生語語精切一語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讀墓誌文入首處最宜著眼看他各篇各樣不容移易之法世俗頗怪駭其言此節活畫出徂徠先生氣岸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此等蓋屬奇事法應備書郎耕徂徠之下與章首徂徠字相應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棺葬至七十喪亦事之僅見者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所謂遇事發憤作爲文章乃詩之所斥也應前官之遷次他若裴復誌言十一官馬少監誌言五轉皆然可知紀事必提其要事無可遷而言不足以垂敎概不以累我簡牘公爲范文正碑自言官序非欲以奇禍中傷其所爲文章爲集本誤作謂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

史四字改集賢校理刪通判宣州四字三遷太常博士刪判吏部南曹字五字○此節共刪二十二字出知湖州集本無出字非是皆其所不必書者後倣此

除刪爲三司鹽鐵判官七字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刪判度支局院知藍州兩浙轉運使召還十六字以本官知制誥刪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十五字或云三班主武臣下有之句當句似不可刪余謂封還辭頭不草制此知制誥之職雖不兼三班院亦宜如此此等不關緊要之語愈刪則愈少支蔓耳遷中公與同職此下刪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十四字累遷翰林學士嘉祐

中刪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二十四字○按韓公爲楊燕奇碑文云十部同遂判都省四字五遷不言所遷何官房武誌云歷十二官亦不書官之遷次他若裴復誌言十一官馬少監誌言五轉皆然可知紀事必提其要事無可遷而言不足以垂敎概不以累我簡牘公爲范文正碑自言官序非差但略爾此文官序之至如是之繁在他人無可書

者不足怪爲胡公誌不應如此今姑刪去百有二字期不失公之本意云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以上專次愿官略見其行事之緊此下述其議論建白處最有關係須用另起提不動聲氣一作色按上有獨正振不動聲氣容色句色字不宜複出相去一律難並用新舊樂不宜一意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施郊廟又不可又是一意而卒用三歲之制而字疑衍祠于山川祠集本作嗣非是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說此下專就陰陽災異立說故又用虛筆提綱陰生於子子當作午變法古人難之古人作古今尤非在位六年謂在位增密位應直接祖諱徽累贈太師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餘改曾祖姚祖姚皆追封郡太夫人集本太繁公爲范公碑謂譜於家者不著此等祇當存諸家譜耳此下當云女四人孫九人餘可盡刪蔚有嘉謀一本蔚有作尉名集本嘉謀作嘉話皆非是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前敘愿官世系行事分三節末就焚搞發論得尺水興波之法○中天禧三年甲科此下應增累官二字直接永州軍事判官云云中間爲彬州以下四十五字擬改存祖諱某皆十五字宜曾祖諱某此下十五字擬改存祖諱某皆盡之令七字使後文世仕不顯句已因自建白而言其特被主知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人所共知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外人所不能知而人主獨知之及侍英宗講讀即從特被主知豈一幹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遙接出翰林學士云前既刪去愿官此句知連州陽山縣爲當作知下添連州二字陽山下另添一縣字不待自言而傳也自言當作有言而宜有爲之著者而字衍

端明殿學士蔡公○舉進士甲科此下有爲漳州至勸二十二字無關要切宜盡刪之尤知其風俗集本無尤字今從一本增得先生周希孟此言龐賢勸學俗重凶事此言變公居之皆有能名先是至和初爲開封府及是又爲三司使其治京師謂爲至商財利此是三司之職晉從事開封至李堯至京二事發論曰此余職也乃此六字當刪

中郎克者邕之四世孫其祖名睦羊祜之舅子公以因作於

集賢院學士劉公通體一直敘下而因事曲折波瀾自生之候○書家有意還此惟老於文者能之所謂熱極巧換處眞有意轉絲牽之妙波瀾態度一本于自然以由大理評事以擬改作由此下直接遷太子中允句中間通判以下十四字皆刪去遷太子中允刪直集賢院匹字判尚書考功判下刪登聞鼓字姑可以止矣此下刪十八字至和元年九月刪召試二字自校一本自下有古字徙知鄆州此下刪居月餘召還此下刪九字公既驟屈羣臣之議公誌墓文純用史公紀傳體可云波瀾莫二凡六百七十餘言只一意蟬聯而下如水銀傾地曲折貫注無所不之而絕不見有斷續之痕筆勢最爲奇絕因自請行自一作而非是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并及揚鄆

治蹟公於學博因類敘治蹟而并及其學問文章八年八月召還接前獻未具公知制誥七年自至和元年九月始○因文章而歎其淹屈公召一句公在朝廷因召還而極言其在朝多建白因建白而言其特被主知皆其語在士大夫

零陵縣令吳君○吳氏亦微不顯衍文乃共殺死罔者當刪去先公卒先公字贅

南陽縣君謝氏詳敘來書正是述其女德備敘書辭纖悉不知言者也○子諾之未暇作集本無諾之二字而仍世顯榮而賞仍必從容以和集本從容字作怡○按怡卽和也又下文卽有怡怡字不宜複疊當從別本作從容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一本無此十七字漫無者恐公刪定之本仰見飛鵬而歎曰而字衍且其平生尤知文字爲可貴文貴達意而止不必語語說盡此十一字刪去乃老

萬壽縣君徐氏○以來請銘以字衍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則字衍年若干歸于施氏逮事其姑年若干于于四字皆可省施君以明識敏行守正敢言達於當世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賢又從可知矣以如是之夫而稱爲助我足信其賢否則夫稱助我誰獨不然盡人皆可通用矣且上云視其所稱與其所思此句特舉所稱下文遺思之踪句補出思字與此文稱字

相應集本脫去非是

長沙縣君胡氏○生子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女一人男四字皆當刪去下文女適某人女下卽宜添入一人二字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上有以字則曰下以疾二字皆可省

長壽縣太君李氏○其德備矣不可以偏書下文書其便是不偏書此五字爲贅刪去乃淨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者集本無者字非是

廣平郡太君張氏○楊公之夫人考後文夫人乃楊公之妻與其使後文大書日後妻可省後文無數字辭擬添生子男四人泳漸沆源女一人適盧陵歐陽修凡十八字享年六十以壽終下此直接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自公先娶以下百有一十八字皆刪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凡墓做舊文切忌掌規作員依方製矩此作做昌黎馬少監誌文雖工未免太著痕跡竊謂此等文與其過而留宁過而去之留之不足從公適使後人輕視耳

北海郡君王氏○至今而不敢失而字衍

遂國公○允成之長子以下六十三字擬存官至左衛大將軍拜衛州防禦使一十三字權厝于東法濟寺此下據昌黎法濟寺年云云書其葬日葬地其他妻子男女不必備書必欲一一備書此特市井貨鬻記注法非史法也○此卷所載諸宗室墓誌敘列官位遷轉妻子男女太繁不能遍舉聊于此發其凡而已

廣平侯○明年二月前敘兩次推恩不書年歲此當明著紀年之號若此處但曰明年則前文明堂南郊二句天子上皆須明著年號考公年譜嘉祐七年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八年五月戊辰爲子男女不必備書必欲一一備書此特市井貨鬻記注法非史法也○此卷所載諸宗室墓誌敘列官位遷轉妻子男女太繁不能遍舉聊于此發其凡而已

見此書葬日止當存明年二字

武當侯○諱德之躬於字誤當改作躬

長樂郡君賈氏○祖以官至失書其祖之名今當於祖下添一某字

行狀

戶部侍郎蔡公凡作行狀狀首官封集中二狀獨闕蓋由緒緣者率意刪除○公紀事文多學史記實串貶褒非可以常律拘嘗自言居官之次第不書獨此二狀所載一生屢歷皆按次書之韓公書劉統軍碑云日事時功以著不可誣有太史太常諸狀乃知狀體固合如此不比誌傳可以任我磬控○繼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唐時維州悉怛謀宋時西夏山遇來歸恨時無持此議者致抱于古之冤蔡公言雖不用然而兼權彼我周計前後深切事情理實無以易之

司封員外郎許公篇首失書三○君諱逖卽發運使許元之父以先列曾祖以下三代官封集中二狀獨闕蓋由緒緣者率意刪除○公紀事文多學史記實串貶褒非可以常律拘嘗自言居官之次第不書獨此二狀所載一生屢歷皆按次書之韓公書劉統軍碑云日事時功以著不可誣有太史太常諸狀乃知狀體固合如此不比誌傳可以任我磬控○繼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唐時維州悉怛謀宋時西夏山遇來歸恨時無持此議者致抱于古之冤蔡公言雖不用然而兼權彼我周計前後深切事情理實無以易之

孝謹聞許氏世有孝德後篇南園記亦及之留上江江字絶句下陰持二字相連爲句

記

泗州先春亭 先春亭不過游觀休息之所郡先之以郡政知所先後至其教次詳略則結語已自言之 ○萬有九千二百尺計長又三分里之二志邦人之思也註解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次人

本題

夷陵縣至喜堂 唐順之曰前段言風不美而太守能變其俗後段言仕宦得善地前後不用照應是一格 ○今按仕宦得善地卽從嬗朱公三字生來正見風俗轉移之有自前後照應極密唐謂不用照應非也 ○匭井 周禮宮人爲其井匭歸司農訓路厠康成曰匭藩謂雷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 ○萬有九千二百尺計長又三分里之二志邦人之思也註解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次人

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此言已往 蹩南北之街蹩集本課作辟

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此言朱公能變其俗又治其縣之爲衆所觀瞻與其令所欲言乃薦彦章

體息之居皆所以改其前日之陋 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變其俗則蠻荊遂成善地爲堂于廳事之東則又足以偷晏安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 先說佛老二家其已身有罪作翻此下 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 夷陵之僻特以其去京師遠耳其地本非惡地況今日風氣民俗又有大異於昔日蠻荊之陋者 點題使後來者有考焉爾結語極有身分與滁州豐樂亭記同

既至而後喜也 點題使後來者有考焉爾結語極有身分與滁州豐樂亭記同

一筆法

峽州至喜亭 ○不絶於萬里之外 先敍蜀之得激 悍字從心諸本從手作捍皆非其爲險且不測如此 峽州灘臨大江故此節專 言水道之險以見 起下文至喜之意 舟者之停留 此也字似可省以爲行人之喜幸 此節頌美朱公動不作亭緣起 所謂懽悚君子者矣此節頌美朱公動不違時 祭之略者不足爲夫子榮愚謂使後有作是動不違時 違時而人有賴 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是動不違時 惠于往來以館以勞是於人有

穀城縣夫子廟 韓子爲處州孔子廟碑謂夫子生不得位沒有所享以此爲堯舜莫若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公乃獨斥爲謬論謂祭以迎尸酌罍爲盛稱堯舜用迎尸祭夫子用其略者則誠如公所云矣今迎尸

爲招討使三日破南城 公因用匆書山川楊劉之敗其副段凝章以凝爲招討使彦章入見以匆書地迹有司劾彦章不恭勤還第 ○按因字爲下句見廢作引不與上敬翔事相接 其二回公死節 此事公所修五代史亦不載 之鄆州本傳云唐兵攻兗州末帝使彦章守捉東路不言之鄆州然末帝及唐莊宗本紀皆言取鄆州知本傳兗字誤也 公之攻德勝也 德勝事抽出另敍蓋有感于當日兵討元昊無功乃由邊將屢失其機故借題發慨 歲之正月 公再至清在慶歷二年十月得畫像又在次年正月不忍見其壞也 末節專論畫像前用請其傳引入後又用請其書作比較俯仰慨慕三致意焉如此

方與通體議論相關會

酬鬯之禮久廢祭之略者獨見於夫子豈非生民以來一人其賢過於堯舜之一驗乎至於樂舞授器之禮不備升降俯仰之儀不中乃由有司之惰非擇其之禮本然也歐陽子誦法韓子獨於此故形併戾得非好爲創論有意求勝先儒故耶

吉州學此記正集外集兩載其敘次先後措辭繁簡悉當以此本爲正外集乃其初稿耳○其年十月學成於四年十月公記之作則在五年冬初到滁之後公四六集中有與李吉州別紙可考來學者常三五百餘人此節敘作學時人力材用之備佳在不以多及其規制之備佳在不以爲勞不以爲多不以爲侈等句俱化爲雲煙否卽與市肆簿券無殊 子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此數語爲後歸榮故鄉謂學伏脈

須遲久之功此十二字頗嫌繁蔓似可省去 怠以中止集本怠作迨非是

豐樂亭百讀不厭之文○就用武之地一語發慨首敘太祖平滁事作案下作三層感慨一見天下太平之久一見聖宋受命之眞一見累朝休養之厚妙只一氣相承不作粉畫線截之界彌令讀者猶覺精神一倏遊覽小題說

諏歐記疑卷二 十

津尋味不竭後段點明豐樂包裹全篇收攝最盡結處歸到刺史職業上去更覺精神一倏遊覽小題說出如此大關係來豈○以望清流之闕集本誤作問非是復尋常文士所能

醉翁亭○水落而石出者落集本作泉作清

泉洌而酒香集作泉香而酒

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集本無而字今以上句例之當有

菱谿石○李濆爲荐谿記何焯曰李濆荐谿新亭記見文苑英華此句疑脫新亭二字余謂引用前文不必句句全抄此節專爲考求菱谿之所由名關去新亭二字正見剪裁自法何說陋甚

詢於滁州人大日州字衍人下當覆出人字故將劉金之宅劉金有子曰仁贍當周世宗征淮時爲李景守壽州歐公五代史列之死節傳與王彥章並稱惜其可愛而反棄也集本無反字 曳置幽谷滁泉所出幽谷名卽泉所出 又索其舊圖谷名卽

諸掌集本掌上有其字可省 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數語是前敘子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從政行之骨髓 蹟轉入內行此節可以乃一篇之樞紐也而略集本必親調而字衍如可理集本疾作下未詳 著於三世矣其先君其兄弟其子是爲三世望

其竹樹登其臺榭舊評得此轉方與南圖有結束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遐先用橫說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 字法句法及指點轉折處一一精雅可誦後眞州東園及請記緣由意尤蒼遠結語是文章占地步

法○闔其後以爲射賓之圖望字關字俯字皆字泛字衍字皆字法也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荊棘也專於此等指點處見靈致否則平堆實砌皆成死物 矣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引人之意極有情味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歎之聲然後休其餘閑議論極正大如

此結束乃得大體公赴晏元獻會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蓋設譬于西師尚未解嚴之日深恐其尚有愁歎聲也合是詩與是記觀之知公非漫以言語悅人者也

浮槎山水○或曰浮巢山集本巢下有二字非是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入他人手此下便接李侯得水遺予一事矣文却遠甚如此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又新故工部侍郎薦之子乃有布置曲折宰相李逢吉私人爲八關十六子之首長慶中逐裴度貶李紳又新皆有力焉昌黎有瀧瘧鬼一詩爲是人作也較其水味龍池不及浮槎遠甚味下當有龍池二字欽其前云浮槎龍池皆在廬州則此所云飲水者謂飲龍池水也下文乃及浮槎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迴顧茶經而最密緻而雅山林之士而當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措語極善斟酌凡物不能自見云云呂東萊評文動云說出骨髓此數語即骨髓所在也

讀歐記疑卷二 十三

有美堂蓋取賈詩之首章而名之賜詩首章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惟金陵作陪客不據粘住錢塘借金陵作陪客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集本錢塘文字方有波折不傷單薄皆僭於亂世集本亂作混恐金陵以後服見詠撤去金陵獨錢塘轉入可謂盛矣所謂兼有天下之美有得于此者必有遺于彼又分出一層等第文特參差可愛一寓目而盡得之所謂盡得錢塘之美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二語收攝無遺可謂一口吸盡西江

相州晝錦堂○惟大丞相丞相上加一大字不知是何人非公親筆今當定爲衛國公按韓琦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及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治相作堂在仁宗至和中此文追爲之記在英宗初即位時時尚未改封故止稱衛國近人但知琦封魏國反疑此文衛國爲誤故爲備著其始末如此世有令德閎百詩曰衛國父國華官右諫可謂社公爲作眞贊可謂社稷之臣矣自臨大事以下六句未史取爲論贊尚書吏部侍郎考公本傳以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此云吏部恐誤

仁宗御飛白○余將赴亳時年六十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此言一介之臣從容於翰墨之娛此句方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相應朝廷一時山輝如虹作而之盛事史光祿求記不欲借碑石留名公特以名所由峴山亭致者告之眞得古人忠告善道之方史君得此當爲三復而感歎也然自來評家從未有能領略其意者○已者致名之具至于山也亭也記也皆其附己以傳己必不能附此以傳也文之大意如此○用世文之大意全在前半如所爲皆足以垂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又如茲山待己名著及石有時而磨滅皆極其用意之句而評者曹然無覺也而汲汲於後世之名而非是

序

章望之字○如漢之大將軍按大將軍恐當作汲長孺淮南王謀反獨憚汲黯好直諫難惑以非與伾被訐欲刺殺大將軍則大將尚非姦臣賊子所畏也

釋秘演詩集○欲從而求之不可得他人安得有此胷次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所謂智謀雄偉庶幾狎而得之布衣野老非常之士也

中往往多奇士得
謂曼卿能得之也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陰字好見公深心求
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因曼卿得秘演則余亦將老
矣此句接得觸變或於矣字絶句夫字連下爲句者非尤稱秘演之作歟詩
借曼卿秘演漠然無所向與前文俯引人仰相應足以知其老而
志在也此句可悲所謂老死莫見之奇材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此句收束最盡

釋惟儼文集公于惟儼取其材志皆不納人然實由曼卿作引中幅前
一節議論見其志後一節議論見其有材至序其文集則首用喜爲辭章句領起未用筆墨駢作收殊不肯多著筆墨故其烟波感慨處處即借曼卿之辭○與吾亡友曼卿多磊落奇偉之氣無一鈍拙之辭
交最善先借曼卿作引未始一往于之歟兩人異趣處見
則以此諸其坐人此節議論見惟儼之志人亦復之借他人復語與波瀾
惟儼爲人大略醉而好異論者哉憑之喜趙應前文

讀歐記疑卷二

起下文天下之務二句見其實有才具非徒事空談者比盛惟儼之材與其言終日不厭于此足見字集本作聽惜其將老也已正極贊其有材忽又惜其將老筆勢起落無端曼卿死仍帶定曼卿伴說首尾一線其材莫見於時獨敘其志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通體不著文集一語結處特下此評竟如自天下墜

詩譜補亡後公嘗言師經必求其意其答宋咸書則云傳言公于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于諸儒觀公詩譜補亡其盡心于鄭氏之學也如是可知凡所刊補皆非有意求異諸儒者也宋史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者矣○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此節泛論窮經者不宜輕訾前說毛鄭於詩次人詩蓋詳商周監說旁及列國橫說君臣世次此下兼橫監言之無所不載

總承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盧引詩譜而恨己不得盡見

宜也此言儒學往然後儒者有以焉字之學
正儒者所不暇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
之專與能二字又是一篇關鍵轉捩處儒
莫能難也次及韻總一書之精世本儒家子
就能字一面著筆非是
宜其學必至焉耳自鑒聿通於易以下至此言其
有獨行之節就專字一面著筆亦
欲傳於其徒也未就浮屠上說結還他本
自首節提綱後分五節以
儒者文字韻總鑒聿浮屠等字作眼係理井然尤盡
心者韻總一語正言其專俗本誤以此句爲斷足上
文韻總之語遂改次句世字
作聿以爲下節之眼非是

送楊寘評者謂此文當屑遇昌黎而上之余謂此直
無稽之妄語耳韓集送王含序較此其命
意略同而韓之神施鬼設閒見以韓
層出豈歐公所能步其後武哉○動人心深心一作
送曾鞏首節惜其不中次節壯其志而冀
其後此所獲之多末節自賀得人○若子者豈
能求生集本作子豈敢求生按
豈敢不如豈能之穩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首節從萬州落想次及田氏將
州道過陵夷之事末仍歸到萬州作結文止循
題敘次而筆情超曠讀之使人興懷古之思留數
日乃去集本無留字非是一自鳳州以入此係陸路是客一自歸州
以取忠萬以西此係水路是主
謝氏詩先敘景山能詩次乃歸功子母教次
及女弟希孟之詩末言作序之意○遂以知
名於人者知名集作名知
送張唐民○豈必生知之賢此一節言三代盛時雖
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歐文往往多
十六字宜刪去接下閑句曼辭此
善人九步句方緊亦其勢然也此言三代以後雖
於困且窮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卽爲結處好皆可
易句伏脈
外制集○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材與裁同謂汰去也杜
義或以材與不肖並稱則詩云別裁僞體與此同
下句賢能二字爲複出矣百得一二作百一而非是徵直入
知而不足怪此節咏嘆上文推
其所以然之故豈終窮也哉終集本作必非

十[四]始滿傑音豹連日併直謂之傑直八十下脫一日字

內制集外制知制誥者爲之內制翰林學士爲之外制王誥命故云王者之誥在焉內制皆應用之文故云掬

幸常格○學士所作文書多矣作嘗誤

帝王世次圖○愼所傳不以[聞]世也傳下恐有不字至傳本偶脫耳

有博學好奇之士此句說入史遷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當云於是盡集諸說惟恐遺之而論次初無所擇蓋集與擇則係作史者獨見之論與纂述惟恐遺之四字於諸說之下加此方爲有倫有脊之文其不量力而務勝孔子豈可勝之人哉此句斷

讀歐記疑卷二　七

盡史遷之失何其繆哉史記所載帝王世次之舛如三代世表禹至桀十七世湯至紂二十九世共四十六世而大費佐禹治水惡來助紂爲虐秦本紀大費至惡來首尾才十二世世數相懸乃至若是之遠余于秦本紀中亦嘗辨之後世不必知與夫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後世學者專求其所不必知與夫不知不害爲君子者此韓公書公安園池詩後所以有掎摭羣壤之議也

仲氏文集○豈非知命之君子歟此句結上後世而不掩也此句起下行狀墓誌集序

續思潁詩○時年四十有二此言時年五十有四思潁緣起時年四十有二此言有志於强健之時又復一紀矣此言未償于卒莫償其夙願免并得蔡先是以公劍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太原屬并州茲又莫大之幸焉此言蒙恩徙蔡庶可爲歸潁之漸十有七篇以附之始及續思潁詩幸不讖其踐言之晚也收盡一篇

江鄰幾文集○因陋流離以死此指之自此茶利悉歸商人故言利者語以見緡入中則悉由官賣意在奪商之利所謂變法以茶價之仁宗聖[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結語可謂無聊然則是文雖不作可矣○作文大忌自作

天聖初益以東南繒錢及香藥犀齒諗之三說實元康定間又增以鹽利爲四說此書景祐初所上時尙未給鹽故止云三說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下者今趨江淮受茶鹽之給此時鹽尙官賣又有價高貨壅不行故至積如山阜公請暫下其價以招商是惜虛朽壤也前有所在積朽後又有積爲朽壤之語此惜字亦卽積字之誤取少而致多之術也此下別本又有以術制商之一法凡二百三十八字集本無之○前慮民有牛得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故欲爲法以困私牛之客然使牛盡爲官市則官地日闢民田又日荒矣民田荒亦非國家之利也此慮大商積貨多變法後不肯勉趨薄利而來因欲盡括商貨官爲賣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則踴利薄而亦來尤爲罔利擾民若果行此則舉天下如沸魚不待熙寧間安石當國民早喪其樂生之心矣意公定居士集時有鑒于安石變法之殃民特爲創此二條別本仍載于篇殆非公意

準詔言事○不知致治之要術者也求字衍文要下當有術字據下文要下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如當作知諸本並誤何謂三大弊集本三下脫大字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以字疑衍越集作出願聽陛下之所爲集本無聽字非是官吏咸相謂咸集本作或備禮行下路與應破指揮備禮當作備不善用矣者考前後文此句用下亦當有兵字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集本無又何以下七字尙能困國力集本困下有其字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未若字旨衍賊氣方盛集本氣下有力字非是密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集本無密字四路之帥協作執事之臣熟按令事勢今定精切從別本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說盡仁廟用人之弊而差遣不行五字似可省

書

讀歐記疑卷二　共

不如知力行之果斷者也如當作知諸本並誤何謂三大弊集本無之字疑衍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以字疑衍越集作出願聽陛下之所爲集本無聽字非是官吏咸相謂咸集本作或與應破指揮備禮當作備不善用矣者考前後文此句用下亦當有兵字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集本無又何以下七字尙能困國力集本困下有其字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未若字旨衍賊氣方盛集本氣下有力字非是密詔四路之帥協作執事之臣熟按令行之集本無密字四路之帥協議而精切今定從別本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說盡仁廟用人之弊而差遣不行五字似可省事勢如此矣字宜刪去乃老

讀歐記疑卷二　共

答范龍圖辭辟命舊評謂歐公不欲爲范公幕府書記故云爾此是歐公自立處愚謂同退可同進不可乃公托辭以對不知己者之問耳果其同心協力可以有利國家雖同進亦復何妨顧當此邊隅多事之時別無委重獨以書記一事爲囑其知公也淺矣公所爲以親爲辭也書中語語托諷不知己身只是謙說無才此其用意深厚處○唐人書牘每恨聲色太露一語不相知輒至叫呼而大罵公文乃爾蘊藉不但文字好亦見涵養冲粹之度如未幅一處自重之士不輕炫鬻終不爲范公所知句句自立身分一處范公現在所辟士知之尙有不盡之處自卻又得忠告善道之方讀之使人感悚○公嘗言士之所貴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公爲諫議知貢舉歷知州郡入登兩府無往不有以自見特未嘗爲將耳然當時以韓范富歐並稱則韓范諸公之業公亦實所優爲蓋可信之於其素也士之好言乘時者一遇知己卽思傾盡以逞其才皆內不足而妄思依附成名者耳豈所語於難合自重之士挾持甚大者乎吾于是書見公之自信也篤自守也固使之當大任蓋無所往而不可所謂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動止萬福別本此下尙有八字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此節泛就士之好言功名者言之中夜三起此節說入己身○以上兩層頓跌皆言必宜應召之意此下纔說所以辭召之故知也妙在自說無能若夫參決軍謀用人之際所不說范公不知己不幸修無所能謝其相重蓋在乎此經畫財利料敵制勝皆軍謀也上一句綱下二句目軍書奏記一末事區區四六文窮何關重大此一節是客爾○奏記下別本尙有三字此一端也此一節亦須委婉及之乃見爲范公謀至悉不一味獨行己意而已其精神圖結處却在未後二節○此下別本尙有七十六字既與本意相離語亦稍涉漫衍集本刪去爲佳知之不盡士不爲用辭之意業已和盤托出范公讀此必爲動容評者顧反昧昧也反覆意尤婉摯此就現蒙收揚推到未經收揚之士○此下別本尙有八字宜少思焉擬特知義等句隱然自命却借山林草萊之士言之說及自身仍用謙筆恨無他才以

當長者之用主意在此奈何評非敢效庸人苟且樂者竟茫然無知何評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此下別本尚有焉字○此文公手別本有焉字○此文公手二字備載集本小註讀者將初本對校乃知刪去百四十七字幸察定居士集時刪去百四十七字幸察定居士集時刪本洗練精純語語切要無一遺漫之辭恨他文不能篇篇如此精制耳學歐者宜細參之

答李詡○荀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二語爲李詡對砥柱至然只借身言固然之語以身爲教固然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此固字當作故此固字當作故蓋因退論從前固樂爲吾子辨也此因字言卽今本意如此但爲吾子先已不疑故無可辨

答李詡第二○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創論實皆人事之切於世者說透六經本旨格論也一部論語實未有問及此者子貢稱夫子之言性不可得而聞則其自言亦少矣

讀歐記疑卷二 三十三

一言而已指相近一語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說到學能達行之而不能至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則誠無跡及乎此矣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說盡近世迂儒之謬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指出學人切要當求之處使人知所從事故子以爲其言不過不過字絕句集本爲下有推字則似連下始異爲句非是

與梁秀才此書與柳子答杜溫夫一律但歐公揩磨微拙摸率意妄評則亦良可慨矣○歐公告梁秀才以順時猶柳子特舉助辭律令爲杜溫夫告也前此屢書不答蓋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耳不然何至索觀其文字而客不一與若是哉評者或以爲忠謀秀才問業之意或又悲公少時立脚不定至近時評者更極言宋世順時之可以至于兩漢獨今世爲不可皆不免有闇鐘揣籥之疑莊子云聾者無以與于鐘鼓之聲其信然歟○子家奴子字可文自稱皆曰僕不宜於此獨異其稱急於自爲謀而然也雖不屑之教誨亦必少加

讀歐記疑卷二 三十四

樊借韓公答呂驚山人書亦然但韓公人首處太峻歐則一味委蛇溫雅此似有所過聽也一語轉入拒之之意移此儷彼舊評四字盡是直齊屑於兩漢之士也爲文應舉本須順時況今時所爲亦已大自形言外所以拒之者深矣集本出作留誤也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歐公雖與之書其實拒絕故自敘其所以答書之由而終之曰幸察欲其知所止也

答吳充○又非待假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集本假作修又無借字並非以摸言語而宏博不及孟荀之雄者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孟荀之雄蓋由集義所生故爲道勝之文揚王雖摸言語不及孟荀之雄故知其道未足而强言集本無而宏以下十字但存一此字未見明瞭故愈勤而愈不至集本故下有愈力二字

上杜中丞○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以上二節皆爲石介申辨後二節乃及中丞舉動以此辭焉可也此節言中丞舉動如此中丞之舉動一隨時論則將無以取信於天子故曰可惜願無易介而他取也此節并計及斥介之後將舉何人意思更爲周匝

與曾鞏○始封得姓亦或不眞氏族不明句提綱世次失序得姓不眞分二目考於史記皆不合此節言世次失序疑亦非四世此可意度而決其謬者以諸侯年表推之下乃考之於史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可疑一至平帝時侯幾四傳者可疑者二都卿先已別封宗室可疑者三姓名不見年表可疑者四難詳如此總結上文徒世次今所謂鄒氏者是也此節言得失序姓不眞以上言還

答宋咸宋公於舊註疎繆處悉加刊補自謂此書一出幾可盡廢從前作者歐公答書語語褒嘉却語語斟酌含吐不肯極口讀之使人慘氣俱平眞有德者之言也○讀經必求其意尤貴平心易氣求之勿有意爭勝前人庶能得其一二于十百之中宋公補註周易想必翻駁舊註太多公書故有隱諷曰無所不欲正之則未免干過躁曰所得已多則其所失亦復不少病在有意求勝前人而弗虛心以求其意也

○及補註周易甚善蓋其中多駁正舊註之辭自非孔子復出無以求千歲失傳之繆其心勤是眞所謂勞而少功者哉此數句順其意而微婉之然而轉折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舊註亦有得處後儒亦有得處百取其千平心求是不必相攻伐也卓如日月之明正使極其虛心猶未必盡得六經之旨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傅取而精擇之庶無大繆必欲有得無失則姑以俟諸後聖耳其

可已乎不經說刊正之功不可以一已妄立主張只說刊正之功不容已所謂各極其所見也此公下語圓活處則其所得亦已多矣末節褒許來書下語極有分寸故尤匾

區而不能忘也感其用心之勤

策問

問進士策三首之二以繁簡淺深三代之盛時之字可省何

其繁也三代時大體而眾務繁何其忽而簡也今則大體繁而眾務簡敬民望之被其教其可得乎三代時施於民者禮樂深而政刑淺今則務淺而忽深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總承前二節而各推其要適繁簡之宜盡

祭文

脩城所禱祭五龍○吏勤於城已成而壞集本城作隄壞仆圮今按

消長世運升降之關故邀然無際李漢稱韓退之洞觀萬古憫悼當世公文庶可踵武蓋即尋常哀祭之文中所流露者[redacted]能○誰爲黨論是不仁哉此節兼爲尹師魯蘇子美[redacted]流隕淋漓蓋以黨論斥逐善人公一生最傷心處故憤痛獨深

祭杜祁公○遂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

敎祁公盛德二語盡之他人雖千萬言不能及此二語之得其要也

祭吳尙書祭文體例大都先敘死者之行後述一己之哀痛之餘不妨率意長歌要必有數行整處整處末有不協韻成文者如此文首章雖用散行王末幅仍於句斷處用韻不專恃一也字諧聲韓公祭女拏文亦於末幅用韻即其例也

祭梅聖俞○余餘存無幾余字誤當作餘皆莫余先韻末詳

祭皇妣太夫人○嘉祐之元祐今當作迨

祭宋侍中劈分天子學者有司脩等字不作迨

爲四目文最樸老而勁

蔡劉給事○念以而身而莫贖以富
蔡蔡端明○而愛子長而賢者上句已有而字此何輕
字不宜又用而字作
轉句首而字當刪

外集

頌

會聖宮○甚盛德也 先敘作宮起案可謂至孝 此節泛言守成之孝譽咳

恩親之義 此節始及作宮之事 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 來集本譌

作俗仍註一疑字按頌辭卒章孝既克成而來胡遲與序文遲其來句同義今輒定從別本作來 亦堯舜之事也 此節通之以獻闕下 末及作頌之意

章

州名急就章○以示兒 女曹女字衍文 遂貝瑞畿會貝瑞集本誤作具端

論

讀歐記疑卷三　十二

本論此即公所刪本論上篇後人不忍遺棄附之外集然其文累經傳寫多有脫繆今爲校正如左○

其爲治者有先後者 衍字 以其 惟本末一善字 以理

理數均天下 理當作里 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

按下有用心益勞常恐禍敗及之等語則欲安且治之意自在下文先著此語爲衍說法宜刪去爲淨

輒以至焉者何也 何也字上文已見不宜複出亦宜刪去 不知先後而於

理 於當作已諸本作於連下今之務眾爲句非是 均財而節兵 節字有誤恐當仍前作節 財而用兵 天下不實者何也 此何也字上文已見亦宜刪去 以兵之

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 以兵以字衍術下當增一也字 此不尚名之弊者 者字衍 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官字衍 於 幾四十年矣 於下脫今字然誰潭面久不爲乎 此節發端處言事有本末爲治者當審其先後施之故以本論名篇窺其大指則以畜財練兵立制任賢如何厲名之實不見一確切指陳之語竊謂此文縱意疏散紀律頗欠精嚴蓋公少作刪去爲是評者乃云歐公異日相業異見於此未免過譽○鄙意

三王知所先後處語多龐雜不與本代之亂文亦過於漫至說及本朝但與五代相較鋪張時勢可爲而深訶其不爲究之如何立制如何任賢如何厲名之實不見一確切指陳之語竊謂此文縱意疏散紀律頗欠精嚴蓋公少作刪去爲是評者乃云歐公異日相業異見於此未免過譽○鄙意

自此文及正統論七篇宜並刪之

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爲上下二篇

六卷凡七篇中精意悉見於上下二篇此其唾餘糟粕耳況正集所載於漢之曹魏及朱梁以後之五代悉絕之於正統而此論前五篇必欲爭曹魏五代皆爲正統獨斥南北諸朝爲中絕則與公刪定之意大戾矣又其第二篇曰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矣而後二篇又謂正統之名必擇人而加不可以苟加第二篇以魏晉接堯舜以來之統五代接隋後之統第七篇復曰晉隋盜也或者以爲正統茲非誤歟是就此七篇論之亦復前後自相矛盾多後二篇至有不可以句讀存之何爲悉爲刪去可也

讀歐記疑卷三　十三

原弊○知財賦財用之爲急 財用集本作文上下相移用句致誤

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 易知下脫去六字當補 中民之士 以理之士字誤恐當作以上 食當作賦官祿蓋所謂三分一歲之物者專指人官之數非謂田畝歲穫之數故民食常留十分之九若民食亦止用三分之一則入官之數亦其十分之六有餘矣□上者 上土亦當有在字與上句一例採於有司也 此篇亦公少作姑存之○凶歲飢民不收爲兵則去爲盜爲兵則終身聽惰而竊食二者交病爲將奈何曰中戶八口之家小口必居二三小者二乃敵一則是所食之粟常不足以兵之口之數也爲兵者年二十始中度至衰老不任爲兵而罷之則已五十餘歲矣是兵之窮苦之用則一兵十年也今割養兵十一之費以爲振荒之用則一兵三歲之糧足支中家五月之食即割其二十之一爲用亦足支二月有餘之食夫民自未遒水旱以前未必盡有二月有餘之畜也有二月有餘之畜則農工商賈皆得各獲其業場力以營養其何至迫于飢寒不得已而以父母妻子仰賴之身棄之于盜賊哉夫

業收爲兵則一歲之糧固即凶歲所當給也所實費者預蓄半歲之糧耳而又量其被災輕重戶口多寡之數而均爲之節則不必有終身窩食之蠹而被災之民皆可使安土復業而無他患矣

兵儲　塞垣　代會參答弟子書　此三篇皆非公作宜併刪之

經旨　此卷自石鼈論以下十三篇並宜刪去其尤僞者詩解九篇託諸公作更可笑也

易或問　此篇論談卦象辭之義出公獨見公爲五代史謂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義員而語備此文直云人事而已天不與焉則似絕天於人非君子畏天之意矣疑公門弟子竊公餘論爲之不盡出公親筆而其精義已採入五代史則此文輕率害理之言自宜刪去又其中字句訛謬甚多今輒意爲校正如後

當字　知此然後知易矣　首言卦爻辭義之不同卦多吉爻多凶一義也卦辭易而爻辭怪而隱又一義也居之者自順逆者下當有有字兼以爲中人以下而設也　前言卦義爲中人以上設此文兼以之以亦當作爲論卦多言吉言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　此文辭句嫩拙疑非公作中多疑句則由傳寫之訛公字誤據徒當云太原之際晉都晉盛於春秋之際據後文以天聖人年當是後七歲　賈景莆四年　則此當云景德四年葬其賢爲公之配此句有誤今當刪去無一人之跡似可省恐當從一校本作學徒子　即隨酒具以往疑衍不顧貧產之有無者字疑有脫謬得爲賢也此衍者字　夫享子養人之常此下數語又有誤字後之父者宜所思所字誤恐當作此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　此文大勝前篇衛尉卿碑公娶于楊自云常獲錦公之德則其爲公作無疑然其中亦頗有可疑之句今輒意爲校正　○九代云七代據後文當而猶爲宏農人下云承休始分籍錢唐則自堪以上世籍宏農無煩贅說此六字當刪　國除諱

讀歐記疑卷三　四

隨其皇祖隨上當有府君二字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不及字揣當云一時文士爭相傳誦其賦不妄自爲進取自字疑衍由是以至此由是二字衍　而嘗自獻於天子矣而字衍　稍相習三字恐誤今當定爲衍文　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皆二字有誤或滅去皆字改不作非較穩　於州封號略縣男於州二字疑衍　然楊氏之後獨在句首然字宜刪又以名顯於唐上有及唐字此句於唐二字可省　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復出七及字當滅去世惟厥人此四字刪之自有誌此三字當附正集之後○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後有皇祖武昌令諱彬及公父贈戶部侍郎諱儆等句此十四字此句未詳當刪去亦以從公疑有誤

碑銘

詩解統序　序上加一統字俚鄙不典甚矣此下九篇原註云蜀中詩本義有之余謂皆出庸妄人僞托其措辭乖戾雖半由傳寫之訛然通此九首觀之語多鄙拙于詩義又無所發明第六篇末更讀竊文中子語爲已語尤足以斷其非公之作宜盡刪之

都官王公墓誌此下誌文人首皆係公作且少誤字
內殿崇班薛君公墓誌按誌銘悉稱爲公篇題不宜獨異君子當改作公
長安縣太君墓誌○夫人歸楊公楊公道其名
司農少卿張公墓誌○顧改自爲善自當爲善
司錄張君墓誌○尹洙書按居士集張堯夫墓表云歐陽公爲之銘又述誌語倣身臨事云云則此誌實師魯作刊本書字誤當改作誌書則太原王顧爲之夫能使
人之若此也夫下當有何字
先君墓表公葬母夫人在皇祐五年癸巳時年四十七後十八年熙寧四年辛亥年六十五始刱立瀧岡阡表此文太夫人初葬時作故叙皇祐以前事一一與阡表無殊唯自其子少賤時子字阡表今本誤刊作家幸賴此文存得以改正○而嘗告之曰而字當作衍
字亦衍
而適然耳此而字亦衍

讀歐記疑卷三

哀辭　并序　記

胥氏夫人墓誌銘此文雖云藏于墓其實是哀辭與後篇楊夫人誌銘殊體當改題胥夫人
河南使院記○百倍他邑州當作州
淨垢院記○復興之之歲月集本之下有重出字誤
榮鄉亭記○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其尤字爲穩知短長以譏之爲己病也以譏之三字止羅中以法羅中二字可疑又若吏之所爲若當作苦君行達君字當改作爾而上官而字衍
明因大師塔記○率千百年不輒發千字誤當作數十百年
叢翠亭記○傾崖怪壑傾集本誤作須

非非堂記○鐫鍊不失鐫係鑱字之誤闖戶於其南戶字恐當作牖
遊大字院記○他日語且道道之語且道之四字有誤改道之爲道之乃顯固固共索舊句固當作因以致一時之勝致當作誌
朱秀才東園亭記○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三字當移著民給之上昔之抱者抶五字衍於生七閱矣十有九年七閱計公爲童子時歲其冢蓋在豈能忘情於隨是哉此上句已有隨字此隨字當作是祥符八年
樊侯廟災記前說樊侯宜有遺靈處作三層提振中間發難處亦作三層拔剝末段說出正意用反掉作結○侯怒而爲之也先立案下乃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此就鄭侯著筆廟而貪之宜矣此就鄭侯著筆有遺靈矣此又摘其生時一事以見殁宜有靈然當盜之剸刃腹中此下乃痛解紛惑不
伐樹記○凡其根底之廣可六七尺廣字誤其下之地最壞腴壞餘地也此字當滅去既而悟悟且歎曰下文客曰是可怪字因指而語客指集本誤作持蓋有利之者在死貧賤之誚
能庇一躬耶正論駭其耳目耶二層駁難得以澄用之耶三層駁難蓋聞陰陽之氣此是正論侯之威靈暴矣哉用反揷作結筆力健徙非是則撰矣
養魚記○未嘗植物植下當有他物字童子養之平其中童子自取也
禍福皆其

上當添一命字　嗟乎其童子無乃闇昏而無識矣乎其字疑衍否當
乙置童子之下　感之而作養魚記勝處全在一結韓公詠李杜詩云剪刎送籠中使看
百鳥翔巨魚枯蟄在旁而覩羣小魚之游泳何以異此
游艬亭記○合沅湘合漢沔重出合字疑衍
興化寺廊記○淳化三年止此寺時年三十歲　生乾德之癸亥一郎建隆四年十月改元之歲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字衍而又將甲焉是爲甲戌之歲而學此土耶引入脩行廊一事曲折有情　不知大乎此也大字疑衍益堅不壞壞字誤或恐字因聲近而訛
藥師院佛殿記此記前半衍字太多中幅浮層之爲疑衍益堅不壞壞字誤或恐字因聲近而訛
藥師院佛殿記善一句語尚未足盡意爲增損如後○
以其得之豐約以其必字衍而必字衍然後所貪皆不過其勞然後字衍
當云閻浮層氏敎人爲善閻浮層之爲善
偃虹隄記○近而且無患此言事可爲後法　厚加二尺基廣三十一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上廣二十二尺又三分尺之一而不踰時
以成長高相乘得三萬尺基廣三十二尺上廣二十二尺積方八十萬尺用民力萬五千人一尺三寸三分折中得廣二十六尺六寸六分一尺六寸一分有奇不踰時而成每日一人之力
築方五寸八分○以上言力不勞而功倍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以上言慮熟謀審○佳處在轉筆矯健使上文盡處皆靈否則與市券吏牘無殊　蓋慮於民也深
此下洗剝前段之意則謀其始也精所謂慮而後能得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而功倍　皆蒙其利焉承上說下此段用橫說可以數計哉此段用豎說二段皆常至於殆廢殆當作怠豈所謂可爲後法者也
有遺利乎舊許得此一段方見記不可不作而欲有紀於後也此言思剝

無病而告來者不以廢
大明水記○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此句對下劉伶酒德頌李秀卿二說
謂山水上謂上當有羽字皆戒人勿貪有羽字故井取汲多者汲下當有多字
孫氏碑陰記○今將刻銘於碑句首當重出一今字其遲速不必同也同集本作問
三琴記○世人多用金玉蚌琴暉字當移著多用之上琴暉字當移著多用之上
吉洲學記此記已見正集此係初稿凡多四十五字然正集所載措辭繁簡悉當此當刪去

序

仁宗御集序○常閟然非其時不聞輿馬之音非下當有其字
非其時三字當乙置句首常字之上故叙祕祀享升歌樂章此數語不可解疑有
送方希則序此疑非公作當刪　○會乎疑乎疑衍然後所貪皆不過其勞然後閻浮層之爲善
送陳經秀才序此首亦公作殊不足存
送楊子聰序○率一二歲而易上句而下亦當有易字　由河南出者出字未安當云過河南者然其間能自以頭角
頎然而出者然字衍　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
非字當移置句首其字之上　其能出其頎角矣其能當作是能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傑然以獨立也矣字衍文遂當作遂將樂其
送廖倚序○辱之以友益此三句追敘從前未入秦時事當君之西也
士風士當作士
此句方接入秦及夫斯來此句方接子疑夫不能久畜於衡

山之阿也結語蒼茫無際不說出世利其用彌覺含蓄有味

送梅聖俞序○本有輝然而特見者矣首言物之貴其亦珠玉之潤海鼈必之乎名都故久而不厭次言於聖豈能捨之哉末節臨命豈能捨之哉末節臨別作序

張應之字序中言物以至虛爲用者有三議論最精析理最密

胡寅字序按篇末實云字說當從一本作說○言堯舜禹之事句首言字乃上句重出之衍文日其字若此而已大意謂名以識別未嘗有議唯命字則必有義然辨左氏命名有義之非未免過于辭費然因考于古然字有誤余謂當改作爾字連上句謂爲句乃通常所道□告之道下當有者字

送陳子履序按此篇多誤字可以不存○直取古人之所以距今之爲者集本距上有自字亦在一明其所趨一疑字愚謂以二字恐非

送孫屯田序此公在洛日作時公初棄時文與尹師魯輩學作古文雖力求矯異終未能脫去時蹊大概似曉唐人所爲公之所以能卓然自立似不在乎此等之文

送王聖紀序叢民被災衆恤有三易焉然且幾壅于上中幅借叢民發慨此節文足使人掉頭嗟諷終日而不厭○時公爲館閣校勘亟在洛時作高下蓋懸絕矣○前時溢博字溢博字誤窜意溢上當有河或連下州字爲句今歲秋當□租上疑有脫字否或減去當字亦通而或言災衍而字而吏結之以會恐當作拜會扶風爲縣此下纔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上文連用不壅二字此句復增衍法當刪去或入粟以納會而免之以會恐當作拜會扶風爲縣此下纔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上文連用不壅二字此句復增衍法當刪去

送梅聖俞序○本有輝然而特見者矣首言物之貴其亦珠玉之潤海鼈必之乎名都故久而不厭次言於聖豈能捨之哉末節臨別作序

張應之字序中言物以至虛爲用者有三議論最精析理最密

胡寅字序按篇末實云字說當從一本作說○言堯舜禹之事句首言字乃上句重出之衍文日其字若此而已大意謂名以識別未嘗有議唯命字則必有義然辨左氏命名有義之非未免過于辭費然因考于古然字有誤余謂當改作爾字連上句謂爲句乃通常所道□告之道下當有者字

送陳子履序按此篇多誤字可以不存○直取古人之所以距今之爲者集本距上有自字亦在一明其所趨一疑字愚謂

傳易圖序此等文世所不讀然足以見公治經之學當與詩譜補亡一序並錄存之○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其字曰□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按下云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此句之末有之說二字不宜先用曰字作起曰字亦當從下句作有蓋有激云爾先從三項可疑事作綱此下逐項申說以應之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泰誓焚書易以卜筮獨存存者占卜之辭耳其無關占卜者非太卜所掌故多殘缺蓋其所缺者非占卜之辭也此節申說經解所引今易亡之見今易非完書別夫子與弟子之言以子曰別有子曾子子夏子貢之言文□聯屬文下當有不字而言難次第難次第故以子曰別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起上以字衍

夫子自作蓋無他弟子之言文有次第未嘗別更他事斷而不屬而不屬知其中有闕文此句兼應首節之意而其傳□謬之失其可究耶僞當作兼應等語知非孔子自作且經請師去取亦非孔子全文不必復自

賢書序○某否定朝謚甚[ク]酌遺語取世賢書
工裝潢之書之人分析摘
而參
實九

龍泉縣後序 上家藏以爲寫 仕集本作
已而 字衍 書遜公期書宗 公期姓薛氏公之妻弟
云遜還薛公期書宗則此所云君謨茶錄實
公期書室所藏公爲書 吳後而遷之故曰書還

傳

吳傳○多落山 注集本作
與詳取洪正宗本 而字疑衍
作叫 非與謨非是 而不足知書
固上文而 甘 助語辭 而字
毅 今當作 衍文 刪上 而字 知今

有子但不書鄭小 此十一字當與多著此
等語 參前後不謂歐陽子

書

文忠 忠字 遺事使人試 四書 不
五 原脫據歐陽修文忠集卷四補
天章之 天章之下文不能如是書之善壯其說始
歐陽 樂府十
所以 六

論諫書○書行道為行也此書諫官陛

論言諫官 懂 豈不重耶 承上
世之謨 文
下文材則足任天下之 必
重 則能畏百世之 故
為諫官 非材且賢孝莫能為此
史 必范君也 如其必能之百世之論故
而為也 文忠能窮盡事理則
書正所以絕其去路 是終無一書而弗
必徵有待而為則將有不及為書文能窮盡事理則
其辨已雄 按宋天聖七年仲淹以秘閣校理上書
太后請還政天子出為河中府通判八年又疏請太
后復辟蓋其風節已著于未為司諫之前至期道二

年四月自陳州召還潤道語欲以楊太后爲皇太后
即上疏論自古母后無代立者雖楊氏太后之稱不
改然得罷其册命亦內言者追諡太后時事上言宜
捨其小過以全大德秋七月旱蝗請遣使循行是冬
十有二月復以諫廢后事出知睦州是既爲司諫後
半載之後無時不有建白公尚責其無言何耶考公
是年年二十七歲恐不免稍有少年激訐沽名之意
公定居士集時此書獨削去毋亦以其所養未粹故

與郭秀才書○而先既致其意 疵布之飾與鼓俱進並
無先後之次此六字可
省

與張秀才書○其官位學行無 足 動人也 以下句不足
句無下亦 當以下句一例
當有足字

與張秀才第二書○履之 以 身 以字當以下句一例
作於身施之於事 於後文亦云履之
可知此以字誤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

讀歐記疑卷三 十三

韓公原道篇亦云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可知
自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無有不易明而易行者以
成隱謨 而 則 不正之 此句文理難通疑而係
衍字之訛之係 孔子 曰
生周之世去堯舜遠載與今去堯舜遠也 曰字
謂務高言而解事實 者 也 世者二 所
字俱衍 謹權術 斗斛 僭使
臣下 集本無斗斛僭三字今按斗
斛字可省僭字必不可省 以 調
王道之本 調字 不探本之 此句亦
衍 疑有誤以無形爲至道 □
□□□ 者 道下者上疑脫夫所貴乎道
五字因上句末有道字致誤而移高遠
之爲勝以廣謨者無用之 說之下爲字
務字之下勝以至用之

與石推官書○修來京師已一歲公以景祐元年五月
大理評事此書景祐 如京師閏六月授試
二年作公年二十九 修少與時人相接 九寡 一句中
少與寡

不宜並舉少下疑有脫字今姑補去尤冥二字乃可爲憂也此一節引入本事文特委婉有情不待修之贅也欲視其過仍須先道其美須相見乃能盡此事實由王公之薦意王公得此書後深知其直與知義之士也重罄其問不及而自僭者僭當作薦誠三字問不及之問知義之士意雖甚誠其言未必皆善在士乘謬之言則全然不合道然直士之言然字報德之言雖善善上當有不字前所謂不計善否是也惟所賜焉公之意公至以敢辨明且力求去職李翺行狀乃云日以職分辨於留守故軍士莫敢犯禁然與祖謂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詳公此書聲意似王亦非公知己無公改官許事實由王公之薦意王公得此書後深知其直與知義之歟卒薦之歟

第二書○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月妹之夫日張適正論之略之過也先舉此二端爲己咎雖規人之過亦必先自引咎最爲溫雅可法與忽不學特不必論時連上爲句更爲鄙俚欲勉學之集本之下衍而字今刪一者字欲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此十二字皆可刪歐文往往多此衍複之語蓋亦其少作然猶未詳改作裁字之誤

答西京王相公書考公年譜公爲西京留守推官以景祐元年三月秩滿歸襄城五月如京師說者因謂書中先所奏記三月中初去西京所上此書五月以前末入京師所答然王公于前一年七月已爲樞密簡題乃云西京王相公則其時尚未入樞府可知疑兩書皆在明道二年前書正月中公以吏事入京初去府時所上此書三月以前省叔父于漢東將還洛時所作至于因王之薦召試學士院得改官則在景祐元年五月以後也王證文康卽于是年八月卒○以爲離去眷慕之辭連下四以爲字作章法既有又次第臨治以來有當作又以爲寵答以爲二字餘波鎭俗救民愁愁字絕句敢以言千其上者有三焉末節分作三等進言之士自擇所施議論最足動人此直士也重爭以理三字此之謂歟

投時相書○能所究及能所當作所能未嘗不無不幸焉不字不有更非六尺可用之軀身無一時無進身效罪之懼偶無不幸三者皆幸於古人聞於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之所字因上句亦有古人二字疑脫而於字誤

代人上王樞密書此樞密恐卽文康公王曙自西京留守召入者又繫其所恃之大小恃字突出無根蓋亦未詳法當改作裁字承前善裁事之裁爲下節十餘裁字之領抑有由也引起下文待字亦得其史臣之書得卽待字誤文家集若干卷數字而幸賜之此書前一節重裁字後一節重待字

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書○亦有仲尼伊尹者此句當與下文有周公召公一例不宜著者字傳本蓋因上句者字致誤環傑奇怪環集本作瓌然譬猶傳本蓋亦因上句者字致誤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集本者字著大夫下非是莫能繼大先君之世莫集本作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耶此句與高司諫書御史御史亦言事之官何以己不言而望他人言之余謂公上杜中丞書有云今世之官兼御史者卽不與臺事是知宋世兼官御史特冀慮衝而已故公無所發洩而以責諸司諫書言不忍便絕足下蓋猶望其克蓋前愆若諷竟以此書奏貶歐公是歟疑希文歟所時公以大理評事兼監察

眞剛愎自用之小人矣然此書前路設辭太峻似是有意激之使怒畢竟與薄責遠怨之義稍違公晚定居士集刪去此篇或亦以其未協中道歟公與尹師魯書言師魯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取直爾此意公亦不能自諱也

與尹師魯書○非以朋友待之也是朋友猶須知不可則止之戒不宜以數取疏況明知其非朋友乎是故論人者當諒公之發於極憤而切責之觀還可以知仁則公誠不失爲君子修己之士却須知事有中道而嫉惡亦不宜太甚也皆是烹斬人之物本作足見有就死此四字可省蓋云在傍則誤明見其就死矣不宜復設則處之心又可知矣此節言怨嗟不可以懲洛中時懶慢矣此節言懼過亦不可

其二此書非一時所作編書者誤合爲一其說見後○條茲新年已三月矣以景祐三年十月至夷陵此書景祐四年作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創治舊史三字成句疑有脫謬蓋其進本篇末有國志草本一語此進本恐亦是草本之誤自可存之小說自當作止因盡刪去矣十亦去

其三四既云盡刪又云十去三四不但文字重複義復相背當刪去十亦以下六字倂本所取法此傳爲一爲下疑脫一最字倂且試撰次五字爲句舊史所無爲僞公始與唐晉並列至漢周間又有東漢劉宋自立爲帝公憫其志常與他國異辭皆出公獨見故自爲撰唐晉一師魯爲之晉下當有請字將五代一其他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五代字當改作其他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即今世所梁臣唐臣等傳是也其他列傳姓名則今雜傳所載諸人是也分而爲二句不必贅出止存分手作傳四字足已今特告朱公迪介駙此字恐是遣字且希一報如可何以便各下手五字當移置原本連下此字爲句非是便令賚國志草本去下倘有次倘欲留

欲留陵倘上應增本意二字刊本句首有次字乃前第二書後未了之語今刪去走人至陵以下二字係衍文期一爲會當云期爲一會而大暑懼煩公以慶曆四年使河東七月還京師六月過陵故有大暑之句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陵使郡人有館待之勞公欲遣人至終則慮往返費日且久留在陵又恐郡人有館待之勞故不復留陵遄歸京師願此勢不得留以上請己所以不能留陵圖會之故慶曆不足屑屑於管中是年師魯自涇原州又徙晉州公書讀而此事然慶曆下當添之徙二字語乃分曉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此下釋己所以不戚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公自寶元元年戊寅喪子至是年甲申首尾七年倂素謂諸君自爲謂募情謂諸君三字衍文忽自爲之爲當作謂忽自不堪自西事以來拊吳以景祐元年反至是已十年矣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既極亦

當自有否泰數語跋整不可讀今當刪去然雖微戚四字
其四原註慶歷五年春按是歲首正蘇舜欽以祠神會飲得罪杜范富三公皆被黜三月韓琦罷八月公又請知滁州是年實仁宗朝否泰消長之關故眾君子畢退○某頓首啟○兩路地廣相接時公權知眞定府但避嫌猶豫遊下疑脫一嫌字事師魯居潞州聞有極言子美得罪意其時必有力排羣議爲之論救者故公書所言如此其語不甚明了恐有脫誤晉潞師魯初徙晉州又徙潞州

其五原列第三註云慶歷五年夏○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修在鎭陽是年眞定帥田況移秦州公權府事者三月眞定故鎭州故曰鎭陽苦事苦事此四字當著後文醫藥之下此述託人致奠且聞已之洛中有何苦事可言四月中還家時公爲河北都轉運按察毋妻皆在河北故謂還河北爲還家毋病妻皆臥病字當移置皆字之下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詳當考出治公事

人營醫藥苦事苦事四字從前文移入不知所謂又前云四月還家如何尙曰春寒保重幾得二字皆雜取他簡足成竊謂纔得以下六字槩宜刪去又按刊本第五首後半語及子漸生平正與此文相足今續附於後

即往德博視河功考宋史本傳及公年譜皆不載此書足補其闕一

寫朋友呼號之痛此句承前子漸云亡句言之

作上有須字則當係衍文與李之才爾之才前死故作墓誌但及己與君謨二人爲

士廉所訟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師魯時爲涇原經略部署惡其不受節制會遣裨將械至軍中師魯以此徙知慶晉其後在朝諸正士相繼斥士廉復以水洛事訟師魯遣御史就鞫

來日詢他潞州事來字句斷以二字連下爲句

回丁判官書○而無重前悔而字衍

當從原溥增一矣字與下句一例

惡其來甚之之衍也甚之二字衍文此因韓子

答李淑書書言違去門館三年當是實元元年今乾德時作終而成之前此紀則云幸因餘論今此成書又欲更資指授一味謙和深得讓美歸善之法

答孫正之書○辱所示書當云示所辱書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然字誤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兩而字俱衍何爲而見及今字衍然道固不弗廢而聖人之書

第二書○丁元珍得所示書得字當乙置丁字之上乃吾父兄訓

如日月道固以下六字宜刪

我者不過如此也乃字衍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

按下有脫字此句不當自　尙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
取重複句首則字當刪　公時年已及耆位登二府以夙負高名
贖之說見敎前輩儂與新進小生相應答如影響且
不憚屈己下之至爲此虛衷求益之辭卒章更欲與
孫生一見思所以報其厚惠者皆古聖賢切切偲偲
取善輔仁之至意昔韓子得呂甥山人不中節之譏
嘉其能責不足于我以爲此正僕所汲汲求者公得
孫侔中舊之義至謂我不過此猶慮改過不
勇更期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敎蓋其切于謀道樂于
問過也如是古來以文名世之士
專務辭華孰克具此懇惻之誠乎
與王源叔書○得徙茲邑謂徙乾德舊字疑非翟字　按集古錄題云
爽先生碑圖經云翟而卒定爲爽
未知源叔云爾柳公自以意定

與刁景純書○知丈丈內翰凶訃　公稱胥偃丈丈猶柳子稱楊凝之爲丈人
蓋女壻稱其婦翁云爾刊本篇內正文及註俱云文
丈並誤又篇末註云與刁君書不應稱胥爲丈丈若
與胥氏子又不應稱胥公以此爲疑愚謂
景純必係公僚壻故作此稱當更考之　雖其後遊

於諸公下句便有雖字此
雖字當屬衍文

與陳員外書○止於舒心意爲問好　問好當作好問
來以當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　非有當作未有
又須移置下句施於之上以傳獨者謂舊禮不足爲重以傳獨者四字未詳
所謂今擬刪去傳獨者然三字係錯簡當移置下
三字連下請字爲句　然始於刺謁然字衍文　然止施於
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　此十三字係錯簡當移置下文而不得以更之也之下
其僞繆　僞當作譌　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　上有
以爲當然下有不得以更之等句則莫易意已明白
無疑再著此句複衍甚矣自居今以下十三字竊謂
宜移置後文　積習以牢　以當作已然
之長習　朋友同師友此句之上句首然字卽前錯簡
之刊削未盡者耳　猶曰非古之宜用之宜用三字可省　將待時以幸

語自房杜姚宋以後諸賢相皆有不能杜韓范富之
不終其業大抵困于沮改謗怨者多公實親見其敗
故以此進元均焉
其更加精慮耳
答徐無黨書○并前所記　記恐當作寄　記憂論
第二書○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　公以慶厤二年自滑州召還轉太常丞知
諫院因　敷以問於人　於字疑衍
月至京
答宋咸書○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敬　自古至今積
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而時亦有差者　下臨
于人不遠是推其所以測驗可得之故自古至今之
上當用故字作接時亦有差則是測驗未得其眞與
上文異義當用而字作轉
而故二字當互易其次　當積千萬人之見　謂蒙集
來及今述
者之說
與杜相公書　慶厤四年八月保州軍叛除公河北都轉
運按察使公以爲任一方之事當思天下

安危所繫若不與兵事但令調發輸餉則一俗吏優爲之故請參與議兵庶諸將不致以孟浪敗事此奏寢而不報則是疑其無能而不任以事也萬一諸將罔知約束率其迭繆之見一切便宜行事致有敗誤何以救之公所以復上此書○人情莫不避難而趨易使俗吏爲之則調發輸餉已足盡轉運之職他有敗誤正可藉不與兵事以卸其責公獨自請共議兵事不恤身任其難足見至忠憂國之心前此築城之請業許便宜從事公非別有異議但此事朝廷共知其繆故特舉爲例見諸將不皆深曉事情難任便宜從事也○秋暑尙繁繁當作煩

答李大臨書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而無累于心然後之際有以樂雖小文中間必有一二至語動人此由平時學力所到自然流露非可强爲近文專事修辭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縱極華艷讀罷終如嚼蠟耳○修在滁之三年得公以慶歷五年十月至滁至七年杜君是爲在滁之三年不逾歲而來頴八年閏正月徙官廣陵皇祐元年正月徙頴州是爲不逾歲來集本作求非是而事得陳君與

讀歐記疑卷三　三十三

居事係得之誤文後篇有答陳知明書云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則知大臨所得之陳君卽知明也

與王深甫帖第二居大歷中越州刺史王密撰明州刺史裴徹記德碣銘有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之衝公疑紀年失實又言海隅小寇作亂明州當出兵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因此有問于深甫此帖前一節問明州出兵可疑讀此文者須兼看集古錄中裴公紀德碣跋尾方領其意○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永昌元年明年九月又改元天授考史武后紀載初元年初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據此則永昌元年之十一月已入庚寅之歲況自來歲一月以至八月豈得反列諸已丑公請天授庚寅周載初已丑則其語尙未曉析也大歷乙卯爲一百四十一字哥舒晃事在八年及寅至大歷十年乙卯一百五十八年除周年十五爲一百四十三年按史大歷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殺嶺南節度使吊崇黃自武德戊寅至此一百五十六年之語又言海隅小寇作亂明州當出

此拥沿謂之入閤宣政乃常朝之地謂之正衙今乃以正衙爲入閤故曰失其本制今乃入閤却御前殿註云自此昭宗失朝地不可以言入閤

與蔡君謨書○鼎在河朔謂慶歷四五年爲河北都轉運時未嘗一日忘也謂慰知滁揚潁三州及丁內艱慶歷乙酉遷嘉祐壬寅乙酉爲嘉祐七年顧其勤至矣此句顧字及下文學者之餘事之字可簡省外集非公手定往往多此繁贅之字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僕之文隨矣也字下原本尚有三十五字疑是註語入之正文似疑冗複可刪今輒刪去

與樂秀才書集本書上有第一二字註云京本英辭類藁有答樂秀才二書居士集所無余謂此樂秀才必非正集所載之樂秀才彼書大有鄙夷不屑之意語語廣之使去此云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力有餘又云使王良馭之節以和鑾可以行大道是大有援引之意與正集所載之書意各

殊又彼書發端處便云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若經先與此書不應反自諱言未答若以前此書爲第一則此書又不應絕無一語道及反云又苦多事是以闕然是以此爲第一書不可卽改作第二書亦不可也然則樂秀才必係兩人不得誤合爲一矣○某年始三十矣是爲景祐三年初貶夷陵之歲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與答祖擇之書前後一揆蓋公平生得力處在講之深信之篤甘苦自知故不自覺其言之娓娓如是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字字解皆不同而各自以爲經韓公所以有師其意不師其辭之論其爲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公尹開封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謂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強其所短是卽所謂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無深造自得之功安得有左右逢源之樂與孟子所言若合符節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

鮮克自立欲爲卓然自立之言必須取法於古所謂屈曲隨時卽與荊南樂秀才書所謂移此優彼以爲浮以賢明巧勁正見待巧字誤恐薄者是也以賢明巧勁正見待巧字當作勁勁字與下是以字敢當雖字與下不接當改作愧字

策問

門進士策題第三道○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魏相務在奉行故事丙吉不案吏兩人所見與曹參用意略同所以得與蕭曹並稱賢相諫止伐匈奴四方災異郡不上相撤奏言之吉尚寬大好禮讓臨死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皆其相業也

第四道○說者曰夏時質也下文從周之文下並無說者云云知此七字乃係衍文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此句不須用面所謂不當律令之助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無點耳其爲衍字無疑

仁義禮樂之制歟君臣父子乃天定之相應據理夫婦下當增之倫無仁義禮樂七字

祭文

祈晴文○以致神禍之過禍之過三字有誤

譜

硯譜○而端石以後出見貴爾而字術○物之奇而著者必異其類寄字誤當作奇按公品第硯石不甚精細不如君謨所論端歙二石之異語簡而意足昔陸羽論水以山水爲上尤以乳泉石池漫流者佳公謂其語雖簡而於論水盡矣君謨言端石有鉅者發墨發石膩理者特佳君謨之論水也哉

記

牡丹記釋名篇云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異者而志之風俗記卒章分出義

花種花澆花養花諸法并及花之所忌雖小文亦用史公記事文法讀之可喜○花品序

丹州花圖花當作紅○花釋名大字大多葉術

跋尾○行狎大小草狎當作押解見

雜題跋

書李翺集後○書五十篇翺集五十篇公已惜其遺闕者多然今藏其集五十餘年其所著文數十篇今俱亡矣惟文苑英華載其一集庶幾略見梗概

書梅聖俞稿後○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集本所下脫以字猶猶所以然焉所以然字上文已見不宜複出當云猶有所不知焉

讀李翺文○使得其志使集本誤作始況乃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集本況乃作凡昔又時下有人字推是心集本作此其心○上三處誤文今悉從謝

君直本改正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歐公此說非是予嘗游之感二鳥賦中慮行道之猶非數語蓋本韓子雜說詩以爲憂韓公論淮西事至以此左官不恤淮西平以書招王承宗令割地宣慰鎮州認無必入公違詔入師曉散軍士使廷湊屈膝求赦其所憂蓋有甚于翺者翺從遊久漸涵于公訓者深故此賦一與公意符歐公得翺此賦王薄韓愈不足爲殆所謂飲水而忘其源者歟

論尹師魯墓誌○則又述其材能師魯材能先用遇事敢爲一語了之其後敘完一生履歷復又述其材能師魯材能先用遇事敢爲一語了之其後言之尤重在深知西事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此又備紀事文通例公爲上書論范公臨死語不及私此二事分他誌亦無一不然上書論范公臨死語不及私此二事分敘誌文前後○春秋之義此節論兵之所載者

若作古文自師魯始此下又論誌文此節論文公以文章名今集中銘辭勉徇議者添之今集中銘辭仍加故削

易童子問

師○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其以當作以其

同人○於人通其志於物類其族公所言往往能發易書他人不能如此貫通融會耳

謙○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斯理也公爲五代史司天考始暢言之

坎○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惟能習于險然後可以有爲孟子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後可以當大任意亦倉此世之終身逸樂者適成其爲情慾之材而已故曰懷與安實敗名

咸○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咸如舜化頑傲禹格有苗正以類不同而能使終合故見其咸

遯○陰進至於否則不正利矣不正利當云不利正否之辭曰不利君子貞是也

明夷○因其晦發其明晦者晦其明也故古註以爲藏明于內如文王箕子之蒙難是也雖晦猶明所謂明不可息是也用晦謂用己之晦道不自彰顯其明也如公解則是因人之晦而得發己之明恐非經旨

睽○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睽謂彼此相睽非謂此與此自相睽如公解則必女睽其內而應外事男睽其外而理內事然後其志得通乎孔氏謂高卑懸絕而生成品物其事則同外內分位而成家理事其志則通蓋即各守其分不相侵越之意其說確不可易

夬○必使小人受其腸而知君子之可尊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是緊衍妻勝之言也緊當作繫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或疑洛上脫一河字愚謂河不出圖明載論語之篇恐公亦未敢遽駁孔子之言爲非惟序卦繆傳文謂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則所謂公謂易大傳優於書禮之作其說最爲平正無偏若舉而廢之則又過矣伏羲已授河圖已授河圖所授于天地鳥獸人物無一不言獨不言取法於河圖則河圖之無預于人卦明矣即用緊辭所言以駁前文河出圖聖人則之之謬即繫辭孟子謂浩然之氣于其外集義所生推有守于中故能不懼于外也又曰行有不慊于其外由其無守于中也公與祖擇之書云能自守然後果于用果于用然後不畏而不遷其自言所守則曰余之仕于遂不爲喜于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皆因而不失其亨之謂也

艮○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下疑脫不爲二字位之所職不敢廢也易戒人思出乎位之外正恐其欺乎位之中也

歸妹○以女下男與咸漸反國策所言欲取詈已者爲彼之笑而許我者不以禮而從人扑亦取以剛下柔之義所謂征凶者也此雖戲言實關至理

渙○渙者流行通達之謂如此作解乃得切理饗心謂功德流行于天下可以有廟於享帝立廟之義尤親嘗解謂祖考之精神既散王者當至于廟以聚之則大象享帝之義雖通蓋帝之精神不可以言既散也

小過○施于行已雖有過焉無害也吾謂士君子行事無一可以惑苟獨其施於己也所謂行小過乎恭用過乎儉是也若施於治人則雖小過不可有其可以苟道從事乎

繫辭○然有而附託聖經其傳已久有字誤其下疑脫一言字又欲字當作而莫不自信上後文亦有此句蓋與此同誤悉宜改正則是繫辭所言往往能發易書他人不能如此貫通融會耳

出一人之言

表奏書啟四六集凡七卷其中訛字闕文錯簡可一二言了者如卷一辭免知制誥第二狀比來誤作此來此後凡遇比來比者悉誤爲此讀者可以意求不煩穿鑿舉滁州謝表寄蓋下脫伏遇二字揚州謝表被渥已優作以謝轉禮部郎中表逮此便奏畜逮誤作建南京謝表作造此六年造誤作造謝明堂覃恩表此蓋誤作此者卷二再辭轉給事中劄子令受告勸及不敢即受兩受字俱誤作授徒領羣牧誤作郡牧乃遷職乃下疑脫一與字進新唐書表制度之美誤作英魏正誇謬誤作僞謬乞洪州第五劄子兼便私營之營乃田前有父母墳塋字直刑作私塋又第七狀中近便營緝第七狀中欲有私營之營乃田前有父母墳塋字直刑作私塋又第七狀中將何以上煩睿慈將字衍文何以當作何意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遭逢盛旦旦係世字誤文謝成之謨又誤作課謝轉戶部侍郎表謙不周于時用集本時用作往行歌謳歸啟歌謳誤作歡謳卷三辭轉吏部侍郎表天高或幸于聽卑或幸作幸或再辭轉官劄子非惟臣臣上疑脫一愚字乞外任劄字因此發動十年來久患眼疾當夢國此發動四字于眼疾之下再乞外任第一表出於孤平孤平恐當作孤單卷五蔡州謝表孤平字亦然謂衆惡者必察惡者恐不如一本作惡之乞出第三劄子過賜優優下疑脫一容字猶更哀鳴猶上衍一而字誤臣者誤彼字當乙置者上第五劄子人主之持其臣持係待字誤文卷四再乞根究劄子人不爲辨曲直當云悉爲辨曲直人誰能自保當云人又誰能自保再乞辨明劄子期於以事必辨當作此亳州謝表腐儒之學小器之量學下器下俱衍一也字乞壽州第一劄子適會東秦闕守秦疑齊字之誤然卷七謝韓侍中啟亦用東秦字未詳何義辭判太原府劄子舊疾下疑脫一發字第五劄子敢不必辭必當作固乞致仕第三表自駕柴車而郎路即誤作印依薛儒乞御篆狀薛下孺上脫一直字卷六賀學士答啟服膺誤作伏膺謝國學解元啟反袂用孔子泣麟事諱窮諱字有誤謝進士及第啟百郡作百羣後篇同和州通判啟以鄰郡爲鄰羣與此同誤湖校勘啟兀然而欲枯兀誤作元卷七同蔡端明襄誤襄作讓同吳侍郎奎右修下脫啟字同李舍人書益認爲謙認字誤代辭背學士啟塵柄誤作塵柄建樂郊之建疑當作違謝張先輩啟塞藝圃塞字恐當作搴同發

運主客啟九年之餘當從一本作厚儲方與下三載考績句相稱與辛郎中啟綸音宇當作鈐隆指甘棠言之答運使啟追鋒訊召當作迅召薊亦屬有迅召之語同文相公祭端明二啟則兼用國宇尤可證作訊之繆與李吉州啟作定瑣答賀赴闕狀仰誤文與楊太傅狀冗瑣誤作定瑣同承詔眷詔係誇字之訛謝劉眞州日執政聲執當作熟以上諸文訛舛今皆彙敘於此其他非一二言可了者仍各註本篇之下○又按唐宋四六文如韓蘇曾王諸家力矯排偶一以疎蕩之氣行之惟柳歐二家尚沿六朝餘習然卓越流俗歐文體氣稍平不免竟墮時趨觀公辭范龍圖辟命書自言四六文非所業爲薛頌云在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以見託則倩人代作尤多蔡康祖言王舜臣性之機求公遺文甚多鈎好僞撰文辭嫁名前哲凡所搜求或即鈎所自爲今當取其的可據信者簡存數首其餘則盡刪之庶不至以僞亂眞

諫院謝賜章服表○陛下愛惜臣下正所以教之也會子曰君之愛臣慮發諭人君尚不欲臣下有之忠韓先就君之愛臣慮發諭人君尚不欲臣下有其懶歎答孫都官書亦同此意雖君友異倫其極虛反躬責一事見非外人況臣之於君忍令有纖毫小失爲外之意則一而已

辭召試知制誥狀○但嚮不敢干進庶幾久乃自明言官人所識議是君之愛惜臣下正所以教之也會子曰彈逐姦邪假乎顧陷然而人可共諫其心者惟不藉此干進耳公故於包拯之爲三司使直斥其有據奪之嫌至公知制誥初非奪人之有然且累劄辭免不敢冒承蓋其爲慮深矣同時雖兼所云言行足矣得美官非吾欲不以自明而取信不當也與公同志不以自明而取信作無蓋上干於國體云云此愚所謂公論未詳謂早來所進劄子今當去彼存此之爲慮深也論述未詳所謂上繫朝廷任人之體云云卽薛奎所謂上繫朝廷任人之體常陳所謂上繫朝廷任人之體非止干國體非止徇臣私是也必雷同以干進見疑所謂上繫朝廷任人之體云云見非飾讓損之又此說以上皆言此下乃言累及此語繫於國體況臣供職以來揣於臣私

辭免第二狀○上繫朝廷事體云云當作違謝張先輩啟塞藝圃塞字恐當作搴同發

損前狀云擢臣一人所損已多苟非深思熟慮理須故此以終於得進爲文損　公每進一官輒辭讓三四並避讓云云非矯詐蓋亦衷于理而已矣

乞洪州劄子　公歸田錄謂奏事非表非狀者唐人公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眼目昏暗此下十八字其語亂雜無文疑有闕誤

辭明堂加恩表○擢自平進　平進字未詳或云公由翰林侍讀學士進登二府平進恐係禁近之誤文然公辭轉左丞表亦云早由平進則平進者似屬宋時循資敘遷恆語當更考之

再辭轉官第三劄子○睿聖　下文有聖仁字此句睿聖當改睿性聽明得養疾於特賜寢停則臣以下六字合破責之

免字當乙置　則臣不勝幸甚則臣以下六字合破責之後文移此

時免責字之下

原本有則臣不勝幸甚六字與後文重複今移置上文

乞出第二劄子○豺狼當路姦邪在朝　當日與公異議如司馬光王珪

范鎮等皆賢者公未嘗有所指斥且爲原其情曰爲人後之禮久廢卒然不暇究其精微一議之失未足害其賢一何深酷溫厚如是而呂誨指斥歐公至目爲姦邪比諸豺狼當路兩人氣質不同餘此亦何劇其優劣矣

第三劄子○韓琦曾公亮胡宿等三公雖同在政府然其義故臺臣亦特指爲邪謀首議之人而三公無與焉故彼可從容于進退公被姦諛邀寵惡名獨非法無以自明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辭恩命且謂任人之體惟言事之臣不可以速言寵榮意亦猶此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是臣竊中傷　臣字衍文

朝廷亲煩字有誤　以此必賜矜恕必作特賜

亳州謝表○性實甚愚而疏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上句總書者誤衍一而字因於下句復添者以求字數相配不自知其句法礙裂不安王是今

當抹去者　禾乾萬瀾之墨已彎朋舁之弓之奇爲御

兩二字

史兩之奇旌

劾公故云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　神廟讀此當爲動心介甫聞之能無切齒○此二句以改過望神宗以遂非斥介甫集本遂非作傷非是

辭免青州第二劄子○如陳執中宋庠　下有甚多字上句不宜先此者甚多著皆字皆係輩字誤文

兼判太原府第六劄子○此乃粗爲合理　先設一處之無傷之方

其如事則不然　此下開出所宜必退者三　求退則得進辭少則獲多義所難安　使臣筋力猶強以下接入再念臣本出此節專言精力之衰前已屢言之此獨側注

用非所學一層特云聖慮所宜留意尤可無待臣下煩言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士之致政而傳家禮大夫七十而致仕

又云七十

日老而傳

第二劄子○雖年未及又　又字誤或云當作艾亦非五十致仕之年耳

謝國學解元啟○進士及第啟讀此二啟歐公四六文實居人家之最下無怪乎靚坡老之作自恨老不能學也然此作大率皆倩人爲之今當刪去不宜以累公言偶儷之文苟合於道未必爲非此等必非公答胡秀才啟蓋偶儷之合道者中言修德自厚之方雖古人明道覺世之言無以過豈得與尋常酬應之文同視○反覆篇中之意疑秀才鄉舉破額點艱指他人之誤舉者以訟已冤及覆加校覈胡復賡舉故特拜書爲謝公不居功且進之以異日位官爲政之道所云當獄平心利公忘己師舉此一事爲鑒尤得納約自牖之方至胡之術已忘康習於薄俗仍未嘗稍爲

諱飾末言不受私門之謝蓋所以拒之余讀公與荆南樂秀才書及此啟見古人不屑之教誨此文人諸四六集中人尤過而不問余特爲疏明其大旨○遂悟安而不怪首節先言不宜自炫遂爾遺材次言秀才被屈亦將不及此用介之以自交興此言興訟之由乃是原其既往理將後得以將來其將皆仰勉此厚之方亦鄙志之不爲末節明己所以不肯居功之故

辭胥學士啟卷六自謝國學解元啟以下半多僞作此卷僞作頗少然自此以下續添四首決然知非公作

宜盡刪之

謝張先輩啟此下十七首舊註特以此啟爲公所作無疑然卷六多僞作亦間有一二出公手筆

愚以爲皆不足存此啟正

使的係公作亦應刪去

與辛郎中啟此下啟六首狀九首皆見緘啟新範舊本每題下註此五字複出當刪

奏議集

諫院此下七卷奏議皆慶歷三年所上集本每卷首篇書年又每題必註同前二字今悉刪去

論按察官吏○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擇强幹廉明者公在諫院於第一次上疏首建此議詔下諸路轉運令兼按察公又連上二狀乞專遣使人其後富弼范仲淹亦以爲言於是始選張昪之王素沈邈施昌言李絢等爲諸路轉運按察使蓋公三月中建言至十月始得選人充使如公初議也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而二字疑衍此其失者二也歐公論事每用四路把截之法故言言動聽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前半言轉運兼理按察之非一恐不材者不能舉職一恐材者不暇

盡心議論皆能透極事情後半言專遣使人爲得如恐不得其人則乞於臣察中博加選擇不限三丞郎吏仍令牌判官分行採訪此二義皆補前狀所未及結處責以實力奉行不以空文了事○則於常行之制則字衍

再論按察官吏○二曰不材之人○爲害至深縱而不問當以上句置下句此由緒寫顛錯致誤三曰內外一體○多作空文多集本作弃五曰去冗官○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人人精別逐一字衍一本云責實是求并無治逐一三字亦非蓋責則求也云責實是求可異責實是責故知治字自不可去六曰去冗官○朝廷雖有憂念疲民之意憂集本作是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合先論列以杜姦讒先泛謂之當杜況自兵興累年此下總及三司言姦之職易致人言臣思作詩者言此作詩者定係同列爭進之人況今三司盡弊已深此下又就三司言之伏望特降詔書此下進之以杜絕姦讒之漸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廷如有臣專權侵政何不劾爲彈劾乃作此鬼蜮害人之計公請究其由來仁宗至出賞錢官爵購捉深得杜絕讒諂之法

論沂州軍賊事宜○不過差一兩人使臣一兩之上或但減去人字亦通第一條○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男兒殊難諸臣例有蔭恤況使捕賊復讎尤可以張國勢而議者竟不云及是時江淮迎賊官吏如晁仲約等議者猶欲曲全其後孔宗旦死儂智高之亂卽爲重降賊爲蓋代言其事始白可知宋世殊不以死節爲第四條○算殺首領算字疑誤然第六卷論募人人賊以擾其黨劉子亦全用此語未知當作何解抑或兩處並誤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皆謂陛下得人矣先將韓琦仲淹並舉使

得參預大政次言仲淹宜在政府王居政最號不材次言現居政府非人全無所損宋世紀綱隳壞皆由容養不材不加顯斥之故居政不職大用卽宜降授他官乃與仲淹對換使仍不離兩府此豈足以布維新之化蓋亦孟子所謂徐徐圖之耳

再論王倫○實爲駭衆當作驚第一條○宜是思賊不畏朝法宋時軍紀嚴壞至於如此此等身起賊營荼毒兩淮官勦停而已酒兵吏直須寫碟示警奚止追官

論蘇紳不宜侍從○不可使端居之當作先論馬端令蘇紳舉人次乃追及舉主其馬端伏乞追寢成命前云終身不齒自職方員外郎正論今但追寢御史之命則亦乞坐此黜太常博士亦屬清職豈可使若輩玷虧

外任宋時京朝官黜之外任便等流放之誅以爲其罰已重矣然此等姦邪之臣豈可委之以民政一使合郡皆蒙其虐害公雖性直不避仇怨然其言亦止云爾蓋積重難返所謂害去其太甚而已

論河北守備事宜○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前文所謂不和則責

我違言利則論功責報此契丹辭說也此下若此事逐層剝入以見邊防處置必須先事預圖必須先事預圖不在西戎而在北狄深恐一動則天下搖矣公所慮不在西戎而在北狄因西事爲功別生他釁也

論軍中選將○不待臣言而可知也先說禁次言諸將非材兼舉邊衛言之遂至甘心於自弱此節明證諸將非材求之不勤不至耳不言求將不得其法困天下而取侮夷狄取侮幾不是難弭當今之大患此言求將之道作賊於此在破格用人末章進策處言軍中自可選將不假外求嘗集本誤作常無之軍中選將自百人始由百人之將進而至於萬人之將其訓練考校遷升之法歷可見諸行事非徒託空言者比

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安而字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伎勇不足有何可幸之幸而益上文所謂大將但取組知變通者尚須擇知謀之士伎以輔之此則材識實超萬人之外是又在大將之上故云不世之奇將如必欲以此一語則於非常格之所求也下當別增二語云則雖伎勇不足亦必拔而用之則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隨而二字皆衍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以上皆訓練衛兵之法衛兵精則出征入衛皆宜則代字恐誤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畧之兵萬人散出之當作取人此則在試方畧時破格不次用人去常格不次用人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心知非人集本非作小按此處直斥爲小人語且當只作非人乃言方有次第一誤一悔集本一悔作不悔按下云悟耳若此句先說不悔後又復然正謂其悔而不則下句反成贅語矣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人用懷敏不復生此時倘曰捨懷敏別無可用之人乎此語最爲敝透與其使大將敗亡然後別求人用孰若早爲選擇之爲得乎精選將臣集本選作意非是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事勢莫測必有新使出兵之懼拘留在館之憂憂集本作事勢未能則必內既不如莫測之遽闕又憂恐皆出於內虛以憂斬數爲內而又下與次字不對遣不如則別本之善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講和之後不過欲退而休息集本講上有自爾志三字後下無不過欲三字按此係逆計後來並非追論前事集本非是訓兵選將集本作練兵訓卒按練兵訓卒不如訓兵選將話更周匝集本亦非

論西賊議和利害○縱使賊肯稱臣此下原本衍一則字今減去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與五代史六臣傳論同一筆法若有避此勤勞若有恐當而字作今若而百僚目下安逸而字衍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公慮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使之進退不得皆足爲中國之羞測料虜情保全國體其論至爲周悉正使元昊必無此意善國者不可不思患而預防之須知縱欲與和亦須先使知畏故中國但有羈縻邊防講求揣禦之術若汲汲遣使則益佐之情爲敵所窺覬求愈無已矣彼必不急求相見必是逆決之辭則似假設之辭矣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時仲淹已由鄜延州不來省問集本剛此一字差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參大政朝旨復

論乞不受呂紹宣所進羨餘錢○綸宸所進何處得來眞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減刻安可賞然則以羨餘進奉者直自吐其淨入減出之姦法所應誅公所以欲究其從來乞賜重行朝典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最號難才二字當乙或恐中書不能遽抃人情此等皆屬宋朝習氣事之行止當以是非得失爲憑且朝廷貴持大體豈專爲臣下賣恩避怨計乎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其後仲淹赴陝呂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嘗往經略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宜危机豈復再入琦爲此請蓋即夷簡欲罷仲淹令宣慰經制西事爲便耳公益未喻韓公此意也尤爲眾所推服據此則守邊之勳仲淹宜在韓琦之上即如前三年好水之敗雖由任福違琦節制然琦決計進討至有用兵當置勝負於度外之論則固取敗之數道也仲淹欲謹守觀變雖尹洙亦有不及韓公之數然其堅忍特重未嘗敢以危事爲嘗試琦固有所不及也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之功雖琦處內仲大事先是琦仲淹並召爲樞密副使富弼以西邊未珍請召一人居內一人且令在邊公此劄蓋與同意然偪府祇掌兵戎欲收共濟本仲淹又素爲羣小所忌嫉不宜令在邊參政中書乃天下根柢處外亦無不可今仲淹已作參政不宜輕有動搖則令副之慮益夷簡謀國之忠不及諸賢之固則公與仲淹皆不能如彼達慮也

輟朝　仲淹遠去仲淹對以嘗往經略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宜危机豈復再入琦爲此請蓋即夷簡欲罷仲淹令宣慰經制西事爲便耳公益未喻韓公此意也尤爲眾所推服據此則守邊之勳仲淹宜在韓琦之上即如前三年好水之敗雖由任福違琦節制然琦決計進討至有用兵當置勝負於度外之論則固取敗之數道也仲淹欲謹守觀變雖尹洙亦有不及韓公之數然其堅忍特重未嘗敢以危事爲嘗試琦固有所不及也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之功雖琦處內仲淹處外亦無不可今仲淹已作參政不宜輕有動搖則令副之慮益夷簡謀國之忠不及諸賢之固則公與仲淹皆不能如彼達慮也

去輟當作勑

論京西賊事劄中所云患到目前倉忙失措事機過後勉慢因循說盡仁宗朝已往積弊臣前所言禦賊四事劄子誤編在第五卷中今當以後篇盜賊事宜劄子居先以第五卷中賊四事繼之然後編及此下二劄即先後了然矣

再論置兵禦賊欲置鄉兵須選捕盜官定賞罰法欲使吏此劄專重在遣使按察大臣不肯以身當怨之過說盡鄙夫處有言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不肯以身當怨則寇使怨歸人主而已

論盜賊事宜○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但字　官吏逢迎飲酒宴樂此等官吏罪不容於死　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宋世紀綱壞乃至如此獨不憂者朝廷爾可詞可歎退見宰輔時呂夷簡倘爲執政五月中求罷弗許至九月始致仕　益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本言小人惡修異己又善言其情狀即此可以見之　益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爲正本之論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自州縣官擢而拜者集本無擢字衍文置之內制或本如是　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若却二字置之內制等集本然亦嫌其冗複致於內三字今按或本雖差勝集本跡意除人下當直接則是恩出中書之人致於內及句皆可刪　雖在天子左右與外官同也外官與上句相應集作此集作此非是今從或本

論呂夷簡○然而偶不敢亡者此句提起通體事也指撝所以夷簡在位時幸不敗露　則更不復言所以夷簡去後此一句　莫敢生罪惡偶不發揚總承上二節　上賴陛下始終保全此下言須薄其恩禮與一合受官名此但子以隨去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思澤此更絕其後此干求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所損之體則多首節泛論詔令不行之故然實深中仁廟時弊如杜范諸公之不久於位皆由從倖小人忌嫉之故而所以悉其曉從倖者實由朝廷自先壞　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勑前必須將此意法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首言夷簡既病風眩不宜妄參國論次言卽有陳奏祇合公言不宜暗入末言夷簡子弟不少須防作僞

論李淑姦邪○三尸五鬼較之李逢吉私人所謂八關通鑑載葉清臣論時政疏亦有此語乃知呂夷簡當國時士風奔競乃如此

再論李淑○須得淑自上章淑既姦邪有逐卽宜正名其罪而顯斥之仍與一州則彼州之人奚罪焉然且曲避怨嫌需其自行求退方敢差除宋世紀綱不振乃至如此又按論李淑二劄似在夷簡既退之後此論不知出自何人考續通鑑時晏殊爲相賈昌朝爲參政二人之賢本難與杜富諸公並論得毋因仍積習作此委曲調停之計乎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欲徐劉選擇此兩府應急則草
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說盡宋時鈐轄鈐當初喜
朝廷喜係意
字之誤
論禦賊四事此劄當移置第四卷○自秋不雨至今麥
論京西賊事之先○凡此三事詳與二十
種未得據此則此劄必係初冬所上是時飢延數月
所指斥者眾賢彙進公猶指斥兩府大臣不少恕不卹
乃係何人而尤忘忽禍患尤當作猶州郡復置兵富弼
已有條奏此事續通鑑不載當考宋史作一一條奏集奉一一
誤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未節最爲○同心叶力
之人相與維持此四句集本作而事情深遠
君臣相得然非止亦又各盡心思報
亦字且憂國同心且字可省必須先
衍
論京西官吏非人○竊見去年五月
是年四月公始入諫院建議遣使按察天下官吏則
詔令諸路轉運兼按察使應即在是年五月不當云
去年若謂此劄四年所上則賊人張海等已於三年
討平不應四年尚有刼掠金鄧諸州字去年事今當
定爲衍文刪去用鼓樂迎賊入縣宴飲此等當入放逸之條
一切置而不問宋時賞罰皆拘守常文故復賊者不
知綱掃地如此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承詔後纔乃
篇首去年二字的屬衍文
再論陳洎等○近日頓易諸路轉運副使上素等曾被
選淮南王倫賊後不會行遣轉運借淮南行事以覽
繆之臣自有此一種議論必須先
謂兩路事勢不同正所以預塞議者之口又洎等

事范富二公救時急務在此然玫眾小人怨謗使不
得久安其位此公爲先事指陳所以啟沃君心者
可謂至矣以仁宗之聖卒不免爲羣小所惑
至盡罷二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
論京西官吏非人○竊見去年五月詔舊制三年考
是年四月公始入諫院建議遣使按察天下官吏則
詔令諸路轉運兼按察使應即在是年五月不當云
去年若謂此劄四年所上則賊人張海等已於三年
討平不應四年尚有刼掠金鄧諸州字去年事今當
定爲衍文刪去用鼓樂迎賊入縣宴飲此等當入放逸之條
一切置而不問宋時賞罰皆拘守常文故復賊者不
知綱掃地如此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承詔後纔乃
篇首去年二字的屬衍文
論光化軍叛兵○畏賊過如畏國法
論美人張氏恩寵○以此勢人枉費之事以
論張子奭恩賞此卷舊註皆慶歷四年所上○只合文割以
官員謂令丞佐兼佐可惜令天下指爲僥倖之人兼爲子奭
計義方周王所謂君子愛人以德公
論包拯不宜爲三司使意亦如此
論葬荊王一行事○不得過外供須當作頓不得民間
科買民間不科可無廣費供應有定數二也不得數外呼索
送葬禁呼索三也並以入已賊論官吏不得過外供頓四也

論更改貢舉事件○當隨場去留而後可　余辛酉歲謂鄭璞尺先生
江於杭州先生會與諸翰林私議貢舉法謂借萬人
爲率首場試經義擇其可取者半先出一榜中者許
入第二場試論及表判又擇其可取者半如前出榜
曉示令入第三場試策至試策時不過二千餘人又
加精擇得百餘人充貢則濫舉者
鮮矣此卽歐公隨場去留之說也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然外人議論未允者　此句當
文亦不足怪之下直接移置後
蓋見云文理乃順　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
此爲正本
清源之論

詳定貢舉條狀○先策論過落　落字未詳　其通體一有司
之習　此句有疑竊謂當從一本祇於其下添一他字
自通體以下連下及字共刪去九字如此較爲
穩順

論蠻賊可招不可殺○其餘時暫鳥散　時暫恐當作暫時
病暑之兵　集作所　病非是　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以上言不
失上下失謀必成大患　此言便行厚賞之非能全活人命多者
其功更大仁者之言

再論蠻賊宜早招降○未有可擊之便也　以上言討擊之非計固
有可招之理　此節推其爲盜之由見諸蠻本有可招之理　其餘指麾可定
此言欲降諸盜須得黃鄧先降　不徒足志而已　此言招之使降必須推恩示信
南方和後患大
爛濕何晏景福殿賦冬不凄寒夏無炎爚此云爛濕謂地氣爽爛而濕熱也　湖南一路
可爲國家之憂　此節覆言攻討之害速令兩府大臣結言決計須早

論水洛城事宜○事體須要兩全　兩全二字一篇要指　此其不便
五也　中三節專爲保全劉滬首末二節則兼寫大將申戚所謂最難處置須要兩全者也　今宜
遣一中使　此下言兩全之術　任卿自行軍法　諭青之辭如此　責汝卒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　集本於此一卷劉子復註慶曆三年當作四年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盡視
宋時
陋弊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如此方使政令所出四
方莫不遵稟不敢稽違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來遷內地來集本作求以下
其失所等語觀之所云內地乃
指亳州非指京西集本非是
文其實異鄉及致
所謂深透人情國體之言唯詔問
子所謂徐徐紾耳鄙意即欲先諭守清此宜動其天
性之良令彼遠來迎養不宜反問其欲否萬一犬豕
無良居然拒父則使繼諤終死異鄉守清長爲天
問一大罪人後雖欲改悔而不能所以處之者
兩失其道矣又詔問集本誤作詔問令從他本
論大理寺斷寃獄不當○本因踰濫踰濫二字未詳其義而敢逼
人以死而字誤法
當作輒
河北轉運此下第十一卷所載四狀第一第三皆
慶歷四年人月後作第二第四狀則五
年所作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凡被選之者
字
常能力主張力下恐
脫爲字問其何路按察之人須令繫
一事乃見所言不爲虛妄若無可指陳
則是密受權要囑託有意沮撓善政矣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臣竊詳
臣寮上言此狀前後分兩半篇前半辨其所言之虛
妄後半言權倖小人不便兩府所行之事
故乘其去後攻之開端處竊詳臣寮上所言二
上半篇提綱蓋因近日進退大臣四句爲後半提
綱
獨於省府等官偏長奔競上句已有獨字集本
偏字又作獨非是此
其欺妄可知也內外官悉用保舉豈獨於省府
等官偏長奔競此節先泛言之
推究姓名必須推究姓名方信其
某人確係端士改節
某人確係徇情妄舉不能指斥姓名即係
欺罔
上聽豈可盡因請託而舉人人曾舉
見不因請託人莫
肯言之爲欺妄
若云其他舉官不請託言者獨不
請罷舉他官故特借保舉他官一事明之此云字雖不明著亦
疏然獨請罷舉轉運等官則其意必當云爾前後四
云字是駁其辭此
繁難要害之地如經理財賦籌畫
任豈於舉官一節獨不如
軍謀等事一皆委
外郡通判等稍堪委任除此勅外亦更別許舉官
何以獨不許
舉轉運等官惟此勅則徒狥私請徒集本作頓挫頓
渾融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爲舉主讓至此猶
者之欺妄徒欲盡改前兩府所行之
事眞可謂瞽者無與乎鐘鼓之音矣乞賜檢會去年
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察其果至百五十人深悟小
人希合而欺妄也此上皆辨其
所言之欺罔維自去年陛下用范
仲淹富弼在兩府此下方爲推原其故蓋
因言者所忌在此兩人皆先檢祖
宗故事范富二公蒙仁宗如此委重終不敢自立一
議必引祖宗故事請人主自擇行之然猶不
免於去後讒慝之口甚
矣爲國任事之難也幸其不在左右此語直訴其
心試問范富

當國時臣寮何以不言即鬼蜮之
往陝西河東在四年六月富往河北
門臨人而黜衛先以樞副撫河北五年正月斥知鄆
州此就富弼出知鄆州一事言之是
讒邪害
政之漸凡於政令更慎改張又襲言政令不宜紛更
說
本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本是集本作本是按作本是蓋
言聖意如此曰亦是則是爲范富二
賢所劾不得不作此語其謬可知
到此云字又
潛害及公請從黜罰以免人言是年公亦
有不便者方與改更雖前聖所行
降知滁州擇其實
方與改更必兼及
此意於理乃足
論劉三嘏事
又命字致誤
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
故行以上三條悉係元降勅命節文又命之命
亦當作云繕寫者因句末一命字致誤
乞賜
詳酌末復特舉元降勅文以堅仁廟
法祖之心杜小人讒慝之口
唐時維州悉怛謀來歸不納致遭夷滅之
論劉三嘏事
慘宋時又有西夏山遇因內附赤族皆由

當日謀國不臧致絕遠人歸化之路終亦無救于外夷之叛逆公恐三啟復罹此禍又因其來歸可盡知敵中虛實使彼不敢肆意南侵其有利於國家甚大故力請納之唐之忤旨憎攜宋之鄰勸皆孔子所謂好信而賊者也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爲辭此劄言納之之利餙不敢來求此言尚屬近情第三條謂彼來無明驗難以爲辭此則捩耳盜鈴之計耳繼彼來索可敗告之曰天子君主華夷不忍一夫失所彼旣向化來歸自當納諸覆燾之內豈宜相明唐太宗責王世充曰四海盡仰皇風惟公獨阻聲教宋太祖詰南唐使臣云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皆偉然王者之言不知宋世中葉以後何至自卑乃爾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此說極盡情理尤應動聽然此事績通鑑不載不知究竟何如當考宋史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爲羣小逆揣中傷善類之術曲折入情令人百讀不厭○臣雖供職在外爲諸賢力洗羣小謫毀之誣爲河北轉運使上感

聖聰者集本無者字非是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集本

讀歐記疑卷四

可下俾存以辨也三字非是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小人有不識之同誣諸賢爲朋黨公偏說他議論不美其有不和之節眞可謂善爲說辭但見其善避權說諸賢避權處皆仁宗所親知也而灼見者尤可謂善於開諭條列大事而行之集作行之施行非是仲淹深練世事一然必知凡百必當作心遲緩自疑集誤作遇字下集本有國家之前四字力思雪恥

銓部

論權貴子弟○其雖通無事故雖疑當作並

翰院

論史館日歷公在史館所上劄狀凡三此狀請令史官隨事紀錄入櫃封鎖歲終宰相親往考核是所修之史俾藏史院也第二劄因進本入內官守空司仍乞付院收藏以備檢討事見後卷所載第三

論使臣差遣原註云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本班見管使臣按宋史職官志武官有橫班諸司使及使臣三等使臣在橫班諸司使之下三班人居使臣之最下其官本不係輕重故濫恩爲最多其餘宮院別無恩例舊制如此入仕之原最爲僥

倖官濫由慶
恁八年始慶郡王以下宅前殿侍云云郎所謂
殿侍等 其餘宮院
是也 所有合轉殿侍云云指郡王宮
殿侍等人密院劄子指
揮謂其餘宮院人等不
得援郡王宮前爲例

論罷修奉先寺等○恣侵欺於官物圖酬奬之功勞本
言公善言小人之情狀此二語幾於皮
面抉眼屠腸使小人肝肺盡露矣 止爲小人圖
利何苦因此輕黷祖宗 是 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
自陷於有過之地
侈揚之以天變句首 既不可止外止外二字集
是字誤當作足 本作及非是乞更
不下太常誠恐一下太常圖利小 並於不急處枉費
人又興浮辭以惑聽及諸皇親
云云彼此相較豈修垂拱殿
火燒居宅何得作此無益之費

論修河第二狀○水令復故道水令當作令水八倍之功三尺
止積二十七尺六尺之方積至
二百一十六尺是爲八倍之功就其下流求其入海

讀歐記疑卷四 五

讀著功人品則無可取安○在先察毀譽之人公之
石碑辭尚恐未爲直筆彈劾
昌朝却本所薦引之路攻之昔
人所謂猶之捕鼠須齩頸是也

論契丹求御容○所遣汎使汎字誤恐當作信蓋因聲
至彼非時遣使至當 而 嚮來宗眞特於好信而字衍
及特於等字皆所未詳 文宗眞
此事當求宋史考正 未可生事而欲
之譏以起戎而結禍生事而欲
四字皆衍

論選皇子疏選立皇儲借公主出降引入語極斐媚有
情後言自古帝王未嘗獨處今至居外無
一人可親居內無一人可親居內
無一人得覩其見依依忠愛至誠

乞寫秘閣書令館職校讎○秘閣有闕者書名件者字
闕 校了 讎當
作讎

乞罷上元放燈○所是 是 現今供擬遊幸所是當
作有

再論水災此狀專重進賢是爲弭災之
雨路宣與河北一例遣使安撫雨漸旱災宜
賑濟賑恤此則
救災之方也○已往 而 當救之弊甚眾將來而可
憂之患無涯雨而字
皆衍 所謂無施不可者公之薦引安
施不可及安石得政惡公異己謂此人在一郡則壞
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竟視爲無一而可是所謂未
乾薦褐之墨已彎射羿之弓者也卽此
一事觀之人以安石爲君子吾不信也

論水入太社○裏外覩當下文又有旁側居民見臣來
去聲讀如句當 覩當知覩當係當時恒語當
監當了當之當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中間說昌朝進用之由作四層詰
詢人主進用大臣摠不出此四端
後言雖斷自聖心亦由左右稱譽之力使仁廟返而
自思則昌朝爲人可知矣時官中有乳母賈氏昌朝
結爲姑母宦官乘間言近日言官奏事多虛
調如賈姑之事全屬造言仁宗曰賈氏實曾薦昌朝
則是實有之事而安石爲昌朝神道碑極致推崇與
公所言罔邪傾險者迥異竊意昌朝頗通經術以講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惜字提綱下分二目前爲拯惜後爲朝廷惜爲拯惜者述涉嫌疑有關名節爲朝廷惜者聖明用諫之功深恐由之而壞末幅洗刷疑似處仍歸到拯一身名節上去憐才愛國之意可謂愴至耳矣如此奏卻四年三月所上前此當爲之感而服也○此書嘉祐四年三月所上前此至和三年再論水災力薦拯清節讜論宜置左右必有裨補此書復責其舉問不深見得不能思義蓋前此拯以小故屏棄遠方則力言其才可濟時宜加峻擢此因拯連逐二賢遂以身代其任則有攘奪之嫌故又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極他職於此見公兼正不偏不但愛惜國體兼爲材臣保全名節故吾謂憐才愛國之心備至○亦勢使之然也亦字下文疊用兩也字相承此句也字可省　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法也　非惟無所利於其間所損不細自涉嫌疑是爲拯惜所損不細是爲朝廷惜　惟此句說得最透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　逐處周匝撫一語偏倚過當爾拯本賢者不可以一眚掩故末幅又特舉其可稱之美行學問不深思慮不熟此二句拯之無心攘奪而招致人言其義舉見公於稠羅人物鉏黎不差足見權變之適全拯之名節此爲拯惜實不欲因拯而壞之此爲朝廷惜

舉丁寶臣○兼聞當時兼集本作牽如恐誤　民差遣後寶臣得復太常博士知諸暨縣或郎因公之奏

乞免舉臺官○只命學士一員獨舉舊制如此今乃令三人共舉改更舊制必疑一人獨舉其中有不足取信者罷黜之可信則一人獨舉足矣不可信則雖衆舉亦未必公有可信有不可信則宜審其不可信者而罷黜之公論事文極善用四路把截　隨衆署名則臣實爲非欲二句

必不能讀此與辭范龍圖辭命書見公自信之果守道之篤不肯絲毫枉己以徇人然只謙言任非其才不足取信並無一語激厲故語氣甚婉

論茶法○以前者而字行之太果者當作此而字大夫而字衍而

未敢由而字疑俱衍　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本有自信之心最善推說人情持議公平意有婉摯足論事文過激訐皆非善導之方也

又志在希合以求公賞歸咎所遣之人說透骨處

救失何遲前半皆陳既往之失此句轉入救失是一篇樞紐處

租錢茶稅向於何處輸納租錢又作何輸納之法茶稅今變何使民被產亡家大商斷絕不行此奏尚未見

指畫明晰處

當兼考宋史

論監收原註嘉祐五年今按明歸有光伯馬政志謂此封轉給事中之後年諸列之嘉祐四年四月至和中公尚未爲羣牧使歸說誤也○此劄所言三事一謂欲改舊制須躬往諸監詳究根源不宜坐而遙度一謂牒須故地及河東京西二路有可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地不宜馬處可行廢罷三謂估馬一司亦應遣官至邊訪求蕃部券馬利害○岐豳涇歸有光引此作涇並誤

舉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文辭爛然議論遠出衆輩蘇軾此數語最盡

議學○其意則一此四說者皆屬可行其始也則教以經義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才識德行必欲錬士能否而命以官則所教非所取所取非所教其事有難行者通篇只於此二句置辨○科目者羅網人材之具非謂羅網必皆聖賢之材也古時選士澤宮射以觀德然使羿逢蒙革雜然並進不能遽知其後日之惡而斥逐之也後世以文辭取士名臣將相多出其中然如柳宗元之黨附匪人王安石之竊亂天下亦何嘗不以文雄一世著明試以功雖唐虞考績亦有黜幽之典必求所取之士有陽無黜雖堯舜有不能也蘇氏有言求金於沙欲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故責金於揚而欲則無擇雖求士之法亦豈待事業有效後欲致精是博取於先清其源於後欲盡去其沙則金亦無得矣故人不遵欲沙待揚便欲盡去其沙則其優劣先此科目取後世欲以德行取人者皆所謂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者也

論均稅○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

重者攤與冒佃戶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意山東濟寧州田數舊止四千餘頃嘉靖中履畝丈量遂多二倍余修濟寧圖記曾著論云田數既增二倍則何不以所增之一倍均減舊田重賦使之改而就輕餘即準此輕賦起科國賦雖增民間反有減賦之樂豈不上下均頗哉讀此知公議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先已及之竊自幸所言非妄

言害曾子固謂戰國游士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公言害者即子固所謂諱其敗蔽其患也朝廷行事所以難者因有此等希意承旨之人此等人之所以不可用者專進偏說惑聽使人主不復知其爲害故雖意欲便民每致歆怨於民

論馬政草地○善惡多少地難多而所生之草不足以供飼秣即謂之惡地善者反是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界至是辨其多少肥瘠是

別其善惡辨地多少正爲欲別其善惡故止須就草地打量不必更去搜括民也　本議欲以

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二語最爲明曉所以欲議廢置者存其宜馬之地爲監其餘則給與民耕何必更向耕地搜括民間養馬利害甚多　讀至此句知後日戶馬保馬諸弊政公蓋早已深知其有害矣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　漸次說入深處得

納約自牖之方　在知其術而已　前段因其時是此段進之以聽言之術乃爲人主開導　皆挾私之說也　以畏人知不畏人知辨別言之

公私尤爲指陳深切雖惡逆喜順者亦當於此憬然有省　常欲保全終始云云於逐諫臣中曲爲原解語語導揚盛德蓋以將順爲匡救絕不作一激烈語語極可爲人臣效忠者法　臣

自立朝耳目所記　此下既前事爲証

罪者　最得將順之方使人主聽此心平　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唯呂誨集本作惟是從誨恐誤　情必無

總莫如用先發制人之術。范休出入所謂以逸待勞。五路出攻。此爲不用是以無成功考史至道二年命諸將進討李繼遷。五路並出。惟范廷召王超與賊遇。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將相爲讒。不重先是李端請由麟府擾其境以時方盛夏且請靜以待之。帝皆不聽。則是爲謀不重延環慶三道出兵或又重其責乃在太宗公獨委諸將相。蓋立言之體宜然。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舊註。郎兵家處女腕見之說。歐公深於將略。不特招輯蕃部宜此。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然卽與西夏議和亦應如此往時失計。總在於急欲議和耳。

又論館閣取士。○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據後文置簿。來九年則此制係嘉祐三年所定。

言青苗錢第一　公所請三事。一請只納原數不取息錢。一請本料未納更不支俵次料。一請先罷提舉等官庶免抑配。青苗意在取息則免息之說自必不行。至後二事於取息中稍爲宛轉。免積壓鞭笞及督促。皆是寬恤之意。

讀歐記疑卷四　三十三

皆是督促抑配。諸攝似屬可行。而亦不依者。蓋意圖網利。惟恐俵散者少。則得息無多。故於後二事之不依。足見當國者口口說言惠民其實專爲罔利。又民間取息三分。謂終此一年每百錢取三十文。利耳。今作兩次俵散。收納而云百錢祇取利二十。則終此一年百錢須納利四十。是更厚於三分之息矣。然劉中並不言及。未知當日作何取利之法。○論者謂指陳青苗淋漓。繼悉。歐不如蘇。區區畫明爽。蘇不如歐。吾謂兩上意堅。不可罔公自庶。而上意堅不可罔。公自庶當日言青苗者幾遍朝列。而忠言讜論所以開導上聽。不能有加於羣議。故並聽不能有加於羣議。故並去爲淨。差役頻併。當作委曲調停之計。所謂害去在行事中設此三端。姑作委曲調停之計。所謂害去其太甚也。前以多乞寬罷不蒙省察。引人後復以悉採羣議追還新制。望君至所陳利害。則謂諸臣業已詳盡不復贅言。其意在救時不屑屑爭長於議論之間。最見忠臣愛國至情。論者不察。其意徒區區較量於文字之末。何異盲人夢囈。

言青苗第二○何名濟闕　前支俵與秋料。此劉但云夏料錢不納。更不言秋料。此劉言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時。則輒夏料錢全納。秋料亦可不給。語更直捷。明爽。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公上此劉。卽從卽此撒青苗錢。當被譴。神宗特子免議。公有謝表。載四六集。

其損不細此言即使勘成定罪於光濬無大傷所謂邊防軍政則甚大

再乞減配銀○配賣謂以銀換錢即前諸州軍錢權云所謂配賣見錢

云在官見不謂錢民間即日難得見錢從民間又無錢此下言俟縣官錢謂時配賣其銀盡可罷配本可盡罷不且欲配賣

一半先請減配只與減得些小價錢謂貶減銀價使知納錢有利以招徠之

都轉運使云云此下又申說所以乞配一半之故

伏緣河東州軍云云此下申說民間難得見銀之故況配賣銀絹云云

如此辦理竊慮臣離河東後云云此下又明即今先乞早降朝旨之故○此狀轉

揩最清必如此

方可謂之辭達

再舉米光濬公於光濬連上三狀見公一意○不易多得一宜

乖謀此以本人材識言之則其當自視州如家其自就土豪一邊發論二字

衍文其守自堅此以本人職分言之就知麟州一邊說○此二節言其戰守皆宜足以捍賊

可使漸自招集委土豪兼可招集蕃漢外能捍賊而戰守應前

不至乖謀內可輯兵以實邊應前招集蕃漢利害百倍也總結前文語脩

而非王吉不可此下特舉一可任之人

乞罷鐵錢○第二條○麟州大錢當二十八萬八千餘貫銅錢大錢謂當十錢故二萬八千足當二十八萬云云澤州大錢凡用六千四百餘貫本得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利當十錢一萬六千餘貫足抵一十六萬餘貫銅錢內用官本六千四百餘貫得利一十五萬三千六百餘貫據此八百八字謂當作六百其利兩倍兩當作三倍下當添有餘二字○第三條○出糶斛斗下文支數則有和糴糙本支錢此係收數當指出糶斛斗入錢與上文賣鹽礬下文賣正倉絲綿銀等一例糴字誤糶際當神際當作祭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此圖似應列前論麟州事宜之後今爲此者蓋緣此圖與後乞免諸州一年支移劄子並進理應屬此讀者因其列在乞罷鐵錢之後疑當移置於前其實非也

不若賣之久任五宜保留累曾乞替可知光濬本非戀職見今所舉寔爲邊防計

論西北事宜○第一條○今以兵屯忻并云云代與岢嵐最近作案

邊寨於邊寨處無故大集兵馬則失持重之體今代藉忻并二州應援岢嵐藉嵐憲二州應援相距各百餘里寇來不患無備而邊寨絕不聲張但令堅壁清野徐救兵之至如此處置極中機宜

論麟州事宜○第一條○或欲廢爲寨名謂廢州作寨何害爲州此辨廢州之失棄易守難攻之天險此辨移近河次之失未見其可總論前二說之非與不減同馬不羈麟州非二年一替此言當減兵之吏所能爲此言招輯蕃漢須久任邊臣未得其要總論後二說之未爲得要

○第二條○以贍二州五寨二當作一州謂麟州五寨謂鎮川建寧

中堅百勝淸寨下文二州五寨二字當作一則似可廢設州多費此先列在乞罷鐵錢之後疑當移置於前其實非也

請耕禁地○就沿邊貴價私糴北界斛斗此一節申說
所以私糴北界斛斗
之故下乃申言四害
乞減樂平縣課額○不得減額以上皆述樂平縣狀辭
實難趁辦課利此下公始代爲請命此
重在諫利無由趁辦
節先言縣狀所說不虛虛令監官殿
降考第此又推出專副等日破比責及監官虛破闕
罰之累見非有司意慢不催實係無由趁辦
之
故
條列文武官材能○共二十五人據後文所列實共二
十七人疑五字誤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事徹朝旨定原本事下註
一疑字竊謂
事乃俟字之
訛當改正
河北奉使奏草此卷所載亦有牒文不
宜槩題奏草說已見前
舉官○李邊有膽勇材或或係武字之訛連上材字
爲句勿連下木字爲句

奏洺州盜賊事○現已殺併散殺併是當時俗語殺併
不妥調胡承澤妄有申奏妄字當作
任去訖賊勢交橫妄稱只有三兩人未獲是爲欺罔
監逐無功便欲却歸本任是爲畏懦公宜奏
劾更替乃不愧按察之職今竟順其所欲牒令却歸
本任則前路不必如此張皇賊勢後亦不必責其妄
奏但速召問云云及宣撫已別差
官可矣此奏前後乖悟未詳何故
乞一面罷差軍士拽磨○磨憔騷子
詳恐誤
蹔罷多日不待行出上件指揮
不至倘差兵士拽磨自
遣如此則雖罷差兵士悉由轉
運主張不至引惹騷兵生事
只作本司一面行
乞不令提刑司點檢賞給○蓋慮張皇却生引惹先推
原詞
子宣頭所以不
得下司之故如此却成引惹多添一提刑司
點檢反成引惹又全
違不下司之意說得
透徹通判就
點檢就下疑脫
一近字

保舉王果○遂閉城門極力爲果表明功績致果不能獨進抑他
所以伸王果奮勇爭先兵士中傷正見果能得士死力爭各完復況未損
不爲無助賊肯投降亦因果能力戰多是叛卒遺棄之物見非王
掠不獨南關卽東關亦破賊圻南關
奪之故非由王果部下軍士破比責及監官虛破闕
無傷中者得還宋時賞罰乖宜往往如此無以勸戒此節重在
全忠勇之士此節重在下叶軍民所貴云云揭明保舉正意
保明張景伯○乞指揮收捉去訖以上皆磁州奏據武安縣申文奏聞
事宜此下乃速上旨本縣官員仰依近降指揮取勘施行公奏
事爲景伯被勘特爲保明射中賊人致其潰散因此云云見景伯
罪而且不但無
有功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丁寧切至如此河朝廷正欲澄汰
不任驅兵扇搖結攜況又遂處驅兵扇
亂時非無事之時罷爲北京部
署此節歷敘承祐劣蹟當河朔多事承前驅兵扇亂言之丁
承前朝廷擇官吏言之奴厮之材蹟言之不忍廢棄略與放
擇官吏言之凡作攻擊文古人每每別開一路使尚得有所藏身豈無閉處可畜養之何必使當
要路尤須擇吏此節從邢州發論
路患捨此見此地尤宜擇人尚勝承祐雖庸材尚
無人勝承祐豈
乞推究李昭亮○卽按察之司是爲虛設令後官吏作
過者無由糾舉淮南按察部飾體量知
才朝廷下提刑司再行
任人之體不可疑謂如此則飾亦慙見
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意亦猶此
乞一面除放欠負○有委實見無抵當者先是天聖編
欠負統須保明申奏本年慶恩赦書又分特與除放
及保明聞奏爲二項分故條陳十一項上請然

十一項中唯此一項恐或尚有抵當故須保明奏除餘項並非侵隱及無從催納者悉準今此敕書先與放

乞放行牛皮膠鰾○全無人戶納到數目本路筋膠全然闕絕應副使用不足京師支撥諸軍急求脩數全不堪用蓋兵器全不堪用以不堪之故便合民間更無

爲皮角筋膠難得之故點明兵器所使官中自園○當

兵器喚醒從前慣慣只是禁得官中絕無禁法過嚴徒

時公私却不闕少出錢收買

價錢○見小利之人必使利盡歸公無絲毫漏洩於

民卒至并其大利而亦失之仁宗朝變法之害大槩

如此豈可二年之內舉河北牛馬全然不倒死出錢而

令人白納此

必不得之數已是下民之苦餓支與價錢已

白納是牛馬既死并其

皮角而亦失之

更令陪錢於官司使用了納

死牛馬者一無所

得反令陪錢送納絕却民間使用不獨死牛馬者被

民人陳告又支賞錢不多此語究竟多贅如此則獻計

擾累愈多矣○相度置場收買前一條雖亦兼及收買客

乃特言收買膠鰾

販然止書牛皮筋角此條

乞展便糴斛斗限○至三月終住便不得展限者以所糴斛斗爲便糴即有人便到及住便諸稱猶之以芻粟牛皮筋角等入中即有中買中賣中市諸稱蓋皆宋時語也○三司主計之臣唯恐邊儲不足則當寬爲之限如何反又作此指揮宋朝諸事因循居官者無以自見所長輒又妄思變法不深計始終利害但取苟事紛更往往有此繆議○又按入中斛斗皆給券以茶荓香藥之價償之便糴則用見錢兼恐賺誤客

乞置御河催綱○並支在京一色見錢沿邊斛斗專藉人向後無由入中公論事文周計預防眞乃無徵不到不止但見一隅

從御河漕運輸邊所以軍儲不闕此論從前却合相義

計置此節言軍儲未充須兼藉漕運不專仰沿邊入中方敢近裏儲積此前修運法見行三說新法地分宋景德中募民入粟於邊給券以江淮茶價償之其厚利悉歸商人天聖初茶價外又益以香藥犀齒謂之三說法景祐康定間又增以鹽利謂之四說然諸說各有利弊○第一條沿邊亦難入中在奉行者之善爲調劑耳○第二條若兩處此請復置推勾見今廣行打造次用新法漸○第三條若字誤文然句鈔價苦相爭相爭謂相去不多苦疑若字不宜複出當定爲衍文刪首已有若字不宜複出當定爲衍文刪

去二法並行未便此言二法並行則沿邊分爲兩爵二法既難並行莫近裏二處必不能兼定

若改爲分爵招徠則解斗無所往解上疑脫則字則而沿邊則當須先修運路云云仍歸到修運路復作而須結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宣令轉運司勘會聞奏劉摅所奏

再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依奏施行先平叙三此二事甚爲不便次說內有兩事不便却且依舊差役兩事中差一事已

猶待轉運勘會定奪依所奏施行三司續奏竟不頃運司勘會其稅賦已經

人戶差役事已難追姑於差役中別分等第第一等差役雖免次等差遣仍想不免

太宗皇帝朝全放三司所奏謂兩地人戶只令輸納稅賦不知稅賦早經全放無可輸

納公此奏專敘三司輸納稅賦一語即是稅賦差徭全不屬中國所管政事一失即土地人民皆非我有

昨來所放只是衙前客司第一等

衆仍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下專論般運官物一事於此四

州支撥無有虛月先言官物只出四州故支撥無虛月官

虛月苦令衙前般運要人差使況本處自有重難般運不前以上槩言四州河水決溢德博二州此下另出一意

見被災二州尤宜存恤不宜復困以重役

乞條制催綱司○元潮御河等催綱謂潮河御河等處○第一條并造㠯年月造下疑脫一成字○第四條帖與綱官㨾稍工㨾係稍字之誤○第五條取到收閇㨾字書無閇字恣當作關報之關○即申擬㨾轄司擬係揣字之訛

乞預聞邊事○陰爲預備朝廷責任之意如此其如朝廷責任之意然而二字亦通猶恐不足懼而必欲密爲經略其字衍否或抹去下副委寄外詳邊鄙之事內不爲朝廷所疑二句提綱

得與聞矣外不聞邊防之事欲移界標南侵侵字絕句下文另爲一句是臣本路本司職事可否應得與議臣竟不得與聞即本司職事不令與聞是內不足爲朝廷取信亦不得與議二句摠束前文凡事不可

讀歐記疑卷四　三十六

不知此節就近日邊隅多事言之尤不可不與聞邊事稍得與聞邊事各州軍申報安撫者須令兼報轉運應前軍城官吏不合申轉運司一事兼令轉運與謀應前起請兵食乞不下轉運司一節少副委任之意一切邊防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不爭於初此有不與之爭一句此四字似可省而不與之爭而字及與之字皆衍

再乞放行皮角○兼河東近已放行甚見其利禁之不可收買又不可只有依舊放行便不可闕絕此二句說盡從前利害不憂不至時時索煩朝省亲字疑誤及不字似可省

論契丹侵地界○乃是引惹朝議謂爭之恐有引惹不知不爭乃是引惹先破往時朝議之失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此言險地不可讓人占據渡易水白飛狐二句揔畫形勢如畫不得其情僞之實也此言我力實足以敵之縱而不爭㨾田未

察虜勢而反懼其不足懼此言當深爲後日之懼實弱勿徒作自前之懼遭掠敵掠當作剋後文遂掠敵掠並同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指元昊謂使元昊以邀中國厚利元昊和議得成則契丹可以居功邀賞遂與中國通好河西至交兵二虜交兵則和議之成乃由元昊自欲求降前此契丹遣使河西不足市恩於中國誅斂山前漢人怨怒況又累經敗衂傷及國內兼致以誅斂結怨漢人虜人亦已怒矣又言欲悅漢人反致虜衆離心所以㨾離叛攻討所以當作所在憂我乘虛而北襲契丹內外多虞正憂我師北襲豈敢有加於我何必懼其不足懼哉彼特爲虛聲以懼我我遂懼而不爭則正墮敵人詭計豈不爲我禍乎人知二虜交攻之爲禍亦知解仇復合之爲我禍乎此臣所謂將來之患也次言二虜復契丹因敗自奮之足爲中國患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合之爲慮大

讀歐記疑卷四　三十七

此臣之所未喻也此卽用人一端見朝廷不以北事爲憂未銷過自怯懼歸重此句見不可不與力爭此自古以爲難也雖質實論事之蕩逸之致

論河北財產○素所任者謂文章言語誠有說也先虛領一句富公經畫之矣邊防事另有賣成此下專論財產不能得其要此言經畫財產必得其要而涉於苛碎而字可省未敢輕議此言鑒前官之失故未敢輕議改更乃暇及乎其他此言審察之後先可改復者實有望於見信而從之也至於事當上請尤望執政者信而從之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爲也此言經畫財產之事專賴朝廷主張皆不得取焉此言山海之產舊例不爲國家之利故字屬下句烈上下二句語意自足不合多此二字而官榷之不許取故此二節申言其故○地官八字疑有錯繆或當抹去地之字亦不成句或以地字屬上讀歐記疑卷四　三十八

地官榷之不許取故此二節申言其故○地官八字疑有錯繆或當抹去地之字亦不成句或以地字屬上下專論地財產不可勝

數平地財產在耕而壞水河災塩池泊淀監牧逃亡皆有害於耕又有限而不取山海平地之產皆入又不足不足資其利用度無常也酒稅之以給無涯之用此近年之弊也上乞銀絹下映疲民又非經久良法奠禪萬一者此則其有可爲所謂可爲者四也俾畢其所爲此下專望執政者之信從

奏事錄

論一長卿爲臺諫所劾先人再爲不偏末又臺諫言事不當之論

辨蔡襄異議先誌文字猶須更辨

書二事作證語斐駾

有情人主何由不惑

獨對語因議者言不進賢又因上問中書進擬之人如何爲分出吏材及館職二事爲上指陳遂極言

讀歐記疑卷四

三館爲輔相養賢之地進用之路不宜太狹處處得納約自牖之方

陳承禮監造衮冕令承禮就少府監監造本出韓宣二公之奏但衝改近降指揮一語微有觸激公謂移局就少府監既合原降指揮仍令承禮監造復與新出內批無礙兩開說故能動聽

內降補僧官○內臣干撓朝政此句重在彼必自張於外云云此等事所必有自以爲朝政可週則其攬權黨附之勢侵亂紀綱後日之禍將有不可言者人主如何不悚然動聽

萬事只由中書云云不令內臣撓政是矣又恐別進讒譖之言使人主疑大臣攬權獨斷須爲絕其後路本傳言公善言小人情狀卽此亦可見之又見公愛君無已之情

又三事○造謗者因甚不及他人小人所忌在此一人卽專就此一人造謗語必兼及他人如僞撰富弼詆謗草及公沙汰內官奏稿當時亦何嘗爲他人別撰僞書英宗終爲流言介意未能釋然公當用此爲解惜不一及則英宗因甚不及他人之惑終未解也○來日當將上將上謂司馬光持奏也二章讀畢謂司馬光容臣等商量所除官

讀歐記疑卷四

濮議

序○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不可以一日爭故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罔也濮議專爲世

未足害其賢爲王珪范鎮司馬光等廻護○按會鞏宜述其事以詔後人後議曰以本親爲世父叔父者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變革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讀此則王范司馬諸賢悉應俯首公獨爲之恕其辭曰出於無情蓋田舉問不深思慮未審冒昧作此無稽之論非故欲與公爲難也且云未足害其賢則此一議偶失豈遂揜其全德公之居心坦曠議論正平如是視柳宗元之傑悍王安石之拗僻挾以他事發於憤恨謂臺官因言他事不行遂矣哉

讀歐記疑卷五　一

議一○其議遂格先說追崇之典尙未施行濮王於上父子也此句提明作獨見父子之名必不容諱　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自此始有皇伯之議所謂無稽之臆論是也果係皇伯則以人主名一從禮伯父亦復何害惟其爲本生之父故不可耳○以上敘異議之所由與臺官共加詳議此節言中書根據禮經及漢朝故事立議然猶不敢自是仍下臺省共議故凡言者一切留中又因太后手書議復中寢燭理至明不爲姑息臺官言他事不可從者多寢不行此數語通篇關鍵所在臺官所以積忿出言蓋在乎此　因奏曰如此則未有上文實無之三字是同列相顧私語此則未有乃向御前奏對之辭曰上當從一本增奏字集本脫去非是事多乖繆不可施行此數語又申釋臺官所言所以多寢不行之故多類此舉一事爲証見臺官所言不行非由中書壅聽人主拒諫　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　窃謂此言亦未爲過事雖不行必明示以是非所在不特臺官有警天下皆曉然知人主能

納之權衡若但慶閣不行何以服眾心官建議行止悉令部臣議覆蓋即報臺之意有戲而渺之者者字從一本增集本脫去非是○按宰相進退百官臺官不曉事即應別選諦練者爲之豈容盤居此位日以狂繆之言瀆聽情又不敢顯斥其繆致令外人傳笑稱御史臺爲進呈院以此相目不特御史無顏於國體亦不能無損然竇中書批劄有以致之昭文公亦有不得辭其責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已臺官欲以一去沽名又因濮議未有過失於是但乞早行皇伯之議恣其醜詆先出怨言後至公忿戾繼益愧詆詆皆而字省皆鉗口畏禍欲以羽翼公議然亦所謂鉗口畏禍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而但云可省也中書亦不更議中書所草事目若當時即日行下而但云可省後來無數口舌又因上欲先白太后議復中閣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三字皆非中書本意太后手書所許稱皇伯而省亦非中書本意太后皆非上與中書初議遂更無異論下詔後人情遂已帖然惜此詔不早下耳惟建皇伯之議者此等人公所謂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者也既決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誚等悖慢上猶曲意含容如此一付大臣與有司而惟與禮是從爾而字可省自是中書執議并不稱皇伯之議亦非詔旨如此豈欲過當追崇也此節爲英宗辨皆未嘗議及也此節兼爲中書辨使我輩遮羞亦不至決去吐出本心豈專爲濮議耶朝廷非有過舉逐臺官非上本意誨等亦非專爲濮議此節連用三豈字總束前文況誣君以惡而買虛名哉揚是揚之惡誣則無惡而指爲有惡矣臣等之罪也說出所以作此一議之故

議二○豈有此心此二節先辨詔書權攝一權字下見琦請降手書也書雖欲不奉行下有雖字則語首而字可知其爲衍文今宜刪去以此知上意不主也此節次英宗辨

繼者父母之稱也此節極言稱親之合經義又發奉明圖者何也此問雖論濮事隱然見濮王不宜立圖廟蓋其時臺官呂誨等固以稱親立廟皆不合經義可以爲萬世法也此言濮園與奉明園不同豈有兩統貳父之說乎此言漢儒兩是可謂不知輕重者也此即引魏明帝之詔以議之皆是

之稱父以明所生父之不可稱父是不可改也此引見父母之名必不可改使臣以此得罪則固無慚而不悔也此十四字與本議無關當刪去歐文往往禮官議繹服所生父服所生禮官不諱往多此剩語

言父不改稱伯父愈見濮王稱伯之非且兩議者亦恐無辭以答○此節誣據確鑿尤足塞議者之口而當時之人猶欲堅持皇伯無稽之議此真難與口舌辨也又豈因議服而言乎此言父之名不可改而言當試論之此下一節見五代史晉出帝家人傳論公爲濮議時特引此文爲証故曰嘗試論之謂舊文倂相王服所生禮官不諱伯父之非且兩議者亦恐無辭以答○此節証據確鑿尤足塞議者之口而當時之人猶欲堅持皇伯無稽之議此真難與口舌辨也又豈因議服而言乎此言父之名不可改而言當試論之此下一節見五代史晉出帝家人傳論公爲濮議時特引此文爲証故曰嘗試論之謂舊文倂相王服所生禮官不諱

讀歐記疑卷五

嘗著此論○案公五代史自景祐初屬稿至寶元中編猶已就蓋在慶歷三年上朋黨論之前四年治平二年論濮王典禮之前二十七年而唐六臣傳之論朋黨晉家人傳之論爲人後言言痛切如是豈逆知後日有此二事哉故爲張大其辭乎蓋其平生學力如是故載之空言皆可見諸行事當日濮議之興公持論有素臺官至斥公爲奸邪之臣豈知公持論之于三十年前者固已至精至熟乎

眞絕其天性歟忍下集本脫仁宗先告于天下矣節此言稱父正合仁宗之意使上之待濮王也云云答語此意自在下文預及自使上至過乎三十字皆宜刪去則能忍而爲此言也此言恭愛之不施則視其父不行路若也了不相關也結言稱親立廟無干正統

奏慈壽宮劄子○並無典故須今倂合于義難通今按此係律令二字誤文須今二字舊連下文奏乞爲句子云國朝現行典禮及律令爲後卷公自進劄亦同五服圖與此文所云律令正同

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何等光明磊落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前據禮經辨明眾說此節之故是本生嫡母也反爲又申說禮經所以然之故

義服服之由輕加重者謂之義服乃是依禮輕作降是亦服之義服爲本生母齊衰期爲從祖父則濮王夫人爲從祖母於禮當服小功小功而服齊衰期由輕加重不謂之義服而何公所以有禮制乖違之歎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上云子爲父母雖降然名其爲母不以從祖母之小功爲服是雖降亦正服也若名之爲從祖母則正服反爲義服矣此一節轉折太多義服正服讀者或未能曉解故特爲疏明其意如此正名號爾一篇主意在此

一句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公意但欲據禮以正名號劉中所言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及一切可以義斷獨其父母之名不諱不可易義指炳然如青天白日奴隸皆見其清明而當日諸臣牽其私見不但違經畔聖并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一切棄而不用眞可謂非常異義矣評是文者乃以據經辨論亦自精密目之竟不言歎是歎非其識更陋於當時

讀歐記疑卷五 六

讀禮諸人矣再以曾子固所引王肅喪記崔凱喪服駁王坦之喪服議諸篇證之公至論也○王安石得政持人主使必行己意則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公爲濮議當時議禮諸臣無一不與公爲難公請明詔中外使曉然知朝廷無意追崇之議未嘗謂人言不足恤也王奉引天變不足畏也平心易氣但求折衷於禮之至當無一語偏執己見啟人主剛愎自用之私到其議論完備氣象從容尤足規公素養之厚諸大家文集皆有所指然觀其議論之來歷有以召之曾子固氣息近之如公族講宮諸議皆當時議禮巨筆一焉詳其與安石書謂謗言之辭其如此也如和氣之扇物祖覽溫然可愛之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如和氣之扇物祖覽溫然可愛之當日臺官率其私意猥欲強迫人主以必從公衆經文所以不朽於後世者非徒以其言語之工而已也○公爲濮議舉朝悉與公爲難使他人處此必不但學識精到其議論之正服齊衰期謂之正服齊衰不以見承大宗者可沒經文所云父母是當日駁斥臺官之大根據爲人後者爲之子須知初不出於經典質諸禮則不然前節據經立辨義已甚明此言而以子夏傳丧服之言斬之故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上妻

說出正意
理方員定
晉問因當時議者以漢哀樞稱考爲不足法○纂逆賊
晉問特舉晉出帝之稱皇伯者一人以折之○纂逆賊
亂之世世集本作始誤以耶律德光則爲祖以其所生父則
臣而名之一經說破眞
乃不値一笑
歸田錄
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宲用佛語迎合上意雖類俳優
然其言不拜則是前世諸臣自孔子師表萬世以外雖有殊勳盛德天子皆未嘗下拜
安有以合宇神靈之主轍向西土遠裔之鬼屈膝者
程正叔有言但具人形不宜有慢
竊謂行幸所至但鞠躬肅揖可矣
糞墼墼音吉廣韻云未燒磚坯也今吳人以炭屑
作團曝乾出售謂之炭墼亦取象塼坯
不過三遍者無怪矣或疑巡
言不實蓋由所見之不廣
誦法華經七日不遺一字七日熟之經一年不熟之經竟以
然則頃巡所謂讀

臣已告得侍中宅嫺婆三次封還仍又降出則爲太后
者竟可不由門下直付本人可
矣何必多此尸位苟祿之人爲利用者力辭而去乃
爲不寮厥職仍復倔傀依從適足以滋讒慝之口耳
諺云木朽而蛀生之小人妒害忠良雖非智慮
所能防然亦利用自有以召之不可不戒也
去其巾帶困辱久之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果
不死則當開陳善道使自知悔悟及其罪在不赦但當問法何如若罪
用之戒厲崇勳未免過嚴而惡宜乃得曲成之道利
使小人銜恨不解
也
楊文公作表云德邁九皇其門人進曰未審何時得賣

阿保機一云阿布機一阿保謹保字襖字收之卽成保謹字
初出之聲爲布以母字收之卽成保謹字
以保謹爲布機取初出之聲今國書包衣字讀
者祇讀包字爲博字之平聲亦取初出之聲公
南人不審北地語音故有此疑其寔三說皆不誤也

生菜因四字音近得
賣韭黃之故

團茶八餅重一斤小團二十餅重一斤計團茶每餅重
一斤二兩小團茶止
重人錢南郊致齋四人共分一餅則
人得二錢之茶耳其貴重乃至如此
錢思公坐卧上厠不釋卷宋公垂走厠必挾書歐公自
謂作文多在馬上枕上厠上古人篤志勸學蓋加
此後生所當法
中書樞密院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兩府自相往來
亦然可知劄子亦不專指奏牘自上行下及平等往
來皆用之表則專用奏事狀則自下申上亦用
之
婚禮坐鞍今世新婦入門俗有坐鞍踏饋二事踏饋不
知起於何時據劉岳書儀則坐鞍一事自五
代時已有之然五代時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爲之合
髻則在壻往婦家親迎時宋時則以兩椅相背置一
馬鞍反令婿坐其上謂之上高坐女家遣人三請而
後下則又在婿家親迎之前今世但空設一鞍新
婦入門北向坐以鞍置足下便謂之坐鞍同一
鞍而自五代及今凡三變然皆不知其何說也

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以七十七爲省陌
時市井用錢有此語
學者亦不可不知
集古錄跋尾集本及眞蹟時有異同今擇
其善者從之以省重複又考鄒嶧山刻
后跋尾照宲元作公云集錄成書
後八年則集錄之成當在嘉祐五年
古敦銘○嘉祐中原父出爲承奉軍路安撫使按原父
知制誥七年原父以至和三年九月卽
改元嘉祐又云居永興歲餘八年八月召還則出撫
永興當在七年春夏此銘必公嘉祐七年所得在作
錄目敘之後二年故下云敘已刻石始得斯銘公於
五年作敘
說已見前
毛伯敦銘敦音對盛
黍稷器○篆文赤芾同晃據釋文晃下
脫一齊字
龔伯彝銘○釋文龔伯尊彝薛尚功釋云龔伯與鄘同烹
鄘上帝鬼神
也史封禪書烹
鄘終鄘始按釋文以鄘爲令而此句第四字
篆文直書作令又不可以云令令

故妄書爲令始然以令爲
釋文令終令命蓋古以口出令謂之命令特命之省
口者
耳

韓城鼎銘○原父所爲今文萬年無疆下脫用享二字楊南仲所爲
今文用漸註云疑所字讀爲斯按所係旂字之譌

商雒鼎銘○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古書四字或作三故君謨有十四月之疑曾子固則謂古字如亦作弈人作入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等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不可不知今流俗本將鼎銘三字直書作四則無以致學者之推求而其本字益不可復得故繕寫舊文疑即傳疑切忌以意改字

古器銘○顧考工記陶人爲中設銅筆字書筑筆所以摩筵底音閭

句中正句姓也○竇盉盉音禾調味器

敦匜銘匜即古盥字此文首言古器所以多得之故次言古人爲處之違次言物之靡時有時踐踏毀

小文語語精貼而意常有餘於言外讀之使人感諷無已

張仲器銘○薛尚功釋文毓字書無毓字疑與琉同糦早取疑也音捉義與

德同

公跋云其銘文五十有一按銘文多複出之字集本所載及薛尚功所編刪其敘議皆然但後此字形稍有互易耳然總計篆文字數皆六十有七公云五十有一者蓋除去複出之字言之

后鼓文○然其可疑者三余謂前一疑正可藉後二疑爲解后鼓之可疑者三下文悉舉可疑止有三事四字蓋衍文耳又按公謂蓋惟不道於漢人不錄於隋志則知唐以前此碑未見人世故得獨完若漢桓靈時碑近在耳目之前時有摹搨敲捶之害則未及千載磨滅者十已八九矣因鼓文完好益知隋以前其人世所物色則後二疑亦可釋也文細理豈得

存云云公所疑三事似皆不足爲異即以韓公及公相距年歲計之韓去周宣千七百歲然其時

所得紙本秦篆無論已去韓二百歲
可知古物以遠人而得完近人而遠壞石鼓文細刻
漢得鼎千七百年之久蓋有幽也

秦度量銘○魏張顏之推所得稱權銘魏張亦見始皇本紀素隱

秦紀巫咸神文○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
而秦救之據秦本紀楚平王來求女爲哀公十一年吳伐楚而秦救之在哀公三十一年皆非昭王時事此昭王蓋指楚之昭王上文於秦字句絕昭上當添一王字乃明舊讀娶婦於秦昭王爲一句時吳伐楚又爲一句非是

秦泰山刻石○小篆之法出於李斯小篆集衆作篆字李斯所創者小篆非是篆法不始於
篇今從一本改正

前漢谷口鍘甬銘○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據此則古量以三斗爲石舊讀班固食貨志云宜帝時穀至石五錢以二錢一米計之實得米一斗五升耳以五錢糴米一斗

五升雖出常價之外猶或爲豐歲所宜有若竟編至五斗之米則可逆料其必無矣然則公之集錄古文於古書中罕解之義必無小補云

後漢樊毅修華嶽廟碑○太守生稱諱者何哉生名死稱諱其非古不足法宜乎畫人知之顧有是語便謂可以義之誌愚不審婦奉舅姑劉題及婦人若爲例此與生不與死云云後人據其不典或乃反疑唐世刻題及婦人者爲例生而稱諱輒援漢碑孫琮樊毅爲例者妄矣學者原當

戒也

無極山神廟碑○即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文上
龍山請雨及山神使高傳言請指三公山三公山本與封龍靈山同沾法食惟無極出因山神傳言共興雲雨之語遂特來爲請法食下文各以一白羊賽即謂分論龍靈及無極二山也

出錢數但列碑陰此更關著

脾文若竟權爲盛美之事一何陋歟蓋漢時錢貴史
稱朱提銀八兩直錢一千五百八十他銀八兩直一
千二十錢足抵他銀一十六兩故他碑雖一二
百錢亦載之蓋二百錢已足抵銀一兩有餘也

脩孔子廟器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近代文人好訓
所習見之字蓋皆
霜靈皇極類也

後漢碑陰題名第三首○左鄉有秩集丞有秩
陽侯長馮翊屬縣考後漢郡國志諸縣以陽名者
池陽外尚有雲陽頻陽郃陽夏陽諸縣未知應作何
字又前碑有濟南東郡等字疑爲孔子廟碑後碑列
馮翊諸縣疑
是華嶽碑

析里橋郙閣頌○遭遇隤納納係繩
字之譌李君諱會析里橋
郙閣漢

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曾子固云翕字
殘缺不可辨得歐公集古錄跋尾以爲李會余亦意
其然及得西狹頌始知其爲李翕也歐公於學博矣
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
則古之人所以
闕疑其可忽歟即使求隱
闕之嶓潔鄭降楚醳之嶓潔當作淖蔡裹題韓
城鼎銘言古篆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
之所欲淖字從水今從山旁係卓字今作朝此於本
字多爲省皆所謂
惟其意之所欲也後卷熊君碑書顯作顯題有之是
即漚菊之昷書漚作漥即
熊碑書顯作顯之例也
徙朝陽之平慘慘當作燥
可見古書彙字多作參火
旁作心則由剏剛之訛
減西口口高閣上疑
字翕以郡之西狹閣道危難阻峻數有顛覆之害乃
鐫燒大石改高即平見曾子固西狹頌跋尾西狹即
閣二道皆翕所爲西狹又在郙閣之前一年故此頌
并及之○以上據郙人所定釋散關之淖徙朝陽
之平燥減西狹之高閣就安南之石道
四句文理從順聲韻復諧一無可疑矣假借不同爾
時俚語如此

婚禮作漥燒作慘
皆因假借失眞

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因其裔孫再立碑丈并記世序并
論非公
不能
發此一篇感慨之文小題作此巨

殘碑陰○姓名完者九人此碑陰所題九人皆是字非
佰姓
字

北海賢君銘○蓋與遽同時人遽紹封在安帝永初中
北海相卒順帝漢安二
年銘辭有不永慶壽之語則其卒必非強丈之年若
永初末年歲在癸丑今倒謂遽以末年紹封下距漢
安二年癸未首尾
亦三十一年矣

張平子墓銘○昔人爲二本者不爲無意宋此下別本
中有徐方國者即得二十一字云是銘最後文疑球
所得南陽石之半亡者即敘述最有次第集本云墝
徐方同所記二十一字適趙球所得南陽石之亡者
突人徐方同三字令人莫識其由來不及別本遠甚

張休方去彼取
既殊不可解

司隸從事碑此碑因鞫北軍中侯碑義其兄弟
與此碑相考正想見古人以世家爲重而
類今人之苟簡讀書須解處
有感悟方爲不虛讀此書

孑儒裒先生碑後跋乾德縣圖經作翟先生公疑不能決
原叔復書
云留郎

郭先生碑○寬舒如舒好施如讀作而古字而如通用

桂陽太守周君碑後本○名憬後曾子固從得模本據
材得模本之村言曲江
縣圖經云名昞然歐公親見劉仲章所
傳模本作暐則圖經之言恐不足據

郎中王君碑○金石何異乎瓦礫公嶧山亭記發
明此義最悉

朱龜碑○將事去官莫曉其義將事恐遭父母喪歸鄧
書蓋鄙人
時俚語如此

本黃門譙君碑於其卒歲諸官者十二人封侯見孟守
靜遠悔之可佳又於立碑稱頌見當時
官官之盛如此縛隙畢
照可謂觀書眼如月　說詳攗闕頌所
能君碑○從昌而轉爲累　書濕字作濕
命鄉侯季子碑○不知爲誰也思王荆之第幾子也疑誰
也二字是原文後改爲思王荆之第幾子而繕書者
仍畱原文致成此誤韓集順宗實錄多類此今當減
去誰也
二字
天祿辟邪字○疑黨錮傳轉寫宋爲宗爾此固宋均傳
宋豈安衆當漢時有宋宗二族疑資當作
資安衆當漢時有宋宗二族此因蜀志有宗預又
族不敢決　疑安蜀實有宋宗二
其是非
魏受禪碑○延康元年十月乙卯以後文十七日己未
是月之朔　乙卯爲十三日
爲癸卯　是月丙午註云集本作寅按作寅是丙寅
是月二十四日若作丙午則

讀歐記疑卷五

爲月之四日豈張憐舉壓綬反在順帝未還位之前
九日乎又癸酉爲十一月之朔丙午前於癸酉二十
七日後於癸酉三十二日總不能與朔日癸酉得月
上文十一月一日之爲衍文此文丙寅作丙午下文
癸酉不別書十一月
皆爲誤文可識矣

鍾繇表眞蹟○是閏十月矣先定表中所書
閏月爲閏十月由是此表
可疑爲非眞蹟十月攗傳未報據
安得先上賀表

又別本○後末書出征口口口履險冒寒之以待
安得有　爲孫權兵斬於口沮沮上恐脫
三字　一臨字

魏賈逵碑○員要殺我賢君註云員集本作若按作若
則要字讀去聲作負則要
字當讀
平聲

鄧艾碑據歐文云郎魏鄧艾碑也艾當爲窅州云云又
云艾乂二名不同則疑此題及凡碑文所書鄧
艾皆當作乂字列本悉從魏志作艾則歐
中艾乂不同艾乂通用等語皆不可曉矣

又永興縣興和二年置後十年孝靜帝位於
齊公謂其字書似東魏北齊人書其言蓋非唐度

隋老子廟碑○唐人字皆不俗此從眞蹟注云唐人二
唐人題名凡九字按提明碑後所書措辭最有次第
與張平子墓銘跋尾提明碑作遂
云同一筆法刊本於此兩篇並爲
眞蹟所誤足知眞蹟殊未足憑

龍藏字碑○君作佳○齊開府君儀右係右長兼行參軍前卷潮
銘云長兼中書侍郎謝曉撰公謂長兼者當時兼官
之稱南北史多有此名如唐撿校官之類此長兼亦
與同義

太平寺碑○第不忍棄其君闕君係書
字之誤

韓擒虎碑○惟其在齊圖按隋書擒虎傳父雄已仕後
周無緣擒虎又別仕北齊又
擒虎傳云周太祖見而異之後以軍功拜都督是擒
虎始仕卽在後周未嘗仕齊此齊字恐卽周字誤文

讀歐記疑卷五　五十五

傳皆無之此史書所闕傳爲利州此史書之誤

此史家之妄○按擒虎傳云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
甚盛問之則曰我來迎王又一人疾驅至擒家自
言我來謁王左右問何王答曰闍羅王

陳茂碑是碑考正隋書闕繆與韓擒虎碑同

鉗耳君清德頌王氏子孫有姓雖異而實出王子晉之
後者若夷姓有鉗耳及乙速孤皆太原王氏之別也至春秋時王子
則雖同出姬姓又與子晉異派至秦時六國亡滅其
後裔或稱王子或稱王孫皆姓王氏然不盡出姬姓
如王莽爲田齊之後是也又宋朝匡氏避太祖太宗
諱去匚留王則姓雖同而本原異出唐初王世充西
域人其祖曰支頹耨穆宗朝鎮州節度王廷湊
阿布思之族及宋末完顏氏入夏因完顏氏改
王氏此三族並係番族皆非太原之後也

唐顏師古等慈寺碑○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之佛
言所以能惑文章之士者蓋在乎
此觀楞嚴經可見此語特爲說透

隋郡茂碑此首當從眞蹟前載○開遂書卽下文
集本一觸可刪去隋書二字之
襯出者而又誤開作遂
耳今當減去此二字

唐顯額碑此首當從集本○而百藥書頴父於書世次
唐爲大理卿隋唐之時屢定律令蓋法吏也集本頴作
下有此十九字眞蹟無

皇甫忠碑○當時臺省文字如此可愛公言文字可愛
蓋指好人堪用
緜國共須等句

孔顯達碑○其國修隋書其當作共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
遂此與孫叔敖名饒皆集錄
古碑得之足見集古之有益

薛稷書○君謨以爲不類信矣此敘簜褒於書盡好而不
知者也此節評論書之爲物尤難識此下皆推及書皆梅聖俞作

八都壇實錄○封龍之類有八其八七山不見其名七上
八字衍○按七山可考者二一曰三公山一曰無極山見前第一卷無極山神廟碑漢光和中有碑今亡按無極山神廟碑光和四年所立已入集錄而公云今亡者蓋無極山碑在元氏舊同時又於鎮州立封
龍山碑今不見矣

魏載墓誌銘○屬維揚說道集本如此眞蹟維作惟恐非而家譜史官不錄眞蹟云家譜不錄史官不書

薛仁貴碑○公諱禮字仁貴公謂名禮字仁貴疑後世文士或其子孫爲增之按唐初名將如尉遲敬德秦叔寶皆以字行唐書仁貴傳不云名禮猶史記孫叔敖傳不言名饒則以碑爲信行遂不復追記其名爾公於叔敖於仁貴名禮則疑爲後人所增未免有榮古虐今之蔽至楚玉碑但云父仁貴則李百藥撰郎顗碑於其父字而不名即其例也如果仁貴是名則當書諱未有爲人子作文直斥其父名者楚玉碑益可知仁貴之爲字而非名也

讀歐記疑卷五 十七

流杯亭侍宴詩此文當從眞蹟後載集本可刪○武氏亂唐此下特發議論然余今又錄之方訝長源又自笑其與彼同癖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
逼出此句見集錄之本意是以君子患乎多愛隨又舉此示戒令閱者勿溺於所愛

司州寺大脚跡○偉覽者知無佛之世云云處卻用讖
議結處尤有感慨今當慰文士不能有所發明足以警悟來學如此乃不愧爲垂世立教之文

華陽頌○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先分出
生二義爲自來關老佛者所未及至訖到死不可苟免生不可苟得尤足補醒舉世昏迷卓識偉論足繼
昌黎不當以小文目之然由當作猶

所謂使其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是也方溺於此而又蔡於彼不論是能無溺於此者即不容復慕於彼世之身都
高位而顧崇信二氏之法者亦可謂大愚矣

有道先生葉公碑君諱論北海書以葉有道碑爲最然今世但知有嶽麓雲麾二碑此碑鮮

未之見論者亦無一語及之何也

張嘉正碑○蔡有鄰立書撰文之先故須立而書之書貴懸腕凡作書時或不懸立書則無不懸之腕矣按李絳論事集按字從集本增眞蹟脫去是

郭知運碑銘此文異同處○而亦或有之而當作亦當悉從集本○可謂爲信者矣爲當作謂能以禍福怖
御史臺精舍記○小人以禍福怖小人倘非佛氏精言特其粗迹耳然於佛而不能禁其爲惡則佛之說於世教乃以遑之篤信
者果能怖小人猶少有補於世者乎況其所用之而猶必崇奉其說何哉

華嶽題名○此文前半從集本○五百十一人眞蹟無後半參用眞蹟又
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四字按昌黎集後附石刻題名註引此文實有此四字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眞蹟無歲在二字作午按明皇以先天

二年癸丑十二月改元開元至丙子歲爲二十四年又下文稱其大赦考唐史實係二十三年則當云乙丑
亥自開元乙亥至清泰乙未乃足二百一年之數若云丙子則僅得二百年矣然乙亥丙子相去止一年
眞蹟作丙午則爲代宗大曆元年相去三十一年其評語顯然刊本舍此從彼尤爲非是豹耕

編田眞蹟編字歲在乙未眞蹟無歲是歲后敬瑤以太
原反按敬瑤之反在清泰三年通鑑列之五月公鷹廢帝紀事列之三月是歲清泰三年五月後漢將屯忻州廢帝猶遣使賜軍士衣糗未反也晉高祖入立蓋五代極亂之時也立蓋二字集本作自入原按前云以太原反不須複出且不言入立則敬瑭之入也何爲又此與上文有唐極盛句相對獨五千仞之山后
蓋字亦必不可少今悉從眞蹟

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按明皇既書道德經按前
集本五作有字爲下文京樣句埋根眞蹟猶名別見於武惠王妃

碑眞蹟脫去判去非是

眞珂碑○俾皆信蕭故僧尼得享豐饒故下七字從集本增爾徒高談清淨此憲公爲登眞宮衛書閣記嘗發之又此句從眞蹟集本爾徒二字作嘗老於非是安公美政頌比文當從眞蹟集本增減處皆不及也

郎官石記張顛醉字見于世者唯此曾子固評此書云精勁處重出於自然加勇容周旋中禮非强爲者

開元聖像碑○追其偃倦於雲表其偃當作眞偃

美原夫子廟碑○亦烏有定去滋耶眞蹟無定字今從集本增去係法字之誤

開元金籙齋頌○實爲包書也爲當作衛

千祿字樣模本○辨正僞繆爲當作譌藏之尤精足爲賈

讀歐記疑卷五

尤當作猶

歐陽琟碑○堅石口子質按譜云兄子此文上脫一兄字自景遠始

南僊譜云景達質之七世孫徇約之千顏公以爲紀子據譜紀子爲訥約爲紀弟徇則之從弟也咸亨上元皆高宗年號

顏魯公書殘碑○二子頴頴好爲五言詩上頴字從水下二頴字從火今刊本槩從水非是

顏魯公帖○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集本無此十三字當從眞蹟其下無後字今按此非眞蹟其後印文眞蹟其下無後字今按此非魯公印文當從集本增後字

侯喜復黃陂記○喜文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按文粹載喜德宗時人餘詳喜文一首公獨何以未見

柳宗元殷舟和尚碑○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按子厚送僧浩初序言儒者韓退之嘗病余嗜俳圖言皆余與浮圖游近

隴西李生聰自東都來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然則退之之爲言不從而不之絕蓋與公踐鍾山林下集序所謂數籍浸衆叛己而不絕者同意然此跋云不欲有所毀毀以避爭名之嫌且曰羣不言後世當自知之此數言者亦爲深知韓子之心

彌陁和尚碑○柳眞韓門之罪人也當順宗在位時韓柳乃甘爲之鷹犬至陽山之謫韓亦不能無疑于柳然則公以柳爲韓門罪人誠不爲過豈獨一罔佛一佞佛爲所學之有異也哉

元稹脩桐柏宮碑○古者刻石爲碑謂之碑銘碑文爲碑當作爲文若云爲碑則當云刻石且亦不可以謂之碑銘之碑文　題云脩桐當云舊石不可以謂之脩桐柏宮甚無謂也桐柏宮者卽首卷延熹六年桐柏廟公所謂淮瀆廟也廟中固有舊牲之碑然當云重修桐柏宮碑記否或直書桐柏宮碑亦可今云脩桐柏宮碑則似以碑自目其文公所爲斷斷不可也然前卷光和二年有脩西嶽廟復民賦碑延熹十年有堯祠祈雨碑元嘉初有魯相置孔子廟碑未必皆原碑題意公集錄既廣自爲標目以別異子他碑云爾然以是文跋語推之恐亦不爲無失

于夫人神道碑○司馬遷儒之外八流此等句獻公病其猶拖字可謂確評可封之後不大顯夐後甚盛姚崇死遭戒其子曰昔周齊分據天下周毀經像修甲兵齊崇塔廟弛政刑一朝合戰齊滅周興事佛求福乃更得禍蓋自昔數之不獨昌黎有佛骨之諫也

昭懿公主碑○諱昇平公主此下闕有字昇平公主五字非是

李光進碑○其一光弼之兄弟也兄字衍文

平泉草木記○其利害不能誘利上其字衍文

懷暉碑碑儒者張爾岐作釋迦院記純用佛書中語後應至裸國而遂祖露以入阿其好者或至憤起而代爲爭今觀令狐楚爲懷暉碑用泥洹荼毗等語爲歐陽子所大非則卽言

讀歐記疑卷五

知此則士之徼譽後世者惟有反己自修耳韓子之得一善則眞膺弗失而已

謝仙火○何仙姑唐貞元中果州女子謝自然白晝飛昇事見唐逸史宋景文筆記及宋景濂中興禪林寶訓皆載之宋景濂云都梁山人幕羊嬴瘦與衰媼無殊事迹亦無有異則其術已及身而敗而今世舉奉爲眞仙雖婦人孺子皆知其名同屬異端其爲妖態所惑近世亦無有能道其事者宋景濂不信其爲眞仙雖世所盛稱與否亦復有奉有不奉何哉

張龍公碑○公與九子俱復爲龍俗言龍生九子其原始出於此

書簡

與韓忠獻王摽公卒在魏公之前不應生時預稱其謚蓋編書者追爲之目云爾後篇與富文忠同○慶歷二年時韓公爲陝西亦同○慶歷五年時公謫滁州居滁州故有地僻事簡之語先是韓公論杜衍富弼等不宜罷斥不報遂力求補外出知揚州○慶歷八年時公徙知揚州蓋承魏公之後故有邊鄙道政之語○皇祐元年時公自揚移潁

未有遷陟等語蓋○皇祐二年時公以龍圖閣學士留守陶京
陳方經畧陝西○皇祐四年時公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元年時公韓國之弟以葬誌見屬及公除服富公先已爲誌故復請公爲碑文○嘉祐三年○口疑愚拙口有以竭其思慮效萬一謂上當增一禁字有上當增一宜字句末之字當一置碑字上不敢以一言而讒閒三美讓當作攘下云不敢○治平元年表啓累上云詳此數言似韓公因與朝議不諧力求去位故公以勉屈高誼留之考績通鑑三年正月琦嘗求去又是年三月改元至和據前後標年之例當云至和元年不當云皇祐六年是年五月公已服闋矣

讀歐記疑卷五　壹

及歲履之勞等語不知何指○治平四年遂解機政是年夏四月琦不押文德殿朝班爲歲所閉門待罪秋九月曾公亮力薦王安石覲以間琦琦求去益力遂出判相州過於周公遠矣光一年春琦求去學士范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爲辭帝不悅出鎮知陳州史臣以爲公實擠之謂公待琦是以臣子待陛下余嘗力辨其誣今觀此札公亦以周公待琦則前言然而朝廷慮而當作爲孤危爲史臣誣罔益可知矣

失恃時公先于五月至亳尋奉拙記謂晝錦堂記某藏拙于此時知亳州○熙甯元年東州難得酒公于是年八月改知青州○熙甯二年惟壽近潁是冬公乞壽州便私不允○熙甯三年歲蔡州以九月至蔡○日生新事謂安石所行新法○熙甯四年旦暮未去閒公以是年六月致仕此簡新春所作故云未去與富文忠公（天聖明道間思欲力行者謂事向阨當

作○嘉祐元年按是年九月始改元嘉祐諸七年公以六年閏八月參知政事故云承乏東府慰已半藏崇於三月晦晏駕四月朔英宗即位故曰嗣有大赦○屬辭新命是歲五月以使此簡有秋涼之語知爾屬辭至七月尚未敢拜命也○治平二年是秋弼以解政遂以使相出判汝州簡云大旆當西謂之汝也

與晏元獻公○皇祐六年六年恐當作五年四年三月丁母憂不應至六年孟春始赴告晏公亦不應遲至是年來弔慰又是年三月改元至和據前後標年之例當云至和元年不當云皇祐六年是年五月公已服闋矣

與杜正獻公○慶歷五年時杜公與范韓富三公相繼以黨論去公嘗上書陳辨不從故自以不能爲朝廷辨邪正爲愧○慶歷八年是年二月公自滁徙揚○皇祐元年公自揚移潁

與曾宣靖公○山鄆僻寂謂謫知滁州

與呂正獻公○皇祐二年時公自潁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西湖潁州勝地公所常遊幸此簡原註熙甯年三字不云某年窺謂此係熙甯二年所作因其語氣不似自亳州初至青州光景○熙甯三年是年七月改知青州故云得請淮西○熙甯五年公於去年七月致仕歸潁先是於潁敝有草堂僅存之語然公即於是年七月薨逝則居潁才閱歲耳

與程文簡公首簡原註皇祐三年窺謂當云五年公於四年丁母憂五年八月護喪歸葬吉州是冬復至潁簡有賤累往來一語以是知之○至和元年公以五月服闋六月入京故有大暑諸語○至和二年此簡必係六月所作故有期大熱○至和元年之感又云秋涼必償素願○恩旨復留是歲六月公乞外得知蔡州故有劉上疏留公七月復領舊職八月充賀契丹國母生辰使持送仁宗御容會虜主殂改充賀登位國信使

與吳正獻公○嘉祐六年是年閏八月自翰林院參政故曰進呈課選○嘉祐八年是年四月翔英宗卽位春夏間○治平四年公又兒女多病故曰公私多故○治平四年詳見與韓忠獻王簡此云日享安逸正謂得知亳州○熙寧五年公以六月移知潁州公生辰在六月二十一日至閏七月公薨不兩月耳

與吳正肅公○嘉祐六年是年三月侍上幸後苑賞花釣魚遂宴太清樓後卷與王公以下同賦詩公又有太清樓侍宴記○治平二年諒出蔬食所致出當作由○熙寧元年公以前一年五月至亳六月親事此云暑伏已深又云赴職已旬餘疑是治平四年六月舊註熙寧元年恐誤

與趙康靖公○至和三年七月是年六月公嘗奉敕祈晴醴泉觀知夏秋間京城被水簡中故有般家之語○嘉祐四年簡中許解府事謂是年二月得免開封然云江

西之請未獲後篇與王懿敏公簡又有三劄請洪一語則知前一年知潤封時嘗乞鄉郡便私上不之許也○唐書不久終篇唐書於七月表上於次年○熙寧二年必能勉追高躅公於後二年六月致仕○熙寧三年然亦不承閣亦字誤恐當作久公時尙在青州○熙寧四年簡云經寒公歸已逾一時矣

與馮章靖公○嘉祐三年是年六月權知開封府事故有春初當有江西之行則公三劄請洪卽在是冬年譜偶遺此一節耳○嘉祐五年是年七月上新唐書相距五六月故云不久進御自當世治肥當世卽章靖公字刪○自成書請外前簡云唐史奏御遽陳危懇此語知五年七月後嘗懇乞外郡不允年譜皆失載

與王懿敏公○嘉祐二年昨日自貢院出是歲正月權浮薄子喧噪事見本傳年譜及續通鑑○嘉祐四年薛婆老亦多病公

與執政○案此恩選先是熙寧二年公乞壽州不允三年四月以公卿大原府柯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潭潞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故有專出意外之警之語

與余襄公○慶歷元年簡云爲別五六歲自景祐三年二月得免開封然云江貶夷陵令計之至慶歷元年得

六歲故云爾然猶周行萬三四千里似自滑州初召還朝時作當云康定元年○慶歷元年自已十三年矣

與王文恪公○郡以事稱似皇祐元年移潁時作五代史自景祐三年丙子公爲館閣校勘時屬稿至皇祐元年已丑爲十三年先是實元中與李淑書云編摭已就近又求得所闕書爲之正繆補遺距實元文人九年矣蓋隨時刊正之功不可沒也

與章伯鎭○慶歷六年公徙知滁州是年公自命其夫人○唐書已了書于五年七月進御知嘉祐四年薛婆老亦多病公繕寫送決南昌之請公于嘉祐三年冬早已成書謂候洪期明歲五年冬便已三劄請申前圖一作置處置至作置而事畢請圖八月參知政事○治平三年是年三月宣徽格公○至和二年受命使北受命在八月本充賀生辰使會廣主殂改充賀登位國信使行期在十二月明歲二月還朝○嘉祐六年景祐之會此語足證前卷與吳正獻簡景祐三年之語○以新忝命恐當作以忝新命時公於揆公揆議爲有難此詆辱及昨屢

與王道損○范公誌文范誌本富文忠作想道損亦書爲之刻石則用富作耳

與滕待制○再逐淮上謂謫知滁州是年公徙虹隄記伯鎭爲滕作徙虹隄記故有假飾傳久之語

業以煩冗驅策謂權知開封○勞苦牽迫甚於書未成時於此見校對之難蘇子瞻每恨時人好傳寫其文而多訛字蓋一經他人傳寫未有不繆處誤謬者

與杜夫人○皇祐四年惟嘗官[日]閑事干聒[當]作自[宜]不可以

與張職方○皇祐二年是年七月自潁州改知應天故有潁濵樂土益令人眷眷之語○皇祐三年非復湖上之時潁上謂潁上西湖簡有六月一日之語註當改稱至和元年○皇祐六年是年三月改元

與知縣寺丞○葬地在潁西四十里卜用今秋按皇祐五年八月公自潁謫守亳州之瀧岡今此云葬地在潁西何也豈先擇此地繼念崇公先葬瀧岡禮宜合祔故棄此不用耶○妻母病妻母謂令城夫人

與吳給事○嘉祐三年是年三月以公兼侍讀學士故云比者忽有君命

與李留後○嘉祐三年是年二月告哀人使

與向靚察○按公年譜公以嘉祐五年十一月拜樞密副使簡云待罪西府而其末乃有秋涼語似副

讀歐記疑卷五

樞之拜又不在十一月當考

與劉侍讀○寓目平山原父以嘉祐三年自契丹使還出知揚州此簡原父在揚時所與題註嘉祐二年二字當作三○糾察題名原父自鞫州召還糾察在京刑獄題註嘉祐三年二字恐當作四五等字○故都遺勝時原父爲永興軍路安撫使永興治長安故曰故都又按此與後帖大意皆同細玩以後帖爲勝集各責本註云後帖是一稿本吾謂後帖乃其改本耳

四至公先於五年十一月拜樞密副使○任責至重前簡哀其不遂是公爲副樞時語此簡則閒八月後公爲參政時作

與蔡忠惠○圖齋隙[當]作閒○租庸遂更作一程此向未詳

與范忠文○得亳便私時爲四年三月

與常待制○自藏拙於此按自此以前四簡題註云嘉祐元年五月公以西京秩滿歸京師及歲道二年按是年正月公以吏事如京師三月卽已還徐未嘗及歲推明年景祐元年三月公以西京留守推官一語恐係景祐二年春夏間所作故云及歲明道二年蓋誤○今春量移此邑按公於是年三月自夷陵赴乾德令在十月中赦集月改元實元簡云冬寒或作本註云景祐五年○襄城之命是年聖兪奉使契丹公兼侍讀學士故云比者忽有君命自乾德謝告往會○某自還館公自康定元年六月拜樞密副召還復充館閣校勘○貶所僻遠公於慶歷五年八月貶滁州六年正卽皇祐元年公自滁移潁○不避一時切切所以畫永久也公爲人作碑誌於行狀中述事迹以實之或有不倫必再三咨問審其實存久遠不得不作此詳慎○白兎詩諸君皆以常娥月宮爲說凡語此簡則閒八月後公爲參政時作

與謝舍人○頓首百拜簡牘用百拜字本不出於古況公稱希深爲三丈自稱從表姪尤不宜作此過分推崇百字誤當從前首作再拜

與曾舍人○慶歷六年翟[登]嘉祐二年進士慶歷中恐編書者特紀其所卒之官與[尚爲]館閣學生題云舍人蓋前題韓忠懿富文忠國[山川時]公在滁州[而]韓子所

謂而字○治平四年時公初赴亳州正值
衍六月故云暑候已深
與徐無黨○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人言科舉文自來
然於風簷短晷中能作揮洒稱意之文無穿楊貫蝨之技
是卽具命中之能者也謂之運亨亦宜○初欲奔馳
久當收節或時肆放以自舒作文之法盡此數言於
馳無節或一於簡嚴而少此可驗作文進詣或舛
舒暢之度皆文之病也
與焦千之○可以讀訓素所聞未舉者未舉字恐
屬衍文○不
久出疆是年八月虜主殂所以公充
賀登位國信使十二月出疆
與尹材材者和靖先生焞之父師魯兄子漸之長子也篆蓋祔著尹師魯墓四
字同韓集李元賓柳
子厚二誌之例
與學士第二簡註云此帖又載第九卷與薛少卿今
按少卿公妻弟第九卷與帖甚多此
首不過知交酬應常
語恐當存此削彼

答陸學士○使北往返六千里公於至和二年十二月
簡云漸暄必保三年初歸入虜三年二月使還此
時作題註二年字恐誤
與薛公期簡肅公弟云子爲其後公期名仲孺以簡肅公
簡肅女在景祐四年三月時簡肅子直孺猶
在後三年直孺卒無子公爲其誌曰能之世於是
而絕是公期尚未爲後也後公期頗次簡肅公文集
公爲之敘始知公期實簡肅爲後之子公與公期若
一簡註云景祐三年是在公初既東陵之日未娶
肅公女之先○昨至許州公於是年三月謁
陋僻陋謂
陋夷陵○去秋質夫有事質夫誌云後簡肅公十
定元年而云去秋質夫有事則質夫之卒在實元二
年實簡肅卒後之五年云六年者通首尾計之得此
數目又質夫之殁公云聊俟公期替歸俱藁其葬
來救是時公期猶未爲簡肅後故云金城夫人老而
孤蓋立後之舉恐又在亦欲求一住京有誤某亦時
公期丁艱服闋之後時公自滑州召還不
時到宅復充館閣校勘○參
以某欲入都慶歷三年七月公自滑州召知諫院○到此已將百日皇祐
二年七月公自潁州改知應天府○爲前日所見偷竊者驚家人恐當
云家人爲前日偷竊者所驚公以照寧
猶寫顛錯又衍一見字致誤○到官忽已兩月公
元年九月○告老得請公以四年六月
至青州告老七月歸潁○集序已了
集序謂簡肅公集序文
載居士集四十四卷
與陳比部○賢妹有事前云杜漢州有事啓賢妹有事此
去年有事知宋人恒云賢妹有事後簡又云太君以
語以身故爲有事
與馬著作○最後一削諸簡牘中每用削字如前云如
養疾已二削與王仲儀云懇乞江西前後公期云乞郡
魏公簡已再削乞壽陽發削一削二削再削後累削累削與韓
卷與大寺丞發云三五日欲遂入削又云近例一削後
便允蓋卽他簡中所謂奏削但奏削易解發削等恐
人不解故倫列之然奏牘簡牘皆可言削故朋友扎
問亦用之公欲邀袁州姪來辦葬煩聖俞
問一消息

自云已有削
必得請是也
與謝景初○漸老嬾於爲學是崇公自揚移潁故有郡
三張云漸老考杜甫詩動以老夫自稱實皆四十餘
歲所作韓子爲職方外郎年四十四蓋揚
之語時公年四十六
與十四弟煥○某爲於潁州卜葬所以未及歸得公已
卜葬潁州故第四卷與知縣寺丞云擇得葬地在潁
西卜用今秋至七月中與臨漳院主則又云今謀奉
太君神柩南歸第六卷與梅聖俞云術者太精自家
又全不會祖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公欲葬
潁西不果殆爲疑
惑不敢使之故耳
與十二姪通理○並列官冠裳官係冠字之譌

讀歐記疑卷第五終

先君著讀歐記疑於居士集二卷則手寫定本、日外集以下三卷僅存稿本先君於卷首自記云此冊筆迹叢雜他人莫能尋其端緒須俟大兒歸甲戌依次繕錄全書簡一卷尚未校核姑且照本錄出以便後日再校嗚呼小子既不能讀父之書復以從仕遠遊不及親承指授早爲繕錄以資更削罪戾滋深今于苫次比錄誠不禁涕泗之交零也

丁未三月二十五日不孝男尚玨泣血謹識

道古堂外集

古今設科之廣莫甚于唐自顯慶至天寶歷見于高似孫登科記者厥科六十有三開元十九年始立博學宏詞之名天寶十三載乃有詞藻宏麗之目培其質幹不廢葩采法至美也宋王介甫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呂惠卿因之以罷制科求之彌高應者轉陋哲宗紹聖閒復置宏詞科南渡以後舉行頗數卒收四明王氏其人焉有明取士意非不厚稽其積弊約有二端三冬可用倦首程墨一命既拜高議性天舍阡陌而守囿倉指盆石以爲沼島雖有賢者或難免乎

國家稽古右文循名責實謂殊科之重未可異行謂通

儒之難必求兼副康熙己未

詔開博學宏詞科一時人才遠出唐宋蕭山毛氏秀水朱氏並生淵中尤號淹貫逮乾隆丙辰爲

皇上御極之始踵興是典多士向風故編修仁和杭董浦先生實預其選焉先生少誦萬言暗識三篋方弁乙科即應分校之聘及歸田里一意著書菲枕之餘燦然有述與天台齊侍郎召南齊名兩瀾蓋達而四明近而蕭山秀水流風濡染有未泯爾所纂道古堂文集既家置一帙今令子寘仁復第其外集如干卷問世而以鴻詞所業冠之簡

明遇志發名也表事之淵析理之會篇章雖寡徵引略備夫操千曲而後審音觀千劍而後識器臨江而釣終百不能盈羅雖有鈞箴芒距微繒芳餌加之以詹何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以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爭多何則以所持之狹也奈何挾扶寸之籍耗百年之期以爲至德要道在是捐其身不敢旁騖哉寘仁先生少子貧而遠客獨汲汲以表章先業爲事能知所先此謂務本名父之後加人一等矣

乾隆五十三年秋九月後學武進趙懷玉謹

有明一朝著書之富無若楊修撰升菴朱中尉謀㙔楊氏九十餘種而朱至百餘種可爲盛矣然其間固多有

功于古人而貽誤來學者亦不少則傳與不傳尚未可定我

朝則不然藜洲窟人振實學于前而竹垞西河繼之方康熙己未舉宏詞之科二君實預其選同舉五十人其著書之富亦無出二君右者迨

今上嗣極之初首開是科而董浦先生及次風宗伯復首列焉其學之博而精實足以繼朱毛而追黃顧蓋國家景運之隆而百餘年來崇尚實學修明經術其效實見于此矣先生入宮侍從出主講席幾四十年自通籍之後無非讀書之時而記問之廣博識解之卓落又足以副之故其所著上足闡先儒之緒餘次亦可備一

朝之故事必傳于後無疑也先生道古堂集已刊于吳中今合子寶仁復以先生外集十種就質于余余既服先生于學之勤又嘉令子之能承先志遂爲分俸助刊工甫竣而余適奉

恩命擢督楚中因匆匆爲記其原始如左

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八月朔日鎭洋後學畢沅

道古堂外集序畢

皇上御極之元年葦浦以名孝廉薦預

大科

廷對稱

旨與劉沈巨公同入史館翔翔蘭省卓卓爲士林望未幾歸鄉里名益震望下風而願從遊者日益衆葦浦乃輯道古堂詩文集各數十萬言其詞典以純其氣宏以放既已巍然大觀矣余方閑居小山堂注釋水經偶獲剖解輒示葦浦葦浦亦以其所心得者示余復續得其散帙十幾種別業外集二十六卷皆前集所未發而尤可傳者噫葦浦與余交數十年矣憶自符藥林諸前輩高軒雅集醵酒論文何其盛歟今日簡冊摩挲倡予和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禮經質疑

馮成章問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夫古之仕者一命之榮亦足顯親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一命之榮亦足顯親況車馬不受得毋虛君之賜乎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則車馬亦不容盡卻矣或曰車馬尊貴之物子不敢受之以並於其親然則爵貴之尤者也父爲士子爲大夫亦何嫌於並乎舜禹受人之天下而況車馬乎

答曰孔疏云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車馬是安身身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且父子爵有尊卑是量能授官辭之不得車馬是外面炫赫之物故可以辭不敢以富貴加於先人也車馬其家仍有但君賜之則不受耳

李光烈問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已承　筆示云皆指孩提之童說夫曰孩提僅可孩笑攜抱者抱在長者心胸間即甚知愛知敬未必就知禮恐長者詔之之時而所謂掩口云云者亦大非不學良能也

答曰因上有提襁句故以孩提之童答之不必過泥

鄔汝龍問斂髮毋髽髮也髽爲何物

答曰髮垂者爲髽以纚縮其髮不使垂而不整

李若珠問就履跪而舉之二節兩時事抑一時事歟

答曰此言著屨之法不必泥定一時兩時上節言取屨下節言納屨亦可上節言暫退下節言辭去亦可

若珠又問姑姊妹女子子何以重言子下何以專言

兄弟而不及姑姪又下節父子不同席姜兆錫欲通可知此記者之法鄭康成儀禮喪服傳注云重言女子子是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孔疏云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姜欲通父子不同席於上節正以上有兄弟弗與同席而坐牽合之是吳草廬纂言之論無深意也○姜兆錫字上均與僕同修三禮

其禮記之說頗精所著九經三禮輳餘經更有本

鄔汝龍問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雖賤亦有父母何以不知其姓

答曰古人有姓有氏姓者本之於祖如魯爲姬晉衞亦姬姓曾之叔孫季孫則以王父字爲氏魯嫁女二國同姓皆媵之此知其姓者也其人式微已久離其祖遠或大夫士之支子分氏則其遠祖之姓或與已同出一祖亦未可定故卜之取則吉之古諸侯之後分氏甚多豈能概知其姓

馮成章問古者設昏娶原爲先祖父慶嗣續之長宜用樂觀交王得后妃而宮人以琴瑟簫鍾鼓樂之者朱

子訓釋謂當親愛而娛樂之也而呂氏釋禮記賀娶
妻者謂著代以爲先祖後人子所不得已故不用樂
且不賀果爾則祭祀怵惕悽愴亦大不得已矣何以
獨用樂後世遭喪用樂名曰閙喪滅禮傷化固不足
道而昏禮非喪比也亦不用樂得毋非人情乎敢質
答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閨睢所言是平日不是言成
昏之時祭義樂以迎來故禘有樂而嘗無樂皆非凶不
用樂幽陰之義也
李夔班問曲禮名子諸條是國君之禮抑凡名子者
皆然
答曰凡爲子者

陳銓問男女異長是男以男之長幼爲稱女以女之
長幼爲稱否與
答曰猶易言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
李若珠問蔥渫何物席際曰末亦分左右否酒漿處
右注云若兼設則左酒右漿此左右卽上文左右乎
卽就羹而分左右也
答曰蔥是生蔥渫是蒸蔥鄭康成云處酒漿之右酒漿
曲禮云處右鄭以爲處羹之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
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若公食大夫禮酒漿兼有自
分左右與曲禮不同
鄔汝龍問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朐爲中屈此何物
答曰屈中曰朐屈其脯朐朐然也左朐朐末邊際置右右手取祭擘之便也脯脩皆在左邊左則
外也
李若珠問三飯食牲何謂三飯何謂辯殺牲前食何
饌
答曰儀禮覲疏有一飯三飯五飯七飯至十三飯而止
忘其所出疑大夫饋食之禮須查公食大夫禮有韭菹
菁本鹿臡麋臡羊俎豕俎　膚俎羊炙豕炙牛炙等
上大夫八豆八簋八鉶九俎庶羞二十皆是正饌而羊
豕牛牲炙豕牲爲加豆故三飯前未敢食也特牲少牢禮
初食殺次食肵次食骼後食肩是辯於殺
若珠問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方氏曰稱施也若賓
又當何如
答曰侍食於長者不敢當客故但拜而食若是敵客則
當執食興辭不止於拜而已
若珠問如論果爾則所云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
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又何禮也
答曰此在禮亦無明文以意度之古人不嫌過自卑損
所以答主人之敬
若珠問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義
答曰此二語申明上句餘餘不祭之義熊安生謂年老

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或父得餕其子餘宗婦與族人婦燕餘有餘夫得食之凡餕餘亦嘗祭先而有不祭者惟此二條爲然故鄭康成云餕而不祭惟此類也集說二解前說淺後說迂

若珠問側席專席集說俱分兩解當以何者爲是

答曰有憂如左傳孫子獲罪於君甯俞賄納橐饘皆是集說作謂親疾非是親疾則得侍湯藥無暇布席矣側席偏設之席示閉門思慈之意有喪者寢苫枕塊坐席不設重數不待言亦萬無與人共坐之理人亦萬不肯坐有喪者之席呂氏之說不通

若珠問獻粟者執右契留其左契何用又尊卑垂脫亦有未順者與

答曰孔疏粟粱稻之屬先以右契獻待其來取則以左契合之符則與之以粱稻未可卽與故以右契先也尊爲大夫卑爲士皆爲大夫則尊與尊等皆爲士則卑與卑等故陳氏謂客主尊卑相等此承孔疏之說而不細析其故故讀者致疑於文勢不順通部禮記鄭氏皆以尊爲大夫卑爲士

鄔汝龍問君子抱孫不抱子因其昭穆之同但父子主恩故子有三年之懷抱於其父母所云不抱子者毋亦以義掩恩耶抑別有解耶

答曰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不得抱子爲尸則子之沒也諸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而曾子不可夫似且不可況尸未必似乎平時且不可況祭祀乎然則事祖者第當積誠以相感耳焉用設尸以誣之也敢質

答曰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諸侯祭社稷竟內山川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皆有尸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所以必立尸者若空所依倚一則不足以樹儀容二則不足以聚誠敬三則人君全於爲君失所以敬愼事神之道故祭統謂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面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云云所以明尊卑之等故程子以爲其道最古至皇侃言已孫爲尸恐非則是以孫之倫爲尸也

李光烈問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誠執人子之禮而不忍遽廢也然而人子未居喪以前所升降何處

答曰天子祭祀升阼階稱主人至士大夫祭祀亦升阼階人子親在不敢升主人之階三年無改故居喪不廢西階客所升之階父在則父升阼階人子無與人行禮之事故升西階而不升阼階儀禮士虞禮云卒哭稱哀子附祭稱孝子疏云附祭如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孝子得升阼階也昏義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明以代父則阼階爲父所升降之階

馮成章問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亦無老壯一也

蓋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故其終也人子必搶地呼天五內分崩水漿不入於口願以身代謂不有其身也

記曰七十飲酒食肉處於內謂血氣衰頹庶藉此以養生耳然酒食可以養生飣粥疏食獨不可以養生乎縱曰年老不堪淡泊獨不思家貧食力疏水終身者固有之曷嘗因此而殞其生乎胡獨於親喪時不堪也

答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恐其滅性故七十許其飲酒食肉自始死以至卒哭爲時甚長恐非老人所能支故寬其禁非謂終日飲酒食肉也

李光烈問前朱鳥節朱鳥亦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陳注云以爲旗章其旒數皆放之龍旗九朱雀七白虎六龜蛇四則是旒如其星數也而姜氏又云此二十八宿也四方各七看來數若不同不知是一是二

答曰陳氏本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之說據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即白虎北宮玄武其星多寡不同與崔氏之說亦不合月令四時亦不專主二十八宿以二十八宿分屬四方本於丹元子步天歌丹元子隋人不可據以證曲禮且一宿不止一星姜氏說不可從

光烈問各司其局句陳氏集說明是局字而姜氏改作喪字當作屬字臨祭不情集說是祭字而姜氏改作臨字琳撽云匪遑離局李善注亦引禮記則局字不當改臨何從

答曰爾雅局部分也鄭注用之以列於各司其局下陳

祭不情鄭注云爲無神也臨喪則尙哀下情字不得此皆古本如此不知姜氏何所據而改之

光烈又問以卑承尊生則不敢名死則爲之諱禮也夫不敢名與爲之諱亦何分而經曰卒哭乃諱著一乃字陳注謂凡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禮則所謂事生者何禮

答曰生不敢名固也死亦不敢名爲之諱也鄭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衞侯名惡夫有齊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既卒哭則事生之禮終矣臣卽不敢與先君同名孔疏云古人生不諱故卒哭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變神靈還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

光烈問父母親王父母亦親乃經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夫周人以諱事神則諱亦大矣陳氏以爲不聞父母之諱其祖故亦不諱其祖豈不見父之祭其祖亦可以不祭其祖乎必不然矣至注又謂卽廟以事祖者則不然有廟者又當何如

答曰儀禮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達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宮戒旣云旬有一日是旬外一日此謂大夫禮士禮則用旬之內日與異同

李光烈問經言至大門則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

就車大凡君乘車君居左僕居中勇士在右則勇士
卽車右何以必至大門始命就車抑未便早就與
答曰在大門之內左右皆攘辟勇士亦在左右之中至
於大門恐有非常故令勇士就車
光烈問客車不入大門句客不入主出迎交敬圖也
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又曰墨車龍旂以朝敢問偏駕
與墨車之制何如
答曰五路者天子所乘見周禮巾車爲正四路者諸侯所乘
爲偏孔疏曲禮云舍之於賓館不得入上門墨車大夫
之車見周禮諸侯入天子之國比於大夫乘墨車龍旂
與路
交龍之旂諸侯所建乘大夫之車建諸侯之旂明不全

於大夫也孔疏云墨車得入大門但不得入廟門
光烈問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疏云王五路玉金木
象革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此車不敢曠左敢問
臣何以駕君車
答曰周禮典路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鄭注云
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
國又戎右職云會同充革車鄭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
猶以革車行充之者謂居左也愚謂猶後世副車臣得
乘之祥車曠左葬時空神位君在而曠左則似祥車近
於凶故乘者自居方
光烈問立視五嶽式視馬尾顧不過轂顧者內顧也
至視遠惟明立車上者卽凝眸遙矚亦何妨而必限
之尺寸與
答曰瞻視非常失嚴重之體且近於察察故不貴遲驅
陳詮問國中以策彗卽勿驅是以策彗徵撥摩之勿
驅者勿大力驅策之與
答曰卽勿搔摩也二字連不可斷今人策馬者但以策
爲其搔摩則馬行而不奔馳
李光烈問乘路馬必朝服節陳注謂此人臣習儀之
節不知將何事而乘君車以習儀乎抑爲君習乘車
之儀乎
答曰卽是習御君之儀

光烈問執主器操幣圭璧所謂幣圭璧卽主器操卽
執乎抑器是通信之器而幣圭璧卽庭實乎果庭實
也胡爲與執器同其敬而不小舒乎
答曰主器通言之瓚卣皆是操卽執幣所以薦璧琮珪
璋則特達大饗束帛加璧朝聘亦束帛加璧覲禮庭實
唯國所有初饗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饗三牲魚
腊鼈豆之實籩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筍也其餘無常貨
李夔班問執玉節陳注裘葛之上皆有褖褖又云襲之上有常服何與
答曰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表裏月則衣葛其
上有褖衣褖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

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
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襲

楊倫問古人之衣或裳或葛其上皆有裼衣裼衣之
上有襲衣此其常也今於執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
夫裼襲之異同何以因有藉無藉別之與

答曰孔疏云垂繅之時則須裼屈繅之時則須襲聘禮
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
而授上介注云不言裼襲者賤故不言裼以賈賤故不
明貴者垂藻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
云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明屈繅合襲也又云
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故賓與公執

玉皆襲是屈藻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
云賓出公授宰玉裼降立是授玉之後乃裼也又云賓
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
行禮皆屈而襲至於行享之時皆裼也知者以聘禮行
聘則襲受享則裼凡享時其玉皆無藻藉故崔靈恩云
初覿圭璋特達故有藻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
藻

李光烈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節舊注及陳氏注俱
主去之他國者說與下去國三世合爲一義此徒泥
一故字以爲是自己所違之故國也不知皆如其國
之故者卽所謂宜於土俗耳下其法正是其國之故

姜氏章義引熊李二氏之說而又斷此節爲開國定
制者不求變其故俗下節謂去本國之新國者不即
忘其國之故俗生竊以爲得解敢質

答曰此條人臣人君兩義不同而皆不確若從人臣言
去本國而往他國則下節惟與之日從新國之法此數
語爲複出若從人君言如楚人鵕越人鬼齊服紫衣鄭
好長纓之類君子豈能盡從愚意此條止是泛說治國
之道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當謹宗祖宗成法毋作聰
明而亂舊章玩謹字審字自見

陳詮問出入有詔於國注云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
詔告於本國之君云云此是他國之君有文書以詔
告於本國之君猶爲立後不絕則若有吉凶之事當與
本國卿大夫往來出入其相赴告故云出入有詔於國
詮問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是國人止之與下大夫曰
奈何去宗廟也是大夫去國而人止之與

答曰不是文書陳解非鄭注云詔告也孔疏云去已三
世而本國之君與本國之君與
告於本國之君與抑去國之人自告於本國之君與

答曰鄭注云皆臣民殷勤之言

李若珠問天王登假呂氏讀假爲嘏陳氏讀假爲遐
二說俱未安敢質

答曰讀假爲遐陸氏釋文之音也鄭註云假已也上已
者若仙去云耳此亦漢人之曲解聖人制禮焉得有去

而上仙之語遐爲遣遷之義陳說頗正此時尚未立廟
登假來假未暇言及
若珠問天子有世婦有嬪世婦何以先嬪且其妾幾
何
答曰先後亦無深意或序於先與妾微賤者不當列數
李藝注問注引昏義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而不及妾周禮並不及夫人且皆畧其數何
與魏氏引春秋傳謂天子一娶十二女其間有待年
於國者俟小者年及長者已衰前後所御不過數人
與昏義不合意昏義自言定數而此則寔闕不備之
意與至世婦之職春官亦有之魏氏謂天官世婦是

行之書重出以見義也惠氏禮說亦主一官
之而經所言詔王后之禮事與帥六宮之人共盥盛等
又非士人所得與也且下與內宗外宗相連其爲卽天
官之世婦無疑一官分屬兩處昔儒所謂周公所未施
夔班問天子建天官以下四節按之周禮六大惟大
宰屬天官而大祝大史大卜俱屬春官餘不經見五
官者周禮之地官春夏秋冬官是也而記則以司士
當春官答云不當春官周禮則以爲夏官之屬且大府六工
周禮亦無專屬種種譌異殊不可解舊解皆爲殷制
陳注謂其無可考證請得而折衷焉
答曰孔疏云上非夏法下異周典鄭唯指殷禮也鄭志
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
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孔疏以
爲天官屬天五官屬地不主春夏秋冬周則司士屬司
馬而此更別爲一官孔云特以司士爲名者士是官之

總首故詩云濟濟多士也六府典司六職金仁山以爲
本有虞之舊制七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穀府司
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絡治之事也鄭氏謂在周則司
土土均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貨泉人也
夔班問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姜注云過禮從殺胡
氏傳春秋則謂古雖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
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直欲簡其禮云云夫同
一遇耳安在古恭肅而茲獨不恭肅乎且時方衛人
告亂則簡禮以遇於記未爲有妨必以是爲惡其無
人君相見之禮恐未爲定論也
答曰春秋無善盟前此盟於宿與微者盟春秋譏之今

此之盟將尋宿之盟不書會而書遇是欲簡其禮也若
非簡其禮則定衛之亂亦同盟之善舉何不振振有詞
以重其事而必未及期而往乎將尋宿之盟其爲自謀
顯然矣內之遇者四外之遇者三書以示譏胡氏之言
未有非之者
陳介特問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集說引王制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按王制多是殷禮且其言
諸侯之於天子也何故引之周禮秋官云諸侯之邦
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殷祭名三年一祭曰殷然則
諸侯於天子及諸侯之相交其聘問之年數俱同否
答曰鄭康成說王制多以爲夏殷之禮至三年一大聘
五年一朝則用公羊之說而以爲此晉文霸時所制非
虞夏及殷法也知爲晉文霸時所制者疏云左傳鄭子
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
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晉文霸時亦應有比年
大夫之聘但子太叔畧而不言耳又云左傳三年聘五
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
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
同也
李若珠問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劉氏曰類
嘗爲誄夫謂謚爲誄猶可言也謂見爲誄不可言矣
呂氏姜氏之說亦似難通敢質

答曰鄭注以類爲象代父受國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
也言謚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王肅云請謚於
天子必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何胤云類其德
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此二義較鄭爲長文選注
云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累積其德與比類
其行事二義實相因但當分析言之況類見之類與言
謚曰類之類字同而義實異類見從鄭說言謚曰類從
王說其義始明
楊綸問古者國君娶於鄰邦以其長女爲嫡而姪娣
之屬皆歸而爲之妾尚矣曲禮集說引疏姪娣二字
是以姪娣從妻而爲妾無疑矣然禮以別嫌明微閨

房至嬖而竟以姊妹姪娣爲之平夫男女同姓既不可爲昏而爲婦之同姓姊妹獨可爲妾與其義何如

答曰姪娣非一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備內職二國皆姪娣媵之世代久遠匹偶不嫌又以同姓親屬絕猜妬廣嗣續也

周乾矩問論語稱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此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不知夫人與妻是一是二

答曰渾言之則妻爲夫人之定稱析言之則夫人自夫人妻自妻天子八十一御妻妾則無數不在百二十人之列諸侯之妾亦無數不在九人之列

遺古堂外集 禮經質疑 六

乾矩問注云畿內諸侯之妻因助祭於王后或因歲薦之類故得以見天子不知助祭王后之禮何如

答曰畿外諸侯之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故鄭注此云畿內諸侯之夫人天子大祭祀王后皆與薦豆邊徹曰不與則后應與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周禮太宗伯凡也詩楚茨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禮祭統夫人副褅立於房中周禮春官世婦詔王后之禮事鄭注云薦徹之節是周制內宗王內姓之女嫁於外宗王諸姑姊妹之女嫁於卿大夫士皆掌宗廟之祭祀故云助祭若諸侯之國則祭統云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亦仿王畿之制

陳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注與疏孰是

答曰從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射御通上下皆當學習

遺古堂外集 禮經質疑 七

於衛未嘗詳其被出而嫁也語後序列孔安國世系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亦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說叔梁紇不說孔子互異之處不能無疑

答曰夫婦人倫之始刑于齊家之本春秋之世彝倫斁化者接踵而出妻一事則來之經見至戰國則吳起欲以求將章子爲不得於父皆人倫中所孚覩之事孔氏明德之後禮法之宗何至刑于之化無聞累代皆有此事其語祇見於檀弓檀弓曾子之門人曾子有蒸黎不孰出妻一事檀弓曾子門人見魏了翁讀書雜錄焉知檀弓不附會孔氏嘗有此事以崇其師平夫婦人至於被出則必有淫妬

多言竊盜惡疾無子等過而大聖之閨房則數者吾皆決其必無有犯者而合之先貧賤後富貴之義孔子十九而娶亓官二十而生伯魚斯時尚爲乘田委吏爲貧而仕其靡室不勞可知大聖人亦在人情中何至一事偶迕卽令伯魚絕子毋之親也其不然明矣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固嘗居衛矣後不使子上喪出母而已復以有財無財爲辭天性之薄雖常人不爲而謂子思爲之乎叔梁紇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此九女果何人所產耶家語本姓解不明言之而孔安國忽有出妻之論異矣今之家語出於王肅僞作與漢書藝文志所載不同而顏監能辨之大概剌取大小戴記荀子韓詩外傳之後序又焉知非後人所擬託乎故其異同吾未暇辨而特辨其孔氏無出妻之事檀弓非醅儒也

文孔安國爲尚書序宋儒尚有疑其非眞者其爲家語羅鼎臣問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易之棺槨集說引以解瓦棺云始不衣薪也究竟於瓦棺二字未見確注卽冶土爲甎而四周於棺之坎亦未知已有棺而以甎四周之抑卽以四周之甎爲棺也據古者棺槨無度之說似已有棺則瓦棺豈燔土冶以周於棺

豈陶爲之耶

答曰鄭注云有虞氏尚陶故以瓦爲棺夏后氏始爲椑

陳璉問夏后氏堲周注云堲者火之餘燼蓋冶土爲甎四周於棺之坎也是殆今之所謂以磚結明冢與抑仍有虞氏之瓦棺而更加以堲周與

答曰孔疏云夏后氏瓦棺之外堲周殷則梓棺替瓦棺愚按考工記夏后氏上匠匠與陶別疑夏后氏始以木爲棺孔疏恐非

陳玉章問長尺而總八寸長讀仗依鄉黨篇長一身有半長字作剩字解則此云長者亦作剩耶不然何不作長短之長爲易明也

答曰陸德明經典釋文云長直亮反凡度長短曰長皆用此音長讀仗不錯

陳介特問西漢劉向傳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東漢書引禮記亦作二妃今本作三妃疏云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然則當何從乎

答曰金仁山曰今本作三妃者誤也而鄭注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鄭東漢人其所見本是三妃則由來舊矣癸比之說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霄明燭光其名似後代人所附會以之釋經恐近穿鑿

介特問孔子墓作員手曳杖消搖於門此篇儒者皆不信謂等夫子釋氏之流誕妄不經集說則以爲世祀夫子爲南而坐於尊位之應陳酯知儒理者不知

何故取是說

答曰此事偏駁不純疏謂夫子禮度自守貌恆矜嚴今乃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陵且如此夫曾子啟手足而戰兢子路斷纓而曰君子死冠不免彼賢者於死生之際尚然湛定豈大聖而有反常之事乎至以坐奠兩楹爲南面之應此俗儒之釋經尤爲妄誕生所疑甚正

陳玉章問蟻結於四隅疏云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何所取義

答曰鄭注云似今蛇文畫孔疏云所以畫蟻者殷禮土葬之飾

玉章問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士喪禮云小斂衣十九稱大斂衣三十稱究小斂何以宜十九稱大斂何以宜三十稱且所謂稱者是卽件數耶

答曰賈公彥疏云必十九者按喪大記小斂衣有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天地之初數天一地二終數則云天九地十人在天地之間而終故取終數爲斂衣愚按大斂三十稱先儒不解則法月行之數也鄭注士喪禮云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賈疏云大斂天子宜百二十稱雜記注云士襲三稱大夫五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以無明文推約爲義故稱與以疑之單複具謂之稱見左傳杜注

羅鼎臣問裼裘而弔疏謂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卽所謂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者也細思左袒之義如軍中左袒顏師古亦以爲去左衣袖而肉袒今謂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是豈裘之外猶有上衣數重而皆不穿其衣之袖如世俗不檢者之所爲乎

答曰喪大記孔疏云小斂之後來弔者掩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

陳璉問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集說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敢問其制何如

答曰孔疏云詩云麻衣如雪又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亦吉服之布也小功布十五升是深衣之服故云吉服

璉又問牡麻絰注云以雄爲絰夫麻別爲雄者是對雌而言與

答曰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帶在首者爲首絰在要者爲要絰皆有喪者之服儀禮士喪禮注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賈公彥云牡麻者皇麻也對苴絰爲麻之有賁色如苴黎則此雄麻色好者故間傳云齊衰貌若皇有賁者爲苴麻無賁者爲牡麻喪服傳曰牡麻絰者皇麻也

羅鼎臣問集說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又問麻衰乃吉服十五升之布轉輕於弔服朱子云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今麻衰既非父母之服又同吉服之布則名之爲衰者於何而別之疏云士弔服疑麻衰今何以又云輕於弔服然則弔服之制又何如

答曰雜記鄭注云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緦於衣前當胸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孔疏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白布深衣十五升是吉布衰是凶布以吉服之布爲衰則吉凶兼故云輕於弔服喪

服小記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必皮弁錫衰孔疏云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弔己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此諸侯之弔服檀弓疏云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若一在一否亦然此士大夫之弔服雜記鄭注云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大夫其衰侈袂三尺三寸士則其衰不侈二尺二寸

鼎臣問毀竈以緦足注云用毀竈之甓毀字未喻

答曰孔疏云毀竈以緦足者義兼二事一則死而毀甓示死無復飲食之事故毀竈也二則恐死人冷强足跡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緦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愚謂疏說恐非竈居五祀爲生人飲食之用一家共之豈一人死而卽毀之不用乎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爲埽於西牆下東鄉鄭注云埽塊竈實疏云既夕禮云埽用塊是塊爲竈名爲埽用之以蒼沐浴者之潘水愚謂疑以此埽緦足也浴畢卽毀之士喪禮又云緦足用燕几此未浴前所用也旣浴則用毀竈緦足

陳璉問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是卽指此二人相爲服與抑指姨甥於從母之夫舅之妻與

答曰鄭康成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

璉問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此三年之服也而魯人爲同母異父之昆弟服齊衰此則三月之服也下文又有滕伯文爲孟虎齊衰爲孟皮齊衰何以均名之曰齊衰

答曰儀禮喪服傳齊衰不同有齊衰期者有齊衰三月者以衰縷之粗細分不以衰分也

陳介特問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按此與虞書合與周官不同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漢孔氏傳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周禮大行人有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之文又以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唐孔氏疏引叔向

所言歲聘間朝再朝而會謂計彼六年一會與六年一朝相當大行人所云見者非必君自朝乃遣使貢物據左傳揣周官遷行人而曲通其說三山林氏已駁之矣宋元諸儒或據周官疑周禮訖無定論生以東方諸侯來朝之明年西方諸侯來朝推之今年第一歲侯服來朝明年第二歲甸服來朝又明年第三歲男服來朝通計之豈不是六年一朝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不相合而相合也

答曰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疏據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偏是也堯典是虞書云大夫不掩羣此後周熊安生之說

陳詮問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公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注云百官質於三官三官達於司徒司馬司空云云夫天子之五官司寇與司徒司馬司空等耳豈司寇三官猶不能竟達於天子而必假於司徒司馬司空乎

答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卽上所謂三公也三公分主九卿則兼羣官故三官不能自達

謝得淸問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舊說主民一說主出仕退仕請問從何說爲當集說未有明斷豈兩說可並行乎舊說又云諸侯地寬役少故云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慕故期不從政豈先王立制亦有以貪誘民者

乎然此皆主民者也若主仕三月與期不同之故又
當作何解
答曰疏云周禮旅師云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
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虞氏等以
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
意也愚按從大夫出仕諸侯如公叔文子之臣僕與文
子同升諸公是也從諸侯退仕大夫春秋中無此事則
主民說爲長且既云從政則力役之事也民有力役士
無力役也益以知主庸及虞氏之說不可據令人貪慕
此亦末世之法王制出於漢文帝時尤難以先王之制
律之

禮經質疑畢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冬十月餘杭黃慶澄初校
十一月餘杭張鈇子春再校
十二月餘杭章炳麟枚叔三校
錢塘沈元澍懷卿四校
錢塘楊振鎬春浦綜校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經史質疑

楊綸問六經之用禮最切三禮較他經更詳朱子謂周禮禮之綱領儀禮是經載記是傳而後世舍經從傳何與

答曰謂列於學官乎亦以其文易習

李若珠問堯舜同祖二女同姓爲昏先儒紛紛總無定說閒前山長之言曰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夫曰周道然卽知前此有不必然者矣而要出自明倫之堯舜則宜無不然何則上古最重得姓者僅十有四人舜姚姓不在十二姓之內雖曰後來分出卽不得謂之同姓矣夏殷周同祖總未見有礙昏禮特同姓則斷斷不可因舉夏少康奔虞而虞思猶妻以二姚爲同祖不同姓之證私心猶未安焉夫同姓不昏而必重之以百世者所以厚其別也若不問其世次之遠近槩曰異姓爲昏則溯而上之二姬二酉異姓寔兄弟也又何以解之夫二女嬪虞書有明文矣然則舜之系果何自出乎敢質之以求論斷

答曰堯舜同出於黃帝世本史遷之妄說金仁山辨之詳矣

李家樹問十有五載考績帝載歌既非商歌卽爲舜歌而何氏又爲非何也

答曰此亦出於尙書大傳而汲冢周書亦載之金仁山據宋書符瑞志以爲舜歌其師北山何先生基疑以爲後人所託者蓋逸周書出於晉太康中前儒多不引其說尙書大傳於今已亡故致疑也

李夔班問都城不過百雉注長三丈高一丈爲雉天子之城千雉然則果高千丈與

答曰此橫數之非直數也言天子之城橫數之不過千雉不求廣大也

李光烈問兄夔班問蒙諭云云但杜解明云每雉高一丈若謂一經一緯則其城爲不方否則高字果何著落

答曰橫數是里數長是橫高是直杜解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疏引五經異義戴記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愚謂一丈之雉太庫疑長與高皆三丈而杜解一疑三字之譌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

雉長三丈爲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國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爲三百雉則雉長三丈

李若珠問左傳稱八愷八元世濟其美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又四凶之漏網於堯而放流於舜於是先儒遂紛紛致疑竊聞胡文定公之言曰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冢宰爲一心以此見用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孟子有言爲天下得人難是則堯之所難者獨一舜耳得一舜而敷治則舜之舉錯卽堯之舉錯論語稱舜有臣五人孔子曰唐虞之際亦可謂之堯不能舉而舜獨有之乎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據前編所書則實於四門二十八年前事也答曰竹書紀年在七十載堯固未老舜安得而專之所見如此未知是否程子曰四凶之才堯非不知之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至舜而顯故曰因其迹而誅之也彼亦何所據而云然與

答曰古書堯典舜典合爲一篇孟子云堯老而舜攝賓於四門之時堯年已七十矣曲禮曰七十曰老舜既相堯則凡舜所行之事皆堯事也迹堯典所載曰官不遷義和疇咨不過四岳驩兜共工旣然在位鯀績弗成禹猶未舉稷當其時稼穡無所舉益猶伏而在下列女傳曰胸子五歲而佐禹明刑弼教諸臣一無所施設至舜一一舉之而天下乃大治孟子所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者此也則謂之舜有非假借之辭書其實也史記云至堯時皆舉用未有分職程子謂四凶至舜而顯意謂帝疇咨若采驩兜方舉其工帝咨洪水四岳方舉鯀有苗弗率亦在受命神宗之後故云然

楊綸問春秋書尹氏卒左氏作君氏謂聲子也胡氏本公羊說以尹氏爲周卿士其說不同果何從與且夫人子氏薨句集解謂子氏仲子也隱讓桓以爲太子故成其母喪稱夫人以赴于諸侯穀梁謂夫人子氏者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乎君者也又

執從

答曰尹氏譏世卿胡氏之說與節南山詩合顧炎武曰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至左傳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歸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胡偉業以爲尹氏卽此尹氏亦曲解子氏三傳不同左以爲桓公母公羊以爲隱母穀梁獨以爲隱妻者桓未立母不得稱夫人隱母非嫡亦不得稱夫人隱爲君則其妻得稱夫人故

貴於參册 99版

馮成章問隱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闕史主記時政必書卽位而隱莊閔僖諸公闕焉胡氏謂仲尼削之也謂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親承於先君諸大夫援已以立而遂立焉削之所以誅篡弒正倫紀也其不書卽位宜也顧桓之弒兄而自立比之不稟命乎君與祖者其罪又當何加而且故縱文姜以數至於齊則幾於無恥矣春秋書公之喪至自齊一則罪齊二則罪姜三則罪桓失君道也則不宜更書卽位矣而胡氏以爲美惡不嫌同詞書之正所以罪之深也夫春秋書例大義不容假借謂可互異其說而變之與胡氏之說不知有當於聖人否也

答曰古用漆書於簡歲久則蝕剝不全隱莊閔僖年代稍遠其冊不全則闕不書孔子魯臣也以臣而不書君卽位是無君也子爲萬世法而冒自蹈於不義乎胡氏之說誠爲深刻上不稟命天子自僖以後孰爲稟命於天子者內不親天子者晉衛齊宋之君又孰爲稟命於天子者內不親承於先君春秋立世子不書於冊彌留受遺列國從不見於三傳親承不親承胡氏又焉從而知之以此例合之於桓公之書卽位遂相牴牾以美惡不嫌同詞解之曲說也

朱聯兆問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注云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不知何以加此徙耶

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則非二畝半不可也所謂在邑者此鄉遂之制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與周禮大司徒同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康成注云廛城邑之居此卽趙岐所謂邑居也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七月之詩謂聿爲改歲入此室處天子六鄉一鄉萬二千五百戶六鄉止有七萬五千戶每鄉其有邑其處與田亦不甚遠諸侯之制當更狹何暇遷

朱聯兆又問文王治岐之政耕者九一注云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夫以文王當商紂之世雖三分有二以君臣論則依然臣子殷人七十而助文豈不守王制而顧行井田百畝耶行井田百畝而夫子猶得謂以服事殷耶井田之制商周並行所異者七十與百畝耳謂九一爲行井田論爲不易謂井田則必易七十而百畝文王時顧若是耶敢質

答曰孟子謂雖周亦助又謂請野九一之制仍行助法於殷制不爲悖也朱子云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馬貴與謂恐是商之末造法制隳弛故文王因而修明之

李若珠問三皇五帝之說論者紛紜以何爲定家語稱王者取法五行更王相生將以其德名之與德亦何分於五行抑以其時代制作名之與何以至商有天下史獨不書以某德王乎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說者謂不語怪也則伏羲神農諸帝之事想亦多難信

答曰夙沙可誅其民不得殺之猶燕可伐齊非伐燕之人況食其毛而踐其土乎爲其民計者宜諫諫而不從則相率倒戈以迎炎帝於順逆之幾不昧而於君臣之

義無傷

若珠問外紀載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於是軒轅征服之既而諸侯叛榆罔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夫諸侯之叛莫甚於蚩尤暴虐之政不減東急侵陵之罪不敵兼并而且炎帝遜居於涿鹿勢處無能蚩尤肆欲於西方禍方未已而涿鹿之師不先阪泉何汲汲與帝爲難也毋亦作史者措辭之未善與且夫榆罔獨夫也軒轅興主也彼也益叛此也實從當亦無容再戰矣大霧之作且不勝指南之車空桑孤立之君又安能抗熊羆如雲之師乎仁人無敵於天下

三戰之說竊疑其誣矣

答曰自漢以後學者好異聞而不核實譙周作古史攷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述上古之事其原皆出於緯如所謂寶匱元中諸紀以及河圖玉版之流太史公所謂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也劉道原親與溫公修資治通鑑考據精密自周威烈王以上爲斷其事獨闕故作外紀以補之上世荒遠遂有承譌襲繆之弊

若珠問外紀伏羲之後有女媧等凡十五氏而前編獨以神農氏繼之豈以伏羲命官十五氏多在其中與抑當時各君一方與又天以六節地以五制何義

答曰陳樫云相傳者不足信況太昊命官而十五氏多預焉則是皆伏羲佐命之臣明矣豈當其時各君一方以理民如後世諸侯之國　天以六節六氣爲節地以五制五行爲制

若珠問史稱黃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其法甚詳而孟子獨不之及其說果可盡信與迄乎夏商其制屢變若謂易代更制必新其溝洫則勞民動眾不已甚乎若謂尺度有差非關溝洫則武王克商但謹權量不聞改作且曰反商由舊何也三代以還井田遂不可復說者歸咎於阡陌之開如果可復也則古者土廣人稀今者人日眾而地力亦日盡既無一易再易之萊田則將何所餘以待後之人乎且也愚民可與

圖成難與更始必將何道之從而後不惑其觀聽乎如果不可復也則時移勢易踵事增華亦不得獨罪商君矣有濟時之略者將何如

答曰井田程子謂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此論其卻不謂然古來井田恆與軍制相表裏觀周禮大司徒比閭族黨之法以及車馬甲兵力役追胥種種徵發皆出於井田今若行之則民囂然而不靜矣商鞅李悝在當時爲雜霸之術在今時則爲救時良相且三代時不但地廣人稀連吳越秦楚皆大半不在版圖之中燕齊魯衛其地平坦施行甚易今若槩行井田經塗畫界非有十年之久不能望其成熟所謂田畯保介之屬又常

須數十萬人而失業之民愈眾左氏所謂治絲而棼之也朱子曰行之須有機會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

若珠問綱目前編於太昊既曰作甲歷定歲時外紀云起於甲寅支干相配於黃帝又曰命大撓作甲子何也豈太昊建寅黃帝建子至顓頊乃改作歷象以建寅月爲歷元乎而何以不稱太昊爲歷宗也於太昊既云造書契外紀曰作書契以代結繩使天下文字必歸六書而說者又曰黃帝命倉頡爲左史頡見鳥獸之跡而制字何也且頡果倉帝與抑左史也又

外紀曰太昊顓帝爲琴疑二十有七而世本又曰五絃廣雅又曰本五十絃後折而用其半果孰是與

答曰晉書律歷志云黃帝因之初作調歷顓頊以今之孟春作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大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爲歷宗據巴言太昊初定歷其時推步未甚精密故當以顓頊爲歷宗漢末宋仲子集七家歷以考春秋起於黃帝顓頊而無太昊劉歆七略止有顓頊亦無太昊

書契之興代更繁密太昊始制六書倉頡更從而加密

耳楊雄作倉頡訓纂漢以後三倉與爾雅並稱而不聞有太昊所制之字是知太昊特開其先其象形會意等待倉頡而始備也今涓化閻本帖中有倉頡書眞僞未可定所謂古文實肇於此倉帝與左史之說又荒遠難以定矣

三皇本紀云太昊作二十五絃之瑟神農作五絃之瑟外紀琴疑瑟字之誤通鑑前編云二十七絃之琴三十六絃之瑟世本五絃疑脫十字廣雅亦用世本之說素女鼓之而悲故破之

若珠問綱目前編於堯四十有一載書舜生於諸馮六十載書虞舜以孝聞九十載復書虞舜慕瞽瞍而

以孔孟五十而慕之言實之夫孔子稱舜至孝而言五十想亦約略桑榆之辭非必限以五十也至孟子言大孝終身慕父母予於大舜見之則舉五十而統終身矣而乃自四十一載至九十載以爲五十而慕也毋亦拘章文義之過甚與又論語云五十以學易先儒以爲卒字之誤

國朝濟齋先生云卒字正書則應譌六十草書則應譌九十則五十非卒字之誤明矣但洛書之數五十耳不知是否

答曰人生百年五十是一大關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惟學易則可以幾之古之正書是小篆草書起於漢時

應論語之謁近之

李奠班問荀卿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依劉向序卽孫臏是也而集覽據史記年表謂其年代久遠疑非孫臏畢竟臨武君是何人

答曰唐楊倞注荀子已嘗疑之不始集覽也臨武君未詳本楊倞

奠班問崩葬例云無統之君稱王公者曰某王公某�needs 歿秦自書薨以來不稱名者惟杜楚二王其間疑有闕漏書法則以不韋久蓄異謀而三王享國不永事屬可疑故綱目異其文以見焉至趙王丹楚王悍亦不稱名則云六國之事從略顧完僞者又何以稱焉

答曰從略者或詳或略不定之辭知其名則書之不以正統予之也

奠班問史稱范增好奇計由今觀之增計未始奇也夫增之得計徒以勸項梁立後耳未幾籍殺宋義而弒義帝增既不能倡義誅逆以從民望乃北面事之計固已左矣此意東坡已及之迫至楚漢交爭又不聞定制勝之策建安民之略唯區區以殺沛公爲事是則陋已夫恃德者興恃力者亡古今之通義也沛公寬仁大度四方響應受命之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彼籍暴虐之痛入骨髓楚之非者凶害殘暴所過屠滅秦民惡之痛入骨髓楚之非漢敵亦明矣而增且坐視其爲漢驅率而不知好奇計者固如是乎此意無人說及且其言曰沛公有天子氣急擊勿失夫天既篤生英主又豈殺之所能爲功耶聞之識時者爲俊傑增誠能去逆效順佐漢以順天心則得矣此卻使不得增與羽君臣之分已定卽不然而引身早退猶不失爲高義不務出此而屑屑與沛公爲難適見其助暴爲虐而違天以速咎也帝嘗謂籍不用增而亡雖然用亦亡不用亦亡增亦何補於籍哉敢質

答曰能補司馬所不及好奇計一語亦足以識司馬之膏肓

奠班問世皆高田橫之義生獨非之方橫之遁居海島也非迫於義特懼誅耳觀其所以應帝召者可以知之矣帝赦橫之罪而召之曰來則王侯不來則誅橫方意幸若獲宥不失侯封故與客乘傳詣洛陽耳已而終恐不赦遂自刎死是其死非死義也向使橫誠守義則與其徒俱死島中如西山兄弟可也何至忍辱就召而後死哉昌黎高其能得士爲文以祭之至以闕里多士相比得毋過乎

答曰論橫平允兼有史才愚謂史特著其能得士因五百人之死遂傳之

奠班問韓信之事漢也卒以反誅先儒惜之要未有確然明其不反者生竊疑焉然則舍人何以告變皆呂后之所爲也呂后之所爲皆漢高之意也帝之柾

信非得已也急則用之緩則棄之耳未幾而奪其軍未幾而一削其職焉蓋未嘗一日不欲殺信也特力未及耳后窺知其意密遣舍人上變因而掩殺之彼固信帝之必不問也而史氏不察相沿不改亦已誤矣方楚漢之爭鋒兩主之命懸於信手誠有如徹武所云者不以此時割據爭雄迫天下已定始生異謀雖至愚者不爲而謂信爲之耶且使信而果反必不垂手就擒惴惴而釋之必不復爲所紿觀其臨刑之言曰悔不用徹言以及此是亦不反之明驗矣然則謂信功高震主不急引退以取禍可也謂信謀反伏誅則過矣夫以開代首功一女子駕單辭族之至今莫

辨覓哉

答曰史於信之不反以蒯徹證之而是非自見班語割徹語別爲傳而信被誣千載此論足以一雪之

夔班問張良狙擊始皇先儒謂其急於報仇不暇自謀是已既而大索弗獲又似爲謀甚深者抑亦倖而免與

答曰倖而免東坡所謂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也

陳介特問太王遷岐之事漢書婁敬傳言距伐商百餘年當在武乙之時文王九十七而崩計其生年在祖甲二十八祀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廩辛武乙在祖甲後兩漢書所言遷岐皆不得實也惟大紀係之小乙之年小乙之後武丁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然則遷岐後九十餘年而生文王也詩云爰及姜女言及姜女古公年必二十有餘可知如是又九十餘而生文王不幾百二十餘歲而薨乎無逸言享國之永者商三宗周文王夫三宗商王尚詳述以告成王豈有本朝肇基王迹之祖在位百餘年而不稱惟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而已也況武丁又中興令主朝諸侯撻荆楚豈有任狄橫行而不一討之理太王遷岐而民五倍其初註云太王之時商道寖衰周日強大意者其在祖庚之世乎當別有古書確證

諒不在小乙之世也然則當以何年遷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註云太王之時商道寖衰周日強大

答曰仁山金氏曰婁敬一時之言計不察察東漢書據竹書竹書載太丁歷年良久與經世歷不同皆不可考又云古公太姜之年甚少未有太伯王季也至稱其治岐之後帝省其山斯拔斯兌然後作邦作對則始生太伯王季爾愚按史記周本紀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又吳太伯世家云太伯卒無子仲雍卒子季簡

立太伯無子固已卽季簡之生亦當在仲雍適荆蠻之後三子中獨王季有子而古公及見之據史記則古公年壽之長可知也古公年逾百歲而大紀又以爲王季亦百年雖無確據然王季薨時文王已五十載則王季之年與商三宗亦不相上下而無逸不言其年歲或者古公止於肇基王迹王季第爲牧師至文王而專征伐德盛功大故周據以爲始興之祖歟聖王修德不勤遽略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易以爲憊北狄橫行古公能避而之岐原不欲以養人者害人武丁大度或同此意不肯勤師務遠此眞三代以上令主之所爲而以爲武丁時必無此事是以漢武帝唐太宗例之也見亦陋矣

李光烈問周安王六年鄭弒其君駘劉永新書法謂弒君者駟子陽之黨也不書稱國君之無道也雖然無道爲暴君而弒君乃逆臣天下不容有此大逆之臣故既書之曰弒則當直指其名今綱目顯不揭白子陽之黨不幾令逆臣有匿跡之處乎書法雖云然光烈心未釋然也

答曰安王四年鄭人殺駟子陽故其黨爲子陽報仇其人微故其名不著且史記鄭世家本無姓名

光烈問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素非有結於嚴仲子而代刺韓相雖屠腸肆市不悔識者以爲刺客小人不足取故綱目書盜誠萬古不易之義也乃司馬作史固早取其人而特著之列傳累子百言而不厭若有深嘉樂與之意彼亦何取於政而然與使政而有取也則天下萬世皆聶氏子可乎

答曰史公爲刺客立傳不可爲法班固已譏之不過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一語有合於禮故取之借交報仇原非古賢之道太史公仍國策之文非自撰也

李家樹問邵子皇極經世之二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甲一百八十一經世之子二千二百六十一甲子又祝氏云唐虞當第六會之終元經會之運卦在會之世同人上爻變而爲革則天運轉移矣又是年運之甲大壯節世之子大壯節年之甲子損節說多未曉

答曰祝氏名泌宋人經世有天地始終之圖以卦配元會運世加以日月星辰石土火水　邵伯溫曰唐堯甲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　朱子曰經世書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卽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上是乾坤九五又曰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歲月日辰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己午之間　黃瑞節曰

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中數　經世以元會運世配帝王歷數惜此間無此書觀其圖細算自明

家樹問夏后禹仍以寅月爲歲首引唐大衍歷議一行改云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其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斗柄縣在下是時初昏參去日道最遠其義未

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其義未能盡悉

答曰按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是時初昏參星之首則知參中月令日孟春之月昏參孔疏云依三統歷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　三月參則伏至此參初昏而西沒也夏四月昴則見是時日在畢觜之間故昴則先見初昏南門正其時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五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參則見日在井鬼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心星也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漢案戶　天河起其尾間分兩道其一道貫箕星之邊案戶者直戶也古者戶皆南向則是時初昏天漢直南也　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辰則伏大火初昏九月納火三月大辰旦見故出火八月辰伏故九月納火十月初昏南門見織女正北鄉則旦唐用夏正故僧一行以夏小正爲議

家樹問十有二祀周西伯演易羑里邵子云坎終於寅離終於申寅爲正月申爲七月水王於冬至春而盡故云終於寅與火盛於夏至秋而盡故云終於申與又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下引朱子解云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是則乾居北坤居南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東南也又坎離之變

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所云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不知著落何處然後俟其既退而始各得其位與又兌艮爲耦一則居東北一則居正西何以爲耦前編曰自震四一陽之復爲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爲卯中自巽五一陰之姤爲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爲酉中夫震屬寅已爲正月何云冬至卯屬離何又以離兌之交爲卯中巽屬申已是七月何云夏至酉屬坎何又以坎艮之交爲酉中又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與自西北至東南自西南至東北所云始與盡自與至者從何而推算何一則爲生卦之交一則爲三陰三

陽之交與

答曰子午寅申以應春夏秋冬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云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申以應天之時離終於寅寅乃坤位也離終於申申乃坎位也先天離東坎西原其所自生故再變而爲後天乾坤退位之本坎終於寅寅乃離位也離終於申申乃坎位也先天離東坎西原其所自生故再變而爲後天離坎得位之本

置乾於西北朱子謂離得乾位退坤於西南朱子謂坎得坤位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黃氏謂出乎震齊乎巽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黃氏謂兌則物之成艮則物之終

東自上而西離得乾位則自離之上而近西西自下而東坎得坤位則自坎之下而近東

伏羲用寅爲正與夏時同震屬子故前編云自震四一陽之復爲冬至巽屬午故前編云自巽五一陰之姤爲夏至蔡元定曰以坎離而言離中當卯坎中當酉然離之所生已起於申巽中矣故坎之所生已起於寅震中坎之所生已起於申巽中矣故邵子謂離當寅坎當申也朱子啟家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離兌之交坎艮之交疑卽朱子所謂陰陽之溢愚按此仁山先生演其師王魯齋論先天圓圖之說而以爲此天

運循環之序

方圖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酉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恒益既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仁山之說本於邵子之圖以圖橫貫數之皆合

家樹問黃帝命伶倫造律呂制十二筒一曰黃鐘之筒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其數易明其二曰大呂之筒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圍九分積實七百二十八分四釐強三分損一下生夷則不知作何推算

答曰杜氏通典云鄭康成注周禮推大呂之實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計二千四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下生者倍其實得四千九十六以爲法三其二百四十三得七百二十九以分其法用三千六百四十五得七百二十九者五爲五寸餘四百五十一爲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五十一合之爲夷則夷則之實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計四千九百十八分四釐強與大呂下生者倍其實得四千九十六以爲法合蔡氏律呂新書又以寸分釐毫絲忽約之則七百二十九分餘不盡故云七百二十九分三釐通典八也餘倣此　史記律書大呂長七寸五分二寸三分七釐一毫通考八寸八分數各不同

李若珠問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可得閒與

黃帝咨於岐伯作內經今之內經果是當年之書與
抑後人之所託與
答曰子穀秬黍詳漢書律歷志
內經劉向編七錄時已有之秦焚詩書內經想以方術
得存其書深奧精密非後人所能僞託
麥參常問北極紫微宮五星在其中第四星主後宮
卽是句陳否抑句陳在五星之外按晉志云北極五
星句陳六星皆在紫微宮中則勾陳與第四星不同
而句陳亦爲後宮何歟又云句陳口中一星曰天皇
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其星何所主也
答曰晉隋兩書天文志皆李淳風所撰淳風號爲知天
專門名家據其所言皆是擁衛之義並不言及後宮何
以淳風止崇識緯而不宗二人也馬端臨通考引宋兩

文者而其言不能無疑未有人物先有星辰傅說生於
商豈商之前無是星乎王良生於周豈周之先無是星
乎占星之徒但以意强名之耳而星不以是有所增損
也是經始於巫咸衍於甘石史遷所據以爲天官書者
星歷爲史遷之家學而句陳之名不見於天官班固因
之以成天文志亦不增入其作西都賦曰周以勾陳之
位衛以嚴更之署義取防衛不言後宮也揚雄仵甘泉
賦亦云詔招搖於太陰伏句陳使當兵義與固同而服
虔注曰句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亦不言主後
宮句陳後宮之星始於樂緯叶圖徵春秋緯合誠圖緯
文爲一帝故北極有兩帝也中興天文志嘗斥其非矣
李家樹問東坡制策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
論北極第四星爲後宮句陳六星又爲後宮是有兩後
宮也是一後宮而有兩星分主之也其誕幻不足信明
矣後魏張淵觀象賦曰旣覩鉤陳中禁復覩天帝休息
注云鉤陳六星在紫微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隋丹元
子步天歌曰句陳尾指北極顧句陳六星六甲前天皇
獨在句陳裏鄭樵釋之云句陳在紫微宮華蓋之下張
衡曰大帝所居之宮也亦將軍之象也五帝內坐五星
在華蓋下句陳上華蓋七星其杠九星在句陳上正當
大帝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張淵與丹元子皆星歷之
專門名家據其所言皆是擁衛之義並不言及後宮何
以淳風止崇識緯而不宗二人也馬端臨通考引宋兩

朝天文志云句陳六星去極六度半入壁宿五度又引
中興天文志云句陳寶主六軍大司馬咸曰主天子
護軍卽不當以爲後宮又不當以爲正妃乾象新書以
一主月爲太子二主日爲帝王三主五行四主諸王五
主庶子其說又與淳風相左而勾陳之星愚以爲應從
張衡靈憲所言爲大帝所居之宮亦將軍之象爲是至
所云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則本於春秋緯文耀鉤
鄭康成注禮用其說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
白招矩黑帝叶光紀并耀魄寶爲五帝而紫微之帝坐
文爲一帝故北極有兩帝也中興天文志嘗斥其非矣
李家樹問東坡制策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
論北極第四星爲後宮句陳六星又爲後宮是有兩後
宮也是一後宮而有兩星分主之也其誕幻不足信明
矣後魏張淵觀象賦曰旣覩鉤陳中禁復覩天帝休息
注云鉤陳六星在紫微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隋丹元
子步天歌曰句陳尾指北極顧句陳六星六甲前天皇
獨在句陳裏鄭樵釋之云句陳在紫微宮華蓋之下張
衡曰大帝所居之宮也亦將軍之象也五帝內坐五星
在華蓋下句陳上華蓋七星其杠九星在句陳上正當
大帝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張淵與丹元子皆星歷之
專門名家據其所言皆是擁衛之義並不言及後宮何
以淳風止崇識緯而不宗二人也馬端臨通考引宋兩

朝天文志云句陳六星去極六度半入壁宿五度又引
中興天文志云句陳寶主六軍大司馬咸曰主天子
護軍卽不當以爲後宮又不當以爲正妃乾象新書以
一主月爲太子二主日爲帝王三主五行四主諸王五
主庶子其說又與淳風相左而勾陳之星愚以爲應從
張衡靈憲所言爲大帝所居之宮亦將軍之象爲是至
所云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則本於春秋緯文耀鉤
鄭康成注禮用其說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
白招矩黑帝叶光紀并耀魄寶爲五帝而紫微之帝坐
文爲一帝故北極有兩帝也中興天文志嘗斥其非矣
李家樹問東坡制策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

答曰按毛詩十月之交孔疏云歷家爲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據此則五月得百五十日加二十三分爲百七十三

羅鼎臣問東坡以爲不取靈武靈武唐之靈州屬朔方節度使則無以通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强未有艾又謂莫若捐秦以委之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害則夏人舉等語當時北狄之强誠不可不爲之計然取靈武以通西域果有確見乎而捐秦以委之者其意何居

答曰按五代唐明宗時安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爲帥者多遇害以康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晉高祖天福元年與契丹修好恐其復取靈武以張希崇爲朔方節度使天福四年以馮暉爲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彦超最爲强大暉至彦超入賀留之不遣而諸部不敢寇鈔出帝開運三年馮暉罷鎮縱令彦超歸而拓跋石存也厮褒三族其攻靈州復命暉爲朔方節度使引兵過旱海至靈州趙珣陝西聚米圖經曰環州洪德寨歸德青岡兩川歸德川在洪德東透入鹽州青岡川在洪德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入浦洛河至邏德靖邊鎮入靈州自過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泉又曰唐懷遠鎮在靈州北約一百餘里宋時西夏强盛卽其地置興州其西九十餘里卽賀蘭山東坡所謂通西域者卽此路也

西域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西漢時役屬匈奴自張騫開其迹始通中國至宣帝遣衞司馬使護都善及山北六國時漢獨

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
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併護北道故
號曰都護由此匈奴益弱不能近西域後漢永平中匈
奴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明帝命將北征復通西域
于闐諸國和帝永光初竇憲大破匈奴三年班超遂定
西域因以超爲都護至任尚代超安帝初西域背叛遂
棄之北匈奴卽復收屬諸國共爲邊患尚書陳忠以爲
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超子勇亦言通西域則虜勢
弱爲置校尉以扞北撫西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
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苦乃以勇爲
西域長史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

復通此在兩漢時西域係北狄之強弱如此時代雖遠
地形不移以元昊之强猶稱臣於契丹則契丹之於西
域爲必爭之地遼遠亡而耶律大石猶屈彊於此者數
十年則其關南北之要害明矣

捐秦之說近於戰國策士之習綏州本夏人所有韓琦
終不肯與之逮後哲宗葙阼夏主秉常來求蘭州米脂
等五砦司馬光文彦博皆主與之之說光又欲併棄熙
河安熹固爭之訪之邊人前通判河州孫路挾地輿圖
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
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敵若捐以予敵一
道危矣光乃止東坡之論亦據情勢而言恐借此以疲

石經考異序

六經自遭秦火或藏屋壁或竇山崖大義微言幾乎中絕漢興掇拾散佚絕而復續脫漏舛譌往往而有向歆父子校之於前伏無忌劉騊駼馬融班固諸人校之於後乃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私文者於是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議郎蔡邕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石經之所自昉也厥後魏正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至和嘉祐紹興俱仿前規以示模式歐陽子集古錄所收金石文字最廣獨遺唐石經不載趙德甫金石錄洪景伯隸續所載漢石經僅殘缺遺字晁子止取唐蜀石本與後唐長興板互相讎校而已其他諸家皆誤以漢石經爲三字蓋浦援據諸書而知一字之爲漢三字之爲魏請爲蓋浦立一佐證可乎公羊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於野井既哭以人爲苗何休注云苗周垺垣也今太學辟雍作側字儒林傳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尉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乃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按蕃誅於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爲熹平四年始立石經爾時休詁公羊未卒業則辟雍所作側字其爲石經隸字無疑趙氏金石錄亦云世所傳經書與漢石經不同者數百言此蔡邕石經一字之佐證也左氏隱元年傳仲子手文爲魯夫人孔穎達正義云唐叔亦有文在手曰虞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魯作灰手文容或似之按晉書衛恆傳言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唐書藝文志有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正義所引是古文一體此正始石經之佐證也鶚不敏不足與於核讎之役聊以斯言復蓋浦或者希左袒於斯編云爾雍正十三年歲在旃蒙單閼相月二十五日錢唐厲鶚序

吾友杭君蓋浦葺石經考異一卷蓋惜昭德晁氏之書之佚而爲亭林顧氏拾遺者也自六朝以迄今古文之日剝日落不必水火盜賊蓋有坐消於風塵俗吏之手如馮熙常伯夫之徒而一二好古儒者旁皇委曲求之片文隻字間豈不重可悲夫其中尚有與蓋浦討論者

竊嘗考熹平石經始於蔡邕諸公而郘鄭淳修之正始石經亦出於淳而嵇康等祖之魚豢魏儒宗傳序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始掃除太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時淳方以博士給事中是補正熹平隸字舊刻者淳也衛恒四體書勢謂魏初傳古文者皆出於淳正始所立轉失淳法則淳於補正熹平隸字之外別用壁中書寫一本爲正始之祖晉書趙至傳曰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寫石經嵇紹亦曰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是即正始間事然則郘鄭石經之上接熹平者是隋志以一字爲魏刻之誤所自也其下開正始者是范書以三字爲漢刻之誤所自也楊衒之江式所言大抵皆因此而誤況其初所補非僅舊碑之缺壞尚有增多於熹平之外者隋書五代史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又引梁有一字鄭氏尚書八卷毛詩六卷以較熹平五經之目不合其增多者更出誰人之手然則郘鄭氏石經之功亦詡矣若魏明帝刊典論事在太和四年隋志亦稱爲一字石經典論又屬黃初之後正始之前而酈元謂六碑刚於正始四十八枚之次不又舛歟至南齊書魏傳儒經於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則不必以魏本紀不載爲疑是時崔浩方領秘書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陳留江强鄙江式祖以進所緝經史文字授中書傳

誤況其初所補非僅舊碑之缺壞尚有增多於熹平之外者隋書五代史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又引梁有一字鄭氏尚書八卷毛詩六卷以較熹平五經之目不合其增多者更出誰人之手然則郘鄭氏石經之功亦詡矣若魏明帝刊典論事在太和四年隋志亦稱爲一字石經典論又屬黃初之後正始之前而酈元謂六碑刚於正始四十八枚之次不又舛歟至南齊書魏傳儒經於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則不必以魏本紀不載爲疑是時崔浩方領秘書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陳留江强鄙江式祖以進所緝經史文字授中書傳

士而著作令史閒暇輒錄詔誥所注易論語書詩顧高士亭林作石經考其於胡身之通鑑注所辨漢魏諸公而郘鄭淳修之正始石經亦出於淳正始石經之上接熹平者是隋志以一字石經一條失而不載逮作金石文字記遂謂漢魏皆有三體甚哉考據之難也吾友杭君董浦參稽羣籍與同志諸君質論之不特前史之疑而未定者皆得其說其中亦有前人未發之蒙一一抉出如洪文惠公隸釋并婁氏漢隸字源皆以殘碑之字盡屬熹平而不知魯詩乃黃初所補北魏石經則因學記聞之所失錄開成碑避朱梁廟諱當是尹玉羽私修嘉祐石經亡於元末可謂縱橫貫穿毫髮無遺者也向嘗讀韓李兩文公論語筆記其中多異字如舜有五臣章有婦人焉作殷人子路言志章浴乎沂作沿此類甚多未能知其所出至植

其杖而芸作置則石經實有之以是知前人說經異同參錯大抵別有依據未可以寡陋之胸擅置喙也曹人不甚崇向經術然明經試士尚用石經以今日之尊經而使列代太學所以爲同文之治者漫漶靡所折衷惡乎可歟往者秀水朱檢討考經義存亡其末亦及累朝刊石之畧其書開雕及三禮而止春秋以下皆藏弆於家刊石五卷世莫得見堇浦之書一以補高士之漏遺一以發檢討之秘寶於學者離經不無小補而後世有作僞如豐考功其人者且明白而知所懼也夫乾隆元年歲在丙辰七月望後一日錢塘符元嘉

石經考異序畢

石經考異上

仁和 杭世駿

石經考異者何以補亭林顧氏之考也蓋衆說之齟齬者莫石經若矣史傳異地志異碑刻異唐宋元明諸家之辨證異顧氏述矣而不詳詳矣而不辨子特引而疏通之又自唐開成以後其事少畧子特取而補綴之文雖近創而義則實因汲古之士其不以子爲勦說也夫雍正十三年太歲在乙卯二月朔仁和杭世駿書於抱經亭

延熹五經

後漢蔡邕傳及張馴傳皆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於石考邕文字李巡傳云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洛陽記亦祇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晉羊欣筆法魏鄱元水經注亦祇言五經意熹平四年邕等所奏求正定者六經暨光和六年書丹立碑祇五經耳陽湖以光和六年爲初刻熹平四年爲再刻趙坱石墨鐫華因之是并忘光和在熹平之後可謂顛倒繆矣

鄞縣全祖望云孔氏春秋正義謂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按隋志別有

一字春秋一卷在公羊傳九卷之外當是黃初時郎
郎溎書以補之也
江都汪祚云中郎傳及張馴傳皆言正定六經而本
紀儒林傳祇言五經隋志則有七經考當時所謂五
經者易尚書禮記春秋而以論語參之獨無詩古之
言五經者未之有也竊意邕等奏定六經蓋於五經
之外增論語而爲六而邕以光和元年言事被逐未
及書詩於石而止同事雖有楊賜等而刊定裁正實
出於邕故六年刻石告成竟無詩迨隋志有一字邕
詩則謝山以爲黃初所補者得之

書碑姓氏

蔡邕傳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
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
經文字堂谿典見延篤傳注馬日磾見孔融傳
注張馴在儒林傳韓說單颺在方術傳洪适隸
釋石經論語殘碑末一行有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
中臣孫表黃伯思東觀餘論石經公羊殘碑其末云谿
典誄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咨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
文臣蘇陵臣傅楨惟谿上缺當是堂谿典也由二碑證
之則當時奏求正定者祇邕等七人暨後立石又有左
立孫表及趙咨等諸人也范史畧之耳

書丹不止蔡邕

邕傳及水經注皆言邕自書丹於石使工鐫刻洛陽伽

藍記亦言三種字石經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隋
書經籍志亦言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
董逌廣川書跋乃云石經不盡蔡邕書如馬日磾輩相
與成之洪适隸釋云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
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竊意其
間必有同時揮毫者張縯石經跋云今六經字體不一
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

三字一字

儒林傳序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
體書法以相參檢伽藍記亦稱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
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
斗隸三種字後魏崔光傳光爲祭酒請命博士李郁等
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劉芳傳亦云漢世造三字
石經於太學江式傳亦云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
今雜形歐陽棐集古錄目亦稱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
體凡八百二十九字蔡邕書張舜民畫墁錄邵伯溫聞
見後錄乃據雒陽發地所得石經以爲蔡邕隸書趙明
誠金石錄則又以爲蔡邕小字八分書而力辨儒林傳
序古文篆隸三體之非黃伯思見公羊殘碑亦定以爲
鴻都一字石經而唐書藝文志祇有蔡邕今字石經論
語唐以隸爲今字也張縯又以爲邕不能具三體書法
於孔安國三百年之後或以邕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

於碑則定爲隸魏書江式傳云魏邯鄲淳建三字石經
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
而古字少異水經注及晉衛恒傳皆言魏正始中立古
文篆隸三字石經獨隋經籍志乃言魏正始中又立一
字石經疑於乖謬然考其目三字石經祇有尚書春秋
而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
公羊傳有論語有典論與漢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
仍不得遽以三字爲斷胡三省注通鑑則又鑿指三字
爲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今特取而備論
之其言曰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蕙平所鐫並列於學
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
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
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
編載其弟寀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
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
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

正始石經非邯鄲淳書

魏書江式傳及北史皆言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
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問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
石經於漢碑之西而衛恒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者
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爲寫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
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蚪蚪之名遂效其

形水經注以迄晉書撰恒傳皆同此說胡三省并爲計
其年歲云按此碑以正始年立漢元嘉元年度尚命
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
餘年或以三字爲魏碑則是邯之邯鄲淳所書非也按
魚豢魏畧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
七人爲儒宗傳其序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捕
除太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又邯鄲淳傳云黃初初
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
爲工賜帛子正度淳在當時未必甚老或寫於黃初而
刻於正始亦未可定不然蕙平立石蔡邕馬日磾之名
昭灼若此而魏世重刊竟不言書者姓氏是一闕也

魏文帝典論

水經注言魏文帝刊典論六碑列於石經之次裴松之
注三國志云漢世西域舊獻火浣布中間久絕至魏初
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
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
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
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齊王芳正始元年西域使
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松之昔
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
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
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不然愚按魏志明帝

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廱門之外鄭元所云文帝刊之誤矣松之既稱刊滅此論又云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伽藍記云典論六碑至太和後魏孝文年號十七年猶有四存隋經籍志亦有一字石經典論一卷意當時所謂刊滅者第芟去火浣布一條至於六碑則仍列於太學故裴松之楊衒之等並得見也

漢魏碑目

漢立石經不言碑之數目洛陽記有四十六枚之語章懷即引以爲注（注引洛陽記論語三碑二碑毀當是論語三碑二碑毀乃合四十六枚之數）劉貢父刊誤云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伽藍記乃云石者當云皆毀而已是貢父之弗深考也伽藍記乃云石經二十五碑蔡邕遺跡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此漢石經目也若魏正始中所立鄴道元與楊衒之皆云四十八枚而北齊文宣紀云蔡邕石經五十二枚蓋合漢魏言之第不深考誤云蔡邕也宋敏求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蓋漢二十五魏四十八也此其碑數之異論其形製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此是漢碑水經注云石長八尺廣四尺此是魏碑二碑毀是晉時存者祇有一十九枚至鄴道元注水經時正始石經有四十八枚後魏馮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穨落鄴道昭崔光皆表請料閱補綴皆見之本傳孝靜武定四年始移於鄴文宣受禪孝昭卽位均令國子監施列當時稱有五十二枚然則徙鄴之役或有淪毀乃文宣孝昭之世其碑見存無闕所謂講堂前微有異耳

隋書經籍志正誤

隋書經籍志其中言石經一篇之中互異者數事張孟奇撰疑燿未暇致辨亭林顧氏又辨之未詳子特援諸書以證之其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丹於石則石按邕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以五經書丹於石則石經在漢時從未有言七經者彼蓋見一字有周易有尚書有曾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卻合七經之數遂斷以爲漢刻而不知其與范史穆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按後魏書術藝傳水經注雒陽記諸書多不合其云後魏之末詳子特援諸

不盈大半豈非言者過歟其云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按後周宣帝紀大象元年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則開皇之初石經仍在洛陽或由洛陽轉徙長安耳若云自鄴京載入大象之徙豈爲無是事乎偏稽諸史一事之顚末牴牾者衆矣

鴻都學非太學

張懷瓘書斷黃伯思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考異皆稱鴻都一字石經非也按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生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之傳聞其不足據也審矣別神武秉政若平城既有太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又東逕國子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遠矣獨怪當時待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梁鵠八分皆極一時之選何以光和六年立石不令寫經乃知二人特工蟲篆小技五經所以正天下譌謬偏傍增損之間度非一二俗生可了故曰邕自書丹使工鐫刻誠愼之也

全祖望鮚埼亭偶記云北魏書江式表謂蔡邕刻石經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陽球傳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敕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又東逕國子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遠矣獨怪當時待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梁鵠八分皆極一時之選何以光和六年立石不令寫經乃知二人特工蟲篆小技五經所以正天下譌謬偏傍增損之間度非一二俗生可了故曰邕自書丹使工鐫刻誠愼之也

亦當云與太武所刊並列畧而不言豈果收之疎漏哉

顧考脫落北齊二條

北齊書孝昭紀皇建元年詔文襄帝所運石經卽宜施列於學館考第載文宣紀天保元年一條北史陸卬傳卬子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乂時待詔文林館也考第載後魏書劉芳傳一條劉芳陸卬事不足以證石經然觀當時稱謂則知偏傍音讀之不可不愼也

唐藝文志所載石經與隋志不同

唐書藝文志云今字石經易象三卷與七錄合隋志一卷今字石經尚書本五卷隋志六卷今字石經鄭元尚書八卷七錄同隋志無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七錄十三卷隋志九卷今字石經毛詩古篆小篆隸書三體石經二十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毛詩古篆小篆隸書三體石經二十卷今字石經周禮六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儀禮六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禮記三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公羊傳十一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穀梁傳十一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論語十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孝經一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爾雅三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老子二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莊子十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文選六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玉篇三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切韻五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韻略五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干祿字一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五經文字三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九經字樣一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開元禮一百五十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大曆刊定禮記疑義三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貞觀刊定禮記疑義三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開元禮義鑑一百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貞觀禮文纂要三十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貞觀禮文纂要三十卷七錄同隋志無今字石經貞觀禮文纂要三十

詩三卷隋志爾詩六卷七錄毛詩二卷今字石經儀禮四卷隋志九卷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七錄十二卷隋志三卷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隋志一字春秋一卷今字石經公羊傳九卷隋志同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七錄同隋志一卷惟無典論其云今字者卽一字也

仁和趙信云公羊穀梁皆無正經故邯鄲淳書春秋正經一卷以補之唐志所云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卽此以其專寫正經而不連左傳故稱爲左傳經實則無左傳也其十卷則一卷之譌正經不應有十卷也石經毛詩梁時已亡安得至唐復出恐是魯詩之譌也

唐石臺孝經

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唐明皇孝經注一卷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末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云宰相等名銜實天寶四載號爲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沆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學宮云

唐石經

唐文粹李陽冰論古篆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此論在當時雖未施行然已爲鄭覃等開先矣

宋舜尊唐國子學石經跋云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九卷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禮十卷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禮十七卷五萬七子一百十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十卷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一卷二千　百　十三字論語十卷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二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開成二年郡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兼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次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牽更令韓泉充詳定官而題名於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又文學館明經不知名一人將仕郎守四門助教陳莊士朝議郎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楊敬之并覃共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

新唐書選舉志云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王應麟玉海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校正九

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此以石經本雕板之始也按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舊庫內書自高宗代卽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遺葉夢得石林燕語稱柳玭序訓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若九經之有雕板實始後唐詳勘者馬縞陳觀田敏也迨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判監田敏又上十一經及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板皆四門博士李鶚書惟公羊前三禮爲郭忠恕書至顯德二年又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印命張昭田敏詳校餘詳胡應麟筆叢

趙崡石墨鐫華云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法知其爲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堂純字諱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羽請遷故唐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刷刻小石立於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宗足門助戰鄩然之移置侚書舊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立於學載持記甚詳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鄠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於册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

錢大昕符曾云亭林考金石文字謂開成石經左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字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四公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爲朱梁所補刻考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字缺筆其爲梁刻無疑按朱三篡竊西都備

禦邪岐日不暇給況彼亦安知經學其時領佐國命者韓建而後王重師劉捍劉鄴康懷貞之徒亦非能留心於此者也竊意移石之舉皆出尹玉羽之力而自韓建委棄以來喪失必多則補刻者當卽係玉羽此外更無其人

張參五經文字

書錄解題云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崇文總目云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愼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經紕繆疑互取定儒師部爲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皆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按中興書目五經文字五卷大歷十一年司業張參撰序曰詔委儒官勘校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諸張參唐元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言者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以考正俗體譌謬後周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晉開玉海云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名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

經本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拾疑文互體受法師儒取說文字林蔡邕石經陸德明釋文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非經典文義所在皆不集錄顧氏既於九經字樣詳加採錄獨於五經文字考中言之寥寥夫二書皆附石經以傳皆有功於石經且五經文字爲九經字樣之所從出焉得獨闕故書此補之書錄解題云五經字樣一卷唐元度撰張參之所不載按此與九經字樣爲兩書

洪邁容齋三筆云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減決五字悉以水爲之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張參五經文字亦以爲譌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署不集

宋舜尊五經文字跋云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升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輿問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太和閒祭酒齊暨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緝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畧曰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湮沒惟唐開成木尚存參書幸附刊於石顧學者束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

顧炎武日知錄云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膺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訛日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閿中今西安府學向無板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并屬諸生補此書之缺以意爲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爲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範鏡縱不衛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

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互體鉤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式爲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

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曾入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歷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氏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爲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範鏡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爲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範鏡汎博之訓子至閿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石經考異下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蜀石經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石經周易周易指畧例共十一卷僞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畧例有邢璹注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璹注畧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卷經注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鈞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臣孫逢吉書冒悖石刻錄敘云周易四冊十二卷又畧例一卷正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字廣政十四年辛亥仲夏刊石

尚書十三卷僞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畫亦闕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網未知孰是附志云經注并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將仕郎試秘書郎臣周德貞書纂五册官陳德超纂　石刻鋪敘云尚書四册正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二萬九千九百八十二字毛詩二十卷僞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附志云經注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石刻鋪敘云毛詩八册正經四萬一千五千七百一十九字　周禮十二卷僞蜀孫朋吉書以監本是正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附志云周禮十卷經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單三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石刻鋪敘云周禮九册正經五萬八字注十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

云僞蜀刻五經備注傳爲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附志云經注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四字不題所書人姓氏　石刻鋪敘云公羊六册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舉工於皇祐元年己丑元月望日帥臣樞密直學士京兆郡開國侯田況監視路諸州水陸轉運使曹穎叔提點益州路刑獄孫長卿監倅鮫皆鐫銜於石成都縣令張紹文書石又謂公穀田況所刻穀梁傳十二卷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闕唐及僞蜀諱而闕恒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眞宗以後意者亦是田況也附志云經注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字不題所書人姓氏　石刻鋪敘云穀梁六册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

論語十卷僞蜀張德釗書闕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進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師衛靈公

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
者此也附志云經注并序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將
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兼厥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剡書潁川郡陳德謙鐫字　石刻鋪敘云論
語注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二字正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
廣政七年四月九日校勘　孟子十四卷皇朝席益宣
和中知成都刊石實於成都學宮云僞蜀時刻六經於
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有闕耶
其論既繆又多誤字如以頻顯爲嚬蹙類不可勝計附志
云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所書人姓氏　石刻鋪
敘云孟子一十二卷宣和五年九月帥席益聿運判彭
汝方八石跋年乃成計四册　鮚埼亭偶記云晁氏自
說之拾疑孟子緒餘請去孟子於講筵故公武亦有此
記爾雅皆列學宮今獨斷斷於孟子是何心與孟蜀時七
篇未登於經其不備宜也宋初諭可謂儒乖之甚禮記
已作正義矣席益又何謬之有孝經一卷附志云經注并序四千九
百八十五字不題所書人姓氏但題潁川郡陳德謙鐫字　石刻鋪敘云孝經一册
二卷序四百三十九字正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孟蜀廣政七年三月二日右僕射尉
毋昭裔以雍經石本校勘簡州平泉令張德剡書　爾雅三卷附志云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令張德剡書武令昇鐫不題經注字數若干
石刻鋪敘云爾雅一册二卷廣政七年甲辰六月右僕射毋昭裔置鐫者武令昇　讀書附志云
以上石室十三經蓋孟昶時所鐫故周易後書廣政十
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唯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
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
五日乙巳工畢又書將仕郎試國子四門助教州學讀
說何維翰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州學說書黃東儒
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華陽縣尉州學句當王尚喆
朝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武騎

尉管句州學華參奉直郎前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
兼管內橋道勸農事及提舉渠堰騎都尉借緋提舉州
學解程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勸
農事及提舉渠堰輕車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聶世卿提
點益州路諸州軍刑獄兼本路勸農提舉渠堰公事朝
奉郎尚書比部員外郎護軍借紫孫長卿益州路諸州
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尚書刑部員
外郎直史館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曹穎叔樞密直
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軍州事兼管內橋
道勸農使充益利路屯駐駐泊本城兵馬鈐轄提舉益
利路諸州軍兵甲巡檢賊盜公事上騎都尉京兆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田況

容齋續筆云成都石本諸經其字畫亦皆精謹惟三
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後蜀石經於唐高祖太宗諱皆
闕畫唐之澤深矣
楊愼丹鉛錄云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
惟祀有文學故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
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
石刻鋪敘云考異一册乾道六年庚寅三月旦東里晁
公武校石經與監本不同者作爲此書易五書十詩四十
七周禮四十二儀禮三十禮記三十左傳四十六公羊二十
二

同者如此傳注不與　古文尚書三册三卷蓋唐天寶
未廢古書前傳本中汲郡呂大防得之於宋次道王仲
至家乃元豐五年壬戌鏤板乾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
取以八石教官張大固等監刊　益郡石經肇於孟蜀
廣政悉選士大夫善書者模丹八石七年甲辰孝經論
語爾雅先成時晉出帝改元開運至十四年辛亥周易
繼之實周太祖廣順元年詩書三禮不書歲月逮春秋
三傳則皇祐元年丸月訖工時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
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禩成之
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貢始湊

鐫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乾道六年庚寅晁公武又鐫
古文尚書暨諸經考異洪文敏公邁謂孟蜀所鐫字體
清謹有貞觀遺風續補經傳殊不逮前且引魏謚虞世
南相繼爲秘書監日請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
手蓋欲字畫清婉可以傳久是以自經傳以後有非士
夫所書皆不著姓氏若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
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刋八石黃長睿謂開元中藏拓
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是元宗時已罕得況
今又六百年後邪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云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乃作考
異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頗倒缺

譌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少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
并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席益成都府學石經
堂圖籍記云僞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
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
孔子爲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
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
李石石經堂詩云我來一登石經堂從以諸生行兩廡
諸生讀經半頭白問以始終箝不語我聞此經昔中都
中郎所隸乃其祖邕來離亂已亡失楷本僅能傳蜀士
蜀士閟位供掃除獨此仍爲盛時取爲將嚴絺守重扃
護以繚垣崇邃宇列之學宮豈無意豈但闕文存夏五

雲漢森然城百堵恢恢帝所有餘地忍使石經留外府
便當連觚下瞿塘飛上三山如插羽繅緗舛謬鐘鼎暗
天鼮豈容一無補巍巍玉帝殿中央河洛東西翼龍虎
雖然斯文屬興廢帝既有心天亦許作詩未用擬韓公
考篆庶幾追石鼓

胡元質蜀石經跋云石經歷年多更變故陵遷谷變燬
燼剝食之餘甚至取爲柱礎爲磉石者張演云後周伐
齊毀碑以爲磉石不知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得其一況於今哉茲
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間斷不齊然殘圭裂璧
亦可寶也因以纂之綿官西樓庶幾補古之闕文云爾
名勝志云成都石經凡千數胡元質宇文紹奕跋云
宗愈作堂以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

石經分刻蜀中逢吉與句中正之功尤多

宋開封石經

朱翌猗覺寮雜記云本朝石經胡恢所書恢行事詳沈
括筆談

楊愼丹鉛總錄云滇化中刻今猶有存者

錢塘王延年嘗考開封石經云宋史仁宗命秦王廷美
曾孫克繼與朝臣分隸石經丹陽謝能善隸會國子監
立石經召爲直講又宣和書譜閩人章友直王玉箸篆
法與楊南仲篆石刻於國子監而藝文志有楊南仲五
經七十五卷是皆末開封立石經之明驗也顧唐石經
在西安府學者斑斑可考而宋竟無片石傳於人間意

二帝北狩時盡爲金人所攜去耳金劉彥宗於侵宋日
謂宗翰宗望曰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今
則也二帥納之是其徵已

江都汪祚云草廬癸辛雜識汴學即昔時太學舊址
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眞字則臨安亡
而開封之石經猶存也未得據金史之言爲說然汴
當元時未嘗有所屠薙如楊髡臨安之禍則石板之
亡當在元末不然明初周邸葺桐其地世擅儒雅不
應及見石經而聽其忽焉以亡也

宋高宗御書石經

石刻鋪敘云靖康丁未夏四月皇宋中興高宗即大位
致仕常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剡書之刻石於成都
學宮孫逢吉成都人廣政中累官國子毛詩博士校定

改元建炎至紹興十三年癸亥通十九年金人侵凌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九月甲子左僕射秦檜請鐫石以頒四方卷末皆刊檜跋語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云光堯石經之閣孝宗皇帝御書扁淳熙四年詔臨安府守臣趙磻老建閣奉安石經以墨本置閣上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卽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憲聖慈烈吳太后讀書萬卷翰墨尤絕人

萬歷杭州府志云正德十二年巡按監察御史宋廷佐檄知府留志淑遷仁和縣學石經於戟門外兩偏道統十三贊於尊經閣下大學士丹徒楊一清為記曰監察御史朝都宋君廷佐奉命按治浙江之暇嘗求所謂石經者曰在仁和學因往視之多斥棄瓦礫中曰噫嘻此南宋太學中故物也胡傾斥至是哉乃進杭州府知府晉江留君志淑問其故留君稽閱志籍蓋宋高宗初渡江都臨安卽詔建學養士紹興二年手書易書詩春秋論孟中庸儒行諸篇刻石於學京兆趙磻老建尊經閣以儲之二十四年復製宣聖泊顏曾以下七十二賢贊并李伯時舊所繪像皆刻石置之學理宗紹定五年又以所製伏羲以來道統贊刻之附諸石經之末宋亡學廢元西僧楊璉眞伽謀運致諸石爲寺塔址賴廉訪經歷申屠致遠之力而止然亦僅存其半矣後改學爲西湖書院諸殘碑實在焉國朝洪武十二年卽書院建仁和學宣德二年巡按御史海虞吳公訥慨石經殘缺屬知府盧玉潤收集之得全刻及斷毀者若十分麗其中天順三年改建學於今所其諸石悉徙以從四千年於茲宋君曰歲久而廢物理固然惟茲盛典廢莫之興則有由矣豈不以學宮專崇於郡泝茲士者朔望廟謁春秋釋奠亦惟知有郡學縣雖有學概莫之至焉知所謂石經者而葺之乃檄府命移置諸石於府學焉屬留君理其事又命通判咸寧喬遷董工役因徙圖像於尊經閣下聳以旋璧石經及表忠觀諸碑則徙於櫺星門北之兩偏周廊繚之既聳既堅其屋之數左二十有二楹右如之石之數圖像十有五贊八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四十有八論孟中庸十有九表忠觀諸碑十有四既訖工留君具書肅使者謁予記慨惟經書之在世猶日曜天水行地不假形器而存與天地同悠久者也顧秦燔漢鑿之餘不絕如綫非常之變或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有斯文之責者不得不憂託諸貞石以壽於無窮亦維持世道計耳漢中郎筆跡已不可見唐長安石經贊與臨安後先並美今長安故無恙而仁和學宮獨委棄至

此凡吏於茲士於茲者將不均有責哉夫高宗之爲君復讎撥亂勲德多矣史稱其博學强記繼體守文有足嘉者理宗之嗣統無足齒錄然能表章先賢崇正學變士習功不可少觀其所以圖不朽者而其所存可知已書家李斯鍾繇雖睥睨道君子猶取其長歐虞以降碑碣裂石至一官觀一浮屠之微世寶之如金玉矧茲文教所關非崇長異端游心末技者比是固可重而高宗之書精麗有法置之名家中亦烏可棄哉抑又聞長安古石刻尚多散漫不一往往爲都民鑱鑿以至磨滅宋轍續修霸橋督工急民磨碑石以供椎此二尼存者遂鮮後直移至西安郡庠保全至今夫寺塔之尼畧同霸橋

而郡學之遷其設心行事正相類雖物之興廢有數然振厲修改每存乎其人必有儒者之心而後能及此其他非惟不肯爲亦固有不暇爲者矣宋君讀書好古其所獻爲務關風教留君志足以承上才足以濟世而任勞於下又有通判喬君故一指畫之間而百年之廢墜以集是固可書而謂後之人有復不能嗣守而保厥成者則非今日之所知矣正德十二年秋七月

沈儀兩湖麈談云舊仁和學宋岳公飛第也飛被禍後第爲太學元爲西湖書院至我朝爲縣學在按察西今之學天順末移建則貢院基也學有理宗御書道統十三贊高宗御書四書五經李龍眠先聖暨七十二賢像

歷申屠致遠力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郎治所西偏建西湖書院以祀先師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吳訥乾州宋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登以瓴甋崇禎末廊圮乃嵌諸壁中左易二書六詩十有二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春秋左氏傳四寸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諸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古者所常藏弆若夫秦檜一跋已爲訥椎碎其詞見於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君子無取也

石經考異下

終

自秦燔棄詩書經籍道息執經者分別門戶黨同伐異音釋屬讀各出意見名曰師承實爲曲護漢末始立石太學六經迄有定論惜今石本久亡漢儒訓詁與宋儒講說門戶異同甚於曩昔學者僅得從一二好事之徒覩其考訂以決羣疑如論語召經孝于惟孝洪适董逌黃伯思皆注云于板本作乎可知舊本原以孝于惟孝爲句觀潘岳閒居賦可知後更誤作書云孝乎必因乎字可讀遂習而不察耳是雖長興板本尚不足據而況魯魚帝虎踵繆沿譌寖失意義固已遠矣堇浦先生輯錄石經考異非特綜核詳賅校合辨證爲顧氏功臣殆即以獲古之益寓尊經之旨也失仁和趙昱

許煙

石經考異跋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冬十月仁和張鈁子春初校

十一月錢塘汪知非遠五三校

十二月錢塘楊振鎔春浦綜校

昔人言聖經興替上關天運予謂漢魏太學石碑之亡又古經興替一大關也隋書五代史志歷序諸家經學之傳如梁邱氏施氏高氏之易亡於西晉鄭康成之易絕於隋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亡於永嘉之亂以及齊魯諸詩大率黃初而後漸以佚失然其時雖完書不可得見而大指則未盡亡今以熹平黃初殘碑觀之詩尊魯詩而附以齊韓之說又別寫毛詩則四家之詩具矣春秋則有嚴顏論語之盍氏爲何晏所未錄推之諸經知其皆備載二漢經師異同向使石經至今無恙將箋故多有存者後人參考而疏證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自碑之毀不特箋故渺然并七經六經五經之目三字一字之體史臣俱齟齬致謬豈不重可太息耶開成石刻舊史譏其蕪累然其中與今世所行之本多可以考證者今世之書終未能勝之也堇浦先生所著遠追昭德近補亭林於經學爲功臣而所以糾舊史之失者其亦厥矣乾隆丙辰夏鈔畢附識其區區之見若此歙縣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史記考證一

有明萬歷中刊十三經二十一史於南北國子監南監之本大小不倫世遂以北本爲貴其間訛闕不可指數

聖天子廣同文之化一新天下之耳目中巽以命儒臣重加校勘條其同異附於各卷之後桐城方侍郎苞以余名上

問摠裁其事者華亭張尚書照也就余商搉虛心采納謏鄙鈍以答之考證所由作也既余以狂言獲譴

天府之藏未由再得窺見同年天台齊侍郎惠寄三冊而史記儼然在焉一再覽觀如逢故物辛苦所存不忍捐棄錄而存之其名一仍

此書者長白德侍郎齡昌平陳庶尹浩歸安孫編修人龍均有論議不敢闌入恐獵美也乾隆十年龍集乙丑四月朔

五帝本紀

黃帝者正義亭亭在牟陰

牟陰漢唐皆無其縣漢地理志泰山郡鉅平縣下云有亭亭山祠然則牟陰是鉅平二字之誤

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集解應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人之貪者

周禮肆師疏亦引三朝記云庶人之強者與此異遂禽殺蚩尤集解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

東平郡依後漢郡國志宜爲東平國水經注引皇覽作東郡闕鄉縣城郡國志注引皇覽作高七丈水經注引皇覽作高七尺

黃帝居軒轅之邱集解山海經曰在窮山之際西射之南

按山海經西山經曰軒轅之邱洵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郭璞注黃帝居此邱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邱又海外西經曰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在女子國北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邱郭璞注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而射也集解不引西山軒轅之邱而引海外軒轅之國爲證已爲失誤至以西

射爲地名則尤誤之誤也

是爲青陽集解太史公乃據大戴禮

按戴德禮有孝昭冠辭則其後於太史公明矣集解

竟以爲太史公乃據大戴禮疑有誤

青陽降居江水

大戴禮帝繫篇作降居泜水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

大戴禮帝繫篇作昌濮路史後紀作景媿

有亭亭山祠然則牟陰是鉅平二字之誤正義尚書考靈耀云主春者張昏中可敬授民時以種黍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黍主冬者昴畢中可以種

黎
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路史餘論曰呂梁碑劉耽作碑中敘紀虞帝之世云舜祖慕慕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產舜命羿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爲可考質之於傳惟無句望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

陶河濱正義或陶所在則可

或陶上脫或耕二字意見水經注言無地不可耕且見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爲可考質之於傳惟無句望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

陶也

夏本紀

常衮既從大陸既爲索隱衮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

以漢書地理志考之宜云東北入滹沱

蒙羽其藝索隱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

以漢書地理志考之西下脫南字

汶嶓既藝索隱封禪書一云瀆

封禪書一云瀆山

蔡蒙旅平集解鄭元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

按鄭引地理志誤漢蜀郡青衣縣蒙山所在漢嘉之名至順帝始改地理志不得有其名一誤也蔡山既不知所在而與蒙山並云在漢嘉縣二誤也

道河積石集解鄭元曰積石在金城西南羌中河所出不知其水停冬夏不增減

漢書西域傳作其水停居停下脫居字北過降水至於大陸集解鄭元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

漢地理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但云絳水入海尚書疏引地理志亦云在信都縣諸本皆作南字誤也

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集解鄭元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

禹爲父隱云云尚書疏以爲馬融之言

殷本紀

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

王若虛辨惑曰尚書湯誥篇末曰咎單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摯復政將歸時所陳在太甲三篇之下

次第明甚不可亂也史記乃謂咸有一德作於湯時而列之湯誥之後明居之前豈非誤歟

湯崩集解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

前漢志濟陰郡無亳縣後漢志無濟陰郡梁國穀熟爲南亳蒙爲北亳河南偃師爲西亳亳本非縣名皇覽是魏時人作其所用必後漢地名此云在濟陰亳縣必有誤

遒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

王若虛辨惑曰三篇之書雖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終皆史氏所錄豈獨伊尹褒嘉而作乎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

形口及訓

困學紀聞曰與書序相違王若虛辨惑曰考之於書此篇卽祖已訓王之辭其曰高宗者史氏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旣沒祖已嘉之而作謬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豈獨出祖已意哉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而但云及訓此復失之太簡矣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王若虛辨惑曰尙書微子篇所謂太師少師卽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與書所載異矣而周紀又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抱其樂器而奔周則遷所謂太師少師者其樂工耶若殷紀所稱亦

止於樂工則微子何至與此輩謀決去就而此輩之奔亦何爲併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則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前後參差殆不可曉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集解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

前正義引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其相繆戾如此

周本紀

後七年而崩

毛詩文王疏曰尙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尙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

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旣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又尙書武成疏曰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元等皆依用之然則史記本文是七年故曰七當爲

百夫荷罕旗以先驅

九也

汲冢周書作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
汲冢周書作南宮忽
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
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與此異
登豳之阜以望商邑
汲冢周書作汁汾之阜
日夜勞來我西土索隱七字連作一句讀
汲冢周書度邑解文今其文曰四方赤宜未之我於
西土益訛易不可解又一本我字上有定字索隱七
字作八字

東伐淮夷殘奄集解鄭元曰奄國在淮夷之北
尚書疏引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故孔顏達以爲亦未能詳
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
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
王若虛辨惑曰今其書但載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答揚文武之訓而已曷嘗有二申告之事哉
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
王若虛辨惑曰以書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誥耳若康誥則成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繆誤如此且本紀既先序周公作康誥酒誥等篇而於此復云書豈有兩康誥耶
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
孔安國書傳云穆王卽位過四十矣孔疏云不知出何書也
共王弟辟方立
三代世表無辟字
幽王二年西周山川皆震
國語作幽王三年
二十五年惠王崩
年表在二十四年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
左傳疏曰二十四年傳曰不敎不德得罪於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於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出但其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太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
叔帶奔齊
襄王四年魯僖十二年也叔帶奔齊在四年此入三年年表亦然皆與左傳不符
十二年叔帶復歸於周
左傳叔帶復歸在魯僖二十二年於襄王爲十四年

年表亦然此作十二年蓋誤

十三年鄭伐滑

春秋經伐滑在魯僖二十年於襄王爲十二年

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

左傳魯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取櫟於襄王爲十六

年國語作十七年此與王絀翟后玩左傳文似一年

事史記分載兩年

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

左傳魯僖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賜晉文公珪弓

矢爲伯此是後事

三十二年襄王崩

此是三十三年之誤合左傳及年表證之自知

子靈王泄心立

晉語作大心

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

左傳及年表景王二十五年崩此云二十年蓋脫五

字

四十二年敬王崩

按陸德明左傳釋文曰按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

爾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

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

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

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

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

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爲異又世本

云魯哀公二十年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

崩年是魯哀公二十七年也衆說不同未詳孰是

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索隱西周河南也東周都故曰東西周按高誘曰西周王微弱西周與東周分王政理各居一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之地

大事記曰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

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河南卽郟鄏武王遷九鼎周

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

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

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

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

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

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

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

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謚

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爲

東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

於是東西各爲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

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者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

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

治非也擢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爲正

史厭謂周君

戰國策作史黶

秦本紀

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

毛詩秦風疏孔穎達云本紀曰賜襄公岐以西之地

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

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

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

本紀異者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

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

鄒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

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

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

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

左傳弒襄公秦武十二年事立齊桓公秦武十三年

事與年表同與此異

晉滅霍魏耿

晉世家獻公之十六年滅霍魏耿據年表是年爲秦

成之三年此作武公十三年相隔二十四年

既虜百里傒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

困擧紀聞曰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

非百里奚也太原閻若璩曰按孟子言百里奚先去

虞自不至爲晉所虜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繆

公四年乙丑迎婦於晉左傳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繆

姬亦差一年

太子申生死新城

僖四年左傳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是年據年表爲

秦繆之四年此入於五年後

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

齊世家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卒

據年表是年爲秦穆之十五年也此入於十二年

晉旱來請粟

僖十三年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據年表是年

爲繆公之十三年此入十三年

十八年齊桓公卒

春秋經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是

年於秦穆亦爲十七年

二十年秦滅梁芮

僖十九年左傳秦遂取梁年表亦載入秦繆十九年

與傳同

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

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借行高誘注曰

中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左傳疏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或以爲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按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則爲將師不得云與也或說必辱二三子何嘗有百里奚預其間哉而司馬遷記此以爲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又云蹇叔之子與師蹇叔謂孟子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爾骨焉蓋孟明輩自爲將帥而蹇叔之子則士卒之屬也此亦不相涉而遷以孟明爲百里奚子西乞白乙爲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譜云或謂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安知子長別無所據而必以左氏爲質乎曰此或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謀者孟明也再敗不沮卒以得逞使果爲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諫其君而無一言以罪其子也以書觀之穆公白殽敗歸卽作秦誓以自悔而遷以爲取王官封殽尸之後不亦異乎又云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之與人周也按左氏曰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至於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辭凡左氏所謂君子者蓋假之爲褒貶之主而非指乎當時之士也安有所謂聞之垂涕者哉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

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以女樂二八遺戎王說苑作三九乃使魏讐餘詳反左傳及晉世家皆作壽餘其公立五年卒

春秋宣四年秦伯稻卒則其公立四年非五年矣考春秋自明

十八年晉悼公薨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棗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是役也襄十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晉之諸帥不和謂之遷延之役此云敗秦軍秦軍走年表亦然與左傳相反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晉平公盟已而背之

三傳皆無此盟

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爲太子建妻

楚世家及年表在秦哀之十年

惠公立十年卒

春秋經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總計在位稀得九年此與年表及始皇本紀皆作十年

十二年齊田常弒簡公

事在秦悼之十年今此作十二年與春秋及年表不合

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

六國年表及始皇本紀靈公在位十年卒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此與周本紀及封禪書不同

與晉戰於石門

趙世家作石阿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

魏世家同六國年表作虜其太子趙世家作太子痤

齊君傳作公孫痤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成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

據年表孝公元年燕爲文公韓爲懿侯

齊魏爲王

齊威二十六年自稱爲王以令天下於秦爲孝公九年此因魏連言之耳

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

魏世家作四萬五千

十一年縣義渠

按此時義渠不得爲縣屢首傳云其後五國伐秦陰以文繡千純婦人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起兵襲秦大敗秦李伯之下若義渠已爲縣秦必更置令長何至十年之後反爲所敗年表云義渠君爲臣似可據

魏君爲王韓亦爲王正義魏襄王韓宣惠王也

按惠文君四年齊魏爲王索隱曰齊威王魏惠王世家云惠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與此互異豈惠王始嘗稱王後又降號如稱帝歸帝之說耶否則秦紀但應有十三年之書不應有四年之書矣魏世家於惠王時亦不著稱王事

韓趙魏燕齊皆帥匈奴攻秦

按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靑蘇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五有不同通鑑據年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爲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而不敗故畧不書與紀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與修魚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書之則誠有誤也高誘注五

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十年韓太子蒼來質
韓世家在宣惠十九年據年表是年爲秦惠後十一
年
伐取義渠二十五城
六國年表在十一年
公子通封於蜀
六國年表在十二年作公子繇通
燕君讓其臣子之
六國年表此事在後九年
虜趙將莊
趙世家及樗里子傳作虜趙將軍莊豹
涇陽君質於齊
田完世家及年表俱在秦昭之十七年此入六年
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
韓使暴鳶其攻楚方城取唐昧
楚世家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
昧取我重丘而去年表及各世家俱同是年於秦昭
爲六年
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於齊
趙世家及年表攻中山在秦昭六年滅中山在秦昭
十二年田完世家亦同此敘入八年內

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
年表及田完世家薛文相秦在秦昭八年
秦奠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缺
楚世家懷王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楚軍死
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齊以求
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據年表爲秦昭七八兩
年事也各記不同
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
楚世家年表皆在秦昭八年
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鹹氏而還
以諸世家證年表爲秦昭之九年

左更白起攻新城
白起傳昭王十三年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其明年乃爲左更
五大夫禮出亡奔魏
禮姓呂見穰侯傳彼云出奔齊
再免
六國年表及穰侯傳再謝病免相在昭十五年此入
十六年內
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索隱悝號高陵君
穰侯傳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索隱曰高陵
名顯涇陽名悝兩注自相牴牾

齊破宋朱王在魏死溫

田完世家齊湣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魏

世家魏昭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年表亦同是年

在秦爲昭之二十一年此入於十九年內

涇陽君封宛

十六年已封公子市宛矣此復封涇陽君疑有一誤

四十一年眞攻魏取邢丘懷

魏世家安王九年秦拔我懷是年爲秦昭之三十九

年十一年拔我鄧丘卽秦四十一年也此兩年事幷

入一年

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

白起傳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韓世

家惠王九年秦拔我涇城汾旁

取陽城負黍正義今河南府縣也

府字誤以唐書地理志考之或應作告成二字

韓獻成皐鞏

韓世家秦拔我成皐滎陽不曰獻年表亦同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

按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當得四十九

年

史記考證一

史記考證二

秦始皇本紀

蒙驁攻韓取十三城

六國年表云取十二城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

趙世家悼襄王元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

蕞不拔徐廣曰蕞在新豐今此云取壽陵所將之師

一作衛一作燕亦不同

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

六國年表衛君角以始皇十八年立此是衛元君十

二年不名角

己酉王冠集解徐廣曰年二十二正義按年二十有一也

按徐廣云二十二者以踰年改元計也正義云二十

一者以當年改元計也徐廣以是年爲二十二故三

十七年崩時注云年五十如正義之說則崩年止四

十九六國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

廣曰乙巳則始皇生年當是王寅十三歲時當是甲

寅項羽本紀注徐廣曰項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歲

生則始皇元年當是乙卯此處自當以踰年改元計

作二十二歲爲是但秦本紀云獻公立二十四年卒

子孝公立徐廣曰獻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則

獻之末卽孝之初又不拘踰年改元之說矣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

平陽武城

趙世家趙遷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

下卻之李牧傳趙乃以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

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與此齟齬

不用兵革正義協韻音棘

革與棘古通不必協也詩匪棘其欲禮記作匪革

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

求之弗得

困學紀聞曰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

憲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

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滿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

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

王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

東游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牴牾如

此

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

容齋隨筆曰今人書二十字爲卅三十字爲卅四十

爲卅皆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

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卅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爲四

丁子按秦始皇凡石刻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
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琊臺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
年皇帝始作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稽頌曰德會修長三
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稽頌曰德會修長三
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
泰山斷石本乃書爲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
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
困學紀聞曰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也
兒貢王廖索隱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貢貴後
二語呂氏春秋蓋春秋上脫呂氏二字

逶迤逶迤逃
金石文字記曰逶迤逶迤逃之異文也管子桓公蹩然
逶迤漢書平當傳贊逶迤有耻敘傳逶迤致仕周禮
司士注王揖之皆逶迤既復位儀禮士昏禮大射禮
公食大夫禮注辟逶迤鄉射禮注少退少逶迤也聘
禮注辟位逶迤又三退三逶迤也又辟位逶迤又辟
於其東西位逶迤也又退爲大夫降逶迤士喪禮注
辟逶迤辟位也特牲饋食禮注辟位逶迤禮記玉藻
注俛逶迤而起著屨也皆同此文則隸釋以爲讀如
本字者非也又按晏子春秋晏子逶迤對曰漢書萬
章傳章逶循甚懼外戚傳逶迤循周讓迤又作循爾雅
釋詁注循亦巡也集古以爲當作循者是也迤與循
同說文從彳之字亦或從辵如往爲迋後爲迻後爲
遲之類從辵之字亦或從彳如迭爲徊延爲征返爲
彷之類漢書王莽傳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
音千旬反即逶字也逶之爲後猶循之爲迤耳
吞二周而亡諸侯
宜齋野乘曰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
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
周四年莊襄王卒始皇方即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
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以養四海天下之士

新書作以四海養天下之士
項羽本紀
項梁嘗有櫟陽逮捕
諸本皆無捕字惟北監本有之
廣陵人召平
按水經注廣陵城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六年爲
荆國十一年爲吳城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
三年更曰廣陵此紀言廣陵者蓋史家追書之也
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正義漢都洛陽改爲雒陽
加佳佳於行次爲土土水之忌也水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
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水以加佳
此與秦典畧語水經注及魏志注中亦引之火德作

火行水之尼也作水之牡也

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正義春秋時邾國曹姓

春秋隱公世無邾徙斷事

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正義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地

邱之地所封

齊之都也

文有舛誤據漢書地理志宜云青州臨菑縣地一名

齊城郎古營邱之地師尚父所封齊之都也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正義注水經云水又北左傳

檥船以待項

羽郎此也

此條今本水經注無之

高祖本紀

此兩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應劭曰貸人財物小司寇

周禮小司寇但有正之以傳別約劑之文聽稱責以

傳別本小宰職中語

乃以竹皮爲冠索隱應劭曰一名長冠側竹皮

裏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纏爲之制如

後漢書輿服志云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纏爲之制如

板然則側竹皮裏以縱前七字應是竹皮裏以纏之

必不可遺哉

高祖崩長樂宮集解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

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

按高祖生年乙巳至是年丙午當是六十二

呂氏本紀

齊丞相壽爲平定侯集解徐廣曰姓齊

功臣表作齊受此作壽

封呂嬃爲臨光侯呂他爲俞侯更始爲贅其侯集解徐廣曰表

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爲贅其侯又呂忿爲呂成

侯及諸侯丞相五人集解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

王悟開松兹侯徐厲勝

侯呂更始臨陵侯越

按贅其侯名似應從年表作滕侯更始自屬滕侯之

其病漢書改爲皇帝是矣

其以沛爲朕湯沐邑集解駰案風俗通義曰漢書注沛

高祖始登帝位教令

言其後以爲帝爾

王若虛辨惑曰予謂不然戒辭用其字自是本法古

文如是者何可勝舉而云楚語獨爾不以妄乎

楚隱王陳涉索隱世家作幽王

名擇貣劉之兄

按此五字相連始皇本紀云陳勝自立爲楚王月表

云二世元年七月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陳涉世家

云陳勝葬碭諡曰隱王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

家碭至今血食索隱乃截楚隱王三字另作一人而

楚無此王則以幽王當之殊屬牽强且幽王亦名悼

不名掉也或以六國爲疑則燕韓業已不與安見楚

之必不可遺哉

按高祖崩長樂宮集解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

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

按高祖生年乙巳至是年丙午當是六十二

呂氏本紀

齊丞相壽爲平定侯集解徐廣

曰姓齊

功臣表作齊受此作壽

封呂嬃爲臨光侯呂他爲俞侯更始爲贅其侯集解徐

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爲贅其侯廣曰表

侯及諸侯丞相五人集解徐廣曰中邑侯又呂忿爲呂成

王悟開松兹侯徐厲勝

侯呂更始臨陵侯越

按贅其侯名似應從年表作滕侯更始自屬滕侯之

名本文倘誤耳否則同時受封者有兩呂更始未必
然也滕侯與贅其皆諸侯相贅其呂后昆弟子滕侯
不詳支屬而皆以入年坐呂后事誅則其爲同宗可
知然贅其不入侯相之例而滕侯不附諸呂之中其
以親疎別歟
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
年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張耳陳餘傳云壽爲樂昌
侯與此同侈爲信都侯與年表同三處互異
呂榮爲祝茲侯
按年表祝茲侯呂榮注索隱曰漢書作琅琊松茲侯
徐廣注徐廣曰松一作鄐蓋以文帝紀云祝茲侯
罪國除享國甚短並無徒封之說年表例凡始封某
封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索隱謂帝之子爲諸侯
按年表作清都徐廣曰一作鄐索隱曰漢表作鄐此
注誤脫漢字但年表駟鈞以文帝元年封前六年有
徒封絕與表何以止錄其前封而表則直書其以清
都失國耶恐郭都鄐俱以傍形似而差如言嘖
曹時之類其作鄐與鄐者又并清字脫去耳
後別封者俱次第詳載并注明轉徙絕續之由鈞果
徙封絕與表何以止錄其前封而表則直書其以清
都失國耶恐郭都鄐俱以傍形似而差如言嘖
曹時之類其作鄐與鄐者又并清字脫去耳
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
顧炎武曰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
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晉中都下
孝景本紀
二年脩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武陵侯集解徐廣曰漢
之意荀子惆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嗛也又曰
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又曰不自嗛其行者言滿
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慊又善哈之慊於口並是
慊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
呂氏春秋荷可以慊前觀辨者吾無辭爲也亦慊字
不詳支屬而皆以入年坐呂后事誅則其爲同宗可
知然贅其不入侯相之例而滕侯不附諸呂之中其
以親疎別歟
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
年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張耳陳餘傳云壽爲樂昌
侯與此同侈爲信都侯與年表同三處互異
呂榮爲祝茲侯
按年表祝茲侯呂榮注索隱曰漢書作琅琊松茲侯
徐廣注徐廣曰松一作鄐蓋以文帝紀云祝茲侯
罪國除享國甚短並無徒封之說年表例凡始封某
封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索隱謂帝之子爲諸侯
按年表作清都徐廣曰一作鄐索隱曰漢表作鄐此
注誤脫漢字但年表駟鈞以文帝元年封前六年有
徒封絕與表何以止錄其前封而表則直書其以清
都失國耶恐郭都鄐俱以傍形似而差如言嘖
曹時之類其作鄐與鄐者又并清字脫去耳
後別封者俱次第詳載并注明轉徙絕續之由鈞果
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
顧炎武曰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
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晉中都下
孝景本紀
二年脩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武陵侯集解徐廣曰漢
生本作係音奚又按漢書功臣表及
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
表亦作嘉與此互異表又作武陽并封邑亦不同

孝武本紀
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集解徐廣曰進網於天子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
按封禪書作深澤侯舍人此明脫舍人二字徐裴紛紛持疑未相覈對耳

二代世表
差弗生毀渝
本紀渝作隃
周昭王瑕索隱宋忠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爲左
本紀由作游
楚能鬻紅

世家鬻作摯
十二諸侯年表
周皇甫謐曰二十四年惠王崩
春秋僞八年爲惠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氏以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八年十二月告喪謚之說依左氏也趙匡以左氏爲不足憑吳澄曰惠王前九年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此不知何所本也
襄王十四年叔帶復歸於周
本紀十二年春秋左傳與表同
三十三年襄王崩
本紀三十二年春秋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左傳秋襄王崩與表同
頃王五年崩
本紀六年春秋與紀同
敬王十六年王子朝之徒作亂故王奔晉
本紀同左傳天王處於姑蕕辟儋翩之亂也杜注姑蕕周地據此則王未嘗奔晉也
四十三年敬王崩
本紀四十二年左傳哀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據此則敬王四十四年崩無疑徐廣曰歲在甲子非一本又作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四十四年崩年乙丑崩元巳卯崩王戊按通鑑敬王元年王午崩年乙丑巳卯乃景王二十三年敬王烏得稱元王戊乃敬王四十一年豈有崩後三年元王方朗位乎其誤不辨而明矣

孝公立三十八年卒
世家二十七年按周宣王誅伯御立孝公在伯御之十一年其年乃孝公元年而表以伯御元年爲孝公元年改孝公多十一年矣
桓公十六年公會晉謀伐鄭
世家會於曹謀伐鄭春秋公會宋公蔡侯衛侯於曹左傳會於曹謀伐鄭也則晉當是晉

世家不載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不書下疑脫
朔與日三字
文公八年王使衛來求金
世家不載春秋九年事
成公元年春齊取我隆
世家二年春秋左傳與世家同隆作龍
昭公稠
世家作禂徐廣曰一作紹春秋與表同
十年四月日蝕
世家不載春秋亦無其事
二十四年鸜鵒來巢
世家成作城
晉孝侯十六年曲沃莊伯殺孝侯
世家十五年
晉侯潛
世家春秋俱作緡
敬公二十六年公卒立癸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
世家同卓子作悼子按春秋傳九年晉里克殺其君
之子癸齊左傳里克殺公子卓又春秋傳十年晉里
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經傳不同表云及卓子
蓋依傳也
襄公三年秦報我殽敗於汪
世家秦使孟明伐晉報殽之役取晉汪以歸按春秋
文二年爲晉襄三年秦穆三十五年春王二月甲子

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左傳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又春秋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傳伐秦取汪以報彭衙之役據此則報殽敗汪自是兩事而表與世家連類而及耳又彭衙之戰秦本紀在穆三十四年與春秋異鄭世家穆公三年從晉伐秦敗秦於汪又與秦本紀晉世家經傳不同

景公據

世家同春秋據作獲

厲公壽曼

世家同春秋壽曼作州蒲

頃公棄疾

世家春秋棄疾俱作去疾

秦穆公十六年爲河東置官司

左傳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係十五年事本紀與傳同

三十年圍鄭有奇言卽去

本紀三十年助晉人圍鄭鄭使人言於繆公秦乃罷兵春秋僖十三年秦人圍鄭左傳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伯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紀與經傳事同文異奇言二字太史公斷文也

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紀與經傳事同文異奇言二字太史公斷文也

三十五年伐晉報殽敗我於汪

本紀三十六年以報殽之役無敗汪事說詳晉襄二年

其公五年卒

本紀文也表因之春秋宣四年秦伯稻卒則其公立四年非五年矣

桓公元年

當在魯宣五年

二十七年卒

本紀文也春秋成十四年秦伯卒則桓公立二十八年明矣表因本紀之誤是以秦桓之事俱與春秋異而遞誤一年耳

楚文王五年息夫人陳女過蔡

世家不載春秋左傳在莊十年爲楚文六年是當與伐蔡獲哀侯以歸同入六年

十三年卒

世家文卽春秋莊二十年爲堵敖元年則文王立十五年堵敖立三年表因世家之誤也

成王惲

春秋惲作頵穀梁作髡

二十六年滅六英

世家云滅英無六字徐廣曰一本作黃春秋楚成二十四年滅黃二十九年齊人徐人伐英楚穆四年秋

楚人滅六據此則楚成二十六年六英俱未滅當從
滅黃其編年亦當從春秋

莊王侶

春秋侶作旅穀梁作呂

六年伐宋陳

世家云伐宋無陳左傳楚子侵陳遂侵宋與表同

康王招

春秋招作昭

靈王圍

春秋圍作虔

七年就章華臺內亡人實之

世家同左傳昭七年爲楚靈六年爲章華之臺納亡
人以實之據此則六年表內執芊尹亡人入章華之
事此爲羨文

滅陳

世家八年春秋左傳與表同左傳昭十一年楚公子
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對曰楚王奉孫吳
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然則定陳者滅陳
之詐詞也且定陳之言在楚靈七年經傳無八年定
陳之文

昭王珍

春秋珍作軫

四年吳二公子來奔

世家同左傳魯昭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據此則二字誤
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據此則三字誤

七年囊瓦伐吳

世家同春秋左傳定二年秋楚人伐吳據此當是楚
靈八年

惠王四年伐鄭

世家六年白公請兵令子西伐鄭無四年伐鄭之事
春秋哀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年同事異疑陳
鄭音近而誤耳

宋惠公

世家三十年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與
表異又戴公世家無名則立字立君之謂也表誤以
爲戴公名耳

殤公十年華督殺公

世家春秋同

莊公馮元年

春秋在桓三年至莊二年乙酉宋公馮卒據此則宋
莊立十八年明矣乃世家誤以十九年卒表遂以殤
公被弒之年爲莊元年故有十九年耳

桓公御說

世家御作禦

成公王臣
穀梁王作壬
文公鮑
世家鮑作鮑革
其公瑕
春秋瑕作固
平公成
公羊成作戍
景公頭曼
春秋頭曼作蘧
二十九年侵鄭衛魯

世家不載春秋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無侵衛魯之文
秋宋人圍曹則魯當是曹是年晉曼多帥師侵衛則
侵衛當是晉事
衛莊公十七年州吁長好兵
世家十八年
宣公元年晉共立之討州吁
世家衛桓十六年春秋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於
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與世家同
惠公三年朔奔齊立黔牟
世家四年春秋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與世家同
殤公狡
春秋狄作剽
年事
孫復入十四年
按惠公立四年亡八年通十二年世家云通凡十三
年
懿公八年翟伐我
世家九年春秋閔二年狄入衛與世家同
文公二十三年重耳從齊過無禮
世家十六年左傳與表同第按左傳重耳處狄十一
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然則
重耳從狄過衛非從齊過衛也
成公三十一年楚伐鄭與我平晉中行桓子距楚救鄭
伐我

世家不載春秋宣五年爲陳靈十年楚人伐鄭左傳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據此當是
陳靈之事
獻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師樾
世家不載春秋襄十一年夏晉率諸侯伐鄭衛與之
秋習率諸侯伐鄭會於蕭魚衛亦與之無救鄭之文
冬秦人伐晉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
鄭已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據此當是秦景十五
年事
殤公狡
春秋狄作剽
與世家同

桓公三十七年伐魯
世家不載春秋定十二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魯常是曹
出公十二年父蒯聵入輒出亡
世家同春秋哀十六年春巳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衛衛侯輒來奔據此則哀十六年爲出十四年非十二年明矣而蒯聵元年亦非哀十五年矣
陳弟他殺太子免代立國亂再赴陳厲公他元年陳大夫五父殺立爲厲公
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他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則殺免在陳桓三十八年又春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則是年佗不得稱元也桓十二年爲厲七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則厲公名躍而非佗也孔穎達曰躍爲厲公世家本文也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卽佗六年殺佗而厲公立也陳世家以佗與五父爲二人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立七年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曰共弒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立五月卒林立是爲莊公按傳五父佗一人而世家以爲二人按經蔡人殺佗在桓公卒之明年不得爲佗立七年也佗以魯桓六年見殺躍以魯桓十二年始卒不得爲躍立五月也既以佗爲厲公又妄補躍爲利公世本本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也據孔氏之辨則表仍世家之誤明矣至七年表云公滑蔡殺公俱非厲公躍徐廣曰班氏云桓公之弟
成公二十九年倍楚盟楚侵我
世家二十九年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春秋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左傳楚子辛爲令尹欲侵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據此則是年陳爲請盟非倍盟也且經傳俱無楚侵陳之文又襄四年左傳春楚師爲陳叛故將伐陳三月陳成公卒聞喪乃止夏楚彭名侵陳據此則當在陳成三十年
哀公弱
春秋弱作溺
滑公二十三年楚滅陳
世家二十四年左傳哀十七年秋七月巳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與世家同
蔡宣侯措父
春秋作宣公考父
景侯固
世家固作同春秋與表同
二十八年晉率我伐鄭
世家不載春秋襄九年蔡景二十八年卒曹成十四年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不及蔡據此疑是曹成之事誤入於蔡者

蔓侯班

世家春秋班俱作般

蔡侯廬

世家春秋同左傳廬作盧

元年

世家滅蔡三歲楚平王立廬歸蔡侯春秋昭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十三年蔡侯廬歸於蔡據此則昭十二年廬不得稱爲元也

悼侯東國

春秋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於楚朱穀梁作東第攷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汪克寬曰東卽東國誤爲朱也

曹戴伯鮮

世家鮮作蘇

宣公廬

世家廬作彊春秋廬作廬

成公二十二年伐衛

世家不載春秋襄十七年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無曹

世家同春秋子嬰作子儀

隱公亡後七歲復入

世家厲公初立四歲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與左傳同表誤

襄公元年楚伐晉來救

世家五年事元年楚縱宋伐鄭非楚伐也亦無晉救之文

十八年晉欒書取我范

世家不載左傳取汜祭杜注鄭地成皐縣東有汜水范字當誤

成公三年與楚盟

世家楚共王使人來與盟鄭人私與盟據此則春秋鄭成元年馬陵之盟自是兩事

簡公嘉

世家同春秋作髡頑

釐公惲

世家同春秋作髡頑

簡公喜

世家春秋喜俱作嘉

二年誅子駟

左傳襄十年冬十月戊辰殺子駟據此是鄭簡二年

世家與傳同

十七年子產曰范宣子爲政我請伐陳

世家不載左傳范宣子爲政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據此則子產曰三字似羨文

二十八年子產曰三國不會

世家不載左傳夏諸侯如楚晉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於申楚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蕆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據此不會者四國三字當誤子產曰下疑有脫文

定公四年火欲襄之子產曰不如修德

左傳昭十八年事是鄭定六年也世家與傳同

十一年楚建作亂殺之

世家十年

獻公蠆

公羊蠆作囆

燕宣公五年楚圍我我卑辭以解

世家不載春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迎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疑是鄭襄八年誤入於燕者

平公六年公如晉請內王

世家不載左傳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太叔相王室之不宣晉之恥也獻子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會於黃池謀王室也疑是鄭定公十二年誤入於燕者

簡公十一年敗宋師

世家不載春秋哀十三年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囿左傳同無燕敗宋師之文疑是鄭聲十九年誤入於燕者

吳餘祭十七年餘昧四年

按春秋襄二十九年闍弒吳子餘祭則餘祭止四年也襄十三年爲餘昧元年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則餘昧凡十七年也世家誤編年歲表遂因之故餘昧之事皆誤屬餘祭耳

餘昧

春秋作夷末公羊作夷昧

闔閭四年伐楚六潛

世家潛作灊

失差十八年楚敗我

世家越敗吳師於笠澤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師大亂遂敗之據此楚當是越

史記考證二

史記考證三

六國年表

周安王三年王子定奔晉

本紀不載

秦厲共公五年楚人來賂

本紀不載

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

本紀作六年大事記曰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

十年

城綿姑靈公卒立其季父悼子是爲簡公今本紀倒作

十三年

簡公十五年簡公卒

本紀作十六年

惠公十一年太子生

本紀作十二年

十三年蜀取我南鄙

本紀作伐蜀取南鄙

獻公十七年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

本紀作十八年而不紀月

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

本紀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無太子之文

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

本紀作四十一

二十三年與晉戰岸門

本紀作二十四年岸門作鴈門

惠文王八年與韓趙戰斬首八萬

本紀七年其擊秦當卽此事通鑑七年五國皆敗走八年大敗韓師於修魚無趙則屬兩事未悉溫公所據

九年取趙中都西陽安邑

本紀無安邑前十年衛鞅圍魏安邑降之安邑非趙

地表蓋衍文耳趙世家作西都中陽與秦紀表互異

十一年侯義渠得二十五城

本紀作十年

十二年樗里子擊蔺陽虜趙將公子渴通封於蜀

本紀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非蔺陽也十二年

虜將莊豹本紀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無渴字

武王元年張儀魏章皆死於魏

本紀張儀魏章東出之魏魏世家張儀魏章皆歸於

魏死字誤

昭王七年魏冉爲相

本紀作十二年

十年楚懷王亡之趙
本紀作十一年
十五年魏冉免相
本紀作十六年
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本紀作十六年又秪稱左更錯取軹及鄧無取城大
小六十一之文通鑑亦作十八年云秦大良造白起
伐魏取六十一城又似兩事
三十年白起封武安君
本紀作二十九年
四十四年秦攻韓取南陽
本紀云周初亡
始皇二十一年王賁擊楚
本紀云王賁攻薊不云擊楚
二十三年殺其將項燕
本紀作二十四年
二十七年更命河爲德水爲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
天下書分爲三十六郡
本紀作二十六年
二十八年爲阿房宮
本紀三十五年二十六年築宮咸陽北阪上二十七
年作信宮渭南二十八年事也
二十三年西北取戎爲四十四縣
本紀作三十四縣
魏衛悼公
世家作懷公
文侯斯
世家作都
五年魏誅晉幽公
世家作盜殺幽公
十七年徙陰合陽
十八年受經子夏過段干之閭常式
世家作二十五年
十年卜相李克
世家作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伐秦至陽狐
秦表作伐魏至陽狐
晉孝公傾
世家作頃
三十六年秦侵晉
世家作秦侵我陰晉表蓋脫我陰二字

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世家都作堵
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詳見秦獻三十三年
襄王二年秦敗我雕陰
此與五年魏獻少梁河西地於秦自是兩事通鑑與
表同世家則并入五年
哀王六年秦來立公子政爲太子
世家來作求
七年虜聲子於濮
世家徐廣注聲子作韐子
敬侯八年襲衞不克

悼公十一年秦拔我慶邱
世家作鄍邱
韓文侯七年鄭敗晉
世家敗作反
哀侯六年韓嚴殺其君
世家同通鑑韓嚴遂弒其君哀侯以韓廆爲相而愛
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於朝并中哀侯據此則表與
世家俱脫遂字
昭侯六年取陵觀慶邱
世家慶作邢
宣惠王十年君爲王
世家作十五年
十一年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魏王二十一年暴鳶救魏
世家鳶作鼂
桓惠王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二城
世家作十三城
趙襄子元年以金斗殺代王
世家斗作枓
烈侯元年魏使太子伐中山
世家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通鑑晉魏斯擊
宋使樂羊伐中山使其子擊守中山據此伐當是守
敬侯八年襲衞不克

世家不載
成侯六年敗魏涿澤
世家涿作鄗
武靈王二年城鄗
世家作三年
平年秦取我中都西陽安邑
說見秦惠文後九年
十二年立燕公子職
世家作十一年
二十五年趙攻中山

世家作二十三年
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
世家不載
二年楚懷王亡來弗內
世家不載
四年圍殺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
世家三年滅中山四年圍主父餓死
十五年取齊淮北
世家作十六年
孝成王元年平原君相
世家不載通鑑趙以公子勝爲相在赧王四十九年
表內已書爲相至此又書舛訛可知
九年秦圍我邯鄲
世家在七年
楚魏救我
世家在八年
十五年平原君卒
世家作十四年
趙王遷
世家作幽
二年秦拔我平陽敗扈輒斬首十萬
世家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
一年秦拔我宜安
世家秦攻宜安李牧率師卻之與表異通鑑秦伐趙
取宜安平陽武城與表同據此則李牧卻之者二年
事也拔平陽拔宜安俱三年事世家誤其年故表前
後參差耳
楚悼王二十二年魯哀公卒
通鑑貞定王元年魯哀公卒於有山氏世家同據此
則二十一年也
悼王二十一年三晉來伐我至桑邱
世家作乘邱
懷王二十四年秦來迎婦
世家云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往迎婦
頃襄王元年秦取我十六城
世家云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既取析又并左右
十五城也廣蓋因表爲十六城而遷就其詞
二十年秦拔鄢西陵
世家拔我西陵不云鄢
考烈王十四年楚滅魯頃公遷下邑
魯世家作卞邑徐廣注一作卞通鑑遷其君於卞卞
春秋魯邑名卽古卞明國也戰國時屬楚則下邑應
作卞邑

齊宣公四十四年伐魯莒及安陽
世家莒作葛陽作陵
湣王二年封田嬰於薛
世家同
高祖功臣侯年表
平陽征和二年侯宗
顧炎武日知錄曰史記作於太初中平陽侯下元鼎三年今侯宗者作史記時見爲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云云則後人所加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
廣殷侯呂殿
呂漢表作召當是字形相近而誤

潁陰定濟淮南及下邑
濟漢表作齊是
汾陰
按第三格有建平二字以漢表核之無有漢表是
黃齊侯呂
呂漢表作傳胡害
東茅補韓信爲將軍
漢表作捕韓信是也此侯劉劉漢表作劉到
甯侯魏選
選漢表作遬
壯索隱作嚴
避明帝諱
據此則壯應作莊
悉景閒侯者年表
軹侯倉
漢表作黎朱倉
中邑侯朱通
表作朱進
樂平侯衛無擇
樂平漢表作樂成無擇各本俱作無澤蓋誤
鍾索隱縣名
陽東萊
卽索隱說當依地理志作雁
卽墨隱名
卽墨琅琊

漢表作辟以地理志證之字應從缶
范陽端侯代
漢表作靖侯范代
亞谷征和二年
顧炎武日知錄曰此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二皆後人所加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隨成
漢表作隨城
潦侯趙王煖嘗
漢表煖作援

下鹿

漢表下摩

常樂侯稠雕

驟騎傳作銅離漢書作雕離

壯索隱表在東平

漢表作杜索隱表字衍

義陽侯衛山

傳作邢山

臧馬康侯延年

漢表作雕延年

北石索隱漢表作外石

東越傳亦作北石

涅陽

朝鮮傳作溫陽以漢表證之涅陽是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安成

漢表作安城

浮邱侯劉不審

漢表作不害

眙台

地理志作盱眙

墳

漢表作懷昌

劇魁侯劉曇

漢表作黑

平度侯劉衍

漢表作行

雷侯劉稀

漢表作豨

辟

漢表作辟土

封斯侯劉胡陽

漢表作胡傷

廣望侯劉安中

漢表作忠則此侯單名也

距陽侯劉白

白漢表作匄當由字形相似而異耳

成平

漢表作平城

陪安索隱在魏郡

漢表作陰安

周堅

漢表作周望

安陽侯劉榮

漢表作樂
富侯劉襲
漢表作樂
陪侯劉明
漢表作則
邵侯劉愼
漢表作順
蘭侯劉憙
漢表作罷軍
盧陽侯劉恢
漢表作恬
瑕邱侯劉貞
漢表作政
郁狠侯劉騎
漢表作驕
洛陵侯劉章
漢表作童
葉侯劉嘉
漢表作喜
鈞邱侯劉憲
漢表作寬
柳侯劉陽
陽漢表作陽已
樊輿侯劉倏
倏漢表作修
安郭侯劉博
博漢表作傅富
都梁侯劉遂
遂漢表作定
祝茲侯劉延
延漢表作延年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蜀湔氏反擊之
此事本紀無
立太倉西市
此事本紀無漢書紀郎据此書起西市修敖倉
以芷陽鄉爲霸陵索隱地理志有芷陽縣
索隱此句誤地理志曰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志未嘗有芷陽縣也
元光三年決河於瓠子
文義當云河決於瓠子
史記考證三

史記考證四

禮書

二者相待而長

荀子禮論作相持而長

側載臭茝

荀子禮論作側載睪芷

寢兕持虎鮫韅彌龍集解徐廣曰乘輿車金薄瑣瑣龍爲輿倚較

徐廣所云蓋本續漢書輿服志文劉昭注又引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則字作繆不作瑣明矣索隱云瑣

然龍貌非是

必信至教順

禮論作倍至教順

情勝之爲安

禮論作情說一本作情性

是儒墨之分索隱曰悅以使人人忘其死是也

易作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彊固之本也

荀子議兵篇作彊國

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

議兵篇捐作隕

然而兵殆於垂涉

議兵篇作垂沙楊倞曰漢地志沛國有垂鄉莊蹻起楚分而爲四正義括地志云師州黎州在京西南五千六百七十里唐無師州地理志云黎州至京師二千九百五十里汝潁以爲險正義地理志陽乾江山嶺水出東至下蔡入淮地

陽乾山名江字衍

不畏外而固者

議兵篇作不畏外而明內

諸侯不敢懷

禮論作壞楊倞注云司馬貞云思也蓋誤耳

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

禮論作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楊倞注云得當爲德言德之本在貴始穀梁傳有此語

函及士大夫

函咊字之誤禮論楊倞注引司馬貞曰咊音合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

有特牲而食者

禮論作持手而食者

利鈍弗啐也

禮論啐作醉

三有之弗食也

禮論作三臭

大昏之末廢齊也
禮論作發齊
大路之素幬也
禮論作大路之素末集也
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
禮論作始乎稅成乎文終乎說
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
禮論以爲上則明下云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
禮豈不至矣哉
禮之貌誠深矣
禮論貌作理

入焉而弱
禮論弱作溺
入焉而嗛
禮論嗛作喪
廣騖不外
廣騖禮論作厲騖
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
性守禮論作壇宇
樂書
其聲麤以厲正義心隨怒而發揚故無輟輟
今禮記疏作輟礙爲喜心所感
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集解鄭元曰隨物變化
今鄭注禮記無此語
欣喜驩愛樂之容也正義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
禮記疏引賀瑒云使物歡欣
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集解鄭元曰夔欲舞奧天下之君共此樂
今鄭注無此語
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
衛湜禮記集說引張守節曰樂以氣和民心如天地寒暑以氣生化故謂樂爲民之寒暑也風雨之事謂之禮也禮以形教故曰事也天地之以風雨奮潤萬物猶以禮安治萬民故謂禮爲民之風雨也與今本史記正義不同
胎生者不殰集解鄭元曰胎生者不殰敗曰殰
鄭注樂記曰內敗曰殰陸氏釋文云內乃對反或作骨肉之肉者誤則唐時本亦有作肉者矣然究是內字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集解鄭元曰揚鈸也
今鄭注樂記無此語
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集解鄭元曰言復備乃可制作以爲治
鄭注樂記作可以爲治法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集解鄭元曰謂利欲生也

鄭注樂記云鄙詐是貪多利僞生
彼亦有所合之也集解鄭元曰東鄰來阿有魚山或以聲合巳意
鄭注樂記云以聲合成巳之志
肆直而慈愛者集解鄭元曰肆正也
今鄭注樂記無此語
累累乎殷如貫珠集解鄭元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而有此聲
鄭注樂記作如有此事
律書
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正義淮南子云湯伐桀放之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
舜南巢之山而死
淮南修務訓云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

歷山無末喜同舟之語
歷書
月名畢聚
爾雅月在甲曰畢爲月陽又曰正月爲陬邢昺疏曰正月得甲則曰畢陬若史記歷書二月名畢聚也陬古字作聚讀爲陬音
天官書
紲漢抵營室曰閣道索隱又按樂汁圖徵云
樂汁圖徵緯書也
封禪書
宋毋忌索隱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日中仙人宋毋忌
今五千言中無此語
河渠書
功無已時分吾山平集解徐廣曰東鄂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駰按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
水經注馬頰水又南北逕山南山卽吾山也
平準書
物踊騰糴索隱按漢書糴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糴者出賣之名故貪貨志云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是也
作躍則宜屬上句作糴則宜屬下句
吳太伯世家
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斷髮示不可用與傳異
弟餘昧立
春秋作夷末公羊傳作夷昧
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
左傳橐皋之會但有魯君年表並同秋徵會於衛乃曾於鄖耳此并兩事爲一
齊太公世家
曹殊以七首刼桓公於壇上
習學紀言曰遷言曹沫刀七首刼齊桓公遂與沫三敗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見按左氏魯莊公九年納糾

敗於乾時幾獲十年有長勺之勝劇賓主之齊猶未已與宋犬乘邱公子偃敗宋師齊乃還十三年北杏之會齊將稱霸其冬魯乃會盟於柯是三戰而再勝未嘗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劌復諸侯會桓公於甄

年表作鄄按經典釋文甄音絹一音眞或音旃又舉然反或作鄄

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

左傳晉文公卒於齊昭公之五年在翟伐齊之前此作六年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

年表作二十年

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弒齊君舍

春秋經作九月左傳云以七月乙卯夜杜注云書九月從告此云十月疑十爲七字之誤

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

左傳及年表郤克使齊在頃公七年爲魯宣之十七年

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

左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歃盟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

有寮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辭書乃泣反周公

周公辭書乃泣反周公

困學紀聞曰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啟金縢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揄垂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習學紀言曰是時楚未有國公奚之焉詩書以爲居東而異說以爲南奔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

年表武公立十年而卒是爲周宣王之十二年下文云夏武公歸而卒是立九年也與表互異

二十七年孝公卒

年表作二十八年宣王誅伯御在伯御之十一年其

年乃孝公元年而表以伯御元年爲孝公元年故較
世家多十一年
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索隱系本
名曰啟
左傳疏曰杜世族譜云名啟方
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索隱湣公之
杜預注左傳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
弟名曰申
獲喬如弟荼如
左傳作焚如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
左傳及年表晉悼公立於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非
襄公元年

季氏芥雞羽集解服虔曰搏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分郤氏雞目
左傳疏引此語是賈逵之說非服虔也
齊伐我取三邑
左傳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一邑齊世家亦作取二
邑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
按齊歸我讙闡在八年春秋經傳無十五年歸侵地
之事大約因歸成之語而誤耳
卒於有山氏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
哀公元甲辰終庚午
年表甲辰爲定公十三年哀公元爲丁未左傳疏曰
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
燕召公世家
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
六國年表及秦本紀秦昭襄之四十七年於趙孝成
王爲六年是年秦阬趙卒於燕武成王爲十二年此
云十三年與趙世家合於秦本紀及年表差一年
管蔡世家
餘五叔皆就國索隱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
左傳杜預注云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
毛叔聃也孔穎達疏云史記云聃季載杜云毛叔聃
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
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說

子宣侯措父立
春秋作考父
衛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
左傳作祝佗此作史鰌
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弒其君殤公及孔父
年表作四十七年
陳杞世家
釐公六年周宣王卽位
年表在釐公五年
二十八年楚莊王卒
年表陳成公八年楚莊王薨

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

左傳及年表俱在陳湣公之八年

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年表陳亡於湣公二十三年孔子亦卒於是年此作二十四年與左傳合與孔子之卒差一年

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索隱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於滕

世本及杜預世族譜皆云周文王子錯叔繡唯漢地理志以爲周懿王子

衞康叔世家

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湎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

王若虛辨惑曰酒誥之文固嘗有用婦人語

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衞爲侯

顧炎武曰是頃侯以前之稱伯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爲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旄邱責衞伯之文可據

鄭氏箋曰爲康叔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周禮九命作伯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

伯而繫諡者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諡則曰文公康公

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爲夫人

生子完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

毛詩疏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

娶於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

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

太子完立是爲桓公

左傳疏曰石碏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太子之位未定衞世家言立完爲太子非也

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

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七年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

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三年

齊置衞獻公於聚邑

按左傳齊人以邾寄衞侯杜預曰邾齊所滅邾國言來此作聚互異

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衞君

秋左傳作剽

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衞亂乃此矣

王若虛辨惑曰吳世家云季札自衞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猶

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哼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鼓琴蓋衞世家云季子過宿孫文子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衞亂乃此矣一以爲鐘一

以爲碧此未足深病然如前說則是文子自作樂而
季子適聞之也如後說則是文子爲札而作也前說
則罪其不自愧懼而安於娛樂後說則以音聲之悲
而知其爲亂之徵是何乖異而不同耶按前說本於
左氏當是後說正有他據亦相矛盾而不應取也且
左氏但言又何樂而史記改之云可以畔乎其義亦
乖蓋獲罪於君卽所謂畔也而何在於擊鐘耶司馬
貞旣知其非矣而曰畔字讀爲樂亦强爲之說也
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衞野王縣
而并濮陽爲東郡
六國年表作十一年
宋微子世家
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王若虛辨惑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
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曰云云太師若曰云云誠得
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則
微子旣已去矣而復記箕子之所以奴比干之所以
死而終之曰微子以爲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
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
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力勸微子去遂行何耶
左牽羊右把茅
孔穎達左傳疏曰史記之言多有錯繆微子手縛於
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也
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
於宋
毛詩振鷺疏曰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卽封微子於
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旣殺武
庚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
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
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
是歲魯弒其君隱公
左傳及魯世家年表隱公弒於宋殤公之八年
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
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邱
左傳宋殤公九年爲魯莊之十一年夏宋爲乘邱之
役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此紀戰乘邱於大水之後又
書曰十年
十一年秋
按殤公立十年而弒此云十一年秋一字蓋衍文
襄公七年宋地震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鷁退蜚
王若虛辨惑曰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
雨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
飛過宋都左氏云隕石於宋隕星也史記世家乃謂

宋襄公七年宋地隕星如雨與雨俱下六鷁退飛按
春秋星隕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莊公七年之四月
與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遠矣安得併爲宋事
同時之事乎蓋見左氏釋隕石爲隕星故誤詰焉而
隕石之事反遺而不書

子成公王臣立

穀梁傳作壬臣

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

左傳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
之此云衛伯不知何據又左傳及年表皆作鮑此云
鮑革亦互異

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

左傳爲亂者武繆之族攻之者戴莊桓之族與此異

其公瑕立

三傳其公名固

司馬唐山

左傳作蕩澤

乃立其公少子成

公羊傳作戍

子景公頭曼立

春秋作樂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

左傳三十九年魯哀公之十七年也

悼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
述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
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

晉世家

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
虞

左傳疏曰世家謂此夢爲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
夢此傳直云武王生太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
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史安得以爲

武王夢也潛姬之夢龍據其身燕姞之夢蘭爲已子
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馬遷之妄言耳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

說苑君道篇文以爲周公曰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
稱之豈有先生稽緩孝王世家亦作周公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

年表作九年

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於翼

左傳曹惡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年表
作十六年

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

毛詩唐風疏曰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則言卒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

左傳此事在魯桓之十一年於晉侯爲五年年表作六年此又作四年

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公

左傳及齊世家年表於魯爲莊之八年於齊爲襄之十二年合之晉侯當是二十一年此作十九年

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

左傳周本紀鄭世家年表俱在惠王之二年於獻公亦敘在申生上此則云

亦二年

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

秦本紀云太子申生姊左傳亦敘在申生上此則云

女弟或弟爲昆字之訛

趙衰曰上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索隱言人之出言

左傳作子犯之言且言何以易之索隱言人之出言

不可輕易之也

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顧炎武曰左傳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蓋子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耳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分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子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綿上山云云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

左傳作狐偃之言

六年趙衰成子樂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

左傳是年祗書四大夫卒而子犯不書則子犯不死於是年明矣年表亦同子犯二字蓋衍

子景公據立

左傳據作孺

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

左傳請老以辟郤克者范文子也

立其太子壽曼爲君

春秋經壽曼作州蒲

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

左傳晉韓厥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消上晉師自鄭以鄧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在悼公二年之夏五月

此作元年秋也

平公元年伐齊

左傳伐齊事在魯襄之十八年於晉平爲二年年表同此作元年

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
左傳昭公是年居鄆晉頃公之十二年乃居乾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從欲殺午午與中行寅
范吉射親攻趙鞅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衞貢五百家吾舍諸
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不可趙孟怒召午而
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
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
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秋七月范氏中行
氏伐趙氏之宮據此是午前死而范中行乃攻趙鞅
也此則云午與范中行親攻趙鞅與范中行爲仇
荀櫟韓不信魏侈
左傳作荀躒魏曼多
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
吳
黃震日抄曰黃池之會吳晉爭長而史於吳世家曰
長晉於晉世家曰長吳自相矛盾未知孰是
子出公鑿立
六國年表鑿作錯
史記考證四

史記考證五

楚世家

卷章生重黎

尚書疏曰按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
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
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以重黎爲官號此
乃史記之繆故束晳譏馬遷并兩人以爲一謂此是
也困學紀聞曰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
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

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
號爲武武非謚也此說繫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
楚懷王尉佗自立爲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
十三年卒子熊囏立
左傳楚文王於魯莊五年卽位至十九年卒在位共
十五年世家年表並不同
二十二年伐黃
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三年
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
取穀
春秋經魯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是年爲

楚成之三十八年
晉梁敗子玉於城濮
左傳晉救宋在楚成三十九年戰城濮在四十年
子莊王侶立
春秋經及國語俱作旅穀梁作呂
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
鳥也
困學紀聞曰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
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
莊王時斐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爲士
慶呂氏春秋以爲成公賈不言伍舉
左傳作太子王國語及越世家又作軫
太子珍少
遇王飢於釐澤
左傳國語皆曰乃求王遇諸棘闈
王行遇其故錮人
吳語錮作涓
年
莊王卒子共王審立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在魯昭七年於楚爲靈王六
年
其王審立
楚語作葴
二十年楚滅頓滅胡
春秋經滅頓在魯定之十四年滅胡在十五年滅胡
左傳國語皆作子期
之年於楚昭爲二十一年年表同此作二十年
子康王招立
春秋經及國語俱作昭
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
於是晉宋魯衛不往
左傳及吳世家吳王伐越而死在魯定之十四年是
春秋經魯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
年於楚昭爲二十年

貴拾參册 99版

昭王問周太史
說苑云太史州黎
是歲也滅陳而縣之集解徐廣曰
惠王之十年
左傳曾哀十七年秋七月巳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是年於楚爲惠王之十一年徐廣作十年蓋據年表
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
按楚簡王八年三家皆初立尚未列爲諸侯也周本
紀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爲諸侯是年於楚爲
聲王五年益後二十二年
子悼王熊疑立
六國年表及通鑑俱作類
嬰子善而用申紀
國策作申縛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
顧炎武曰此兩國卽謂秦齊也索隱以爲韓魏非
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
戰國策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
景陽將而救之此云助三晉伐燕與楚策異
楚遣將軍景陽救趙
六國年表云春申君救趙春申君列傳云秦圍邯鄲
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往救之此作景陽與彼
互異

九年秦滅韓
韓世家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是年爲楚幽
之八年
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
六國年表作弟郝立
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斬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
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
秦始皇本紀作二十三年虜荊王二十四年項燕自
殺
越王句踐世家
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允常吳越春秋作元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
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
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二十二
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一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
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兵師敗於檇李
越絕書作就李吳世家作姑蘇
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
國語句踐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越絕
書亦作越王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
大夫逢同諫曰

越絕書作馮同吳越春秋作扶同

乃發習流二千索隱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

徐天祜吳越春秋注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舟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卽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

教士四萬人

吳越春秋教士作俊士

吳王使公孫雄

吳越春秋作公孫駱國語作王孫雄

子王隨與立

左傳作適郢吳越春秋作興夷卽位一年卒

商於析酈宋胡之地正義酈音攀

酈字無攀音疑攀字誤

北破齊於徐州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

考通鑑在周顯王之三十五年

鄭世家

友初封於鄭索隱系本云桓公居棫林

鄭康成詩譜韋昭國語註皆作咸林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

春秋經宋督殺孔父在魯桓二年據年表於鄭莊爲三十四年

九月辛亥忽出奔衛

辛亥左傳作丁亥

夏厲公出居邊邑櫟

春秋經魯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

秋厲公卒

春秋經魯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此秋字應是夏字之訛

子文公踕立

左傳作捷

冬釐攻伐襄王

左傳秦晉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此汪疑彭衙之誤

鄭與晉盟鄢陵

左傳作辰陵

秋定公朝晉昭公

左傳事在夏

十二年定公卒

年表十六年卒

子獻公蘭立

公羊作嚾

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

哀十七年左傳楚滅陳是年於聲公爲二十三年

其公三年晉滅知伯

六國年表在其公二年

趙世家

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

容齋隨筆曰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

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

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其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

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

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

嬰杵曰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

此也困學紀聞曰左傳正義時欒書將下軍則於時

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

有屠岸賈輒厠其間如此專恣居成公云史記失於

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

宮中自爲紀綱不容如此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

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

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

考要曰同括死時已有趙武無遺腹之說又事出莊

姬不關岸賈未知史遷何據

更立襄公會孫周集解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

索隱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

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大父捷襄公少子也與此同

與荼隱不符年表亦脫會字與此異

唯高其集解徐廣曰一作赫

韓非子及淮南人間訓作高赫呂氏春秋作高赦

命乎命乎曾無我贏

列女傳作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會莫我贏贏

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

年表在十九年

龍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

戰國策作窮有辭讓之節

禹祖裸國

王繇

戰國策作王孫繇

兄弟之通義也集解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

戰國策作先王

仇液之韓

戰國策作仇赫

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

戰國策作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平分先俞於趙

戰國策作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

有城市邑十七
戰國策作七十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
四十餘萬皆阬之
年表阬卒在六年
奈召春平君
戰國策作春平侯
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
戰國策平都下有侯字
吾聞馮王孫曰
馮唐傳云唐子遂字王孫與余善
魏世家
築雒陰合陽
六國年表雒陰作雒陽紀年作汾陰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子木
六國年表在十八年此八二十五年
今所置非成則璜
說苑臣術篇作季成子翟觸父作公孫季成翟黃韓
悼我將公孫痤
商君傳作公叔痤
是歲惠王卒
困學紀聞曰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
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襄
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朱子曰
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
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圍我焦曲沃予
秦河西之地
秦本紀惠文君七年敗龍賈八年魏納河西地是歲

年事此併入一年
二年又拔我三城
六國年表作秦拔我兩城
蘇代謂魏王曰
蘇代戰國策作孫臣
不湛者三版
湛一本作浸
此亦王之天時已
天時戰國策作大時
韓世家
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系本云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

考左傳正義引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與此所引不同
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
史師道戰國策補注曰策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相兼中哀侯又曰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曰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而殪之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侯許異蹙哀侯而殪之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
相焉夫哀侯既弒其子懿侯卽立許異將誰相哉此
乃烈侯三年之事但戰國策誤以爲哀侯耳又威烈
王五年韓嚴遂弒哀侯解者引正義云紀年晉桓公
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君山山堅
卽韓嚴也君山卽懿侯也愚按此事國策誤合二事
爲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故溫公與劉道原書蘇氏
古史皆疑之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聶政之事
乃嚴遂而弒哀侯者乃韓嚴通鑑書嚴遂弒哀侯綱
目書嚴遂下注哀侯以韓廆爲相而憂韓遂二人相
害遂剿廆於朝併中哀侯亦仍謀也
十一年君號爲王
楚世家及六國年表韓君稱王在楚懷之六年是年
於韓爲十年此作十一年
公子蟣虱
戰國策作幾瑟
請道南鄙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冶不合矣
戰國策作幾瑟

國策云請道於南鄙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
待公冶不合矣
司馬庾三反於鄠集解徐廣曰一作唐
戰國策作司馬康
田敬仲完世家
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
顧炎武曰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
戰國時始爲田耳
段干朋曰
此與下文救趙之事戰國策皆作段干綸春秋後語
作段干朋

孫子曰
戰國策以爲田臣思之言
孔子世家
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
致堂管見曰穆公未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
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
七年至靈公二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
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心如王四國
一本無心字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已丑卒索隱若
孔子以
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
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
明
考年表自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至哀公十六年壬戌
正七十三年若自襄二十一年已酉至壬戌則七十
四矣索隱不知如何計算
陳涉世家
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
高祖紀作十家
荊燕世家
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
高紀此事在漢三年項羽本紀與此俱作漢四年
漢五年漢王追項藉至固陵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
高紀在四年
以畫干營陵侯澤集解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
黃氏日抄曰田生所干劉澤之畫卽明年所施於張
子卿之計曰弗與云者弗與我施行所畫促之之辭
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
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微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
爲工畫謂與爲黨與夫於干劉澤不言其所畫而於
干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爲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
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齊悼惠王世家
鄧王于次景立爲厲王
年表作次昌
蕭相國世家
封爲鄧侯集解文穎曰音贊職曰今南陽鄧縣也孫檢
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實音嵯屬南陽者音嵯屬沛郡者音嵯屬南
嵯舊字作鄼今皆作鄧所由亂也索隱云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嵯
縣顧氏云南陽郡名也太康地理志云酇武帝建元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
資暇錄曰漢相蕭何封爲鄧侯舉代呼爲嵯有呼贊
者則反掩口而哇深可誚也鄒氏分明云屬沛郡者
音嵯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
二家之說音贊不音嵯明矣司馬貞誠知音贊不能
痛爲指揮將來而但云字當音贊今多呼爲嵯遂使

後學見今呼爲嵯字咸曰且宜從衆是誤也

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縣邑地理志云柱天在廬江潛縣

尼林曰柱天侯亦猶建成侯奉春君之類假以徵稱不必指其食邑且漢書地理志廬江灊縣天柱山在南復非柱天也是時王武反外黃程處反燕柱天侯反衍氏服虔云皆漢將則漢王所封也漢元年廬江屬楚又安得以楚地封其將軍哉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索隱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

困學紀聞曰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

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集解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堪

衛將軍傳但云青姊少兒與掌通徐注或有錯誤

絳侯周勃世家

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

顧炎武曰當云元鼎五年生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

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

歸有光曰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爲勝說事

使乘布車集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

顧炎武曰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三王世家

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

荀子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

史記考證六

伯夷列傳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輕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重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庾嵩由光等也

顧炎武曰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人之重富貴也清士之輕富貴也

管晏列傳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系本云莊仲山產敬仲書吾產武子鳴產桓子厖方酖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廬廬產悼子其夷其堯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產微凡十代世譜同

王鏊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而索隱所注似言管氏不知何故

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正義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

國語無猛字

老莊申韓列傳

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周本紀封禪書云合十七歲秦本紀云十七歲

司馬穰苴列傳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古史曰太史公爲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爲將遂以成功歸爲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善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滑王卻燕晉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滑王之臣嘗爲滑王而戰國雜說遂以爲景公時耶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況伐鄆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遷故稱田乞田豹由此怨高國若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孫子吳起列傳

孫臏擒龐涓索隱按批者相排批也言敵人相亢拒也擒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

顧炎武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捷其胡之胡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云虛

仲尼弟子列傳

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容齋續筆曰史記稱宰我爲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以爲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以其字

書於臺册 99版

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予此論既出聖門
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田常簒殺
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爲所殺也予又
放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
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畧無一
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
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
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
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
使陳成田常踦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
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

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踦夷子
皮告田常遂戕宰我此說尤爲無稽是以蠡爲助田
氏爲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
容齋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
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
一年元王立愍貞定哀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
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
年而爲侯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
已百三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
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正義堂高九仞榱桷斲百乘

司馬耕
家語耕上有黎字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家語作四十六歲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家語作三十九歲
伯虔
虔家語作處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顧炎武曰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

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
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而
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漆雕徒父
家語名從
公堅定
堅家語作肩
榮旂字子祺
家語旂作祈祺作顏
步叔乘
朱彝尊云應劭風俗通云凡氏於字伯仲叔季是也

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
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秉
係複姓
原亢籍
亢家語作忼或作桄
樂欬
欬家語作欣
叔仲會字子期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
朱彝尊云魯峻石壁畫像云少孔子五十歲
商君列傳
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顧炎武曰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
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
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
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
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隱按商君書闕謂刑嚴
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之法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
田開耕戰書也
焦竑曰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塞乃其
弟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
則從境以東
戰國策作從竟陵以東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
戰國策補注云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
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
梁哀王恐
春秋後語作魏襄王
館甥子止之
國策作管與止之
其後五國伐秦
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

斗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薦秦約
從六國其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
國皆引歸齊獨後亙有不同
樗里子甘茂列傳
虜趙將軍莊豹
秦本紀作虜趙將莊
今伐蒲入於魏衞必折而從之
顧炎武曰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爲正
不如公孫奭
奭戰國策作郝
穰侯列傳

戰勝暴子
戰國策作睪子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
戰國策校注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
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
誤
斬首十萬
秦本紀作十五萬
白起王翦列傳
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
秦本紀昭王十三年起爲左更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
秦本紀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非起所
取與此互異
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
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訛爲三或傳寫之
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
秦本紀云拔九城韓世家及六國表云秦拔我陘城
汾城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
秦本紀作十月
遷之陰密
索隱濫卽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也
正義卽古陰密國
秦本紀正義云卽古密須國
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
秦本紀作十二月
孟子荀卿列傳
始也濫耳
索隱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遠
顧炎武曰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洸洋自恣
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爲初晉非
儒亦有牛鼎之意乎
索隱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遠
江大鯨若大舟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譏
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
詹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卽上文伊尹負鼎百

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意猶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於當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尹與奚也今衒以不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是遺近而求遠

孟嘗君列傳

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

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滑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

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閔王元年兼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爲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九年取宛葉以北

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之言取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

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

收周最以厚行

戰國策作以爲後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

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爲勝也

孟嘗君不悅

淺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爲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爲孟嘗君不悅個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

國策作馮煖西遊梁

平原君虞卿列傳

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

顧炎武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爲趙王召樓昌

顧炎武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

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

顧炎武曰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

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春申君列傳

先帝文王莊之身

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

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黃濟陽嬰城正義嬰城未詳

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

王又割濮磨之北

戰國策補注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阻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卽術之濮

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城近濮

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曰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王之威亦單矣

戰國策單作憚新序作單

而肥仁義之地

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鬼神孤傷

戰國策作狐祥新序作潢洋

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爲相六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此作五年

范雎蔡澤列傳

聞齊之有田文

戰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

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

淩稚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案非豈道德之待

顧炎武曰豈下當有非字

豈不亦忠聖乎

一本無聖字

樂毅列傳

乃遣樂閒善

顧炎武曰燕王遣樂閒書恐卽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爲其子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
顧炎武曰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
而告之鄰里此爲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
戰國策補注曰新序以此爲燕惠王遣樂毅書考之
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讓毅以罪而史所載惠
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燕王使人讓毅云當是此
章之首蓋錯簡也且末云樂閒樂乘爲燕不用其計於
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
慶秦樂閒則是閒爲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
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二十
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

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
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閒事而
新序之語爲是云
田單列傳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
語出孫子九地篇
魯仲連鄒陽列傳
今齊湣王已益弱
鮑彪戰國策注曰衍湣王字今乃襄王爾史亦誤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謂烈王太子安王騎也
考烈王太子宜爲顯王
東藩之臣因齊
戰國策作曼齊
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卽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
顧炎武曰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
陽
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
鮑彪戰國策注曰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蓋
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而
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其細處太史公
亦愛其子里而畧其牝牡驪黃至於今二千歲莫有
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

聊莒卽墨聊卽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加長平
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謀氏古史亦因之疏矣
吳師道補注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
事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孝
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報王三
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六年燕
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凡三
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至殺騎劫二
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至讒之十一字亦他
本所無也且單由卽墨起七十餘城卽復爲齊不聞
聊城尙爲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

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與今曰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爲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救破齊不下者獨莒卽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卽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爲齊守而非燕將爲燕守者此語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卽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爲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復爲齊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卽墨之混而語指以爲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活反斡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斡蟲柄也从斗軹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軹車輪斡與周鼎寶康瓠應劭曰斡音莞莞轉也斡流而還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括

七赴秦軍遂以得歸
戰國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與此不同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高誘序云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刺客列傳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窟左傳作堀吳越春秋作窋
閭閻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
吳越春秋作拜爲客卿
豫讓拔劒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裹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

戰國策無此文戰國策補注曰或以其怪而刪之歟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倩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
戰國策補注曰今本無此文
晉楚齊衛聞之
列女傳云晉趙楚衛聞之
爲人庸保索隱樂布傳曰賣庸於齊爲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
樂布傳云賃傭於齊爲酒人保索隱所據或有別本耶

史記考證七

張耳陳餘列傳

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怠不相從也

淩稚隆曰按漢書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頭會箕斂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此段集解明有脫落漢書注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

黥布列傳

淮南王曰

顧炎武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爲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列傳

齊人蒯通

顧炎武曰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蒯人蒯通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

顧炎武曰容容卽顒顒字

韓王信盧綰列傳

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按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說云申徒狄以爲韓王名耳

羅璧識遺曰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信古韓國之後項羽復成復立信爲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不同劉知幾史通闕遜固之謬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攷班馬誤姬爲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畧定韓地立橫陽君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皆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卽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尙何班馬責乎

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

顧炎武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不罵者黥之

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田儋列傳

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

顧炎武曰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

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陽城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潍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圍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倭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樊酈滕灌列傳

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

淩稚隆曰按漢書從攻圍作從攻圍注圍地名

從擊秦車騎壤東

淩稚隆曰一本車作軍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

功臣表作五千戶漢表同

蘇駟軍於泥陽索隱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

楊慎丹鉛總錄曰駟從馬從旦音亶無龍馬之訓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

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漢表同

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

孝武帝卽位始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此乃追書之

于康侯遂成立

功臣表無成字漢表有之

子懷侯世宗立

功臣表無世字漢表有之

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功臣表云坐祝詛誅國除漢表云闕年祝詛上要斬

嬰與蒲何降泗水郡平　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

楊慎曰降降　他嬰與何或用兵或招降之也張說非是

賜所奪邑二百戶　梁玉繩曰時有罪過而亡者以賜之

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復賜之耳漢書注亦有罪說

坐行賕有罪國除

漢表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

張丞相列傳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

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爲是

張蒼爲計相時稍正律歷

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爲是故後言至於爲丞相卒

就之

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

趙廣漢傳云使中郎趙奉壽

而丞相司直繁君

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延壽見望之傳時

丙吉爲丞相褚先生誤

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

張廷尉傳並無于廷尉語

酈生陸賈列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

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

叢集韻音衡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袁盎鼂錯列傳

百金之子不騎衡

水經注作立不倚衡

調爲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

鼂炎武曰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

瑟之更張乃調也如淳訓爲選未盡

錯所更令三十章

漢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

張釋之馮唐列傳

用紵絮斮陳藥漆其間

叢集韻音衡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下廷尉廷尉治

漢稚隆曰一本無重廷尉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索隱鄒氏云抔手掬之字猶手字本或作杯言一勺一抔

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今學者讀抔爲杯勺之杯

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其意蓋讓鄭氏又音普迴

反則字當從土坏與抔不通

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車疑騎字之誤

萬石張叔列傳

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

漢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爲太僕與傳異
田叔列傳
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
容齋隨筆曰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
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
知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
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
容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
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任爲郎中
與褚先生所書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
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也

扁鵲倉公列傳
號太子死
說苑辨物篇作趙太子死
國中治穰過於眾事
韓詩外傳作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
扁鵲乃使弟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韓詩外傳曰扁鵲入砥鍼厲石取三陽五輸爲先斬
之竈八拭之陽說竈作鼾光之竈八成之湯子同藥子明炊陽說苑
作子容摶藥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伏形於是世
子明吹耳
子復生周禮疏曰按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
歷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脈神子術按摩

吳王濞列傳
卽使人鏦殺吳王
越絕曰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
魏其武安侯列傳
與長孺其一老禿翁索隱案韓其治一老禿翁指竇嬰也
願炎武曰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
決此事也索隱非
韓長孺列傳
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
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
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爲

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李將軍列傳

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

劉奉世刊誤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

淩稚隆曰一本下無於字

匈奴列傳

顧炎武曰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列傳

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

漢表作一千戶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

困學紀聞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得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

困學紀聞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閻若璩曰魏絳和戎者北戎非西戎也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

蒙恬傳作三十萬衆

築四十四縣城

秦始皇本紀作三十四縣

十餘年而蒙恬死

恬以始皇三十四年擊胡以二世初即位死首尾實四年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

漢書恭及作其友甪古曰太守姓名也衛青傳作代郡太守友則及爲友無疑

衛將軍驃騎列傳

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

漢表作一千戶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

漢書作三千一十七級

益封青三千戶

漢書作三千八百戶

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

漢表從平一千一百戶

議郎周霸等

索隱案郡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

周霸議封禪見封禪書又儒林傳云魯周霸至膠西

謀全申

內史申公弟子也

凌稚隆曰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鏖皐蘭下殺折蘭

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詠全甲獲醜執渾邪王予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今史記於短兵下無墾皋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詠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注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注之耳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被匈奴皆類此案一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說爲是也）

茅瓚曰若如一說則是方敘驃騎之功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仍與之勞

凌稚隆曰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將軍王峽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元封元年嬗卒

封禪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家在漢中

程一枝曰蘇建家在大猶鄉張騫家在漢中一家字一本作家

平津侯主父列傳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嚴本姓莊漢明帝諱改姓嚴也）

顧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弘爲舉首

王若虛辨惑曰舉首下意似不足豈有闕文乎

始之盛也

凌稚隆曰一本始作治

朝鮮列傳

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峽集解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

凌稚隆曰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峽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西南夷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正若射干

乃拜裘爲郎中將

華龍團志作中郎將

考要曰此賦三用元鶴三用射字漢書文選正若下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上云雉雊孔鸞騰遠射千乃狐類其云裘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如赤猿蠗蛵犀象野牛窮奇獾狨之句漢書文選俱無之不知一書誤脫抑亦後人所增乎

秋田平青邱傍徨乎海外（正義服虔云青邱國在海東南二百里郭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自種五穀在海外）

今本山海經注無上有田三字亦有國者海外東經
又有青口國也
蔵橙若蓀
焦氏筆乘曰蔵橙李善本作蔵持蔵音錡乃馬藍又
作寒將卽藁爾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蔵持
缺故詳具之
其爲禍也不亦難矣
顧炎武曰衍亦字
泆聽者風聲索隱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
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
凌稚隆曰言風聲見其遠也索隱言風雅之聲謬
功臣表蠭作蠤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蠭名捷
臧曰晉外集史記考證七
振西京賦作侲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
呂氏春秋及宋世家皆以爲箕子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
關文疑秦地二字之譌
產五十萬以上者
一本產上有家字
信哉是也
一本作信哉是言也
猶卖列傳
虞邱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
十年雄乃始生選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

呂氏春秋進孫叔敖者沈尹莖
客曰閭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
韓詩外傳作其弟諫曰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
呂氏春秋作石渚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
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汲鄭列傳
愚民安知
顧炎武曰愚民安知爲一句
儒林列傳

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
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賤
末隸徵賤之人腐刑無據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服虔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
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詈棘固之言意欲入
以罪係比於城旦翺謂比儒生於律令非也儒家外
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之
欲求能治尚書者
尚書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
酷吏列傳
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劉奉世曰請棄膚耳非律令也
第緊導官集解如淳曰大豆之別也主酒
漢書師古注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
失之旁郡國梨求
淩稚隆曰梨求漢書作遒求
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
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
溫舒未嘗免作爲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

意卽此時
大宛列傳
爲發導驛抵康居
淩稚隆曰按遣驛二字觀後書烏孫發導譯送焉遣
則此驛亦當作譯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
禹大傳豈卽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游俠列傳
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縣屬雁門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已并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其是此人非耳

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士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且無用待我待我去

王若虛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

佞幸列傳

文帝崩景帝立

史通曰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於韓嫣也

楊慎曰仁寵最過爲句庸不乃甚篤爲句不否同索

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

滑稽列傳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貨殖列傳

太卜之超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劉氏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龜策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即有太卜不因

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正義呂氏春秋云楚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間有寢邱者其爲地不利而名惡可長有功於國唯寢邱不奪也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予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邱不奪也

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大同小異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荊人畏鬼而越人信讒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邱故至今不失

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

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齊王太后舞善者齊王使酒于髡獻觴於太后

淳稚隆曰按此酒于髡事誤人於此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

漢書吏傳作議曹王生

日者列傳

淳稚隆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劉辰翁云觀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文帝而更興盛也由漢興而有者蓋言漢興以來則
有之矣索隱說迂
龜策列傳
史通曰尋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物不
類肖形而龜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
策所記全爲志體向若以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
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
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
語本文子及荀子
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
事出莊子外物篇褚先生訛元公爲元王

魚者豫且
莊子作余且
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
殷本紀作武乙
貨殖列傳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乏其財匱少
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闕八篇之中
天下壞壞
淩稚隆曰按壞穢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穢穢
計然之策七

越絕書及吳越春秋作九術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史通曰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
具美者眾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
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
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
獨以子贛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
歟如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賤者取貴與之食
鹵各本並作出程一枝曰賤字屬上句讀出字本作
鹵蓋以字形相近而訛也今從程說改正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澥碣石在西
西下宜有北字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巢所歸者厚利
而不傳貨也
顧炎武曰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
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與
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多
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下有蹲鴟美解徐廣曰古蹲字作踆
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蹲字應作踆矣又正義引華
陽國志云汶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蹲鴟安上水極
注作江都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
顧炎武曰說文街四通道也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邱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
爲督道倉吏 集解漢書音義曰若今使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
班馬異同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盡椎埋去就
顧炎武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太史公自序

其在衛者相中山 集解徐廣曰名喜也
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
以傳劍論顯 集解晉灼曰史記失起賛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
序傳作不能傳兵論劍與晉灼所引互異必有一誤
荆軻曹沫魯仲連鄒陽列傳 集解徐廣曰張耳傳贊曰張耳陳餘自號武信君
劉敞漢書刊誤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項梁亦號爲武信君然皆非始皇時間不容翲忽
困學紀聞曰出曾子天圓章閻若璩曰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不容髮
申呂肖矣 集解徐廣曰肖音痟猶衰微

顧炎武曰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爲痟者非是
壯有溉
淩稚隆曰以上文長孺推之則下壯字疑當作莊此鄧名也溉字下又疑有闕文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四月餘杭章炳麟校刻初校
閏五月仁和景學鈐韜伯再校
七月仁和張鈁子春三校
錢塘汪知非鍾玉六校

晉書補傳贊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大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同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仕至尚書

華陽國志曰州刺史費禕命爲從事入爲尚書郎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遷尚書

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爲太子中庶子

國志曰十年詔以立爲散騎常侍累辭不許上疏曰臣子之心願從疏以求昵凡在人情貪從密以致明

斯實物情賢愚所同臣者何人能無此懷誠自審量

遼荒遺壘犬馬老甚非左右機納之器臣雖至愚慮之何顏詔曰常伯之職簡才而授何謙虛也立自內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甄致二州人士銓衡平當爲

士彥所宗

蜀故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年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蘇游非舊德乎

國志曰遷衛尉猶兼都職中朝服其賢雅爲時名卿
連上表年老乞求解職帝不聽咸寧末卒帝
緣立有懷舊性乃送葬於蜀使者護喪事郡縣修墳
塋當時榮之初安樂思世子早沒次子宜嗣而思公
立所愛者立亟諫之不納及愛子立驕暴二州人士
皆欲表廢立止之曰彼自暴其一門不及百姓當以
先公故得爾也後安樂公淫亂無道何攀與上庸太
守王崇涪陵太守張寅爲書諫責稱當思立言
贊曰廣休師譙行首四科舊交不黨賢裔是羅問馬不
對恭愼恐訛情戀桑梓首邱蜀阿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
國志曰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聰警敏識屬文富贍
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
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譴被黜
國志曰初應州命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散騎黃
門侍郎
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
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
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
國志曰大同後察孝廉爲本郡中正
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

國志曰出爲平陽侯相華又表令求定諸葛亮故事
集爲二十四篇時壽良亦集故頗不同
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
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
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
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
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
覓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
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
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於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國志曰中書監荀勗令張華深愛之以班固史遷不
足方也
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
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
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
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
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
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
國志曰鎮南將軍杜預表爲散騎侍郎詔曰著作適
用荀人壽良具員且可以爲侍御史上官司論七篇
依據典故議所因革又上釋諱廣國論華表令兼中
書郎而壽魏志有失最志最不欲其處內表爲長廣

太守繼母遺令不附葬以是見譏

後數年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

國志曰除太子中庶子太子傅再兼散騎常侍惠帝謂司空張華曰壽才宜眞不足久兼也華表欲兼九卿會受誅忠賢排擯壽遂卒洛下位望不充其才當時寃之

梁州大中正尙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

國志曰長文天姿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羣籍弱冠州三辟書佐丁時喪亂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舉計吏詣洛試經除尙書郎遷佐著作郎轉治書侍御史

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遇之

王長文字德儁國志曰廣漢郪人也

國志曰父顯字伯元犍爲太守

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藉華夏文士多爲作傳

贊曰承祚良史文豔益都三志簡質挈憑提固湛既壞書頵亦表布凡再被譏顚躓王路

王長文

國志曰長文天姿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羣籍弱冠州三辟書佐丁時喪亂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舉計吏詣洛試經除尙書郎遷佐著作郎轉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

國志曰長文天姿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羣籍弱冠州三辟書佐丁時喪亂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舉計吏詣洛試經除尙書郎遷佐著作郎轉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

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遇之

國志曰長文天姿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羣籍弱冠州三辟書佐丁時喪亂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舉計吏詣洛試經除尙書郎遷佐著作郎轉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

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遇之

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部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國志曰益部自建武後蜀郡鄭伯邑太尉趙彥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皆以博學洽聞作巴蜀耆舊傳壽以爲不足經遠乃并巴漢撰爲益部耆舊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表呈其傳武帝善之

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部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國志曰益部自建武後蜀郡鄭伯邑太尉趙彥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皆以博學洽聞作巴蜀耆舊傳壽以爲不足經遠乃并巴漢撰爲益部耆舊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表呈其傳武帝善之

又曰兄子符字長住亦有文才繼壽著作佐郎上兼令符弟蒞字叔度梁州別駕驃騎將軍齊王辟掾卒洛下蒞從弟階字達之州主簿察孝廉襄中令永昌西部都尉建寧興古太守階辭章燦麗馳名當世凡壽所述作二百餘篇符蒞階各數十篇二州先達及

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元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元阿郡馬秀曰揚雄作太元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元道遂名長文通元經未遭陸績君出耳

國志曰還家養母獨講學著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元經四篇亦有卦名擬易恒以春秋三傳

武於叁勝 90版

傳粗不同每生訟議乃據經整傳著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

太康中蜀土荒儉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

國志曰長文才鑒清妙泥愛廣納放蕩闊達不以細行虧分爲意亦不好臧否人物故時人愛而敬之以母欲祿養咸寧中領蜀郡太守卿有孝子羅偶事親至孝二親將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肉郡察孝廉長文追爲立表以旌之宰府辟三司及撫軍大將軍王濬累辟不詣濬冀以故州將軍弔祭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蜡節慶賞宜就汝歸上下善相歡樂過節來還當爲思他理羣吏惶遽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愿所寄人輸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將喪去官民思其政

梁王肜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旆小郭以載車當時異焉

國志曰大將軍梁王肜及諸府並辟長文曰吾從其先命者遂應肜招爲從事中書郎諸王公卿慕其名

咸與之交貢氏之誅從肜有功封關內侯再爲中書郎懷太子死於許下博士中書論廣耐之禮長文議廣祭宜還東宮以繼太子者爲主配食於穎川府君皆施行除洛陽令長文見肜曰主者不庶幾非主者也固辭不拜

終於洛

國志曰閻益州亂以通元經筮得老蠶緣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時年六十四

贊曰德敷經筒尚白守元奉猪勝愚醫餅避喧祿爲親養政以道宣卦筮緣桑考全天年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

國志曰祖父光朱提太守

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懣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

國志曰治春秋左傳博覽五經多所通涉機警辨捷

辭義警起

少仕蜀爲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

國志曰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民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密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養遂不應命

國志曰大同後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必在色養拒州郡之命獨講學立旌授生

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强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逮優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況臣孤苦尤宜蠲恤臣之辛苦非但蜀之士人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

國志曰武帝覽之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奉膳

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愼弗之劾也

國志曰從尚書郎爲荊州溫縣令敷德陳教政化嚴

明太傅鍾平侯羊公薨無子帝令宗子爲世子嗣之不時赴喪密遣戶曹掾移推檄遣之中山諸王每過温縣必賫求供給吏民患之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誄求煩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温縣盜賊發河內餘縣不敢近温追賊者不敢經界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之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饑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賚曰令伯孤童依劉乃成臺意色養辟命不行陳倩一表不妄有名施於爲政卓爾循聲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緜竹令

國志曰父雄字伯休安漢雒令

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爲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東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韋宏自之郡宏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飄然自出官舍以俟君子

國志曰鄧艾既破蜀被徵鍾會進成都時太守南陽

張府君不肯出官彰進曰征西四執鎮西在近必有所遣軍亂之際交害無常宜避正殿府君卽出住下舍會果遣參軍牽宏爲太守數百騎擐甲馳馬入郡前驅問侯所在云已出宏器之命復爲功曹彰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彰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爲立祠得罪者無怨言

國志曰徙任山陽新城池陽所在有治

累遷尚書郎彰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

國志曰烈字仲武貞幹敏識平坦和粹名譽侔彰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

國志曰烈以兄子幼聆喪襲爵欲扶將靈柩葬舊墳武帝歎息彰能用末盡而嘉烈弟意轉拜徙官健才除新都令浩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後遷湘東太守爲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烈弟良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參太傅軍事及洛陽覆沒晞南渡江王敦表爲參軍進曰征西四執鎮西在近必有所遣軍亂之際交害無常宜避正殿府君卽出住下舍會果遣參軍牽宏爲太守數百騎擐甲馳馬入郡前驅問侯所在云已出

主簿

將與宜都太守楊純共固白帝杜弢遣軍要晞遂遇害晞弟秀字彥穎爲雍尚主簿州沒爲氐賊李驤所得欲用爲司馬秀不受見害

國志曰晞秀珪璋琰玼世號二龔

晞父子歙舉秀才參弟烈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

國志曰烈字仲武貞幹敏識平坦和粹名譽侔彰歷平康牛鞞南鄭安陽令王國建首選爲郎中令遷衡陽太守周彰亡因自表兄子幼聆求去官詔轉健爲太守蜀士榮之

國志曰烈以兄子幼聆喪襲爵欲扶將靈柩葬舊墳武帝歎息彰能用末盡而嘉烈弟意轉拜徙官健才除新都令浩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國志曰良字幼倫亦有當世局分爲國王郎中令遷後遷湘東太守爲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烈弟良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

浩陵建寧太守

贊曰超宗明經識能贍敏勤守出舍達去就機捷爲蕭子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

時年五十八

爽李驤齊徵賢子遂暴大義是歸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

國志曰漢司空汎鄉侯武弟潁川太守顒後也父包字休陽察舉秀孝皆不行除琅琊王中尉不就攀兄弟五人皆知名

仕州爲主簿

國志曰攀少夙成哥姿卓邁弱冠郡主簿上計吏州辟從事刺史皇甫晏稱攀王佐才也以爲主簿

屬刺史皇甫晏爲牙門張宏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憂

國志曰泰始十年養母歸家

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王濬爲益州辟爲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

國志曰咸寧三年濬破詔罷屯田兵作船爲伐吳計攀進曰今見佃兵但六百人計作船六七年才可勝萬人後者未成前者已腐無以輔成國意宜輒召罷守休兵及諸武吏并萬餘人造作歲終可辦濬疑輒召萬兵欲先上須報攀曰官家雖欲伐吳疑者尙多公奇其才以女妻之五年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警戒朝議征伐必須六年攀率爾召萬兵必不見聽以佃兵作船船不時成當輒

上疏策皓必不敢出宜因今戒嚴掩取甚易中書令
張華命宿下舍設諸難難皆通之又濬性在忠烈受
命必果宜重其位號詔書還濬平東將軍督二州事
社苴以白茅永爲晉藩輔往欽哉敬乃有士惠康黎
及孫皓降於濬而王渾恚於後機欲攻濬攀勸濬送皓
與渾由是事解以攀爲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滎陽
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
國志曰上論時務五篇
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及斷疑獄
沖始歎服
國志曰有益開城門下關者法據大辟攀駁之曰上
關執信之主下關儲備之物設有開上關何以加刑
徵爲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
國志曰遷揚州刺史假節在官數年德政數宣征虜
將軍石崇表東南有兵氣不宜用遣人徵拜大司農
兼三州郡自表以被疾錯忘不堪銓量人物讓都職
於任熙賢緝不聽
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
國志曰遷兗州刺史錫寶劒赤舄固辭不之官
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蒞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
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簒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倫怒將
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於洛陽時年五十八
國志曰時帝室政衰多害忠直又諸王迭起好結黨
徒攀閉門治疾不與世務朝議欲以爲公會薨時年
五十七天子愍悼追贈司農印綬諡曰桓公遺令勅

世子務行恭儉引荀公會諸葛德林爲模範
攀居心平允莊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爲梁益二
州中正引致遒滯巴西陳壽閻乂犍爲費立
國志曰費立字建熙犍爲南安人也父揖字君讓巴
西太守立學義沖遷元靜沈嘿察孝廉王國中尉王
年少好輕行遊觀立常正色匡諫及上疏風喻辭義
劉切合箴規之體出爲成都令縣名難治立莅之垂
績以性公亮入爲州大中正除巴西太守不就轉梁
益寧三州都督兼尚書値大駕西幸長安常與大臣
居守在洛加員外散騎常侍封關內侯每奏正三州
人物品格褒貶帥意方規無復疏親莫不畏敬然委
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
歲免寃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案惟以周
窮濟乏
贊曰惠與卓邈舟梁一世理皇甫寃賛平吳計豫折逆
萌宗社攸繫敦儒貴才振起遺滯

晉書傳贊終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閏五月仁和張道子春初校
六月錢塘丁丙松生再校

漢書彙抬上

仁和　杭世駿

高帝紀第一上

隆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李奇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

折券此兩家常折券棄負師古曰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重客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

進蕭何爲主吏主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贐又作賮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贊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貟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之財疑

酒闌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

又與此通

充會食義

高帝紀第一下

殊死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

辨告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答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

乘傳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二馬爲軺傳一馬中足爲駟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

傳急者乘一乘傳

建旗旗旗居高屋之上而幡旗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蘇林曰鈴旗讀曰鈴

擁彗太公擁彗孝奇曰爲恭也如今卒持帚也

逮捕貢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師古曰逮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劉攽曰逮者其人存直逸取之補者其人亡當討捕也

中縣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

張飲上留止張飲三日張晏曰張帷帳也

躧足亡可躧足待也文穎曰躧猶蹻也如淳曰躧音如今作槊蹻行之蹻音灼曰許慎云蹻舉足小高也

箕帚妾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

被酒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爲酒所加被音皮義反

城守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

種族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

奮勢沛公西入關晉灼曰憤激也願與奮勢

嘯類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嘯類如淳曰嘯音祚笑反無復有活而嘯食者也

扶義以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

攝衣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遲明圍宛城三帀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文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於事故曰遲明變爲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邐亦徐緩之意也音黎

惠帝紀第二

頌繫有罪當論械者皆頌繫如淳曰頌者容也言見寬也師古曰古者頌與容同

城旦春 鬼薪白粲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春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預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

高后紀第三

匡飭 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敕同

養錢 列侯幸得賜養錢奉邑應劭曰時皆得賜養錢師古曰養錢謂所食邑也

無處 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字或作類言無種類也

訟言 未敢訟言誅之鄧展曰訟言公言也

文帝紀第四

喋血 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師古曰喋音大牒大牒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

盤石之宗 大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大牙言地形如牙之交相入也

庚庚 占曰大橫庚庚服虔曰庚其餘文也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人民未有愿志也師古曰庚庚志意愿快也

愿志 天下人民愿慊也師古曰愿音反玷音丁念反

陷 或陷於死亡服虔曰陷音屋檻之檻如淳曰陷近邊欲墮之意

惆然 故惆然孟康曰惆然猶介然也師古曰惆音丑林反

結轍 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師古曰結轍如淳曰非蘇林曰備寢視不安貌也孟康曰結轍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迹相結也

踐 踐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履也

纖 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七日服虔曰皆當言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服虔曰皆當言紅者中祥大祥

以紅爲領緣纖者禪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

景帝紀第五

酎 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四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

侍祠 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凡臨祭宗廟皆爲侍祭

磽陿 敫斥磽或磽陿無所農穀斥謂收放也磽音苦交反陿音狹古黠反

士伍 奪爵爲士伍免之師古曰謂奪其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

訾算 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

武帝紀第六

扶世 扶世導民莫善于德

繽食 縣次繽食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諸京師上之傳者俱也令後世訛誤爲計偕關不詳安爲解說云

九變復貫 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臣瓚曰貫事也選數也以三王之教有文有質循環復舊擇善而從之張晏曰仍舊貫語師古曰先王創制之教多也師古曰貫事也選數也是以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善而從之所以見愛也晉灼曰長音張丈反

內長文 內長文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吏之所以見親而崇長之也師古曰顯示也

仁愛之道 見謂顯示也

方閭 故詳延天下方閭之士咸薦諸朝師古曰方道也閭閻閭閻也禮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一曰方謂方正也

經幕 衛青復將大將軍經幕臣瓚曰沙土曰幕言度曰經

贊聚縣鄉卽賜毋贊聚如淳曰贊會也令勿擅徵召贊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師古曰卽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贊音之銳反

宿麥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

橋虔吏而橋虔吏因乘埶以侵蒸庶邪韋昭曰凡稱詐爲矯強取爲虔師古曰橋與矯同

況施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

貧俗士或有貧俗之累而立功名者貧俗謂被世譏論也音方勇反

泛駕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覆音芳服反

跅弛跅弛之士如淳曰跅音拓弛音式爾反八俗檢而見斥逐者也師古曰跅者蹢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土各反弛音式爾反

七科發天下七科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紀第七

弄田上耕於鉏盾弄田應劭曰鉏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

斬命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斬命擊益州應劭曰關命奔走故謂之奔命師古曰流庸作

流庸民匿於食流庸未盡還師古曰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爲人庸作

中牢祠以中牢師古曰中牢卽少牢謂羊豕也

口賦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錢以食天子其三十錢者武帝加以補車騎馬也

齮趾裹蹏蹏以協瑞焉應劭曰古有駿馬名要裹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改故名又曰更黃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馬蹏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耳裹音奴丁反

書去其鉛鐵赭衣更犯事不從徙加與民爲例故當復爲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爲復作也

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孟康曰復音服謂免刑徒也有赦令詔

多故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三官主錢省宰師古曰宰屠屠殺也省減

省宰其令太官損膳省宰師古曰宰屠者七十二人宰屠殺也省減

池籞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以繩縣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籞

算事算事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徭役勿算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

令甲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

痿死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痿死獄中蘇林曰囚徒病律名爲痿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痿師古曰痿音庾字或作瘐其音亦同

殿最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反

析律貳端 析律貳端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
師古曰析分也
酈傳 酈傳謂過使客舍昭曰府謂飲食傳謂傳舍師古曰賢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
棄而不殊 棄而不殊骨肉之親棄而不殊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師古曰棄明
所子 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爲陽都侯師古曰所子言養弟子以爲子
弛刑 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解鉗鈦赭衣置任輸作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儀注長安中請官徒囚無不柳鎖而責保散役之鉗鈦三十六所若今之耳弛音式爾反
佽飛 及應募佽飛射士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
羽林孤兒 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視視之如兵號曰羽林孤兒師古曰羽林孤兒壯令從軍
振業 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師古曰振起之令有作業
分刑 自度曲被歌聲分刑節度韋昭曰刑切也
請能分切句絕爲之節制也刑音于本反

元帝紀第九

幼眇 病極幼眇師古曰
幼眇讀曰要眇

成帝紀第十

幸酒 其後幸酒業燕業酋
灼曰幸酒好酒也
王主 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王太后公主王主吏二千石黃金張晏曰天子女曰公主秩比公也王主猶翁主也師古曰王之主也師古曰王主自主婚故曰王主則翁主也

無萬數 有青蠅無萬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雖欲以萬數計之而不可得故云無萬數
冗食 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文穎曰冗散也散廩食使生活不占著戶給役使也師古曰冗音如勇反
食讀曰飤

勑農 先帝勑農晉灼曰勑勸勉也師古曰其字從力音時召反
隴冗 關東流冗者衆師古曰冗散失其事業也冗音人勇反
客土 客土流恐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也

嫺笑 嫺笑三代遺滅古法師古曰嫺古嫺字也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
有逃責之辜 有逃責之辜被縲紲之言師古曰縲紲黑索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
縲紲威用斬戮也言所用之是縲紲私竊隱藏之耳
北

八

於邑 言之可爲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於又音烏邑又音烏合反

平帝紀第十二

顧山 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連
歸說以爲當于山伐木薪使
入錢顧工 直故謂之顧山
名捕 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
繫張晏曰名捕謂下詔時所捕也
顧哀 皇帝仁惠無不顧哀師古曰
言帝平生多所顧念哀憐

諸侯王表第二

睚隘 至庫睚眦河洛之間痛疢心睚眦者猶也隘者踧踖也師古曰睚眦怒目相視也西迫強秦東有韓魏數見侵暴跼蹐不安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

爭惡肅裁侯翔賀漢王爾謂賀郝王戰彭城斬項籍爭
　惡紀延壽師古曰謂之郝王蓋嘉其功故寵號之
　許以爲王也爭惡謂爭
　惡地延壽也爭壘壘之名也
塞路河陵頃侯郭享以連敖前元年從起單父以塞路
　入漢還定三秦師古曰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
　敵寇也
駢鄰拍至靖侯許盎以駢鄰從起昌邑師古
　曰二馬曰駢駢鄰謂並兩騎爲軍翼也
搏捖安丘懿侯張說元符元年侯拾嗣九年元鼎四年
　坐入上林謀盜鹿又搏捖完爲城旦師古曰搏捖
　謂搏擊捖虜人而奪其物也搏字或作博一曰
　博也捖意錢之屬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矯制害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如淳曰
　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舉劾按章御史大夫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
禮樂志第二
習俗薄惡民人抵冒師古曰抵忤也冒犯也言無廉恥不畏懼也
金支秀華金支秀華庶旄翠旌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蘇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
三微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
幽贊幽贊神明而生蓍
律歷志第一上
圭撮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
黍黍權輕重者不失黍孟康曰黍音累蠡應劭曰十黍爲一銖師古曰黍音亦音
　讀之異
銅馬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銅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銅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馬以供祠
　名曰銅馬禮樂志給大官銅馬酒師古曰銅音徒孔反
斗食百石以下有斗食左史之秩是爲少吏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也一說斗食者歲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
火之事主治改
別火人譯官別火三令丞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
　主火之事
華也師古曰庶象也庶旄翠旌謂析五采羽注翠旄之首而爲旌耳
都荔遂芳窨窌桂華蘇林曰窨音窨窨之形窨窌然也皆謂讀富所有耳窨音一交反窌音一瓜反
碭碭郎郎郎師象山則孟康曰碭碭崇積也郎郎充實也師象也則法也積實之盛衆類於山也師古曰山音所銀反
富媼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張晏曰媼老母稱媼海內安定富媼之功耳
商商先以雨般商商師古曰先以雨言神欲行令雨先驅也般讀與班同班布也商商飛流之貌
練時日練時日侯有望師古曰練選也

嗜嗜耆生嗜嗜惟春之祺厖曰嗜音湛湛露斯如湑曰祺福也師古曰嗜嗜豐厚之貌也音徒感反

沆瀁西顥沆瀁秋氣肅殺師古曰沆音胡渡反瀁音蕩沆瀁白氣之貌也

泰元多也釐福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

惟泰元尊柘漿朝醒應劭曰泰元天也蕃釐神之福也

軒朱鳴琴竽瑟會軒朱師古曰軒朱即軒檻之前朱軒也總合音樂會于軒檻之前

紫壇曰照與也紫壇壇紫色也

肹飾謂皆振整而飾之也肹音許乙反

須搖神奄留臨須搖晉灼曰須須臾也

訣蕩天門開訣蕩蕩如滔天體堅清之狀也師古曰訣音大結反

紫幄照紫幄燿神之幄也幄上四隅故其珠色煥然而黃也

下而覆曰幄言光照紫幄故其珠色煥然而黃也

常羊幡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翅而雙集也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

金波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直明師古曰

吉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

軋忽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謂屢飲之也

軋忽長遠之貌也重觴謂累飲師古曰

泛泛滇滇泛泛滇滇從高薄應劭曰泛泛上浮之意也

滇盛貌也晉灼曰滇音振旅闐闐師古曰

砰隱休嘉砰磕隱溢四方師古曰砰磕萌反砰隱盛意

音徒千反

九閡專精厲意迸九閡如淳曰閡士者謂虛敖曰吾與汗漫期乎九隊之上隊重也

閡合韻音改又音亥

謂九天之上也師古曰

六幕紛云六幕浮大海師古曰紛云六幕興作之貌六幕猶言六合也

百末百末旨酒布蘭生師古曰百末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繁露

彪列景星顯見信星彪列如淳曰鎮星爲信星彰著而爲行列也

拓漿泰尊柘漿柘朝醒應劭曰泰尊柘漿取甘柘汁以爲飲也

往窴穢穢復正直往窴師古曰穢穢多也復猶歸也直當也窴願也言獲福既多歸於正道克當往日所願也

嗜音湛湛露斯如湑反

豐厚之貌也音徒感反

沆瀁之貌也

假狄假沈沈寫假狄合處師古曰沈沈流行之貌也假狄遠夷也合處內附也假即遐字耳其字從彳彳

容容從容飛揚之貌也眚眚疾行也般相連也從從容容般從師古曰容

從從容容神之行旌容容騎眚眚般從師古曰從從容容舉動之貌也

從眾也容音勇從一曰容

讀如本字從音才公反

泰河橫充滿也泰河大河也師古曰

楊金光橫泰河師古曰

卉汨臆析奚遺師古曰卉汨疾意也臆陳也析散而歸無所留也

卉汨分也奚何也言遠自陳列分散何也師古曰

鬣掩回轅鬣長驅如淳曰鬣音橘

鬣鬣長貌也師古曰音武元反

榮泉食甘露欲榮泉師古曰榮泉言泉有光華

禮禮夜零靈曜燭師古曰曜音燿

感反潛音躍曜燭靈氣之貌也

祀禮禮靈曜禮禮象輿輦孟康曰

禮音近梟不安欲去也

刑法志第三

提封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

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臣瓚曰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鹵之地也師古曰川謂水之通流者也

春橘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春橘春人橘人也給此二宮之役

深故欲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詠孟康曰孝武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

奇請它比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奇請它比之稍增律

駾突是猶以鞿而御駾突晉灼曰駾突惡馬也師古曰鞿古羈字

以比例也奇音居宜反

條也

敖民邑亡敖民地亡曠土

敖師古曰敖謂逸游也

地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直略反

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

淳鹵曰淳盡也鳥鹵之田不生五穀也

閭左之戍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成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

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

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

捐瘠者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

瘠者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民有

倍稱一債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錢者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

也

奇贏操其奇贏曰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

蓄聚奇異之物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

武斷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奐反

代田三畡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畡音呼麥反

緣田以上師古曰緣田謂不爲畡田之間也畡音莫幹反

趙澤讀曰趙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師古曰趙

命家令命家田三輔公田韋昭曰命家謂受爵

一爵爲公士以上令得田

分田劫假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

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

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

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

翔貴翔貴師古曰翔言如鳥之回翔

謂不離于貴也若暴貴稱踴貴也稱踴謂騰踊也

食貨志第四下

畜賈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

讀曰蓄蓄賈謂賈人之多蓄積者

騰躍畜積贏以稽市物痛騰踊甚也言計

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

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

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

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

法錢法錢不立師古曰

法錢依法之錢也

冶鑄炊炭釋其耒耨冶鑄炊炭應劭曰鑄形

容也作鑄模也師古曰鑄音容

奇羨以贍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師古曰奇

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

廢格沮誹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爲故縱官有所作

則窮治之也

廢格沮敗誹謗

埤財而富商賈或埤財役貧孟康曰埤益也晉灼曰埤音裨

埤財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師古曰此言或有所廢

置有所居蓄而居于邑中以乘時射利也

鉛而姦或盜摩鉛質而取鉛臣瓚曰許慎云鉛

摩錢漫面以取其屑吏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

錢取屑是也師

古曰鉛音浴

白撰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

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

牢盆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薛林曰牢價直

也今世人言鬻手牢師古曰鬻煮字

反脣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

應徵反脣師古曰蓋非之

株送徒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

得補郎郎選衰矣如淳曰株蔣也諸坐博戲事

決爲徒者詣入錢得補踵師古曰被牽引者爲

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卽當補郎

地比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

第自近及遠

比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

也比音

頻煩反

謁舍及它方技商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

如淳曰居處所在爲區謁舍今之客舍也

食肴之將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

大也一說爲食肴之將帥

豬突豨勇匈奴侵寇甚衆大募天下囚徒人

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

以喻師古

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

豨豕走也音許豈反

郊祀志第五上

天齊 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師古曰齊謂其衆神異如天之踝齊也

甘心 世主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

諸布諸嚴諸逐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諸布諸嚴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迷

權火 秦以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狀若井挈皋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井也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燔火

枌榆社 及高祖禱豐枌榆社晉灼曰枌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爲社神因立名也

枌符云反

族人炊 屬師古曰族人炊之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主炊母之神也炊謂饎爨也

俗呼爲先後 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爲先後矣楚

施廖 施設廖鬻者也

先後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爲先後矣楚

巫先 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廖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廖其先常

俗呼之爲姊娌

榲擊 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榲擊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師古曰榲捉持也擊古手腕之字也榲音尼

晏溫 至中山晏溫有黃雲焉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潘爲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爲異也

殷食 其下四方地爲殷殷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殷字與饒同謂聯續而祭也音竹芮反

昧爽 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師古曰昧爽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昧音忽

郊祀志第五下

乾封 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師古曰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也

商中 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爲商庭也師古曰商庭也

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苑祕師古曰洪太也苑祕者言祕術之苑圃也

尸臣 王命尸臣官此枸邑師古曰尸臣主事之臣也

穀嚍 今穀嚍未報鼎焉爲出哉師古曰嚍少意也言穀稼尚少未獲豐年也嚍音苦簟反

遷興 化色五倉 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遷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興耕耘五穀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如淳曰遷遠也興舉也師古曰遷古遷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

天文志第六

合散犯守陵歷闘貪 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闘陋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闘貪孟康曰合同舍也散五星有變則其精散氣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貪星月相陵

不見者則所蝕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其宿曰守經之爲歷突掩爲陵星相擊爲鬬鬬者兩星相對如鬭也

榮旛 小三星隅置曰榮旛爲虎首主榮旛事如淳曰榮旛今之闕

中俗謂桑榆蘖生爲榮旛晉灼曰禾野生曰旛今之闕

川塞豁 狀如炎風亂轄出西北

榻劒 音函函容也其間可容一劒也師古曰榻劒蘇林曰榻

東南行轉而西轄音舜

狀流 如淳曰狀填塞不通也

鱗雜米鹽 故其占驗鱗雜米鹽亡可錄者

跕籍 因以張楚並興兵相跕籍蘇林曰跕音臺

鈴鈴 地大動鈴鈴然

追非 已水則地生蟲鵰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謂釋有罪之人而歸無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

刑臣 刑臣石顯主刑事師古曰石顯宦者以比刑臣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烏集 捷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乍合乍離如烏之集

倉頡 水門倉頡根謂宮門銅鍰師古曰門之銅首及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鍰讀與環同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門牡 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師古曰牡所以下閇者也亦以鐵爲之

闕策 臣雖欲復捐身闕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雖欲棄捐其身不懷顧慮極陳計策闕說天子亦無所及

觭輪 匹馬觭輪無反者服虔曰觭輪師古曰觭隻也言盡虜獲之觭音居宜反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區霿 貌言靚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師古曰區音口豆反

脂夜 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昏冥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木夜汚異

名水 名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名水絕師古曰有名之水

主蠧臣夭 蠧蒙曰不明溫而民病德不試空言祿茲謂主臣夭孟康曰謂君情蠧用人不以次第爲

大誰褒故公車大誰卒師古曰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也大誰本以誰何稱因用名官有大誰長今此卒者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仄慝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仄慝孟康曰朓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慝者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

縮朒 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服虔曰朒音忸怩之忸鄭氏曰不任事之貌也師古曰朒音女六反

地理志第八上

貽鄰 左馮翊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孟康曰貽音辱鄰

盲家 右扶風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家祠

鮚埼 會稽郡鄞有鮚埼亭師古曰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辮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埼音鉅依反

地理志第八下

轅田 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

陸海 有鄴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師古曰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貪貨志曰自爰其處而已是也轅爰同

貽鄲 左馮翊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孟康曰貽鄲祠三所越巫之辱越人祠也鄲音音蟬

質木 故此數郡民俗質木師古曰質木者無有文飾如木石然

跕躡 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躡游閑富貴師古曰跕音它頗反躡音尼輒反躡字與履同履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

慷忼 護氐石北迫胡寇民俗慷忼臣瓚曰慷忼北土名彊直爲慷中師古曰慷堅也忼恨也音音苦

隃麋 北隃烏丸夫餘如淳曰有怨隃也或曰隃際也師古曰訓際是也

冰紈 故其俗彌侈縑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臣瓚曰冰紈細密堅如冰者也純麗溫純美麗之物也

作游 昔堯作游成陽師古曰作游言爲宮室遊止之處也

山伐 以魚獵山伐爲業師古曰山伐謂伐山取竹木

砮石 故砮石所生而亡積聚如淳曰砮石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勁而無鏃矰也師古曰砮音奴故反

枝柱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師古曰失讀曰
泆柱音竹甫反枝柱言意相節御不順從也

溝洫志第九

滿悍水滿悍難以行平地師古曰急流曰滿悍勇也
更令肥美

填閼注填閼之水泄曰滿悍勇也師古曰注引也閼讀與
淤同填淤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

弗鬱魚弗鬱兮柏冬日師古曰弗鬱憂不樂也水長涌
溢濊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於冬日將甚困也柏與迫同
弗音佛

河公曰皇謂河公兮何不仁張晏曰皇武帝也河公河伯也

租挈田租之約令也郡國四方諸郡也挈音苦計反

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校師古曰一船爲一校音先簭反

外繇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師古曰繇音弋救反

以卒治河有勞難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

籍著於竹帛謂著之簡策也著音竹助反

反壞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壞決反壞之害師古曰反壞者水塞不通故令其土壞反還也

難極極必相破壞溪谷論便宜以相難極窮也

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師古曰賈音價

溢溢邑三十一師古曰溢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也音普頓反

經瀆河中國之經瀆師古曰經常也

藝文志第十

三古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孟康曰易繫辭曰易之興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

碎義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師古曰苟爲碎碎之義以避它

人之攻難者故爲便辭巧說以析破文字之形體也

鉤鈲及譬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晉灼曰譬訏也師古曰譬音工鈞反鈲破也音普革反又音普狄反

稗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爲稗師古曰稗音稊稗之稗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

流裔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

五勝隨斗擊因五勝師古曰五勝五行相勝也

奇胲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如淳曰胲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胲軍中約也

蠭衕庶得蠭衕師古曰衕粗署也音才戶反

瘢瘕金創瘢瘕方三十卷服虔曰音癡引之癡師古曰小兒病也瘕音充制反瘕音子用反

漢書蒙拾中

仁和　杭世駿　大宗鈔撮

陳勝項籍傳第一

奴產子　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

黥布　黥布涉之爲王沈沈黥者楚人謂多爲黥

眴　梁眴籍曰可行矣師古曰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

半菽　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

枝梧　諸將讐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扞也梧今屋梧邪柱是也臣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也

艾旗　願爲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如淳後死師古曰艾音刈

遁巡　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

張耳陳餘傳第二

鋒鍉　鋒鍉銷鋒鍉加湝曰鍉音鏑箭足也師古曰鋒鍉矛戟刃也鍉與鏑同即箭鏃也如音是也

頭會箕斂　頭會箕斂以供軍費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雅遊　雅遊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

簏輿　簏輿前師古曰簏輿者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吳簏音鞭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

齮齕　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側齧也齕戹也師古曰齮音蟻齕音紇

全兵　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葬食　亭長妻苦之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

意烏猝嗟　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也猝嗟猶叱咤也師古曰猝嗟暴猝嗟歎也猝音發

也徐音忽反

拘拘　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嫗嫗師古曰拘拘和好貌也音許于反

葬山　從間道葬山而望趙軍如湝曰葬音藏依山自覆蔽也師古曰蔽隱於山間使敵不見

傳餐　令其裨將傳餐如湝曰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其飽食也

辟衣嗾食　衆庶莫不輟作怠惰辟衣嗾食傾耳以待命者師古曰辟輕麗也嗾與偷字同偷苟且也言爲辟麗之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爲久計也

金石交　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固

踰　上惡之與布相望見踰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踰讀曰遙

避宅　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避宅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

歃望　上欲王綰爲羣臣歃望師古曰歃歃血盟也望怨望也歃音所洽

荊燕吳傳第五

壯王　上憐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

秋請　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

服舍　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師古曰謂翳戴於服舍爲姦服舍居喪之次堊室之屬也

秸糠及米　舌語有之曰秸糠及米師古曰秸字或用也舌食也蓋以大爲喻也言初秸棟遂至食米

也秸音

爾反

脅肩葉足　脅肩葉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斂之也葉古累字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

方洋　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

次舍　次舍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

事發相重　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

罪卿相累誤劉放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說張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作偉言稱孤者三世疑危字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

楚元王傳第六

江姣 轅釜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江姣妒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轅釜應劭曰江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爲江婿江空也兄亡大也長姣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爲家婦師古曰史記江字作巨巨皆大也張晏曰江巨音勞轅也師古曰以勺轅音洛又音歷

胥靡 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縱耳晉說近之而云隨非也

施生 平反 罪人師古曰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德寬厚奸施生恩惠於人而生全之

蘇林曰反音幡幡罪人辭使從輕也

移病 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出不居官府

水旱飢蝗 一曰言以病移出也

鑫午 如淳曰鑫午猶雜沓也晉灼曰鑫午猶雜糅也師古曰鑫音嶄

肺附 帝室猶肺札附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所木之肺札也自言於

於大材木也

斷斷 朝臣斷斷不可光禄動何邪師古曰斷斷猶斷斷也音牛斤反

大萬 功費大萬億也大巨也應劭曰萬百餘之意也

磐互 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大牙相交入之意也

博見 博見彊志遍絕於古曰志記也

間編 經傳簡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間音古莧反

綴學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舍匿 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師古曰舍止匿隱也

面謾 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

酒家保 窮困賣庸於齊爲酒家保師古曰謂庸作受顧也爲保謂保可任使

暴坐 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暴露而坐

履軍 身履軍壘 展曰展軍戰勝涵履之

感槩 無俚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比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揚雄方言俚聊也言俚聊也其計

小節槩音工代反蘇林曰俚賴也言其計

高五王傳第八

外婦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

酒吏 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

亡酒 諸呂有一人酔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亡

撟制 撟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撟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撟音矯

虎而冠 母家驕豞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豞豞惡戾虎著冠也

蕭何曹參傳第九

文毋害 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看均曰酷吏傳趙禹爲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亞將 廣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

請若畫一 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或作

張陳王周傳第十

狙擊 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覷

鄙生沛公曰鄙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
服虔曰鄙音七垢反鄙小人也
借前箸畏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
箸音直慮反
穅覈其皴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
穅音苦浪反
穅麥穅中不破者也音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
屑爲紇頭
唼血始與高帝唼血而盟諸君不在
邪師古曰唼小歠也音所甲反
兒婦人口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
主臣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憧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
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
薄曲勃以織薄曲爲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
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葦蒲爲曲也
木彊勃爲人木彊敦厚師古曰
木謂質樸彊音其兩反
椎少文其椎少文如此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爲椎
緒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椎反
無類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
師古曰云被誅誠無遺種

冒絮太后以冒絮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師古曰冒音莫北反
所以覆其頭提擲也
不相中倘公主不相中如淳曰倘言不相合當
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中音竹仲反
簿責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
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

樊酈滕灌傳靳周傳第十一

中酒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師古曰飲酒之中
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
爲人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
能爲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
賣友況賣友
蹶服常蹶兩兒棄之
蹶音攸
雍樹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
爲雍樹面者以面背向臨之也師古曰面脩也雍
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
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

樊酈滕灌傳靳周傳第十二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柱下方書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
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
書是也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
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
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計相遷爲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
職志沛公以昌爲職志鄭氏曰主旗志
也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異反
貰彊相陛下獨爲趙王置貰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
緒正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
緒蒼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

樊酈滕灌傳靳周傳第十三

蹶張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如淳曰材官之多力
能脚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
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踏者曰蹶張擘音布麥反
弄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
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
踦蹠踦蹠謹爲丞相備員而已師古曰
踦蹠持整之貌也踦音初角反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落魄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
志行衰惡之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
握齱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齱音初角反
握齱急促之
一豎特委瑣握齱
一作踦相如傳
瓦合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
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也
方船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
魋結尉佗魋結箕踞見賈服虔曰魋音椎師古曰結讀
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髮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

而生亦曰箕
據其形如箕
天府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聚
　謂天府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
　藏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
　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蒐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
　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蕝與蕝同並音子悅反如
　說是
臚句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
　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也
攻苦食啖　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爲
　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
　攻擊勤苦之事而
　食無味之食也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視草　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
　草遣師古曰草謂爲文之槀也
詷　爲中詷長安孟康曰詷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爲詷王
　使其女爲偵於中也如淳曰詷音朽政反師古曰詷
　音偵

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
與詷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
縱臾　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師古曰
　縱音子勇反縱臾謂獎勸也
假母　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
　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
輣車鍛矢　王遣使孝客江都人枚
　赫陳喜作輣車鍛矢
昆弟語　淮南王遣使昆弟語師
　古曰爲相親愛之言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事刃　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
　方人以物面地中爲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
　作傳周官考工記
　又作薄音皆同耳
間使　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密有詔止
　將軍平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
　也廋瘉者近身之
　小衫若今汗衫也
交輸　充衣紗縠襌衣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
　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
　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
　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綸角割名
　曰交輸者裁也

交輸　裁也
禪纚冠　禪纚步搖冠飛龍之纓服虔曰冠禪纚
　則搖以鳥羽作纓也師古曰纚織絲爲之卽今方
　目紗是也纚音山
　爾反搖音弋招反
魁岸　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
　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
蓄縮　用師古曰蓄縮謂忿於事也
墮弱　御史大夫賈延
直項　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
　內實駑不曉政事師古曰駑愚也音五駙反
僕遨　諸曹以下僕遨不足數師古曰僕遨
　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遨古速字
窺左足　京師雖有武議精兵未有能窺左足
　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
　也音口
　婢反
掎　躬掎祿曰師古曰掎從後引之
　也謂引攝其言也音居綺反

亾亭　寄居亾亭師古曰亾空也
決鬱　玄靈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決音烏朗反
拔拽　叢棘拔拽羣盛貌決音烏朗反
　日拔拽衆盛貌音仕山反
結憐　心結憐兮傷肝師古曰結憐亂也孟康曰憐音骨
崔藺　涕泣流兮崔藺臣瓚曰崔藺涕泣闌干也師古曰崔音完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中帶廁牏　問侍者取溷中帶廁牏身自滌洒蘇林曰
　牏投廁者近身之也廁牏者
　小衫若今汗衫也
戲車　以戲車爲郎師古曰戲
　車若今之弄車之技
執何　不執何指李奇曰執誰也何呵也師古
　曰何卽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
施易　劒人之所施易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劒者人所好
　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貤貤延也

陰重仁爲人陰重不泄師古曰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

文三王傳第十七

抵謰　不首　王陽病抵謰置辭騎嫂不首師古曰抵距也謰誣諱也抵音丁禮反謰音來奮反不首謂不伏其罪也首音失救反

賈誼傳第十八

閼茸　閼茸尊顯今謏諛諛得志師古曰閼茸不肖之人也閼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

汹穆　汹穆亡間師古曰汹穆深微貌

块圠　大鈞播物块圠無垠廓師古曰其氣块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爲鈞言造化爲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块音烏朗反圠音於黠反

控揣　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

槍攘　國制槍攘晉灼曰槍音吳人罵楚人曰傖傖攘亂貌也

奚詬　奚詬亡節師古曰奚音胡結反詬音后志分也奚音胡結反詬音后

捷　淮陽包陳以南楗之江沛柮謂立封界也或曰楗接也師古曰楗音鉅偃反

財幸　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

剉手　匈奴冒頓剉手以衝伏人之忿志剉手謂折之也剉音才臥反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附直　附直刻深師古曰附字與俗同峭謂峻陗也

亡何　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

六飛　今陛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

駹發　官有材力者騁發發駹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淵所射之準臬也

智囊　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

猥大　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師古曰猥盛也

壞子　梁益之閒所愛諱其肥盛曰壞壞子王梁代晉灼曰楊雄方言

貫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文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私養錢　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服虔曰私假錢也

尺籍伍符　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文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

解嬈　除苛解嬈文穎曰嬈煩繞也師古曰音如紹反

陰刑　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

覆露　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如淳曰覆蔭也露膏澤也

恐諛　羣臣恐諛師古曰直爲恐懼而爲諂諛也

煩憯　法令煩憯師古曰憯痛也憯音千感反言痛窘於下憯音千感反

充賦　遷以臣錯充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

鬻污　外亡鬻污之名師古曰鬻損也污辱也

虎落　爲中周虎落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輸將　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也

折膠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風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也

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苔苔廣九尺袤十二尺

蘭石　渠荅具蘭石布渠荅蘇林曰渠荅織蒺藜也如淳曰蘭石城上雷石也墨干曰城上二步

輪囷離奇壇木根柢輪囷離奇張晏曰柢根也輪囷委曲盤戾也

墜言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

白徒歐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

滄欲湯之滄鄭氏曰滄愴之愴寒也

謀祝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祝詛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謀高謀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謀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

詆祺故其賦有詆祺東方朔師古曰詆毀也祺其醜也詆音丁禮反又自詆祺其文歟歟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師古曰歟歟猶言屈曲也

歟歟皮古曰歟古委字也歟音被歟歟猶言被歟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昆弟飲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爲君臣禮也

有如兩宮爽將軍則妻子無爽矣師古曰爽怒貌也音赫

引繩排根後棄者孟康曰根格之也師古曰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及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以彈排擯根格引繩排根者根格之也今俗言交臂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爲根格之也

沾沾自喜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

咕囁今日長者爲壽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咕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

辟睨卽視天俛仰地辟睨兩宮間師古曰辟睨音吾計反傍視也辟音普計反本作睥睨音同

首鼠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服虔曰禿一前一卻也首鼠言嬰無宮位阪綏也

諉服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諉服謝罪晉灼曰服音殿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嚾呼爲呼殿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諉古呼字若謂嚾爲諉服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

媾灼曰媾音按媾之媾鄧展曰媾好也自以車服之好曜邊鄙之邑也

逗橈延尉當坐逗撓當斬應劭曰逗撓望也軍法語也師古曰逗請留止也橈屈弱也

國器唯天子以爲國器師古曰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

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浸浸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

訾省遂爲無訾省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

榷會使使卽縣爲賈人榷會師古曰卽就也就諸縣而專榷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榷音角會音工外反

紮欲紮重臣間悲者不可爲紮欲師古曰紮音許既反也欲歃欲也音所甲反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彌節白檀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

威稜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懾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懾音章涉反

大黃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音於云反

媒蘗釀成其罪孟康曰媒酒酵蘗麴也師古曰齊人名麴餅曰媒

數奇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如淳曰數爲所敗爲奇不耦師古曰言廣數奇命隻不耦合也數音所角反

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

騎置因騎置以閱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爌火鑒地爲坎置爌火師古曰爌謂聚火無燄者也音於云反

服匿日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劉德曰服匿如氈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音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氈受二斗所曰服匿

保宮加以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區脫　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匿腹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弃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爲區脫師古曰匈奴邊境爲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甌同音一侯反服音上話反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民母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

稗王　得右賢稗王十餘人師古曰稗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

紛挐　昏漢匈奴相紛挐師古曰紛挐亂相持搏也挐音女居反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殊扞　使習俗薄惡人民罷頑抵冒殊扞甚者也師古曰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拒也

承學　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盤紆鬱隆崇律崒其山則盤紆鬱隆崇律崒郭璞曰詰屈連起也弗音佛

岑崟　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窒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師古曰岑音仕林反崟音吟

陁靡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師古曰登降上也陁靡下也陁音弋爾反

案衍壇曼　案衍廣之貌也

倏忽倩浰　倏忽倩浰郭璞曰倏忽至貌也師古曰倏音式刃反倩音千見反浰音胡朗反

滂濞沆瀣　郭璞曰滂普旁濞音匹祕反瀣音胡朗反皆水流聲貌也師古曰沆音胡晄反

宛潬膠盭　宛潬膠盭郭璞曰宛潬相繆也師古曰宛音鬱潬音蟄盭音戾

澤弗宓汨　師古曰澤弗盭貌也宓汨去疾也

傴側泌瀄　郭璞曰泌瀄相撰也傴字與遲同撰音先結反

轉騰澈汌　橫流逆折轉騰澈汌孟康曰轉騰相過也澈汌列撇又音普結反

滂濞沆瀣　郭璞曰滂普旁濞音匹祕反瀣音胡朗反皆水流聲貌也師古曰沆音胡晄反

滯沛　言水觸批巖衝擊奔揚滯沛師古曰批巖崖而衝隈曲則奔揚而滯沛然也批音步結反滯音丑制反沛音普蓋反

瀺灂　臨坻注壑瀺灂才弱反又音仕角反瀺灂才劣反又音士咸反灂音潛

沈沈隱隱砰磅礚磕　師古曰砰音普耕反磅音蒲萌反礚音呼宏反磕音口蓋反

該怒之聲也

滴滴淈淈淪漾滴滴滴淈淪漾鼎沸郭璞曰皆水微轉滴音決漾音子入反言水之流如鼎鼎沸也

汩急馳波跳沫汩急漂疾郭璞曰言水波急馳而沫跳起汩急然也

寂寥變文耳寥音聊師古曰言長流安靜

瀕潢潢漾際貌師古曰瀕後瀕潢潢漢郭璞曰皆水無涯潢音弋少反漾音胡廣反言水放流而長闊也

滈滈安翔徐俱鬻乎滈滈郭璞曰滈滈貌也師古曰鬻音胡角反滈音弋灌反

磷磷爛爛遊汗符采映曜也師古曰磷磷爛爛采色灩汗郭璞曰皆玉石之光

汎泛貌師古曰汎音馮汎音敷劒反灩音大覽反淡音

巖碕巃嵸崔嵬貌也師古曰巃嵸音力董反嵸音子孔反

巃嵸嵯峨嶵嶵嵲嶵郭璞曰言自然嶵嶵若彫刻也師古曰嶵音捷嶵音業

玲瓏文磷瑵玉旁唐玲瓏文磷郭璞曰旁唐言盤礴玲瓏文理貌師古曰旁唐字本作磅

密而柔積

蠖蠖蠖

蓺莅斌歟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蓺音劉莅音利斌音古卉字也

柴池茈虒柴池茈虒還乎後宮如淳曰茈音此虒音柴音差還音宦

雜襲案輯師古曰雜襲相因也案輯重積也

傸夔然後侵淫促節傸夔遠去貌也師古曰傸然疾遠貌夔然疾遠貌

襄羊郭璞曰襄羊猶彷徉也

踩若騎之所踩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踩若謂踐蹋也踩音人九反

它宅藉藉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宅橫也

闔鞳音鍾鎜闔鞳洞心駭耳師古曰鞳音初衡反闔音託郎反鞳音楊

陰淫案衍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湎曲也

嫣嫚柔橈嫣嫚嫵媚嫵嫵弱師古曰橈動曲也嫚嫚柔屈貌也嫵嫵細也細弱總謂骨體也橈音女教反嫚音於鰥反郎繼字耳

閻易恤削曳衝蘭之翰裶眇閻易以恤削張揖曰翰裶也裶裏也郭璞曰獨蔣一蔣絲也閻易衣長貌也恤削言如刻畫作之也

便嫞嫳屑便嫞嫳屑與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服絕異也便音步千反嫞音先嫳音步結反

溫鬱芬芳溫鬱酷烈淑郁郭璞曰香氣盛也

羣雅戴雲罕揜羣雅張揖曰小雅之材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

嵉然嵉然興道而遷義師古曰嵉然猶欻然也遷徙也徙就於義也嵉然改容超若自失師古曰嵉然變色貌

超若於是二子憮然改容超若自失也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敞罔靡徙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敞罔失志貌靡徙自抑退也

徥徥嚴嚴深山之徥徥兮通谷豁乎谺呼加反師古曰徥徥深通貌豁音呼活反谺大開貌谺音呼含反

汨減毅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師古曰汨減毅貌也毅然輕舉意也皋水邊地也汨音於筆反域音先合反

蓊蔓榛榛蓊蔓蔭蔽貌榛榛叢樹之蓊蔓兮覽竹林之榛師古曰榛榛盛貌蓊音烏孔反蔓音愛

玄潛紅杳眇以玄潛兮猋風涌而雲浮蘇林曰玄音炫潛音尷灼曰紅赤色貌杳眇深遠也玄潛混合也

蠖略委麗蜿蟺宛蜒鴛鴦象與之蠖略委麗蜿蟺宛蜒皆其行步進止之貌也蠖略委麗蜿蟺宛蜒師古曰蠖於縛反蜒音延

沛艾赳螾赳螾申頸低卬也沛艾驍騰以迤儗兮張揖曰沛艾不前也師古曰沛艾驍騰也迤儗不前也

古曰沛音蓋反赳音九有反螾火幼反迤魚儗反

乞反迤丑吏反儗魚吏反迤儗又音態儗

踡跼鶱蜷踡跼鶱蜷容以骫麗兮張揖曰踡跼鶱蜷搖目吐舌貌也骫麗互前卻也鶱蜷搖也師古曰踡丑日反跼丑玉反鶱音虔蜷音渠員反骫古委字也麗力爾反

綢繆偃蹇怵惕懊悢綢繆宛轉相著也師古曰綢繆猶纏綿也偃蹇走也師古曰偃音蹇怵音勑律反惕音他歷反懊音奧悢音郎到反

梁倚蜩螗掉頭也怵惕奔走也梁倚張揖曰梁倚猶欻然也遷徙也徙就於義也

紆蓼叫熇紆蓼叫熇紆蓼相引也古曰叫熇高舉之貌蓼力紆反熇五到反踏音沓般音屈

叫熇相呼也踏下也般著也皆下著道也師古曰叫音譀

蓑蒙跋也蓑蒙踊躍騰而狂趫張揖曰蓑蒙飛揚也踊躍趫音蕭奔走也師古曰蓑音莫孔反趫音蕭

菵蟨嵉歙菵蟨飛相及也嵉歙走相追也師古曰菵音軍蟨音立嵉音翕

衝蓬　滂濞泱軋　林離駓擾衝蓬其紛拏兮滂濞泱軋
八貌滂濞衆盛貌泱軋不前也駓音尺勇反擾音而小反蓬音普倫反濞音普侯反泱音於雹反軋音乙點反
師古曰衝音尺勇反
龍茸　抲摵張揖曰抲羅列聚斂以龍茸兮衍曼流爛
貌流爛布散也痲自放縱也龍參差也師古曰龍茸聚
茸音而孔反衍音弋戰反痲音式爾反
抲摵張揖曰抲摵衆貌也
泙隣鬱律　徑入雷室之泙泙隣鬱律兮巖魁張揖曰
泙音弋冏反隣音力耕反
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之堀譽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堀譽巖魁不平也師古曰研磷鬱律深峻貌研音菩萌反磷音力耕反
軋沕荒忽　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不分明之貌師古曰沕音勿荒音呼廣反
鴻溶　儻徉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下張揖曰儻徉
忽音勿荒音呼廣反
猶翱翔也鴻溶踊貌也師古曰紛鴻溶踊而上涌原泉沕滿曼羨　大漠之德逢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沕滿曼羨言如漢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沕音勿滿音莫旱反
紛輪威棸　紛輪威棸亂貌勝數也張揖曰紛輪威棸壇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紛輪威棸亂貌
盛大之意也
闖惲昆蟲　闖惲回首面內文繡曰闖惲皆樂也師古曰闖讀曰歡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回首革面而內
禱也
不諫陛下仁育羣生襲征　不諫文穎曰諫順也師古曰諫讀曰簡
展采錯事　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炎以展采緒事文穎曰朱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
殊絕之明以展其官
職設錯其事業也
滲漉滋液　滲漉何生不育究故無生而不育也滲音山禁反漉音鹿
孟康曰吱和也穆敬也有似君子之態容態和且敬
吱吱穆穆君子之能　吱吱穆穆君子之態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吱音旻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師古曰躡即今之鞋也布衣躡而牧羊師古曰躡布衣少躡而牧羊
少蹻　少蹻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作屩音居謔反
都養　都養賃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之事也賃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弋向反

張湯傳第二十九　舞知而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他人也
乾沒　乾沒始爲小吏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隊音丁
平亭　平亭疑法秦讞疑師古曰亭均也言平均疑法及爲讞疑秦之
杜周傳第三十　分章　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師古曰分章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
熏蕕　熏灼之蕕讀曰燎假借用字
抵隙　業因勢而抵隙師古曰抵擊也隙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隙音許宜反
險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要領　騫從月氏王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師古曰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要領故以要領爲喻音一遙反
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
傳父　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翕侯翕侯鳥孫大臣官號其數如傳母也師古曰翕侯侯官號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翎與翕同
擊空　然竅擊空蘇林曰擊開也空通也竅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
傳謂孔道也
少從　進孰　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師古曰漢時諺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也從音才用反出外國者爲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

漢書蒙拾下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繳繞　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烏反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無炊火　趙氏無炊火焉古曰無炊火言絕糧也

蓬葆頭　如蓬葆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

迎宮　迎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迎迓也鄧展曰令其宮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

清狂　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竭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如今白癡也

嚴朱吾丞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扼舟　扼舟而入水師古曰扼曳也音它

顏行　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

友壻　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

漏泉　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言潤澤下露如屋之漏

夏子　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

嚴朱吾丞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矯箭　今天下鐵甲摩劒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

受遣　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

橫草　草中使草望倒故云橫草也師古曰言行草中無橫草之功師古曰橫草也

友壻　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

漏泉　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言潤澤下露如屋之漏

夏子　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

顏行　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

扼舟　扼舟而入水師古曰扼曳也音它

嚴朱吾丞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伊優亞狁　伊優亞狁叶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柏音逡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狁音大爭也師古曰狁音五伊反叶音五侯反

呼譽　舍人不勝痛呼譽師古曰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今人痛甚則稱阿譽音步高反

寶數　酒履樹上寄生令射之朔曰是寶數也師古曰以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寶數薦之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鼎貴　鄧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

譬喻　質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譬喻之應動曰譬喻和悅貌師古曰譬音於計反

奧媟　去卑辱奧媟而升本朝張晏曰奧幽也言敝奧媟汙不章顯也師古曰媟音先列反

草田　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陽縣草田欲以償杜之民師古曰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

無隄之輿　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

執宰　敝膝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爲賤者之服

作問　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以言辭也

遶蛇　偶旅遶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遶蛇委曲躬貌也蛇音移僞音禹

愉愉呴呴　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呴呴言語順也呴音許于反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重馬　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馬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爲之傷耗以減武備也

輯濯士　士主用輯及濯行絡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又發輯濯士以子大鴻臚商丞成師古曰輯濯士

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瀝
字本亦作櫪並音直孝反
山郎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脛脛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
執服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慴音之涉反
斷斷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也斷音牛斤反行剛強之貌也斷音胡浪反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尉薦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籍也
廉茂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廉廉吏也茂茂材也
素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晝室明旦光閨之止晝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晝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也師古曰彫畫是也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敺瘃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瘃寒瘡音竹足反
句廉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
便文自營諸君但欲便文自營衛師古曰苟取便音頻面反

木樵爲墾墨木樵校聯不絕師古曰樵與譙同譙爲高以望敵也音才消反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爲固者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棖閑反

用關械閘養馬也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

累重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

黃腸題湊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

孱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亡如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

捽胡曰磾捽胡投何羅殿下晉灼曰胡頸也捽音才兀反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捽音才兀反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敺瘃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瘡也音竹足反

句廉古曰句廉謂冰岸曲而有廉稜也音鉤師古曰句音鉤

便文自營諸君但欲便文自營衛師古曰苟取便音頻面反

木樵爲墾墨木樵校聯不絕師古曰樵與譙同譙爲高以望敵也音才消反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爲固者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棖閑反

累重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湛冥晏嚴湛冥不作荀見不治荀得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爲荀顯之行不荀得之業

搏衝馮式樽衝臣瓚曰樽促也師古曰樽挫也音子本反

傳婢爲傳婢所毒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在席之事一讀傳曰附謂近幸也

梓少把土梓中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梓校取也把手胝音蒲巴反其字從木

掇煩吏上知勝非掇煩吏乃復還師古曰掇之也梓音才兀反

魁壘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苦回反壘音磊

遮迸部落鼓鳴男女遮迸音周捋鼓之聲以爲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也

請寄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

三始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猶朝朝也

穿空衣又穿空師古曰空孔也

漿酒霍肉廬兒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菜也貧人茹之也

毳毳顫數刻之閒極竭毳毳之思師古曰毳音沐沐猶蒙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也

韋賢傳第四十三

在子小子勤詼厥生師古曰言詼嘆聲音許其反

勤詼古曰詼嘆聲音許其反

嫂素遺秦暴嫂嫂無有列位躬耕於野師古曰言此嫂素未耜以耕師古曰躬耕於野也

緐緐同悠悠行貌放放大也驅驅馬也緐音蘇遵反

喻喻媚貌也師古曰喻喻諂夫如淳曰喻音踰

瀰瀰猶稍稍也罪過滋甚也瀰音彌

宗家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備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宗家賢之同族也

翔翔四牡翔翔師古曰翔翔安舒貌

韋賢傳第四十三

韋玄成傳第四十四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長休告據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

遺蕩吉馭吏省酒數遺蕩師古曰遺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遊放也

臥庭參省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禁中故指言臥也師古曰臥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侯伺組徼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左右也

赦盪赦盪師古曰去讎也赦游蕩也盪放也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匡衡傳第四十五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誰差漢帝宣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也

禮服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

五際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天士被權天士任以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

匡衡傳第四十五

薛宣朱博傳第四十六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受記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履度曰受相訟牒記也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樊厲而使之

飭筭又敎吏爲飭筭師古曰飭若今盛錢藏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飭或筭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筭音同

鉤距以得事情曾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尤善爲鉤距對者無疑示若不問而自知果莫覺所由以閉其術師古曰鉤音鉤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蓋勳傳第四十七

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也

廣漢書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爲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

盧醬廢索私醬酤推破盧醬師古曰樓讀與摟同盧所以居醬醬所以盛酒也

彊氣粵厲强壯彊氣師古曰

適抵教使用項推迹盜賊之衆適抵師古曰抵賜也所經過及所讎校也

蓋勳傳第四十七

員程豪彊有論罪輸掌留官使研取代師古曰員數也計其人及日數爲功程

下里賈偶車馬下里儥物者棄之市道

浩穰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也

便面使御史執自以便面捎馬師古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表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

造獄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皆均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之法

直符史直符史諸閤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

治所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爲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爲尚書矣

首公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

牛衣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蓑衣龍具者

金選音荊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荊金錫兩名也師古曰字本作鋞鋞即錢也其人及日數爲功程

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十一銖墨牌羅赦其罰倍差宮牌疑赦其罰百銖劓牌疑赦其罰六百銖大牌疑赦其罰千錢是其品也

金布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摩金錢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

後曹召茂陵令諸後曹如淳曰賊曹決曹皆後曹

馬奉世傳第四十九

發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軺則曠日費如淳曰軺惟也惟南子曰丙郡軺車而鉤音而隴反

白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識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

不首吏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自首者吏收捕也

不自它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隨牒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恆牒不被超擢者

便坐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

露書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書服虔曰露箊易書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

狗違狗違者違歲師古曰狗違猶依違狗音於奇反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露索東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雨吏被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按也

治平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

益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此其言必有卓詭師古曰卓高遠也譎異於眾也

不通水火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

擣觸故欲擣觸以揚我惡師古曰擣觸謂挑發之也

踵故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故事也

建鼓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割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建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馬縣有此鼓者以召集號令爲開閉之時

先令疾病召巫掾作先令書師古曰先爲遺令也

鐫故使掾平鐫令胥灼曰王常為光武鎸說其將帥此謂徐以微言鐫鑿遣之也師古曰平掾之名鐫謂孫鑿也鐫音子全反

養名　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都授　侯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不道　賊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

辜權　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椓專也辜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也

通明相　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相

庸亡　義與劉信弃軍庸亡孟康曰謂挺身逃亡如奴庸也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末殺　滿謂欲末殺災異滿謂誣天師古曰末殺掃滅也滿謂欺罔也殺音先曷反謂音來亶反

反

檻塞　檻塞大異師古曰檻義取檻柙之檻檻猶閉也其字從木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虧除　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滅除其狀直令免去也

縈辟雅拜　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縈辟雅拜服虔曰縈辟言縈旋也師古曰縈辟猶言縈旋也辟音闢

音

良民吏　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曰良民吏善治百姓者

牢讓　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辟不堅也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佚蕩　為人簡易佚蕩張昊曰佚音徒結反佚蕩縱漾自得也

蟬嫣　與周氏親連也師古曰嫣音於建反

蟬嫣有周氏之蟬嫣今應劭曰蟬嫣連也言

皇波　超既離庠皇波音灼曰離愍也皇大也師古曰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

文肆　質鄰酒日文肆而質鄰應劭曰肆放也鄰狹也鄰音力刃反師古曰肆者楚辭遠游乘龍之言也質鄰沈也師古曰鄰音棖

般轔　般轔振般轔而軍裝師古曰般轔盛貌也轔音來忍反

總總揫揫　齊總總揫揫其相膠葛兮師古曰總總揫揫聚貌也

柴虓參差　柴虓參差魚頡而鳥盼師古曰柴虓參差齊貌也柴音初蟻反虓音豕參音初林反

翕赫曶霍　半散照爛翕赫曶霍霧集蒙合之貌也半散照爛言其分布而光明也如霧之集合也曶音忽

蠖略蘗綴灘序轃轃　師古曰蠖略蘗綴蚪蝑貌也灘序轃轃車飾貌也蠖音於縛反灘音他干反

巾轃　轃音質宜反

邳偈　夫何旗旒邳偈之綺旎也師古曰邳偈音吉叉音質偈音居傑反

軒陾　古曰軒聲豁以陸離分師古曰軒音普萌反

崹嵷　陵高衛之崹嵷分李奇曰崹音蹲嵷音冰如湛曰崹嵷上下衆多貌

駮駾　崇丘陵之駮駾分蘇林曰駮駾駮音叵我師古曰駮駾高大狀也

躍躒　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擢躒而成觀孟康曰言夏屋變巧迺為雲氣水波相譎詭也擢躒林木之崇積

駮也師古曰犖灼曰躍音子水反

麟瑞　壁馬犀之瞵瑞應卻曰瞵音鄰晉灼曰瑞音幽陶古曰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之壁

瞵瑞　文貌

蹲蹲　拟北極之蹲蹲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崱嶷蹲蹲然也蹲音千旬反又音遵

扶振日月輝所棲振服虔曰扶桑也師古曰扶音央振音辰

敦圄白虎教圄序昆侖師古曰敦音屯

圄圄敦圄圄圄其虛廓兮師古曰閎高門也圄音振

嵽嵬崔嵬峻陗貌也嵽音五賄反

嵽成紛蒙籠以棳成師古曰棳音胡本反

殤駭回殺肆其殤駭兮師古曰殤音徒損反

吠肹蒐吠肹以捉根兮師古曰又言風之勤樹聲響振根猶株也蒐讀與謏同吠音丑乙反

肹音許乙反

弸彋推弸張其拂汨兮蘇林曰彌音石壁井彌

彌張爾之彌漫音宏孟康曰彌張風吹幹帳貌

蝹蜎蠖濩蝹蜎蠖濩蜎蠖玉英蜎蜎蠖濩之形師古曰蜎蜎蠖濩言屋中之深廣也蜎音一兗反蜎音下兗反蠖音烏郭反濩音胡郭反

淪漪淪漪梁弱水之淪漪兮師古曰淪漪小水之貌漪音吐定反漪又音胡螭反

洪頤洪頤樊桐靈旗洪頤擧洪頤虞曰洪頤旗名也

配藝配藝四施張晏曰配藝披離也師古曰配藝上配藝披離也

威威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華覆蓋也師古曰威威威儀貌也

從從從風從從而扶持兮師古曰從從隨進之意也音踵

觬觭觬觭立璜觬觭距躍泪淡張晏曰觬觬其貌也師古曰泪淡動泪淡滿也師古曰觬音牛力反

幽泪幽泪胡感反淡音大敢反

暗藹暗藹兮降清壇張晏曰儳暗藹神之形影也儳音士咸反

岊崴岊崴登降岊崴單埢垣兮師古曰岊崴上下之道也單周也埢垣圍貌也岊音力爾反崴音五罪反

音弋爾反單音蟬埢音拳

岭嶸嶙峋岭嶸嶙峋洞亡匡兮師古曰岭嶸深邃貌嶙峋節級貌岭音零嶸音營

淫淫與與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師古曰淫淫與與往來貌

鮮扁陸離鮮扁陸離衍衍言其並廣大也衍音延

篇駢音步于反又音步結反

頻一反又音步結反

鴻絧緁纖鴻絧緁纖直馳貌緁纖猶差次也鴻音胡孔反絧音徒孔反緁音捷

般般軫軫師古曰般盛也

輱轀輱轀紛往來輱轀不絕孟康曰輱轀連屬貌如雷轀音盧回反

列缺列缺辟歷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辟歷雷也列缺天隙電照也

萃從允溶萃從允溶從音先勇反又音叢溶音容

吸嚊瀏率吸嚊瀏率飛廉雲師吸嚊瀏率也瀏率聚斂也嚊音許冀反瀏音肅

秋秋蹌蹌古曰秋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師蹌蹌驤之貌

驌驦駉駱蒸沘雷厲驌驦駉駱磕師古曰皆聲響衆盛也驌音匹人反駱音力莖反磕音口盍反

洶洶旭旭洶洶旭旭天動地蚾師古曰洶音匈蚾音五合反

莫莫紛紛貌紛紛亂起貌埃塵埃

儲與聊浪儲與虛大薄聊浪虛也薄水崖也師古曰聊音力彫反

幽輖皇車幽輖光純天地李奇曰幽輖車聲也輖音一豬反純音之允反

羋皇及至罕車飛揚武騎羋皇師古曰羋皇疾貌

沈沈容容名爲噱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遞張噱吐舌於紘中師古曰內之上下紘音胡涓反

窮穴閎與三軍芒然窮穴閎與孟康曰穴行也閎止也言三軍之盛窮窮閎禽獸使不得逸漏也師古曰窮音其弓反

日閽與容暇之貌也

靖冥旻集於靖冥之館音忘忽反

睿鋭玉石睿鋭光耀青熒師古曰睿鋭高鋭貌青熒言其色青而有光熒也睿音仕金反鋭音牛林反

砰磕聲若雷霆上下砰磕

蠼狚昭光振耀蠼狚如神師古曰蠼與躩同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周阯以囿爲周阯李奇曰阯遮禽獸圍陳也師古曰阯音祉

儲胥木蘢槍纍以爲儲胥蘇林曰木擁槐外又以竹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槍音千羊反纍音力佳反

儲時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猶言有餘也師古曰

撝邑車騰城撝邑下將降旗舉手之貌師古曰撝許偉反

汾沄沸潰汾沄沸潰雲合電發師古曰汾沄沸潰奮騰貌也

嚾呼大語叫呼大道低回師古曰嚾呼叫呼遠聲也低回紆衍也

純終篤聞君子純終領聞師古曰純善也言君子之道能善於終而不失令名也

蠢迪檢押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由檢押也音押

猶隱括也言動由檢押也音於高反

儒林傳第五十八

大師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

邊豎武恥之陽醉邊豎師古曰邊失據而倒也邊音徒頂反

酷吏傳第六十

東溼爲人上操下急如東溼師古曰操執持也東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操音於高反

文惡汲黯爲怯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法傷害人也

廉褧焉爲人廉褧師古曰廉褧亦儆也讀與据同

毛義應舉以顯其志義奉檄而喜毛義捧檄而懽義以養親非爲己也

兼敢往吏兼擇郡中豪傑而任用之果敢往一吏十餘人爲爪牙師古曰兼幷也爪牙言如鷹犬之爲用也

猾吏徙講疑猾召猾吏詰問取吏姦狀與吏從事往奪所驗者以爲吏也

沈命於是作沈命法師古曰沈謂藏匿不言也命法謂以文書下之

遁地翟義之將軍王孫慶延年問曰欲遁地無所藏乎師古曰遁隱也

新將軍謂郡守都尉新將軍初到官也

股弁股猶髀也弁謂手持兵者以衛髀也師古曰弁持也

阿邑張揚之甥也師古曰阿謂親而比之

今人主之前色而已師古曰言但順人主之顏色而已

貨殖傳第六十一

馬馳驟爲樂師古曰馳驟謂走馬也

答布之布也師古曰答布者布名也

者厚重之貨也師古曰言貨物厚重者也

者妄爲貴賤也師古曰言物價貴賤不實也

貸金錢千貫也師古曰貸謂出錢與人而收其利也

倗子除佔倗其餘利比於倗者也師古曰倗音步北反

會二家交易者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

駔倗子孟康曰節節物賈賤也蘇林曰節音節制之節

駔倗者其首率也師古曰駔謂合會二家交易者也倗音步北反

跛鴟跛吾闇嵽山之下沃墊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蹲鴟謂芋也其根似鴟蹲時也

有志有大志也

街居之雒陽在諸國之中要衝之地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師古曰言雒陽

酒削以酒洗削而鼎食師古曰酒洗謂刀劒室也削謂刀劒之鞘也

質氏人有刀劒故惡者主爲洒削之去其垢賊更飾令新也洒音先礼反

禮反飾令新也洒音先礼反

鞅牛乘不過鞅牛小牛也師古曰鞅牛重extra也音工豆反

游俠傳第六十二

郅都以敢言聞敢言謂敢直言也

雋不疑雋姓不疑名也

趙禹趙姓禹名也

張湯張姓湯名也

酷吏傳第六十三

義縱縱姓義名也

王溫舒溫舒姓王氏也

尹賞賞姓尹氏也

楊僕僕姓楊氏也

咸宣咸姓宣名也

杜周周姓杜氏也

佞幸傳第六十四

鄧通通姓鄧氏也

晁錯錯姓晁氏也

爰盎盎姓爰氏也

家人子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子猶庶人也

酒所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壚中

侯幸傳第六十三

靜悍解爲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

邑屋居邑屋不見敬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幽隱仇家幽隱師古曰幽屈家幽隱從師古曰言其人見逋丐大醉也

落醉師古曰落漼言其大醉也

藏去與人臣臟主皆藏去之也

井眉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

重礙一旦重礙爲賞所輻師古曰重礙謂一旦有所礙也輻擊也言瓶忽繘礙不得下而爲井賞所擊則破碎也重音上絹反

丁渠反輻音逼

佞幸傳第六十三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匈脫脫服虔曰匈奴中間有弃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匈脫脫服虔曰匈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土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廬舍也

少吏古曰少吏猶言小吏

比疎比疎一師古曰辮髮之飾也以金爲之比音頻寐反疎字或作余

犀毘黃金犀毘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鞮瑞獸名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毘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

喋喋佔佔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利口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師古曰喋喋佔佔多言貌也

喋佔音昌沾反

喋佔耳喋音

漸惡民今閭漸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漸音漸水之漸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漸音子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

孕重匈奴孕重墮磧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磧敗也音積罷讀曰疲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居次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之矣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保就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健爲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縣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波河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師古曰波河循河也波音彼義反

翔實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廝留然尚廝留甚衆師古曰廝留言其前後離廝不相逮及也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燕婧妾不敢以燕禽見帝師古曰婧與情同謂不嚴飾

櫟絕命櫟絕而不長師古曰櫟戮也音子小反

菱茨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含菱敷散以待風也菱音茨音敷孟康曰菱音綏

皦皎溪淫皦皎寂兮無音師古曰皎皎白貌也皎音工了反

佳俠孟康曰佳俠面光隕朱榮兮佳俠佾麗師古曰佳俠美好貌也

沫悵弟子增欷涕沫悵兮晉灼曰沫悵猶悵悵也涕音大計反

涕漬涕漬集覆面下也師古曰悵悵猶悵悵也涕音丈又反下也沫音水沫面之沫言字從午未之未也

嫶妍嫶妍太息晉灼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嫶妍嫶冥嫶冥猶嫶妍也師古曰嫶音在消反

憐悽憐悽不言師古曰憐悽哀之意也憐音劉悽音栗

窮絝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絝多其帶股庳曰窮絝有前後當不得突通也師古曰絝古袴字也窮絝即今

之褌袴也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誇布妾誇布服爛食孟康曰誇大也布之麤者也爛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

窈窕德象女師傅仔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也窈窕幽閑也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郎是詩篇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對食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對食甚相妬忌也

方底盛綠緺方底師古曰緺厚綃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縢耳緺音大奚反

赫蹏武發篋中有裹葉二枚赫蹏書鄧展曰赫音兄弟閱牆之閱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爲閱蹏師古曰今書本赫字或作擭

外戚傳第六十八

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

易祖師丁將軍之女孫師古曰易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之始師

穠飾穠飾將豎往問疾師古曰穠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穠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爲之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後儉後儉隆約師古曰後退也後音下邸反

涎涎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

易祖師丁將軍之女孫師古曰易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之始師

穠飾穠飾將豎往問疾師古曰穠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穠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爲之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後儉後儉隆約師古曰後退也後音下邸反

陷假陷假離朝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

嬗然得比肩首復爲人者嬗然成行師古曰嬗然多貌也行列也嬗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葬然懼然祇畏葬然閑漢氏之終不可濟師古曰葬然懼音矍矍然自失之意也葬然變動之貌也

蹙頤莽爲人侈口蹙頤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蹙短也頤頤也蹙其月反頤胡感反

敘傳第七十上

於檡人謂乳穀謂虎於檡師古曰檡音乃荀反於音烏檡字或作菟並音塗

精進掾史酒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師古曰精明而進趨也

孟晉盡孟晉以迨輦兮服虔曰晉進也迨及也何不早進仕以及輩也師古曰盡何不也孟勉也晉進也

啾發淫擺不可聽者非部夏之樂也師古曰啾發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過而不謂擺罷之鳴也

敘傳第七十下

龍荒幕朔莫不來庭師古曰龍句奴龍堆也朔北方也

湎湎流風流移也紛紛雜亂也湎音莫踐反

淫酋中山淫酋師古曰酋酋酒也音詠台韻音榮

薰胥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葷薰師古曰薰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淪字作薰

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敝敝六世昧昧其欲敝敝師古曰易敝字作逐

昧昧長倩懌懌安舒也師古曰懌音弋於反步反

褒褒曷安褒褒古之文學師古曰褒盛貌也音弋救反

玁玁之貌玁狁亡秦滅我聖文師古曰玁狁北夷也音九永反

攸攸攸師古曰攸外寓閩越東甌

婀婀婀公主適女烏孫師古曰婀婀好貌也

敲敲曲陽敲敲師古曰敲敲盛也音許驕反

雅故舍雅訓之故及古今之語

後漢書蒙拾序

仁和　杭世駿　大宗鈔撮

後漢書蒙拾上

光武帝紀第一上

通租初光武爲舂陵侯家訟通租於嚴尤尤見而奇之

反側子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投死降者便相詔曰爾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注）投死猶言致死

卿曹吳漢曰卿曹勞力（注）曹輩也

族生野穀族生（注）族寄也不因橘種而生故曰族今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

光武帝紀第一下

慈兄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三精九縣爲回三精霧塞（注）九縣九州也謂回謂亂也三精日月星也霧塞言昏昧也精或爲象

明帝紀第二

放手殘吏放手（注）放手謂貪縱爲非也

宿雪冬無宿雪（注）以其經冬故言宿也和帝紀京師去冬無宿雪

燠沐春不燠沐（注）燠煖也音於六反沐潤澤也言雰曀暗濁之氣也

登衛五穀登衛（注）登成也衛饒也音以職反

章帝紀第三

典城初舉孝廉郎中竇博有課任典城者以補長相（注）任堪使也典主也

方空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注）紈素也冰言白空孔也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前書曰齊有三服官故詔齊相羅之方目紗也綸似絮而細紗薄如空也或曰按梁張纘謝皇太子賚果然之釋敬嚴冰在衡湖裂陷宇吹綸觀暖挾纊懸溫南越

志威寧縣有穿淵上多編木似義皮可以爲緪吹緪蓋絜之輕者故以緪名紀本言吹緪絜注乃以爲紗何也

高才生 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令丙又令丙筆長短有數注前書音義

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

胎養穀 令諸壞胎養穀人三斛

冒形貌 沙漠之北蔥嶺之西冒耐之類注字書曰形多須而言須鬢多蒙冒其面或曰西域人多著冒

戎亭 戎亭虛候 儒館歌

而長故舉也 以爲言也

報囚 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注報猶論也 鬼區 威霆行乎鬼區注鬼區即鬼方

險謁 閨房肅雍險謁不行注詩序曰無險詖私謁之心

妖幸 妖幸毀政之符 外姻亂邦之迹

淄蠶 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愚隆奸合遂忘淄蠶注淄黑也蠶食木蟲以諭僥敗也

金穴 京師號郭況家爲金穴

險情贊行 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情贊行注老子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行之無當

為贊

惡心妍狀 及至移意愛析嫵私鼃 惡心妍狀愈靡醜焉

胸中氣 有胸中氣 吾素剛急

息耗數 呼相工問息耗注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

飛書 乃作飛書以陷梁竦注飛書若今匿名書也

下意 諸兄每讀經傳下意輒下意難問

勞心曲體 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

卻器 蜀漢卻器九帶佩刀並不復 卻器調注卻音口以金銀緣器也

總調 假借威權輕薄總調注言恣 總調遠也總音七洞反調音洞

參養強孰 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 參養強孰或穿掘萌牙

安帝紀第五

長檄 在所爲封長檄注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

隱親 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勿取 隱親浮華注言隱審盡心勿取浮華不實者鍾離意傳

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 注隱親謂身自隱恤之

順沖帝質帝紀第六

任出 其令中都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須立秋注任保也

桓帝紀第七

房祀 壞郡國諸房祀注房謂祠堂也

獻帝紀第九

結童 結童八學白首空歸

皇后紀第十上

皇后紀第十下

皇媛 祁祁皇媛言觀貞淑注祁祁衆多也媛亦儷也觀示也言諸后皆示其貞淑配皇爲儷案字書無嬪字相傳音麗 蕭該音義

蘭閨 班政蘭閨宣禮椒屋注蘭林殿名故言蘭閨

律歷志上第一

八能 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舍八能之士陳八音歌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

律歷志中第二

漏見曲論漏見曲論未可爲是

趙辰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

禮儀志上第四

寬大書立春之日下寬大書

親家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劉昭注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

禮儀志中第五

改水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貙劉乘之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十二神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譟逐疫於是中黃門唱侲子和曰甲作食殆腸胃食虎雄伯食魅騶簡食不祥攪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魃拉女幹節解女胞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女肉

祭祀志上第七

行皇光武卽位於鄗劉昭注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皇

重累人劉昭注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至天門之下如穴中視天直上七里兩從者挾持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

天文志上第十

闕苞授規學軒轅始受河圖闕苞授規紀閎曰闕苞似是人名氏

溟涬庞鴻太元劉昭注張衡靈憲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寡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馮馮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幷氣同色渾沌不分如是者又永久馮馮謂庞鴻蓋乃道之輸也道輸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定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

五行志一第十三

踧眉婦女憂愁踧眉噭泣

讌饗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筒爲敖具葦方筒郡國讌饗也

蹇人出呆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

嚨胡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姽女阿閭姽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

嚼復嚼噭者京都飲嚼復嚼酒相強之辭也

延延白蓋小車何延延延延眾貌也

五行志六第十八

嚴能相上免太后兄弟竇憲等官遷就國還嚴能相於國遽迫自殺

郡國志二第二十

驃孫耐劉昭注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驃孫耐冢今墓書孫在耐前謂此爲驃孫耐

郡國志三第二十一

德父山亂其有羽山鯀暱注俗謂此山爲德父山

郡國志五第二十三

粉水劉昭注華陽國志曰有清水穴巴人以此爲粉則膏澤鮮芳因名粉水

百官志一第二十四

倜說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畧不究

百官志二第二十五

巖郎羽林郎常選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

百官志三第二十六

禁錮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錮

百官志五第二十八

無害吏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輕法

屬表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表其門以興善行

士爲民法式者皆屬表其閭

猥諸侯其除以胙卿及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劉昭注胡廣制度曰是爲猥諸侯

輿服志上第二十九

金鏤方釭象鐵鏤錫金鏤方釭插翟尾劉昭注獨斷曰金鏤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髦前方釭鐵也廣數寸在馬中

步叉之簏劉昭注通俗文曰箭簏戎車蕃以矛庵金鼓羽析幢翳輜軿甲弩大行載車太僕御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溉白布施馬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既下馬斥賣車

布施馬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既下馬斥賣車

藏城北祕宮皆不得入城門

輿服志下第三十

貂蟬劉昭注位從大夫車有貂蟬

貂沂有貂沂冠有兩梁

樓鹿建華冠制似樓鹿劉昭注獨斷曰其狀若婦人樓鹿也

剛癰庶疫剛癰莫我敢當

劉立劉盆子傳第一

安集掾聖公因往從陳牧等爲其軍安集掾

半頭赤幘劉昭注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卽空頂幘也

赤幘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洛州永寧縣西北

幘底幘底汪卽幘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王劉張李彭盧傳第二

南嶽諸劉南嶽諸劉爲其先聖劉昭注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從故曰南嶽諸劉也

負負張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劉昭注負負魏也再言之者魏之甚

飲飯偉容貌能飲飯劉昭注飯音扶建反

陳寵公孫述傳第三

錯鍉章馬操刀奉盤錯鍉割牲而盟劉昭注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聲撓也以匕撓血而獻之今亦奉盤措匙而獻也

地絡分裂郡國地絡斷截地絡

滌地江海之濱滌地無穢劉昭注滌滌地無遺類也

臥鼓甕還師振旅臥鼓甕弓臥鼓

騰書因敷騰書告示隴蜀劉昭注說文曰騰傳也

穴處羣居穴處之徒劉昭注穴穴處言所謀不遠也

樓船勳病且餓出城餐樓船劉昭注鄧康成注周禮樓船以牛皮爲蔽狀如鱗甲畫鬼神以象水神也

援旗糾族援旗糾族援引也糾收也劉昭注說文曰糾繩合也

樓有所以樓有四方之榮劉昭注四方之榮者皆樓集而有之

帛繡船又造十層赤樓帛繡船劉昭注益以帛飾其繡檻也

丹青之信子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劉昭注揚雄答劉歆書曰陳言禹以明丹青之信

孩兒老母孩兒口以萬數

李王鄧來傳第五

消疾素有消疾劉昭注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痟首疾鄭玄注曰痟酸削也

外兄子故曰外兄也君叔雖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劉昭注光武之姑是南頓君之姑子不得稱外兄案歙父仲叔光武祖姑生歙則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

禹貢此誠聖恩所宜禹貢(注)
宿陽猶傳雷也音秀遲

鄧寇傳第六

中大人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書宿皆稱中大
人宦者傳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
高

元二時遭元二之災(注)臣賢案元二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
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
百六辰由不悟致斯乖外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
皆爲二字
明驗也

白蓋雙騎白蓋雙騎
門生轅送

申證罪無申證
獄不訊鞫

分之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
今日朕分之(注)分猶解也

批抵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注)說文曰抵
側擊也批音片支反抵音之氏反

賢碩嚴棘不復賞碩其過寘之嚴棘之下(注)質
正也碩實也苦角反嚴棘謂獄也

營魂識路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注)楚
詞曰願徑逝而不得魂識路之熒熒

馮岑賈傳第七

忸忕虞兵臨境忸忕小利(注)忸忕猶慣習也謂
慣習前事而復爲之忸音尼丑反忕音逝

枋算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算
下江關(注)枋算以竹木爲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舫
也郭景純曰永中算筏也枋卽舫字

冒突露橈裝直進機船冒突露機
古通用耳算音步佳反忕音匹俱反

小機也露橈謂露機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

生蘢狗吠不驚足下生蘢(注)蘢長毛也犬無追吠故足下生蘢

剽甲兵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注)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

吳蓋陳臧傳第八

辦嚴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注)嚴作不復辦嚴也避明帝諱故改之陳紀傳紀見禍亂方
(注)嚴讀曰裝

挺緩宜小挺緩令得
逃亡(注)挺解也

耿弇傳第九

晏開完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

銚期王霸祭遵傳第十

攝膜被創中額攝幀復戰(注)攝猶正也
曰案幀爲馬扇汗朔被創中頓卽是幀字

邪揄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注)說文曰耶
也歟音大支反歟音羊由此云邪揄語輕重

相同

黃夜帝東歸過汴幸遣警勞士卒作
黃門武樂黃夜乃罷(注)黃猶深也

奇衣所得實賜輒盡與吏士
奇衣家無私財

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傳第十二

旅力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注)旅眾也
愆過也言眾力已過而功不成

回容帝雖制御功臣而
能回容宥其小失

儷景婉孌龍姿儷景同翻(注)儷耦也偶
也言諸將齊景翻飛而建大功也

竇融傳第十三

排迮不得進退
(注)排迮猶迫也

儀適融先遣從事問會見
儀適(注)猶言儀注也

脩尚帝以穆不能修尚(注)
不能脩整自高尚也

陰嗚意陰嗚不得對（注）陰嗚猶嗚嗚也陰音於禁反嗚音一介反

釋天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天聲下以安國後嶺抵掩境宇振大漢之天聲（注）天聲雷聲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

邊雜實憲本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

窺室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注）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東觀經籍多也

馬援傳第十四

都布更爲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布極麤者名

陸陸季孟嘗折婦子勝而不哭其寡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注）陸陸猶碌碌也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委賸作舌又手從族乎

委賸（注）委賸猶冗弱也委音於僞反賸音乃罪反

馬援傳第十四

都布更爲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布極麤者名

陸陸季孟嘗折婦子勝而不哭其寡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注）陸陸猶碌碌也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委賸作舌又手從族乎

委賸（注）委賸猶冗弱也委音於僞反賸音乃罪反

旅距若大旅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跕跕（注）跕跕猶蹀躞飛鳶跕跕音都協反蹀音徒協反墮水中

鞫中（注）臣謹依儀氏鞫中帛氏口齒謝氏臂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

水火縣薄（注）援銅馬相法曰水火在鼻兩孔間也縣薄猶迫也（注）東觀記水火欲分明水火欲厚而緩縣薄股也

馬援傳第十四

都布更爲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布極麤者名

陸陸季孟嘗折婦子勝而不哭其寡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注）陸陸猶碌碌也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委賸作舌又手從族乎

委賸（注）委賸猶冗弱也委音於僞反賸音乃罪反

仁恕掾佚仁恕掾主獄賜河南尹見漢官儀（注）仁恕掾主獄賜河南尹見漢官儀

風隅風隅星宮風隅算慝皆變極師法（注）風隅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

迂久醉坐容遣蓋頭市酒迂久大醉良久也（注）迂久猶良久也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傳第十六

伏不闕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伏不闕猶言不絕也

萬石君馮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馬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爲萬石秦家

傳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鄧禹從同

名家駒鄧名家駒勞力勉之

馬援傳第十四

都布更爲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布極麤者名

陸陸季孟嘗折婦子勝而不哭其寡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注）陸陸猶碌碌也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委賸作舌又手從族乎

委賸（注）委賸猶冗弱也委音於僞反賸音乃罪反

仁恕掾佚仁恕掾主獄賜河南尹見漢官儀（注）仁恕掾主獄賜河南尹見漢官儀

風隅風隅星宮風隅算慝皆變極師法（注）風隅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

迂久醉坐容遣蓋頭市酒迂久大醉良久也（注）迂久猶良久也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傳第十六

伏不闕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伏不闕猶言不絕也

萬石君馮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馬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爲萬石秦家

傳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鄧禹從同

名家駒鄧名家駒勞力勉之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傳第十七

詳言正色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雅壽（注）今日歲首請上雅壽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傳第十七

詳言正色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雅壽（注）今日歲首請上雅壽

四府妻騰注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

稽譚馮衍傳第十八上

科比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注）科謂事條比謂類例

擊（注）擊謂相連引也

駘藉義曰跕蹈也今此爲駘古字通

桃棘桃邑棘山故言無桃棘之利也（注）臣賢案謝承書音義曰風騰波涌更相駘藉（注）前書音義曰駘蹈也古字通

內無鈉顓之禍外無桃棘之利（注）臣賢案字似棗文也且爲棘字誤耳

又達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棘難悟不究始終顓改棘爲棗展轉乖僻爲謬矣

馬援傳第十四

都布更爲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布極麤者名

陸陸季孟嘗折婦子勝而不哭其寡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注）陸陸猶碌碌也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委賸作舌又手從族乎

委賸（注）委賸猶冗弱也委音於僞反賸音乃罪反

四府妻騰注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

稽譚馮衍傳第十八上

科比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注）科謂事條比謂類例

擊（注）擊謂相連引也

駘藉義曰跕蹈也今此爲駘古字通

桃棘桃邑棘山故言無桃棘之利也（注）臣賢案謝承書音義曰風騰波涌更相駘藉（注）前書音義曰駘蹈也古字通

內無鈉顓之禍外無桃棘之利（注）臣賢案字似棗文也且爲棘字誤耳

又達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棘難悟不究始終顓改棘爲棗展轉乖僻爲謬矣

馮衍傳第十八下

本業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注）欲遂其財爲立基本生業也

徐樗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愔愔而祠疑（注）樗謂未定也徐音它乎反愔音它紺反或作恆探意斟惟斟惟而不濡兮俟回風而容與（注）斟惟猶遲疑也濡音市林反

馬援傳第十四

都布更爲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布極麤者名

陸陸季孟嘗折婦子勝而不哭其寡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注）陸陸猶碌碌也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委賸作舌又手從族乎

委賸（注）委賸猶冗弱也委音於僞反賸音乃罪反

馮衍傳第十八下

本業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注）欲遂其財爲立基本生業也

徐樗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愔愔而祠疑（注）樗謂未定也徐音它乎反愔音它紺反或作恆探意斟惟斟惟而不濡兮俟回風而容與（注）斟惟猶遲疑也濡音市林反

疲曳年羸疲曳猶疲殘名賢之風(注)曳猶頓也

申屠剛鮑永郅惲傳第十九

塞晏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塞晏之化(注)塞寒晏成(注)尚書考靈曜云道德純備謂之晏

折芰(注)因折芰爲坐以荷藺肉觴酒言談竭日

蘇竟楊厚傳第二十上

摩研編削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削書刀也研音午見反

八魁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注)歷法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王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王戌爲八魁

陰臣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譴(注)陰私也日知錄曰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非

鄧禹襲楷傳第二十下

四始四始之訣五際之厄(注)四始謂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

太皓宜察臣下尤酷害者重加斥黜以安衆元則大赦悅和靈聲乃發(注)太皓天也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貢陸傳第二十一

水排造作水排鑄爲農器(注)排音蒲拜反冶鑄者爲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

泄用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顧泄思之(注)泄猶緤也

鬼藥將帥和睦士卒鬼藥(注)言其和睦歡悅如鬼之戲於水藥也

捲握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注)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

樊宏陰識傳第二十二

倚席博士倚席不講又見儒林傳(注)倚席言不施講坐也

朱馮虞鄭周傳第二十三

名字伯通以名字典郡(注)以名字顯著也

滕毋匹夫滕毋尚能致命一餐

橫舍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注)橫學也或作黌義亦同

梁統傳第二十四

瞶眊梁冀瘠瞶目吟舌言(注)瞶眊瞽盲它蕩反說文目精直視

鉗忌壽性鉗忌能制御冀(注)鉗鐵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鉗物也

上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注)上第第一也

自賣人或取良人悉爲奴婢名曰自賣人

張曹鄭傳第二十五

三五步驟三五步驟優劣殊軼(注)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朱均注云步謂德隆道備日月爲步時事漏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

鄭范陳賈張傳第二十六

洮汰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哉(注)洮汰猶洗濯也

五府五府進辟(注)五府太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

無人事此子無人事於外(注)無人事謂不賓交通也

桓榮丁鴻傳第二十七

稽食少立操行纏袍糟食不求盈餘(注)東觀記曰鷺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俠於養已

貞忮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如此

劉趙淯于江劉周趙傳第二十九

辦裝錢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注)辦嚴也以爲明帝諱而此獨云辦裝者按吳漢陳紀傳俱

事在顯宗初當時未之諱史官不復追晚又清河王慶傳云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則又蔚宗敘述之辭不爲前代追諱故二字並見也

案比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注）案比猶比之猶今貌閱也

陰堂（注）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之室又入其奧死之象也

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

班彪傳第三十上 子固

違舉違舉諸夏兼其所有（注）違舉違音卓案文選作違躅躅呂角切猶超絕也

敷菜五穀垂穎桑麻敷菜也菜茂盛也（注）爾雅曰敷菜文選作鋪

太紫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圖方（注）謂太微紫宮也

燭朗發五色之渥采光燭朗以景彰

端閨立金人於端閨（注）端閨宮正門也

文墦（注）墦虞決疑要注曰墳者爲階級平者以文墦相亞次也

增槃業峨增槃業峨登降照燭（注）業音五臘反峨音我案文選作增盤崔嵬

颺纚紅羅颺纚綺組繽紛（注）颺纚長袖貌颺音素合反纚音山徙反

震震爚爚震震爚爚雷奔電激（注）奔走貌爚音曜

拗怒蹉跼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注）拗猶抑也音于六反

颼颼紛紛颼颼紛紛猶繽相纏（注）猶多也說文曰颼古颼字

酒車陳輕騎以行酤酒車而斟酌

譽聲激越譽厲天宏反（注）譽音火宏反

班固傳第三十下

鴻藻 景鑠 繡鴻藻信景鑠（注）信讀曰申

翬翬翾翾顯顯翼翼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注）皆宮闕題

盛之貌 案文選作翬翬翾翾翼翼

梁騖制同乎梁騖義合乎靈圄（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騖者天子之田也

焱焱炎炎焱焱炎炎揚光飛文（注）並戈矛車馬之光也說文曰焱火華也音以贍反

游基游基發射（注）游基養由基 案文選作由基

睢煌管絃睢煌

弘說謹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

怯然怯然意下（注）怯者鑽恐懼也音徒頰反

立聖故命立聖使綜學立制宏亮洪業（注）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立聖莊子

溱溱百穀溱溱庶草蕃蕪 案文選作蓁蓁

玄混（注）鴻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

玄聖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世

曰恬惔玄聖 素王之道

有于德不台洞穆之讓號師矢敦 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育義曰台讀若嗣廢無也

矢陳也敦猶迫也言漢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敦迫遁也育武撝旋之容

育撝之容（注）育五臘反撝音徒揮反

虎離虎離於南郊音義曰離與嫡同 案文選作虎螭

易奕發跡流慶對越天地（注）易奕者猶蝉聯不絕也

千載（注）易奕者猶蝉聯不絕也

六幽神靈日編光被六幽（注）六合幽遠之地

屯朋篤論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注）屯聚也朋羣也

緇文皓質 黃暉采鱗 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

暉采鱗謂黃龍也

恭館啟恭館之金瞵御東序之祕

寶（注）恭肅之館謂廟中也

三靈蒼三靈之繁祉（注）三蒼天地人之神也

絣將絣蔺詞煬洪曄奮景炎(注)廣雅曰絣續也音方萌反

第五鍾離宋寒傳第三十一

婦公(注)帝戴謂倫曰聞卿爲吏笭婦公不過仲兄貪窒有之邪

晏晏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注)倘書考靈燿曰堯文塞晏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涛爲清詔使案察之

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范涛傳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案察災害(注)風俗通曰汝南太守以司徒清詔使案察之

清詔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

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荆州

衍貪還所削豐衍貪宅縣(注)衍謂流衍傍貪宅縣即沙門

光武十王傳第三十二

仁祠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伊蒲塞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注)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爲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

占護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注)占護猶守護也

木勝木勝者人亡(注)土木增捕則人殃其力故云人亡

稱娖令五國各官騎百人稱趨蹌楚角反稱娖猶整齊也行青拥(注)娖音郎反

朱樂何傳第三十三

葬墓若死者有知則廣帝怒於柴山重華忿於蒼墓矣(注)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後漢書蒙拾上

道古堂外集　後漢書蒙拾上　十一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後漢書蒙拾下

鄧張徐張胡傳第三十四

五伯(注)東觀記曰鄧彪字智伯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第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

大舅張禹祖父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況爲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喜曰乃今得大舅乎

溫給後葴至懇千餘溫給頃民用溫給

家苦廣少孤貧親叔家苦

劉戾今以臣之一言劉戾舊章(注)劉創也戾乘也

郭躬陳寵傳第三十六

歸忌遣薦歸忌則寄宿鄉亭(注)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在丑四丑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忌日在寅四仲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

家及徙也

舊穴如其舊穴妄有穿鑿(注)舊穴言小也史記蘇秦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猶穴也

壓迮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注)迮迫也

隔并故天心未得隔并屬蘖(注)隔并謂水旱不節也

楊李翟應霍爰徐傳第三十八

牢實簡其精勇多其牢實(注)牢稟食也或作勞

王充王符仲長統傳第三十九

游博持掩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注)游博持掩合任謂相合爲任俠也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案游博持掩師前書功臣表及貨殖傳所謂博掩古曰博字或作博博掩皆戲而賭取財物可以互證

絑牒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絑牒絑牒(注)牒師今疊布也

葛子升越葛子升越注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揚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筒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之荊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爲女子布也

葛采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采猶束也注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

反支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日不受章奏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洗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澆布以灰注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於鹽水焉

泄臭下不及泉上不泄臭

蔚蔚之不成注蔚與鬱古字通彼之蔚蔚皆匈胥腹詛幸我

徒附注奴婢千羣徒附萬計也徒眾也附親也

琦賂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注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美必俟盈尺也

拘絜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注拘絜謂自拘束而絜其身者卽隱逸之人也

孝明八王傳第四十

收汙上念以貢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汙天下注汙穢也天下以帝赦王爲惡故言收惡天下也日知錄曰收汙猶左氏傳所謂國君含垢

李陳龐陳橋傳第四十一

傳考禪嵩傳考注謂遷捕而考之也

五毒五毒畢加

搏手搏手困窮無望來秋注兩手相搏言無計也

丷城丷城者多注丷空也故縣丷城可居

良細良細儈殘殺長吏

崔駰傳第四十二

遘時嘉昔人之遘辰今美伊傳之遘時注爾雅曰遘遇也五故反

九乾乾注九乾謂天有九重也俯窺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

紛纚紛纚塞路凶虐播流注方言曰纚盛多也音奴董反

威械威械藏而俎豆布注威械謂器械甲兵之屬

童牙唐且華顏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

四巡騶上四巡頌以稱漢德注桑騶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

怏怏習覆安危怏不自覩注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練度紀猶延年也

度紀骨之膏注度紀猶延年也

周黃徐姜申屠傳第四十三

琉吝說文曰璱色也琉與璱同注琉音此璱者古字通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琉吝

輯面以被輯面閒厥於幽閒

振手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

貞期琢可懷貞期難對注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

埋曖輯伏明姿甘是埋曖注埋曖沈也曖猶翳也

楊震傳第四十四

都講後有冠雀銜三鱓魚來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鱓者卿大夫服之象也鱓三者法三台也

張王种陳傳第四十六

詳當獄與尚書辨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

淸貧稱少以淸寶爲所交黨

杜欒劉李劉謝傳第四十七

中文尚書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者

單外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

疽食　注而無限極　疽食侵淫恐其疽食侵

方格　注格猶標準也　方格由是朝廷重其方

寬挺　注挺解也　寬挺我怯賊得寬挺解也謂

雄職　注雄職此人明智有餘不可假以雄職

張衡傳第四十九

矇瞳　注瞳矇言未晤也　矇瞳吉凶紛錯人用瞳矇劉攽曰案蔡邕亦有此二字作瞳矇從目是也此誤

高睨大談　注睨視也　高睨大談方將師天老而友地與之乎高睨而大談不同流俗衡集作矢

皮傳　後人皮傳無所容纂　注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强相附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莊子曰竄句藉辭

塵邈　注塵邈久也　塵邈美襞積以酷烈兮塵邈而難虧久也邈遠也

文君　注文君文王也　文君爲我端蓍

嶢崢　注嶢崢高峻貌嶢音堯崢士耕反　嶢崢高嶢貌芒熛而終天兮水泫沄而湧濤

泫沄　注泫音胡犬反沄音戶昆反　泫沄而流貌

郎潛　注郎潛武尉都尉顏師古也　郎潛遷武尉厖眉而郎潛兮遠三葉而都尉顏駟也

躡攀　注躡攀猶牽制也淖音胡鼎反　躡攀以淖已兮思百憂以自疚

引憂於己　注躡攀猶牽制也言勿牽制於人

厖襛　注厖大也襛福也音斯　厖襛以拯人

懺悗　注懺悗猶惝怳也　懺悗而無疇

礎礎　注礎音牛哀反說文曰礎礎石也礎與礎通　礎礎行積冰之礎礎兮清泉涸而不流

諤嘵　注諤之潤穴兮標通澗之林林深貌也諤音呼加反嘵音棟　諤嘵林林趣諤諤嘵之

灼藥　注藥音綽熱貌也　灼藥撫輈軏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

譽譽　注譽譽之譽譽聲也音嚶　譽譽之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

蔑蒙　注蔑蒙而上征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　蔑蒙選作蠛蠓揚雄甘泉賦浮蠛蠓而撇天又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薆蒙音義並同

回回　注回回光貌　回回其揚靈以徐戾兮焱回

撥剌　注撥音方割反撥剌張弓貌也　撥剌音力達反撥剌剌之撥剌兮射蟊冢之封狼

張衡傳第四十九　道古堂外集後漢書纂下　五

磅礴　注磅礴聲也　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

偃回劉流　注劉音居流反　偃回劉流網縕遹皇

貔貅　注貔貅以連卷兮雜沓叢頷自恣之貌也　貔貅窴天矯以連卷兮雜沓叢頷翔自恣之貌也

纚汨屭戾　注纚音芳萬反卷音拳屭音朝戾音沛　纚汨屭戾迭邊以迭邊　注纚音一六反汨音于筆反

也　注厖音亡孔反厖鴻李善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天度厖鴻孝經援神契曰天度厖鴻孕萌

眩矉　注矉繽翾兮紛暗曖候眩矉兮反常閩　注矉音縣眩音混疾貌常閩也　眩矉忽

厖湎　注厖音亡孔反湎音眄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濛湎宋均注云濛湎未分之象也說文云宕遁也冥幽冥也　案文選作厖鴻李善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天度厖鴻孕萌

仙夫天不可階仙夫希注仙夫仙人也

玄謀回志場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注揚去也音玄選作玄謀北列反謀或作誤誤亦謀也音基字從其案文

馬融傳第五十上

偃伯昔命師於襲偃伯於靈臺注司馬法曰古者武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

字林曰嵕山巔也音力于反

蘋夐勿罔寥豁豳块注蘋音眇洪音朗反並廣大貌也

雎雎嵽嵬注嵽音五來反雎音徂回反嵽音隅嵬音魚軌反並高峻貌

豐彤對蔚鉴顉檻爽注並林木貌也對音徒對反鉴音吟檻音所金反

薩屭薩焚薩屭薩焚惡可殫形注薩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曰草木花初出為茅與薩通其字從唯

本作從茬者誤也屭音戶藟音也葉貌本作薩說文曰藟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焚光

緷褭擊敵九藪之動物緷褭四野之飛征注緷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緷落也國語曰緷於山有罕

賈逵注云緷遁也褭褭也音託

四野四方之野也飛征飛走也

山敦雲移注鳩之平茲圓之中山敦雲移鳩聚也敦音屯亦積聚也

皋牢彌綸阬澤皋牢陵山注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

卿子曰皋牢猶牢籠也孫之若制子孫也

髟鬌羽旄紛其髟鬌揚金髮而拖玉璜注髟鬌

羽旄飛揚貌也髟音必由反鬌音羊救反

徽嬉霍奕徽嬉霍奕別騖分奔注徽嬉音呼獲反竝奔馳貌

風行雲轉匈磕隱訇注磕音苦蓋反訇音火宏反並聲也

匈磕隱訇黃塵勃瀚闇若霧

勃滃昏注滃音烏董反

扮輪窳注扮音人證反聲類扮伏輪發作梧轉也梧支梧也音悟

扮輪窳伏扮輪發作梧轉注扮音人證反聲類扮輪曰扮摧也言為輪所摧也梧支梧也音悟

蝡蝡蠢蠢說文曰動也蠢音似林反亦動貌也

緷巡歐紆大匈咮後緷巡歐紆注緷巡並行貌也緷音於粉反

廣虎豽熊暴庳虎搏狂兕獻豽熊拔封豨注著頡篇曰庳大也豽亦狂也音吉曳反拔音劫

趫枝敖教反趫音尋謂長枝也

輕訬趫悍輕訬趫悍或輕訬趫悍廢疏嶁嶺注訬音初捕反趫音工昭反說文趫行輕

貌廢疏猶搜索也廢音所由反

寓屬木產盡寓屬單注寓屬謂穴居之屬也

絡縝繽�past飛流繼絡縝注絡縝繽張羅貌也縝與幕通

茲飛飛宿沙田開古壘注茲飛飛卽伎飛也蠱與冶通

濟薄汾撓逆縗湍瀨濟薄汾撓注濟音滿民反撓音奴教反並入水貌也

參愀山谷蕭條原野參愀注參音力敎反愀音七敎反亦蕭條貌也

錯綸絫委注水貌也錯綸絫交結也絫音之忍反委音拱危反

虹洞天地虹洞無端涯注虹洞固無端涯也虹音胡貢反

淈賜擺牲班禽淈賜犅功注淈與飲同左傳曰加勝則飲賜

庶伏疏越蘊藉蹙愧庶伏注庶伏猶滯伏也

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湫隘故作為舞以宣導之

蔡邕傳第五十下

含甘吮滋泯泯庶頻含甘吮滋注泯泯亡泯反

罕漫而已非已告也注

罕漫猶無所知聞也

三互法至是復有三互法注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

欽章臣一人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欽章復陽注趣音促欽猶隱卻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

著今之表也

之若寺則官府所居不得賣矣

龍忌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注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閻曰按淮南要畧云操以此日忌北胡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隨管忠謝隨管仲注隨會管仲

拘儒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注拘儒猶褊狹也

荀韓鍾陳傳第五十二

芸夫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注芸除草也

悔之折骨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懼憤悔之折骨

貢槐槐門生勃海王調貢槐上書證罔之村

李杜傳第五十三

卿曹何等腐生公卿詔書于試有司乎

太公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注太公謂祖公也又袁紹傳劉表以書諫譚曰孤與太公同顧等注言太公尊之謂紹也

寬賜憲令寬賜禮文闕簡

甘足遂乃榮華甘足桔槔

富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簿諸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畫諾

刊章靈帝詔刊章捕儉等注刊削也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

涸轍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廁有奇巧乃載之以歸注溷廁屋

平署不肯平署猶連署也注平署猶連署也

富植比門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植郡人畏而事之唯讓比門不與交通注比門猶並門也

實武何進傳第五十九

此曹子嫚此曹子嫚當收殺何復考爲

儇道進驚馳從儇道歸營注廣雅曰儇疾也音仕覓反

鄭玄荀傳第六十

兼兩此書成則載之兼兩也注車有兩輪故稱兩

四行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注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

切卻詔書前後切卻州郡注切急也卻退也

郡邸劾與同郡人賣郡邸舍邸也案郡邸如今會館一郡人公產故可賣

偏宕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注）偏邪跌宕不拘正理

負園夫戲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注）園即刑字音五丸反前書音義曰刑謂刓圜無稜角也每貪也言窒正直以傾覆推折不能委曲以貪生也賈誼曰品庶每生

皇甫嵩朱儁傳第六十一

蛾賊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注）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喻賊衆多故以爲名

備義眞備未平（注）備音服說文曰備牛乘也古服字今河朔人又有此言音備馬備古服字今河朔人又有此言音備

董卓傳第六十二

敝腸狗態羌胡敝腸狗態（注）言羌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憋方言云憋惡也郭璞曰憋怠急也憋音芳滅反

挼牢淫器婦女劓虜貪物謂之挼牢索取之也一曰牢漉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

竿摩摩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轅時人號竿摩車（注）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

庸狗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

突兵呂布軍有叟兵內反（注）突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爲突

劉虞公孫瓚陶謙傳第六十三

通懸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通懸皆畔還本國（注）言輦糧不續也

烏戾歸人烏戾歸人溜水陵高（注）溜音丑六反愉急也

脂腴自帝室王公之貴皆脂腴生長脂腴不知稼穡

袁紹傳第六十四上

柴瞉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輻輳柴瞉（注）柴瞉填撥街陌柴瞉賤者之車

埤濕使說操以許丁埤濕（注）埤亦下也音卑

鋒俠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其如鋒之利也

三臺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晉書曰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謂者爲外臺是謂三臺

旁排皆蒙楯而行（注）楯今之旁排也

拋車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號曰霹靂車（注）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爲霹靂即今之拋車也拋音普孝反

袁紹劉表傳第六十四下

宗賊時江南宗賊大盛（注）宗黨其爲賊

鬪圖訊鼎鬪圖訊鼎謹天殛社（注）鬪圖謂若劉歆圖讖改名秀訊鼎謂楚子問王孫滿鼎輕重也

劉焉袁術呂布傳第六十五

寶牀坐簀牀而嘆曰袁術乃至此乎（注）簀第也謂無茵席也

拳捷卓拔手戟攘之拳捷布拳捷得免

循吏傳第六十六

塭流法吳用景塭流法水乃不復爲害

準約省素龐前後愿宰二都累登卿相而準約省素家無貨積劉敞曰案文言準都撫義蓋本是康字

酷吏傳第六十七

觸乳（注）諺曰孤犢觸乳乳騎子罵母

謝夤（注）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謝夤一乘

力子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注）勤力之子

宦者傳第六十八

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以諭帝位也尚書曰盤庚遷於商也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注）寶龜左傳曰

外舍帝因如廁獨呼衛同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注）外舍謂皇后家也

雨墮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注）雨墮謂隨意所爲不定也今人語持兩端而任意爲雨或作雨墮諸本

導行費（注）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物之導引也

匈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

外草自屏（注）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

張召見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

姦明審

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圃諸價然後得去（注）諸謂平論定其價也

作家居家每噤桓帝不能作

家居故聚爲私藏

翻車渴烏（注）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水

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

上也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

射菟眥以素木袍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眥（注）詩曰幡幡瓠葉又曰有菟斯眥見懼禮之廢故引

以瓠葉爲俎實射則歌菟眥之詩而爲節也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瘦羊博士（注）東觀記曰建武中每朝會詔書賜博士一羊又欲投鉤甄宇恥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兩

家林崔駰以家林筮之（注）崔篆所作易林也

文苑傳第七十上

泬濙賦曰梁弱水之漫濙濙泬濙小貌也泬音天鼎反濙音烏迥反

且洛邑之淳濙曷足以居乎（注）揚雄甘泉

徽倀（注）方言倀養馬人也字書倀音貢徽字書無徽字諸家並曰徽倀爲粟牘西域國名也

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戴特國恐是也

寥狠（注）寥狠猶擊搤也

搤騙氐狡寥狠邛萇

文苑傳第七十下

南羯鉤町水劒強楚（注）水劒謂戈船將軍等下水誅南越也

鏞鐶田田相如鏞鐶株林（注）墳蒼云鏞鐶也鏞音甫袁反鏞去林木之墳墓也鏞音甫袁反

親耳鑌鋼若夫文身鼻飲緣耳之主權結左衽鑌鋼之君（注）鑌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繚繞琪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鋼音牛於反埤蒼曰鋼鋸也

嫳嫣嫳名魏權柏豪強（注）嫳嫣猶倜儻也嫣音衣宇反嫳音工矩反權柏相親仰也

捷憐捷憐逐物日富月昌（注）捷疾也憐憐也急懼逐物則致富昌

業納由於閃楡孰知辨其蚩姘（注）閃楡之貌也行傾佹者享榮寵而見待用楡音輸

伊優抗髒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注）伊優屈曲佹媚之貌抗髒高亢倖直之貌也佹媚者見親故昇堂倖直者見棄故倚門髒音葬

分坐（注）分坐別坐也

獨行傳第七十一

柚心呈貌柚心呈貌非雕非蔚

灌謌者德望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爲守權謌者（注）漢官儀曰謌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謌者

彭考每上彭考因止飯食不肖下陶旅毀陸地者撮而食之（注）彭卽彭也

方術傳第七十二上

怪牒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靈明之府封縢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

鈐決緯候之部鈐決之符（注）兵法有玉鈐篇及乎女六韜要訣

取遽惠者多述其統取遽願偏

取遽（注）取遽謂信與不信也

舡舡當閩閩中舡舡郭子橫竟不虛

舡舡也（注）舡舡謂直之貌音古橫反

尼首爲人尼首方面（注）尼首首

槀尼卫山中下四方高也

方術傳第七十二下

鷃息當屈頸鷃息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注)鷃鷃息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維鷮毛萇注曰鷮雉也

越方趙炳東陽人能爲越方(注)越方善禁呪也

梧鼎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注)梧支也

胎息胎食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噏舌下泉咽之不絕

閉氣而食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喻如在胎之中

逸民傳第七十三

菲菲志菲菲分升降(注)菲菲蒿下不定也

含含麥含含分方秀惟季春分華阜

恇恇口囂謹兮余誚嗟恇恇兮誰聞(注)鄭玄注禮記曰恇恇恐也

騎龍弄鳳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

四業處士注眞體兼四業(注)謂詩書禮樂也

陝輸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注)陝輸不定貌

班草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

塵枉道就虛全事違塵枉

列女傳第七十四

女妹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注)昭婿之妹也

兜離窈停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注)兜離匈奴言語之號

陝輸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注)陝輸不定貌也

改禮往化餘學改禮輸賓

東夷傳第七十五

舞天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

魁頭大率皆魁頭露紒布袍草履(注)魁頭科頭也謂以髮紮繞成科結也紒音計

蘇塗國又立蘇塗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注)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爲蘇塗諸逃亡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

坋身(注)說文曰坋塵也音蒲頓反

持衰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

南蠻西南夷傳第七十六

僕鑒獨力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力衣(注)僕鑒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鑒字爲壓者

赤髀橫裙(注)千寶晉紀曰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俗稱赤髀橫裙卽其子孫

賨布賨布(注)說文曰南蠻賦也賨胖冬反其民戶出賨布八丈二尺(注)說文曰賨南蠻夷布也音公亞反

精夫姤徒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姤徒(注)說文曰姤女人自稱姤我也音胡頃反

倓錢爽贖罪貨也音徒濫反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注)何承天纂文曰倓鑾羅鳥疊薦千細布織成文章如是謂倓爽贖通

調干綾錦(注)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

濮竹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注)秦天竺夷人呼爲雕也

邛籠往化餘學改禮輸賓

西羌傳第七十七

容頭過身今三郡未復圍陵單外而公顯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

蹛係傷敗蹛係羽奮日閒

西域傳第七十八

陂河自鄯善踰蔥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注)循河曰陂音彼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案前書作波河

飛橋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

風災鬼難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釋法顯遊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不有虛實兩忘也

精文善法班勇雖列其奉浮屠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

空有兼遣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注）不執著爲空執著爲有兼遣謂不空

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口白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

組帶童子佩刀組帶各一（注）說文曰組織成帶也音古本反

雇其敎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注）雇賞報也

烏桓鮮卑傳第八十

悍塞其性悍塞（注）說文曰悍勇也塞謂不通

質館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注）質館以受降質

終

後漢書蒙拾下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春正月餘杭黃燕清涵初校

二月仁和張鈖子春再校

三月餘杭章炳麟枚叔三校

仁和景孳鈐蕭伯四校

錢塘楊振鎬春浦綜校

文章之用虛實二者而已矣訓典故襞積舊聞循襲公家之言虛則一心所獨運也屈宋羣興馬揚代興相如作凡將篇子雲撰蒼頡訓纂詁聲會意細入毫髮故能巧搆形似之言深探窈冥之域沈博絕麗橫絕百代六朝而後惟杜子美能挾其精速至揚屋以律賦程材頡波莫挽而斯道亾矣宋人精選理者向推蘇太簡劉貢父二書采摭過多少所持擇似童蒙之告非賦家之心也天台王若以五聲編類選字而其書久不傳余慙起家辭賦學術單疏賴祭徒勤疥駝終誚夫一字軋机則當句見疵一言詘銘則全篇不振斯編之作意主於疏

淪性源擺脫凡想詮夫操奇觚者有因物造端之妙用而或以雙字類林之例相儗則僞矣仁和杭世駿

文選課虛一

仁和　杭世駿　大宗類次

天象一

烟煴東都賦降烟煴調元氣易天地烟煴兩儀始分烟烟煴煴宣貴妃誄玄邱烟煴中宸西京賦消霧埃於中宸宸天地之交宇也

陽蕤陰敷蜀都賦甘蔗辛薑陽蕤陰敷物言陽氣蕤煦生萬物也陰敷薑生於陰也

寸旬魏都賦量寸旬涓吉日司馬法明不寶咫尺之玉而愛寸陰之旬時也

歷日甘泉賦歷吉日協靈辰歷選也甘泉離騷歷吉日乎吾將行

祖登樣欒而祖天門兮揔樂祖甘泉南山也祖音貢至也

慘慷下陰曆以慘慷兮慘慘寒氣慷慨來感切

嶟嶟檄北極之嶟嶟檄至也嶟嶟檄檄也嶟千旬切

上天之綏杳旭卉兮旭

旭卉卉幽昧之貌綏與載同

寥廓惚恍西征賦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列子張湛注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鸚鳥賦寥廓忽荒天台山賦太虛遼廓而無閡文賦仰寥廓而莫承

純般魯靈光殿賦承蒼昊之純般純大般中也言魯承天之大中也

柔祇圜靈月賦柔祇雪凝圜靈鏡柔祇地也圜靈天也

昡昡幽通賦昡昡窈而仰思昡昡晨旦明也昡音昧又音忽

雁鴻宕冥思玄賦踰雁鴻於宕冥皆天之高氣也孝經援神契天度雁鴻鴈萌宋均曰雁鴻未分之象也雁又作蒙楚辭曰蒙鴻以東揭宕過也冥窈也

煟燮顏延之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炎天方煟燮按何焯云廣韻煟勢甚也宋本課作埶

赫羲潘岳在懷縣作隆暑方赫羲盛也

火旻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火旻圃朝露火大火也爾雅秋爲旻旻天

靈鑒謝朓張子房詩靈鑒集朱光毛詩天鑒在下曹植離友詩靈鑒無私顏延之宋郊祀歌靈監睿文張華女史箴靈監與鑒同

褰緊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風物自凄緊

恢恢歐陽建臨終詩恢恢六合同老子天網恢恢

泱漭謝朓京洛夜發詩晨光復泱漭盧諶時興詩亹亹圜象地曰方儀又作圓精宋元皇后哀策文圓綺初燦

曖曖陶潛詠貧士詩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輝曖曖昏昧貌雕騷時曖曖其將罷兮

會穹謝惠連詠牛女詩瞬日曜會穹穹天也

判判離騷皇判判其揚靈兮判判光貌也判判光貌

曜靈歸日動於時曜靈俄景曜靈日也曜靈照空隙曹植與吳質書曜靈急節

冏冏江淹雜體詩冏冏秋月明冏冏大明也俱永切

日母事云日者陽德之母

冬愛宣貴妃誄涛涓冬愛

叛赫戲西京賦譬眾星之環極叛猶煥也赫戲炎盛也叛音判戲音羲

幕幕思玄賦建罔車畢之幕幕幕罔車畢星也

拔剌彎戚弧之拔剌兮戚弧星名拔剌彎弓貌淮南子琴戒檄剌高誘曰檄剌不正也拔方割切剌力達切

磅礴伐河鼓之磅礴聲也

劉流淯招搖攝提以低徊劉流流旋繞也

綢繆遹皇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綢繆連綿也遹皇往來貌

雜沓叢頡雜沓叢頡眾多之貌頡音悖

喊汩颯淚喊汩颯淚分布遠馳之貌

天象三 風

颼颼颼颼吳都賦與風颼颼颼颼風聲颼於酉切颼力久切

颼颼颼颼翼颼風之颼颼初貌颼疾風也颼颼而夙興謝惠連泛湖歸出犢中翫月詩

瀏瀏出谷颼

碭駭甘泉賦回猋肆其碭駭分被桂枝而蓼杨碭回猋回風也肆疾也碭過也駭起也被與披

弸彋拂汨弸彋其拂汨兮唯彌漫其拂汨分汨駭動之貌弸普萌切彋音宏

縱縱風縱縱而扶搖兮縱縱疾貌音蜀

莫莫紛紛羽纚賦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塵之貌
颾戾西征賦吐清風之惡戾又作參戾四子講德論虎嘯而風寥戾之貌
灑颯散物如灑颯然翕習盛貌颯素合切
颾颾江賦長風颾以增扇廣莫颾颾急風貌音戾
颾徐而不疾颾風遲也音隈
趙截鼓吹賦迅越趙澤截河趙皆越也
截直度也澤洞皆深廣之貌
飄忽溯滂風賦飄忽溯滂飄擊物聲溯正冰切滂舊郎切
昡昡昡雷聲迴穴錯迕昡侯萌切昡昡風雜交迕也
梢殺梢殺材莽
梢聲也
被麗披離衍披麗披離四散之貌
憯悽悽愴憯悽悽愴直憯悽悽清涼增欷痛也錯感切悽悽寒貌悽理吉切
清清泠泠之貌哀永逝文風泠泠兮人雌
嶰然嶰然起於窮巷之閭嶰然風起之貌一孔切
堀堁堀堁揚塵堀堁風動塵也
勃鬱煩寃勃鬱煩寃衝孔襲門勃鬱煩寃風迴旋之貌
懲湎鬱邑懲湎鬱邑殿溫致湎煩湎之貌王逸楚辭注鬱邑而憂也言此
風殿溫歷氣來
令致溼病也
颾颾秋與賦颾颾琴兮草木搖落而
颾琴哀颾琴陰氣促急風暴疾也
騷騷思玄賦騷騷風動貌合韻所流切
騷騷騷騷騷騷騷騷
瀟瀟迅疾貌瀟瀟其腸我兮舊翮翹而不
迅疾也翹翹疾貌翹音肅字林肅悚也
謟謟長門賦謟謟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禮謟謟
謟謟是衛裳謟謟以合風王逸曰謟謟恬貌

硫磕思玄賦凌驚雷之硫磕
兮雷聲也硫苦郎切
淫裔弄任電之淫裔
輘輷侠豫洞簫賦則若雷霆輘輷侠豫以沸渭
輘鞠侠豫輘輷大聲也輘力萌切鞠呼萌切
墳墳九歌雷填墳
兮雨冥冥
天象五雲霧
獻東都賦吐金景兮獻浮雲獻氣上出
獻貌呼朝切張華勵志詩獻蒸鬱冥
薆薆吳都賦獻霧薆涔雲蒸昏
薆涔昧薆薄工切涔蒲昧切
黕藉田賦翠幕黕以雲布瑰文帝愁霖賦玄雲黕其四
黕黕黕黑貌丁敢切又作黯思玄賦雲師黕以交集
兮黯陰貌
徒敢切
鬱萎西征賦納鵾雲之鬱萎
鬱萎楚辭望舒兮前鬱
腰眇蟬蜎海賦朱燄綠烟暖眇蟬蜎飛騰之貌
蜎與涓同音稍緣一眇切蜎一緣切

瀇瀁　江賦氣滂瀇以霧沓瀁瀇瀁霧出貌瀚鳥孔切瀇滂沒切

鬱律　時鬱律其如烟

鬱律烟上貌

胚渾　類胚渾之未凝言雲氣沓冥似胚胎渾混尚未凝結

菲菲　思玄賦雲菲菲兮繞余輪雲霏霏而承宇哀永逝文雲霏霏兮承蓋

生烟　謝朓遊東田詩生烟紛漠漠

縈薄　江淹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詩紆氣下縈薄

鱗鱗　鮑昭還都道中鱗鱗作鱗鱗夕雲起

晻藹　離騷揚雲霓之晻藹兮晻藹猶蓊鬱陰貌

容容　兮而在下

容容　尤歌雲容容

块圠　招隱士块兮圠山曲

圠嶭王逸曰霧氣晻也

油油　封禪文自我天覆油油雲之油油雲行貌

天象六　雨　露　霜　雪

瀌瀌　吳都賦宵露瀌瀌露垂貌

皚皚　北征賦涉積雪之皚皚皚霜雪白之貌牛哀切劉歆遂初賦漂積雪之皚皚

謣謣　奕奕雪賦謣謣浮浮瀌瀌奕奕盛貌

思玄賦行積冰之磈磈兮磈牛哀切堅也

凓凓　以微凝瀌瀌薄冰也力檢切

揣封　長笛賦冬雪揣封乎其枝毛詩箋揣聚貌揣與團古字通徒歡切

滲漉　封禪文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滲下漉也疏禁切漉水下貌

地形一

洸洸　西京賦山谷原隰洸洸無垠洪洸無限域之貌言其多無境限也洪烏郎切上林賦過乎洪洸之壁洪洸大貌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

垠鍔　前後無有垠鍔淮南子出於無垠鍔之門垠鍔端崖也

隘害　東京賦守位以仁不恃隘害隘險也

鐔鐔　以大畧鐔劍口也言大畧之險同乎劍口也莊子天子之劍以周宋爲鐔

區陬　目察區陬隅之間也

軺南　都賦隄塍相軺軺相連之貌

神偉　察茲邦之神偉奇也

枉輮　蜀都賦跨躡犍牲犍輮交趾輮寄也於蠻切

勠儵　林麓勠儵茂盛貌

豁險　長城豁險深貌徐悱古意酬到豁險長史詩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

華離　邦有祉陛而踐蹈泚下也

泚陛　子小切陛小也鳥介切

華離　魏都賦飾華離以矜然周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

鬱鞅　國有鬱鞅而顯敵

呀西　都賦建金城之萬雉呀開池而巩洲呀大空貌火家切

潛穢　並踏潛穢深也穢無也

牢落 臨菡牢落邑邱墟牢落猶遠落也
洞簫賦翩緜延以牢落琴賦牢落淩厲
結湊 旁極齊秦結湊聚也
龔道湊聚也
斤斤 原隰畛畔斤斤廣大之貌
斤斤廣大之貌衍
嵬壘覆陸 或嵬壘而覆陸不平之貌嵬鳥罪切
或嵬壘而覆陸不平之貌嵬鳥罪切
嶸朗拓落 或嶸朗而拓落廣大之貌嶸胡光明之貌拓落廣朗光明之貌拓他各切落廣大之貌嶸胡光切
留結 多石留而蕪穢戰國策成皐石留之地喻士地有留結也一曰壅激而石也或作
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曰壅激而石也或作
溜字
嵷嵸 紆諝甘泉賦凌高衍之嵷嵸兮超紆諝之清澄
嵷嵸上下眾多貌 紆諝衍無崖岸也紆諝曲折也嵷音踵嵸音竦

隘陿 上林賦赴隘陿之口夾岸間爲陿
積歷 下積歷之坻磧歷不平也坻下坂道也磧歷不
膠葛之寓 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膠葛之寓言曠遠深貌也
莽蕩 北征賦野蕭條以莽蕩
嘌閉 西征賦有嘌閉而莫啟兵於山外
楚辭嘌閉而不言嘌亦閉也巨蔭切
峻嵽 金堘鏡其萬雉嵽嵲以直嵽謂棧嵽險貌也
南都賦緣延坻阪澶漫陸離子虛賦登降陂陁案衍壇漫甘泉賦平原壇曼壇與禮同
滭迤 蕪城賦滭迤平原涌相連
漸平之貌迤斜也滭音弭
柂 軸柂以漕渠軸輪也類車軸之持輪
龍江 賦龍江萬川乎巴
攏梁欖猶括束也
險介 天地之險介以作限於華夷壯
險介天地之險介介閑也
陷窟 亦窟鼓陷窟以淵沕切
陷窟之類苦八切

地形二山

巖峻嶜崒 西都賦巖峻嶜崒金石峥嶸巖險也嶜崒者屬也嶜高貌也慈由切崒者
隆嵽崔嵬 西京賦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嵽崔嵬特起也
魚勿切崔徂回切岩情律切轔轢於軫切
魯靈光殿賦隆嵽峭乎青雲隆屈也
澶漫靡迤 澶漫靡迤作頌於近陵原之形澶徒旦切漫
南都賦登降陂陁案衍壇漫甘泉賦平原澶漫陸離子虛賦其埤溼則生薠蘆
形貌也墨魯罪切罪音
林岑壘嶵巖嵁嶜 列嶵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賦岑以壘巖下嶵巖以崑崗梱引也
罪嶵土咸切嶜音吾
陁堵 吳嶽爲之陁堵
陁落也音堆
嵁嶵嶱嶭嶜嵁 南都賦其山則嵁嶱嶭嶭嶱嶭嶭嶱嶭山石高峻貌也嶜嵁嶱嶭山貌也嶜嵁山石廣大之貌嶜山高而相戾

也蔡高也剌戾也岸峯山不齊也巉岩也嵬山相對而危險之貌屹山之峙貌五江切嶢五江切嵽苦葛切嵲音莽蓑音遠剌力割切岸仕白切峯音顧巉五結切兒五迴切嶷魚乞切嵽五結切峩魚乞切嵽五結切不齊之解異愚謂岸嶺彼注云岸嶺高貌與此岑李善解既不同音亦互異

嶜岑 幽谷嶜岑夏合霜雪高峻之貌嶜岑音岑音吟 羽獵賦王石嶜岑或岩嶔而巉連之貌嶜音均切嶙音鄰巉力氏切 景福殿賦若幽岸之巉連

岩嶙巉連 音鄰巉力氏切

鞠 鞠巉隱天高貌

巉嶙 坂坻巉嶙而成顱谿壑錯繆而盤紆巉嶙高峻也在結切嶙五結切 上林賦九嵕巉嶙長楊賦

嶜嶜 峩巉而厲也

蓋葐 蜀都賦鬱葐以翠微葐音汾葐於文切翠微山氣之輕縹也

寔滻 寔五颺之寔滻一作產上林賦振溪通谷寔產溝瀆寔產詰曲也言山石收斂谿水而不分泄

鬼嶷 曉岷嶷冥鬱嵸吳都賦爾其山澤則鬼嶷曉岷嶷冥鬱嵸嵸高大貌嶷冥鬱嵸山氣貌

菮撇雷磕 菮撇雷磕崩弛岑崩聲菮朗荅切撇音獵磕音郎

嶰嶕 陵貌嶰音蟹嶕音蕭

岊嵺 石林之岊嵺岊音隕

岬岫 傾竅薄倒岬岫許偃淮南子注岬岫山旁古押切爾雅山有穴曰岫

幽峽 谿都賦山林幽峽川澤迴線

磴磳 恒碉磴磳于青霄磴嶝高貌磴音破豕直爾切恒碉磴磳五感切

嶰池 嶰池旁頸貌狴豕漸平嶰池狴豕貌狴音破豕直爾切

振崖 盤石振崖振嶮也以石振嶮池水之涯也振之刃切

嶙峋 階陼嶙峋山崖之貌

偉詭 山川之偉詭偉瑰異也

踔躍 山阜傾穨而踔踔踔踔踔踔也

駿騕 甘泉賦崇丁陵之駿駿騕馳音巨我高大貌

施靡 封巒巖關施靡平延關施靡相連貌 上林賦登降施靡

崛捉 崛捉從音總 魯靈光殿賦騈羅列從兮招隱士山氣嶜嶜

巖巖 深林巨木嶄巖參差皆峯嶺之貌嶄仕銜切巖五銜切

嶄巖參差 參差日月薇虧缺半見也參音參差日月薇虧缺半見也岑音吟 上林賦登降施靡嶜嶜高峻貌龍從兮招隱士山氣嶜

嶜嶜 從兮石嶜嶜

嶜嶜 薇虧敝日月虧缺半見也岑音吟 上林賦登降施靡嶜嶜高峻貌龍從兮招隱士山氣嶜

嶜嶜

嶔巖倚傾 嶔巖敧貌嶔口嚴切巖而爲谷深貌

嵯峨嶕嵽 嵯峨嶕嵽刻削崢嶸言自然若彫琢也崢嶸深貌嶕音集嵽音業

罔識所刱

跬跬邱陵跬延也羊氏切

磈礧五嶽鼓舞而相磈礧丁迴切猶激也

岑崟雅山多小石曰崟之峯爾

崆峒高貌崆庭結切峒五結切

嵬崒江賦巫廬嵬崒而比嵽爾雅山高曰嵽其妙切協韻音橋

屹崒虎牙嶕嵲以屹崒高峻乙切崒津悉切

硉矹巨石硉矹以前卻硉

淪嵽以淪嵽循險也淪音勒嵽音橋

嶇嶔巖嵽崎倚巇逝巇洞簫賦徒觀其山旁側兮則嶇嶔巖嵽崎倚巇逝巇嵽嵲巖嵽崎皆山險陵之貌逝巇邪平之貌言生其傍故欹側不安巇音虧

簡積頹砢長笛賦夫其面旁則重巇增石簡積頹砢大也頹頭顱也邱隕切砢齊頭也牛六切

兀臬标鬻兀臬衍鬻頓戾倚伏兀臬力于切标助編切鬻魚飢切

庳窈巧老庳窈巧老港洞坑谷庳窈巧老深空之貌港洞相連也庳苦交切窈郎交切港胡貢切

滄滝巇巇滄巇嶷磬滄巇水搖貌巇巇窿深平之貌也周易入于坎窞凶窞坎

瀺灂徒敢切南都賦瀺灂淡浮蓋隨風之貌瀺灂達濫切淡發瀺灂流遡波上林賦隨風瀺灂淡七又瀺灂淡之

廣漠西京賦前開唐中彌望廣漠漠水漠漠也大朗切

滂沆滄池滂沆猶洸漾亦寬大也滂普郎切沆南都賦布濩漫汗滂沆洋溢

瀇瀁東京賦漾水瀇瀁水搖貌瀇瀁高唐賦水瀇瀁而盤紆

瀕溢南都賦玉膏滒溢流其陽溫溢流貌

沒滑瀖滿沒滑瀖滿此穴竅滑瀖滿疾流之貌滑音骨瀖音蔑滿音決

趨欲總括趨欲受諸水故總括而趨之欲歌欲切

矜沉輖軋流滿疲瀺沉輖軋瀺瀺盛水行出也矜沉輖軋波捐激之聲也矜音耕切軋烏八切

中小坎也徒感切巖窶不平也窶扶復切

運裹窏淀運裹窏淀窏淀回旋相纏也窏於孤切淀音按

岑嵁琴賦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隱深窅也嵁嵁高峻之貌岑嵁危嶮之形

嶇嶺瓦嶺嶇巇嶇嶺嶇嶺皆山石崖岸嶮峻之勢

磝磶高唐賦磝磶而相磝磶石貌

滲淚減汨長輸遠逝滲淚減汨滲淚貌淮南子水淚砂舟減疾流也汨去貌滲音流淚力計切減音域汨爲筆切

灪潏汨灪潏兮船容裔楚辭齊吳榜以激汰王逸曰汰水波也上林賦臨坻注壑灪潏瀇瀁小水聲西征賦灪潏驚波

瀑瀑蜀都賦龍池瀑瀑其隈瀑瀑水沸之聲長笛賦瀑瀑噴沫霖逝碭突沸涌貌

磧礫吳都賦歙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磧礫淺水見沙石之貌說文磧水淈有石也且歷切上林賦下磧礫之坻

潰溢泮汗潰溢泮汗謂直墜無崖也潰溢淼森漫漫山水關遠無崖之狀洹胡東切潰通見切淼水貌音眇

泷瀧泝泝泝泝水流行聲也古旦切

瀕薄沸騰瀕薄沸騰寂寥長遘

洶洶礚礚凓焉馮翼洶洶隱轟礚礚皆水聲也礚苦蓋切砰普萌切

汩起潮波汩起迴復萬里言水勢廣汩急疾無所不至

泓澄窱潔湑溶沆瀁泓下深大也澄湛也窱潔迴復之貌皆水深廣闊也窱於旻切潔於權切湑余隴切溶胡孔切

瀖湉瀖湉而無涯瀖湉安流貌瀖音纏湉音恬

羃歷羃歷江海之流羃羃歷分布覆被貌

砰宕砰宕舟擊水貌汩乘流以砰

皓溓皓溓皓都賦河汾浩溓而皓溓皓亦作灝溓上林賦灝溓潢漾

瀎涌瀎涌水駛流也與瀎同音秘温泉瀎涌而自涼說文泌泉流進集而噴咽流

嗚咽不通也嗚烏朗切

紆譎之譎撓關折也紆甘泉賦超紆譎之清撓關折也

瀺灂溪梁弱水之瀺灂兮小水貌字林瀺灂小水也瀺灂吐定切瀺音棧

沸乎上林賦沸乎暴怒沸水聲音弗

潏潏潏潏兮沿容裔楚辭齊吳榜以激汰王逸曰汰水波也上林賦臨坻注壑灪潏瀇瀁小水

灪瀑蜀都賦龍池灪瀑其隈灪瀑水沸之聲長笛賦灪瀑噴沫霖逝碭突沸涌貌

磧礫吳都賦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磧礫淺水見沙石之貌說文磧水淈有石也且歷切上林賦下磧礫之坻

潰溢泮汗潰溢泮汗謂直墜無崖也潰溢淼森漫漫山水關遠無崖之狀洹胡東切潰通見切淼水貌音眇

泷瀧泝泝泝泝水流行聲也古旦切

瀕薄沸騰瀕薄沸騰寂寥長遘

洶洶礚礚凓焉馮翼洶洶隱轟礚礚皆水聲也礚苦蓋切砰普萌切

汩起潮波汩起迴復萬里言水勢廣汩急疾無所不至

泓澄窱潔湑溶沆瀁泓下深大也澄湛也窱潔迴復之貌皆水深廣闊也窱於旻切潔於權切湑余隴切溶胡孔切

瀖湉瀖湉而無涯瀖湉安流貌瀖音纏湉音恬

羃歷羃歷江海之流羃羃歷分布覆被貌

砰宕砰宕舟擊水貌汩乘流以砰

皓溓皓溓皓都賦河汾浩溓而皓溓皓亦作灝溓上林賦灝溓潢漾

瀺灂溪梁弱水之瀺灂兮小水貌字林瀺灂小水也瀺灂吐定切淺音棧

沸乎上林賦沸乎暴怒沸水聲音弗

潏潏潏潏兮沿容裔楚辭齊吳榜以激汰王逸曰汰水波也上林賦臨坻注壑灪潏瀇瀁小水

灪瀑蜀都賦龍池灪瀑其隈灪瀑水沸之聲長笛賦灪瀑噴沫霖逝碭突沸涌貌

磧礫吳都賦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磧礫淺水見沙石之貌說文磧水淈有石也且歷切上林賦下磧礫之坻

潰溢泮汗潰溢泮汗謂直墜無崖也潰溢淼森漫漫山水關遠無崖之狀洹胡東切潰通見切淼水貌音眇

泷瀧泝泝泝泝水流行聲也古旦切

瀕薄沸騰瀕薄沸騰寂寥長遘

瀞溪梁弱水之瀞溪兮小水貌字林瀞溪小水也瀞溪吐定切淺音棧

沸乎上林賦沸乎暴怒沸水聲音弗

涌澎湃涌涌跳起也澎湃波相戾也湃浦拜切

潏弗宓汨潏弗盛貌宓汨去疾也潏弗畢宓音密

偪側泌瀵偪側相迫也泌瀵相契也偪與逼同泌瀵音筆櫛

轉騰澈洌橫流逆折轉騰澈洌轉騰相過也澈洌清也澈匹列切洌音列琴賦繚繞洌亨切

滂濞流溉滂濞水聲流溉徐流也滂匹秘切濞匹亦切流胡朗切溉胡槪切

滂隆雲橈宛潭膠盭滂隆龍起回宛也宛潭展轉也膠盭邪屈也潭音曹盭古戾切

螳琴賦瀵汩澎湃蛩螳相糾

跋跰波踰越也越跰輪於淵也跰跰水聲音利

批巖衝擁奔揚瀵沸批擊也擁曲也瀵沸奔揚之貌沸音費

洄澓　迴涎長波瀠澓迴涎八奇清澈相重之貌遷遷迴相連也洄徒合切澓仕戎切遷羊氏切涎延

汱洫　汱決陂溉而相汱洫灌也

泱漭　泱漭滂洋大也滂洋澄深也洋音紆

滲淫　瀝滴滲淫瀝滴水下滴瀝也滲七林切淫音淫

泱瀼　泱瀼涓流泱瀼亭渟也瀼乃剛切

汱滭　汱滭激瀱之貌瀱音由滭音冲瀱胡廣切瀁余兩切

沖融　沖融流瀁瀏瀰淚漫遠之貌沖融流瀁音同上

磛砢　磛砢同上磨也楚乙切

江賦奔淄之所磛錯

淈泪　淈泪飛滂相磛激勢相洑郭璞方言注淈淈泪崩雲屑雨淈淈泪泪屑雨飛瀱之貌淈音宏泪音紆

泱漭泪泪　泱漭泪泪貌淈淈泪泪泪泪屑雨淈淈泪泪波浪之聲淈音宏

跋踔湛濞　跋踔湛濞踔湛濞沸潰瀏流也渝亦溢也跋勅甚切踔丑角切湛徒含切

瀱瀱　瀱瀱浮天無岸激瀱連之貌瀱音由瀱音冲

神融流瀁瀏瀰淚漫　神融流瀁瀏瀰淚漫遠之貌神音同上

瀱南瀱朱崖北瀱　瀱南瀱朱崖北瀱

瀱　瀱天墟瀱瀆也

瀱溟　瀱溟經途瀱溟萬萬有餘瀱溟猶絕遠杳冥也瀱烏冷切溟莫冷切

瀱滂　瀱滂江賦注五湖以漫滂灌三江而瀱沛瀱普萌切沛普會切

瀱滂　瀱滂瀱滂皆水勢相激洶湧之貌

瀱瀱瀱瀱瀱瀱瀱瀱　瀱瀱瀱瀱瀱瀱瀱瀱

汩淈 潰演之所旧淈奔淵之所停 淈音骨 脉行地中弋刃切淈水通貌錯摩也

磊砢 磊礧幽嶜積岨磊砢磊礧嶜與澗同磊砢皆礧石嶮峻不平之貌磊力隕切砢音客磊盧角切礧苦角切

澄濙 汪洸濶滉 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濙汪洸濶滉皆水深廣之貌洸烏宏切濶烏廣切滉胡廣切 泓汯 洞澴湣 泓洞澴湣皆水勢回旋之貌汯音宏洞烏猛切湣紆筠切 混瀜 混瀜瀾溪流映揚 混瀜瀾溪映也揚明也瀜音翰瀾呼見切焆音涓

溟涬渺沕 汗汨淈沕 溟涬渺沕汗汨淈沕莫翦切 溶滴 洪波淫淫之溶滴淫淫去遠貌溶滴猶蕩動也音容商

浹渫 長波浹渫峻湍崔嵬浹渫水旁塘也浹子叶切渫音蝶 霈霈 雲與聲之霈霈言水之奔揚踊起而相擊其狀若雲之興聲霈霈然霈浦太切

硉矹 硉矹洪瀾演而雲迴 硉矹吸五合切矹音我演 演陽侯吸硉以岸起洪瀾演而雲迴硉矹貌吸五合切矹音我演搖動貌演迴曲貌

音宛

沕淪 淵淪淵讀乍混乍堆沕淪淵讀不平之貌沕音骨淵音銀淵皃 徹如 豁若 徹如地裂豁若天開豁若開貌徹呼撤切

潮渤 潮渤水聲也潮鼓臣庶以潮渤 溢湧 溢湧而駕乃溢湧皆寸切

瀎瀾 瀎之以潔瀾楚人謂水暴溢爲瀎瀾扶園切瀾湊漏之流也昌朗切 沆瀁晶瀲 沆瀁晶瀲極望數百沆瀁晶瀲廣大之貌晶瀲深白之貌晶胡了切瀲余少切

泫沄 泫沄思玄賦水泫沄而涌溥泫沄沸貌泫沄通川之琳琳漂浮 琳琳 琳琳也琳琅深貌音林 潾潾 潾潾寫瀹賦水潾潾以徵凝說文潾潾薄氷也力檢切又似流波泡貌

泡溲 泡溲汎漼 泡溲汎漼盛多貌汎漼撒小貌又波急之聲泡薄交切溲所求切汎芳劒切漼裁道兮泡溲汎漼塗撒道兮泡溲

頡嚮 頡嚮陸機招隱詩頡嚮赴層曲 哀壑 哀壑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北

澄瀛 澄瀛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翫月詩日落泛澄瀛王逸楚辭注楚人名池澤中曰瀛 澆淩 澆淩謝靈運七里瀨詩石淺水澆淩澆淩澆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詩乘月弄澆淩

駕軼 擢拔 揚汨 温汾 滌汦 駕軼擢拔揚汨温汾滌汦七發觀其所駕軼汨者所温汾者所滌汦者駕陵也軼突也擢拔者所揚亂也古没切温汾轉之貌也爾雅譏汦也郭璞曰謂摩近汦詩乞切

汨汨 瀇瀁 瞲瞲忧兮悒兮聊兮慓兮混汨汨兮怱分瀇瀁兮慌瞲兮

文選課虛二

地形四宮殿

焰嘴西都賦增盤崔嵬登降焰爛

揭揭建章而連外屬揭同也音義與混同

嶕嶢　聳擢肹蠁而別風之嶕嶢

聳擢肹蠁而別風之嶕嶢麗巧而聳擢

嶕嶢　遂傴蹇而上躋傴蹇高貌

傴蹇　遂傴蹇而上躋傴蹇高貌

增起傴蹇雲覆離騷望瑤臺之傴蹇

冥窈　又杳窈而不見陽窈窕深也

杳與窈同烏鳥切窈徒弔切

將將　激神岳之將將毛詩應門將將

將將　激神岳之將將毛詩應門將將

賦狩高岡之將將長門賦象積石之將將

將將　亦作將將思玄賦狩高岡之將將又作鏘

鏘景福殿賦蕭瑟鄂之鏘鏘

紛紛翼翼紛紛翼翼波涌雲亂紛紛冀冀紛眾也翼翼壯健貌

險險戲戲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

瀺汩瀺汩瀺灂披揚流灑瀺瀺泌瀺瀺波相捩也汩密汩水流疾也

渾渾七命渾渾涌其後渾流聲後妄切渾下貌胡郭切

汩溘何異足鱗之游汩溘汩吐汩切

溘溘冷切溘絕小水也奴冷切

沟滀曼羨封禪文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沟滀曼羨喻其泉貌曼羨廣散也

劇秦美新澤淳沟滀

穹隆閭道穹隆長曲貌

弘敞虔甘泉之爽壇乃隆崇弘敞弘敞猶延蔓也

嵽霓託喬基於山岡直嵽霓以居嵽徒結切霓五結切高貌

辮華上辮華以交紛下刻附其音斑又音蔀

敷大也刻附升高也辮音斑

亭亭苕苕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高貌

蕭槮桔槔睽罝摩諳駔婆駘盪蠹槮桔槔睽罝摩諳皆形貌計狐切摩呼交切

五告切桔音吉睽呼圭切罝音計

鐫鐫列列增桴重棼鐫鐫列列皆高貌

巘巘反宇業業飛檐巘巘凡屋宇皆垂下向大屋飛邊業業然檐板承落也巘巘頭瓦皆更微使反上其形四門

巘高貌魚桀切魏都賦四門高敞

巘巘景福殿賦反宇巘以高不知其所適竾窅遥廷過

竾窅徑廷望竾窅以徑廷眇不迷惑不識還道也窅窅變之意也言入其中皆

他弔切廷他定切又作眺魯靈光殿賦洞房叫窅而幽邃

窅珍臺蔓產

蔓產以極北

邁倚一高一下一屈一直也邁力氏切

磴道邁倚以正東磴閣道也邁倚也邁力氏切

眇眇眇赫眇眇以弘敞

眇亦文也音戶

蹇產程巧致功期不陁陊陁壞也式氏切陊落也直氏切

縣聯繚垣縣聯連蔓也

微微南都賦清廟肅以微微幽靜

貌琴賦密微微其清閑

膠葛吳都賦東西膠葛南北極膠葛長遠貌又作轇轕魯靈光殿賦洞轇轕乎其無垠也

弁亙長干廷蜀飛觀弁亙言重屋之名相連下之貌

劉若髣若魏都賦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劉若髣若若崇山崛也以高

晚巍壘塊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巃嵸嵬嵬嵯峨嵽嵲皆高峻之貌巍羌軌切嵯羌軌切嵲五軌切巉士咸切巖魚銜切峨五何切嵯才何切峨五何切

嵽枯罪切

瓌譎羌瓌譎而鴻紛瓌異譎詭也

嵽呶屹山峙以紆鬱隆嵽呶乎青雲言上逮青雲按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屈崔嵬則屈字連上讀李善注此賦云嵽呶乎青雲則嵽字連下讀

嶜崟嶜綾鬱坱礨以嶜崟綺綾不平貌

礧礧汩礧礧以瑰琛赫燁燁而燭坤皆其形貌光也汩礧音鬱坱音於礨音壘高唐賦振陳礧礧丹柱歙軻而電挺高貌

嗝曜歙翕嗝白也古老切嬥光盛貌弋戰切皓壁曒曜以月照見貌

陰夏陰陰夏以中處陰夏向北之殿賦陰夏則有暑仲將景福殿賦陰夏則有寒

寥窅寥窅以哮嗃皆幽深之貌窅烏宏切寥魯天切窅竝巢切

礧礨蔥翠紫蔚礧礨瓌瑋力罪切礧礨於賄切

歇欻歇欻幽藹雲霞霏霽皆幽遂之貌欻許勿切霽壯惑切

崘囷踡蜷連拳偃蹇崘囷嵳峿音倫囷巨貧切踡巨員切

歇欻歇欻幽藹雲霞霏霽皆幽遂之貌欻許勿切霽壯惑切

崘囷踡蜷連拳偃蹇崘囷嵳峿音倫囷巨貧切踡巨員切

勮劣嵱蘢岑崟嶜寔皆峻嶮之貌嵱音茲蘢音鄧

揭孽飛陛揭孽緣雲上征揭孽高貌

弗蔚崎嶬下弗蔚以璀錯上崎嶬貌璀錯眾盛貌弗扶弗切崎音綺嶬音蟻危堄貌也堄魚蟻切

揭孽飛陛揭孽緣雲上征揭孽高貌

弗蔚崎嶬下弗蔚以璀錯上崎嶬貌璀錯眾盛貌弗扶弗切崎音綺嶬音蟻危堄貌也堄魚蟻切

勮劣嵱蘢岑崟嶜寔皆峻嶮之貌嵱音茲蘢音鄧

崘囷踡蜷連拳偃蹇崘囷嵳峿音倫囷巨貧切踡巨員切

歇欻歇欻幽藹雲霞霏霽皆幽遂之貌欻許勿切霽壯惑切

礧礨蔥翠紫蔚礧礨瓌瑋力罪切礧礨於賄切

陰夏陰陰夏以中處陰夏向北之殿賦陰夏則有寒仲將景福殿賦陰夏則有暑

寥窅寥窅以哮嗃皆幽深之貌窅烏宏切寥魯天切窅竝巢切

嵽呶屹山峙以紆鬱隆嵽呶乎青雲言上逮青雲按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屈崔嵬則屈字連上讀李善注此賦云嵽呶乎青雲則嵽字連下讀

嶜崟嶜綾鬱坱礨以嶜崟綺綾不平貌

礧礧汩礧礧以瑰琛赫燁燁而燭坤皆其形貌光也汩礧音鬱坱音於礨音壘高唐賦振陳礧礧丹柱歙軻而電挺高貌

嗝曜歙翕嗝白也古老切嬥光盛貌弋戰切皓壁曒曜以月照見貌

瓌譎羌瓌譎而鴻紛瓌異譎詭也

嵽呶屹山峙以紆鬱隆嵽呶乎青雲言上逮青雲按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屈崔嵬則屈字連上讀李善注此賦云嵽呶乎青雲則嵽字連下讀

嶜崟嶜綾鬱坱礨以嶜崟綺綾不平貌

礧礧汩礧礧以瑰琛赫燁燁而燭坤皆其形貌光也汩礧音鬱坱音於礨音壘高唐賦振陳礧礧丹柱歙軻而電挺高貌

嗝曜歙翕嗝白也古老切嬥光盛貌弋戰切皓壁曒曜以月照見貌

陰夏陰陰夏以中處陰夏向北之殿賦陰夏則有寒仲將景福殿賦陰夏則有暑

寥窅寥窅以哮嗃皆幽深之貌窅烏宏切寥魯天切窅竝巢切

雍容揄揚兩都賦序雍容揄揚著於後
揄引也以朱切揚舉也
逴躒西都賦逴躒諸夏逴躒猶超絕也逴音卓躒呂角切又作卓犖魏都賦魏都之卓犖典引卓犖乎
方州
東都賦紹百王之荒屯也
景鑠鋪鴻藻信景鑠東京賦今捨純懿而論爽德純大懿美也
六合般昌殷盛昌臧也
旁戾旁后旁戾四方也戾至也
北變丁令南諧越
變諧裳變諧皆和也
漢帝之德侯其禪而禪美也
狹三王之逶迤小貌
逶迤音綏迤七本切
遵宕堂外集 文選課虛二 六
京室密清清密靜也清潔也
南都賦方今天地之睢剌睽吁睢楚辭獨乖剌而無當王逸曰剌邪也睢虛惟切剌力切
魏都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蔡邕陳留太守頌玄化治矣黔首用寧曹植責躬詩玄化滂流七啟玄化參神又作玄澤應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玄澤滂流
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淮南子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明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
醇醲著馴風之醇醲仲長統昌言淑清穆和之風既宣醇醲之化既洽醇粹也醲厚酒也
費留朝無刓印國無費留孫子兵法戰勝而不修其賞者凶命曰費留
懷憺荊南懷憺憺憺頃也又作遠持謂文義征不遠
思躭音勑北思躭躭也
雍容揄揚兩都賦序雍容揄揚著於後
揄引也以朱切揚舉也
逴躒西都賦逴躒諸夏逴躒猶超絕也逴音卓躒呂角切又作卓犖魏都賦魏都之卓犖典引卓犖乎
方州
東都賦紹百王之荒屯也
景鑠鋪鴻藻信景鑠東京賦今捨純懿而論爽德純大懿美也
六合般昌殷盛昌臧也
旁戾旁后旁戾四方也戾至也
北變丁令南諧越
變諧裳變諧皆和也
漢帝之德侯其禪而禪美也
狹三王之逶迤小貌
逶迤音綏迤七本切
遵宕堂外集 文選課虛二 六
京室密清清密靜也清潔也
南都賦方今天地之睢剌睽吁睢楚辭獨乖剌而無當王逸曰剌邪也睢虛惟切剌力切
魏都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蔡邕陳留太守頌玄化治矣黔首用寧曹植責躬詩玄化滂流七啟玄化參神又作玄澤應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玄澤滂流
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淮南子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明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
醇醲著馴風之醇醲仲長統昌言淑清穆和之風既宣醇醲之化既洽醇粹也醲厚酒也
費留朝無刓印國無費留孫子兵法戰勝而不修其賞者凶命曰費留
懷憺荊南懷憺憺憺頃也又作遠持謂文義征不遠
思躭音勑北思躭躭也
昈昈昈昈率土遷善罔匿昈音旻封禪文昈昈穆穆
玄默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淮南子君人之玄墨長楊賦人君以玄默爲神
赫赫震震赫赫震震開務有謐
算祀算祀有紀天祿有終算數也
幽通賦旦算祀於契龜
玄同世篤並同老子言者不知知者不言是謂玄同
陛制時高棲而陛制以高棲之陛而能約制其民也
陁僻狐狸賦俠三王之陁僻嶠高舉而大興陁僻陁小也嶠舉也音矯
嘯賦狹世路之陁僻
登閎歷五帝之寥廓莎三皇之登閎登高也閎大也
長楊賦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密靜也
密如
厖顦思玄賦湯謨體以禱祈兮蒙厖祉以拯民厖大也顦福也
棱威盧諶覽古詩稜威章臺顯漢書威稜偏於鄰國伐深入其阻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稜威奮伐
形荃宰香草以喻君鄧析子聖人道通一世宰匠萬物之
友道應璩百一詩友道發伊洛文子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
靈脩離騷夫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唯君故以喻君
寫奕典引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寫奕平千載寫奕光曜流行貌
藻朗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絣將絣萬嗣楊洪輝奮景炎絣使也絣與拼古字通
人事二郊祀
炎煬東京賦曄爝之炎煬玫高謚於太一火德猛焉湯湯
脡蠙蜀都賦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脡脡作甘泉賦脡豐融上林脡布寫

頌祇甘泉賦集乎禮神之圜丘乎頌祇之堂爲歌頌以祭地祇

昆上爲焜煌煌火貌

配藝配藝四施配藝披離也言燔燎之盛故樵蒸昆上而披離四施也

泊淡泊淡滿也泊胡敢切

懿懿芬芬肹響豐融懿懿芬芬言肹響也布芬芳盛美也

暗藹儐暗藹兮降清壇儐贊也暗藹衆盛貌思玄賦臨舊鄉之暗藹

崇崇羣旋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羣旋單大貌堵垣圜貌羣力爾切旋弋爾切單音嘽堵音拳

迟遲徘徊招搖靈迟遲兮即棲迟遲也迟音棲遲大夷切

普淖糟田賦籃篧普淖鄰康成儀禮注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乃孝切

嚴玄江淹雜擬詩枌邑道嚴玄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

琴麗東都賦風蓋琴麗鮮鑒玲瓏劉歆七畧雨蓋琴麗紛紜循悠悠芩大枝附音林麗音離

猋悠茗商東京賦建辰旒之太常紛猋悠從風貌容商高低之貌猋火花也

人與三與

連蜷九歌靈連蜷兮既留靈巫連蜷也連蜷巫迎神道引貌

皇皇靈皇皇皇兮既降靈謂靈神也皇皇美貌

藉田賦層車鱗萃又作鱗崒鱗萃珍怪鳥獸萬端鱗崒與萃同

炯炅金根照耀以炯炅於天台山賦曉日炯炅綺疏

八藥瓊綴八藥雲罕畹霤威榮緒賈車載闕與級音義同藥聚也楚辭揚雲霞之晻靄

級音吸

鱗萃

炯炅

八藥

婉僤清婉僤動貌僤音善

閣藹羽獵賦車騎雲會登降閣藹

幽轐皇車幽轐光純天地幽轐車聲轐一轄切

轡轡思玄賦鳴玉鸞之轡轡古嚶字聲也

踡捍舞賦良駿逸足踡捍凌越踡捍馬走疾之貌

閩跳踔地遠羣閩跳獨絕行疾貌

駱漠駱漠而歸雲散城邑駱漠駱驛紛漠弃馳之貌

上林賦象輿婉僤於西

於是皇輿夙駕羣於東階羣之言卻也謂卻於東階下天子未乘之時也羣音柴

徘徘南都賦建太常兮徘徘上林賦紛紛徘徘

轟轟闐闐蜀都賦車馬雷駭轟轟闐闐

蹶蹙盛希鞅雪驚捷吳都賦鷹必幽切蹙盛希以出切雪徒合切走疾貌

蓼擾猶軒蓼擾

蹀飲魏都賦輿騎朝猥蹀飲其中猥衆也蹀躡也徒協切飲隔也丁却切

輷輷振旅輷輷輷輷衆車聲也音田

郅偈旖旎甘泉賦夫何旗旃郅偈之旖旎也郅偈之貌旖旎從風柔弱貌郅音質偈音桀

軒翾聲軒翾以陸離軒翾普前切與軒同

威威昭華覆之威威華覆華蓋也威猶蔽翳也

徂兩謝朓京洛夜發
詩肅肅戒徂兩
挺巒張載雜詩挺
巒越飛岑
啾啾雜聲鳴玉鸞
之啾啾鳴聲
邸九章邸余車兮
方林邸舍也
人事四服
纓纓西都賦紅羅颺纓纓思合切
切長冠貌西京賦奮長袖之纓纓
繽紛特祖繽紛離騷侲繽紛其繁
飾王逸曰繽紛盛貌繽匹人切
徵衷西京賦徵毛羽之徵衷形也所炎切褻史
宜切又作褻海賦被羽翮之褻垂之貌
今所
切
厲帶吳都賦厲帶鮫函離騷高江
薜與辟芷兮楚人名被爲厲
扶揄扶揄屬鏤秦零陵令上書荆軻挾匕首卒
剗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揄長劍以自救

岌岌魏都賦厲帶鮫函岌岌冠
纍纍纍纍辮髮
蓼蓼藉田賦襲春服
之蓼蓼盛也
綷縩衝牙帥綷縩統綷繚班婕妤賦紛綷
縩兮統素聲綷士悴切濊七大切
灼灼芊芊蟬冕頒以灼灼兮碧色
芊芊肅其芊芊碧貌
掎裳連襼踶踵側肩掎裳連襼從
後牽曰掎襼衣裾
褮積褮縐子虛賦褮積褮縐紆徐委曲鬱撓豁谷褮
似於豁
谷也
紛紛緋緋戚削紛紛緋緋揚袘戚削
長貌揚舉也袘衣裾也戚削裁制貌
翍翍羽翍翍騎明白分別各殊其事
翍分翍分謂羽翍騎明白分別各殊其事
翡翠翡翠翠翠也
翠翠翠與
綷縩音義並同

人事五軍陳

燄燄炎炎東都賦元戎竟野弋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
拂天燄燄炎炎揚光飛文燄火華也弋劍切
火
光
虜騤騤虜傖褭以讀列說文讀列中止也然
讀列讀列或止或列司馬法師多則讀讀音舍
攙搀蔡起趙威振
攙八蕃搀按也
縻縻薄戎縻羈無異殊
縻縻之網縻羈微貌
般辚甘泉賦八神奔而警蹕分振
般辚殷轔而軍鏖殷轔言盛多也
鮮扁羽獵賦鮮扁陸離駢衍也倪路鮮扁戰騶軍
陳貌駢衍軍壘駢衍也倪路鮮扁戰騶軍
鴻洞繾綣徽車輕武鴻洞繾綣徽疾貌武健也鴻洞
繾綣相連貌繾綣徽疾貌武健也鴻洞
旻分旻分羽騎營旻分殊事旻明也音戶
旻分謂羽騎明白分別各殊其事
轀轤繽紛往來轀轤不絕轀轤
連屬貌轀音雷轤音盧

萃從流溶淋離廓落萃從流溶淋離廓落蔵八鎮而開闢從走貌流溶盛多貌從先勇切流以永切

騁駏驉駼虎之陳從橫膠葛蔵拉雷厲駏驉駼驉磕磕匹人切駼力荳切一周索也駼土狄切

洶洶旭旭之聲岐動貌洶旭旭天動地岐鼓動洶洶旭旭天動地岐鼓動貌

堅重曲隊堅重各按行伍

聿皇聿筆車飛揚武騎聿皇聿聿皇輕疾貌

窮穷闕與三軍芒然窮穷闕與穷者憐怠也言三軍芒然怠容貌闕與而舒緩也穷音掘闕於庶切

人事六田獵

騰裝七發摐摐焉三騰裝軍之騰裝裝束也

驀六馬也驀上馬也

騑騑紛紛西都賦騑騑紛紛增繳相纏騑騑紛紛衆多之貌騑古騑字俾姚切

欲歕東都賦欲野歕山欲暖也歕火合切歕吹氣也歕悶切

睨弦不睨禽轡不誤睨視也音遞

瀟箭瀟西京賦飛罕瀟箭流鏑掩瀟音肅箭音朔掩普也瀟音肅箭音朔掩普形也掩攝中聲也

衝踔衝踔而斷筋骨踔躅也材律切

拉摺摧藏莫不拉拉摺摧藏拉摺摧藏手擊絕也布貿切七命勾爪摧鋸牙摺折也摺兩

跐雖有雄雋之跐此之跐蹋也且爾切

刳剞刳剞亦刳也音几

轔腳子虛賦掩冤轔鹿射麋脚踳轔轢也音轔謂持其脚也羽獵賦轔輕飛

轢轢軼野馬轢陶駼軼過也轢車軸頭也言車之疾過野馬及陶駼也轢音衛上林賦轢白鹿

徼紈受詘覩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紈受詘覩徼紈受詘覩衆物之變態紈疲極也徼紈遮其倦者受詘取其力屈也紈音劇詘與屈同

膊割膊割翰焠膊膊音縞焠染也

生生上林賦生貙豹生謂生取之也

足手熊羆足蹙羊足謂斷也

帶掃飛遶帶掃捎取之也大結切

揾揾水豹馬漬牛揾捉也揾音厄馬絆馬也中立切

遰遰溪澗渡川瀆遰搜謂一一周索也遰土狄切

操操騜飢豺豹水族操豹操畫取之操責交切

繆繆悱浪繆繆蓼悱浪乾池縲蔽所求偏也繆古巧切蓼青老悱音牢浪音郎

絡幕絡幕蜀都賦屬羅絡幕絡幕施張之貌絡幕

晶晶為珀捎也普格切晶晶鯉哄於蓼草島當

瑣結瑣結吳都賦翠罕瑣瑣結也

縝紃縝糜縻須絆前兩足也

紃莊子連之羈紃音詢

驀驀上馬也驀六駁驀

挂抶挂抶而為瘡痏抶摩也公紇切

蚑蛤蝘蜓猛氏蝦蛤猛氏皆獸名蜓小矛也市延切

輜轑 踂若 踂藉徒車之所輜轑步騎之所踂若踂足貌

他他藉 藉不彼劒刃而死者他他藉藉言交橫也他他徒河切

掌 以掌擊之也

捽 音他跋

拖 拖與拖同長楊賦拖豪豬

踂 踂跋泄超踰也

薄索 薄索蛟迫也索求也

拈 拈音祉捧也

擊場 擊場射雉賦擊場拈翳停儘蔓草停儘翳貌蔥翠翳色擊步何切

流澆 流澆亦一是非貌瓠嵩下流澆海上逍遙一也又作蕩澆阮籍咏懷詩蕩蕩可期江淹雜體詩流澆安是非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

衍漾 衍漾觀緣疇衍漾遊衍漾也

宣遊 宣遊楚辭宣遊分列宿順偃分彷徨

陵緬 陵緬登棧亦陵緬陵乘也緬貌也

超遙 超遙九辨超逍遙分馮薄

章皇 章皇又作周章

儲與 儲與淮南子陰陽儲餘

聊浪 聊浪放曠貌

麗靡爛漫 麗靡爛漫思玄賦爛漫麗靡爛漫於前言恣所觀也

韋皇 韋皇周流出入日月

踂藉 踂藉若人臣之所踂藉

他他藉藉 他他藉藉言交橫也他他徒河切

踂 踂跋超踰也

薄索 薄索蛟迫也索求也

拈 拈音祉捧也

擊場 擊場射雉賦擊場拈翳停儘蔓草停儘翳貌蔥翠翳色擊步何切

康娛 康娛自忘分康安也

料戾 料戾以徹鑒表厥躁以密緻料戾小而徹也厥躁重而密也駱外觀密緻與草木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研於概切

甪瀝 甪瀝江賦甪瀝連蜂間關此註甪瀝皆鈎名

人事七 遊覽

容與 容與西都賦大路鳴鑾容與徘徊久駐神女賦時容與以徹動 東征賦振容與而載雲車之容裔 神女賦

逍遙 逍遙以相羊 又作襄羊子虛賦消搖乎襄羊 東京賦相羊乎五柞之館相羊方羊也 離騷聊逍遙以相羊 又作襄羊子

浮遊 浮遊溥覽 風舉雲搖

溥覽 溥覽東京賦相羊乎五柞之館相羊方羊也 離騷聊逍遙以相羊 又作襄羊子

玄覽 玄覽東京賦睿哲玄覽玄通也老子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區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 文賦佇中區以玄覽

人事八 音樂

鏗鏘 鏗鏘煜煜聲也呼萌切煜煜聲之盛也煜中耕切鏘苦耕切鏘亦鏗鏘之作 東都賦鏞鼓鏗鏘管絃煜煜鏗鏘東京賦軒縣旁震八鄙鐘鼓之由鞠切鏘苦耕切鏘亦鏗鏘之作

嗷嗷 嗷嗷與訇音義並同砰磕大聲景福殿賦剛之狂毅聲訇磕其若震破雷聲也於謹切

趫趫 趫趫西京賦洪鐘萬鈞猛簴趫趫張設貌音黃

蝮蛇 蝮蛇聲清唱而蝮蛇聲餘詰曲也

嘈囋 嘈囋東京賦奏嚴鼓之嘈囋鼛鼓疾擊鼓囋囋才達切嘈囋鼓聲

幢幢 幢幢置羽於幢上以爲飾也

鼖鼓 鼖鼓路鼗樹羽幢幢羽貌

趮咬 趮咬淫佚言哇則鄭李軨曰哇哇邪也哇與趮同咬亦不正之聲也烏交切咬嘲嘺舞賦吐哇咬則發皓齒雜遝凝陳琳詩哀哇動梁埃答賓鼓淫擬而不可斷者非韶夏之聲也

咸池不齊度於趮咬淫聲也傅毅琴賦絕激哇之七命追沈哇

折盤 南部賦忍西荆之折盤西荆即楚舞也折盤舞貌張衡有七盤舞賦成以折盤爲七盤也

颯鷹 蜀都賦歌江上之颯鷹

蹏躈齋齋 紆長袖而屢舞蹏躈以裔裔詩屢舞蹏躈

翕習容裔靡靡惜惜 吳都賦荆豔楚舞吳渝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惜惜容裔靡靡惜惜也史記

狀靡靡倍倍言樂容與間麗也史記

衯作靡靡之樂左傳衯招之倍倍

鏗鞳鐘鼓之鏗鞳有殷鏗鞳鐘鼓大聲鞳音橫

坻頹 坻頹於前曲度難勝坻頹崩聲也

解嘲聲若坻頹

僧譻 魏都賦僧譻起擬霆霆

霆僧與曹古字通

嵌巖 甘泉賦金人仡仡其承鐘簴兮巖巖其龍鱗嵌開張之貌火敢切

或爲嵌音苦銜切

嬥嬥 或明發而嬥歌巴士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爾雅嬥嬥契契愈遲急也佻

嬥嬥 婆娑嬥嬥柔弱也婆娑分散貌

嬥音徒了切

嚘嚘 胡急切霆或爲驟同助急切跳徒彫切躍也

嚘霆瞲踶 嚘霆瞲踶跳然復出嚘霆瞲踶眾聲疾貌嚘

咇嘀 進貌鏘鏗鏘迭蕩相雜貌咇嘀聲出貌行猶且也鏘鏗以鏘曜契契愈遲急也

鏘鏗 鏘鏗曜聲咇音筆嘀音節鏘丑錦切鏗奴錦切

遒律 出遝相逆迕也飛射氣出迅疾也散渙分布也遒

遝律出遒貌

紛離匹溢 故吻咇飾夫宮商分鏘紛離其匹溢匹溢聲四散也

咇飾鏘鏗而將吟行鏘鏗以鏘曜契契愈遲急也

揭拽捥擫 揭拽捥擫膠緻理比揭捥擫膠緻理比揭捥擫膠緻理比揭

恢臾 苛縛 舒帆臾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縛恢臾廣大之貌苛縛繁細之貌 九辨收恢台之孟夏臾與台古字通

颼搞 駱驛飛散颼搞合并颼搞曲折貌與曲度相合并也

鷅鷅 拉搭 鷅鷅燕居拉搭鵾音驚篇拉音獵

殟歿 超踰鳥集縱弛殟歿烏骨切歿音沒舒緩貌殟歿與透同於危切

蝯蛇姊嫋 蝯蛇姊嫋貌蝯蛇與透同於危切蛇音移姊如劍切嫋音弱又作冉弱而柔撓

曲亂 曲長笛賦詳戲夫曲亂之繁會叢雜亂亦曲也字或爲引蔡邕琴操有思歸引

掌距劫遝 掌距劫遝又足怪也言聲之相逆遝也掌柱也劫脅也遝觸也五故切

啾咋嘈啐 啾咋嘈啐似華羽兮啾眾聲咋聲大也助白切嘈音曹啐才喝切聲貌鷅冠子南方萬物華羽爲故調以羽

紾灼激 紾灼激以轉切紾灼激相繞激也切循磨切也

碭駭 震鬱怫以憑怒兮眩碭駭眩也

跱躇 氣噴勃以布覆兮乍跱躇以很戾噴吒也普丁切或作憤勃盛貌跱躇言其聲跱如有所躇躅也很戾背也

岌峇 雷叩鍛之岌峇言音如雷之叩鍛岌峇爲聲也鍛椎也岌苦協切峇苦合切

瀏漂 正瀏漂以風冽瀏漂清涼貌冽寒貌

充屈 鬱律膴菌磈桀 皆眾聲鬱積競出之貌屈音掘膴尺郁切菌去倫切磈於迥切桀烏鎋切

鄭珚磊落駢田磅唐 眾聲宏大四布之貌磅唐廣大盤礴也

蘧滯 蘧滯杭絕中息更裝蘧與儲同餘也在進切杭極也裝束也調更時奏而奏之

踾跋攢仄 踾跋攢仄蜂聚蟻向踾跋迫蹙貌攢仄攢聚貌踾踾地聲也音復

參亮 琴賦新聲慘亮慘亮聲清徹貌與聊笙賦勃慨傺以慘亮嘯賦嘈長引而慘亮字義同

蹉踔碟硌 蹉踔碟硌美聲將與蹉踔無常也碟硌批大貌碟與磊同

和昶 固以和昶而足躭昶通也勑兩切

怫憒煩寃 怫憒煩寃紓餘婆娑怫憒煩寃貌怫扶味切憒音胃 笙賦中佛鬱以怫憒煩寃變積不安

風勑 風賦勑變煩寃

霍濩紛葩 陵縱播逸霍濩紛葩言聲陵縱播布而起霍濩然似水聲紛葩開張貌霍濩盛貌 魯靈光殿賦霍濩牚亂

觸搳 觸搳如志唯意所擬說文觸反手擊也與搳同蒲結切

豐融 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豐融盛貌斐韡明貌

劫椅 時劫椅以慷慨劫椅偏引也

參譚 或參譚繁促復疊憯仄參譚相隨貌參七感切 嘯賦參譚雲屬

文選課虛卷二

人事九　道德

緣督　魏都賦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莊子緣督以爲經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爲常也

醇粹　宅心醇粹醇美也

徒南切　粹純也

醇聽　歷執古之醇聽歷逢也老子曰執古之道

玄識　先生乎淺深頌髣髴測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測

蘇世　非蘇世而居

正蘇寤之也

精剛　甘泉賦方攬道德之精剛精微剛強也

洪鴻　羽獵賦醇洪鴻之德

鴻與閎同　閎與閎通也

道古堂外集　文選課虛三　一

翹勤　西征賦心翹勤以仰止不假歡而自祇

恬漠　鸚鳥賦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莊子虛靜恬漠寂寞無爲者道德之至也

卓犖　左思詠史詩卓犖觀羣書孔融薦禰衡表英才卓犖與犖同

婉婉　謝瞻張子房詩婉婉幕中畫

輝輝　天業昌婉婉和順貌

義心　顏延之秋胡詩義心多苦調潘岳從姊誄義心情尚莫之與鄉

勝引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遲爵紆勝引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已

恬曠　張華答何劭詩恬曠苦不足恬靜也曠疎曠也

虛恬　虛恬寂所好楚辭

玄曠　陸機贈馮文熙遷斥

恬漠虛靜以恬惔

邱令詩遺心玄曠

光光　劉琨答盧諶詩光光陰生揚雄侍中箴光光常伯鄭沖贊王猷元功盛勳光光如彼

玄根　盧諶贈劉琨詩虛其玄根廓焉詰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根自然之根

擾擾　楷手也擾紘之貌擾反手擊也楷擊也

縹緲　漱洌　縹緲相糾激之貌縹緲也洌水波浪貌言聲似縹緲也洌也

明嬿　明嬿惠輕行浮薄明嬿聰慧也惠嬿靜好也瞟察也七祭切

駢田　駢田猶擾鯫鯀參差　笙賦駢田聚也猶擾不齊也擾音而小反鯫鯀裝飾重疊貌鯫音押鯀助歷鯫鯀皆

曰切

撇羅　撇羅剽撇羅以奔遨撇

徑疾貌撇音瞥

翍槍　翍槍側減　翍槍側減悲傷貌

也以切

入切

曁曁　汎淫汜艷曁曁岌岌汎淫汜艷自放縱貌曁曁疾貌

橘橘　橘橘纖翮以震幽簧橘指

橘也奴協切翮管也

郁抮　郁抮劫悟　郁抮口循孔貌劫悟氣相衝

滃泓宏融　滃泓宏融奇聲大貌融奇聲長貌

訣厲　訣厲悄切　訣厲悄切又何營折訣謂決斷清洌也悄切憂貌

光岐　光岐爥爥　光岐爥其偕列光華師也岐眾管也以其

分別故謂之岐或作伎譌

滔涸　滔涸鸒鳴而滔涸如

水之滔漫或竭涸也

礧磈震隱　礧磈震隱訇礧礧磕瑣芳寵切

訇音勞

浩倡　浩倡九歌陳竽瑟兮浩倡浩大也言已

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皓侈　皓侈七發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

蜿蟬　蜿蟬揮霍　七啟凌躍超

驤蜿蟬揮霍

眞想 陸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眞想初在衿
烔介 顏延之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烔介在明淑 虬疑彼堯羣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
介大也耿與烔同古迥切
交書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 又作并介與山巨源絕
自得無
悶也

玄漠 張華勵志詩大猷玄漠興詩遐乎至人心恬然在玄漠 盧諶時
悁悁 欵欵忠乎悁悁欵欵志純也
恬敏 爲蕭揚州作薦
士表思致恬敏
跡弛 漢武帝詔跡弛之士殘廢也士行卓異
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跡音柘或音尺
殆庶 修張良廟敎照鄰殆庶
庶齊竟陵文宣王行狀照
名字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伯通以名
字典邵名字謂譽聲遠聞也
邈邈 東方朔畫像贊邈
邈先生其道猶龍

玄定 三國名臣序贊神情玄定處之弼泰
在汪 衛協德心
汪汪軌度
琅琊 琅琊先生
雅材名節
都長 子瑜都長體性純懿都長謂
體貌閑雅性長厚也
英時 庾純交論英時俊邁魏志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
朗斷英時裴松之按時或作特稱謂英特爲是
彼何焯云梁書作英特
五臣本同南史仍作時
碩碩 馬汧督誄慨慨馬生
碩碩高致碩碩堅也
人事十 文事

嘉頌 西都賦第從
臣之嘉頌
絢蜀都賦臣思絢道
德文章成誦之雅
揆揆 揆揆大庭漢書禮樂
志長簫前揆光耀明

藻詠 虬都賦圖以白瑞符
以藻詠文藻頌詠也
羣雅 上林賦撰羣雅詩小雅之材七十二
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
麗藻 文賦嘉麗
藻之彬彬
佛悅 於是沈辭佛悅若遊魚銜鉤而
出重淵之深佛悅難出之貌
岨峿 或岨峿而不安岨助舉切峿魚呂切不安貌
又作鉏鋙九辨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
冗長 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
冗長冗敘也如勇切
崎錡 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言雖逝止無常惟
情所適以其體多變固崎錡難便也逝止猶去留
也崎鉤不安貌楚辭嶔
岑崎錡崎音綺錡音蟻
或藻思綺合清麗千
羊眠 眠千眠光色盛貌
徽徽 文徽徽以溢目
乙乙 思乙乙其若抽乙抽
也難出之貌乙音軋

光誦 江淹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
詩幸承光誦末光誦猶華簡也
嘉藻 謝曁答靈運詩牽率酬嘉藻 又作盛藻
宋書謝靈運傳論三祖陳王咸蓄盛藻
蘭藻 謝靈運擬平原侯
植詩清辭麗蘭藻
綺搪 與楊修書而好詆訶文章綺搪利
病綺居綺切搪之石切綺偏引也
譬荅 窃獻浮英華湛道德譬龍
虎之文舊矣譬被也莫版切
密彌 故密彌自媒於
斯文密彌靜也
祖構 三都賦序祖構之士雷
同影附祖者宗習之謂
蓑蓑 立宗蓑蓑辭翰
祓飾 封禪文祓飾厥
文作春秋一經
褚淵碑文昉昉
人事十一 貢舉
兼贏 西京賦濟者兼贏
兼倍也

蚩眩鬻良雜苦蚩眩邊鄙蚩侮也眩亂也

邪贏邪羸變而足恃邪僞也敗僞之利自饒足恃也優饒

遷引五都貨殖既遷既引遷謂徙之於彼引謂納之於此

隱隱展展商旅聯偏隱隱展展展重車聲也丁謹切揚雄蜀都賦方言賈人多車梔相連屬

隱隱展展隱展展重車聲也丁謹切揚雄蜀都賦方

韓奔轂隱

隱軫軫

墝墽蜀都賦賈貿墝墽墝墽時也直例切

駢坒吳都賦商賈駢坒許慎淮南子註坒相連也扶必切

灑灑鬱鬱吳都賦灑灑鬱鬱交貿相競灑所立切灑不止也佇立切鬱鬱衆盛貌鬱交相交錯之貌衆胡巧切

鬱猥也奴巧切　琴賦紛灑灑嘉以流漫灑

嘉聲多也灑不及也說文曰嘉疾言也

嗈呷詣譁嗈嗈芳葩陰映嗈嗈呼橫切通也呷吸也呼甲切紛葩謂舒張貿物使覆映

人事十二工巧

婵娟此豸西京賦嚼淸商而卻轉增婵娟以此豸婵娟此豸姿態妖蠱也豸音雉

要紹要紹脩態麗服靸菁要紹謂婵娟作姿容也菁華英也　南都賦致飾程蠱便紹便娟

昭藐昭藐流眄一顧傾城昭眉睞之間七年切藐好視容也流眄轉眼貌　又作藐盼遊曲阿後湖作藐盼觀靑崖藐盼遊貌顧盼也

連卷南都賦脩眉連卷連卷曲貌卷音權上林賦長眉連娟連娟言曲細也舞賦眉連娟以又作連娟

增繞洛神賦脩眉連娟　連又作聯神女賦眉聯娟以蛾揚

躡蹀脩袖繚繞而滿庭羅韈躡蹀而容與躡徒頰切蹀蘇協切小步貌

翹遙遷延踟躕蹢躅翹遙輕舉貌遷延卻退貌踟躕蒲結切躅素結切踟躅又作躑躅

林賦便蹈蹩屑

吳都賦蘧蒢翠幄嫋嫋

嫋嫋素女嫋嫋美也奴鳥切

眇眇忽忽子虛賦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言其容飾奇麗非世所見也

靡曼靡細也曼澤也　上林賦靡曼美色

媚都絕殊離俗妖冶嫵都嫵雅也或作閩都盛貌

便嬛綽約刻畫鬢髮也便嬛輕利也綽約靚妝刻畫便嬛綽約靚妝粉白黛黑也刻畫鬢髮也便嬛輕利也綽約婉約也

柔橈嫚嫚長袪飄飄弱顏也橈女教切嫚於圓切柔橈嫚嫚柔橈嫚嫚弱柔橈嫚嫚皆骨體與舉止也

溫鬱芬芳溫鬱酷烈沈郁香氣盛也溫一侯切又薀明貌

丸梴丸梴雕琢刻鏤箸丸取也梴擊也舒連切一作延箸與鑄音義同

鏤會裒廁琴賦鏤會裒廁朗密調均鏤會謂鏤鏤其縫會也裒廁謂裒纏其填廁之處也裒纏也廁間也

賦裒以藻繢西京

笙賦剡生竽裁熟簧剡割也馬汧督誄剡以長墜

辟灌七命乃鍊乃鑲萬辟千灌銷鑠金也辟謂鑄之典論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灌謂鑄之

取睽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人事十三容體

誂媠 思予賦舒誂媠之緻腰誂音眺媠財性切一音精絕腰貌

嫽妙 貌嫽好貌妙以妖盪

嫷 侻神女賦嫷被服侻薄裝嫷美也他卧切侻好也

莊妹 貌豐盈以莊妹

莊妹 莊嚴也妹好也

婉嬽 既婉嬽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

婉嬽 婉好貌五果切嬽音晝靜審也

悟嫕 遽清靜其悟嫕

悟嫕 和也嫕淑善也

婀娜 洛神賦華容婀娜令我忘

婀娜 餐婀烏可切娜奴可切

曼睩 招魂蛾眉曼睩目騰

曼睩 光些曼澤也睩視貌

娭光 娭光些娭光眇視目曾波

娭光 些娭戲也眇眺也

蓮脆 吳都賦稟質蓮脆

蓮脆 蓮亦脆也七戈切

欺猥 鴟顙鰲魯靈光殿賦仡欺猥以鴟跱鴟顙而睽睢欺猥大首也鴟眩如鴟之視也聲

類曰踦驚視也眩與瞚同呼穴切鴟顙大首深目之貌鴟烏交切顙呼交切踦力交切睽睢張目貌

齞脣 登徒子好色賦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齞張口見齒貌牛善切愚猶踈也

踽傴 旁行踽傴又疥且踽傴僂也

踶跮 女娼故踶跮於短垣踶跮無常也今人以不定爲踶跮壯子曼曰吾以一足踶跮而行爾無如矣踶跮短也踶敢甚切跮丁結切

軟角 琴賦踶跮磔礫以紆轡頓頤也啣咽下垂也言氣

咽喘 之盛張口見齒貌頤頷也咽與頤同音含啣音胡甘切

嘶喘 馬鳴聲

潘溢 九辨顏潘溢而將罷形象顦瘦無潤澤也

嗤吟 解嘲蔡澤以嗤吟而笑唐

嗤吟 舉嗤欺棄切吟疑甚切

幺麼 王命論又況幺麼不及數

幺麼 子不長曰幺細小曰麼

哆隓 揚雄解嘲哆隓旣開侯之門

哆隓 哆開也隓大也言侯門大開

人事十四 動作

睇睨 西都賦睇秦嶺睨北阜睇望也呼衣切睨視也五哥切

譽聲 激越譽厲天譽音大也呼宏切

覭覤 西京賦覭往昔之遺館覤視也

奎踽 祖楊戟手奎踽盤桓奎欺捶切足也盤桓便旋也奎欺捶切

遷延 邪睨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遷延退也睨邪視也

嗹眴 蜀都賦詩應洪則嗹眴宇宙雜聲也長笛賦嗹眴昭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

涉躗 涉躗寥廓

躗然 吳都賦東吳王孫躗然而咍躗大笑貌公孫敖飲而笑楚人謂相笑爲咍九章宋

勅忍 切咍呼來切

觀覤 海陵之倉粟

觀視 之貌師蟻切

佇眙 士女佇眙立視也今市聚人謂之佇眙九章覽涕而佇眙

淙萃 雜踏淙萃淙走貌先聿切又作萃淙羽獵賦萃淙允溶

趁趠 雅踔厲脩臂踦視趁趠雅踔趁踔七感切苔切踔徒合切踔相隨驅逐衆多貌力

肝衡 魏都賦乃肝衡而誥曰眉上曰衡肝舉眉大視也

瞟有 踔呂梁踔瞟察也千倒切又

瞟惠 又作眇石關銘旁眇重疊琴賦明嬉瞟惠

矐焉 瞭焉瞭大視呼穫反瞭失意視他狄反

駁駁 甘泉賦輕先疾雷而駁駁遣風也疾也

僄慓 三輔分界僄慓息也音總

嫳嫻 教窣子康記嫳嫻教窣上乎金隄嫳音婆嫻先安切窣先忽切閣閻上也

流喝 揚人歌聲流喝言悲歇也喝一介切

淫淫裔裔 淫乎淫乎裔裔皆行貌纖音霏殷音齊上林賦淫淫裔裔與陵流澤雲布雨施洛神賦載雲車之容裔

听然 上林賦亡是公听然而笑又作忻然廣絕交論主人忻然而笑

侵淫 侵淫漸進之貌

儵爓 儵爓迅速也儵忽長逝也爓音

率乎 睨乎 率乎直指睨乎反瞚率徑去也睨忽然矣睹貌

睒睗 長眉連娟微睐睒睗睗貌睒睗江妃含嚬而睒眇瞬音編 招魂遺視睒些 又作瞬眇江

翛然 翛然與道翛然猶翛翛也計貴切

淫淫與與 羽儵賦猶淫淫與與皆行貌後

憑眙 西都賦猶憑眙而不能階憑驚也五各切眙驚貌勅吏切

眴轉 目眴轉而意迷眴眴不明也侯編切

悅悅 悅悅以失度悅失意也況往切 雄騷鳴玉鸞之啾啾 招魂遺視睒些

悅悅 長門賦神悅悅而外淫

粲然 郭璞遊仙詩粲然啟玉齒歎梁傳軍人粲然皆笑

脈脈 古詩脈脈不得語脈脈相視貌

申申 離騷申申其詈予申重也

蜷局 蜷局頸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

遺視 招魂廣顧賦理遺視瞚些遺窺視也

逌爾 答賓戲主人逌爾而笑曰逌爾猶莞爾也

踑踞 踑踞即箕踞

人事十五 情感

西都賦猶憑眙而不能階憑眙驚也五各切眙驚貌勅吏切

眴轉 目眴轉而意迷眴眴不明也侯編切

悅悅 悅悅以失度悅失意也況往切 長門賦神悅悅而外淫

洋洋 以無依而洋洋洋洋無所歸貌

拘怒 乃拘怒而少息拘倔也拘柳也於六切

淶東都賦士怒淶音薛

悚然 悚然意下捧手欲辭周書臨懾以威面氣悚悚恐懼也徒頰切

懲兢 西京賦怵惕悼慄而懲悚慄也先擇切

悚悚 東京賦悚悚惴惴黔首老子聖人在宥天下悚悚焉

震慴 八蠱爲之震慴也 又作肅震蒞田賦望皇輿而肅震平聲

安念 膚多福以安念念甯也羊遇切陸機赴洛詩諫既遺安念

凄愁 南都賦坐皆凄愁蕩魄

猥薾 猥薾猶叢脞猥薾猶叢脞而蕪穢猥猥與蔥同思子切倦貌 魯靈光殿賦心猥猥以多懼容神志形茹瞢媳也志同而懼切說文志心煩也茹臭敗之

義如舉反呂氏春
秋以茹魚驅蠅
憤墨池氣離坐憤墨而謝方言曰憋荊揚之間曰憤
陳澤也施昏反憤勃粉反杜注左傳墨色下也
冥眴甘泉賦目冥眴而亡見
冥眴眩昏亂之貌眴音縣
徇徇徨徨徇徇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言迷惑也
怕乎憺乎同徒各切憺與澹同徒濫切靜也
愾然超若上林賦二子愾然改容超若自失愾然變色貌材誘切
寥朗天台山賦恣心目之寥朗也心空目明也寥虛空也
曹霤曹光殿賦耳嘈嘈以失聽嘈嘈聲衆也
目瞪瞪而喪精瞪瞪目不正也火縣切
懣然雪賦懣然心服懣煩悶也
紆軫月賦情紆軫其何託九章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王逸注紆曲軫病也
道古堂外集 文選課虛三 十
蒂芥鵾鳥賦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鵾鵬鳥也蒂芥古字通與芥同
思玄賦故詭詩與芥蒂同
恖息也許支切又音祇
縣攣巳縣攣係貌
憀惘而無憑楚辭悵惘兮失志若也又作悵惘兮
憀慄又作悵惘
離罹父老敘罔孰徙心勞倦其若湯熱貌楚辭心悁悁其若湯熱兮市灼切
勺濼心悁濼其若湯兮反常閭眩音眩眩音云目視不明貌
眩眩憑眩音云目視不明貌
憑噫長門賦心憑噫而不舒傷憶氣滿貌
廷廷魂廷廷若有亡楚辭魂廷廷而南行王逸曰廷廷遠望貌
酷酤酷酤酒也酤猶酤也酤買也酤一何悲酤一何悲切
澎溟慷慨澎溟大貌慷慨激切
側惴悲愴以惻惴傷痛也
域又作域笙賦惴愴惻域
悼悝悼悝憫慢埤蒼嘽嘽寂靜也嘽嘆與嘽同
悼悝悼悝憫慢音義同悼粗老切悝閻草切
擊涕則莫不愴然累欷擊涕
技淚擊拭也匹結切
憚漫衍凱阿那腲腇委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
舒遲貌腲一罪切
腇乃罪切肥貌
靄歎頹息長吟賦靄歎頹息揖膺擗摽歎聲若靄息
嗟若頹息也國語無揖膺韋昭曰揖叩也
聊慮固護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
聊慮固護聊慮固護精心專一之貌
佁儗或乃嬉持嬉縱佁儗寬容佁
佁儗物吏切儗五吏切寬容之貌
怨嬙琴賦或怨嬙而躊躇嬙嬌也子庶切或作姐
怨嬙古字通子也切
懊咿含哀懊咿不能自禁懊於六切咿音伊內悲也
欸愉其康樂者聞之則欸愉懽釋
欸愉非舞踊溢欸笑貌亦於切
道古堂外集 文選課虛三 十一
嗢噱留連嗢嗢噱終日服虔通俗文樂不勝謂之嗢噱嗢烏沒切噱巨畧切
嗢噱笙賦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噱而理氣嗢咽也於忽切噱氣悟也紆月切或爲溫穢謂先溫煖去其
姬嘽調理其氣也
渨孟鬲渨孟以惆悵罔及渨孟皆失志之貌又渨孟虛誕之聲也
惆悵高唐賦令人惆悵憯悽霄息增欷
慷慨並悲傷貌供力甚切淚力計切
渨浪洛神賦淚流襟之渨浪下
渨浪貌
勤唉韋孟諫諍詩在余小子勤唉欸生憂動曰小兒啼聲曰唉顏師古曰唉歎聲方言唉歎聲許其切
鄒邊何劭遊仙詩貽我明璫佩徙倚遊邊也
徙倚猶徘徊之思也邊遠也
輔張劉琨荅盧諶詩序自頃輔張國於遊亂輔張驚懼之貌揚雄圓三老箴姦宄作張輔與作張古字通張由切
仳別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
哲兄感仳別之傳仳別也

怲性　王粲從軍詩夙夜自怲性思逝若抽縈怲懷慨也普庚切

慊慊　魏文帝燕歌行慊慊思歸戀故鄉慊慊恒苦寒

之貌口簟切　陸機苦寒行慊

恨恨　古詩恨恨不能辭恨恨也

巨源絕交書顧此恨恨如何可言　與山

悶悶　劉楨雜詩悶悶自昏亂

悶悶　楚辭腸悶悶兮盤紆

顑頷　離騷長顑頷亦何傷顑

顑頷不飽貌頷呼感切

浩蕩　怨靈脩之浩蕩浩猶浩

浩蕩蕩蕩無思慮貌

忳　侘傺悅鬱邑余侘傺傺兮忳徒昆切憂貌侘丑加切猶堂堂立貌也傺丑世切住也

楚人名任日傺又作坎

傺九辨憭慄兮若在遠行思念暴戾心

憭慄自傷也憭音了　招隱士憭兮慄

愴怳懹悢中情愴惆

悢意不得也

頻憯　心煩憯兮

忘食事

閑汐　招隱士閑兮汐王逸曰情氣失也

邮然　七發則邮然足以

駭矣邮然驚恐貌

聊慄　悅兮聊慄兮聊慄兮

兮聊慄恐懼之貌

洞闇　直使人踏馬洞闇屢愴焉踏

前覆也薄北切洞與同同

卒卒　猝任安書卒卒無須臾之

閒卒卒促遽之意閒隙也

泊如　解嘲時雄方草創太

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連蹇　孟軻雖連蹇猶爲蒭乘

師連蹇言語不便利也

嘔喻　聖主得賢臣頌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悅貌嘔一

作愉嘔非有先生論愉愉嘔嘔又作姁姁愉愉嘔嘔和悅之貌孝經鉤命

決曰嘔嘔與愉愉同

婉孌　漢高祖功臣頌盧綰自微婉孌找皇漢書哀紀贊

婉孌董公惟兌天工　陳琳檄吳

愉然　封禪文於是天子愉然改容愉

感動之意許皆切愉或爲怖

睢睢盱盱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睢睢盱盱而不定也睢許惟

切盱

音于

憨憮　典引亦宜憨憮旅力以充厥

憨憮思也如深切旅陳也

攓然　非有先生論於是吳王攓

然易容攓敎貌居具切

距躍　四子講德論今夫子閉

門距躍不行也

怏之　伏焉玉蘊於碱砆凡人視

伏焉碱忽忘也他汲切

征忪　百姓征忪無所措其手足

征忪征忪憧遽也忪章容切

慴抑　夏侯常侍誄慴抑

失聲迸涕交揮

瞤然　馬汧督誄瞤然馬生傲若有餘瞤然動忿貌左

傳令執事瞤然授兵登堂瞤與瞤同下板切

灌焉　弔魏武帝文指季豹而灌

焉灌泣涕垂貌相賄切

人事十六氣習

輕迅　傺俊　西都賦雖輕迅與傺俊

傺輕也芳妙切俊疾也

輕趫　西京賦非都盧之輕趫趫

善緣木之士也綺驕切

趫悍　旄趫悍旄憨豁如虎如貔史記誅

旄旄與趫同貅虎屬

睚眦　睚眦瞋芥僵仆路隅睚裂也眦目眶也睚五

解切眦在賣切　瞋芥又作慨介子盧賦曾

不蒂介張楫注蒂介刺顩

也蒂與蔕同並丑介切

睢盱　縰衣紵袷睢盱拔扈睢睢仰目也火佳切盱張

目也火於切毛詩無然盱援鄭注盱援猶拔

扈跋與拔

古字通

氛氣　蹻容　蜀都賦氛氣剽於中

華蹻容世於樂府

翕習　翕亦以斂也

翕習遽城

輕訬吳都賦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江都輕訬謂輕薄爲訬訬也訬輕利急疾也音訬

任趭獷猱任趭獷猱任氣貌趭子召切獷猱切猱應瞵鶚視趭勇之貌其翠切

儇佻佻巫並直髮馳騁儇佻佻巫並也佻他弔切巫並也步丁切

孟浪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言我以爲妙道之行司馬彪曰孟浪鄙野之語又作子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莊子言孟浪不委細之貌莊浪孟浪猶恣睢也

嘐言曰言語矜誇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嘐言魏都賦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繆默謂毀於王義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一

踳駁踳駁言惡也踳讀曰舛舛乖也駁色雜不同也

叛換亂散貌換席卷虔劉漢書述高帝紀項氏叛換猶恣睢也

鏖果風俗以鏖果爲嬉揚雄反騷何文肆而質鏖鏖猥也下介切方言課勇也果與課古字通嬉靜好也

音畫

怵迫閭儇鷃鳥賦怵怵迫之徒令或遞西東

汎剽單慧過以汎剽之單慧方言汎剽輕也

重惿兼重惿以賅繆倕辰光面冏定言既重其惿而又惿累其繆也惿用心并誤也方奚反賅重次第物也

弋攲反漢書音義倕背也音面解咽故有遣歸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惿矣

爽曙昏晴爽曙覈規顯之也

齊給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荀子辨說營論齊給便利而不愼義謂之奸說

同沉同征賦事同沉而好還韓詩謀猷同沉同邪僻也

蒙茸陸梁甘泉賦飛蒙茸而走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輩

妊子虛賦子虛過妊烏有先生妊誇也丑亞切字當作姙

惑惑鴟烏賦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

淇沍思玄賦徽淇沍而爲清楚沍切淇沍之流俗兮王逸曰淇沍心煞梗也文賦故淇沍而不鮮長門賦心煞悞而不省淇沍悞煞也言帝紀絕也言人非煞理兼切

嫌移移不省故嫌移字或作沍

華說文賦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特論衡虛談竟於華葉之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嘆徒能華說之效也

嘽咺洞簫賦嘽咺遲豫戒其失嘽吐誕切咺音誕舒緩自放縱之貌

喻咺嘽咺口強笑嗥也

突梯滑稽滑稽如脂如韋以絜突梯滑稽轉隨俗也

倥傯九辯窘此倥傯之世則性矣

倥攏世之倥攏

浩唐七發滭流之樂浩浩唐猶蕩也

頑素七發知頑素之迷惑素質也言人但有質朴無治人之材也

闒茸奏彈劉整閭閻闒茸名敘所絕闒茸微賤也茸細毛也闒茸之中弔屈原文闒茸尊顯分報任安書在闒茸之中弔屈

媒孽報任安書隨而媒孽其短媒謂遘合會之孽謂生其罪孽也

漂說說鸚策聽聆答賓戲亡命漂

憍蹇周子論德論天性憍蹇習俗移人憍蹇倨傲也

黔淺黔不明也烏感切

謹咋辨命諭嘵嘵謹咋異端斯
起謹謂袁切咋祖格切
噤害馬注曰噤害妒之徒也口不言心害之爲噤害也
婪婪婪婪群狄豺虎競
逐左傳狄固貪婪
人事十七疾病

氣邪　癘瘧蜀都賦芳追氣邪味鐲癘瘧氣也瘧頭病也周禮四時皆有癘疾春多
瘧首
之疾
胗　蔑風賦中脣爲胗得目爲蔑脣瘨也音軫蔑眇也亡結切
咱齺噉獲咱齺噉獲死生不卒咱蹉切齺噉獲貌咱食也齺齧也士白切噉吮也山角切獲
大獎也宏麥切
獲與嚄古字通
瘚傷九辨形銷鑠而瘚傷
身體焦枯被病久也
紛屯澹淡七發紛屯澹淡噓唏煩醒紛屯
紛屯澹淡憒耄煩悶之貌病酒曰醒
澹淡憒耄煩悶之貌病酒曰醒

蹙痿出與人蹐命曰蹙痿之
板呂氏春秋作佁蹙
挺解　淫濯　情寔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
且大也注過也濯大也情
解惰也餘弱也餘乳切
灑綠　濯漱　揄棄於是澡槩胸中灑綠五藏濯漱手
足頹濯髮齒揄棄括怠輸寫輿幅
分決狐疑發皇耳目槩滌也與凝同綠猶汰
也濯漱猶洗滌也漱胡畝切揄脫也皇明也
恍然　霍然認然子泚然汗出霍然病已認汗貌莊
顦晦劇秦美新臣嘗有顦晦
病眩惑也晦與眩同

文選課虛卷三

道古堂外集

仁和　杭世駿　大宗類次

人事十八品目

悝繆東京賦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
公於宮室悝苦灰切嘲也
研覈研覈是非覈實也研審也
王褒責髯奴研覈否臧
揚搉揚都賦詰爲左右揚搉而陳之韓非有揚搉篇班
固曰揚搉古今其義一也許慎淮南子注揚搉粗
略也
醧醷吳都賦醧醷
醧凝而算固旁魄而論都莊子將旁礴萬物以
旁魄爲一旁礴猶混同也礴與魄同
覼縷嗟難得而覼縷覼力戈切或作羅
縷謝靈運擬魏太子詩羅縷豈閑辭

剖判商搉剖判庶士商搉萬俗商度也搉粗略也言商
度其粗略　江賦商搉潛淪陸棧吳越行商
搉爲此歌宋書謝靈運傳
論輒准詔心商搉前藁
轂轤海賦轂轤其形鼇於
流切轤虛氣切仿像髣髴不審之貌
人事十九雜詮
隱賑西京賦郷甸之內衆邑
隱賑賑富也之忍切
儵忽　儵忽奇幻易貌分形儵忽疾也
忽而曜儀　又作翛忽吳都賦碧雞儵
明
崛詭蜀都賦異物崛詭　又作譎詭吳都賦倜儻
之桀異譎詭之殊事　非常謂非常詭異之事
屏翳屏隱也音翡　累轂疊跡叛衍相傾叛亂也莊子何貴何
叛衍戾是謂叛衍司馬彪注叛衍猶漫衍也
羨東京賦乃羨公
侯卿士羨延也
屏設三乏屏可侮

侈侈 侈侈
齒高

翁鬱揮霍 翁鬱揮霍中網林薄奄忽之間也

闉噎 吳都賦闉闉噎

雜襲錯繆 錯繆聊亂貌 上林賦雜襲紛糅古累字輯與集同又作葺襲笙賦渙衍葺襲

豐殟 同年而議豐殟薄也

萌柢 魏都賦兆朕拔古萌柢嘈昔萌始也柢本也丁計切

偉兆 休禎之所偉兆偉大也

夥夥 繁富夥夥非一單究夥多也古候切

總總揔揔 甘泉賦齊總總以揔揔其相膠轕兮總總紛總總其離合兮

濊濊泮泮 曾靈光殿賦濊濊泮泮流離爛漫分散遠貌 古旦切光明盛貌流離爛漫

濩淫燐亂 濩淫燐亂煇煌煌采色眾多眩曜不定也濩音霍淫音稷

汹穆 汹烏賦汹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汹穆不可分別也汹亾筆切

安貌 西征賦最茂於城隅者百不處一最聚貌在外切茂小貌而銳切

潏潏泮泮 曾靈光殿賦潏潏泮泮流離爛漫古老切泮古旦切光明盛貌流離爛漫分散遠貌

淫溝 舞鴻賦眾變繁姿參差淫溝淫仍也寂見切

孟晉 幽通賦盡孟晉以迫羣孟勉也晉進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時早得進用

旄 安悟悟而不蔽兮卒隕身乎世鶚悟悟音旄言子路不避悟悟之亂終隕身於世之禍也

塵遝 思玄賦允塵遝而雜追允信也塵久也遝迷也

姤嫮 咨姤嫮之難並姤惡也嫮好也

僊僊 僊僊參差魚頡而鳥衔頡昕猶頡頏也 上林賦僊僊偪偪池亂脫旋還乎後宮僊音此脫儀切莊子音豕

半散 半散昭爛粲以成章 羽獵賦半散蕭條數千里外琴賦布濩半散

帥爾 霅然帥爾陰閉霅然陽開帥切

彌度 直曉曉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平彌度彌終也言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慶音羌度大各切彌或爲彌

炘炘 揚光曜之燎囑兮垂景炎之炘炘景大也炘熱也音欣

撇 浮蜚漂而捷天撇撇也匹列切

洏 涌豐汨以生川洏疾也於其切流亂而下洏遲疾也離騷余若洏不及兮

頹貾 若山氏女頹貾而歲貾田雜之貌

倫傸 寡婦賦少伶傸而偏孤伶傸單子貌偏孤謂喪父也伶力丁切傸匹成切

歲薆 叉賦紛蔽薆以馺遝唯豪素之歲薆翳遝多貌 封禪文紛紜蔽薆煙滅而不稱者不可數紛紜亂貌

闟爾 琴賦闟爾奮逸風
駭雲亂闘疾貌
縰縰莘莘 高唐賦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縰縰與纚同所綺切莘或作駪
往來貌
蒨蒨 東晳補亡詩蒨蒨士子蒨蒨鮮明貌
頹侵 范曄樂遊應詔詩年力互頹侵
寂蔑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言塵塊寂蔑一作滅
肇允 謝瞻張子房詩肇允契幽謀肇始也允信也
遁違 王粲贈士孫文始詩越用遁違違越遠也遁逃也違避也
溘離 騷溘埃風余上征溘猶奄也
滅然 七啟滅然息沒
滅疾貌 謝立切
空然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將謂朕空然慕古法多封罰人
弗弘漢書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罰人

遠志齋外集 文選課虛四 四

佴 報任安書而僕又佴之蠶室佴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諸本作茸字顏監云茸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
廚替 答東阿王書既威儀廚替言辭漏謀
緬紲 答賓戲緬以年歲竟也方鄧切
其餘森飛景附書煜其間者蓋不可勝
書煜數書煜光明之貌書炎輯切煜弋叔切
紐三 都賦序將以紐之王教紐系也
奧潠 聖主得賢臣頌去卑辱奧潠升本朝奧陶也音郁潠沐貌
炳炳 麟麟戲素質炳炳麟麟戲光明也麟與炳古字通用
眇默 褚淵碑文哀靖眇默暉之眇默遠貌
物產一器用

物產二食飲
擺酒 西京賦置互擺牲互所以柱肉擺謂破樸懸之
豉 炙鹿鬱清酤豉日多也音支
衍衍 曙曙魏都賦豐肴衍衍行庖曙曙豐多貌
惜惜 惜惜醽醁酤清無譁韓詩惜惜之貌又宿宿邊豆飲酒之酤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醽醁說文醽酒美也毛詩飲此清矣清酤也鄭玄曰沛酤之也

遠志齋外集 文選課虛四 五

燁 七命燁以秋榴酤以春梅左傳燁之以薪燁炊也酤同他兼切
物產三珍異
燭朗 西都賦發五色之淫彩光燭朗以景彰燭火貌音豔
綵綴 碩璘綵綴琳琅青熒緻密也
紛纚 東都賦鼎賢鼎見兮色紛纚
璘彬 西京賦璘琅璘彬玉光色雜也又作璘瑞甘泉賦墜馬犀之璘瑞又作瑞斑景福殿賦文彩璘斑
瑇弁 王褒遺光鐃瑜有餘光也瑜音臾瑇音蘂
押獵 南都賦金銀琳琅押獵金銀琳琅押獵之貌

符采蜀都賦符采彪炳暉麗灼爍符采玉之橫文也灼爍艷色也

絕熾丹沙莃熾出其坂絕赤貌

葳蕤吳都賦隱賑葳蕤雜插幽屏葳蕤不平也又重累也葳烏乖切幽屏謂生處也

晢晢精曜潛頡晢晢彤山谷潛頡謂潛深而有光類珠玉潛伏士石隨四時長故晢晢彤落山谷之士石也

晢彤列切

晢彤列切

林木爲之潤黷潤黷膩也黷黑茂貌

金鎧磊砢衆多貌砢洛可切

磊砢士林賦蜀石黃碩氷玉磊砢

闌干珠琲闌于球十貫爲一琲闌干縱橫也

簡其華質則氛錦繢氛費錦文貌氛於既切

的礫上林賦明月珠子的礫江靡的礫明珠光也與玓瓅音義同靡厓也又美人皓齒宜笑的礫

磷磷爛爛磷磷爛爛采色鮮汗皆玉石符采映耀也琳音吝鮮音洗

旁唐玢豳文鱗瑣玉旁唐玢豳文理貌音紛彬宋玉笛賦其處

磅礴千切

駁犖赤瑕駁犖雜而其間赤瑕赤玉也駁犖采點也

焯爍朔獵賦隋珠和氏焯爍其陂

譽銙玉石譽銙眩耀青熒譽銙高大貌青熒光明貌

琱江賦瑤珠怪石琱其表雜采曰絳琱與綵同字憤切

照爛七啟符采照爛流景揚輝

影撇廣絕交論衡重鑽鉄鑽纖微影撇

物產四草

晢晢倚倚西都賦蘭蕙發色晢晢倚倚漢書禮樂志美貌

爛爓昔故切爛爓猶灼爍也

莃蓴蓬茸西京賦苯蓴蓬茸彌阜被岡彌猶覆也言草木熾盛覆被於高澤及山岡之上也莃音本蓴子本切

菌蠢南都賦芝房菌蠢生其限菌蠢芝貌

蓳蕤蜀都賦風連蓳蕤於蘭皐蓳餘戰切蓳蕤作延曼上林賦延曼太原又作蔓蓳又作蔓延寡婦賦蔓音萬葛藟之蔓蓳又作蔓衍平其側

菲微日往菲微月來扶疏任士所麗衆獻而儲

柅柅綷莖柅柅裹葉素蔡毛詩敦彼行葦維葉柅柅柅柅乃禮切

趺蔓吳都賦卉木趺長也烏老切

蘼蕪異苓蘼蕪冬菁芸榮也蘼華開貌蘼與蕪同庾俱切蘼與敷同無俱切

黃緣羃歷黃緣布藤上貌羃歷分布覆被貌羃音汨歷音狄之流黃

抌抌白蒂衛朱裂抌擢也

抌上林賦揚翠葉抌紫莖

葩茂蓊兮葩茂畦兮菲菲凡草生而初達謂之葩以稅切

炫晃芬馥阡眠光色炫晃

賁踵都賦蕤賁蕤蘂蕤蘂分別也胡犬切

的皪丹藕凌波而的皪光明也

浸潭綠芰泛濤而浸潭侵潭漸漬也隨波之貌浸潭以心切

被麗甘泉賦攢并閭與茇蒏兮紛被麗其亡鄂被麗披離分散貌被皮義切麗音隸風賦被麗披離

布濩上林賦布濩閎澤布濩猶布露也閎大也

離靡離靡廣衍靡靡而邪靡不絕之貌離力爾切

郁郁菲菲郁郁菲菲衆香發越

晻藹咉茀之布寫也晻藹咉茀盛布寫晻藹咉茀盛也馥薛綜曰菲香氣射散也菲音妃

晻音奄咉音步茀音勃

宙窕垂珠簷靈光殿賦綠房紫菂窟窕垂珠綠房芙蕖之房紫菂之實菂中芣苢也爾雅其中菂珠珠之實宙窕也菂與芣同音的說文宙舟輿之中貌張滑切窕亦宙也竹亞切

熒睢鬢髮江賦紫茢熒睢以叢被綠苔鬢髮乎研上熒睢光明貌通俗文髮亂曰鬖鬖鬖所咸切鬖音沙

櫻映以蘭紅櫻宋色相映也蘭澤蘭紅蘢舌涯灌芣蕑潛蔓蔥蘢舌涯灌涯側叢生也潛蒼水中茂盛也芣蕑潛蔓蔥蘢水浸濛蕊翹望濛蕊貌也匹問切蕊華也

猗萎猗萎於危切猗萎隨風之貌猗萎於危切猗萎隨風之貌

猗靡嘺賦精皐蘭之猗靡七發從容猗靡息陽陰之變掩掩商唐賦蒔草靡靡延天大越香掩掩言香氣發越掩於檢切掩於琰切掩同靡發也

苹苹苹萍草名苹萍同

道古堂外集 文集卷四十三 九

油油東晉補亡詩厥草油油物始生好貌

參參參參其穗參參長貌

潛潛郭璞遊仙詩潛潁怨青陽在幽潛而結穎也

纚纚離騷索胡纚之纚纚胡絇也香草貌纚索好貌

霍靡招隱士蒲草霍靡霍音髖草木列居隨風披敷也

熙天曜日七啟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熙光也

物產五木

鋪棻西都賦桑麻鋪棻鋪布也逸初辭注紛盛貌棻與紛古字通

蔭蔚茂樹蔭蔚蔚草木盛貌

靉靆靉靆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又作映蔚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菱荷迭映蔚

藹蕤藹蕤對櫹爽櫹槮西京賦喜卉灌叢蔚若鄧林藹蕤對櫹音蟲槮音森槮槮皆草木盛貌蕤

九疑前樹槮槮之可哀兮

紛溶箭蓼　猗狔紛溶箭蓼猗狔離也猗狔猶阿那也箭音蕭蓼音森猗狔高唐賦東西蒲翼猗狔豐茸貌言東西則南北可知猗狔柔弱下垂貌　又作旖旎乎郁房

蘼蕪芗歙　蘼蕪芗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簫之音蘼蕪芗音利蒴古卉字

希閒捷垂　條掉往著希疏無支之閒也希閒捷持縣垂之貌

闓闓　長門賦桂樹交而相紛兮

闓闓芳酷烈之閒閒香氣盛也

析析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析析就衰林又作蘗淒江淹雜體詩蘗蘗涼葉等

丰容　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丰容悅茂鋭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丰茂之貌

旖旎　魯靈光殿賦朱桂黝修於南北默像茂盛之貌

旖旎　江賦榜枻旖旎於潯涘旖旎之忽切

旖旎　薄叢生也楚辭力忽切旖旎之貌也

闓闓　長門賦桂樹交而相紛兮

闓闓芳酷烈之閒閒香氣盛也

析析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析析就衰林又作蘗淒江淹雜體詩蘗蘗涼葉等

丰容　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丰容悅茂鋭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丰茂之貌

森藹　蔥阡顏延之應詔觀北湖田收詩攢荄既森藹積翠亦蔥阡

仟仟　射雉賦遊東田詩遠樹曖仟仟莫辨其芊芊盛也仟與芊同

蓁蓁　庾信詩時興詩蓁蓁芳華落蓁蓁垂也如捶切

沈沈　謝朓始出尚書省詩袁柳尚沈沈

菸邑　九辨葉菸邑而無色兮容頹變易而蒼黑也

搖刖峻挺　茗邈茗嶢七命搖刖危貌茗莫玲切

輪囷離奇　獻中上梁王書榦抵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抵音蒂囷去倫切

離薄綦切　奇音衣

物產六　竹

澹漫陸離　南都賦其竹則籦籠篁篠幹孤箘澹漫陸離猶參差也

阿那蒴茸　阿那蒴茸之貌蒴茸風靡雲披阿那柔弱之貌蒴竹頭有文也阿烏可切那奴可切蒴烏孔切蓄

錚鏳譥嗃　錚鏳譥嗃籤末奮箭錚鏳譥嗃籤與銷同聲鏳與鍠同音宏譥小聲也呼宏切嗃大聲也呼交切

篾篾　蹉纖根致篾篾纖小也纖言細似纖也

哨荄　左思招隱詩哨荄青蔥間竹柏得其眞

物產七　果

函列　蜀都賦櫪桃函列梅李羅生

甲宅　百果甲宅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宅音拆

鏺發　紫黎津潤榛栗鏺發栗皮拆鏺而發也榛側隣切與榛同

篡纂　笙賦歌棗下之篡纂攢聚貌攢與纂古字通

物產八　鳥

沸卉翰翥　西京賦舊隼歸鳧沸卉翰翥迅聲也翰羽幹切翥火宏切奮

霍繹紛泊起彼集此霍繹紛泊謂爲彼人所驚而來集此人之前霍繹紛泊飛走之貌　蜀都賦翎族紛泊

跋跋大雀跋跋大雀容也七輪切

猛淡吳都賦猛淡羽儀隨風參差猛淡迅疾貌又作漭淡上林賦沈淫泛濫隨風漭淡皆鳥任風波自縱泊貌

魏都賦孤孤精衛銜水償怨說文孤孤字書亦也故切今音祇孤抵孤抵飛貌也

焦噍西京賦眾鳥翩翻翬翟鷛鷞振鷺昆鳴鷛鷞鷖鷺鷗鷞與噍同千由切昆同也

揭驕雜賦驒騱驕騎作拮矯意以揭驕楚辭揭車其桂以桔矯王逸曰縱心肆志所意願高也

陪鼏鄒灥翰之陪鼏陪鼏奮怒之貌

呃喔良遊呃喔良遊媒也言媒呃喔其聲

餮切　儦儦忌上風之餮切畏映日之儦儦餮切微動之聲儦儦不明之狀

鬧鬧阵止以馳敵鬧疾貌一本或作鬧鬧尸鼏切鬧而專切

豁躍意豁躍以振踊豁躍踊逸也豁大典切

嘈嘈北征賦鵾雞鳴以嘈嘈嘈嘈嘈嘈衆聲也音喈

鷫如之失侶鷫如驚鳧貌

離褷　淋滲鳧鷖離褷鶴子淋滲皆毛羽始生之貌褷所宜切滲所金切

洩洩淫淫翔霧連軒洩洩淫淫飛翔之貌

翻翩江賦濯翻疏風鼓翅翻翩翻翩飛走之貌翻許聿切翩許月切

氄氄落毛也音唾

由衍長笛賦由衍識道噍噍讙譁由衍行貌

跇踰跇里如淯曰跇超踰也

豵封狶蒲蓬狶聲呼學切　何焯曰按字彙補葴呼谷切窒狶吼也與蒲同無蒲字疑傳寫之誤

獻作怒可畏者

行孕垂鼻轔囷

轔囷白象行孕垂鼻轔囷轔音鄰囷巨貧切

鼰鼰含利鼰鼰化爲仙車含利獸名鼰鼰容也呼加切

蟠蜿半漢東京賦龍雀蟠蜿天馬半漢也天馬銅馬也蟠蜿半漢皆形容也

騰希荀都賦後狡騰希而競捷

鷹趠大鷂神疾速也

倏睒鷹子虛賦倏睒倩浰

趠超然騰趠飛超

驚透爭接縣垂龍遊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透驚也

聿越陵絕踰嶸聿越豹走貌聿越聿越豹走貌

跇踰跇踰竹柏史記跇萬里如淯曰跇超踰也

豵封狶蒲蓬狶聲呼學切　何焯曰按字彙補葴呼谷切窒狶吼也與蒲同無蒲字疑傳寫之誤

紛文斐尾慊縿離纚琴賦嚶若離翔曾崖紛文斐尾慊縿離纚羽毛貌

斐尾文采貌慊縿離羽毛貌

周章夷猶輕舍佼獸周章夷猶猶豫也　九歌君不行兮夷猶

踶跂踶跂促遽貌

睒睗忘其所以睒睗暫視也

睒睗式冉切睗疾視也式亦切

踢跌魂魄氣懾而自踢跌者踢跌也

踢跌也徒郎切跌崩也蒲北切

罷癃傴束沈虎潛鹿罷癃傴束陷网罟之中見傴束也罷音蟄癃兼有也力公切傴求殞切

敦圉甘泉賦白虎敦圉乎

翩幡上林賦長鷁京鳴翩幡互經互經互相經過也

夭蟜夭蟜枝格傴戾抄顯皆獼猴在樹暴戲恣態也夭蟜頻申也格木長貌蟜音矯

牢落陸離牢落陸離爛熳遠遷牢落也爛熳遠崩騰羣遝也陸離參差也

走貌

沈沈溶溶　嚅羽獵賦沈沈溶溶遙嚅乎紘中口之上下名爲嚅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嚅

吐舌於紘綱之中也嚅其略切

子蜺魯靈光殿賦白鹿子蜺於樽罏蜺延首之貌子甄熟切蜺蹏結切

駢踶　踶跂　玄熊駢踶以斷斷卻負載而蹲踶駢踶吐舌貌駢吐玷切踶跂吐舊切蹲踶踞也

脈脈　衍衍　齊首目以瞪盼徒脈脈而衍衍視貌說文衍大怒貌牛飢切

素威　鉦素威以司右素威白虎威也恩玄賦

嗷嗷　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嗷嗷夜猿嘯曹植雜詩飛鳥繞樹翔嗷嗷鳴索羣

狺狺　九辨猛犬狺狺而迎吠兮

佻佻　招魂豺狼從目往來佻佻些佻佻行聲

嵯峨峨峨　淒淒淵淵招隱士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嵯峨峨頭角甚殊也淒淒淵淵狀貌嵯峨淒淒淵淵毛衣若濡也

蒐伏陵窮七發履游麤兎蹈踐麋鹿汗流漸漸而碨碨磈磈不平之貌磈磈碨碨苦罪切磈力罪切磈鳥懷切碨烏迴切碨促也

灘庳襂纚龍鱗下垂之貌蠖於玃切灘音離襂音森纚所宜切

連蜷　蛟龍連蜷於東厓連蜷長曲貌

蚴蟉　上林賦青龍蚴蟉於東廂蚴蟉龍行貌

黏嶰　西征賦解觿鱣於黏嶰大索也言魚黏於網

蹉跎　魯靈光殿賦蚪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蹉跎尤辟雍賦萬騎蹉跎以擾挈蹉音達跎音尼動貌

蟉虯　騰蛇蟉虯而遠壞蟉力玃切灘音離襂音森纚所宜切

突扤　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突扤高貌

呼哈　江賦排流呼哈陸游延哈乎合切

嚇賜　或嚇賜開嚇乎巖間嚇開也

森衰　堪蔚森衰以垂翹森衰垂貌

磈礧　乞彌磈礧而磈礧磈磈礧礧磈不平之貌磈磈碨碨苦罪切磈力罪切礧烏懷切磈烏迴切

蝹蜮神鬽坦蜮以沉遊蜮蛇屬蝹蜮行貌蝹於粉切蜮力隕切景福殿賦蝹若神龍之登降

瀲瀲秋興賦玩游倏之瀲瀲瀲瀲遊貌匹曳切

灩灔閑居賦游鱗灩灔出沒貌

蠅蠅翊翊洞簫賦蠼螋蠅蜓蠅蠅翊翊蠅蠅翊翊游行貌

蟹轉垂喙蟹轉蹬瞢忘食喙口也許穢切或爲咮鳥口也都遘切蟹轉動貌蹬直視也直耕切瞢視不審諦也莫耕切

蝯蝯蜿蜿高唐賦振鱗奮翼蝯蝯蜿蜿蛇之貌蝯於危切蜿於袁切

婉婉離騷八龍之婉婉兮婉婉龍貌又作宛宛封禪文宛宛黃龍

沈沈湲湲七發沈沈湲湲蒲伏連延沈沈湲湲魚鼈顛倒之貌蒲伏即匍匐也連延相續貌沈禹牛切

物產十一 神怪

封禪文昆蟲闐澤問首面內閩澤皆樂也閩音愷澤音驛

閃屍海賦蜮像暫曉而閃屍閃屍暫見之貌

眇睒羣妖遘迕眇睒冶夷眇睒視貌冶夷妖媚之貌睒余沼切

驩讙氣似天霄驩讙雲布驩讙昏闇貌驩音愛讙音費

妖露靈昱絕電百色妖露靈昱疾貌妖露爲妖而呈露也靈音叔

呵嗽掩鬱　矆睒呵嗽掩鬱矆睒無度呵嗽掩鬱不明貌矆睒暫覩也嗽許勿切矆居縛切睒失冉切

鱉鱉招魂土伯九約其角鱉鱉鱉些鱉鱉角利貌

敦脈敦脈血揬逐人駓駓些敦厚也脈背也揬手揬指也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五月烏程費行簡初校
閏五月餘杭黃壽頤開綬印侯再校
六月仁和楊振鎬春浦綜校
仁和黃壽頤靜涵三校
仁和張弢子春圃校

道古堂外集十種首曰鴻詞所業次曰經進講義共文十三篇九篇已列道古堂文集四篇編入集外文首從姪大鈞自粵東寓書於余屬手民繕寫重刻因請張子春黃靜涵楊春浦錢朋三章枚叔沈蟾卿費恕皆黃印侯景韜伯諸君子助余讐校又命長孫知非參讀一過其中有原刻錯誤并遺漏字句者據所引書甚正疑者仍之寄至粵東大鈞又讀一過始登諸板校書如掃落葉若云焉馬盡去則吾豈敢復商之大鈞首二種已見全集無庸贅入不若以舊刻杭七種擇外集所無之漢書蒙拾續方言文選課虛列其中大鈞然之遂命手民寫刻兩易寒暑始克蔵事他若禮例續禮記集說兩浙

經籍志續經籍攷歷代藝文志漢書疏証北齊書疏証北史拾遺金史補元宗錄詞科掌錄詞科餘話桂堂詩話雖刊行數種而流傳不多其未付梨棗與具稿而未成書者半藏吾家振綺堂毀於辛酉兵燹不獲再讀追憶及此感慨係之矣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秋八月錢塘汪曾唯跋

讀東坡志林

吳江 沈楙惠 翠巖 輯

讀東坡志林

長洲尤侗展成著

百介作三豪詩謂曼卿豪于詩永叔豪于文杜歌豪于歌默之歌少見于世其一篇云學海波中老龍望人門前大蟲東坡議之謂如京東少年私飲酒食瘡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歟之歌蓋虛仝焉異之流亦不至是余見小說載默落魄入項羽廟升榊座大言曰以大王之英雄不能取天下以杜默之文章不能成進士不平之事孰甚于此因大慟泥榊亦下淚此等意氣自是百尺樓上人默之歌雖不可謂豪然可謂豪于哭矣

東坡極貶文選謂李陵書及贈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辨此論本劉子元余謂陵既生降頹其家聲卽文章果出眞手豈足汙吾筆墨哉京師之變士大夫半汙僞命稍借李陵爲辭實眞不知世間羞恥事矣司馬遷曲護少卿史記尚不緣其文而昭明收之陋矣若

青梁小兒甘爲李陵優孟又陵之不如者也坡又謂淵明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讓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余亡友湯卿謀嘗稱閒情賦賦之正後赤壁賦賦之變可爲賦法余許爲知言今觀坡語益歎其合所謂荔枝似江瑤柱杜甫似司馬遷非卿謀知兩人之深未易開此口也昭明旣取巫女洛神之事而獨貶閒情非但不知賦且不知人矣

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甘露之禍樂天游香山寺作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東坡曰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余嘗謂顏延之高曠士也而自寓子五君咏云一麾乃出守則有悻悻小丈夫氣樂天亦不免焉其自中書舍人出知杭州則云朝從紫禁歸莫出青門去自江州司馬爲忠州刺史則云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及被召中書則云紫薇今日煙霄地未嶺前年泥土身小小升沉輒動悲喜豈惟聽商婦琵琶淚溼青衫乎至七十致仕乃云達哉達哉白

貳拾叁册 99版

果天此何異白頭翁婦自誇守節可發一笑也夫人于富貴之情未忘則愚忽之見必不化劉夢得元和贈詩云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獨來巢天誠意正相類耳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臣自知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三兩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矣此言雖戲大有深理使寶武何進知此必不死于王甫張讓之輩使鄭訓李注知此必不死于仇士良之亂成機事者只爭一先字耳呂正惠劉王繼恩書閤中韓忠彥崔公頭敕押任守忠赴斬州二公作用正從兩觀得來正德劉健謝遷欲去逆瑾謀泄竟敗豈非當斷不斷耶

郁嘉賓暨死出所與桓溫密謀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呈此書方回見之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東坡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于父子嘉賓以父之故不匿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夫愔之忠是矣愔忠于晉而超乃助溫叛晉此不肖子之

甚者可謂孝乎吾于晉得二孝子王裒蔡謨紹是也裒字具告之又問參何業傍人以累裒誇之顧而笑曰成名聲振京邑嘗游文公寺有僧擁褐獨坐問社姓皆不知也杜蔡謨因題壽曰家在城南杜曲旁兩株仙桂一時芳聲歸鄉珠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人之以富貴名高沾沾自喜者觀此可廢然矣

顏蠲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東坡曰是猶有意于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子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此言深中蠲疾焉能爲孟嘗君彈其劒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雖求之以爲利蠲辭之以爲名絜其長短

相去幾何人問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行且快意蝸唯以肉與車爲美適故以晚食安步當之而不知晚食之美美勝于肉安步之適適過于車也魏子擊遇田子方于道子擊伏謁子方不爲禮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吾聞貧賤而樂未聞其驕也貧賤而驕人是猶有富貴之見者存也戰國之士往往外恃貧賤之名內貪富貴之實子方其亦蝸之類與

蘇秦不禮于嫂佩六國相印則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朱買臣見棄于妻拜會稽太守然後愧悔自經死主父偃游學四十餘年昆弟不與衣食賓客不爲門至相齊則迎者不遠千里世態炎涼大堪冷齒予獨謂三子亦炎涼中人耳秦引錐刺股以求金玉錦繡則與前倨後恭之嫂同買臣懷印綬歸郡邸以傲掾吏則與羞歌謳之妻同偃生願五鼎食死願五鼎烹則與朝云莫來之賓客昆弟同使嫂可佩六國相印則秦蜀伏矣妻可拜會稽大守則買臣愧悔矣

令民入田上大怒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夫高帝欲使相國爲李斯則其自待爲何如主乎由此言之高帝之不可諫甚于桓公蕭何之不能諫等于管仲伸伸所以器小何所以爲刀筆吏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于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子齊者利不可與民爭也桑宏

晚代叢書 甲集 99版

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愼矜王涯之徒皆不免于禍孔
循誅死有以也夫坡公此論爲王介甫而發然自至
言以劉晏之才猶至殺身能利人不能利己也他可
知矣陳平云我多陰謀吾世卽廢亦已矣而古名將
亦鮮善全者酷吏傳數人皆誅死甚且族而仇家蝟
其尸葢以利殺人以兵殺人以刑殺人三者之同也
可不戒與

坡云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眞淸狂不慧者耳烏能爲
惡旣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

坡云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
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但謂之大將軍賈誼
何等人也而謂之愛幸于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
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又云漢武帝無道無足
觀者惟據厠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爲可佳爾若青
奴才雖宜抵痔據厠見之正其宜也合二說觀之而
遷史穢矣然遷不獨傳他人其報任安書云日夜思
慮其不肖之才力以求親媚于主上又云文史星曆
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俳優畜之此等語比
之愛幸殆有甚焉子乃知武帝當時竟以弄臣視遷

故下腐刑不然遷之外士大夫未有受此辱者武帝
據厠見衛青而遷以大將軍尊之遷之見輕于武帝
有由來矣遷于武帝紀口多微詞而尊者人奴是敢
乎詆上而甘于佞下何以爲佐簡自以家貧財賂不
足以自贖故傳貨殖交游莫救故傳游俠其地文字
多寓怨懟可謂奇才不可謂良史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
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
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
之士遜屏人與語因言公將
大用道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
不至此道輔憮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
士大怒既貶琳亦斥道輔知爲士遜所賣
感憤病死嗟乎道輔可謂愚矣狄梁公素輕婁師德
師德數于上前薦之武后知之問梁公曰師德知人
乎梁公曰臣與同列未見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用卿
師德之薦也亦可謂知人矣梁公退而歎曰婁公盛
德吾爲所包容久矣此事似同實異師德雖唾面自
乾不失爲長者若琳之姦道輔既知之雖一歲九遷
其官尚掉頭不顧況墮其術中而不悟乎卽使士遜
之言果眞道輔將甘爲琳用是出呈身御史下吏逭
輔使遼優人以孔子爲戲拂衣出其風槩卓然而卒
襄節立名所以貴眞哉

坡云司馬相如歸蜀臨邛令王吉謬爲恭敬日往朝
相如相如稱病使從者謝吉及卓氏爲具相如又稱
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爲率錢之
會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以
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幾于勸矣諂諛之意
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眞小人哉王荊公
事不足爲相如病也以相如之才事景帝孝王皆不
能知而臨邛令與諸富人文不足與言乃文君獨能
辨才國士之遇出于閨中生平第一知己在漢天子
上矣文君之從相如不減紅拂之識衛公相如之挑
文君不愈仲容之追貉婢乎楊用修云相如夫戰國
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非
正祖孔子謂五諫曰吾從其諷故戰國諷諫之妙唯

相如得之用修好貶人而其言如此史稱相如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彼豈以封禪書遊身後之賞哉不過文士名心不肖埋沒此一卷書耳李長吉詩云長卿只以眼淚洗面而舊宮人入掖廷者手寫佛經爲李耶資眞贋此種情況自是可憐乃太宗以小樓昨夜又東風詞置之死地不猶煬帝以空梁落燕泥殺薛道衡乎

三十年餘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子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公主爭道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汲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道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汲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

舉國與人故當慟哭于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何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然不獨後主然也安祿山之亂明皇將遷幸復登花萼樓置酒四顧樓愴乃命進玉環琵琶彈之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一人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眷眷因視樓下問有樂工歌水調者乎一年少心悟上意遂歌曰富貴榮華能幾時紅顏即鄧長蛾即吳金訶子即太眞面仙裙即飛燕曉霞粧即夜來乎來夢兒止一韓俊娥蕭妃雖振猶支節不能奪此名也遷固能史屈宋能騷相如子雲能賦退之子瞻能文太白子美能詩秦少游柳耆卿能詞是皆然矣今人必學史于龍門學騷于湘水學賦于茂陵學文于昌黎詹山學詩于滻陽鼇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口鴈飛上聞之潸然出涕顧問左右誰爲此詞或對曰李嶠上曰眞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當是時滻陽鼇

子山抹微雲曉風殘月毋論都無是處即作衣冠孫叔敖未免寄人籬下何異煮桃花作飯就擔夫求書畫乎不然亦小兒女子之態而已

歐陽永叔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一篇而已東坡亦云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此兩公興到之言非至論也竟謂晉唐無文章則可若以二篇抹煞諸作不但他人不服即何以服陶韓宋人倣此語遂推尊西銘及韋句序四篇夫舍歐蘇而曰宋無文章兩公服乎爲法自弊固其宜也謝公問詩經何句最佳元稹楊柳依依道盡稱情寫景故是絕唱鄉里便當芒鞋竹杖浪跡湖山與曉霞夜鶴爲伍風塵滿目誠不願久居此間也而志意穆如清風亦偶然語耳而李于鱗遂以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一絕句王元美和之王敬美又爭之以爲不及黃河遠上白雲間葡萄美酒夜光盃二首此三子者大有旗亭中優伶氣東坡題太白眞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汙吾足乃敢嗔可爲太白吐氣黃石公命子房取履王生老人令張釋之結襪乃爲佳兩高力士安足道哉坡題壁詩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年有歉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子詡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宏之流豈此等輩哉夫力士脫靴汙我足若容此等輩則汙我腹矣汙我足猶可浴也汙我腹豈可沐乎至數小子者欲入坡老之腹而不能亦可辨矣朝雲謂坡老一肚皮不合時宜彼數小子者安能居不合時宜之肚皮中乎書此以供捧腹

坡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山靈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吾有意隱遯久矣若得竟遯歎成虛鄉里便當芒鞋竹杖浪跡湖山與曉霞夜鶴爲伍風塵滿目誠不願久居此間也而志意蹇遂如此豈江山風月與我無夙世緣與于亡友湯卿謀詩云暖寒會上人如許不及吾家薛子瞻蓋謂坡仙集也予生平慕坡之人愛坡之文猶坡之慕樂天也吾不知前生曾登蘇門在四學士之列與耶公相對幾年否不得與此人同時豈虛懷哉今冬驅棲千歐潭集閒適有志林信手翻閱偶有所得捉筆書之當爾時便如身入坡

公座上問否一番但無朝雲取密雲龍解吾吻渴
尚爲峽事然寒窗得此亦一席暖寒會也此樂惜
不與卿謀共之甲申十一月十二日也自識

跋

長公之文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讀者無從得其涯
涘若志林諸條雖恢奇恣肆然其間卻有一邱一壑
可以登陟西堂老人外國竹枝詞五九枝譚張楊兩
家已選之矣其讀志林著論二十則如與長公對語
頗中世情故亟登之翠嶺沈楙悳

學記

貳拾參冊99版

21A

學語稧篇

池州沈思倫契掌著

有德之士必能讓讓然後能成德必能有不讓不讓然後愈以成吾德讓者利而已不讓者仁義而已是非不明不可以言學學也者明是非而已今之學者窮年揣摹手一編而習之藉以盜名如工穿窬之盜金而勿愧也嗚呼此真學之所以鮮也

居山人涉河見鼈誤以為龜曰爾山龜也胡不山之處而玩於水欲挾之歸鼈曰吾鼈也吾之背蒙有皮非若龜之骨立焉且吾周身有裳昔東坡居士恨不生兩層者是也山人此信質之漁子漁子曰鼈也乃舍之他日遊東海見巨龜悚然曰吾知爾鼈也非龜也何突而其鉅也龜乃昂首引頸張齒信舌泅泅然而近山人以為親已也曲躬以就葬於其腹而不知乎此山人之不安於山而死於水也咎龜乎哉咎鼈乎哉

蜀問於蛙曰子之仰天而鳴其聲聒聒宮乎商乎何濁乎蛙曰吾有時移宮換羽清濁不一昔公私之間榮於華林且曾見敬楚王愛鍾穉珪吾之以音教鳴世古矣而子獨以為濁乎蜀曰嘻陋矣子之聲嘵以殺雀悒人耳不如子音如絲如竹清越動人雨夜鳴之可以破寂月夕歌之可以遣懷故世之知音者以歌女見稱而子奚足齒焉蛙曰吾誠過矣然吾聞五音缺一不可言樂吾欲以子之長合之爾且教爾導氣習靜上跳乎蒼莽之墟而為仙子伶人可乎蜀曰吾將棄土室而從子遊

貢拾叁册99版

人未有不重金者寶珠者曰吾珠價千金寶璧者曰吾璧價千金雖寶在此而已不離夫金矣

凡晉人而類以禽獸無有能甘之者至若相者之形人曰某虎步某猿臂某鶴鄸未有不怡然喜者抑又何也

古牛子語鮑隱子曰今時知名之士猶盆樹也求所謂昂昂磊砢如千尺松者罕有也鮑隱子曰然

夢蕉子語閑吾子曰甚矣子之鄉之好怪也木石本無知也而附會者以爲神斯憑焉袖香囊餉趨叩之

歲孤二十四喪母詎有不知父墓之所在且孔子至聖也以至聖之人豈不能齊家而致出妻甚矣檀弓之爲文也奇而可法而其引事則不經孔子三

因鳥跡而造字夫獨非機變之巧與

削木成屋繰繭制衣因蛛絲而爲網因鴨蹼而爲舟

桔槹之爲用利至溥也而顧以爲機變之巧何與彼

漢文帝之除肉刑明英宗之禁生殉千古同聖也

食之者

而今尚有不沐浴之者茶之興已久而今尚有不茶

火食自古已然而今尚有生食之者沐浴自古已然

檀弓之爲文也奇而可法而其引事則不經孔子三

無虛日也不亦怪乎仰嵩子以爲然閑吾子曰嘻天

豈獨吾鄉乎哉天下之不好怪者鮮矣

牛衣子曰世儒之闢佛者過其字不拜子則寧揖之

非崇佛也生乎吾前者爲吾前輩吾視前輩云爾閑

吾子曰善然亦惟問乎人昔者先君子之過梵寺也

獨揖關子像而不揖佛蓋宗姑山氏之學也

姑山氏之以婢爲姬也未嘗字人者也苟已字人而

姬之不亦瀆倫乎嶧桐氏之以一身而兩嗣也乳時

父主之者也苟其長而自主不亦斬親乎

不已戚乎東方曼倩之事君也夫何異此焉

豫讓之忠於智伯也謂之末節可也若以其行使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愧則已誣魏徵之不死建成未可盡非也唐之天下太宗有之也且建成未嘗卽位普天之下皆淵臣也徵不死而相太宗也未爲不可也

諸葛武侯之三顧而出也人皆知其正也然其正以從先主而見也吳與魏雖九顧而必不出也揚雄之爲莽大夫也卽墮樓而死不足以自塞也荆軻之行刺秦王也是無術而輕以身試虎狼也介之推之不言祿也有甚於言者也朱家郭解之稱游俠也眞緩急足依焉者也

吾閭諸大非子昔者陳溧陽之北也有驅之者也雲間臥子居母喪將虞祭有緦服之兄死不往哭卒哭後刺秦王也是無術而輕以身試虎狼也介之推之不言祿也有甚於言者也朱家郭解之稱游俠也眞緩急足依焉者也

吾閭諸大非子昔者陳溧陽之北也有驅之者也雲間臥子居母喪將虞祭有緦服之兄死不往哭卒哭後往哭或曰禮喪者不弔又云雖緦必往何沈子哭友往哭也非弔也蟻者沈子哭李君之墓語邑山張氏之論亦曷屆後而不及追者也

間臥子氏之死也烈等夫樓山也通志之未立傳有幸不幸焉者也金沙周子之未從逆也漸有白之者

邑山張氏之論亦曷屆後而不及追者也

東鄰有新娶者工於外而溺死姑欲奪其婦三焉而針易粟計曰以餉姑有憐其

志者有讓其雛於姑者閩吾子曰三可以離矣三勿從節也去之母家禮也仍餉姑而曰以計孝也余之族朱氏亦然

竹逸子多藝而貧性好俠不挫志於豪貴故家益落嘗併日一食龍溪丈者曰嘻吾子過矣以吾子之藝何往而不售盍少貶以遊世竹逸子曰惡是何言也

以叟之貧者且無嗣尙曰陶陶囅歌自適而不已而顧欲子少貶乎且吾閭匏隱子云君子不以貧故挫志於人佩之久矣丈者顧諸從遊曰吁余過矣

不可也季之子季之長子也貞子之父與兄皆許可遂以爲嗣而妻撫之恩如已出未幾其季死貞子之妻曰嗟乎可奈何貞子之父兄曰俟嗣子長生子兩嗣之可也及貞子之妻死以他故而言食將不得嗣閔吾子曰貞子之婦固已知其不可矣雖然貞子之父若兄負貞子矣

五色當前而莫辨者瞽焉可也瞽者之心夫豈不知至問其何以成五色則不可得而辨矣五音當前而莫分者聾焉可也聾者之心夫豈不知至問其何以

於是

土之爲德一而其色也石五金木如之水則內剛而外柔其色或黃或青或黑而其廻波激浪無不白者則白其體也火則內陰而外陽其色獨赤燃一薪而

終成其德加泰山之不讓尺土而成其高河海之不辭細流而成其大也君子之於學也亦若是焉而已

剖之中無不黝然黑者非體如是乎然則華於外焉者可以測其中矣乎

千力之力者當輕人遇勝已則倏然矣千金之富者當驕人遇勝已則索然矣何也所見止此也有德之

西河葉箋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一

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未除以登郤人屬淮禹貢稱淮海又稱海岱及淮故云習氣未盡也見舊淮誌信此則後稱湖海疎矣元龍淮海之士與徐寧郤人稱海岱清士一類

二

宋板萬首唐人絕句李白詩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迴此是望天門山詩因梁山博望夾峙江北又迴巳乖句調兼失義理因爲記之浴佛日記

三

江上吳氏園小集競舉疑義或有舉世說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牧子故佳耳然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座中悉據王敬美評文以爲子敬傷厚則必是刺羊語不然亦微惜羊公清德過盛耳及觀孝標註有云此正墮淚之言始悟其言之委曲也大抵深美極讚而無以自解故爲翻激乃有此句此正指墮淚一節耳若云公自佳然與人何關而墮淚如此故不如銅雀臺上妓相向六尺床得迸涕也

四

大學物有本末以物指明德諸條究無引據嘗讀仲尼燕居哀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卽天也道也則卽明德諸條也格物者格此而已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五

子虛上林本一賦而分立二名古文多有之書顧命康王之誥魏武薤露蒿里宋玉高唐美人賦皆是也

史記直判爲兩時所作至云帝令尚書給筆札作上林賦則請思子虛篇首明列子虛烏有亡是公三人客喀喀縣詞以待史之誕何至此

六

用經中字雖稍誤不害自漢以前凡周秦間引經有與本經不謬一字者否行文自有機械引彼就我有不能不更置者而宋人必斷斷于一字一畫之間豈

七

今人作詩以廣輿爲行挑之祕送至薛縣孤壞皆有標識若指點畧淵翻髻不切不知古人所見者大名山巨浸汎絓人齒如大吳不逢張子布渡江不識王茂宏雖切認無當也嘗記予鄉雲門與禹穴距遠而宋考功雲門詩山圖伯禹廟靈隱與江亦距遠而駱丞靈隱詩門對浙江潮太湖與七里灘更遠而喻鳧泛太湖詩灘迴七里迷如此不可更僕甚者盧綸憶

崔汝詩因汝客江西也故首云夜問江西客而中云晴日游瓜步則在揚州新年對漢陽在湖望嶺家何處登山淚幾行在嶺閩中傳有雪應且住南康又在閩王維同崔傳答賢弟詩爲弟客姑蘇也故首云洛陽才子姑蘇客而中云九江楓樹幾囘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此九江與揚也揚州初發下江兵蒲陵鎮前吹笛聲蒲陵今常州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一秣陵一嚴陵矣周郎陸弟爲傳侶對舞前溪歌白紵前溪屬湖州地曲几書留小史家草堂棋賭

山陰墅山陰

八

每欲造仙而每厭其拙他不具論如仙家日月長即唐子西日長如小年一句也故前人詩山中方七日世已幾千年只是日長耳愚者誤會其意撰爲王質觀棋劉晨採藥諸說反使仙家日月短于人世拙之極矣亂離晦冥旦明幾時則有中山飲酒千日一醒之譬謂不加急慶耳仙何憂患而刺慼如此審然則賓成安期到今不越數歲而有唐鍾離權入君且生

殤非拙如何也

九

人爲天地所生而能並天地何也天地能生物天地不能生人也其不能生人何也凡天地生物則全予其生于物而生人不然必使其人自生之物不穢而藉不持而行不扑灸灌熨而能免燥濕痕腐人有生不抱持生不襁褓生不調水火陰陽而得挺然與物爲安全者乎此非天爲之而人爲之也故萬物因天

人法天因天者榮落毬革生死動蟄與天爲轉旋已
耳乃若法天天有晝夜而吾法之爲顯晦天有治亂
而吾法之爲進退因之者我無與計法之者人自爲
功故曰人爲貴此閻之臨陽講次者丁未二月

十

杜弼與那劭從東山共論名理鋒角不竭要只人死
還生一義耳子謂天能生人亦生人古皇之生天
生人也羊叔子生從隣家兒人生人也譬之潦水初
積鱗影渴絕而涵融稍發噞喁可睹水生魚也託子

蘋藻爲鮣爲鮞魚生魚也故蟣虱在體有自生者有
抱蟣虱生者草木之在地有從土萌者有從陳根宿
核作甲坼者

十一

禹州馬端肅家有喬陽道士能爲越方時少林無盡
禪師在坐木木無術客謂古多神僧而今影絕豈西
來之教非耶師曰吾之教不能使吾有術能使術不
及我耳端肅曰如是則神于術矣請驗之道士遍採
人衣袖花菓而師無所有既而推人屋壁人魚貫
入如壁燭之度影而師推之不少動端肅嘆曰老僧
之不見不聞眞無窮也此史禹州爲子語

十二

周樸園侍郎云金沙王伯陶孝廉順治中上公車至
德州城下晌馬剽銀鋙去塵尙未遠解丁徬徨問城
隙二馬馱進香夫婦過解丁熟視驚前曰此某捕也
匍匐乞救男子垂首應曰賊多許曰四曰吾病央婦
人可矣婦人搖手男子轉向逼促既而咄咄婦人不
得已撤面紗去交男子抱兒束絡欵裙男子曰須吾

銜乎婦人曰彈可已已而到呼曰吾某捕妻索銀鋙
者賊曰雄且誰何豈況而牝也四矢並發梢拂之落
而以丸摩一人鼻不理遽內其目賊曰竟煩奶奶耶
還之德州守饗夫婦有勞或曰此卽于七夥也伊姓
婦人賣解家女于七後以叛案籍逮不得所往

十三

小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註結髻也謂鄭衛妖女工
于服飾髻之殊製足激楚人故令之先進此王逸本
註而朱子因之假以此入艾子有不冠拓纓絕乎向

闓舞賦云激楚結風陽阿之舞私謂激楚與結俱舞曲耳然二曲併合猶可擬議既覩上林賦鄂郢繽紛激楚結風註云激楚楚舞可以結乎其風也則激楚即結風矣然獨下結字猶未安後讀淮南子曰揚鄭衛之遺樂結激楚之遺風則結直解舞言激楚之舞耳結風亦舞風耳文一字而三訂始合世猶有以妄臆解古文者

十四

丙申立秋日宿橫山草堂夢石級遺一書取視則西京禊記也中有云長卿入臨邛臨邛女子皆驚曰此閭有惡惡客既醒閱記中並無此言

馬西樵曰惡惡與好好並是妙辭

十五

淮陰侯傳漢王欲召信拜大將是使信拜如拜郎拜耳俗以爲王拜信古命將出師原有推轂授律之禮特爾時不然觀傳云信拜禮畢則信自爲拜豈拜信乎

十六

王師下浙東時台州馮甦爲亂兵所殺覩同時見殺有未絕脰者魂憑之甦因名甦字更生別字再來丁酉戊戌聯中式今見守永昌焉山陰吳履泰太守女早死越十五年其僕女田氏未嫁死而甦則女也太守疑田氏有詐謂覬嫁奩耳及詰故隱事作書貿舊弄歷歷券合女故許配同邑祁氏至是祁亦斷姻謀續之女執不可曰父疑我矣今見居果園爲尼家人尙呼爲還魂小姑或曰履泰向亦爲永昌守于山人曰人死不復生質耳若其神明則固有不然者特吳

女入而能還又何也商雨臣內君爲吳女姪予時質女事于雨臣所故記此然則世謂無返魂者疑矣

十七

明崇禎朝宮中有位號者止田禮妃袁淑妃二人餘幸從者名新女子又以嘗居乾清宮後房名青霞室者亦稱青霞女子老宮云

十八

有承乾老宮云上稍寵禮妃而后以大體抑之妃嘗變製禮服襍備五采后遣褫去又戕賀妃翟車直入

后故阻之止門外須臾一車入則淑妃也時雨雪凍甚禮妃因泣搆上以他事辱后于交泰殿既而悔之特問后起居厚賚而傳旨令禮妃啟祥宮修省凡三月其後上御永和門后請召妃上不應后遽令迎之于是始還承乾然尋病薨其五皇子則薨于啟祥者舊云因册立皇太子日埽宮驚禮妃而妃言不孫被斥又云上欲用廷臣禮妃甫稱霍維華而外之薦維華者適至疑其通外故斥雖事皆有之然修省則不因此耳

十九

甲申之變宮人費氏爲賊出于井給曰我長公主也以獻自成自成曰主何號耶曰昭仁耳何名耶不應驗之老宮非是賜帥羅甲興歸將婚費又給曰我雖宮人實巨家女也今幸事將軍請召諸貴客爲嘉會可乎甲大喜召諸帥家飲及酣費竊利刃請甲入春其喉出請行酒連刺二帥始自剄死須臾死呼曰吾之不得殺自成天也老宮云費嘗給事昭仁宮因次公主幼無封號嘗以昭仁主名之故費稱昭仁若長

二十

張給諫言崇禎末汴梁大家多于映壁畫水汪洋滿目又有鏤板印趙州水尺幅粘墻云以厭火菑後闖賊與大司馬傳宗堯戰于朱仙鎮宗堯死遂薄汴城圍兩月百計攻不下而城中食盡推官黃澍與巡按御史謀決河灌賊遂決堤三重水大至賊徙營去而城已浸矣急取河北岸舟得二十餘渡人然渡亦無幾河遂滀洗滎汴間人皆謂前之畫水皆妖云此十

五年八月十六日事

二十一

康熙庚戌淮揚水菑高郵以下湖決二口各百丈許舊制修堤先栽杙水中然後下竹箱橫闌之竹箱者以竹器裹石者也忽水底淳發若水之沸鼎者所下杙與箱皆作灰燼散浮水面不得所解

二十二

吕紘績云岳州城下有鐵甕頭五沈水中秋冬水涸即見其製若井字縱長橫短其縱之四柮皆外張長

丈厚尺有咫每具約重萬斤圍竅當中宛然囊項土
人指爲洞庭君柳水怪者然不可信也一說前代用
兵時作浮艦渡江此纜艦之具然亦殊汪且不考何
代且亦何鑪冶爲此

二十三

呂又云臨淸州村落有大姓祖塋栢森密集烏鴉
萬餘有年矣忽過客仰之咨嗟急詣主者叩曰可賣
耶主者怪其不誠謾曰可客遽請值主者復謾曰非
若干不可客忻然解橐中金如數予之遂立券主者

一家大驍隨往塋間視其所爲見客出藥一握于塋
隙焚訖揮手告別次日則樹無一鴉矣姜凡谷云河
間某村亦有此事其家自鴉去後亦無恙

二十四

萊陽姜仲子出貞毅先生所藏東坡像示予則儼子
像也牘頗黃嶺黃白其色鼠垂圍根細而鬚朗然或
謂坡髯仲子曰汪戶部曰髯不必鬣即闊壯侯可驗
也史訒齋又稱山陰朱蟫携徐天池像亦似子子文
不逮二公而兩與相類可謂頗屋然尼則與文長差

二十五

姜仲子儻吳門藏管夫人硯綠石徑五寸橫半之厚
如橫池子與面若兩環互抱而面侵于池其蝕繡黝
澤往往四射子嘖嘖久之仲子遽邀予過隣家觀宣
和紅絲硯按博物志載天下名硯四十有一以靑州
紅絲石爲第一而宣和尤紅絲之冠也質瑩甚而朱
紋隱起上如紅羽下如丹葉故又名朱雀瓊花仲子

云初吳門陸履長孝廉名坦者其家得此硯時以綵
輿鼓吹迎歸每歲時嗣硯佛子姓盥獻成禮故彭城
萬年少有嗣硯圖圖子姓男女長幼偃僂歷歷而畫
東吳學士雲間陳黃門皆有詩歌記之今已兩易主
適所藏者錢氏耳子聞之愀然嘗欲賦以詩不得因
漫筆此錢氏宇我安隱者也亦宇臥庵時乙卯臘月
初六日

二十六

往見李少宗伯手豫章洒語崇禎末議南遷事宗
伯曰爾時主之者雅李都憲與予二人他無與焉子

嘗面爭曰易言遷國書誥遷民唐世再遷而再興宋室屢遷而屢復諸君安諱遷哉時熹廟懿安后與周后亦稱遷便懿安嘗曰南中我家尚可居惜政府無力持之者一說懿安惡延儒言遷在上前極詆毀之則此時政府無延儒矣記事之誤每如此

二十七

虞書帝不任鯀而岳曰异哉孔傳訓已止也說文訓已舉也蔡傳則從而兼收之曰廢而復舉也夫一异字而合廢舉二義通已已二音世頗疑之予謂异字上已是止下卄是舉葢卄者舉手也則宜兼二義矣若已音同已已音同已則古文盡然見予答王履庵書

二十八

曾一日觀唐畫二一王維畫不知何圖與世傳輞川筆墨差類一大李將軍思訓畫名御苑龍舟圖又名御苑採蓮精細生動人長分許而意態具在粉凸厚皆剝落而天冶轉見其山水林木樓臺署涉疎野然工而彌逸則其遠勝小李者也或曰唐畫當識絹其絹如版松玉色不辨絲縷初視之疑金粟山紙張丑

二十九

吳逆之壻搆園亭于吳即故拙政園址也因舊爲之凡長林修竹陂塘龍坂層樓複閣雕坪曲圮極崇閎靡漫之勝子入觀時方籍入毀折非盛時矣然一步一境移人性情但記其一名楠木廳者大概九楹皆楠木所搆四嚮虛櫺洞榻軒敞高闢中柱百餘柱各有礎其礎縱橫絜量通約三尺而高齊人臂墨石如鑑雕鏤之巧龍盤鳳轉錦卉錯襍詢之皆故秦晉楚豫諸王府物而車徒輦載所費不億不足則復取巨匿石購工摹倣以補之其奢麗皆此類

三十

可參上人講法華普門品偏不唐捐以唐訓空言語不虛棄也意莊子求馬于唐肆義亦如此小至日記

三十一

越中閨秀以祁湘君徐昭華爲最二人從母兄弟子婦皆閨秀也湘君年長倍于昭華子會于其初婚其母夫人皆商太傅女一祁中丞夫人一徐大司馬

時作催粧詩今二十年矣昭華年小好讀子詩因以師子其人殆天授過目成誦落腕成句二人才分固相埒然昭華不可量也予嘗貽杜陵生書曰晚得一女弟子能爲唐詩近詩已能逮韓劉間過此非所料杜陵得書每每示人以爲佳言

西河襍箋跋

本朝人著作之多無出西河先生右者合集之外散刊者尚不下三十餘種蓋幾無一日不與筆墨作緣斯有如許名山大業也玆帙皆屬隨筆劄記而門人李剛主輩搜集類次者雄深雅健老幹無枝才學識三長具備可卽子此見之矣甲午冬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揆嘉筆初校字

士心塾堂雑記

淵川唐夢賚豹巖著

宋太祖行事自是三代以下堯舜乃橫遭太宗趙普一輩人爲千古痛恨之事黃帝阪泉之師已成五帝時之湯武世有謂古今相去甚遠者吾不信也

檀弓子思之母出于衛猶左傳所云我所自出也周禮園所引良足破千古之疑又曰庶氏之母死奈何哭于孔氏之廟乎言庶母不宜哭于廟也故哭于其室註乃云子思之母出于衛姓庶氏其穿鑿如此其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總之爲嫡庶之故春秋時最重嫡庶到戰國時猶如此後來緣人情而制禮生母始有服矣孔門三出妻之說其不足信如此

姬姜世爲婚姻自后稷時已然至後來太王又婚于姜故詩云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也當時大公已生故昭烈祀正殿武侯五虎皆塑像配廊奕奕乎巨觀哉蜀迤西一室扁額爲碧霞元君心竊異之迨閱行丹墀閒觀舊碑乃知彼所謂元君者蓋姜伯約法表之戚不然太公何以望子乎

黃叔度澄之不清爲其淸已極矣

杜征南沉碑爲千古有情人痴事然名之有無自是身後事固與生前無與也余嘗一日過樓桑漢昭烈故居昭烈祀正殿武侯五虎皆塑像配廊奕奕乎巨觀哉蜀迤西一室扁額爲碧霞元君心竊異之迨閱行丹墀閒觀舊碑乃知彼所謂元君者蓋姜伯約法孝直諸謀臣不知始于何年有此誤稱也余謂道人宜急去其額爲諸公破悶道人曰不然此中賴有此扁香火甚盛非是誰其知伯約孝直爲何人者道人

仕工部詩合歌卻笑當年事驅石何曾到海東各註

餓死矣余一哂而罷再過定州舉宮觀蘇文忠所稱雪浪石者黑質白理承以芙蕖盆盆上鐫河東兩孫銘子瞻云得之恒嶽石可三尺餘而具有峯巒之勢兩孫圖畫至今家藏戶珍之既而至村落閒其牆陰屋角碓磴之屬皆雪浪石也石亦有幸有不幸如此不止樓桑一扁令人長歎息矣

宋元祐閒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悉開蓮花仍各有一佛坐花中形如雕刻此花草之變怪也康熙丙辰余家志壑堂前荷池未花時葉葉皆蓮花影或長瓣如芍藥牡丹照水歷歷來遊者皆見之初以爲荷影想皆如是及看他家殊不然至來歲葉生但兀然寸許耳與他家無別矣

廬山黃厓瀑布四十丈李白所謂海風吹不斷者康熙癸卯余在開先寺親見之在寺之西北懸流如匹練垂自天際已而重雲橫遮分爲三段已而罡風暴起舞若虬龍大舞而斷上斷者無所注下斷者無所承轉瞬之閒不及叫絕已復爲合流矣詢其水原蓋出香爐峯又移時而城盡山出恍如夢寐矣詢之膠東人云海市也是處爲滄洲島一食頃而睥睨漸低青山露出原無海市市在蓬萊膠人五七十歲者皆云未

觀歷上清下清菴登八仙墅水盡山窮連天一碧再宿青玉洞觀日出囘至番轅嶺微雨初晴東望海際一城在白雲中雉堞數十仞砲臺敵樓歷歷可數俄見一人青衣出城南行後一人肩挑兩具從之向西望若疑咍吾輩者同人方驚疑云去時未見此城且遷海以後率復有存島乎詢之土人從行者乃曰此海市也是處爲滄洲島一食頃而睥睨漸低青山露出又移時而城盡山出恍如夢寐矣詢之膠東人云勞山原無海市市在蓬萊膠人五七十歲者皆云未

見也

余兩次觀日出皆不同在勞山青玉澗宿民家微雨以爲事不就矣已而晴霽同遊者聞雞而起出村各踏一石東望雲蒸霞變星光搖搖浮水上既而彤雲橫亘竟天寶光欲焚雲際金絲射海中如火柱涌漾直至遊人足底漸昇漸赤直透重雲矣癸丑登泰岱宿嶽頂公署四鼓登日觀峯天宇穹窿白雲滿地已而鷄聲唱徹東望白雲中火焰堆起三峯初如紅櫺乍吐漸高雲氣始赤疊錦拖綺變現萬狀朱盤輪囷上當歌時忽有聲如狂風振木如水春過耳仰視則歸雲也常憶王陽明詩云洞口流雲夜有聲不至山前知是詩呼他如雨驟入戶蛟螭朋從出石翔空霆後孤裊皆宴坐面觀雲之變者也至于山高日曉林茂泉鳴四時無暑六月無蠅如范文公書堂之曠柳家菴之幽葛稚川謂爲七十二福地信不虛矣

曾泛舟吳越雖江湖浩渺然卑濕而不可居又十日九陰焉得光風霽月乎至驅車燕趙自秦岱以北不二百里水苦地鹹一抹平林直至帝都始有煤爐歇錦秋湖在新城之北當荷花盛開數百里如彩霞覆渡村罟魚放鴨宛似江南會同賓友汗漫爲日夜之遊黃昏簫鼓燈火漁舟蘆洲水鳥憂憂而起殊不似洋東海十二山河之故矣次日撫忙直至臨淄午過鎮鎮橋支帷供頓居人驚怪不知爲何事自田齊以來千餘載所無也蓋湖即齊王故苑而乾時一水乃入之見如此孟子之求水火無弗足惟吾里爲然

當日之遊溪也

世間術士欺人者十之九近又有一種騎牆之術爲游移模稜之說以俟後來之弋獲人情好奇百計以求其驗則亦無不驗矣夫周易雖神道設教然惟其通神明之德所以能開物成務而不僅在類萬物之情也若通德類情皆無而漫爲一說以愚名利之士其幸而中則吾之說行矣不幸而不中誰得從而咎之哉

淄川西南山一泉從縣厓百尺而下若疏雨驟至厓窮窪如巨屋泉在屋脊垂注中堂一石池承之流入澗壑爲溪淄川名泉最多如此泉一老衲云跡遍九州未嘗見也夫王嬙不沒于青塚長門之怨誰知舞光不留于譽靡苧蘿之村自老如此泉者多矣吾邑以此爲第一泉如青塚石泉則第二泉也

衛田者古人所以養兵之苦心良法也廢藩田產有賜田有自置田有投靠田最多若以之爲兵屯則直省之兵食可減永不問之民間今皆平白棄之民不以爲德而　廟堂之仰屋蒿目也如此若爲長治久安之策必有能及之者且幸藩衛二田尚未取價也

崇禎乙卯丙寅之閒山東大饑余時年十一二歲比隣而居有父生殺其子而食之者某弟欲食其病兄其兄知之自投于井者某掘死人肉而藏之滿甕者某所食死人之骨填半井者某至于死不能埋而棄之者井久饑一飽而頓成食厥者益復指不勝屈矣偶一日歲莫過山村遙望石坑中一人哀叫云爾稍待我爾稍待我舉首乃見一人持刀攜筐而至將生割之也余驚竄而歸然是歲大約閉戶不敢出門之日多生平每自料理衣食時偶動一奢想意怦怦便思及此即見他人衣食少華靡者便欲叙述此事諫之而不敢驟然也

星卜能知人貴賤貧富而不能定人德行蓋德行非人有以壽夭疾病定人品行之報應者求之古人往往不合蓋凡事必有因應如壽夭等自關養身邊事命所能拘也

猶江淮之不同源也更不待求之三世而明矣

癸丑三月袁秋紘將還膠東約遊東山之田莊王子

別墅梨花半落海棠盛開薄莫至捲雪亭上亭額乃
高念東先生壬寅所題也計同遊十二年矣維時賓
客凡十一人既選石列坐余乃出囊中所攜金聖歎
三十二快談以觀坐客已而出高月上主人命酌余
日聖歎所謂快虛擬耳坐客寧無生平實歷快事可
聞乎且所謂快者不必乘長風破巨浪遊月府閒釣
天也偶而晨起花開捲簾月出披襟風來窺簷鳥下
亦足以當之矣

王子茂修曰憶向時嘗冬夜宿友人舍晨起歸家薄
雪嚴寒風可裂面途經某村一老者出親串尊行也
堅氷在鬚揖曰天寒甚可入共火及門則曰可共飲
乎入其室則鄉塾也煖甚顧案側有酒甕因闔爐共
酌各十五舉觥而歸殊不知有雪生平有此快事

余問王公大來公之治蒲也獨無可聞與曰無有也
蒲之人無不日夜思去其官者不止邑令即縣丞尉
無不思日夜去之凡官于蒲無不狼狽去也一日聞
試不得意歸也投一店主人又揶揄之謂若何人步
行而絹被豈其諸生耶遲之一客至乃同縣人見輒
歐甚謂尚有閒騎可共乘今宵且共飲也既承其慰
餘無事此夕之快如釋千金之負而逍遙也

猶明日又乘其騎一日而抵家矣

袁公秋絃曰山閒之明月江上之清風時時有此胸次何不快也日昨赴試禮部老生蹙蹙攜筆硯果食塡筐與牛馬糞穀相摩出入又値京城掬水溝時度爲車所擠與擠其車皆爲禍惴惴三試畢買腳驢疾歸高臥天寧寺塔下寞然都不相關蓋海濶而天空也

仇子協恭曰生平一最苦事閒有小快當舍姪輩沒于官閒關忍死相從旣投文書公署當分隸時官庭下候久謂小出就食卽回比回則己分散不知去誰何矣乃遍京城巷市貼小紙謂舍姪輩倘在何地若見此紙卽書此紙上如此貼多時一日見某巷小紙下誰添字一行認之則舍姪字也言其處當時見此

紙喜若通神

余謂人情必不快而後快也亦必快而後不快也哉然而多在旅中者何也蓋旅中寡營偶得一苦境輒易適耳若夫時時寧靜無求卽居家亦復欣然但家務繁多卽小有適意復有一冗況相雜輒失之矣憶癸卯浪跡江湖一僕槃葫蘆相從施藥其藥卽詢之土人某市肆丸散至劾卽買之以爲吾藥如礪眼藥太和堂膏之頻卽多市之以人所共知也一日至邳州一村桑樹下多人坐橫木圍集一人聽其談經余至繫騎于桑坐其木尾繫藥葫蘆者侍聽其所說偶二倮身童子來病目赤潰乃出鵝翎蘸藥點之已又與一確謂明日可再點也童子至其家則痛哭而出反吾藥問何故曰其母云伊家無錢癸何擅受人藥葢撻之也余曰吾自不索錢何害園木多入見喧笑輒閃集來詢所以閒不索錢莫不取藥于是出其葫蘆應病而給其無病者亦索去以俟異時之或有病也藥殆盡顧曰已莫輒行眾中一老媼可四五十歲短上衣而肥長來肘余曰爾似是好人可至吾家煮脫粟飯汝余遜謝唯唯而行每思之輒欲噴飯也是日往宿無驛梳粧樓聞一大鎮也既至纔三四家耳業就宿忽有解逃人者十數騎來敲門而入瑣瑞滿室與店主人商惟避之便額夜深問訪皆無所避可暫至無驗廟下至則道人滋不悅正在趑趄俄

一人來甚恭謹云可至吾家至則掃除其居室下榻且具餌酬以錢不受問何以如此則曰室人病目號哭兩日夜適晚得君藥如攫而去也故相商移室耳但祈留一罐藥餘都無所受

又至吳城梅人賽江神余下舟謁廟矣願今日當救一人已遍遊廟鎮則無人也既至一寺有臥病寺門板木者裹額枕雨蓋瞿容可掬也問之云衢人病傷寒日欲歸乎曾用藥乎且何以在此云爲商而病同伴遂先歸投一故友其人已徙用藥頗効奈無資欲歸不能也乃從之取藥買舟謂舟人此余親屬有病先歸吾舟即啣尾來矣船價半與舟子半付其人飲食之費在其中矣扶之登舟其人在船頭稽首而舟已行矣

歸至寶應湖值余生日念是日當施生俄有漁舟滿載小黑魚買而酌之江中奕奕如長繩逐余舟也已而念當救人一命遂留寶應一日沿江岸行見葦棚穴地呻吟之聲微于路者即而問爾何苦也曰雖病實無大苦但饑寒耳倘得衣或可起也遂取薑酒市

昭代叢書 丁集補 志壑堂雜記 卷第八 十四 世楷堂藏板

貳拾叁册 99版 22 A

梅谷偶筆

平湖陸　烜子章著

暇日置宣和綠端硯漢銅水滴研寥天一墨盈池一爐一茗欣然靜對偶有觸發輒筆之於冊語無倫次適情而已乃友人見之有相賞而傳抄者是可笑也梅谷自識

康熙四十二年南　巡釋元璟嘗面　駕於維揚賦詩稱　旨賜硯石硯一并傳　旨曰此石朕得之塞外民家用為礪具其見其光潤瑩潔取製為硯頗

發墨不減端溪因嘆天下遺材無限吾家清獻公官嘉定時有瞽者詣公堂請曰公聖賢人也願天斬吾目不能一覩公面倘得稍撫摹公衣服使不負此一生公笑而許之或問毋乃失容度否公曰匹夫向善之誠如此安得峻拒有鐵道人者自沃州來能布氣成雲須臾下數點微雨拍案叱之朗霽如故云度人無量雨可以禳災獲福人爭施金錢延致作法時清獻公方為諸生掉舟偶過小泊試覘良久道人忽起曰今日有大

儒竊窺某法不驗矣遂去不知所之

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請上雅壽雅酒問也魏文帝典論荆州牧劉表弟子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仲雅小者曰季雅雅隱篇雜誌宋時閩州有三雅池或修此地得三銅器狀如酒盃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不知為劉表物也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即雅字吳均詩聊傾三雅厄今人語曰雅量妓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元豐間米公元章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曰火正後人弗印其後絕不用之

殷仲春字方叔慕王績之為人自稱東皐子隱居秀水之永樂南邨躬耕自適間入城得破書殘帖以歸輒摹玩終日晚築葆楮丁棲老其中茅屋葭牆不蔽風雨晏如也

余聞之蘇人湯漕菴之除上方山五通邪神也既數日公適過石湖有木偶二自水底躍入舟中衆皆股栗公不為動徐令左右守伺各處湖口久之獲滔水二人鞫得其實乃妖巫所使冀驚公以罔復良久道人忽起曰今日有大

與於是衆皆釋然所以成大事必貴有膽有識

松江青浦學宮有先聖遺像石刻唐吳道子作

乍浦某氏故業漁無子一日曬網中庭扃戶出比還則一嬰兒宛臥網中以爲天賜旋乳哺之後家道漸裕是兒亦頭角嶄然忽有寧波販客至聞之道途詢其日月驚曰曾於是日放紙鳶戲以兒坐紙鳶籃送上風急繩斷隣息干里旋入大海意謂必無生理今故尚在然左臂有痣如丹可立辨也因往索之某氏欲載與俱歸彼此爭論至訟之官官判曰紙鳶弄子絕少人心網漁得兒實有天意竟歸某氏云

西興旅店曾見一人兩足跟皆殘缺數處足指亦去者半詢之則曰曾宿山寺爲鼠所齧然了無所苦按此名蹼亦謂之甘口鼠凡食人及鳥獸骨皆不痛春秋厭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厭鼠又食其角即此類也

種菊老人不知其姓名自他處來平湖租隙地藝菊鬻花自結薪水然遴佳品輒自留賞雖擲重價勿

顧曰譬如奴婢只出小家若閥閱公子閨閣佳麗雖黃金論斗豈可得哉某詹事素愛栽菊欲招致之遣使者踵門老人方踞厠漫應曰其人傲睨誕妄何所用之且其死已久骨都燒卻古法書名畫不論紙素歲久皆生浮絨爲腐敗之漸而紙尤甚余嘗手裝王右軍二謝帖麻紙眞蹟見其絨蒙茸如鼪乃以意消息用皂角子仁稠水勻上一次乾後便光潔如鏡凡書畫得此一法可以多歷年所裝潢家不可不知

清芬不覺破江梅半兩丁香一兩茴更入麝臍燃活火隴頭春信一時來或加甘松芩香各五錢

後人仰慕古人以古人之字爲己字自僞者甚伯夷始伯夷以虞書帝之咨伯有直哉惟清語故亦名伯夷而卒成爲清聖

松柏之上不棲蟬余驗之惟全林松柏則然若松柏雜衆木中則蟬亦或棲止以是不能無慨於君子之獨立也

漢玉椀一大如常椀中有血斑成金魚形宛然注水

則若浮起楊妃春睡玉質瑩白無瑕下體適有紅暈如秘辛所謂火齊欲吐者宋磁椀一白如砰磔深青色作楷書精妙如率更令爲綠水池光泠青苔砌色寒竹深啼鳥亂庭暗落花殘之句同文可謂三物余皆親見之

明孝廉馮茂遠豪於財所築耘廬別業園林之勝甲於一郡某武弁慕之請茂遠請一席地爲宴客計茂遠心不欲也謂之曰鄙所有如蓬萊三島倏有倏無今日君所見者幻耶眞耶武弁曰只乞取綠綺亭足矣茂遠曰敬當以綠綺亭奉君他不可得也武弁許諾茂遠乃夜命工毀亭鑿池實缸荷其中汲水灌注明日武弁攜客復至其處則清波窅然荷香襲人乃共嗟訝而去

邵子謂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偶閱蚓菴瑣語云北方麥日中吐花江南麥花夜放崇正末南麥花多日開邵堯夫聞洛陽鵓鴿啼以爲地氣自南而北議其將亂今地氣自北而南天下亦亂余謂非也崇正時大亂已極地氣自北而南天下亦亂余謂非也崇正時大亂已極地

閩閣多才乃至於此林下風掃地矣

鍾商彝嘗言山中人捕虎或于小屋置牲一口用糯米粥黃沙土雜堆數處虎欲啖牲或誤舉足入粥與沙一蹴不脫虎性輒暴發震怒必打滾愈滾則愈纏須臾成一黃沙虎目盲耳塞力盡而斃

杜詩春酒盃濃琥珀薄冰漿椀碧瑪瑙寒冰漿諸家

注釋皆畧拔薛荔一名木蓮實緣樹木而生無花而實大如杯微似蓮房生則虛空熟則有子取其子曝乾搗碎入水揉取其漿細布漉去渣少加茄汁或茨菰汁車前葉汁攪勻少頃卽便如冰凝結更汲井華水涼冷入糖霜薑醋調飲六月頗足淸暑今人謂之涼粉亦謂之木蓮腐書謂之冰漿北齊徐之才曰孕婦毋食冰漿令絕胎育卽此當日鄭駙馬夏簟必設此物琥珀言春酒之色瑪瑙狀冰漿之形正是形容極妙然不讀醫書不知

殊重複之甚信乎讀杜之難也

古人云服藥謂必中心悅而誠服之不然則喫藥矣

喫藥無效

凡人身上有痣其色視初生之時寅卯辰時其痣青巳午未時其痣紅申酉戌時其痣白亥子丑時其痣黑

吳俗尚鬼自古已然然有識者自能不受其惑高季迪里巫行云里人有病不飲藥神君一來疫鬼卻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鯉縱橫陳男女殷勤案前拜家貧無敬神勿怪老巫擊鼓舞且歌紙錢索索陰風多巫言汝壽當止此神念汝虔賒汝死送神上馬巫出門家人登屋啼招魂汪茗文家人以病者請禱作詩曉之曰家有病熱者往往語多囈舉室共驚呀雜延醫巫至或云鬼求食或曰風爲厲衆說頗紛紛未知果誰是從來本儒素豈暇崇淫祀稍習黃農書湯劑固應議藥物與牲鷩二者均一費神奸何能爲治之以不治二公皆吳人也

觀此可以悟矣

四明沈氏家遇盜時男人俱出惟二女在乃共計以石灰入風米車向盜風之盜竟不能入

民家或失火人爭汲水以救火既息覩燒死小魚無數蓋倉卒汲水所誤帶也因恍悟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義前人紛紛俱屬無謂

陸凞字淳熙性狂蕩不羈嘗于揮數萬金一日思以三千金一瞬散盡轉展思索乃命市赤金箔數箱於姑蘇宮窿絕頂放之時大風飄泊數十里光明

燦日遠近驚以爲雨金其狂類如此工潑墨寫花
奔瀟灑自得可稱逸品亦能詩
道士郭去遜研志道行後卒於京其徒扶櫬歸至中
途櫬忽輕傳爲尸解去然其生平遇美色輒留盼
或以爲非宜郭曰春光激灩雜花交開安有瞑目
而過者於吾何有哉
昔謝康樂守永嘉闢住山水殆盡而獨遺雁宕余意
雁宕爾時特一頂山耳後被泉水衝激沙礫蕩盡
山骨獨存乃始刻露清秀近見臨安諸山倘稍假
人力疏泉徹土不久皆鏡削可觀乃知凡山根脉
皆壅壠剔透也
葵能衛足余觀蓮亦極能衛花每一荅菂發必有一
遮覆其上日則舒以蔽日夜則卷以讓露草木無
情乃知護惜顧人有不知所自愛者
稷櫚葉縷析之揉令極軟以代麈尾勝古人松麈多
矣

胡彥頡石田北窗偶談其論今樂七調高低升降之
法頗詳謂左氏先王之樂所以節五事也故有五
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
矣於是有煩手淫聲陷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
聽也杜氏解此未爲精審今更之曰中聲五音之
正聲也五節即五音聲大曰本細曰末遲速謂緩
急若前艷後趨之類有高於正聲之清有低於正
聲之濁故正聲曰中聲降者漸趨于細之謂也羽
正聲爲細而由羽遞降以至徵清乃極于細不可
復高故曰不容彈正聲五爲節而降亦以五爲節
煩淫陷墮降極求過之病故曰忘平和又謂宋玉
後世詩人謂唱論詞意佳否者陽春白雪必是高
調之曲而又有高字歌喉峻者始能及之和之所
以益寡也又謂第六調凡字調即爲變徵之宮中
呂之宮五清聲盡入首調虛位第五調已難歌至
此則雖最峻歌喉當亦聲斯調嗄而不可廢者天
下固有繞梁裂石之聲或能及也其轉易水之歌
當即此調若以聲言不過出調高聲首調高凡繞
及斯調之五何足深訝而感人至怒髮裂眥耶又

謂旗亭畫壁黃河遠上一詩必待雙鬟發聲蓋遠上二上聲字工尺應低當用高調歌之次句片字去聲應高即為以高調歌高字歌喉稍劣弗能及已凡此皆能追聲音於千載之上非如昔人所謂紙上律呂也

粵俗侏儒之音吳井渠嘗與粵風續九或采入廣東新語朱竹垞且選入明詩綜王漁洋錄入池北偶談謂與子夜讀曲相近況吳歈素著者乎特大雅君子忽其俚而不察爾余山民也知有山歌而已

米海嶽硯山余獲觀於清吟堂高氏約徑八寸高半之為峯六右第一峯曰玉筍突然聳峙上有洞穴

後類箏形玉箏之下為方壇下臨上廣方平如砥如可坐而遊者一小峯附其下勢若拱揖中一峯高四寸有奇如卷旗如張繖曰華蓋稍下為月巖圓質相通非人力所可及也其左之第一峯連坡陀而起如人傴僂第二峯則峯從離立高不及三寸而有數十仞之勢第三峯與華蓋相連岡阜樸野是名曰翠巒龍池出其下幽深無際疑有潛鱗輟耕錄謂天欲雨則津潤滴水少許逾旬不竭也東連粵南通倭屬翠易我金錢多嗚呼吾民幸不見干戈

張庚字浦山自號彌伽居士隱居城市門巷蕭然寂如山林寫山水得董巨正傳五言詩希風漢魏余嘗於五湖舟中與客談及乘興寫菊一枝題詩贈之曰平生頗愛東籬色未向傍人贈一枝今日五湖煙水裏為君特筆寫幽姿翼日先生遂過訪旅舍相得甚懽

三折可通上洞試滴以水果曲折流出疑是中有
避秦世界尤令人神往矣其色深黑光瑩如玉干
皴萬皺望之若或有草樹蓬勃則襄陽所謂不假
雕琢渾然天成者也余驟見之爲不察一夕老子
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以志余過又以歎南唐半
壁江山今歸何有而獨存此一片石也

儒釋道諸書皆言一心幾以惟心爲有知覺矣觀素
問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
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
官喜樂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則知他藏
腑皆有知覺特以心爲之主耳不讀岐黃之書見
不及此

松江民家剖巨蜂殼中隆起彌勒像宛然

海鹽彭渙門先生余妻叔祖也博洽强記康熙十七
年 御試博學鴻儒以璿發玉衡爲題先生作賦
畢并繪圖於卷末遂 授編第一

硯之異製或以竹或以鐵近又有以漆爲硯者其法
以水飛過極細磁沙和生漆爲之頗輕便適於遊
笈且甚發墨在鐵硯竹硯之上

地以物產名吾鄉檇李爲最古李今產淨相寺僧廬
其樹亭亭如蓋無支離屈曲狀實初嫩綠將熟輕
黃熟則殷紅如朝霞着粉鮮麗可愛近蒂有指爪
痕宛然若新捻者就日映之如紅琉璃一掬其核
隱現可覩故知尤物不特其味之移人其色亦天
然奇豔也翁支凰稱佳果然入閩粵者類能啖之
若檇李則雖近在數里之內有終身不知其味者
余嘗從寺僧乞一本歸植之園中其實甘脆仍勝
他李而指爪痕全無色亦大減差與嘉興之徐園
李相亞不及僧廬多矣乃知地氣使然不可强也

昔朱竹垞鴛鴦湖櫂歌云徐園李子核何纖未比
僧廬味更甜見說西施曾一指至今顆顆爪痕添
王漁洋疑檇李卽徐園李蓋臆度之云爾

馬嘉植子幼敏嘗授論語至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
輕裘師與語曰此以見赤之富也曰不然莫是子
路借與他否

戲將熟時忽生小蠶俗謂之長娘係大蠶所生余嘗

見一蠅棲案間忽生一子須臾飛去乃知昆蟲亦有胎生者

凡治定書必用雌黃其色久而不渝余嘗見李獻吉泉濼古琴適相當何叱爲乃憩石凝視良久且出青絲帕佐余拂拭而罷

評杜詩錢牧翁手批元遺山集皆手澤妙新修補古書漿糊中必入白芨則歲久不脫近購得宋余靖武溪集趙璘因話錄施彥執北窗炙輠錄皆汲古閣物裝訂極精徵而於破損接尾處皆脫蓋不用白芨之故亦藏書家所當知也

凡鐫刻書梨棗版中有甜水易蛀每版百塊入黃檗四五觔熟水煮透以苦易甜歷久不蛀

陶詩甲子固自有說觀古人書畫往往皆署年號若近人則僅署甲子當相沿於　國初諸公不惟使後人漫無考據且有無君之心士大夫皆習而不察爾

宋甄書傳于今者皆曰宋某人摸元明亦然若今人則但署郡邑當由沿習之誤

庚辰夏予如杭城時攜一琴於旅店爲鼠所溺余意凡水不足以洗濯名材乃攜往龍井洗之時習吏方料工疏泉壘石輒呵止予有一官人獨曰向名泉滌古琴適相當何叱爲乃憩石凝視良久且出青絲帕佐余拂拭而罷

石菖蒲以丹砂爲泥植之久久服食其根長生久視縱不可知明目益聰當必有奇效也

作醬用臘雪水則不生蟲用甘草水味佳能解諸毒康熙年間奕學之盛亦從來未有同時國工有黃月天徐星友周東侯周西侯何闇公周懶予汪漢年程蘭如婁子恒梁魏京趙雨峯卞郊原吳來儀周

元服汪劫清凌元煥汪天遠黃稼書張呂陳姚顧孺盛大有蔣再賓過百齡戴臣埜許在中吳孔祚李心雪李元兆張繼芳謝友玉釋野雪諸人中以黃君月天爲冠大約可讓諸家一先其奕則沖和淡泊好整以暇鑑他人奇兵異陣彼終應之活如也徐星友嘗摸兼山堂奕譜評核精當其論奕謂用虛不如用實用巧不如用拙制於有形不若制於無形臻乎有用之用不若臻於無用之用斯言何其雋永懶子性好稗官小說家言常乘人握子

布算時出以觀之既下輒應應已復觀當交征危迫之際其人或汗流浹背懶子則從容如故局甫半輒語人曰若負幾路矣及竟如其言范高士路嘗問曰子於奕至矣乎對曰今之奕者雖未見加我然竟局覆觀顧尙有所悔至者當無是也范歎以爲名言吾人學問事後覆思其不如懶子之悔者鮮矣汪漢年欲人朱太史嘗作序贈之稱其小詩詳雅中律謂天下是非毀譽有一定而不可淆者莫如奕方其勝負決於前某也一品某也二品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十三 世楷堂藏板三品較然論定既極其詣則其人雖吾所惡但可詬及其人終不得詬其藝之未至噫古今成敗得失大抵如奕其贊溯臧否安能盡如奕之一一有定評耶

今人掘地每得大缸石版函蓋中空無一物疑其藏金以不過人化去非也古人築室往往埋缸取其燥溼又古人琴室尤多埋之則其聲空明嘹喨鼓之如出山谷中其或有水者則積久所聚耳

泛東洋者爲余言海中有白妓潔白如好女子而露形或直立波上或跳上人船必鳴鼓相逐見主不祥又有人首魚魚身人首又有鳥大如車輪深綠色如鸚鵡

張鳴岐製銅鑪名噪一時其足率有款識余嘗蓄一小鑪獨有銘云懷貞履潔汝品乃絕愼勿似此炙手可熱

苦竹山有小草葉如黃楊花開翠色如鳳冠尾翹足皆備余曾拔數本植之中庭命名翠鳳作詩紀之曰野草何微細偏成鸞鳳形空林聊託足世網倦昭代叢書 戊集 梅谷偶筆 卷第二十二 十四 世楷堂藏板揚翎古路荒荒白春山靡靡青無人解相賞羽翠幾凋零此稿已不存今年春此花盛開偶憶錄之未至噫古今成敗得失大抵如奕其贊溯臧否安能盡如奕之一一有定評耶

今人掘地每得大缸石版函蓋中空無一物疑其藏金以不過人化去非也古人築室往往埋缸取其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霜木云余號秋陽蓋本諸此

會記己卯之秋寄友人一札云諸處稻各生蟲大都皆螟賊之類耳其蟲形如蟬治之極易死殺蟲之品甚多特藥少蟲多不足濟事僕以爲苦楝根鄉

即是處富有倘煮水漉之必就滅比已試有效足下若能呈之當事俾出示遍諭農夫亦善舉也敢之

古書畫之存於今者考傳記所載猶有鍾繇薦季直表晉武帝我師帖陸士衡平復帖索靖出師頌曹弗興兵符圖顧愷之清夜遊西園圖等淺人往往皆疑其僞余以爲如其不佳雖近如文沈亦僞如其果佳則古蹟亦貴紙素固無可久之理然試以一人之身計之苟珍藏一物不侵燥溼不受蟫鼠不重裱糊不頻勞辱自少至老豈有變更之理魏晉去今不過千五百餘年以中壽計之不過相傳十餘人耳其有存者固無怪也弁州謂千二百年而跡亡亦論其大概耳若收藏得地余以爲更千百年當猶有存者拘墟之見誠不足道也

凡鈎摹古人法書硬黃取之不得則有礬揚一法謂密室無光只留一穴就日映取也余嘗手摹二謝帖昏暗已極硬黃既不可得欲礬揚又恐潰爛不敢揭背紙乃以意用雲母石薄片映取纖毫不爽自有此法礬揚可廢凡古法書無不可摹未必非法書之幸也

裝褙古法帖上下既截齊即將兩版夾定繩紐極緊白沙打令極光用褐布拭去紙塵卻以皂角子仁稠水粘上速解版輕翻一過以後久久其邊不毛不散且上皂角子仁後欲其華麗則上金箔一次如打金箋法欲其妍雅則上雲母粉一次余嘗手裝大觀帖如此見者皆以爲精絶也

書畫易破則用裝書畫易蠹則用潢潢者謂以檗染紙也所以古人書畫皆帶黃色皆會潢過今人但裝而不知潢書畫焉能永久（檗今俗呼爲黃柏）

董公名懿政尚清簡兼精數術官嘉興時值亢旱自巡道以下皆出祈雨公謂雨必俟七月初三巳時因出示令民努力厚水道切責之至期公與衆官同禱社稷壇時亢陽天無纖雲公特命備油轎雨衣往吏皆匿笑之未幾大雨如注乃以油轎讓巡道雨衣讓府尹而已借民間傘徒步歸後移官平湖忽報獄中失囚公第令於南門外三里小石橋

俟之立獲性坦率和易近人民有請卜者皆弗拒
一日偶出見有老婦挾少女徘徊路間公命止輿
呼謂曰汝有所饋於我乎曰然前因女病問卜得
驗謹以糍團獻公曰吾固知今日遇老陰少陰有
得食物之象其數當三十六命吏數之果然
嘗見一大理石屏下作短樹平林上作微雲遠靄最
奇者雲外數點如飛鴻遙掛樹傍一人立而仰視
神態如生筆墨所不能到右角有宣和御題詩云
山與微雲兩不分那知山更夐淡于雲江南秋盡霜

初降獨倚寒林數鴈羣
史張父敦卽鐘鼎欵識所載者余於墨莊劉丈處見
之青碧瑩徹可愛
漱浦紫雲山東檀仙嶺側有倒針石但以指南針就
石試之其子午皆倒移去一尺許則仍如故
或傳一方名筆髓丹云服之能令學書易成初未有
不笑者及觀其方乃用杜仲三兩當歸一兩人蔆
四錢殭蠶三錢獨活一錢爲丸服此不過堅筋骨
和血脉耳夫臨池不熟腕或僵痛夫既有痛卽便
有醫似迂而非迂也
去余居二里有邱墳名甚著而不知誰所自墳偶見匠
人磨斧古碑有元和十一年字詢之則曰邱墳傍
耕田所得予按唐詩人邱爲爲吾邑人此豈卽邱
爲墓歟
某紳士因公事與縣令爭論於堂令怒曰汝不聞破
家縣令乎某曰某但知民之父母

乾隆壬午正月乍浦海中有大魚追估帆至潮退沙
陷遂不得去長二十七丈有奇鱗甲皆蒼黑色如
鐵石或噉其肉如牛骨皆如椽人無遠近來觀竟不
辨爲何魚有老媼攢眉曰此爲大水之兆是秋竟
驗
道士楊姓者特善煮茶衛取片紙硃書符入爐焚之
紅光爛然筆劃都成烈火比移鐺就卽作松風聲
旋卽蟹眼沸矣客或不知者曰勿煩再煮則火頓
息
前輩王玉衡平生有膽年七十餘矣值秋雨夜天昏
黑門有剝啄聲以爲鬼也被衣追之不及去廬已

遠忽心動俄覺目光洞然凡林木鳥巢屋茅溪草
種種畢露適時乃滅然平日目固短視不知何以
有此又一村叟亦自言曾就飲某家語不合中夜
遁回鬼嘯於林陰雲單地踉蹌間面熱耳赤忽有
見如白晝此蓋元氣過人眞精神逼迫而出理或
有之道書謂葆眞養元夜可見物亦其驗也

王玉衡藏古墨一挺有朱嘉監造字

鐵線粉出外洋島夷亦馬勃之類治頑癬有效

或頗敬於才而好翻案極談王安石字說之佳余曰

其字說之穿鑿不待言昔東坡舉坡字爲問介甫
以坡爲土之皮對東坡云然則滑爲水之骨乎其
人曰滑固爲水之骨也水無骨不作滑試觀石上
潰水必作滑無疑余曰君殆全不曉事

余內子在室時嘗用一紡車每操作輒若扶乩箕運
轉自如倘易他車即不適然其車自白頭老婢已
見之一夕忽咿啞有聲察之自其車中出或移置
月明之下人潛窺之見其宛轉停歇一如人所爲
咸懼欲焚之內子曰勿怪也此特藉人之靈氣多
耳且物貴適於用彼其與人謀若是雖怪庸何傷
迫於衆覓焚之

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煎餅置屋上謂
之補天穿唐李覯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今俗女
子常以此日穿耳

頤亭林先生目外黑而內白

書畫一藝大名之下必有絕人之作而不必皆工特
其人之有餘於書畫者傳耳昔董思白未第時館
吾邑馮氏邑有俞君書妙欲過之後董負重望歸

里馮君攜扇而六令董自決去取董諦視良久擇
其三日此可傳則正俞君書也今董書遍天下俞
君湮有知其名者後人鑒賞亦然工妙者雖廣作
皆爲眞蹟其不工者反是

世傳劉將軍綽嘗遊少林呼其僧之拳勇絕倫者出
命以拳加己三撲不爲動及劉欲以拳加僧僧曰
君天人也吾輩由學而至安能與君抗手萬一相
加骨寸斷死矣向晚僧進藥一丸云服之得無恙
劉大笑曰吾毫無痛楚何藥爲僧曰不然君外雖

無損臟腑已受重傷如君安忍害之因泣請乃服之瀉黑血斗餘

左傳夔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下蔓字亦爲句史記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去字爲句於義皆圓足

勝原讀

芭蕉原產嶺南觀萬震載入南州異物志葘含載入南方草木狀知當年未入中土嶺南氣候常和凡草木隆冬不凋然亦間有微雪乃知摩詰畫雪中芭蕉本非幻境後人不知輒相議擬何異不知錦爲蟲食樹葉之所成耶

啞叟不知何許人也自他處來卜居雪溪嘗養鴨數十以自給鄉人與處八九年未聞其言疑其啞也

遂呼之爲啞叟忽一日乘釣艇去不返共啟戶視之故篋存金剛經一卷壁上畫句曰八十年華歷小叔滄桑世事何須說了然懸解悟眞空一句寒

潭浸秋月

有一老媼挾一十七八好文子來云善拳勇其實視之弱不勝衣如可乘風吹去者里中年少咸卜采

三百與之校抖擻向前女輒談笑應之立仆數日之間斂錢數十緡終莫能近拳師汪某者聞之自松江促舟來女知汪名遂避去

一軍士工運氣術能以鐵剪夾銀向其腦門擊之銀碎而頭不破後因給假歸數日復試之則腦迸出而死蓋不可近女色近女色則氣急切不能聚矣

凡種果核不可去肉否則不類其種

語云愼起居節飲食飲食固宜節今人動言努力加餐非遠於養生者也

士大夫居鄉要自有品節其勢焰薰灼者固非若過爲夷曠使等威無辨亦甚弊也今人遇鄉貴稍自位置者不曰崖異卽曰器小皆得執孟子鄉黨莫如齒以詆甚之不知孟子之言乃舍爵與德言也若論德則固有鄉先生年少而抗顏爲人師者若論爵則禮固云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

齒

古諺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不破冬青花已開黃梅便不來今江南候是占霉雨極驗

昭明不選蘭亭序或以爲絲竹管弦盛出或以爲天
朗氣清非時余按史稱昭明太子性愛山水遊元
圃泛舟左右清奏樂久而不荅徐詠左太沖詩曰
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或以右軍未忘絲竹管
弦故不取耳
嘉興三塔石牌坊一僧血影宛然陰雨尤顯相傳鼎
革時兵擄羣婦人錮此而往征松江僧憫其號泣
悉縱之比兵回怒甚欲故戮之乃偕一婦人射死

僧固有歷刼不磨歟
江村別墅本明孝廉馮茂遠故園故多竹忽有一
竹去地尺許忽分爲二竹末復合爲一竹觀者莫
不嗟異
直省巡撫進貢方物有象牙席見邸報
海鹽天寧寺藏一鉢非竹非木非金非石云是其梵
僧所遺究不知何物
乍浦或來倭數人留民間楊姓家其一自稱彼處駙
馬能詩工草書人有索者輒書以應點畫微意爲
飄飄欲仙有時團扇驚回或被東風扶起凡諸色
相種種不一或翠綠如鸚哥毛或金碧如孔雀尾
上山出雲出雲州下黃沙昏波濤一別一萬里飽
掛風帆到海門着語頗妙
藏梢欖法擇園林中大竹一株去梢通其節以橄欖
實之用箸封固橄欖藉竹生氣不腐爛亦不枯瘁
欲用則鋸一節用之仍封固如初可藏至七八月
以之點茶香美適常
楓柳人皇卜家挾之有奇驗嶺南楓木之老者或生
癭瘤遇雷雨暴長一枝如人形謂之楓人越巫取
以雕刻鬼神像賂之四方者也亦名樟柳人或樟

木亦有此異耶
孔雀愛其毛羽恒掠水自鑑尾重濱水中或棲石上
值天寒冰凝結人就之輒僵立不動恐斷其尾也
是其羽毛反爲身累視雄雞之斷尾遠矣
余向見畫本蝴蝶鏤金錯采盡態極妍意其姑以是
美觀未必果有此也比來索居多暇縱觀物化每
當園林春還雜花交暖蝴蝶夢中來去栩栩自得
飄飄欲仙有時團扇驚回或被東風扶起凡諸色
相種種不一或翠綠如鸚哥毛或金碧如孔雀尾
增減然多可珍余嘗於友人處見絕句云出雲州

或蒼黃如榆莢落或潔白如雪花舞或絨厚如罽絮或光薄如繭紙或如鷓鴣斑或如虎豹眼或如墨汁污或如筆管印或如太極圖或如古鼎蝕或如蝸牛篆或如湘竹點或如雲紋貝紋水浪紋鹿角紋冰紋梔子花紋其翅或兩或四或修或短或整或斜或覆或仰或舒或斂變幻莫測蓋諸食葉青蟲皆能蛻化蜿蜒故形態不定如是又豈畫工所能畢肖惜余未得登羅浮一覩採香使者變相然即此已足觀造物之無盡藏焉

梅谷偶筆畢

梅谷爲當湖韻士曾梓奇晉齋叢書及自著早春鶯語諸集邇年隱于畊黃不復唱消城矣偶筆一編亦數年前所刊不衫不履饒有別致遥情胥山澈水之間其人斯在呼之欲出癸卯季冬震澤楊復吉識

孫撰嘉慶初校字

偶然欲書

導安方棨如文輸著

不讀諸經無以通一經不讀史無以證諸經如渠

畝交通子母鈎帶又如服藥者之有君臣佐使

十三經中難讀者儀禮十三經注中鄭讀者何休之

注公羊十三經疏中最劣者孫奭之疏孟子（朱子以爲邵武人徐彦作徐彦之疏公羊監本不載琉人名氏或以爲楊氏那昺之疏論語）

孔穎達詩疏如十月之交篇之論日食瞻卬篇之論

時代諸書

續史記者數家揚子雲在焉想其手筆必可觀今漢

書子雲本傳即其自敘也已窺豹一斑矣惜乎所

續者不傳

左氏傳不可選太史公史記不可選班氏漢書即須

選矣老子不可選莊以下即須選矣陶彭澤詩不

可選李杜以下即須選矣韓昌黎文不可選柳州

以下即須選矣

學史記而不至者歐陽公五代史學漢書而不至者

宋景文新唐書皆有一體

謂舊唐書脈新者普說也即如維州一事舊書於牛

奇章傳似長在牛於李文饒傳又似長在李蓋胸

無主人翁但就兩家二傳鈔入耳閱新書則不言

長短意自可見矣尤可笑者舊書爲元白作傳乃

敘其中途相聚論詩一事此何關緊要乃煩史筆

耶猥釀不綱宋景文評四字盡之

舊唐書於詩似欲以元白壓李杜於文似不滿韓昌

黎其識具可知矣

陳承祚三國志若非裴松之注則可廢如武侯後出

師表亦見注中也

書子雲本傳即其自敘也已窺豹一斑矣惜乎所

續者不傳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孫可之語吾嘗語家望溪先生謂莫

輕元成閻褚少孫望溪亦頷之

閱後漢書注凡爲宗諸論採之華嶠者率佳想見其

書

自晉書以下諸史皆拙於記事而工於記言新唐書

工於狀小人而拙于狀君子

國語之詞精嚴柳子厚得其嚴未得其精國策之氣
奥衍蘇公得其衍未得其奥
書之當讀者昌黎進學解具之讀書作文之法昌黎
與李翊書柳州與韋中立書具之
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偏那子才至言也然豈因讀不
可偏遂束高閣必不可不讀者讀之讀不可偏者
觀之觀之亦非徒與寓目焉而已循環理會數十
過後自能著之心本前人所云身到處不放過也
諸葛武侯之於書獨觀大略此非詳略之略乃所謂

賢者識其大者大規模大作用也孟子云此其大
略也亦當作如是解若如項羽之兵法略知其意
不肯竟學則敗績失據矣
陷堅之勢異而文之高下分焉唐宋八家中愚所以
不愛子固子由也漢賈誼之勝董劉亦以此定之
有以賈山至言配太傳者得毋無鹽唐突
張伯松爲陳崇作莽功德頌雖非所宜言文自妙絶
今古潘元茂以下靡不襲慧牙後而去之若莛與
楹侃明文選乃錄魏公册而不及此文可謂鑒於
濁水而迷於清淵也
駢四儷六雖曰今體然如劉孝標之廣絶交詢徐孝
穆之爲貞陽侯與王太尉諸書在北齊與楊遵彦
書杜弼之檄梁唐李義山之爲濮陽公檄劉稹語
語有風雲氣非可以一度撰也王駱諸家竊靑嫗
白麗而不勁風斯下矣五代之季羅昭諫所得頗
經奇
封禪書也劇秦美新也典引也攝提三足無能復往

雙之柳州貞符猶可自成一隊而後不稱前馬揚
班三公則尾末捷然彌復陡峯
韓之墓碑銘柳之山水記顧後絶配瞻前無鄰宋諸
大家無所竄其手
賦至唐徐徐未有奇者李杜二公亦迥句閎起耳唯
楊敬之華山賦杜牧之阿房宮賦能以小說大以
大說小離形得似有馬季長笛賦作用
五言詩無論古今體要以工部爲大宗師有風有雅
有頌有漢有魏有晉塵垢粃穅陶鑄六季王阮亭
先生古詩選乃闕之此論未公吾不憑也

工部五言近體多詠物詩吾謂無詠物詩蔦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惟工部知之
詩三百篇亦無詠物詩孔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名焉而已矣意故不在鳥獸草木也然則詩無
興比賦之別其興也比也皆賦也故曰一言以蔽
之
禾中朱竹垞先生注歐陽公五代史記其注數倍於
本書西冷吳星叟先生謂此歐陽所棄不取者耳
愚則以為唯歐公棄之故當注而存之以見歐公

擇焉而精之妙昔孔子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
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此公羊所謂不修春
秋也朱子恨其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竹垞先生此注則朱子之志也惜世無有力者開
而行之
郭子元注莊妙能轉經使莊不謬于聖人故不可有
二舊以為竊向秀然向秀注閒見音釋中乃反不
及之人言不足信也張處度列子注亦似未肯公
愚以為勝輔嗣之于老子輔嗣注老子遠不

非之解老喻老
揚子法言孝武篇卒章忽有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
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三語大為斯言之玷諸家
雖曲與生說不能解免也諦視之於上下文殊不
接屬若刪此十八字徑以漢興二百一十載接上
於道則勞云云亦自泯然無際豈書成後增加之
耶然則司馬公之注信矣

法言之書今無亡脫者而李善文選注謝靈運傳論
引法言云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
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
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蓄意于虛長卿亮不可
及云云今法言無之其語體亦不類不知善誤邪
亦見別本邪
南史劉杳傳周捨問杳尚書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
竟何所出杳荅以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
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
顧問今本漢書安世傳並無簪筆持橐四字亦無
韋張注豈杳所見者古本漢書耶抑今刻脫耶梁

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眞本漢書奇豈據此耶
學記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康成注博依廣譬喻也
不惟詩而已諸書盡然韓非之儲說上下淮南之
說山說林解頤愈疾義兼乎此人自當不復得作
聲但應諾諾使俱正言之則未盡一簡而臥矣宋
儒之所以舌敝耳聾不見成功也
讀書難字過少陵五字訣也無禰衡之一覽便記不
可如應奉之五行俱下
揚子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
昭代叢書 己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七 世楷堂藏板
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此眞孔孟義疏先儒於兩
守字猶求其瘢瑕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孔子語
亦費推敲矣
讀古人書博觀而約取兼能自下意者前唯王氏困
學記閻近惟顧氏日知錄出入必偕不可一日無
也
事類賦雖人間小書而秩秩條條整理不愧其注尤
佳非苟作者惟鼎之一類爲劣以所據强半皆鼎
錄耳
吾家密之先生通雅一書奇書也引而申之其書可
壅破屋子有未盡善者亦頗有太史好奇輕信之
過如申培詩說子貢詩傳此四明豐氏僞造也而
往往引之又如趙宧光說文長箋此史炤通鑑釋
文之類不直一笑者往往引而辯之若論韻而尊
洪武正韻則一王之制蓋猶有說也
次韻往復詩盛松陵至宋而多不可校然至蘇長公
莫能兩大蓋其牙頰間別有一副鑪鞴所引聖籍
本與此事不相參涉而東西以之左右以之婦女
昭代叢書 己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八 世楷堂藏板
可兵市人可戰直注曲湊如生如附鏘然韻流使
人忘其爲屬而和也今人妄瞋其里所恃有韻府
羣玉一書爲坡命之計耳觀其韻腳皆有來處而
上旅下旅斷而不屬舌本閒強韻於何有新城尙
書所以絕不爲而趙秋谷太史亟稱之也
東坡教人讀書每事作一次求之不數過而博洽矣
綴學之士緣此遂欲求之類書不知事變血脈惟
躬身求之以牘受書乃差有入心處若葫蘆依樣
本不經心臨用如獺祭魚掩卷則仍蒙然如坐雲

霧矣是故求諸人不如求諸己
禪家說法有纔恁麼便不恁麼之語文家用筆訣亦
必乃爾始如鬼出電入不可捉搦莊子天下篇論
墨氏一段昌黎與孟簡書論孟子一段皆一重一
掩三起三眠不似後人只辦得捭而闔之一死法
也
何晏論語集解鄉黨篇其衣服節始於不以紺緅飾
終于必有明衣以齊始以齊終蓋紺齊服也其飲
食節以齊必變食始必齊如也終亦始于齊終于

齊準此則不必別出謹齊一條而寢衣二句不必
改入明衣下原目若綱有條不紊也古人文
字何嘗盡以類從若以類從則凶服者式之二句
應改入升車條下矣
有當與諸經並肆者皆宜也詩序也孔安國之書序
也鄭康成之詩譜序也詩譜也王輔嗣之易略例
也杜元凱之左氏傳序也何邵公之公羊傳序也
范甯之穀梁傳序也鄧景純之爾雅序也趙邠卿
之孟子章句序也而其中如書序詩序直應號之

爲經熟之復之其有分詩序爲大序小序及畧亦
首句而以下爲講師附益者幸勿聽褻也
無所解而强作解事者姜白石之續書譜嚴滄浪之
詩話是也古人云貂不足狗尾續孫過庭之書譜
非不足也而白石續之此狗盜之子所謂裘獨有
尾者也滄浪以禪喻詩觀其自運則既傲且遁小
僧縛律之不如而喈喈然沸談空說有比所謂野
狐禪也宜不免牧翁之棒喝
昔人有云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黃魯直評杜詩者莫
不善於劉會孟此二語乃刮膜金鍼也草堂詩箋
所以獨勝諸家
朱長孺注李義山詩已得八九但開卷錦瑟一篇或
以爲令狐小青固爲妄誕東坡清和適怨云云亦
屬傅言朱竹垞謂是悼亡之作殆於近之愚則疑
爲元宗發爾元宗之移入南內也高力士令李輔
國控馬謂此五十年太平天子杜樊川詩亦有五
十年天子之句故發首曰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
一柱思華年也曉夢蝴蝶所謂一場春夢望帝杜

膀明指幸蜀藍田生玉則反以諷肅宗也其旨甚
明昧之可見
義山青陵一詩云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
霞莫訝韓憑爲蛺蝶等閒飛上別枝花蓋自遵也
義山隨鄭亞嶺表令狐綯以爲忘恩倫合故賦此
以見志
韓孟聯句直與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唐賦骫骳散當以
此補之
律詩不害詩律賦則害賦以皇甫持正之氣所爲山
雞舞鏡賦且無一字可論而況其散乎惟天隨子
神崖孤秀綵非應用之文所言皆胸懷本趣也使
束以有司之尺度則蹙矣
韓文公墓志銘神道碑皆皇甫持正筆也而於刺潮
州兩不書徒鱷魚事古人記事提要其非凡所見
如此
李長吉有馬詩二十三首大抵皆感士不遇言世無
伯樂也其中有云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夫買
駿骨者燕昭也而反以送楚襄此所謂北首而南

昭代叢書 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十二 世楷堂藏板

轅也其能入乎用意深妙而注家以爲誤使事可
笑可歎義山李夫人詩云慙愧立茅人已沒教星
替言帝帷中所望見者皆幻影非眞李夫人也史記
以爲王夫人俎夜致王夫人乃齊人少翁事而立白茅
者則五利將軍欒大也今乃并言之古人使事不
拘亦見文成五利總一邱貉耳不足深辯而不知
者猶銖兩求之
謝康樂宋廣平皆其爵也史家不著其字人亦無從
稱之
杜少陵贈王侍御四十韻眞字韻也而中有勤字一
韻李義山送從翁詩亦有之復有殷字一韻今所
行平水韻皆不收

昭代叢書 已集 偶然欲書 卷第三十九 十三 世楷堂藏板

偶然欲書跋

偶然欲書朴山先生雜評經史詩文頗多創解考集虛齋集無之蓋晚年所作也武林鮑丈以文擬梓入知不足齋叢書而未果丁未初夏舉緒本見眎爲手錄之以廣其傳其命名則取孫虔禮偶然欲書一合也之義震澤楊復吉識

孫揆嘉肇初校字

西臺慟哭記註

餘姚黃宗羲太沖著

戊寅歲讀西臺慟哭記其中多忌諱隱語信筆註釋猶未見張孟兼註也已而見之所云甲乙若丙之人都無確據因爲辨證

如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

方願曰丞相信公開府先生杖策請公署諮事參軍其器見西臺慟哭記其稱唐宰相者託言前朝稱魯公者周文公封魯故言之文公爲魯公也景炎元年丙子七月公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軍馬至南劍十一月入汀州所謂開府南服也是歲皐父年二十八○張丁曰稱唐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董晉爲隴西公之類徐贄民曰先子手鈔謝皐羽詩文一編其慟哭記稱宰相信公不稱故人唐宰相魯公

明年別公海水湄

景炎二年正月公移屯漳州龍巖縣三月至梅州皐父別公在是歲之春

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

祥興元年己卯皐父別公後二年也公已被執九月北行有書頗杲卿詩云常山義旗奮范陽嗾吻口口一狠狽六飛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鋌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睢陽詩云起師哭元元義氣震天地百戰奮雄姿蔣妾渾妾士渾淚睢陽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令狐潮乃爲賊遊說公被執而爲以事者忌諱之辭○危素曰過張睢陽所嘗往來處此蓋題信之永豐睢陽廟非嘗所往來處也蓋按鎗山縣南二十里有睢陽廟蓋當時名永豐也危意以公所過者在此然記言別公後明年則是執後之過非平日之過明矣其詩在指南後錄發建康以後又豈永豐之廟哉危爲以事二字所誤

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子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

蘆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

德祐乙亥九月公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

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

是歲癸未皐父年三十五公自壬午十二月初九日有柴市之變故每遇諱日皐父必集同志於名臺野祭其下越臺西臺皆是也○張丁以爲是歲在乙酉不知何據其後越臺之哭丁亦云丙戌則是後一年矣記言後四年丁說非也

又後四年而哭之于越臺

是歲丙戌有別唐玉潛冬青樹引時皐父年三十大父處士　桂芳　墓誌有云閩人謝翱奇士也嘗與處士雪夜放舟登子陵西臺擊石作楚歌聲振林木意悲憤人莫識○張丁曰甲乙若丙者意爲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雖不知其然唯三人同登時詩可考見也按此既無實證吳寫桐廬縣馮翁皆睦人無有江干住者記言登岸宿乙家何也丁又曰別甲別思齊也與丙歸者桂芳也桂芳衡同家于睦歲云暮矣不應一歸一不歸也衡爲皐父之門人以乙爲衡則序門人于老友之上矣故知楊塵故下文云別甲於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

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

是歲癸未皐父年三十五公自壬午十二月初九日有柴市之變故每遇諱日皐父必集同志於名臺野祭其下越臺西臺皆是也○張丁以爲是歲在乙酉不知何據其後越臺之哭丁亦云丙戌則是後一年矣記言後四年丁說非也

又後四年而哭之于越臺

是歲丙戌有別唐玉潛冬青樹引時皐父年三十大父處士　桂芳　墓誌有云閩人謝翱奇士也嘗與處士雪夜放舟登子陵西臺擊石作楚歌聲振林木意悲憤人莫識○張丁曰甲乙若丙者意爲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雖不知其然唯三人同登時詩可考見也按此既無實證吳寫桐廬縣馮翁皆睦人無有江干住者記言登岸宿乙家何也丁又曰別甲別思齊也與丙歸者桂芳也桂芳衡同家于睦歲云暮矣不應一歸一不歸也衡爲皐父之門人以乙爲衡則序門人于老友之上矣故知

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
十二月初九日文公之諱也
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鬚如
人墟墓
祠在臺下
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
富春山在桐廬縣西三十五里有東西二臺各高
數百丈以子陵故名釣臺
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

起又念余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
君焉
按始至時皐父年十七
今余且老江山人物聽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
雲從南來滃沛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
舉酒相屬各爲語以寄所思
皐父詩云殘年哭知己白日下荒臺淚落吳江水
隨瀾到海迴故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未老山中
客唯應賦八哀又云總戎臨百粵花鳥瘴江村落
日失滄海寒風上劇門雨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魂
欲哭山陽笛鄰人亦不存子善有擬古詩云平原
一遺老九重未知名臨危觀勁節相視驚爲奇
陽猶舉手額天閔無成九閽期報國千古猶光晶
壯子美夢李白詩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白生
故魂來則青魂返則黑文公已死故魂來則黑此
亦有布衣人烈烈死殤貞回風惜往日輝映豈獨

滿沼泊肉食輩逃額徒吞聲我謂同志士野祭激
高情配享遺斯人憂心每如酲

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
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

皐父江上別友詩云相看仍慟哭欲學晉諸賢成
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剡雲侵別色南雪憶歸年
擬其鋤青木無爲俗事牽

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
行狀云遊倦瓢簞婆睡之江源月泉故與馮桂芳

歸睡

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
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

子善入桐廬故江行

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
勘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爲文詞固以達意亦
誠可悲已余嘗欲倣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
際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於此宜得
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

太史公作秦楚之際月表一時戰爭諸國興廢倏
忽不可以年故表之以月朱亡之時義師迭起皆
不能久故皇父欲著月表以詳獨行全節之事不
曰季朱而曰季漢者亦猶唐宰相之託于前代也
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

西臺慟哭記註跋

西臺慟哭記明初張氏之註基詳梨洲先生又爲之正譌補漏可謂精益求精矣至皐羽生平又有會稽徐埜公之年譜徵引奥博見　昭代叢書甲集中蓋埜公固梨洲門人也乙丑仲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中梓爰琴校字

破邪論

餘姚黃宗羲太沖著

余嘗爲待訪錄崑山顧寧人見之不以爲迂今計作此時已三十餘年矣方飾巾待盡固念天人之際先儒有所未盡者稍拈一二名曰破邪夫論之美者酌古美芹彼皆戰爭經略之事顧其行豈別有所授受出於孔子之外而自立一門戶乎余之所言還由不可稽考一炭之光不堪爲鄰女四壁之用或者憐其老而不忘學也

從祀

從來議從祀者自七十二賢之外有以經師入者則左邱明以下二十人是也有以傳道入者則周程張朱以下是也是固然矣余以爲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學也非一世之學也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世治則巷吏門兒莫不知仁義之爲美無一物之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亂則學士大夫風節凜然必不肯以刀鋸鼎鑊損立身之清格蓋非明燭精神澄心於無何有之鄉此則釋氏之學從祀者從求之傳燈之中矣昔朱子陳同甫義利王霸之辨不能歸一朱子既不能絀同甫同甫亦終不能勝朱子同甫所以不能勝朱子者必欲以天理全然付於漢唐之君不以漢唐之臣實之也漢唐之君不能如三代漢唐之臣未嘗無三代之人物以天理把捉了事也上下千古如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宋之韓

資治叢書 99版

天地故能使三光五岳之氣不爲厲發猶如盲者行路有明者以相之則盲亦爲明朱子謂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謂盲者爲暗合則可謂明者爲暗合則不可漢唐以下之人臣明者無代無之此七公者則醇乎其醇者也百鍊之金芒寒色正而可謂之暗合乎蓋由後來儒者視孔子門牆窄狹行焉比迹誦必其譽名節重於國事莫肯硬著脊梁肩此大擔徒以亢陽勝氣齟齬於事變之來只討便宜做去此是許由務光相傳澈世之學孔子之所謂逸民者而吉凶同患之學亡矣故視此七公者皆等之爲外道嗟乎七公之從祀爲小使彌綸天地之道不歸於孔子其害可勝旣乎

上帝

邪說之亂未有不以漸而至者夫莫尊於天故有天下者得而祭之諸侯以下皆不敢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其凜凜於天如此天一而已四時之寒暑溫涼總一氣之升降爲之其主宰是氣者卽昊天上帝也周禮因祀之異時遂

稱爲五帝已失之矣而緯書創爲五帝名號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汁光紀鄭康成援之以人註疏直若有五天矣釋氏益肆其無忌憚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言因創爲諸天之說佛坐其中使諸天侍立於側以至尊者處之於至卑効奔走之役顧天下之人胥於見聞入彼塔廟恬不知怪豈非大惑哉爲天主之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主之像記其事實則以人鬼當之并上帝而抹摋之矣此等邪說雖止於君子然其所由來者未嘗非儒者開其端也今夫儒者之言天以爲理而已矣易言天生人物詩言天降喪亂蒸冥冥之中實有以主之者不然四時將顚倒錯亂人民禽獸草木亦渾淆而不可分擘矣古者設爲郊祀之禮豈眞徒爲故事而來格來享聽其不可知乎是必有眞實不虛者存乎其間惡得以理之一字虛言之也佛氏之言則以天實有神是固於形氣之物而我以眞空駕於其上則不得不爲我之役使矣故其敬畏之心蕩然儒者亦無說以正之皆所謂蔽

罪於天者也

魂魄

或問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府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信乎曰非也此爲五行相配多爲名目其實人身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禮記曰魂也者陽之盛也魄也者陰之盛也延陵季子之葬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所謂精氣卽魄也神與意與志皆魂之所爲也魄如何分別曰昭昭靈靈者是魂

運動作爲者是魂魄依形而立魂無形可見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謂之虎威自縊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猶星隕爲石皆魄也凡戰場之燐火陰雨之哭聲一切爲厲者皆魄之爲也魂無與焉譬之於燭其炷是形其燄是魄其光明是魂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今筮視家死後避喪之說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尚未去者如楚穆王弒成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獻子死而視不可合是也然則釋氏投胎託生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而不盡然也史傳如羊叔子識環之事甚多故不可謂之無或者稟得氣厚或者培養功深或專心致志透過生死凶暴之徒性與人殊投入異類亦或有之此在億兆分之中有此一分其餘皆隨氣而散散有遲速總之不能留也釋氏執其一端以槩萬理以爲無始以來此魂常聚輪廻六道展轉無已若是則盛衰消息聚散有無成虧之理一切可以抹卻矣試觀天下之人尸居餘氣精神瞢懂卽其生時魂已

欲散焉能死後而復聚乎且六合之內種類不同倮人非人地氣隔絕禽蟲之中牛象蟻虱大小懸殊有魄無魂何所憑以爲輪廻乎然則儒者謂聖賢愚凡無有不散之氣同歸于盡者然乎否耶曰亦非也吾謂有聚必散者爲愚凡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地宰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見堯舜做鬼來決其必散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無是事而詩人億度言之堯舜之鬼綱維天地豈待其現形人世而後謂之鬼耶周公之金縢傳說之箕尾明以告人几後世之志

貳拾叁册 99版

士仁人其過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猶能以仁風篤烈披下民之塌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誣也死而不亡豈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無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謂凡愚之魂盡散則祭乃虛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未盡之氣儒者謂子孫盡其誠意感他魂之來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間其魂即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齋七日戒陽厭陰厭又立尸以生氣迎之庶幾其一縷之氣若非孝子慈孫則亦同一散盡也

地獄

地獄之說儒者所不道然廣記夷堅諸書載之甚煩疑若有其事者蓋幽明一理無所統屬則依草附木之魂將散於天地冥吏不可無也然當其任者亦必好生如皋陶使陽世不得其平者於此無不平焉陽世之吏固乎天下之治亂日常多治日常少故不滿使有陰慘之象滯於一隅則天地不能合德矣故曰常多治日常少亦其勢然也冥吏爲上帝所命吾知其必無不肖者矣乃吾觀爲地獄之說者其置刑有碓磨鑊銅柱鐵牀刀山雪窖蛇虎糞穢慘毒萬狀目所不忍見耳所不忍聞是必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性與人殊者始能勝其任吾不意天帝所任治獄之吏乃如唐之武后也且陽世之刑止有笞杖徒流絞斬已不勝其紛紜上下若地獄言而信則故鬼新鬼大亂於冥冥之中矣陽世之愛惡攻取方謝而冥地之機械變詐復生夫子所謂鬲如罪如而願息者殆有甚焉或曰地獄之慘刑所以禁陽世之爲非者也上帝設此末命使亂臣賊子知得容於陽世者終不容於陰府以補名教之所不及不亦可乎余曰不然大奸大惡非可以刑懼者也地獄之說相傳已久而亂臣賊子未嘗不接迹於世徒使虔婆頂老凜其纖介之惡而又以奉佛消之於世又何益乎夫人之爲惡陰也刑獄之事亦陰也以陰止陰則沍結而不可解唯陽和之氣足以化之天上地下無一非生氣之充

之於後使千載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頸賤之爲禽獸是亦足矣孟氏所謂亂臣賊子懼不須以地獄蛇足於其後也

分野

周禮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註云十二土分野十二次疏云星紀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按此十二邦乃後人所加周公作禮其時未有秦鄭若以十二次分配下土只當以十二州言之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并幽營也然亦不過大略耳後世堪輿分析愈細其謬愈甚星經天之圖數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天之經數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至於二十八宿度數每一度計一千四百六里有奇則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合周天之數若以周天之數限於十六餘萬里之內自昔帝王所下闢地之最廣者無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其與趙疆理不入而奎婁昴畢實星甚相遠地絕相遠其故何耶且於南則分野太疎於北則分野太密

世楷堂藏板

宋鄭二國同在豫州之東爲里幾何而乃當夫角亢氐房心之五星魯衛二國密比於奎徐之間所封尚狹而乃當夫室壁奎婁之四次周遷洛陽其地尤褊而分秦楚之外亦獨占夫柳星張之三次北之分野可謂太密矣斗牛女止三宿耳而南起二廣東抵閩浙北至江淮據江南之九路井鬼二宿耳而北起於秦南及四川以至於瀘南溪嵩滇緬諸國奄及西南之二方南之分野可謂太疎矣或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曰其國始封之日推歲星所在如歲星在斗牛而

世楷堂藏板

吳越始封則斗牛屬吳越此又不然假如齊魯並封是當同一歲星何以齊爲虛危魯爲奎婁耶又謂左氏遷閼伯於商邱主辰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爲晉星杜預注主辰主參爲主祀主祀卽分野也依此言則晉當兼主胃昴畢胃不特參也商當主辰何以房心在卯也皆非定說矣

唐書

有唐凡二十帝不得其死者七人而元宗肅宗之死不著憲宗雖著而弒君之故不明按晏元獻守長安村民安氏富財云素事一玉髑髏弟兄析居欲分爲數片元獻取觀自額骨左右皆玉也元獻曰此豈得於華州蒲陸縣泰陵乎民言其祖父實於彼得之元獻因與僚屬言唐小說載元宗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攜鐵鎚擊其腦作聲聲元宗謂刺客曰我固知命盡汝手昔葉法善勸我服玉及丹今我腦骨成玉丹在其中刺客抉腦取丹而去此眞元宗之髑髏也因命瘞之泰陵元獻又云相傳肅宗之死如武乙爲暴雷所震可驗其不孝之罪也唐書李輔國傳但言

世楷堂藏板

元宗自徙西內快快不豫至棄天下不知史官爲之諱乎抑其事秘無有傳聞之者乎元宗崩於寶應元年四月甲寅肅宗崩於是月丙寅相去僅十一日當元宗崩時肅宗已疾革其死於疾明矣武乙之厄訛也唐書宦者傳柳泌以金石進憲宗餌之躁甚數暴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王守澄陳宏志弒帝於中和毀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初未嘗及郭后與穆宗也裴庭裕東觀奏記云憲宗宴駕之夕宣宗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穆宗商臣之酷卽位後誅鋤

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一日與二侍兒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隕於樓下左右急持之卽聞於上大怒其夕后暴崩上志也唐書亦載大中十二月慶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及守陵宮人由此言之是郭后穆宗皆與聞乎故者也郭后之罪通天矣顧其列傳云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臣爲輔吾何與外事哉文宗問后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十取一爲貉道以授田時言之也若其所自買之田爲民所買是民土而非王土也民待養於上故謂之王臣民不爲上所養則不得係之以王孟子以二

卽如漢之三十而取一亦未見其爲恩也而況於後世之賦輕者十取其三重者十取其五六民何以爲生乎民既無以爲生則隱避催科詭計百端并亦難乎其爲上矣夫古之賦稅以田爲毋以人爲子人有去來而田無改易故履畝而稅追呼不煩今之賦稅以戶爲毋以田爲子田既錯雜而戶復出入故按籍而徵稽攷甚難今總不能如古八家同井之法顧田有號數一號或千畝或數百畝則何不以一號當一井立爲號長按號而爲催科使號長董其稅事凡有

益顛倒矣唐人小說此類極多如以爲然則李林甫之爲仙吏陸宣公之傾竇參將亦可信乎

賦稅

先王之時民養於上其後民自爲養又其後橫征暴斂使民無以自養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田出於王以授民故謂之王土後世之田爲民所買是民土而非王土也民待養於上故謂之王臣民不爲上所養則不得係之以王孟子以二十取一爲貉道以授田時言之也若其所自買之田

七便詭寄之術爲一也飛灑之路絶二也厥田上上至於下下九等不得那移三也胥吏無從上下四也丈量既定不可增減五也十年編審止在業主田號不動六也有司按籍而索完欠井然權不旁落七也較之按戶催征知戶而不知田者相去懸絶矣雖然此不過催科便於有司吾誠不敢以養民者望之後世但使兩稅之法復於前代徵其田上所自出不以銀爲事庶幾民得以自養耳

科舉

科舉之弊未有甚於今日矣余見高曾以來爲其學者五經通鑑左傳國語戰國策莊子八大家此數書也自後則束之高閣者未有不讀以資舉業之用者也自後則以爲汎濫而鑽研於蒙存淺達之講章又其後則以爲汎濫而說約出焉又以說約爲冗而圭撮於低頭四書之上童而習之至於解褐出仕未嘗更見他書也此外但取科舉中選之文誦諷舉做移前掇後雷同下筆已耳昔有舉子以舜舜問主司者歐陽公荅之云如此疑難故事不川也罷今之舉子大約此類也此等人才豈能効國家一幃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撻可哀也夫顧有心世道者亦明知此輩之無用皆因循而莫之救何也如以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行之未始不可然極重難返之勢不無惶駭莫若就今見行事例稍爲變通未嘗不可以得眞才也今第一場經義第二場論表判第三場策五道經義當依朱子之法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數衍之體論以觀其識見表以觀其綺靡判當設爲甲乙以觀其剖決策觀其通今致用所陳利害其要如何無取海行言語勦從套括嗟乎舉子苟能通此是亦足矣無奈主文者相習成風去取只在經義經義又以首篇爲主二場三場未嘗過目逮夫經義已取始弔後場以充故事雖累經中敕褒如充耳亦以時日迫速不得不然也余嘗與萬季野私議即浙江而論舉子萬人分房十餘人每人所閱不及千卷日閱二百卷五日可畢第一場取一千卷揭榜其不在千卷內者不得進第二場第二場取五百卷揭榜其千卷每人閱一百卷一日可畢當取五百卷揭榜其

不在五百卷內者不得進第三場第三場方依定額
揭榜始謂之中式如此則主文者不得專以經義爲
主而二場三場爲有用舉子亦不敢以空疎應世會
試亦然此亦急救之術行之數科後取朱子之議行
之又何患人才之不出乎

罵先賢

偶閱徐芳所記錢蒙叟言吳郡秦生某同載北舟中
往往罵李卓吾不寘蒙叟笑曰卓吾非可輕罵之人
也至京師生忽大病見一人前讓曰我卓老也子何
人斯而亦罵我生大懼翌日市楮幣糞飯祭而拜之
以謝愈罵病始愈余於是爲公之罵象山陽明者大
懼焉卓吾生平喜罵人且其學術偏僻罵之未始不
可而聊爾人尚不可罵況象山陽明之爲先賢者乎
吾恐冥冥之中必有奪其魂魄而非楮幣糞飯之可
謝也吾嘗有言人即頑冥不靈必不敢罵矧壯繆以
其能禍之也壯繆之賢不過如象山陽明而其異者
壯繆之威靈以香火像設象山陽明之威靈以書卷
誦讀會謂書卷誦讀不如香火像設乎是不知二五

破邪論跋

破邪論一卷附刊于南雷文定四集之末家傳稱作是論時先生年已八十故能斷制精確老筆紛披乃爾惟其中唐書一則偏信無根野史殊乖論世之識余仍錄之而爲之辨要不敢附和隨聲也辛亥初秋

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山

公

九

原

錢塘馮　景少渠著

原命

人所云云者命也而莫有究其所以命者故其言不
譬祭法曰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屈狐庸曰
巢隕諸樊闔戕戴吳是二王之命也而郈文公則曰
死之短長時也遷繹而卒君子曰知命然則命一定
而不可變乎曰奚爲其然也今使有人于此以生辰
干支問都利術士李彌乾彌乾曰法當死溺吾言無
不中而其人戒畏巖居終身不乘船吾知無死溺法
也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君子脩身以俟之脩
者其可知者也俟者不可知則歸
之命云爾班彪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此志士所以
尊其功庸人所以息其求之道也天之命人其意亦
若是而已矣孔子罕言命而曉子服景伯則言之孟
子於臧倉之沮則曰天也非是無言天命者矣傳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詣動作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原性

孔子言性詳矣莫正於孟子而荀揚爲雜韓子三品
之言弗顧于始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王荆
公說性曰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
矣此又要終論其習雖然庶幾近之董生純儒也其
言性若左孟子而與荀卿合者何哉曰性比禾善比
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
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天在
所爲之內也嗚呼豈其然禾無不米米者常也不幸
而不米而不可謂禾本然也性無不善善者常也不
幸而不善而不可謂性本然也今其言曰中民之性
如菰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爲雛菰待繰以綰
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待而後
能云者要終而果然耳要終而果然其本無不然可
知矣卵未雛夫人而知其雛也菰未絲夫人而知其

絲也萬有一不然亦決非其性本然而惡乎而疑之又謂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待賢聖夫誠以善予性而因教之以其所固然其義精矣胡多累之有人果自成功而無待賢聖是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又何求哉又何求哉

鄧青門云董語殊傷但未醇耳據此駁正亦一快也

原情

好善而惡惡者情也有善而無惡者性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之爲善視其性性水也情波也動則波靜則水謂水無波謂波非水可乎不可乎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情也情性者動靜之謂也一而已矣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曾是喜怒哀樂而可滅也乎發而皆中節則性可復也滅情者傷性

吳荊山云蒨然無疵

原生

生也者有與生俱生者也其來也無始其逝也無止其中有主托于逆旅逆旅不可以久留一宿出門主

人安投故曰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人情莫不欲生而聖賢之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是故道弗聞仁未成虛生浪死若蜉蝣然橫目二足曾是以爲人耶失道與仁而苟生生理亡矣雖謂之死可也盡道與仁而考終命而凶短折生之理不亡雖謂之生可也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壽遠廬毀矣主人固在然荷重涉遠又不知其閱幾逆旅也苶然疲役不繫馬而馳而曾莫知返其真於是遠廬毀主人隨之亡可哀也夫人皆知養生而莫知生之主蘄盡火傳昧者頑然作原生

鄧青門云以吾儒爲主而通二氏之微亦奇作

原死

時有晝夜物有死生是故晝夜者天之死生也死生者人之晝夜也生人之大夢死人之眞覺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疑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入夢而不欲覺焉戚矣夫夢則戀覺則畏吾不知其明也適來時也適去順也生爲我時死爲我順而皆我之生故我耳未始得死亦我也未始喪何戀何

畏而不釋然其來也無而之有其去也有而歸無然則生也逆旅也客也死也故廬也主也古之人與吾說同者五列子之歎行而忘歸榮啟期之樂處常得終晏嬰之善息伏莊子無生向秀無死吾嘗樂此五達人之言而世之貪夫以爲不祥而諱之以爲不祥而諱之而又動而之死無怪乎動肉含氣生意盡矣人之達也難

邵青門云貪生貪貪死亦貪大覺則兩忘活潑潑地

原神

無形而形無聲而聲者物之自爲也形於無形聲於無聲非物所能自爲也見聞不恒其妖乃興惚兮恍兮爰召咎徵雷風無常易乃取象於恒者至變而不變變化風雲之際可以觀大常故曰恒韓子曰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其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噫昔之一聲是萬山一我也有形之我不能徧而無形之我能徧形至之逸耶神至之逸耶聲亦氣之發而已離乎形形不能至而聲至之者惟其虛耳矣目瞻前不顧後視左弗能及右又限于隔垣而四方上下之響無不入于耳故虛之所出也神而所受也亦神故道在集虛

吳荊山云頗得莊列楞嚴之解而發妙文

原怪

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其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噫昔之一聲是萬山一我也有形之我不能徧而無形之我之間欲徧歷焉非裹糧旬月不可而又疲精殫力流汗重胥而後能至乃登高者一呼而萬山皆應萬山一聲是萬山一我也有形之我不能徧形至之逸耶神至之逸耶聲亦氣之發而已離乎形形不能至而聲至之者惟其虛耳矣目瞻前不顧後視左弗能及右又限于隔垣而四方上下之響無不入于耳故虛之所出也神而所受也亦神故道在集虛

吳荊山云頗得莊列楞嚴之解而發妙文

原怪二

凡妖之作由人興也人不以爲妖雖興不害故物之怪物自怪也物自怪者人莫之怪物將自及焉人之所怪怪物之怪也怪物之怪者怪不在物也怪不在物人將自及焉神降於莘石言於晉豕人立而啼白虎談二世之騶蒼犬攜呂后之掖若斯之類皆由人興是以君子自審有致怪之道則恐懼脩省以逆天休而已不禳于物不媚于鬼苟自反無致怪之道則泰然俯仰安其故常何惑焉西門豹投巫于水阮宣子伐樹於社公沙穆戶外三呼不與語其怪自息孝叔堅不詫狗戴冠魏元忠不驚猿守火數日狗暴死而魏亦無他可爲善處怪矣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衰宏而卒殺其身彼梁孝王賈誼袁盎霍禹山雲諸葛長民輩見所怪而怪之見所怪而怪之怪不在物也能無自及哉

邵青門云論正亦圖健

原怪三

孔子不語怪而子原怪何哉曰子非言怪也言所以處怪之常道而已矣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身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正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予惡夫世之見怪者禱祠醮祭厭勝巫蠱靡所不爲不軌與怪怪甚無謂也是故顏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女曹所見勿爲妖妄且訞祲之生凡皆所以覺悟人而使之率由典常者也夫惟聖人見異竦然脩德則瑞物可保而有也伏羲之圖禹之九疇周文武之駒虞鳳鳥白魚是也庸君反道不脩雖瑞物化而爲妖孽鄭之龍鬬之麟漢之白雉莽之黃

雁桓靈之河清嘉禾芝草生懷愍之玉龍出霸水神馬鳴城南石季龍之蒼麟十六白鹿七皆是也苟遇災而懼反躬自救則孽可更而瑞也商之桑穀周成王之大風宋景之熒惑從可知也寶武疏曰瑞生必於聖世福至則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誠哉是言漢明日食詔云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故孔子曰天災地孽所以警人主也夫既知儆矣常道惟明明妖不勝德矣其怪矣其怪

吳荊山云名言有補世教
毛舍侯云讀原怪三篇正論運以健筆方駕韓柳
實天下之奇作

山公九原跋

山公先生以古文辭鳴浙右身沒無後遺書散佚解
春文集十四卷皆客宋漫堂中所作十鑒九原則附刊集後者也戊申歲暮假知不足齋藏本閱之掞茲帙入叢書其十鑒樹議稍迂未及並錄己酉
孟春震澤楊復吉識

孫撰嘉肇初校字

談書錄

錢塘汪師韓杼懷著

倦士性耽書而鈍於口耽書則癡鈍口則拙平生
倥傯不去書疾病不釋卷而與人交無欵曲造次
不能以詞自達秉於天者豈可得而強哉嘗觀史
傳所載曰能劇談人各有能有不能
也康駢之錄以筆代舌每見俗事俚言亦各有本
不盡出於無稽時因談及而筆錄之古云以世眼
觀無眞不俗以法眼觀無俗不眞觀者之不同也

顏所言不涉世事不牽時人僊僊裒裒仍是談書
不輟耳錢唐九曜山民汪師韓

汜勝之書

漢藝文志農家有氾勝之十八篇注云成帝時爲議
郎此即班氏自注顏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
田者師之徙爲御史其書本未有名月令草本萌動
鄭注引農書疏曰先師以爲氾勝之書也李善注文
選稱曰田農書與鄭氏合而後人引書者俱稱爲種
植書遂不知有田農之名又文選注引王隱晉書曰

汜勝之敎睦九族見於王儉褚淵碑文內敎睦於閨
庭之下考晉書儒林傳氾毓字雅春濟北人奕世儒
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遽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
常父衣無常主氾勝之當卽氾毓之先人自成帝至
晉二百數十年正可七世但勝之漢人不應稱述於
晉史而敎睦九族之語與今唐修晉書稱氾毓者無
異則選注所引王隱之書亦是氾毓而傳抄者誤爲
勝之也漢書注氾音凡今本誤作凡又音敷劍反蓋氾濫
音泛人姓音凡說文只氾濫一解無平音廣韻始具
平仄二音氾之姓乃取諸水名也

續齊諧記

漢魏叢書有梁奉朝請吳均續齊諧記一卷後有至
元甲子吳郡陸友跋曰齊諧者志怪者也蓋莊生寓
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
通考亦云通雅曰齊諧卽莊後人或作續齊諧記按文獻通考經籍考
陳氏曰唐志又有東陽無疑齊諧志今不傳此書殆
續之者歟奈何厚誣通考也東陽之書載在舊唐書
經籍志且文選注嘗引以注顏延年讌曲水詩及謝

惠連詠牛女詩而二注所引皆即續齊諧記李善冠以東陽之名豈東陽無疑即均之隱名耶至於至元甲子乃元世祖中統後改元之元年是即宋理宗景定五年陸吳郡人不應用元之號若元順帝元統後亦改號至元始乙亥訖庚辰凡六年又不值甲子或是至元二年丙子之訛

論衡詩細

王仲任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時人疑邕得異書搜其帳中果

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趙長君通韓詩著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傳之學者詩細今已無傳隋經籍志注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煚撰亡神泉其即詩細耶而長君所著吳越春秋盛傳仲任又著養性書十六篇則不傳凡書之傳固有數耶王上虞人趙山陰人王師班彪趙師杜撫

東征西征二賦

潘安仁小人也其爲長安令作西征賦曰某去魯而頗難季過沛而涕零敢於亶稱孔子之名季則謂漢高祖也其曰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蓋自以爲鄙夫矣曹大家子穀爲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曰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其後曰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無不藹然儒者之言此豈

潘岳可並論也即以文論西征之冗碟亦豈得如東征之雅潔哉女中曹大家眞是第一流人物立德立言兼之矣

烹小鮮

道德經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蓋謂烹小魚者不事刮鱗剖腹意在簡易而已後人詩文誤用似與舉重若輕一例宋史呂蒙正傳一日上語侍臣曰清靜致治能行黃老之道者蒙正曰老子賤彈琴單父皆眞黃老之旨也如汲黯臥治淮陽子賤彈琴單父皆眞黃老之道者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

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唯清靜以鎮之足矣此可爲證

從善如登白頭如新

國語周敬王十年衞彪傒適周見單穆公曰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韋昭注曰如登喻難如崩喻易言人爲善難而爲惡易並非以登爲贊美崩爲棄疾也漢書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皆同名字不相知文選李注引家語孔子之郯遭齊程木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歡言爲伯皆之所歎賞也然則雍固未嘗無樂之者矣世有盛坐安得盡有車公無顧公也雖然爲車公難爲顧公易吾寧爲顧公

名勝

後世以地有勝景者爲名勝非也晉書王導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敎導及諸名勝皆騎從此名勝猶云名士又北齊邢邵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名勝以山水宴遊爲娛亦謂人也

癡聾 中醫

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本愼子語愼到曰不聰不明不能爲公朱書庾登之傳引之有疾不治恒得中醫見漢

書藝文志皆至言也

布帆無恙

今人贈遠多云布帆無恙按晉書顧愷之傳嘗因假還殷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此謂帆無恙非謂人無恙也而文人多誤用

猖獗

凡言猖獗者猖狂也古今宜無異解乃三國志諸葛亮傳先主謂亮曰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是則猖獗乃蹶躓之意矣袁宏後漢紀作猖蹷可證三國志之訛字

觸諱

宋殷淑儀卒謝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謂靈運復須出也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座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耶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允高祖弟高祖愛之養以爲子者也五代史晉家人傳重貴乃高祖兄子高祖六子重英重進重信重義重杲俱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宋史周三太宗加洪進檢校太師以文顯爲副使文顯爲刺史爲制史洪進上表有云至於車男亦荷殊獎蓋指文顯也宋史王溥傳溥子貽孫貽孫弟子克明尚太宗鄭國公主改名貽永令與其父同行云此皆以孫爲子名文顯與父並行宋太祖授洪進觀察使檢校太傅以文顯爲副使文顯爲刺史生洪進欲應其言乃以爲子名文顯與父並行宋太祖授洪進觀察使檢校太傅以文顯爲副使文顯爲刺史太宗加洪進檢校太師以文顯爲副使文顯爲刺史爲制史洪進上表有云至於車男亦荷殊獎蓋指文顯也宋史王溥傳溥子貽孫貽孫弟子克明尚太宗鄭國公主改名貽永令與其父同行云此皆以孫爲子名文顯與父並行宋太祖授洪進觀察使檢校太傅以文顯爲副使文顯爲刺史

卿兄若翁

三國志趙子龍不取趙範寡嫂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此語可對漢高祖吾翁即若翁之語然而漢高有愧子龍矣

以孫爲子以子爲孫

五代史世家閩陳洪進傳有相者言洪進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顯之子始

子守節卒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子爲嗣此則以子爲孫者也今蘇松嘉湖間陋俗每以最少子爲長子之子其父母自始生時卽以孫子呼之特鄉野然耳近見汪堯峯文集內族譜後序云繼高祖者爲適子膽參政公參政公之適子膽刑部公刑部公之適子度歿無後不後兄弟之子而後母弟廣州公廣州公官刑部乃謂兄弟不相爲後久之而始以己之幼子爲之後又見永年申頍字敬立乃崇端愍公佳允之孫耐俗軒課兒文訓云寗元著先生名爾謙順治己亥進士官御史嘗見松江一進士家亦有之采自知其非理矣

盜不過五女之門

盜不過五女之門自漢有此語後漢書陳蕃傳桓帝內寵猥盛蕃上疏曰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宮女衆多豈不貧國乎且聚而不御必生悲怨之咸以致水旱之災帝頗納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然則女者婦也而今人乃以生女多者當此語是亦有本顏氏家訓治家篇曰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之門自漢有此語後漢書陳蕃傳桓帝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雖皆引陳蕃語意各不同

蒼颯

俗語云沒蒼颯二字見宋書鄭鮮之傳范泰訃鮮之仕宦不及傳亮謝晦曰今日蒼颯去人遼遠

正月上旬占歲

東方朔占歲書自正月一日至八日爲雞狗猪羊牛馬人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拔占歲書莫識由來而其說則見於王充論衡物勢篇又見北史齊魏收傳其言本諸晉議郎董勋不云出東方朔也頃亦不及王充何歟又遼史禮志凡正月之日一雞二狗三豕四羊五馬六牛五六互易與前微異七日爲人其占晴爲祥陰爲災俗煎餅食於庭中謂之熏天

箕口

韓昌黎三星行一章三星者斗牛箕也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畜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

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謹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東坡志林曰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值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通雅曰磨蝎忌犯也梁書太清元年行大捨曰翔磨術家之磨蝎本於羯磨梵云蝎磨此云作白作白猶布薩也受戒三番每月自白其所犯作白令其白也又按春秋傳曰雖蝎語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潛由中出加蠹正與箕口意同往有友人爲余推命引韓蘇爲說余命躔畢月以水爲命而水在箕度其毀譽秉除宜也獨奈何但有毀譽而無學問哉

人命八字總數

王魯齋云命有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命周檢圖書影云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卽以上四刻下四刻論亦只一百萬零三萬六千八百然則安有二百餘萬耶或有是年無是月或有是月無是日如六甲之年其正月皆是丙寅六甲之日其子時皆是甲子故不可以六十四卦相乘爲四千九十六卦之例例之也

歐陽公相

歐陽文忠公耳白於面所見朱人說部凡三處孔平仲談苑云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聞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脣不著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又陳師道後山談叢云六一爲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脣不貼齒一生惹謗言語毀譽豈亦有命耶又張耒明道雜志云歐陽文忠應舉時嘗遊京師浴嘗院有一僧熟視公因問之曰吾師能相人乎僧曰然足下貴人也然有二事耳白於面當名滿天下鬚不掩齒一生嘗遭人謗罵其後公以文章名世而屢爲言者中以陰事然卒踐二府以上三條惟說齒與鬚不同其以耳白爲佳相同也有人焉耳則白矣又無脣不貼鬚不掩之患而乃謗罵多出意外將毋耳白正是遭謗之相而脣不著齒鬚不掩齒正是名聞天下之相安得有來和相經一爲證其說隋書來和字宏順善

相骨相聲

北齊書本紀高祖神武帝高歡與司馬子如劉貴賈顯智爲奔走之友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顯智等獵於野見一赤兎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兎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大家出棗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瞎相徧捫諸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呼其二子曰何故鬬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按盲者善相是令揣骨相也又方伎傳皇甫玉善相人顯祖既卽位試玉相術故以帛袜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文宣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孝昭長廣武成二王並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鼬彦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鼬彦曰我何爲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後爲孝昭所殺　世宗時文裏

有吳士雙盲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問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問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招之乃謬言亦國主也世宗以爲我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也周樂圖書影謂揣骨相始于唐貞元末相骨山人捫杜循事未之考耳

歷代官名

官名各有其義虞書百揆四岳周禮六官先儒釋經各有訓詁矣歷代之官宋書百官志有解雖未盡嘗度必有所自來如云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晉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師也丞相奉相助也太尉自上安下曰尉大司馬司主也馬武也司徒司空司馬爲三司司徒又爲太尉司空又爲御史大夫隋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則又不同大將軍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東漢位在三司上魏晉隨時上下　漢曄

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三將軍位亞三司章帝始用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漢末奮威將軍晉伏波

輔國將軍並加大儀同三司征東征西征南征北四將軍曰四征位次三公祭祀以酒爲本長者主之故以祭酒爲稱太常欲令國家盛大常存光祿勳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廷尉凡獄必質之朝廷與衆共之之義兵獄同制故曰廷尉導官令導擇也擇米令精也大鴻臚鴻大也臚陳也大長秋皇后卿也以皇后陰官秋者陰之始取其終而長欲其久也尚書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浴尚席猶有此名尚書尚食六尚秦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古者

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役於射事也度支支派也度量也黃門者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奉朝請奉朝會請召而已越騎掌越人來降因以爲騎也一說取其材力超越也長水關中小水名也射聲士聞鼓則射之虎賁漢武帝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謁者謁請也詹事詹省也刺史刺之爲言猶參覘也按吳有太宰晉時或用其名若周有虎賁何云王莽因古有勇士孟賁而改乎以上所釋

不無牴牾附會然若後世之史但紀一代之官曾不知此官名是因是創又安問其何義耶是亦史學之一端也

八座

百官志曰五尚書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座有右僕射則不置祠部尚書今人不知其解今所謂八座乃南齊書明帝諸子江夏王所乘八捌輿也

太子師傅

元史許衡傳王文統奏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將入謝衡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力辭又儒學傳薦鄭拜太子右諭德固辭人問其故曰在禮太子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二事相類是皆合於古爲師弗臣之義

倣書

今童子入塾學字有倣末寫學生某習字元史嘗嘗傳云有達官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嘗嘗曰世祖以

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令秘書所藏當時倣書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

比鄉　雲肩　繡花

比鄉雲肩之製皆始於元元世祖皇后宏吉剌氏製衣前有裳無袵後長倍於前無領袖綴以兩襻名曰比鄉以便弓馬時皆倣之又順帝本紀有雲肩合袖天衣與服志云雲肩制如四垂雲青緣黃羅五色嵌金爲之襯鄉制如雲肩青錦質緣以白錦衷以氈裘以白絹雲肩之名至今無改比鄉在明曰褙子今或稱背搭背心明洪武元年定命婦之服俱用翟衣而有等焉繡翟九重一品翟衣八等二品七等三品六等四品五等五品自一品至五品衣色用紫四等六品七品衣色俱用緋四年以羣臣不敢用冕命婦亦不當用翟衣改制金繡文一品金繡雲肩大雜花二品金繡大雜花三品繡小雜花四品銷金大雜花五品銷金小雜花六品大紅素羅八品至霞帔褙子墜子首飾鐲釧圖彩之制各有等差詳見輿服志

神射

賈子建齊琴行名都篇曰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此當虛語耳然神於射者不獨穿楊貫蝨沒石飲羽稱異前代也魏書陳留王紹成之孫嘗臨陣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矟之徒亡魂而散乃令人徐取矟而去宋史范廷召嘗出獵有羣鳥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又范恪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鏃如鏨名曰鏨弓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又何灌遼人來犯潢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與夏人戰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鉀至洞胸出背疊貫後騶文劉騎嘗從其父仲武征討牙門水解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又忠節傳康保裔善騎射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箸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巧金章宗本紀獵於榆赤火一發貫雙鹿

射鮫龍熊虎

漢武帝射蛟本紀馮從仔當熊外戚傳　班史述之後世稱焉然後世更有奇者遼太祖神冊五年五月有龍見於拽剌山陽水上上射獲之藏其骨夫武帝射蛟樅陽江中漢書亦云獲之獲蛟與獲龍猶相等也遼道宗咸雍元年七月以皇太后射獲熊賞賚百官有差十月幸鹽巫閭山皇太后射獲虎大宴羣臣令賦詩豈不殊絕乎雖然射熊勇也當熊忠也上幸虎圈圖攀檻欲上馮從仔獸熊佚出圈直前當熊而立當熊其近於仁者之勇乎

錢譜

錢譜始於蕭梁唐亦有譜宋則爲志爲譜尤多傳者殊少所見明以來錢譜只是摹拓其文而已編譜譜當以諸史食貨志爲本考其源委得失旁及百家雜記或有事近鄙陋而可資談助者亦載之如南齊曹虎在雍州致錢七十萬悉厚輪大郭或傳虎每好風景輒開庫拍張向之又廢帝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個不得今日得用汝未唐陽城傳有陳蓁者俟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元史脫脫欲更鈔法傑哲篤請以楮幣

券

宋蕭參撰希通錄參號通巖居士錄撰於嘉定癸未乃宋寧宗嘉定十六年戊稱元人者非有論執券取償一條史記田敬仲世家蘇代謂田駢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又平原君傳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券者取其合符之義曰左右皆可援謂券如合符是也謂曰左曰右皆可非也蓋古人倘右右券乃券自人與書者左券乃券自我出者

焚債券

焚券事古多有之而事各不同史記馮驩爲孟嘗君收責於薛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爲市義也漢書高帝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此兩家常折券棄負顏注曰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爲見光惟也宋史陳希亮年十五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

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爲志學也若後漢樊重貲至巨萬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北齊李元忠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元忠焚券免債邵君仲臨終貸人錢物書券自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教子孫不欲復以賄利累之此其富而好禮爲可尚矣隋李士謙出粟數千石貸鄉人値年穀不登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盧義僖有穀數萬石貸民以年穀不熟爲徵及來謁瓊知其意每見談問元理研無由啟口乃燔其契金章宗時定羌民張顯焚券已責又獻粟萬石以賑饑此因歉歲而施惠亦盛德事也宋王宏父珣晉司徒頗好貨貸物取息珣卒宏悉燔券書一不收責齊崔慰祖父慶緒爲梁州刺史及亡慰祖料得假貸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焚之此皆以子焚父券爲最難得也北齊蘭陵王孝瓌又名長恭後主武平四年飲藥死有干金責券臨死盡燔之此由死非其命有感而然獨惜其未爲於無事之日耳至前五代宋顧覲之中子緝私財甚豐鄉里庶士多負其責覲之禁之不止及爲吳郡謂

魏書儒林陳奇傳游雅取陳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遂抵奇罪竟致大戮遂及其家隋書河東隱士張文詡曰吾昨夙乾花坑坑卽今之炕也日知錄記土炕引舊唐書高麗傳不及此二條元宇文懋昭金志云

穿土爲牀熅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此卽炕也志又云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則明稱爲炕宋朱弁炕寢詩云禦冬貂裘敝一炕且跧伏汪水雲湖山類稿幽州會同館詩云收拾碎磚稗暖炕掘穿平地結寒爐炕字自宋已入詩矣按炕見爾雅釋木甘泉賦曰炕浮柱之飛榱兮李善注云炕舉也漢書王莽傳贊曰皆炕龍絕氣炕與亢抗字同後人因坑音枯橫切而土坑所以熅火乃直用炕字非字之本義也

魏宮闕

魏都賦所言魏之宮闕始自正殿遞及南北東西復自左而前而後而右賴有張孟陽舊注規模猶可彷彿魏之正殿曰文昌殿前値端門之前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前有鍾簴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殪賓鐘又作無射鐘七月設鐘簴於文昌殿前按曹操以建安十八年自立爲魏公二十一年自進魏王魏四年丙申之五月正自進爲王之月先於建安十九年十二月天子命於

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列西向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椒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央有溫室中有畫像讚賦曰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象賢聖圖以百端綵以藻詠其繪畫可想見也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堂皇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注訛虎作鳳非北則冰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虎臺有屋一百九間冰井臺有屋

百四十五間下有冰室賦曰上累棟而重霤下冰室而溫宜室在臺下注作上非
三臺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
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
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
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
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
魏武帝爲魏王時太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
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中令太僕大
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爲相國始置
輸作刑竟署吏文帝既立嘗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

太常宗正二十二年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初置衛
尉時武帝爲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也鄴城內諸街
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宮
東有石貫橋其水流入南北里魏武帝時堰漳水在
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
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貲者也宮東中當石貲
有長壽吉陽二里長壽北入吉陽南入皆貴里也鄴
城西有元武苑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萄諸果鄴
城西下有乘黃廄西城下有白藏庫有屋一百七十

魏后妃出見臣下

魏文帝爲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
坐中衆人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以楨不敬減死
輸作刑竟署吏文帝既立嘗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

郭后出見帝曰卿仰諦視之父子不同若此當時宴
會輒令后夫人出見豈相沿貝小君之禮耶

何晏妻同母

何晏何進孫也魏太祖納晏母尹氏并收養晏見寵
如公子晏母生沛王及女金鄉公主晏尚之夫妻一
母所生也

鄭袤馮文熊

謝元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云廣平聽方籍文選注
引王隱晉書曰鄭袤爲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

獻皇帝謂袁曰盧子家王子邕雖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袁字林叔榮陽人今晉書列傳文同廣平府志職官名宦但有盧毓王肅而不及袁是疎也又陸士衡贈馮文熊遷斥邱令四言詩選注引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熊集云文熊爲太子洗馬遷斥邱令贈以此詩斥邱今成安縣也又贈馮文熊五言云佇立望朔塗悠悠迥且深注云馮在斥邱故云朔塗此與四言陟彼朔垂語正同府志作馮熊不詳其字又訛作肥鄉而成安縣志云無考

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朱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爲敬兒猪兒亦改恭兒敬兒自云貴不可言不自測量於鄉里爲講言使小兒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赤谷口敬兒所居地也後世名狗兒者遵史懿祖之後有小將軍狗兒聖宗第五子南府宰相狗兒皆無事蹟可紀又有遵將赤狗兒見於金史宗子鄭王永蹈初名石狗章宗時以謀逆賜自盡又李英傳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以守關誘殺賊使除通遠軍節度使加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英以狗兒賤卒恐衆望不厭而名之至可笑者

人名猪狗

古人命名不嫌畜類故衛之史狗與遽瑗史鰌同爲君子衛宣公之臣司馬狗漢書人表列在中中漢司馬相如父母愛之名之曰犬子後乃改名南齊武帝時有小吏姓黃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不可爲名於是易名爲犬子何點以爲不祥又齊張敬兒傳云父醜官至節府參軍始其母於田中臥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朱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爲敬兒猪兒亦改恭兒敬兒自云貴不可言不自測量於鄉里爲講言使小兒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赤谷口敬兒所居地也後世名狗兒者遵史懿祖之後有小將軍狗兒聖宗第五子南府宰相狗兒皆無事蹟可紀又有遵將赤狗兒見於金史宗子鄭王永蹈初名石狗章宗時以謀逆賜自盡又李英傳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以守關誘殺賊使除通遠軍節度使加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英以狗兒賤卒恐衆望不厭而名之至可笑者

傅是誰我不識二事相類史言敬兒初微爲護軍潛對空巾侧即妾侍竊窺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嫂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閤因口自爲鼓聲

莫如遼之皇族遼西郡王驞糞金宣宗時之漢王傳猪糞也元史石抹狗狗以武功著郭狗狗篤猪狗皆以孝行聞金亦有都統猪狗本紀所載仁宗延祐時有中書參知政事狗兒不知何姓而宰輔之臣有稱醜驞黑驞者夫孰非王侯將相哉

石工安民李仲寧

莫難於小人而有君子之行乃有事跡相類或幸而名彰或不幸而名晦朱史蔡京擅政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王明清揮麈錄云九江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碑姓名呼使仲寧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公後齋任城王諧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攝屐而去冀州人爲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按安偉不知其解應是呼痛之聲四大不倫不意見之儒林傳

儒號法師祖師釋封國公

之者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以兩事比觀安民特不鐫名耳碑固鐫也仲寧竟不鐫碑似尤勝矣乃

佛法既行儒者多爲所惑梁書儒林傳皇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夫誦孝經是矣何必擬觀世音經乎魏書儒林傳孫惠蔚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北史儒林傳後周熊安生學爲儒宗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爲祖師之名被於儒者當時不以爲非也而釋氏顧有稱將軍者魏志所載法果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等號皆固辭及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又曇證亦加號老壽將軍唐代宗時胡僧不空官至特進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見舊唐書王縉傳及徐浩書不空和尚碑降及元明則有大寶法王而若元之劉秉忠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卒贈太傅封趙國公明之姚廣孝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卒贈特進光祿大夫榮國公還俗之僧又不足道矣

武臣不能書

武臣多不能書三國志蜀之王平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聽之知其大意往往論說不失其旨動遵履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有儒將之風焉宋書沈慶之手不知書瞑不識字上過令作詩慶之口授顏師伯曰徼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慶之每日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此二人皆不必識字而勝識字者多矣南齊書王敬則傳世祖問此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是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徼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隨州郡令省事讀詞下教判決皆不失理魏書楊大眼傳雖不學但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後周梁臺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詞意可觀此三人較之王沈抑其次也宋書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

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北史齊解律金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北齊書庫狄干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識知書是皆不長於舉筆耳若金史赤盞合喜傳元兵破汴司諫陳尚屢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耶葢不識尚字至分爲兩耳以呼人名更奇矣元史本紀世祖至元十九年那旺國

王仕昂以其國無識字者遣使來朝不奉表

雀兒參政

蛇無頭而不行俗語也金史斜卯愛實傳愛實括京城粟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史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

呼臣爲哥

元史葢文炳傳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未及戰士卒死者十已七八百姓死者亦數十萬文炳之子御史中丞士選率同列諫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未數月帝問師敗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始爲罷兵世祖常呼文炳曰董大哥故帝以二哥呼士選士選乃文炳次子長子士元本行二也近人評史者乃以父大哥子二哥爲可發一笑幾疑其以父子分大二矣按八百媳婦叛是成宗大德元年事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深等官是六年事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是七年事

病瘖久任

古之仕者聾盲皆無礙於治事獨宋之楊信以病瘖而歷仕至十七年之久自建隆二年至太平興國二年瘖疾愈太宗聞之遽幸其第明日卒且尤奇者信有童奴田玉能揣度其意每上前奏事及與賓客談論或指揮部下必迴顧玉書掌爲字玉直達其意無失天生信而使之瘖又生玉以佐其通顯不然則信與天下之疲瘖殘疾者何異哉

隱相公相媕相

王補父事梁師成見蒲及師成兩列傳當時蔡京父子皆諂附師成人目師成爲隱相又以蔡京爲公相

童貫爲媪相三相中媪有二焉

男服婦人服

熏衣薙面丈夫恥之何況粉黛後魏彭城王勰爲北齊文宣帝薙其鬚鬢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談元氏微弱比之婦女此出於不得已者也後周宣帝令京城少年爲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爲喜樂當時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惟宮人得乘輜車加粉黛焉但其時自有妓樂大成元年十二月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二年四月幸中山祈雨還宮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迎候且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與公服間服之蓋所鄭重獨在粉黛耳

女詐爲男

女詐爲男不獨古樂府木蘭詞也南齊書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圍棋解文義徧遊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伎還之爲老嫗豈不惜哉史以爲人妖陰欲爲陽事不果故泄乃敎則遒光顯達慧景之應謝疊山碧湖雜記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邛以詩上謁庠稱之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薦擢府掾吏事明敏胥史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嘏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蓨邛嘏以詩上謁庠稱之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薦擢府掾吏事明敏胥史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嘏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近王漁洋輯五代詩話遺漏此條惜乎崇嘏後事未詳

若何也明史列女傳保寧韓貞女元末爲男子服被驅入伍從明玉珍被璽南遇叔贖歸成都始改裝同時莫不驚異洪武四年嫁爲尹氏婦後有南京黃善聰年十三失母父販香令爲男子服從遊數年父死變姓名曰張勝有李英者亦販香與爲伴侶踰年不知其女也後偕返改裝明日英來知爲女求婚善聰堅執不從有司聞之助以聘判爲夫婦凡此女詐爲男女皆貞潔故其事可紀若男詐爲女則前代絕無至近代乃有之皆以詐僞恣其姦淫此王法所不容

誅也

鄧通韓子高

漢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異賜韓子高傳（本名嬖子文帝改名）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文帝其寵愛之文帝嘗夢見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後進爵爲伯（賜死時年三十）兩文帝夢畧同而兩人不得其死亦同也

驢鳴好惡

後漢書逸民傳戴良字叔鸞汝南人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嘗學之以娛母此好驢鳴之在王武子前者乃面首左右男妾

宋孝武山陰公主楚玉悅褚淵請侍十日而夜就逼迫之曰君嬭鬑如戟何無丈夫意當時尚山陰者何戟也元徽初褚淵引戟爲侍中戟時年二十九自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史稱戟美儀容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然則戟固不劣于淵也自褚淵之不得而乃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戟女爲齊鬱林王東昏宮在潘余之亞及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綜年十四五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以問淑媛知是東昏時淑媛寵衰因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綜恒於別室祀齊氏七廟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滴血事見於史者南史梁豫章王綜母吳淑媛居齊東昏宮在潘余之亞及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綜年十四五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以問淑媛知是東昏時淑媛寵衰因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綜恒於別室祀齊氏七廟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滴血事見於史者南史梁豫章王綜母吳淑媛居齊

否也東昏侯嘗謂左右曰娶婦得如山陰主無恨矣齊明帝長女也遂與之亂齊之山陰主又何其相似也文帝王后鄧林卽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男左右其卽面首左右之謂歟李義山書宜都內人諫武后曰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斯諭諫哉

為父子綵乃私發東晉冢出骨瀝臂血試之并殺一
男取其骨試之皆驗舊唐書博州聊城人王少元者
父隋末為亂兵所害少元遺腹生年十餘歲欲求尸
以葬時白骨蕤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沾父骨即
滲入焉少元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骸
以葬盡體病瘡歷年方愈此皆父子事也明史文苑
傳丁鶴年回回人父職馬祿丁以世塵為武昌達魯
花赤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鶴年奉母走鎮江母歿避
地四明及海內大定牒請還武昌而生母馮已道阻

世楷堂藏板

前死瘞東村廢宅中鶴年慟哭行求母告以夢乃嘗
血沁骨斂而葬焉烏斯道為作丁孝子傳此則母子
事也會稽陳業兄渡海傾命業流血酒骨收葬此又
兄弟事也至如南史宋吳興孫法宗父隨孫恩入海
被害法宗至年十六沿海尋求父尸見枯骸則割肉
灌血十餘年骨胜無完膚血脈枯竭終不能逢遂哀
絕終身不娶嗚呼是可哀矣

沐猴為盜

前聞陝西有猴盜庫銀事守庫者獲得猴而不知主
者姓名官先期懸牌擇一大寺廟中審訊鬧邑驚詫
往觀俟衆畢集乃閉廟門官佯訊猴不能語鞭扑之
猴跳擲繩脫吏趕打之猴顧一人抱持不釋即猴主
者也四方稱其能吏按此事古嘗有之宋楊繪知興
元府庫緣被盜繪就視之見縱迹不類人所出入曰
吾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之一訊具服此其智識似
更奇也

盜割牛舌

宋史包拯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

世楷堂藏板

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
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又穆衍調華池令民牛為仇
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於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
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此兩事相同
包在仁宗時穆在神宗時豈穆效包之所為耶抑其
一誤耶兩賢皆以吏治著稱故善皆歸之獨奈何作
史者亦不考其實而分紀兩傳也

人死於蚊

世傳露筋祠死於蚊者也查初白有詩云舊是鹿筋

梁何年祀女郎以爲露筋娘乃地名鹿筋梁之訛然
人固有死於蚊者劉延世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溪多
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熏之有一廳吏醉仆爲蚊
所噆而死

人無頭不死

說鈴所載兵亂之時有人頭已斫而身不死且能織
屨飲謂此人千古無雙矣而正不然日下舊聞引廣
異記靖河崔廣宗開元中爲鄯縣令犯法張守珪梟
其首形體不死身歸飢卽畫地作飢字家人進食於
頸孔中飽卽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
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
如其言又趙葵行營雜錄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
有親戚宦遊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
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爲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
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瘧瀉病勢莫衍一旦頭
忽墮脫家人以爲不可救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
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至今猶存耳此兩事
一在唐一在宋至如山海經所載海外西經奇肱之

國刑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
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郭注曰是爲無首
之民大荒西經壽麻之國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
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
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於巫山注曰于章山名也厥
前頭在前者也走咎逃避罪也物無獨必有對人以
少見多惟耳而若宋史忠義何時傳所載臨江軍舊
斬一寇尸能行一里許衆壞爲肉身皐陶明史楊廷
麟死義時頭已落而聲從項出則其死雖異而固不
免於死也

人死得雨而蘇

人死有得小雨而蘇者宋史忠節傳曾恝（翠之孫也恝音讓又與固同）
須次於越建炎二年金人陷越城中文武官並
詣府恝獨不往爲鄰人逮捕見酋琶八恝罵之家屬
四十口並遇害時子嵓甫四歲與乳母張氏皆死夜
值小雨張氏復蘇顧見嵓亦蘇尚吮其乳郡卒陳海
匿嵓以歸後知南安軍又趙立建炎三年金人攻徐
王復拒守命立督戰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立巷戰奪

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手瘞之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舟船軍聲復震

斷腸草

閩地有所謂斷腸草者蓋野葛也宋史王璡知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關即死其處以誣仇人璡辨察格鬬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爲少變又吳及爲侯官尉閩俗多自尋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又悉爲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所謂自尋即此草也此風至今有之閩雍正年閒有撫軍下令凡服此草死者得實必杖責其尸惡習頓減通雅云野葛一名黃藤即鈎吻也一名火把花言其紅也南方草木狀曰一名胡蔓草彼以毒人不半日即死山羊食其苗即肥何子元曰有野葛之地必生薤菜以薤汁滴野葛苗當時萎死薤令作虀有水虀陸虀魏武習啖野葛以食薤也

方言

永年人李同知芳莎作方言考以釋永年之音康熙初知縣朱世緯永年縣志載之今新志削去而亦有南北相同者摘錄於後如薄音蒿除草也詩以薄茶薪樗乃甲胄整治整治之器軒音憲即俴也內械軒則野豕爲軒以西錢如其王面慕如夫人面瑕贅千瑕俗作肷小鬼俗言鬼必加小字漢書小鬼之神者也杜伯山傳音牟漢書取茶賦傳醡貯水器貨殖傳醡漿也音所交切敕音賴爭攘也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汰侈已甚鄭人貪賴其田敕音賴善敕乃甲胄整治整治之月令仲夏之月注飾者飾之又石仲容整治整治之背也史記大月氏傳月下面音牟漢書取茶賦傳醡貯水器貨殖傳醡漿也小鬼俗言鬼必加小字漢書小鬼之神者也杜伯山傳

父唯舅是許允壻南史梁韋叡傳時叡內兄王慙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伯父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慙惲叡謹不敢對祖征曰汝小童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元魏劉郁遇劫賊呼曰齊州主簿房景遠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忍殺其親景遠爲煮與以食飢者又北史序傳李炎之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杜詩贈狄明府博濟云梁公曾孫我姨弟姨兄弟之稱今惟江北有之江南但稱表兄弟若妻姊妹之子稱甥則今南北皆同此也荆豫人謂長婦曰熟熟祝也祝始也張揖廣雅曰青徐人謂長婦曰稚長禾苗先生者曰稚取名於長於已則呼之爲姒年少於已則呼之爲娣左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是皆呼夫弟之妻也知此所謂長婦稚婦者實以婦人之長稚也此又一解也至如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所云同出乃是同嫁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此乃姒姊而娣妹然別爲一解矣娣姒名古後世又多異稱劉熙釋親曰娣姪姊娣先後也字書引廣雅云兄弟之妻相呼曰姊娣今關廣雅原文初不如此未知所據史記封禪書曰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漢郊祀志作以孔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卮之其室民多往祠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顏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搆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之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之爲姊娌是則先後猶云姊娌而宛若乃其先後之字非以宛若爲姊娌之別稱而宛若又有先後也近世文人厭娣姒姊娌熟習以宛若爲鮮新即望溪先生文集中爲其同族弟之妻既爲敵體故不以兄弟之長幼相命但以年

諸母墓表亦有曰處宛若間是當別有本耳乃若方言以姻爲婿集韻以姻爲婿應是沿訛熟視之文而字書謂兄弟之妻相謂皆曰姒則又因左傳而曲爲解矣

親家公

後漢書禮儀志云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此似但言姻親之家耳而親家公之稱則見隋書李穆弟渾傳宇文述召李敏妻宇文氏口自傳

授令敏妻寫表奏李家反狀煬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又房陵王勇傳高祖曰劉金驎諂佞也呼雲定興作親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驎者爲其此事五代史劉昫傳唐廢帝時馮道與昫姻家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凡事有稽失者必指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坦之耳語於帝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杖傳將廢遵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富貴是則阿奴爲尊國恣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是則阿奴爲尊

阿奴

晉代叢書 已集 說郛續錄 卷第二十一 畧 世楷堂藏板

呼其甲無論男女皆有之矣晉書誤認爲小名耳

拜堂

杭謂婚夕爲拜堂唐詩有之王建失釵怨云雙栱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蓋謂拜其堂上之尊章也

鬧房曰弄女壻法

世俗婚姻有鬧房之戲其由來已久北史后妃文宣皇后李氏傳云趙郡段昭儀詔姊妹也婚夕部妻元氏爲俗弄女壻法戲文宣高洋文宣衛之後因發怒謂詔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巳集 世楷堂藏板

曰我會殺爾婦元氏懼匿婁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出此事北齊書不載然以女戲男今亦少有耳昭儀於後主時改適錄尚書唐邑

物事

俗語物事見隋書張衡放歸田里帝自遼東還都衡妄言衡怨望誇訕朝政竟賜盡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按所謂作物事者謂煬帝奪宗之計也

把戲

元史禮樂志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明殿啟建白傘蓋佛事謂之遊皇城其請色隊仗內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此把戲二字之見於史者

乾阿婀

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母陸令嘗嘗配入掖庭後主襁褓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婀遂大爲胡后所昵愛此後世乾阿婀之稱之所自始也南史褚彥回傳宋明帝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流泣曰吾近危母之服也宋史胡寅上高宗書謂黃潛善汪伯彥方以乳媪護赤子之衛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是三人者其皆乾阿婀歟若何承天年老荀伯子呼爲婀母直以形如老嫗耳

婦稱太太

今世婦人貴者稱太太按漢書杜鄴傳云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太后又外戚傳云哀帝即位

傳太后尊爲恭皇太后後歲餘尊恭皇太后爲帝太
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皇太后稱
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時成帝母太皇太后在
長信宮故變文以示不敢稱也後世太太之稱或本
於此然觀宋以前未有此稱胡應麟甲乙剩言云有
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父詩云幸喜荆妻稱太
且斟桓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眷屬惟中丞以上
得呼太太故幸而見之歌詠讀者大爲絶倒然則明
時此稱猶有差等不似近上下無別也

恩父義父義子

宋史陳自强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因侂胄由選人至
兩地才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祁衞秦國公
嘗語人曰自强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主
恩父其時倪思字正父歸安人言士大夫列拜於勢要之門
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於恩
父者指自强也萬歷野獲編云趙文華先爲監生值
分宜作祭酒賞其文成相知後趙爲刑部主事被察
謫外分宜强留之升京堂以至大用遂拜分宜爲義
父愛踰所生乃子世蕃時時嫺侮之文華又私進百
花仙酒於上爲分宜所賣置絶其温清乃潛求救於
歐陽夫人一日家宴甚樂夫人舉觴曰今合家歡聚
奈少文華耳嚴述其負心狀夫人解之曰兒曹小忤
何忍遽棄之趙先伏隱處出而百拜泣請始得侍觴
席未因濫三孤而世蕃終厭之俄以觸上怒分宜不
爲救斥爲民以陳趙相較似陳之稱門徒爲父更甚
於趙之以弟子稱子要其無恥則一也其後魏忠賢
之黨有五虎五豹十狗十孩兒四十孫而如崔呈秀
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此五虎者史明著其爲
義子當時都人作百子圖演義嘲之嗚呼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斯之謂矣

夢山楚濱雙山念堂

牛班頭者嚴世蕃之僕牛信也見明史黃昇等識詞
若嵩之奴乃嚴年又名永年號夢山先生見明
鶴坡種玉言鯖科臣吳時來疏云家奴永年富將百
萬賓客親識位居臞顯御史鄒應龍疏作嚴年嵩敗
錮於獄又有嚴冬嵩置田宅於南京揚州數十所俱

以嚴冬主之亦見鄒疏野獲編云其先有東省一詞林大僚失懽於吳縣不薦之入閣旋被白簡因作五七九傳七者游七名守禮號曰楚濱江陵之僕也禮守言騭作守理颯不颯錄及廣隸俱云江陵當國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楚濱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而給事李某者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人至四五矣徹侯緤帥延飲必上座衣冠躍馬揚揚長安中九者宋九名徐賓從其主之姓號雙山主人吳縣之僕也五者王五名王佐號念堂婁江之僕也五有骨董之癖邸中游棍趨之嘗買都下名妓馮姓者爲妾甚爲惡游七頗作威福入貲爲

幕職冠進賢與士大夫宴會又娶妾與兩黃門李姓者姻連其後犯事論斬錮於獄宋九頗與邊將往還通賂遺與李寧遠父子爲爾汝之交納授京衛經歷覃恩封其父母拔明史張居正傳馮保客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蒼頭游七入貲爲官勳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於士大夫世以此益惡之而二申野錄云萬厤六年十月擢徐爵爲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馮保門下人也居正既擢用之又使游七與結爲兄弟居正有所

使游七入告徐爵以達馮保注云江陵紀綱號七與九者破其家貲可贍一軍二年之費是則九乃徐爵亦江陵家人也夫自宋以來人無不有號降及於明而蓼山鶴坡楚濱雙山念堂之號亦傳於世昔日卿錄稱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據晉灼引漢語以爲馮毀子都其字奴有字號未有不自權要之家也吳時來劾嵩疏云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簿任嵩填發故俗呼文選郎萬宋爲文管家武選職方郎郎祥爲武管家嗟乎家奴而冠蓋則曹司而

樂戶

北齊神武秉魏政遷都於鄴京畿羣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見魏書刑罰志後世樂戶之名所仿也

劊手

主刑刀者名劊手宋史所載寧宗嘉定時楊簡知溫州以部將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

行夾立數其罪命斬之劊手非忍人不能爲也而亦有善人焉潘美傳云信都人李超從潘美軍爲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釋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濬中進士官至右司郎中至如金史酷吏傳稱焉內翰璧號爲焉劊此其人豈不對劊手而有愧乎

藏挾

昭代叢書 已集 談書錄 卷第二十一 畫 世楷堂藏板

今有所謂變戲法者卽古吞刀吐火之遺意在宋謂之藏撮墨客揮犀云丁晉公謂與夏英公竦會宴齋宮伶人有雜手技號藏撮者在焉丁謂夏曰古無詠藏撮詩內翰可作一首卽席獻詩云舞拂跳珠復吐丸遮藏巧技百千般主人端坐無由見郤被傍人冷眼看亦名藏挾伎文獻通考列之百戲云藏挾幻人之術蓋取物象而懷之使觀者不能見其機也

猴部頭

宋江休復鄰幾雜誌云猴部頭猿父也衣以緋優服葦布昭宗時梁祖受禪張卻筵引至坐側視梁祖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無奔走號躑襆其冠服全忠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無

陞官圖前人謂之選格今謂之百官鐸相傳此圖乃倪鴻寶所作其官制皆明之官制也其實官名雖從時而圖戲則自唐已有房千里髣子格序云開成三年春子自海上北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駛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宦穴骼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爲尉掾而止者有貴爲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震者有始甚微而倏然在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文獻通考經籍有漢官儀新選一卷劉攽撰取西漢之官而附其列傳黜陟可戲笑雜編之以爲博奕之一物又有進士采選一卷趙明遠景昭選此元豐末改官制時遷除格例

也武林舊事市肆記有選官圖列于小經紀內其見於詠歌者孔平仲毅父有選官圖口號云環台官圖歐陽公歸田錄馬貴與經籍考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展觀呼豪子圓飛騰隨八赤摧折在雙元已貴翻投齋將薨郤上天須臾文換武俄頃後馳先錯雜賢愚品偏頗造化權望移情欲脫虐忠失膽俱懸愾色觀三已豪心待九遷寧知鄙罷局榮辱兩茫然至如遼史穆宗本紀言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耶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院事封越國公此則真似骰子選官者矣

紙牌

紙牌之戲前人以爲起自唐之葉子格宋之鶴格小葉子格然葉格戲似兼用骰子蓋與今之馬弔遊湖異矣世人多謂馬弔之後變爲遊湖亦非也二者一時並有特馬弔先得名耳馬弔本名馬掉腳約言之曰馬掉後又改掉爲弔謂馬四足失一則不可行明時或訛腳爲角遊湖謂花未成果其自一至九咸呼爲果曰尊曰極今猶有襲其名者而潘氏所云序爲順純爲豹順又作猻或作徽音遠又作徽音嘴豹則有半豹天豹且自一至九刻畫其邊圍曰刻畫品各有其名一爲截角二爲斜眼三爲豹牙四爲內缺五爲雙白六爲雙箸七爲斜歧八爲外缺九爲

杭之西湖舊之虎邱揚之紅橋其船皆曰湖船客皆曰遊湖馬掉取乘馬之義遊湖取乘舟之

弦月又有曰駮曰虎曰獌亦作貙又作豽曰劫又曰穿山鉚曰駝曰狩音付亦作㹠又作富曰雄三九曰眞君三三曰少君與夫馬掉之所謂大小公突雌突今人知其名者鮮矣

骨牌

骨牌之戲乃骰子之變故宣和譜以三牌爲率三牌乃六面也後人天九之戲見於明潘之恒續葉子譜謂分華夷二隊至今猶然譜云近叢睦好事家變此渾爲三十二葉可執而行按此則今人骨牌搥湖之濫觴也叢睦乃吾里當時多鉅富者大凡遊戲之事必自富貴人倡之此與詩窮而後工可反觀也

大和尚

僧之尊者稱大和尚自晉始也魏書釋老志天竺沙門浮圖澄爲大和尚軍國規模頗訪之唐僧惠能稱大師元奘稱法師元西番稱若八恩巴稱國師稱法王至明而虎駕度謂之活佛然虎駕度非名也元明宗之廟號國語譯號曰讓皇帝蒙古語譯號曰忽都篤正既憲此猶今云圖克圖亦云胡土克圖遂相沿以爲再來人耳今稱達賴喇嘛應即大和尚之謂也魏志又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然則漢僧所服殆猶今喇嘛之紅教者歟喇嘛分黃教紅教而黃爲貴衣黃衣明叟與服志洪武十四年定禪僧茶褐常服青絛玉色袈裟講僧玉色常服綠絛淺紅袈裟教僧皁常服黑絛淺紅袈裟今之僧以賜紫者爲貴此猶唐宋之制三品以上乃得衣紫也若其所謂三衣者大衣曰僧伽黎七衣曰鬱多羅僧五衣曰安陀會此非國制乃用彼法耳

七七

佛教興而人死有七七之期俗謂天千至七則赴地支至七則衝以其衝尅爲之禳解其事蓋始元魏時魏書外戚胡國珍晚年大十誥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北齊書儒林傳孫靈暉嘗爲南陽王綽師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靈暉恒爲綽請僧設齋傳經行道隋書牀邑風俗七七散花香百日如之按路史發揮云人生四千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

散七七之說固亦有義因而齋僧遂爲後世飯僧之濫觴遼道宗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祝髮三千初不必有所爲矣

釋道方術

漢書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托名於黃帝容成務成子堯舜湯盤庚天老天一謂之陰道王莽傳莽日與方士昭君等考驗方術縱淫樂焉三國魏志慈人競受其補導之術乃至閨豎嚴峻亦往從問受房中之書出自道家之流也佛法以殺盜淫妄言飲酒爲五戒乃自佛教始興而鳩摩羅什妻龜茲王之女及講經草堂寺謂有小兒登其肩慫障須婦人姚興召宮人進之一交而生二子興又送以伎女十人諸僧欲效之什乃聚針盈鉢舉七進針以愧諸僧爲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名妍善沮渠蒙遜傳云罽賓沙門曇無讖東入都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都善王妹曼頭陀林私通生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受其法魏主召曇無讖蒙遜殺之舊唐書中天竺北臨禪連河云昔有婆羅門領徒千人肆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爲夫婦宮室自然而立億僕甚盛於是使役百神築城以繞之經日而就此特異域傳聞不知何時事也唐末之代邪說不行矣至於元乃有番僧元史順帝紀及姦臣哈麻傳至元十三年哈麻禿魯帖木兒等進西天僧伽璘真善秘密法謂帝曰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十四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宮宦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演揲兒法者華言大喜樂也亦名雙修法房中術也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與老的沙等十人俱號倚納帝以西天僧爲司徒宝番僧爲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名妍善帝諸弟郎瑘諸倚納皆在帝前褻狎男女裸處牀所處宝曰暨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大都宮殿考宣文閣旁有秘密堂然非自順帝始也英宗碧馬哈哈吃剌佛像於延春閣之徽清亭下成宗塑秘密佛像於京師萬寧寺先有是像至順帝時更有是法明宋樂中建大善殿以

金銀塑佛像百六十九座於梁上備諸淫褻狀至嘉
靖時乃毀之以建慈寧宮西域傳云成化初憲宗復
好番僧至者日衆割巴堅參割實巳領占竹等以秘
密教得幸並封法王其次爲西天佛子他授大國師
國師禪師者不可勝紀嗟乎邪說之行雖明斷如憲
宗猶不能不爲所惑哉

西遊記

小說有言極荒誕而實有本者樹生小兒載任昉述
異記而舊唐書西戎傳述之云大食國在波斯之西
不然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技盲翁正作
其王當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及西岸
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
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其使摘取
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此卽西遊記所謂人
參果也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
行旅此卽所謂流沙河也通考載女國有二有東女
國西女國西戎傳謂大食西北相去三月行有女國
此卽所謂女國也西遊記是元邱處機所作元朝西
域記但有女國流沙然通考注所引如法明遊天竺
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譯國傳道安西域志佛國記
雲勇外國傳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所載奇蹤
詭迹必多卽元朝之書原有書行舉主之不同非盡
身歷也

琵琶記

琵琶記乃牛僧孺事
作琵琶記傳奇者或云高明字則誠或云高拭字則
成竹垞詩話云世傳琵琶記爲薄倖王四而作此殆
不然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技盲翁正作
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自南宋已
然不自元明閒也拨牛丞相卽牛僧孺而中郎之譌
其說不一元人周達觀誠齋雜記云僧孺育子名繁
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
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蔡後
至節度副使鈕玉樵觚賸言云僧孺子牛蔚與同年
友鄧攸相善强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
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攜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
年齒相讓結爲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

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議之也按舊唐書載
宿孺二子蔚棻蔚登太和九年進士第棻登開成五
年進士第俱仕爲節度使雜記所云繁者疑是棻字
之訛蔚襲封奇章侯其名尤著故玉泉子遂以爲蔚
而蔡趙之姓雜記尤爲符合也又考杜牧之作牛丞
相墓誌銘所載五男六女長男蔚次襲次奉倚二人
皆稚齒李玨牛公神道碑亦曰二人未知名長女嫁上黨苗愔次嫁范
陽張洙次嫁常山張希復次嫁前進士鄧淑之訛要之小說所言
六人始數歲則鄧敬又是鄧淑之訛要之小說所言
其爲傳聞總難取信耳

一捧雪是清明上河圖

一捧雪傳奇所謂莫懷古者隱名若謂莫好古玩好
古如以手捧雪不可久也所指乃王忬事忬字思質
弇州山人世貞父也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云嚴分宜
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時鄢懋卿以
總醎使江淮（嘉靖三十九年嚴嵩令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政懋卿勢焰甚盛其妻從行裝五緂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跪行蒲伏至以文繡飾馬白金飾溺器胡宗憲趙文華奉以督兵使吳越（嘉靖三十四年工部侍郎趙文華奉命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三十五年復遣文華視師江南）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朱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家鉅富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咨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薊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眞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時既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姬中丞者知其事直發其爲贋本嚴世蕃大懣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紿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卽湯舜民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又王

夫家見之宋人云京師雜賣鋪每上河圖一卷定價
二金所作大小繁簡不一大約多畫院中人爲之若
擇端之筆非畫院人所及也孫之騤二申野錄注云
後世蕃受刑弇州兄弟贖得其一體熟而薦之於父
靈大慟兩人對食畢而後已詩畫貽禍一至於此然
有小人交搆其間釀成尤烈按所云詩者楊椒山死
弇州以詩弔之爲刑部員外沈叔祺告於嵩也所云
畫卽此圖也所云小人則权祺湯臣輩耳有徽宗宣

世楷堂藏板

楊六郎

楊延昭稱楊六郎見宋史楊業傳業遼史作楊繼業并州太
原人事劉崇爲建雄軍節度所向克捷國人號爲無
敵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雍熙三年大兵
北征業副潘美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
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契丹國母蕭氏與大臣耶
律漢寧等復陷寰州護軍王侁令業趨雁門北口業
以爲必敗不可侁逼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軍於
此張步兵强弩俟業轉戰至此卽以步兵夾擊援之
美與侁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
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業
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卽麾兵卻走業力戰
自午至暮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
方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
傷不能進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不食三
日死業敗時麾下尚百餘人無一人生還者業贈太
尉潘美降三官侁除名遼史聖宗本紀云統和四年
宋將楊繼業初以驍勇自負號楊無敵北據雲朔數
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爲惡其名不
進左右固請乃行遇斜軫伏四起中流矢陷重圍
瘡發不食三日死遂面其首以獻詔傳其首以示諸
軍仍宣諭南京平州將吏自是宋守雲應諸州者聞
繼業死皆棄城遁又耶律斜軫傳云斜軫聞繼業出
兵令蕭撻凜伏兵於路明旦繼業兵至斜軫擁衆爲
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斜軫進攻繼
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所中被擒
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

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又耶律奚低傳云繼業敗於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繼業墮馬先是軍令須生擒繼業奚低以故不能爲功業子延昭爲緣邊都巡檢使宋史咸平三年冬契丹攻遂城延昭集了壯護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氷堅滑不可上契丹遂去拜莫州刺史真宗駐大名召赴行在訪以邊要帝甚悅是冬擊契丹進團練使復爲都巡檢使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

縣志楊令公祠在縣西十五里徙寧邊軍部署率兵抵遼境破古城俘馘甚衆進保州防禦使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及卒帝嗟悼之錄其三子官其常從門客亦試藝甄敘之子文廣字仲容爲定州路副都總管遷步軍都虞侯明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寧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日知錄曰業生平未嘗至燕況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爲寧雲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向不辨何論史傳哉寧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口北門外二里祀宋將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八年禮部尚書周洪範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門北口之非其地豐鎮縣志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兵拒遼於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宋江

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

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張叔夜傳張字穆仲張耆之係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畧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閒者覘所向賊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按侯蒙傳雖有使討方臘之語事無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臘以四月擒或藉其力但其時擒臘者據

徽宗本紀以爲忠州防禦使辛興宗據童貫傳以爲宣撫制使童貫而其實擒臘者乃韓世忠以偏將躡追至青溪嶺問野婦得徑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掠其俘爲己功故賞不及世忠此載在韓傳於宋江何與焉方勺青溪寇軌云歙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出青齊濟濮間有旨移知青社又云方臘之亂曾侍制出守賊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歙州遂陷是曾因宋江而去歙歙所以陷也而用宋江討方臘則青溪寇軌亦無

主簿皆被害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儼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爲正逮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梢像進龍浦下有鐵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　國初江濱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青溪用得勝有州民約爲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賊覺率衆拒戰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諜者以告錦兵於此稗乘所傳不盡誣也此恐是杭人附會爲之不然南宋人紀錄多矣何無一人言之閱四百餘年始有此異聞與

王則張巒卜吉

宋史仁宗本紀慶厤七年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八年閏月貝州平磔王則於市知貝州張得一坐降賊伏誅明鎬傳云王則叛命鎬爲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文彥博爲宣撫使以鎬副之王則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隸宣毅軍爲小校恩冀俗妖幻相煽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其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以慶厤七年冬至叛執知州張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及參軍王獎既而節度判官清河令

主簿皆被害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爲正逮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梢得勝有州民約爲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賊覺率衆拒戰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諜者以告錦伏兵西門賊果以數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闉將成爲賊所焚遂即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牽制之及文彥博至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捕得則餘衆保村

舍皆焚死檻送則京師支解以徇則叛凡六十六日
拔張得一者張耆之子耆傳云得一守貝州妖人王
則作亂得一爲草禮儀伏誅後者之孫叔夜靖康入
衛遂從以北狩臼溝過界河仰天大呼而卒叔夜不
知何人子也馬遂事則忠節傳詳載之

煙草

少時與友人論煙草因搜羣籍輯爲一編曰金絲錄
必已見刻本者方錄之凡四卷曰原起曰劇談曰品
題曰炯戒引書三十餘種

庭訓格言一則 清文鑑菰萊類譯文一則 露書
錯篇二則 明莆田姚旅 物理小識二則 桐城方以智
字圖客著 字密之著

方中履語一則 中履字素北 太倉吳
駿公 綏寇紀畧一則 偉業字
著 日知錄一則 崑山顧炎武
著 遲山堂皃史一則 永年
申涵光字 蚓庵瑣語一則 橋李王逋
和孟著 字脈枕著 香祖筆記一則
濟南王士禛字貽上
著 附錄鼻烟一則 分甘餘話一則 前人
德州田雯 燕山閣知新錄一則 豐山王棠
字山薑著 字勿翦著 景岳本草
一則 會稽張介賓著 本草彙言二則 錢塘倪朱謨
字會卿著 字純字著 龍沙
紀畧二則 桐城方式濟
字扉源著 澳門紀畧澳蕃篇二則 澳譯

殿於篇一則 寶山印光任 崑城張汝
霖著 附錄鼻烟一則
一則名臣王鵬一則 福建通志一則名宦王鵬一則 龍巖
條 紫禁 城內 方望溪宗伯條奏并部議條奏并部議見邸報
隨格門中丞江西條奏并部議 俱見邸報刻本 其詩詞則金
山集都下竹枝詞二首 桐城方文 字爾止著 鈿膽引詩 吳江顧
橋著 蓮龕集美人飲烟詩十五首 臨川李來泰 琇字玉
堂詩一首 德州田雯字子 錢塘臣雜詠詩一首 錢肅
木有敬業堂集詩一首 海寧查慎行 樊榭山房集天
香詞一首并序 錢塘厲鶚 字悔餘著 四子聯句詩一首 山陰劉
字太鴻著 字客之著

塘汪沆秀冰萬光
泰宛平查學禮 無不宜齋求定藥長律一篇 仁和翟灝
字大川著 所惜韓慕廬宗伯嘗命其門人輩賦淡巴菰歌
今竟無一篇傳者錄既輯成復自爲序之曰煙草之
名若石馬浦城衡易之繫以地黃紫以色生熟以製
大率市賣賣儥之名傳於牛童馬走之口以余所聞
曰打婀巴古曰淡巴菰曰淡把姑曰大孖古曰淡肉
果曰搶不歸曰醺曰金絲醺曰金絲煙曰芬草曰煙
酒而總名曰煙世未悉其名莫究所始遂疑起自近
百年來者暇日採諸舊聞附以詞流題詠歸之於篇

戒業爲金繩錄昔東皐子逢大樂署史焦革酒法桑
孚翁備言桑之葉之法之具並尊以爲經以煙草鋪
葵黔暇歷觀冬蒼浮食籍之百裹準禹筴之萬口茶
錄酒植時交進焉著於錄或者不爲文士所鄙笑也
耶

附錄少作四首　移根呂宋始何年芬草從新拜號
煙匹馬就羅歸漢壘一軍提鼓入蠻天漸教禁榷權
豐幣競以吹噓費壯錢茶苦南中空紀錄酩奴人久
漱春泉　瑤草耕煙歲取資黃雲葉葉柳絲絲茅柴
贈代贐書

憂景編簾薄簟篷宵分析續運風俗小函盛滿把火
傳重暈結相思傾心遷有壺公在鼻觀通參出意奇
龍巖石馬外諸餘子棄于囊聚物殊食籍數浮黃
矮菜詞林名重淡巴菰三餐果腹初虛口五字微吟
正惜鬚攜取及時供絡繹并申僮約古從無　偶其
香燒性已諳一枝磨焰手頻攜方言有底爭衡酒詩
境無聊作配藍嘘氣憑依吞篆少熏心虛美落灰慙
不知通介誰邊得暇來芸編佐筆談

韓門先生談書錄皆考證俗事俚言凡九十餘則作
者于書無所不覽故能徵引淵博原原本本如是後
同邑翟廣文晴湖擴爲通俗編則幾及萬餘言矣然
精核固遠不逮此王子仲夏震澤楊復吉識

琴川　琴川　琴川　

學海

蠡測

貳拾參册 99版

長洲沈　謙去爭著

朱子周易本義現行刻本冠以程伊川序原其所自蓋因前明纂周易大全照程子易傳次第兼採朱義而附以諸子緒言故首以程序揚扈校士列分上下經上下繫出題著爲令書肆賈人爲便于士子誦習從大全中照依次序摘出本義另刊緣本義原無序文遂刊程序於編首俗本相沿習焉不察經文謬謂孰此爲甚使人笑來

朱子本義依古易十二篇注解凡十翼有彖上下傳象上下傳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各附本卦之後自王弼本取傳文各附彖爻辭後標目並等釋今既從王弼本取傳文各附彖爻辭後標目並廢釋語無所附著列書者妄行刪改強繫于彖曰象曰之下致文義不可復通疑誤後學尤爲可恨

舜典烈風雷雨弗迷說者皆祈史記以爲舜行不迷然馬氏亦大概就虞書順行以成文耳按愼徽節上承命位爲下底績張本節凡四條每條二句上俱以虞書文多三字

漢書律志引書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而釋其義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視今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兩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二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今誤連白水二字爲一刻作泉相因莫察闕經謂爲不細宜刊正

顧氏日知錄引書微子之命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拔統承字而謂二王之後惟朝覲會同遵用周正其于本國自用其先世之正朔此論邵恐未然書所稱統承先王祇謂承先王之統緒如創業垂統之統非三統之名也其曰修其禮物正如左傳舞用桑林官備六卿之類及記中所載喪禮夏綢練殷崇牙葬禮夏后氏明器殷祭器祭禮夏立尸殷坐尸夏四璉殷六瑚皆是然其間儀文之鉅者亦第施于先王之廟未必一概用之且如命辭後云慎乃服命周制上公龍袞爲宋公者自必服其命服而不襲用殷火之制明矣況乃正朔所在關係一朝大統季冬頒朔諒不遵于三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左傳作秋遂用此爲證據而謂恪惡得顯倍王章而各用其先代之法乎若春秋隱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按春秋經傳中月

分互異亦何國無之有相去一兩月至四五月者微獨宋國有是況此條經傳不繫月分經但書冬中該八九十三月傳但書秋于商正亦該六七八三月安見書冬者之必爲孟冬而書秋者之必爲季秋耶

詩召南于嗟乎騶虞按騶虞史記東方朔傳作騶牙山海經作騶吾集傳二章音釋本皆是獸稱名與一字兩叶者有閒

詩蝃蝀在東暮虹也一日中自辰至申五時無虹因日光自上而下無由現也虹之起必在暑雨將闋日輪早吐其光橫射餘氣而成與風輪月暈相類朝日東出虹必在西晚日西出虹必在東其象本周正如環人止見其在上半面故有似乎橋梁其或有重輪者一則其本象一則是其影也說者謂有雌雄之別固屬附會而集傳所云倏然成質似有血氣者殆非能蔽雨爲說此特可語于暮虹非所施于朝隮蓋虹必起于雨後太凡時雨不宜朝晴日出太早輒不移

篤論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正謂不終朝而雨也集註引虹

時復下故西虹必雨若其在東是晚晴也故虹現則雨止

春秋傳周鄭交質從來說者以結二國之信一語爲左氏訴病玩此篇自君子曰以下無一語及本事亦更無交質字面辭氣若不相蒙竊以此段論議非專爲周鄭而發蓋時自宣成以降霸業漸衰諸侯惟強是從屢用質信而旋復背盟君子著爲此論深明用質之無益而內傳因敘交質始末及交惡採之以附其後耳要之信不由中二十句以爲泛論事理則旨遠而辭文以爲專論周鄭則義乖而語腐細讀自見

春秋時周室衰微孔子序詩子東遷後作止稱王風與鄭衛相錯以觀列國何異內傳周鄭交質之文亦當時實錄也乃輕薄爲文者拈此爲左氏口實不知古人措辭質直非若後世動多嫌忌至漢初風氣猶然試觀賈傳陳政事疏論諸侯王强僭一則曰漢之傅相再則曰漢之所置傅相何嘗不以有天下之號與國名並提從來不聞有議及之者而獨詆詆于左氏何耶

侍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謂不言朔食晦日也公羊傳謂書某月某日朔食正朔也其日或不日或朔在前或朔在後也說者以朔在前爲食第二日朔在後爲食晦日夫合朔之名由日月之合而立一歲凡十二會有奇故歲置十二朔因日月交會常不足三十日故有小盡以使合朔定在月之一日十二時內未有已逾交會與未及交會而置爲朔日者若夫日食必在正交會之頃黃白二道經緯一線合并月輪上掩日光而然蓋月魄無光借日之照爲明推其體向日一面本自常滿而日高月低自人視之不能無朏朒之異合朔時其明向上在下之人但見其魄有時適值相掩而日爲之食是惡得有食在朔前及在朔後云者況已已實係二月一日既非正月晦亦非二月之三十日也史書所紀或有食在晦者如漢孝文二年三年再書晦食顯係太初歷未作以前積差虧度第食既在晦亦惟是據實而書以著日官之失謂得竟移置下月初一乎○穀梁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謂言朔不言日既朔也

注以爲盡朔一日至明乃食果如食在二日則不言日不
日固宜獨宜仍言朔耶
魯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謂不言日不
言朔夜食也按合朔總不越月之一日十二時中必
蝕在寅前酉後始可名爲夜食第食既在夜無象可
見不過出于推步則亦無庸書矣倘及見其吐與初
虧則變在本日業已信而有徵何由不言日與朔耶
左傳卜楚邱謂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軌度
其序日上其中故午之位當王食時辰也爲公平旦

寅也爲卿大夫雞鳴丑也爲士夜半子也爲皁人定
亥也爲輿黃昏戌也爲隸日入酉也爲僚晡時申也
爲僕日昳未也爲臺其序逆而數之自公而卿大夫
而士于時爲辰爲寅爲丑皆在午前則以公卿大夫
士皆王所尊禮也子雖亦係前辰而子半尚屬夜分
則自夜半爲皁以至于臺皆在午下總而按之由辰
而寅而丑者公于王最近而卿大夫次之至士則漸
遠矣迨于子亥之與皁去王絕遠遞而降之以迄申
未之臺僕隸在午下而反與王貼近則以攜僕使令

之人並在左右故也若禺中之爲巳日出之爲卯兩
時閣而不第蓋王固君也公于王朝爲臣于其國亦
君也卿以下則皆爲臣惟臣不敢偏君故其間各曠
一位遠嫌也時當十位其義如此
浮屠氏以四月初八爲佛誕日顧微吳記魯莊公七
年夜明佛生日也按春秋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
恒星不見左氏傳謂夜明也據瑞應經四月八日夜
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傳燈錄周昭王二十八年
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是佛生之
期論其年則昭王爲西京后夜明爲東周事相去懸
絕若據王簡栖二莊之文則魯莊七年爲周莊十年
莊王在位年止十五又不符所稱二十八年也論其
月則春秋遵時王之制以建子月爲歲首故曰王周
正月所書四月實爲夏正之二月三代時西域未通
中國縱令其國自精推步之法能由東漢永平時逆
推數百年前佛生之始歲時月日恰符中土無少差
忒然彼既云四月合爲孟夏之月豈應亦用周正爲
仲春之月而恰與夜明會也論其日則齮經所書辛

卯杜元凱推以長歷爲初五日又非所云八日夜者是佛據稱生于周昭王二十八年彼國之四月八日而夜明爲周莊王十年夏正之二月五日歲月日無一相合牽率附會堪資一笑

陸儼山謂衛宣公在位僅十九年其間不能消破生急子納急妻并生壽及朔朔與姜搆殺急子等事以爲勿可憑信按宣卽公子晉其出奔那當在州吁弑桓公時桓之卽位係周平王三十七年立十三年而入春秋又三年而見弑以桓之闇弱素不能禁禦州吁卽安能防閑中毒矧是時承緣衣終風後其遺風之不滅可知晉之生急或在桓紹位一十六年之內如公子頑故事亦未可定陸公所摘术遂爲不易之論至其駁穆檢討以爲若烝夷姜生急子時其父莊公故在不應認爲已子者蓋因左傳魯隱三年有石碏諫辭誤認爲本年事致忘彷桓公立一節年數不思此諫上去是時不下二十年左氏先經起義追敘其喉以戈殺之杜解謂長三丈蓋據魯語之文曰知錄駁之謂戈柲長六尺六寸若人長三丈何由得搯其喉竊以爲未然蓋此爲已獲之囚非殺之交戰時

踰年卽位後紀年故也

左傳旣而聞之曰公子禦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說者謂臧孫緣此言卜其將爲君爲明年立桓公張本非是此旣而當在已立後蓋旣爲君其言始彰而臧孫因贊其宜也緣對使時尙爲公子故從其始稱公子禦說

左傳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史記稱環濮上山中而封之爲介推田號曰介山顧氏謂受此田者何人是乃以祿其子弟閔越世家范鑫浮海不反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鑫奉邑所云奉邑殆是奉祭祀之田介山亦應作如是觀不然鑫旣裝其輕實挈家以行豈復有後在越且如滑稽傳優孟設爲葬馬之制而云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馬安得有子孫而據之乎

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搏其喉以戈殺之杜解謂長三丈蓋據魯語之文曰知錄駁之謂戈柲長六尺六寸若人長三丈何由得搯其喉竊以爲未然蓋此爲已獲之囚非殺之交戰時

也大凡行禮必稱其人坐之參後用戈尚復高三丈乎計長狄人三丈上除肩下除股餘不過一丈六七尺援戈刃胡以內長四寸援長入寸連秘共長七尺入寸中人軀約古尺八尺尺以上舉手高可九尺餘合之可及一丈七尺以上惡在不足以上至其喉然不曰斬而曰搶則僅僅及之抑可見矣孔疏以為既改其車必長其兵亦無事為此曲說看來鄭聃自是異種如僑如及虺與豹叔孫至皆以名其子則非尋常之寇可知但如穀梁傳所紀覺太荒誕耳至顧氏駁其人苟失位去國應不得與易名之典乃魯叔孫僑如臧孫紇既皆負罪出奔名在掌惡何由得謚宣伯子林父晉范昭子吉射中行文子寅業已滅祀覆宗逃死不暇更若欒盈之見殺子范宣荀瑤之見殺于趙襄方且死有餘毒而其謚則曰懷子曰襄子是謚實子之哉殊不可曉

左傳博採列國史記成文故敘各國事義例不盡畫一如宋鄭秦楚四國唯君稱謚其餘卿貳雖復勳臣貴戚祇舉官爵名氏概不詳其謚號在鄭尚有公父定叔武子臧兩人可考若馮簡子已不知其為字為

絳縣老人言臣生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其季子今三十有四未蓋已閱春秋七十有四

論至餘國則全傳中不著一論孟子第五篇有司城貞子司城宋官可見其固有易名之典殆因四國記注本文不載及此左氏循襲用之故闕如爾

古人賦詩斷章不問本指如內傳季文子致伯姬子朱即南容也第南宮說名氏史記弟子列傳家語弟子行弟子解皆不載意其雖嘗從孔子適周殆與謚子並以父命學禮聖門未底于身通六藝均在三千之列不入七十二子之數

論語集註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於或問中復云惟二國有是官按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則魯有太宰遠矣陳司敗疑官以國今直云太宰或竟作魯太宰於魯論書法較合

中庸日月星辰繫焉註家都引左傳日月之會為辰及邵子天之無星處皆辰為說如此則辰屬無象矣易稱懸象實因日月有象可見故曰懸辰既無象安得以繫稱之按程子言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見程氏外書八卷則是列宿為星五緯為辰用

作此句註脚纂字始有著落

孟子昔沈猶有負芻之禍漢書景帝封楚元王子戴為沈猶侯地在干乘高宛時去古未遠縣邑多沿舊名沈猶疑即沈猶氏居此而得名若其名曰行如魯有地名長勺而分族有長勺氏也

戰國策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時下本誤將後至二字連讀與上文後往一例看遂致文義晦澀此當以東藩之臣田嬰齊後八字為句至字畧作一頓貫下則斬之為

句斬謂斬其歷即衛出公所云必斷而足者也

漢高紀元年春十月五星聚東井沛公至霸上日知錄謂此當是建申之月史漢中凡所紀漢初月分概繫史家據太初歷追改唯此失于改正遂以秦之十月誤為漢之十月信如是則星聚一語應移置前年七月下不得與入關連屬矣惟是上年七月沛公猶在南陽未涉秦分而項羽正于是月降章邯軍二十萬聲勢方張又烏覩斯瑞之必屬沛公乎張耳入漢遽以漢王入關五星聚井牽連為說似乎不容判分

又馬班二氏為本朝述史似亦不應于開基第一年第一月第一事便爾漫不經意舛錯至此

史記趙世家載司寇屠岸賈率諸將攻滅趙宗致莊姬以景公姑姊不能庇其遺孤權力遠出欒卻魏荀右其黨血國都已似知趙尋戈時形勢與晉世家判不相入按左傳晉屠氏唯文公時有屠擊會將右行平公時有膳宰屠蒯以忠諫進為大夫會使于周未有為卿佐者且晉制司寇與司馬等皆大夫亦非卿列

史記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誡其子懿子曰孔某年少達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按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襄在位共三十一年洎昭公六年而孔子年十七向後十一年五六乃而孟釐子始生懿子兄弟于泉邱人是孔子年十七時孟懿子尚未生也

史記張耳傳貫高等乃壁人相人要之置廁上言壁人正謂藏之置廁二書舊解皆迂泥難曉按上言壁人者人于復壁也下要之置廁云者要之為言伺也置者

供頓之所厠者更衣之舍皆帝必到之所故藏人于兩處復壁中以伺司馬氏止載其一處班氏兼舉兩處所以或言置或言置厠耳

史記黥布傳閎者其俳笑之解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未是此句班書作共戲笑之按俳卽戲也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

漢書南粵傳高皇帝側室之子曰知錄駁顏氏解引左傳趙有側室曰穿卿置側室爲說然此所引字面雖同自是卿家名目非所施于帝胄按內則公庶子日知錄駁趙氏說文長箋旰字不見于經之語而謂生就側室是側室乃產舍初非妾媵名稱故孝文告辭借用之要之嫡子將生亦何嘗不居側室不必狃於俗語生嫌古昔

班家學術淵源揚子故漢書譔雄傳不及美新亦爲親賢諱義例而特于敘傳中別見篇目不沒其實所謂微而顯志而晦茲其爲古之良史歟

後漢書天文志謂當日之衡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謂闇虛在星之微按月星皆借日爲明但日輪大於地線其光從坤維四面迸出闇虛之影漸遠漸小所及有盡惟月離地最近而爲體最小故闇虛得以掩之而爲月蝕若列星則於懸象中爲極高去地絕遠非地影所能及也而曰在星之微漢時觀象固不若後代之精矣

隱侯宋書列傳第六卷係後人從他書採補故趙倫之以下三傳與全書義例不合且不惟闕到彥之傳如張劭傳後附載張敷始末與第二十二卷張敷本傳所列事狀畧同是爲一人兩傳前後重複

日知錄駁趙氏說文長箋旰字不見于經之語而謂五經之不載者多矣何獨旰字若傳記史書此字亦非隱僻云云按孟子則眸子旰焉明有此字駁語亦未經摘出又班史息夫躬傳云瞤旰不知所爲乃上遺漢書而下引國志楚則失矣考齊亦未爲得也

離騷經巫咸將夕降兮王逸注咸古神巫當殷中宗世恐非書君奭篇所稱蓋巫姓咸名與保衡並尊前古惡得以巫覡目之且巫賢卽咸之子邦昌以巫世其家乎按山海荒經云有靈山巫咸巫卽巫肹等十巫從此升降此所謂神巫者也又海外西經巫咸國

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楚詞招魂篇巫陽亦見海
內西經注屈宋文當引此
離騷經啟九辯與九歌句李善注引六府三事謂啟
能承禹業使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者有太
序可歌非是山海大荒西經稱夏后開上三嬪于天
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璞注皆天帝樂名所稱開卽
啟也篇末奏九歌而舞韶句解亦然韶荒經作招
天問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亦應引山海經爲解賓荒
經作嬪謂獻美女于天帝也若作賓字則當如秦穆
家以儒法爲急比之于律令也註柳當據此
受饗故事不應訓作列天穆之野在西方故曰裔
山海經郭景純據汲冢書以辯譙周之論謂若竹書
不出卽山海之言幾乎廢矣今讀離騷如九辯九歌
寫本作代字則知彼字之誤作如彼嘗見東坡手
等名明用荒經之文篇中所稱引若懸圃崦嵫咸池
李商隱與定言曲水閒話詩用五勝字注家莫知所
白水閬風崑崙流沙赤水西海不周俱此書中地名
本按韓非子孤憤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數歲
且天問一篇徵奇索隱概在是經屈子著作尙屬周
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
季是亦山海經爲古書一明徵也
前法術之士奚道得由而人主奚由得悟故資必不
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義山爲當路所
日知錄引潘岳秋興賦獨展轉于華省慨俯首而白
擯淪滯幕僚故以韓非囚秦自況
省連用二省字爲古人不忌重韻之證然上省字所

先生爲議門入室弟子昔家大人曾執經于門牆者年幼承庭訓即稿問先生緒論迨後倒驅奔走二十餘年欲訪其遺書不可得今夏自粤旋里因晤先生次孫待齋于切問齋中時適震澤楊進士慧樓有昭代叢書之續待齋亟出是編介予質之雖卷帙無多可補何氏讀書記之闕而于亭林顧氏駁正數條尤爲精審校錄一過并識數語以見慧樓之篤志好古與待齋之不忘先澤如此乾隆甲辰夏日長洲戴延年敬跋

右吳門沈去爭中翰學海鑫測手彙友人藏于蓀荃所揭示中皆辨證之文攷爲精審其春秋傳數條尤屬刱獲原本係隨筆劄記凌躐脫誤俱所不免余因爲校正詮次頗覺改觀舉質蓀荃或不相河漢也幸亥仲冬同郡楊復吉識

孫中梓爰琴校字

經書危言

河內范泰恒無崖著

今文尚書或莊古或奇偪氣味龐厚詘繹不盡古文淺薄又多割裂增益僞造無疑前輩歸震川郝京山確論也蓋漢人僞多精言但不似宋人好標榜立名號耳世有篤古者當自辨之

周禮之攷工記式曰出自漢人手但博奧奇古與檀弓並稱兩美非吳越春秋越絕書比也去彼取此有以夫

春秋經綱也無傳則目不詳顧古人經傳各爲書非

以傳附經也杜預分傳麗經割裂牢通與周易今經同弊向見茶陵師抄本上截書經下截列三傳可謂變而不失正者又俞寧世選左傳類經於前總傳於後事具首尾文無碎裂是亦可尚也公羊穀梁峭冷拗折三善備矣缺一則不可

國語記事爲左氏外傳信矣但較繁麗善學如柳柳州可也與左氏是一是二第弗深考

或不肖不足論也

禮記文最雜有周有秦有漢宜禮之古奧視弓之峭

成節令蓄深遠探討無盡雖上下論記言似非一手而神妙則一也顧嘗自怡悅不敢舉似惟胡泰舒先生論文首及之故知具眼人有眞賞也

孟子之文恢奇怪變隨事賦形色相不執兩論後又一開天手也無孟之奇變而妄希兩論之淡泊躐矣非外强中乾卽枯木朽株庸足觀乎嘗傳宋人評未當也魏叔子批點宜王章肇妙盡見惜包不及耳意度波瀾輒爲拈出

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唐述山房日錄

烏程盛朝勛介眉著

乾初九雖曰勿用然非隱士可比蓋隱而具龍德者故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未嘗與天下相忘也吳草廬曰樂則行之釋上文無悶二句憂則違之釋上文不易不成二句不求見于世不求知于人者此其所樂也則行之易乎世成乎名者非其所樂也則不爲以說成巢許一流不合乾德于文義亦覺扭捏未順鄭東谷曰樂則行之常樂也憂則違之不憂也專求吾志而已不願乎外也夫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君子雖龍德潛藏豈竟于世澹然不先天下之憂而憂哉且曰常樂曰不憂是于憂樂有偏著觀夫子疏水曲肱祇曰樂亦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亦第曰不改其樂竝非有意于樂而强制夫憂也鄭說大謬蔣仁叔曰行道而濟時者聖人之本心故曰樂則行之不用而隱遯者非聖人所願欲也故曰憂則違之此說似矣然不免顛倒經文必曰行之則樂違之則憂斯合耳且與確乎其不可拔語氣未洽合觀諸解俱不及程傳見可而動知難而避之確

先迷句後得主句利句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坤必從乎乾先乎乾則迷而失道猶臣不可先君妻不可先夫也惟後乎乾則得乾爲主利莫大焉西南陰方與坤同類故得朋東北陽方與坤非類故喪朋夫坤之義以承乾爲主西南雖有得朋之喜而與陰相比是猶爲臣者接引同類而植黨自私也爲婦者下順乎諸姑伯姊而不稟夫綱也非坤之正也惟絕類從陽則從一者婦人之節忘私者臣子之義坤之正得矣占者能安于正則吉象傳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若曰此所謂得朋不過同類爲朋耳離而從陽雖若有喪朋之戚而得主有常終必獲慶也兩乃字緊相呼應此卦解釋紛紜漢晉人之流子術數無論已程朱而下亦得此失彼未見融貫故爲折中之如此

一解西南陰方坤之本位士之未釋褐者學問講習賴有友朋也故利于得朋東北陽方若出而事君必絕類忘私乃得其正故利于喪朋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說最不一終以本義爲正程傳云去其昏蒙之桎梏夫桎梏刑具也上刑人既爲實事而桎梏又屬虛象恐無此文法王半山曰當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懲其小而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道也此屬一反一正說意雖直截于用說語勢未順東坡曰桎梏者用于未刑既刑則說之意近本義而以瀆刑況瀆蒙亦覺迂曲楊維新讀易鈔又謂蒙初有師道非用刑者也當如詩之刑于正法正之以身法也其說頗新惜乖發蒙義唯本義曰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于經文既順又合乎恩威竝至之理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其即此意也夫

或從王事無成本義之解非也徐氏項氏謂王事卽訟事以爻辭象傳兩從字各異解亦未是楊氏啟新曰食舊德是不與人競利也或從王事無成者是不與人競功也益不必告訐乃謂之訟一有競心亦訟也○折中是楊說謹案依此象傳當以從上爲句吉也爲句如求而往明也之例從上者不居其成從上而爲剝象傳曰志未平直指出上九心事補爻詞所

所爲也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釋文裒蒲侯反鄭卻董蜀本作捋云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李氏集解又引虞翻曰捋取也侯果曰裒聚也愚謂裒之訓以取爲正裒之文从捋爲是掊猶可也而斷不可作裒益裒多益寡者損高益卑也若訓爲聚則失其旨矣然考之羣經裒皆依聚爲訓如詩云原隰裒矣裒荆之旅毛訓爲聚爾雅釋詁亦云裒聚也又云裒多也別無他訓于卦義不合惟从鄭郁作捋說文云捋引

未言剝之碩果不食其卽斯人也夫此說本諸查悔
餘于卦象最合
既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二爻位中正宜得
行其志而居二陽之閒承乘皆剛爲其侵難矣此所
以喪其行也然當既濟之時上與陽剛中正之君爲
應盛德之士豈能久掩故勿庸競逐可屈指而計其
得行也此于傳義外別爲一說似于易例爲合
易非專爲卜筮作故曰以卜筮者尙其占本義于用
九用六謂是六爻皆變之占似聖人專爲變爻說此
恐非也程子曰用九處乾剛之道用六處陰柔之道
見羣龍云云者以陽剛不可太過陰柔易至無常故
聖人特于乾坤發其凡以爲用剛用柔之準
天子有籍田章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臣瓚非
之曰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籍蹈籍也愚
謂天子三推後借民力以成之二義相輔始足也說

見文帝紀

說文妃匹也鄭氏注禮亦云妃配也哀公問妃以及
妃豐初九遇其配主釋文云鄭作妃史記云呂太
后者高祖微時妃也妃者妻之通稱非帝王不得稱
妃不知起于何時
禮經無師服學者不解其故晉摯虞曰尋師者以爾
高爲得修業者以日新爲益仲尼稱三人必有我師
焉于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
皆爲之服此說頗得禮意詳晉書禮志

說文蔰屋棟也釋名云屋脊曰蔰蔰蒙也在上覆蒙
屋也方言甒謂之甀郭注卽屋椳也廣雅云蔰謂之
甀按甒與蔰同集韻一作檯諸家解雖小異皆依屋
棟爲說方以智非之曰蒙屋之解最切但拘定屋脊
耳左傳慶舍援廟桷動于蔰豈能及屋脊乎方言甒
謂之甀今字作蔰音萌以萌證蒙合矣而霤上皆蔰
豈非謂屋上之笵薄乎但壯麗者用木不用竹耳方
氏以蒙解蔰似矣但以爲笵則笵用竹木不用瓦于
字从瓦之意未得也近程瑤田曰蔰者蒙也凡屋通
以瓦蒙之曰蔰故其字从瓦晉語儐之如室旣鎭其
蔰矣又何加焉葢謂構旣成鎭之爲蔰則不復有所
加矣若以蔰爲屋極則當施椳桷覆茅瓦安得云無

所加左傳援廟楝而動于蓁則蓁爲覆楝之瓦可知言其多力引一楝而屋宇爲之動也若以蓁爲屋極則太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廬所援之楝必爲當檐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題而動于極也天子廟制南北七筵諸侯降殺以兩則五筵也陂陀下注又加長焉極之去筵幾三丈矣況題接于交交至于極亦必非一木何能遠動之乎愚按蓁之釋方氏既知其非矣未見其是至程氏而始定所謂愈推而愈明也蓁謂之甑者王念孫曰甑之言甾也說文甾屋水流

也蓁爲甾所從故又謂之甑

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孔注曰忠信爲周此據國語文也集注不從近錢大昕取古注謂先民詁訓左氏所傳不可易也然考匡衡上元帝有曰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如依孔氏解不成文理則漢時已有不用其說矣

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既然子貢弗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呼是何言哉顏子雖具體聖人而一間之未達夫子豈不知之如包氏之說則是欺子貢也孟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弗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呼是何言哉顏子雖具體聖人而一間之未達夫子豈不知之如包氏之說則

爾雅以聘君之說爲是爾雅釋獸云鳥曰昊郭曰張兩翅也蓋子路方向視而雉即張拍其翅而起色斯舉矣此非証乎惟昊與嗅有別錢竹汀曰唐石經本作昊後人加口旁于左其蹟宛然晁氏所稱石經殆孟蜀本也又瞿中溶云五經文字鼻部嗅下云論語借臭字爲之訓此口旁爲後人所加無疑觀兩家言益證劉說之確而諸說可廢矣沈垚按昊字从目不从自

惡紫章那疏引皇氏閒色說即皇鄉黨疏中所載顏子嚴之言也今本皇疏于惡紫章不載此說豈那氏移鄉黨疏入此那即今皇疏已非原本故有脫落那然那氏所引皇疏諸說如江熙繆協皆明載其人無有混淆而茲獨以顏說爲皇說何也

皇侃論語義疏十卷馬郡陽通攷載之引晁氏曰皇朝那昺等亦因皇疏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撰正義此書南宋尚存也明焦弱侯嘗引公冶長辯鳥語以駁楊升菴謂出皇侃疏似焦猶見之未知迄于何時太約那疏出而皇乃廢矣集注出而皇尤無用矣今盧文弨序稱汪氏翼滄得之日本足利學中其所引

晉十三家爲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淳蔡系李克孫綽周壞范甯王珉侃自言皆江熙字太和所集因以采附朝勛讀其書其疏典實不如邢之詳洽解義理亦皆元言儁語之遺也然十三家之說藉以厘存盧文弨氏所謂未可輕加掎摭開天下廢棄之端也

宋書樂志石磬也爾雅曰形似犁鎩以玉爲之大曰磬按爾雅大磬謂之磬郭注云磬形似犁館以玉石爲之休文誤以郭注爲爾雅本文又脫石字樂志所引爾雅大都并郭注爲文如瑟二十七弦者曰灑笙十九簧者曰巢簫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者曰言十六管長尺二寸者曰菱

三經新義詩書多出元澤及門弟子手惟周禮爲荊公親自筆削者蔡約之曾見其手稿用筆猶斜風細雨

續孟子二卷唐人林氷部愼思所著莆田劉希仁敘曰七篇之書先儒謂最有功于聖門而温國文正公乃作疑孟至謂瞽瞍殺人非孟子之言韓昌黎固嘗

謂軻之書非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
程子遂以瞽象之事乃萬章傳聞之誤耳續孟之作
又豈非以阮遠所謂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與盡
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畧而多闕與朝勗讀其書無甚
高論續貂之誚知難免矣其書見于崇文總目及通
志略又有申蒙子三卷愼思字虙中福州長樂人作
令萬年値黃巢亂罵賊而死
史記楚世家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于蘄而
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二 世楷堂藏板
負芻滅楚與年表合考負芻四年爲始皇之二十三
年本紀于是年則云王翦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
荆王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于淮南于二
十四年則云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
遂自殺據此是荆王之虜在四年非五年也項燕乃
自殺非秦人殺之其死在五年非四年也夫負芻被
虜項燕欲存殘楚復立昌平君迨昌平死而存楚之
心已矣遂自殺燕之于楚忠矣哉揆之情事似本紀
爲得而世家年表有缺漏又不當舛誤其年月也
蒙恬列傳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與王翦攻
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亦以
殺項燕爲在二十三年與本紀不合
漢書地理志右北平郡第一縣曰平岡闕百詩據水
經注曰無終縣秦置右北平郡治漢李廣爲郡于此
平岡非郡治也余按田疇之對曹曰舊北平郡治在
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幾
二百載而尙有微徑可從則闕說非也
晉書殷仲堪傳桓元論四皓以其文贈仲堪仲堪荅
之曰謂諸呂强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
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端本正原者雖不
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
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持論甚正
發前人所未發不當以人廢言也
曹參守蓋公治道貴清淨一言相齊相漢所往輒洽
後孝文亦學黃老爲守成令主是皆善用黃老者流
而爲兩晉諸公又黃老罪人矣
漢高祖之斬丁公以其不忠項氏曰使後爲人臣者

無效丁公其黜抑姦邪得矣季布則忠于羽者也又必欲殺之購以千金有敢匿者罪三族何其兩相矛盾邪于此可見高祖之喜怒任心並非長者史附丁公事于季布傳益有以也他若封兄子爲羹頡侯未央宮對太上皇語以及蕭何下獄韓彭就戮大都皆猜很浮薄事以較陳勝諸人所謂彼善于此者也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阮藉之歎正謂此耳韓信亦謂陛下乃天授非人力後之論者徒以開國之君不敢加議抑亦過矣

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諸人中偃最有材觀其諫伐匈奴請封諸王子弟及徙豪傑實京師其言深切時務不專夸飾而日暮到行一語說盡千古才人之弊有猷有守此先王所貴乎能兼也

衛霍貴寵莫加而實無奇績史官每于加封處祇就詔書代敘武功使人言外領之眞屬眇眇當時甯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人盡知之詔書雖張大其功亦誰欺哉

衛太子覆盎之禍誤于少傅石德之言方充等掘蠱得梁王人太子以問德德不以安靜制之而反用扶蘇事相激貪生寡識大昧綱常是亦墮其家聲矣

田閒先生光武論謂光武之豁達過于高帝高帝外寬內忌光武內外如一惟其出之以誠故史以謹厚稱之其說與余合魏伯子所書高帝本紀後漢高陰私亦扶發無遺是皆助我張目者也

曹丕謂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郎原對以救父夫忠孝不兩全世儒其說而要自有辯人之生也非父無以有其身非君無以保其生推其先後之序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人或志趣高尚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君子不謂非也至不順乎親幾于不可爲人不可爲子益君皆其君而父爲我獨焉爾以禮推之事親三諫而不聽又號泣而隨之事君者則逃之可也父之讐不共戴天君之讐則不仕可也誠以合以義者不如屬以恩也故溫太眞之絕弼而去與徐元直之方寸已亂其相去有萬萬者至如丕者身爲篡逆其于君臣之義昧矣當

其正位太子抱幸毗而語以喜否是不知父子之恩而忘其代終之戚也吁丕固名教罪人宜其聞原之言而芒然莫解也哉

水經洞過水注云晉太康地記樂平郡東有受陽縣盧諶征艱賦所謂歷受陽而總轡者也元和郡縣志壽陽本漢榆次縣地西晉于此置受陽縣屬樂平郡永嘉後省魏太武置受陽爲文水縣又于受陽故城別是也開皇十年改受陽爲文水縣屬太原郡卽今文水縣置受陽縣屬并州卽今縣是也大業三年罷州爲太

原郡縣仍屬焉武德三年置受州縣改屬焉貞觀八年廢受州縣屬并州十一年更名壽陽案此晉名受陽貞觀始更名壽陽今晉書地理志樂平郡下有壽陽字之誤也後之作志者沿其誤反謂壽陽晉置隋開皇時置受陽唐貞觀仍曰壽陽一統志表洪亮吉乾隆志皆然

晉書地理志惠帝永興元年以周玘創義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羨并長城縣之北鄉周玘傳作西鄉置義鄉國山臨津并陽羨四縣又分丹陽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

凡六縣立義興郡以表玘之功與沈約宋書同惟周玘本傳則列于誅錢璯之後謂元帝以玘頻興義兵勛誠茲茂乃立義興郡以表彰其功考錢璯之誅在永嘉四年與志不合元和郡縣志從地理志通鑑從本傳胡梅磵亦無說未知孰是

河間王　傳張方逼天子幸長安　乃改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定州之名地理志本紀並不載考是時遣游楷等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爲其下所殺以張輔代之州之改當因此然是時鎮將日相攻擊輔又尋爲韓雅所攻死　之教令亦未必能行也故輔傳仍書秦州刺史

東安王繇傳誅楊駿之際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俶父欽爲繇外祖諸蔿誕所殺繇慮俶爲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俶案通鑑作東夷校尉文鴦

孝友傳王延西河人也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世但知太保王祥之

事而不知又有延也其同事繼母尤奇延事劉聰至
金紫光祿大夫
宋書張劭傳劭爲離州刺史丹析二州蠻屬爲寇劭
誘其帥因大會誅之南史同考州郡志無二州名不
知何時立後漢魏沃野鎮城元和志云在天德軍城
北六十里胡三省云卽漢朔方郡沃野縣也按水經
注河水逕三封縣故城東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又
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縣故城南河水
又北屈而爲南河河水至朔方郡臨戎縣岐爲二南
河自臨戎縣北北河自臨戎縣西北東逕臨河縣南
河之東南河之南今鄂爾都斯界內也唐天德軍在
北河之北鎮又在軍北今呼和特界是沈垚按元和郡縣志天
地非漢舊縣明矣胡說非是德軍在大同川西軍正
西微北至西受降城一百八十里天德軍二百里
一百六十里宴宇記軍西至黃河五里以地里求之
西受降城爲漢臨河縣故理處則在南河之北北河
之南而天德軍在其東一百八十里當爲漢五原郡
河目縣地然太平寰宇記靈州下引陸恭之風土記云朔
方故城太和十年改爲沃野鎮薄骨律鎮胡
十年改薄骨律鎮爲沃野鎮誤由于此朔方故城在夏州北七百餘里

當天德軍之南河水南岸則沃野鎮在河南與元和
志不合懷遠縣下又引風土記云正始三年尚書原
思禮侍郎韓貞撫巡蕃塞以沃野鎮居南與蘭山澤
孝明帝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殺鎮將廣陵王
淵表言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率爲亂
六鎮不齊別置三戍則沃野鎮偏南似不在河北然
高闕置戍見水經注則沃野鎮必與高闕相近而高闕在河北
又寰宇記雲州雲中縣下引入塞圖云從平城西北
行五百里至雲中又西北五十二字必有誤疑當作五百里至五
原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沃野鎮又西北行二百
五十里至高闕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郎君戍五
原高闕皆在河北以元和志所載里數細校入塞圖
之言無甚差異漢五原郡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
中城西北至天德軍二百里則五原至天德軍一百六十里也又北行六十里
至天德軍一百六十里西南渡河至豐州統計二百二十里少三十里蓋徑路所由人蹟屈曲
不可細爲折算而大致則同矣高闕在北河之北元和志雖不載所在度其地當在西城西北橫
天德軍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則沃野鎮置在朔方故城則在五原之西非西北而西北至高闕亦不
止二百五十里矣唐去魏近吉甫之言必得其實然

則樂史誤證與抑沃野鎮初在河南後遷河北與案
刀雝爲薄骨律鎮將眞君七年上表云臣鎮去沃野
鎮八百里薄骨律鎮即靈州也考靈州東北至天德
軍及朔方故城皆千餘里與雝言不合惟至豐州永
豐言縣界適八百里則漢沃野故縣所在也元和郡
縣志永豐縣本漢臨戎舊地縣東至州百六十里臨
戎既在永豐而豐州郭下九原縣又爲漢廣牧縣地
以酈注考之漢沃野舊縣在臨戎之東廣牧之西則
在唐永豐縣之東九原縣之西矣此地西南至靈州
之內元和郡縣志故白城一名契吳城在夏州朔方
縣北一百二十里契吳山唐朔方縣本漢上郡地由
白城北至漢朔方縣故城六百餘里而沃野泊又在
其南北去魏沃野鎮城幾九百里西北去漢沃野縣
城亦幾八百里非漢非魏其名乃後起耳

沃野鎮城又有沃野泊其言曰夏州北渡烏水經賀
蘭澤拔利干澤過沙次內橫剡沃野泊長澤白城百
二十里至可朱渾水原又曰經十十貲故城即漢朔
城又十里至甯遠鎮又涉屯根水五十里至安遠戍
戍在河西壖其東壖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故永濟
橋也北經大泊十七里至金河又經故後魏沃野鎮
城大同城即天德軍也唐志本賈躭所言與李吉甫
合沃野鎮之在河北益信矣若沃野泊則敘在白城
之內元和郡縣志故白城一名契吳城在夏州朔方
縣北一百二十里契吳山唐朔方縣本漢上郡地由
白城北至漢朔方縣故城六百餘里而沃野泊又在
其南北去魏沃野鎮城幾九百里西北去漢沃野縣
城亦幾八百里非漢非魏其名乃後起耳

後魏沃野亦有二一沃野鎮爲六鎮從西第一鎮一
沃野縣屬東夏州偏城郡沃野泊既近夏州安知非
屬偏城郡之沃野縣所在乎按偏城郡厪領二縣其
一爲廣武元和郡縣志廣武縣在延州豐林縣理東
四十里沃野與廣武同屬偏城其地必相近而廣武
新唐書地理志載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有後魏
河北矣

西至唐豐林縣四十里縣西至延州三十里延州西北至夏州四百里沃野泊又在夏州之北相去太遠又唐夏州朔方縣爲後魏化城郡巖綠縣地延州金明縣爲後魏金明郡廣洛縣地化城金明二郡魏俱屬夏州沃野泊若爲魏縣不得越二郡而東屬偏城明矣

沈垚按夏州之泊有沃野之名猶之漢三封縣在臨戎縣西河外當在唐豐州永豐縣西河外而元和志夏州長澤縣北二十里有三封故城也其故

總由唐于夏州城置朔方縣遂謂漢朔方卽在此因而夏州之西有三封之城夏州之北有沃野之泊矣長澤縣在夏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又按三封故城元和志有二一曰在夏州長澤縣北二百里在豐州者是也

北二十里一曰在豐州西一百里豐州志曰三封在臨戎縣西然鄜道元引闞駰十三州志曰三封在臨戎縣西一百四十里臨戎爲唐永豐永豐在州西一百十六里而永豐縣城又未必卽臨戎故城則三封在豐州西當二百里外三百里內矣而元和志曰百里誤也豐州初置本理永豐三封在豐州西百里豈本指理永豐之豐州而言吉甫錄前人之書而未及訂正與

又按漢朔方縣故城在河水之南太平寰宇記夏州北至黃河八百里參以新唐書地理志城當在夏州北七百餘里元和志但曰在夏州朔方縣理北不言相距里數則似漢城去唐縣不遠且恢以朔方德靜當朔等縣爲皆漢朔方縣地于是新舊益淆讀者不考唐志又不知準地望漢時新秦縣名遂多移在上郡故土矣所以然者由不知漢城雖在唐夏州界內而相去甚遠唐朔方等縣乃漢上郡地非朔方縣地耳

又按漢書地理志朔方縣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縣南齊召南水道提綱謂金連鹽澤卽唐胡洛鹽沱元和志胡洛鹽沱在夏州長澤縣北五百里新庫結沙二十八里通橫水五十九里至十貲故城卽漢朔方縣城又十里至常遠鎮元和志天德軍西（按西下脫

有南宇取南遠鎮胡洛鹽沱經夏州至上郡二千八百里

又按水經注河水篇于河水經渾懷障石窟山下郡縣志靈州懷遠縣渾懷障在縣東北隔河一百里縣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三封臨戎即接古以三封臨戎等縣渾懷障漢屬北地郡元漢屬朔方郡中間相去四五百里則上郡西河沿邊要地也考漢書地理志上郡甸歸都尉治塞外翁龍埤是北部都尉治增山縣縣有道西出眩雷塞當皆在此四百里之中不知廊道元何故一不敘入致西河上郡之縣多不可考豈今本水經有闕與抑以新秦之土率爲狄場地理淪移不可復識故不敘入與

魏書地形志廣州永安中置治曆陽按孝文本紀太和二十年廣州刺史薛法護南叛是永安以前曾置廣州志失書

後魏明元帝遣于什門使于燕馮跋留之不遣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久之衣冠敝壞蟣蝨流溢燕遣之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三十四 世楷堂藏板

衣冠不受及太武時始還世弟知漢之蘇武元之鄭經爲千古使者之美談而不知有什門也魏書本傳作在燕二十四年溫公考異定爲二十一

元和中柳宗元徙柳州刺史劉禹錫得播州宗元以播非人所居禹錫親老不可往請以柳易播韓昌黎傅之謂可以風世不知子厚前狄梁公已有此事按唐書狄仁傑傳初爲并州法曹參軍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詒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薦仁基請代行仁基感谷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媿矣則相待如初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三十五 世楷堂藏板

南唐烈祖時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譴告在天聰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亾常謹天戒猶懼失之符瑞何爲哉李彭奴偏霸之主而能見及此高出漢光武宋眞宗遠甚其他息兵養民恭儉裕國實爲十國諸君之首云

通鑑長編大中祥符八年七月上作讀十九史詩賜近臣和錢大昕謂十九史之名他無所見或即十七史之譌愚按南唐舒雅入宋後著有十九代史目二

卷見十國春秋則宋初已有十九史之名長編不誤也

俞文豹吹劍外錄云太祖用樊若冰策造浮橋平江南擢侍御以若冰類弱兵改名知古李燾長編亦作樊若冰近畢氏續通鑑號爲精審仍從陳桱作若水者何也

冰叔書歐陽公論狄青劉子後謂公之奏疏切直而婉至前古未有特于包拯狄青二事大爲不滿論包進而死敵不徒還也如此則辭直義正而天下不疑一疏重抵賢者而推致其罪愚謂冰叔之言非也當呼賊檜方以兩國講和二聖生還爲說此言何以能時言路漸開公親見仁宗用諫之效包拯逐去三使司自居其位使後之姦人有以藉口曰諫官非公且或有傾人以覬得位者是因一包拯而使人主將有以疑諫官此公之言所以切也而一段愛惜包公之意自見言外惟狄武襄爲當時名將公必采外間圖之所以爲千古純臣也叔子文章傾動一世恐後人識之言又引朱沘爲證殊失保全之意冰叔謂幸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之而有餘誠哉是言也豈鄙棄武臣雖公之賢有不免邪

叔子宋論所言溫公諸賢姑息之病當矣以岳忠武之受詔爲非則未達事理之言也將不奉君命兵必不奉將命臨淮戰勣豈在汾陽之下及于徐州攝兵不朝諸將如田神功等遂不復稟畏矣而忠武可知叔子言忠武名還之時當直言于高宗曰淵聖還必德禮陛下不暇天下強兵大帥皆陛下所拔擢委置陛下堅讓淵聖淵聖斷無復辟之理願無爲姦下所中臣能成功則伏闕待誅自服抗命之罪如其不然進而死敵不徒還也如此則辭直義正而天下不疑呼賊檜方以兩國講和二聖生還爲說此言何以能入吾恐天下未聞忠武之言而朝廷大聲疾呼轉以襲邦昌劉豫之事布告天下斯時忠武何以自存乎何以取信千兩河義士乎總之忠武之心可告天地即幸而有成義猶未安而況乎其未必成也呼忠武之所以爲千古純臣也叔子文章傾動一世恐後人惑其說以輕議古人故爲辨

唐鶴徵論楊誦山曰所惡于權姦者爲其屏斥君子耳黨用一人當就其悔心之萌而與之何乃并見用之君子而詆訾之也是使小人絕無從善之機君子

亦無包承之吉僅天下之成敗以養一生之名節而後爲君子是沮溺賢于仲尼遠矣不然亦宜考其人之出爲何如也黜王氏之配享排靖康之和議必非明主之所樂聞者則知先生之出正其不忍君之顯覆民之陷溺耳余因論公山佛肹之召子亦欲往者程子所謂他雖畔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還善使不畔則己此于事有可往之理程子之語正龜山之心也特聖人明于幾知其不能改而即不往而龜山不然此正聖與賢分量有別耳

金哀宗天興二年崔立爲西面都尉權元帥以兵殺王執政舉大梁降元自爲太師尚書令鄭王又矜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諷諸臣立碑頌德時劉京叔以布衣有文名諸臣屬以碑事不允爲元裕之王從之所迫始屬藁諸公以文未佳復邀京叔商定京叔自言碑序全遺山筆銘詞閒有存舊者及進碑惟京叔列名焉後求巨石不得取宋徽宗時甘露碑磨之工書遺山弟子其詩未必不爲師同護然其結句且莫猶進官左右司員外郎與議立碑當國亾君辱而甘逐逋于逆賊之朝純臣之義竊有媿焉惟後不出山一節較京叔爲差勝耳京叔名祁渾源人自號神川遯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而北兵已入矣當時士議俱以碑文歸之遺山有曹通甫詩楊叔能詞可考東路考試官後游征南行臺粘合幕以終

萬杯時嘉興人袁黃妄批削四書書經集注名曰刪正刊行于時刑部主事無錫陳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疏雖留中鏤版盡毀又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詆程朱章句請頒天下時高忠憲公爲行人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當時三黨朋熾邪說橫流至有以六經亂天下入策問者使非東林諸公爲之撐拄扶植恐聖人之道熄天下不復知有名教矣

魏叔子祭忠襄傳與明史褒貶大異忠襄講學史謂竊釋氏之餘論又譏其律身如苦行頭陀而叔子以王文成爲比謂學本誠正出以和平而濟之通敏其去平陽歸太原也魏傳深罪汪宗友與史不同先是公以太原屬宗友彈厭及賊迫促公歸又啓晉王以手書召之公歸而賊自船窩渡矣平陽列城皆陷宗友反劾公不守河致賊猖獗史則削去宗友促歸事

東南有武林當閩越之京道胡三省引劉昫曰武林在蒼梧猛陵縣界隋分猛陵置武陵屬永平郡唐置龔州按龔之武林即今潯州府平南縣距東越遼遠

桓帝延熹二年以大鴻臚梁國盛允爲司空胡三省其兵安能至此當從索隱說

馮則于公固有大不滿者考忠襄爲叔子父兆鳳舉

曰西羌傳有北海太守盛苞其先姓爽避元帝諱改姓盛按戰國時秦有盛橋則先自有盛姓

魏元帝景元四年伐蜀遣鄧艾自狄道趨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維營胡注曰前漢天水郡後漢改曰漢陽郡魏復曰天水考晉志晉始復漢陽爲天水此與曹真傳所云天水皆史官由後言之也胡注非

晉惠帝永康元年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趙王倫孫秀深憚之乃轉允爲太尉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無應允之文胡注殊屬附會又羊祜傳載郤伯子之言曰故太尉廣陵公淮寧異賊倫禍加淮南因逆爲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遂帥

圍兵及帳下七百人圍相府倫與戰屢敗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于內以應允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廖騭虞幡以解有中書令陳準淮蓋準字之悞也徽之兄也欲應允言于帝曰宜遣出于帝命將白遺也否則何以應允拔晉書淮南王允傳允率兵圍相府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白虎幡以解鬬乃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徙宮中出侍中汝陰王虔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于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徙宮中出舉空版詐

太尉錄尚書事可兒通鑑蓋因其弟而致誤耳胡氏不能舉正而反爲曲說何哉梁王彤傳載蔡克之議曰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徽有助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僞朝太安二年帝征成都王穎舍于豆田胡氏曰據晉書五行志雒陽城東有豆田壁考志云愍帝初有童謠云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此城東非雒陽也胡氏誤引

愍帝建興四年平夷太守雷炤平樂太守董霸叛降
十成胡注曰平樂郡證以隋志蓋置于越巂郡之邛
部川然不知誰所置也按常璩南中志建興元年刺
史劉建寧新寧與遷二縣新立平樂三沮二縣合四
縣爲郡

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遣陶亮統兵東下屯
軍鵲州胡注曰鵲州在宣城郡南陵縣左傳之鵲岸
也杜預曰鵲岸在廬江舒縣鵲尾渚審是則鵲頭在
宣城界鵲尾在廬江界鵲州則江中之州也按鵲州
屬東海郡臨朐屬東莞郡自爲二縣俱仍漢舊後魏
志臨朐屬東莞郡後魏復曰朐屬琅邪郡按晉志朐
屬東海晉曰臨朐屬琅邪郡有朐山臨海瀕今按晉
三年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注魏收曰朐縣漢
言州二字異耳

夏汭出爲啓疆則從江道交戰不應在楚之內地故
鵲岸當從通典說胡氏不能舉正反分鵲州鵲尾爲
二以囘護其說殊屬附會沈垚按晉舒縣無爲州地故鵲尾當兼有今
江中而得西屬舒縣唐屬南陵故杜佑李吉甫皆言鵲尾渚東在
在南陵晉屬舒故杜預言在舒說本合特預言渚佑
言州二字異耳

之朐即漢晉舊縣今海州也晉臨朐今爲青州府屬
縣在府東少南四十五里去朐尚遠魏收誤合爲一
又淆其所屬胡氏糾之亦得其一未得其二也

秦豫元年魏延興二年大陽蠻酋桓誕降于魏魏以誕爲
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胡注東荊州治比陽
縣按魏書蠻傳延興中大陽蠻酋桓誕擺沔水以北
蓮蓁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高祖嘉之拜誕征南
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誕治于朗陵在今縣西南沈垚按胡
和十年移居潁陽時東荊州不治比陽也說本元和

志蓋後又移治比陽也太平寰宇記引周地圖記亦曰魏太和中置東荊州于比陽古城宋順帝昇明元年蕭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當作文季督吳錢唐軍事胡注曰五代史志餘杭郡錢唐縣舊置錢唐郡蓋此時置也按元和郡縣志陳禎明中置錢唐郡非劉宋時置也沈約志錢唐令屬吳郡齊書州郡志同蓋文季所督軍事爲吳郡之錢唐縣耳梁武帝天監元年魯陽蠻魯北虜等起兵攻魏潁州胡注曰魏置潁州于汝陰又潁川郡舊置潁州按是年爲魏宣武景明三年地形志潁州孝昌四年置領陵大謬下六年注云陰陵在鍾離西南合肥東北此頗得實何前後之矛盾也

普通六年蒼遂拔魏新蔡郡胡注曰魏收志新蔡郡治石母臺隋廢爲縣唐以後屬蔡州按太平寰宇記石母臺在平輿縣西北五十步此魏豫州之新蔡也是時遂攻壽陽不應反向縣瓠考地形志揚州所領有新蔡郡當是南朝失淮西後僑置者魏取壽陽仍其舊耳地雖無考據下文拔鄭城觀之其或在壽陽西與

陳宣帝大建八年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胡注曰後魏太和中置朔州于定襄故城高齊天保于馬邑西南置朔州相去三百八十里故定襄古城陽陷沒僑置于黃陽隋志宜陽縣舊置鄧州即此五年徐州刺史王伯恭與魏中山王英戰于陰陵胡

之朔州有北朔州之傳按上文齊主欲留安德王延
宗廣甯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胡氏謂後齊置
朔州于古馬邑城于西河郡置南朔州故謂馬邑爲
北朔州說本隋志是已此又以定襄爲北朔州是自
亂其說觀下卷北朔州長史趙穆迎范陽王紹義至
馬邑可證前注之確

唐蕭宗寶應元年回紇助討史朝義　子昂請自陝
州太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從之按唐
志陝縣有太原倉胡注謂隋置太原倉在河東界非

也

畢氏續通鑑宋眞宗景德元年改甯邊軍曰永甯考
異曰長編永甯作永定恐傳寫之誤按九域志輿地
廣記俱作永定天聖四年始改永甯輿地廣記作天
聖七年改永甯以定作甯宋史之候非長編誤也

高宗紹興十五年九月以知虔州集賢殿修撰爲福
建帥修撰下脫去薛弼二字

二十三年三月金改中京會甯府爲北京按金會甯
府無中京北京之名地理志大定府遼爲中京海陵

平鎮郡陽王延政自立于劒州升爲龍津縣尋置鎮
州南唐拔鎮州以爲制置鎮明年改劒州析建州之
南平劒浦富沙三縣爲屬保大六年復以福之九鄧
汀之沙縣來屬朝勛按南唐元宗本紀保大三年
九月詔以延平津立劒州以建州之劒浦汀州之沙
縣隸焉
藩鎮表定遠軍豪州朝勛按南唐元宗本紀保大元
年升豪州爲定遠軍
百勝軍虔州改昭信軍朝勛按吳譚全播傳天祐六

年盧光稠來附于高祖亦以虔詔二州請命于梁梁
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使則百勝軍之置
當在梁開平乾化之間矣
武泰軍黔州王氏以黔州爲武泰軍節度天復三年
徙武泰軍于涪州從王宗本奏也朝勛按前蜀高祖
本紀永平四年武泰節度使王宗訓鎮黔州貪暴不
法擅還成都及入見帝命衛士歐殺之本傳同又後
蜀高祖本紀長興元年十一月唐武泰節度使楊漢
賓棄黔南奔忠州據此則武泰後又還治黔州矣

沈垚按元和郡縣志黔州北渡江山路至忠州四
百里太平寰宇記忠州南至黔州六百五十里黔
州在忠州之南楊漢賓奔忠州乃北走非南奔也
鎮江軍忠州前蜀天復末置鎮江軍于忠州領夔忠
萬三州歐史職方考又以鎮江隸夔州下朝勛按前
蜀高祖本紀永平四年夏四月徙鎮江軍治夔州
武信軍遂州唐光化二年夏五月甲午詔置武信軍
于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隸焉前後蜀因之朝勛按五
州者遂合瀘渝昌也

高歡疾篤高澄慮侯景爲亂詐爲歡書以召景景先是
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皆請加
微點歡從之景得澄書無點辭不至隋高祖崩煬帝
遣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并州總管漢王諒先是高
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女救字旁別加一點又與玉
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
一事相類而皆召亂可見人主不可以權詐御人也
唐德宗初立留青苗正已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
緡以覘朝廷帝意其詐未能荅宰相崔祐甫曰正已

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宋眞宗時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帝以問宰相王旦旦請敕百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德明來取帝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一假表獻一求恩賜皆以窺朝廷得失使處置非宜卽遭悔慢而崔王片言以伐其謀洵乎宰相得人強藩屈服矣

唐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鎭緜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姚元之吏事明敏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尙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

晉書劉超傳蘇峻遷車駕石頭超時爲右衛將軍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宋南渡之季陸秀夫在碉州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與超意同也

魏元忠自端州召入弗復彊諫葉向高天啓中再相不能寒直晏殊謂謝絳之性老而愈辣古來有幾人哉

漢文帝時新垣平奏日再中隋文帝時袁充奏日晷加長此皆古所未聞而二主受其眩惑隋文且令天下將作仗功日加程課丁匠苦之吁佞臣之言其禍大哉

齊高帝嘗怒太子賾欲廢之兩宮隔絕不通王敬則劫帝往東宮置酒謝歡太子位乃安北齊神武因宮人之隙欲廢世子澄婁妃亦隔絕不見司馬子如因間進說復得父子夫婦如初二人武夫也而善處父子之間視楊素之逢君以傾太子其相去爲何如哉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折律二端深淺不平師古曰謂分破律條妄增辭節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蓋宣帝起田間洞知姦吏得失故能及此此眞然犀手也幽怪情狀無處遁避令之當事者知之否乎

文四年詔曰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宅皆弗

坐誣告之罪雖老不宥今惡俗紛張專務攻訐宜重誣告罪以靖之雖非清原之道亦可稍息囂風也

漢武帝徙豪族子茂陵河內大俠郭解貧不中貲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又光武時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熹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爲請者數十熹終不聽後趙王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遷熹爲平原太守二事相類可見豪俠大姓上得與援把持郡縣眞蠹民之尤也

晉安帝義熙十年司馬國璠兄弟聚衆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城青州刺史檀祇領廣陵相國璠兵直入聽事祇驚出將禦之被射傷而入謂左右曰賊乘闇豈得自安韋叅今日何情欲酒明崇融末京師陷劉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彼懼曉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國璠兵果走梁武帝天監元年齊東昏侯嬖人孫文明等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

張宏策司馬呂僧珍直殿內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眾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賊謂已曉乃散討捕悉誅之

十國春秋吳臣盧樞傳云高祖時官御史臺主簿武義元年高祖禁民間私蓄兵器盜賊益繁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按樞言可與吾邱壽王之難公孫宏後先媲美日知錄禁兵器條失引因補錄于此

梁太清末衡州刺史韋粲徵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閭侯景亂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赦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梧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赦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欲酒明崇融末京師陷劉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黃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以鎮靜爲言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厲同仇反藉口安民作遜計

邪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

儒者之學貴于有用明道先生之爲縣也辯藏錢之爭斷石佛之怪興役以御水害則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故人不勞而事集及其均稅法塞決隄析黏竿牖池龍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晉城之民遂爲精兵陸梭山主其鄉之義社調度有方備御有實皆可爲後世法象山先生守荆門科條政教無一不當于理申嚴保伍而羣盜屏息修築子城而役者樂趨儒者之設施果何如乎近世博辯家詆洪宋人動以空談性命相詬病曾與張淵甫言擬輯名儒政績錄一編以障狂瀾而有未暇也偶閱白廷玉湛淵靜語因節錄之

聖世楷堂藏板

無錫顧庸閣先生曰讀書是格物之一事以窮理也即主敬之一事以存心也不然是即玩物喪志余性也亭林以爲妄因問見何書錢偶失記無以應亭林乃大噱曰君元來于此事甚淺後錢歸檢乃知出顧先生小心齋筆記即作札與徐公肅以明其不妄且公孫也崇禎末阮懷甯在南京先生之從弟子方與諸名士馳檄逐之以先生望重欲首署其名先生謂

首開　本朝風氣至于研究精微剖析理道則有未
也恐難免錢先生之譏矣其闢心性訛陽明大勝矯
枉過正

胡敬齋嘗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注參同契陰符
經皆不作可也見本傳顧亭林亦謂韓文公若但作原
道諫佛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諛
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

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子懋爲雍州刺史啓求所好
書武帝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善言即
昭代叢書　三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四

善文也隋書經籍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史記李斯
傳注亦引此書爲文章總集之祖

王若虛滹南詩話于宋人不喜山谷字句之間吹疵
索瘢洁翁幾無完膚矣其持論頗拘泥如云繞朝贈
策當時偶以此耳非送行者必以策也而山谷送人
詩云願卷囊書當贈鞭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吁此等見解與毛奇齡論東坡春江水暖鴨先知謂
鵝不先知邪皆可一笑若盧字從之蘘城人從
梁質琛啓武帝有曰失節之嗟亦民所自忠止恥不
能及羣故勉強而爲之胡三省曰此論切中人情
閭百詩曰唐德宗以順宗子源爲第六子以孫爲子
今吳下多有之謂之過房余案唐書王宰傳宰智興
子本名晏宰其子晏實幼機警智興自養之故名與
諸父通鑑唐武宗會昌四年討昭義帥劉稹李德
裕言于上曰王宰从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
月蓋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爲磁
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爲此也上
命德裕草詔賜宰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十國春
亦如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
秋閻陳洪進傳文項本洪進長子文顯子也洪進在
泉州日有相者言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
昭代叢書　三集　唐述山房日錄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五

子文顯文顗文頊皆已領州郡而文項始生洪進欲
應其言乃取爲己子錫名與諸子齒歸宋後官至舒
州刺史德宗爲帝王而以孫爲子綰紳之家踵而行
之斁倫害教莫甚于此其亦取夫子正名之言而一
思之乎

無錫劭文莊寶爲江西提學副使俗好陰陽家言有
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
于是相率舉葬以千計愚人停喪禁之莫善于此至
縉紳之家則如晉書載常煒之言曰魏晉之制祖父

未葬者不聽服官又或非士非紳則禁之以捐納世俗稍有餘財必納粟入監有祖父母父母未葬者不聽如此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晉書元帝紀太興元年夏四月戊寅初禁招魂葬考東海王越傳越妃裴氏太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越柩爲石勒所焚　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傳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于室廟寢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處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于此于是下詔不許妃不奉詔遂葬越于廣陵四月之禁當以此也又袁瓌傳云東海王越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傳純議以爲招魂葬是謂亹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兩傳不同然紀云初禁似瓌傳爲是徇私恩而頒公令元帝政令之失此亦一端矣

漢書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孟康曰弁手搏今稱武

晁　世楷堂藏板

員爲武弁殆本諸此

玉篇襻普患切帥下系也廣韻衣襻也今俗以衣受鈕者爲鈕襻義本諸此又南史梁鄱陽王範傳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範因朱异言用南康王會理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施板屋冠以牛皮胡三省曰襻者輿輿搆施襻人門肩舉之

張景陽七命曰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文選注引盛宏之荆州記曰滌水出滌章康樂縣其閒烏程鄉有酒官所水爲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獻之世

晁　世楷堂藏板

稱酃滌酒又引吳地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考水經注耒水篇曰桂陽郴縣有綠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謂之程鄉豁郡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酃也元和郡縣志郴州郴縣有程鄉引吳錄云程鄉出酒程鄉卽烏程也景陽所指當屬此康樂在今萬載縣東宏之所謂滌水卽水經之漉水酃道元李吉甫竝不言出酒亦無烏程鄉恐誤也

俗以市中貨物之惡者爲行貨通鑑則天后實秣元

年突厥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金銀器皆行濫非
眞物胡三省曰行戶剛翻市列爲行市列造金銀器
販賣粹殺他物以求贏俗謂之行作濫惡也行貨之
名殆本于此

唐述山房日錄跋

宋人地理之學遠不如唐人而樂史太平寰宇記尤
爲紕繆盛君爾巽唐述山房日錄所評歷代史事言
言中肯可爲讀史者程法至其辨晉置受陽唐改壽
陽可正近人之誤寰宇記每郡縣下故實既引于彼
復載于此不可枚舉沃野與靈州無涉論極簡截安
得取全書而一一駁正之甲辰孟夏吳江沈楙悳識

昭代叢書 辛集 唐述山房日錄跋 卷第一 三 世楷堂藏板

思問錄

吳縣顧道稷德草著

易以天道明人事春秋以人事明天道二經微詞隱義若穹窿垂象測之而然而不盡然竭甘石之能窮周髀渾天儀之巧其然不然皆未能自得而況能得天乎故作易作春秋之列聖皆不言其所以然而但言其所當然以詔世必待聖人而後能識其所以然之不能言矣後之鑽研此二經能識即能知所以然之不能言矣後之鑽研此二經而輒欲立言以為能通此二經皆不識二經之所以

世楷堂藏板

然者也故言者愈多而二經依然有不然有然不可盡然矣不可盡然乃二經之所以然也程子曰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蘇子曰冶春秋者最忌穿鑿苛細二子之言實從所以然上精思窮究得來不然何以作此模糊不著力語且其于他經亦曾有此等講說乎詩曰於乎不顯又曰不顯維德詩人之必以不顯為顯者以顯不能盡聖人之德故以不顯稱使人于不顯中求聖人之德而後聖人之德乃能與天同其大言顯則德止于顯矣易與春秋不顯之

世楷堂藏板

經也天也天之道正變不主故常一經亦不主故常一文簡而隱適當而已適當則無處不中所以覆載正變不常之道于其中也夫以聖人之智之才而言聖人之易易矣然繫辭之易不必盡合卦爻之易十翼之易不必盡合繫辭之易而象象之易既盡合卦爻之易又惟贊而已轉不如傳注家之所發甚明者何也晰理愈明而易道愈執也王輔嗣曰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義無所取吾于春秋亦云

世楷堂藏板

易本義于爻義彌綸處必曰占者歸之于人事豈僅以筮書目之與以此知朱子深明易道之廣大精微非區區注疏所能載所能破者就其義以為義歸于人事以訓世而已

觀卦象傳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象傳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皆主上卦之巽德而言天之用惟風最神軼乎雨露形色之外故聖人法其最神之用設為教民之道然巽德之神不著于他卦而獨主于觀者地上之風應律之風也以之可以治世于上三爻皆主自觀不

及觀示觀仰義蓋風有狂有盲有疾有淫有旋皆不利于地上不足以言神自觀者先王之愼所以而設教也

繫辭傳參天兩地本義云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又朱子名震字發河圖洛書說云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圓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本義所謂一卽朱子之徑一本義所謂三各一奇四合二耦卽朱子之以一爲一以二爲一然不及本義之易曉嘗試擬諸形容矣天必仰觀宜竪擬地必俯察宜平擬因竪擬仰觀參天之形爲內實外虛包地之象所謂徑一者陽中成象之謂乾也一之上下空處爲二生陰之象也象有上中下所謂三各一奇卽參其一陽也平擬俯察兩地之形爲二內虛外實配天之象所謂徑一者陰中效法之謂坤也兩中空處爲一生陽之象也象有四方所謂四合二耦卽兩其一陰也

一周天之度但既主左旋卽極慢終是左旋雖遲天而尤遲雖未明言左旋而麗則隨天左旋矣夫大輪在外其度遠故必疾小輪在內其度近故必慢方合天與日月亦左旋之說曰日麗天而少遲月麗天而尤遲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太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旋只是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蔡氏宗其日爲是張子云天左旋日月亦左旋如以一大輪在外其中有一小輪載日月在內一周天之度但既主左旋卽極慢終是左旋爲能遂其右行者覺得似右轉卽不覺終是右轉如何道他亦左旋覺似云者如雲西去常覺日往東行此幻象也而言天象宗此說者曰天如推磨石左行日月右行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率之以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旋此喻更謬既已隨天左旋而又率之以西沒則天亦是右行矣不右行如何率之旋疾蟻有行遲必蟻足不著磨而空行者方能磨一

周蟻亦一周若隨磨左旋則蟻足著磨矣右行既遲又必隨磨左旋如何能兩行不悖或者蟻之右行甚疾隨磨之左旋極遲則蟻一周磨磨尚未及半周蟻安能見其右行等得蟻右行一周磨必左行數十周方能成其右行今偏是磨疾蟻遲只有隨磨左旋耳而後可如何同合一周之度東坡遷居臨皐亭詩云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之異亦不言其所從及所宗何說是以可疑者多因詳詩意亦謂不得不隨磨左旋也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蔡氏引說文云侮傷也以四項盡屬之湯按說文云侮嫚易也傷也傷之釋義取轉輾說文如釋充曰長克曰肩呈曰平皆轉輾取義如嫚易必有所傷損也蔡爾雅釋詁釋言轉輾之例蓋嫚易之傷而云亡者傷之且引傷不引嫚易又以爲哀傷之傷不引嫚易又以爲哀傷之傷而云亡者傷之且經文納侮禦侮皆主嫚易未有主哀傷義者此三句與采芑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句法一例蓋承上伐有論說予讀書不多未能博涉聊錄鄙見以俟他日

四月之首章先祖匪人胡寧忍予集注云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此無所歸咎之詞然以傳士會引此以明治武子皮所引皆此意也故攻其昧伐檠之棘以其亂而取之由檠自侮其亡也詩以人爲互文此以事爲互文乃與義協若左

河水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正月曰父母生我胡俾我癙小宛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皆憂亂之詞所謂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此曰匪人詩已意若者先祖之下有五宗五宗各分氏族以列於宗人周禮大宰匪頒之式又廩人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一曰匪分也正韻敷文切音分然則匪訓分而又讀分也詩蓋謂我先祖以下之分列于宗人者何忍分我于亂離之國獨遺此禍也宜與下匪鱣及何草之色眞傳神之筆

狐突遇太子太子使登僕君臣相與語讀之明明是

見鬼及秦穆晉侯曰亦晉之妖夢是踐始點明是夢若將夢作平聲讀訓述亂不明與詩覯爾夢夢覯天夢同訓則眞是載鬼一車矣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蓋秦伯已有納重耳之心故不忌懷公而遣懷嬴亦以固齊晉得立而不逆已故忍爲重耳奉匜父女之無禮無恥甚公子沃盥既畢而揮之以水句詬奉匜讀沃盥既讀既字不宜連下而字蓋公子不知是懷嬴玩與焉二字特以其備五人之數未必明著其

人及其怒而有言則知其非常輩女侍故懼而降服自囚耳所以著秦伯之無禮重耳之不檢

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此盟詞全語也中間插入庶身言而子皮亦悟遠而慢之之非吾爲吾家之不與崔慶者是與是寫晏子機變不是而使學者製焉謂使學之已成者製焉非上學製之人也添一者字自宜別異故曰不亦多乎多勝也

之人也添一者字自宜別異故曰不亦多乎多勝也謂勝于學製之人也此篇連用四喻牲家俱混釋特分析之操刀喻任人棟折喻于皮美製喻善治田獵喻尹何各喻各意並不重複他日四句正以明子皮私邑以爲忠謂子產忠于己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三如身是其日數也二首以二爲首也六身以六爲身也下三移首三橫于下也如身橫者立之如身之立也依篆書丙字之形似也即今記數號目之畫極易明者也注云如算之六乃知一事一物悉是先民有作

曲禮三名不偏諱注謂可單言釋之者謂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之類也然正是偏諱此句宜與下廟中臨文詩書一例看廟中臨文詩書不偏諱則尋常時所必偏諱可知也經示其所不諱注明其所當諱

政通其倫理國之先亡兆于樂矣美哉者就其音而

各就一邊相發明

檀弓辟踊有算爲之節文疏云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有算猶云有限各限以數爲之節文也方哭親極哀時呼天搶地心已哀旁參亦念不得尙能心計幾踊幾跳乎故有子曰子壹不知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

脊子問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如之何孔子曰掩祭而已矣 掩作逮 如牲至未殺則廢凡日食必先告二事不並舉何至與祭日並太廟火大災也尙能捷祭他廟

乎此章問荅所謂充類至義之盡事雖無而道可擬也參也魯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此章之問才不魯不能爲此問曾子問別立一章大有意在

論語子所否者指生平行已言與吾爲東周不磷不涅統舉大槩說不黜者一事三事皆爲子路發皆子路所不說故夫子謂自我有由而惡言不入于耳子以見子路之律身甚嚴

孔門不可得聞者性聖人罕言者命與仁性由命授立命盡性則仁矣然曰不可得聞曰罕言則平日潛

心體察于性可知仁之因問而發者精深莫過于頗仲性則未有論及者特一見于性相近習相遠二語自中庸揭率性盡性之功而歸本于天命由是告子論性孟子辨性告子所論與聖人相近之性似是而實非孟子所辨悉本子思天命之性並不涉聖人相近之性子時言性者有荀子以人性近惡而遠善故曰性惡漢董子以性之大原出于天揚子以人性始相近而終相遠故曰善惡混董子本子思而不添一語荀揚本孔子而各參以己見至唐韓子究心孔孟之

之源深察荀揚之非獨舉孔子上知下愚不移一語分人性爲三品而不知三品之中下性混性惡在焉是欲闢之而反附之也夫荀揚韓三子豈不知天命之性豈不知人性之善哉以爲宗子思孟子無寧宗孔子爲信初未識天命之性何以無不善相近之性何以相遠遂使天命之性孟子而後蒙昧于餘年至朱程子始大明程子子天命分得初後二候生之初爲天命之性含仁抱義方養未斲是爲乾元生之後爲相近之性尙未入于習而厚薄清濁有異必待習

而岐善惡是爲氣質于是知不可得問之性天命之
性也相近之性氣質之性也原是一性只在初後分
際上分能率不能率耳荀揚韓三子之論如亂絲過
刃矣自古生人有性至宋而始晰人道難知若此則
人性之難率可見
子在回何敢死是擔得大事識得機變處是謀非吾
所能及是不枉道不徇人處皆發于接吻之下若經
千錘百鍊而出者淺看不得即深看亦不是善體道
者千載遇之旦莫遇之

何必讀書應是稱尚書之書書以道政事也凡後世
所通稱書者古云簡策方策又云版無書稱也
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鞹以喻質文與質之本末輕
重已在其中端木夫子言語雋妙如夫子之求之也
將聖又多能也賢者夫子焉不學之荅皆意
在言外令人尋味而得之此二語亦須尋味也鞹其
質也毛其文也虎豹未鞹質有其文犬羊未鞹質賤
文猶虎豹之文若子之文也犬羊之質無文不足責
君子無文則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矣惟虎豹之質

之有也又云輒宜辟于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
父之命則有子南在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所有我
焉得爲君然則子斷父獄公然以父罪有無宣之于

口商之于國人自鳴舜位之恭成何子道邪又釋正
名之義曰夫子爲政必將具其事之始末請于天王
告于方伯命公子郢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
矣果爾則以仲夫子之明決果斷立春秋之世升聖
人之堂豈不識此爲正而反以爲迂乎何至淺看子
路若此所謂迂者是時輒在位已十二年以新進之
臣一旦正其名聲其罪更立新君或權力有所不及
或國人不和而生變或公子郢堅守遜節皆可慮也
迂之說在此至夫子正名之說或者以聖人不能明

言不仕于不仁之輒特正言以應奚先之問而未慮
到若何施措者非也輒初立時夫子居衛固有子貢
不爲衛輒之論茲逾十二年若不欲仕于輒何必再
至衛觀末節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君子于言無
苟數語則正名作用非及門所能窺測者豈僅僅胡
氏印板春秋所云而已哉所謂君子于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正自道正名作用非人所能知也

中庸常棣之詩孔子誦而歎其父母之順夫倫常之
序父母兄弟妻子倫常之行孝友刑于此序此行自
天定之先後也首節以行遠登高發端則兩必自實
爲進道之序合之詩詞與孔子所贊所謂先邇後遠
先卑後高必自之序講家鄰未申明詩詞之妻子兄
弟云止平說勿拘詩旨遂使詩旨與書義都落塵障
又惟恐以父母爲卑邇而必自之序又不能以妻子
爲先僅將必自義空衍支離附合使人悶甚蓋注中
如此二字之矣二字宜味不曰順而曰安樂又曰安
樂之矣安樂非釋順之字然與詩詞極融洽故以之
代順順在安樂中矣卑邇高遠只該就行與登者言

所必自彼行路之始子卑邇獨非以其親切于足下
所必自乎原非以父母爲卑邇更何必以父母爲高
遠子若曰欲知其父母之順觀其兄弟妻子之宜且
和如此則知其宜且和之必自父母始矣詩若曰觀
其妻子之和如此則知其兄弟之翕且樂爲既矣曰
既明明是先宜兄弟矣故下先曰宜兩宜室家後曰樂
爾妻孥仍是順說結上兩層言必自之地爲卑邇言
必自之理爲親切以親切合父母則詩詞與贊語皆

有必自義豈不曉然

莊子齊物論篇言地籟則小大畢舉言天籟則一吹而已一吹而受者萬則受者仍是地籟言人籟使其自己則使者仍是天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則三籟為一籟矣夫齊家之齊以己之齊齊人之不齊有所以齊之也莊子齊物之齊是萬物只作一物無物見亦無我見以一之見為齊無所以齊之也三籟地籟是主天籟人籟行文造意之佐使故以自取點明言自己既齊自己亦齊皆天使之齊不必有以齊之也

以下疊衍此意凡單用是字皆是非之是作此字解

便生曲說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說春秋極滿足極精當語然不辯亦是齊物之旨

養生主篇末三句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一句一轉縹緲迷離殊難措解注家悉困于此三句余謬以淺言譯之炊熟由于手指人事之至常人意之至輕者每不顧薪之易盡但期火之久傳至薪盡而猶思前薪之火傳及後薪而不知薪既盡火亦無

可傳也薪即是生也有涯火即是知也無涯挽為首發端兩句以喻不能養生者但用無涯之知至死不能自已也惟句法如龍天矯不可捉摸故注家極意揣摩愈深曲而愈遠本旨也

人間世者自生至死人之一世人人有一世同人世而各各不同者人與世之間也間者際也人與人相際以終此世也

大宗師篇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釋名云踵鍾也鍾也者聚也謂上體之所鍾聚也據此則踵為

上體經脈所鍾聚猶銅人圖所云湧泉穴醫書所謂足太陰經足太陽經也然氣息呼吸丹田主之斷無由踵呼吸者蓋以喉浮且麤也以踵深且細也義主鍾聚非真由踵以息也今皆附會到煉形服氣上去泥煞踵字誤之也

在宥篇噫毒哉毒非害之之謂老子亭之毒之王弼注毒謂成其質徒篤反音育唐書作亭育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王弼注毒役也馬注毒治也

天地篇以二缶鍾惑非謂樂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

謂之簋簋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注缶四斛也
左傳齊國人稟戶一鍾注六斛四斗曰鍾古量皆八
算四斛八算實三斛二斗一缶也二缶實六斛四斗
鍾之量也言既名二缶又名鍾量同而異名惑也
天道篇鼠壤有餘蔬而棄妹注謂妹不整蔬鼠竊食
之而棄妹恐曲鄙不成話自是二事簡倪作一句譏
其于物無節而又無愛于親也按考工
達生篇工倕旋而蓋規矩注旋圜也蓋過也按考工
記注旋鍾筍也縣鍾之柄也蓋如蓋惓之蓋謂作旋
而掩蓋其規矩之迹也

于是爲之調瑟廢于一室鼓宮宮動鼓角
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于五音無當也鼓之
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于聲而音之君已此數句蓋
以鼓宮鼓角喻楊墨儒秉舉兩音以概其三也以改
調喻惠子之獨異于楊墨儒秉也言廢堂上之瑟鼓
室中之瑟廢室中之瑟鼓堂上之瑟則堂上鼓宮室
中宮動室中鼓角堂上角動動謂音相應而爲所動
也卽上文以陽召陽以陰召陰之謂若隨手改調不
論何弦使二十四弦齊改悉于五音無所係屬而鼓
之是不入五音之聲亦能召不入五音之應故彼瑟

子然仍未免鼓之近爭音之近辯也莫若置瑟不鼓
藏聲于瑟乃爲不物物則并泯無爲之迹矣
則陽篇是稷稷者何爲者邪稷注音總同穆禾聚束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
帛衛使者不然若云衛使者則非使者矣不然二字
何所措意衛字宜屬上句蓋以此各五百人爲贲奉
幣帛之護衛使者不然是起下發軍興制三句則文
義大明與下奉幣役役字同意今悉以衛使者不然
訓讀恐講解時格格自苦
杜預遺令云古不合葬明于始終之理同子無有也
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

也別合無在者謂別葬合葬于始終之理皆無所在所以改而合之者祇因事生有合敬同愛之道故令葬以示教孝耳

昌黎原道云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謂人皆無羽毛鱗介之禽獸以居寒熱無爪牙之禽獸以爭食甚言其無相生相養之道也

柳子厚說車云孔子在夾谷叱齊侯如蓄狗夫辯君與吾君匹也于吾有臣道叱如蓄狗狂悖甚矣如何以此語儗聖人行文快意易生躁妄最傷體要

思問錄跋

思問錄一卷歙城顧君德草所述也不事攻據不爲翻駁就胸中所見筆之于簡粹然儒者之言視顧毛閻惠諸家另是一種筆墨然遇大綱節目處則又讓論風生不可多讓如辨荀韓之言性制氣之爭國理昕詞嚴使人無所動吻恐近日諸名流無以過之也

辛丑春晤其令嗣亦齋于胥江寓舍出斯本見示屬附叢書因摘錄數則付諸剞劂氏壬寅春日吳江沈楙悳識

先君子髫年嗜學屢試不售早歲遂棄去帖括肆力于詩古文辭著有拙誠軒詩文稿若干卷是編則研經有得信筆記注者凡六經子史類皆闡發精意不蹈鑿空聚訟之病亦不襲穿鑿附會之習直抒己見一衷于是名曰思問錄示質疑也金盆既愧青箱莫繼復嗟剞劂無力實恐遺書將付蠹鼠今春幸晤吳江沈翠嶺參軍採訪遺書亟出諸篋笥得刊入昭代叢書以備說經家一種未始非佔僊之助也重校

弁過慚感交深矣 男金盆謹識

經史管窺

太倉蕭　曇曼叔著

經部

誠齋易傳論乾卦云君德惟剛則明于見善決于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決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奸故亾漢不旦成哀而旦孝元亾唐不旦穆敬而旦文宗皆不剛健之故也誠齋處南渡時確有所見故明目張膽言之

惠定宇九經古義需象曰君子旦飲食宴樂歸藏易曰飲食宴樂需佂滯字不爲無說顧亭林唐韻正云歸藏易需佂滯蓋平聲則轉爲濡與需音相近楊升庵曰古音滯人余切古歸藏易需卦佂滯字同余案月令土潤溽暑注溽溽濕也曲禮濡肉齒決注濡溽濕也是滯與濡同義集韻濡洵趣切與需同音或可旦通用

愉湀石曰泰之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厚齋取之而全謝山駁之曰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爲小人道消則論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義君子道消卽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說原不悖謝山不過泥著字句而云然

蕭

彖九四朋盍簪古文簪佂貸京佂撍馬佂臧荀佂宗廣佂皆皆叢合也竹汀先生養新錄謂三代旦前無簪字當旦皆爲正與上大有得匊協韻禹貢厥土赤埴墳康成本佂皆是皆與埴同孔傳土黏曰埴攻工記搏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余案皆敦銘皆立中廷皆訓聚老子埏埴旦爲器言土性黏賦故可埏也揚子法言摶埴索途言聞聲而來也俱合朋類合而從之之義

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余案大亨有禮賓之禮上公王禮再祼侯伯子男王禮壹祼洛誥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正合觀盥而不薦有孚容若之義蓋賓于王者惟祼禮爲盛謂可旦觀禮容焉

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稚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田三歲曰畬菑者災也謂災殺其草木也郭景純曰

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新田新成柔田畬和也
田舒緩也余案詩楚茨曰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
何爲我藝黍稷可取以爲菑畬之證言耕者必先伐
除茨棘然後可以種黍稷今未曾除去茨棘而已可
則膠黏矣

大過九二枯楊生梯康成讀枯爲姑余案枯蓋即周
禮壺涿氏牡橭午貫象齒之橭之省文牡橭姑榆也
橭一佗姑釋木無姑即釋草之莖黃急就篇注云莖
黃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橭榆此鄭說所本而俗讀
爲枯槁之枯非是

遯上九肥遯古易佗飛王注飛遯絕跡不能及則晉易亦
佗飛余案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
羊子恩元賦曰利飛遁以保名皆可佗證佐

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疑與下句匪寇婚媾不
膠黏余案虞翻云說與設通也離上與兌三陰
陽相應而家道睽乖故先疑後釋張弧者拒之如外
寇設壺者禮之若內賓壺誤爲弧失其義矣上九六
三婚媾之象始以爲寇也故先張之弧非寇乃婚媾

故後設之壺古易皆佗壺壺尊也士昏禮設尊于室
爲內尊又尊于房戶東爲外尊此之謂設壺从虞說
則膠黏矣

夬九五莧陸夬夬舊注莧陸草之柔脆者馬鄭王皆
云莧陸一名商陸商同蔏說文蔏草也經義終晦余
案馬氏草木辨云莧陸即蔏陸其性堅韌寄樹而生
莧陸榮則所繫之樹瘁故務于未蔓延時除其根据
此即今俗言劃人藤是也字林云韌柔也

井初六井泥不食九三井渫不食九五井洌寒泉食
水泉當言飲而何以言食余案米穀必得水而後可
炊蓋主尊酒言如言飲只可解渴言食才能救飢解
渴之功小救飢之功大故必言食方合井養不窮之
義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
著渫其惡也故不食序卦言井道不可不革蓋謂久
則穢濁宜變易之也故井水渫惡行人惻焉不用則
惡用汲則清明王變而易之則不獨行人天下皆受
其福矣余案管子桓井易水所以去茲也水脊茲人

或遭之年命促惟潔且新乃受福自是此爻注腳漢書王褒傳去卑辱與深而升本朝注云與幽也深汚穢則除去之故曰深亦足取爲證佐也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云糝謂之餗周禮糝食注菜餗蒸今芼羹爲竹竹之萌曰筍筍者餗之菜也餗說文作鰶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鍵爲鰶鍵即餗一作鰶或作餗古今之糜今之粥也內則之醧同此震六二億喪貝六五億无喪有事集注億字未詳或訓爲度非是余案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

師鄭注云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呂爲之也億可呂爲之者猶言抑可呂爲之也與論語抑亦可呂爲之次矣同陸氏釋文亦音抑可證

中孚九二我有好爵吾與尒靡之注靡散也分散而與尒靡言相磨礪也莊子齊物論與物相刃相靡荀子性惡篇身日進于仁義而不自知也靡使然也史記衡山王傳贊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好爵猶

孟子所謂天爵好爵本乎天吾與尒共有之故願與尒共靡之者師友之化漸靡之功也又蘇秦傳揣摩卿誕生本倫揣摩亦可參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高澹人天祿識餘云郭璞謂震乃摯伯之名王季妃太任父也程傳呂震揚威武釋之則三年有賞于大國者何人也義自好然未知所出余案楊氏經史攷異云古文易倫歷用伐鬼方蓋指王季也今本誤倫震呂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又王賜

地三十里玉十穀馬十匹證之倫非無稽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潛次耕曰倚數一語在生蓍之後立卦生爻之前則此參天兩地正確指著策之數也揲策成爻奇數有一三五而獨用三謂之參天偶數有二四而獨用二謂之兩地其不用一五與四者不可用也老陽之數九必呂三三數之方爲三奇若雜用他數則一四四可爲一奇四偶矣老陰之數六必呂三二數之方爲三耦若雜用他數則一四一可爲二奇一耦矣少陽之數七必呂一三兩二數

之方爲一奇二耦若雜用他數則一五一可爲三奇矣少陰之數八必以兩三一二數之方爲二奇一耦若雜用他數則二四二可爲三耦矣故奇必用三耦必用二而後陰陽老少之爻乃可定參也者三之也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愈淺近愈明顯足補向來之漏

巽爲宣髮康成注髮早白也今文譌作寡髮釋文寡本作宣余案韓非子曰身不待老而德髮不待年而宣可證或以巽爲算謂多思算而致白或作蒜謂髮白如蒜不典

尙書國語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崇伯鯀遂共工之過余案竹書紀年淮南子皆載共工嘗治洪水事據此則方鴆僝功自指治水之謂之梁陰古作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廬也而孔安國則曰諒信也陰獸也余案范宣曰諒闇爲凶廬謂廬

葬爲柱槨槨則梁也葛洪曰槀一木長梁于東墉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槨一名梁既葬泥之障以避風此同于鄭說用鯀一串韋昭沿賈逵之誤亦以共工爲黃帝時之

者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除喪服諒闇已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此同于孔說者據尚書大傳高宗有新喪居廬三年未嘗言國事則鄭說爲是若伪信默解則無逸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語侶複疊矣又案後漢祭邕議鄭胡夫人哀讚云敢曰亮闇叙我憂痛晉賈后取妹丈韓壽子養之託梁闇所生亦可參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㠯守一地也或亂正四方者猶詩正域彼四方肇域彼四

海也毛傳云域有也鄭箋云長有邦域孔傳亦云或有也言能守之是㠯有之則或即域甚明後人加土爲域而于或字祇伪或曰之用并其本義而忘之矣

天閟毖我成功所傳云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余案若依傳訓則閟字落空矣益閟無慎義㠯慎訓毖㠯勞訓上句若勤之勤而閟訓安在不然下文天亦惟用勤閟我民傳云天亦慎我民與上閟如菽園雜記云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或謂有齒無角若犬豕伪矣牛羊有角未嘗無齒注無異義魯頌閟宮有伾神山艾深也傳若

也角當佗角音六謂鳥咮謂爲角耳葢吕爲獸子之齒則無鳥之咮鳥傳之翼則無獸之四足翼足互言鳥獸齒角不當專吕獸言此說有理但於之韻書角無釋鳥咮義不知何所据余謂詩誰謂雀無角此便是證据文量始沿鬻傳之誤而欠精核耳

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梁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之臣虞人翼五豝吕待之故一發中五虞人能盡職故嗟嘆之也余案逸周書大武解有五虞五虞者一鼓走疑二備从來三佐軍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勒

撚之撚蹂也蹂其後而从之此从會所吕必有虞人也又射義天子吕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故吕名之詮新書亦吕詩騶虞爲騶人虞人非獸也之說

徹笥序謂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考亭改極爲莊失其義矣春秋極十八年公會齊侯子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姜氏之淫亂極公所不能禁也夫吕明白考亭沿王肅屋則立于先君食則受于今君之誤而亦吕室字訓夏屋余案不但與下句無食無餘不膠黏而于下章每食四簋亦鍺雜矣惠硯谿詩說取魯頌籩豆大房佗證傳云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

尉如堂房也說是穩文檀弓云見若覆夏屋者矣注謂半體之俎足下有附如堂房㠯此爲證較惠說更精當

余姪百堂云讀書不獨文義宜留心卽音韻亦不可忽略如幽風蠶月條桑釋文條暢遙反則爲超音條無讀如超者蓋暢字之誤暢遙則爲挑矣新錄云條桑釋文有剛音一爲徒雕反與枝條之條同音一爲暢遙反讀如挑亦沿前人之誤

小正伐木所所醷酒有萬毛傳云所所沛貌㠯箋曰醷㠯藪曰湑湑茜也茜古縮字是爲縮酌說文依毛詩而云所所伐木聲遠聞其聲近見其貌傳言貌者㠯伐木之柿興縮酒之茅蓋所者削柿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从斤後漢楊由傳風吹削柿謂削下木片也晉書王濬傳伐吳造船木柿蔽江而下吾彥取柿之土也又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韋昭注云舟人國名㠯呈孫皓是謂削柿若从朱傳引大木者呼邪許注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于舟人此舟人非舟楫之人舉重勤力之歌㠯訓許許得母改伐木爲舉木乎古文所與許通漢書張良傳父去里所復還注里所猶里許也疏廣傳數問金餘尚有幾所注幾所猶幾許

故所所或佗許許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毛傳云矦伯卿士也詩本義云使臣也纂傳則云流民自相謂也余案周禮地官鄉師㠯歲時巡國及野而賙万民之艱阨遺人縣都之委積㠯待凶荒廩人掌九穀㠯治年之凶荒令邦移民就穀倉人掌粟入之藏㠯待凶而頒之蓋國家賑貸存恤必㠯士大夫主其事鄉師等或士或大夫卽詩所謂之子于征也巡國及野拊循流民所謂劬勞于野也若佗流民相謂則下文爰及矜人哀我餘寡爲自矜自哀于義未安惠氏詩說與余意合而詞未暢故申言之

舟人之子注云舟楫之人鄭云舟當佗周考亭纂傳用毛說余案國語若克二邑鄀弊補舟依縣熙華君之土也又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韋昭注云舟人國名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于舟人此舟人非舟楫之人之證也周禮冬官攷工記佗舟㠯行水注故皆舟從周朱育纂字舟爲古文周字焦山鼎銘王各于舟廟漢孟郁修堯廟碑委曲舟匝此舟與周通之證也舟

人之子卽上文西人之子不知朱傳何故不從鄭說
大正自大伯王季論衡云太王亶父吕王季當立故
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太而避之說甚新奇
而漢書議郎耿育疏亦曰太伯見歷知適遂巡固諟
據此知王說非無本者
誕先登于岸尒正釋詁登成也地官小司徒使各登
其鄉之衆竇注登成也成猶定也釋文鄉亭之繫曰
犴犴同岸詩小雅宼岸宼獄後漢崔駰傳獄岸塡滿
此鄭箋所自出蓋言欲成大功者必先平定訟獄自
與下密人不恭接洽矣若毛傳吕岸爲高位謂先天
下升于高位固非卽纂傳吕岸爲道之極至處亦自
取惠氏援釋入儒之譏又帝謂與上章帝度異帝度
之帝自屬上帝細將度字體認自知至帝謂文王是
設爲紂命文王之辭蓋紂雖暴虐文王未嘗一日不
聖明戴之否則第七章旣爲上帝命文王矣而又言
順上帝之則不亦自相矛盾乎

魯頌駉駉牡馬傳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說文佋
駉駉注馬盛肥也駉牧馬苑也引詩佋在駉之野今
本駉駉譌駉駉駉野譌坰野失古義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芣音柫从草市聲毛傳曰芣苢
葵也佫佋苢古無苢字因讀苢爲茅茅非水草不可
爲菹與采于泮水之義難通或曰芣水草杜子春讀

莽爲平康成从之故曰莽鳧葵鄭小同曰蓴采草干寶云今之鄜蔬草堪爲葅江東有之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詩吕爲作廟韓詩吕爲作詩箋云脩葺曰新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是爲脩除脩除者除陳而新之也毛說但勝然未能捫主韓說者之舌得三餘初錄引巧言篇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爲證可無異議矣若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亦沿韓嬰之誤

周禮天官內饔鳥獸色而沙鳴雜鄭注失色不美澤也玉篇獟牛色不美澤此訓即用鄭注鄭之失色蓋牛色之譌余案今周禮及內則皆誤獟爲獟故誤牛爲失也廣韻沙所嫁切老子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玉篇嗄聲破嗄沙音義同

王府掌其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說文云琢蚌之陰精子張儀此古者寶卑其用之證至說文王者印也則本秦漢之制言之非璽字本訓左傳又云所吕主土因字本从土上王者印也四字恐與

非是鄭注及孔頴達疏吕珠玉爲蠙珠蚌胎許氏之誤余案珠字从玉古人之珠皆吕玉爲之積漢書輿服志永平二年詔从歐陽氏大小夏侯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表元上前垂四寸後垂

三寸繫白玉珠爲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琢小玉爲之据此知三代冕旒所垂之珠非蚌珠也若蚌珠乃禹貢淮夷蠙珠又是一物而鄭孔吕之訓珠玉謬矣

地官吕儀辨等注故書儀爲義余案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義古文春秋經傳皆作誼古文尚書遵王之義亦作誼漢書董仲舒傳摩民吕誼小宗伯肆儀爲位肆師治其禮儀典命五儀同作義司市凡通貨賄吕璽節出入之康成注云璽節印章若今之斗檢封義甚明白掌節貨賄用璽節同說文云王者印也則本秦漢之制言之非璽字本訓左傳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杜注璽印也戰國策欲璽者段于子也史記楚威王置相璽子張儀此古者寶卑其用之證至說文王者印也下又云所吕主土因字本从土上王者印也四字恐與土義不相涉故又足此四字然失古義矣

夏官職方氏竹箭注故書箭爲晉案古箭諸爲晉余案儀禮大射儀幂用錫若絺綌諸箭注古文箭作晉

吳越春秋晉竹十雙卽箭竹也
兄弟舉移元注古文移爲均也余案左傳僖五年均
服振振注字書侁祥後漢書輿服志秦呂戚國卽天
子位滅去禮與郊祀之服皆呂祫元又王莽傳莽紺
袀服左思吳都賦六軍袀服
儀禮士冠禮旅占注古文旅侁臚案古器物銘內侑
旅尊旅簋旅匜旅鼎之屬蓋皆爲臚字誤取于陳列
尒詩賓之初筵殽核維旅注陳也同義而薛尙書釋
旅爲言不一博古圖又取于士旅食皆失其旨矣班

固述贊曰大夫臚侁鄭氏云臚侁季氏旅于泰山也
聘禮賄賚饔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爲饋案古文論語詠
而饋饋孔子豚齊人饋女樂魯論皆侁歸饋猶歸也
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注古文簋皆
侁軌余案周禮小史敘昭穆之俎簋注云故書簋或
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古文軌也易損卦二簋可
用享蜀才本侁軌說文曰古文簋或侁匭或笵枕溪
之九二曰涣奔其机涣宗廟中故設簋
鍇毛牛藍芊菁家藏注今文苦爲芊釋文芊音戶尒

倣焉庶人必有重則雖庶人必立生此亳之大綱也有重斯有主見魏書禮志鄒注非是方氏駁之是矣余案左傳哀十六年孔悝使貳車反祏于西圃注反祏還取廟主也說文云祏宗廟主也蓋祏謂之函以其函主故亦謂之主据此則大夫士有主可知

少牢饋食禮上佐食昆綏祭注綏或作挼挼讀為墮墮飯是也飯昆手謂放飯于器曰墮古文墮為脽又作而古耐字作耐也祭用幣兩幣于神曰墮戰國策曰陰飯趙孝成王方饋不食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非是黨所也言父所盡誠

而已不假外兒容飾也觀內則在父母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鄭注曰父黨無容可證左傳哀五年師慶師虒何黨之虒杜注黨所也公羊傳文十三年何善尒往黨何休注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此黨與所通之證說同王氏經義述聞而引据較詳余案荀子怪星之黨見黨見猶所見也亦可取證

禮記曲禮幼子常視毋誑注視今之示字余案主昏禮視諸衿鞶注視乃正字今又作示俗誤行之又左傳昭十年引詩視民不佻注視如字詩作示又漢書郊特牲腥肆爓爛臊注作薦解體非是余案楚茨二章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剝者鬄解亨者煮熟肆者全體先鄭訓肆為陳後鄭破肆為剝皆失之矣要如周

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肆全也全陳之則鐘磬各一簴謂之肆也解方得煩禮器注云沈肉于湯也上文血腥爛祭注云爛或爲腩玉篇腩滿也生熟半也余案有司徹乃燔尸俎注云古文燔作爓釋文爓一本作爛聘禮注膚豕肉也惟爓者有膚則當从爓爲正

明堂位夏后氏呂椇注云椇無飾也方言齊人謂無髮爲禿椇椇與鬜同蓋器無文猶頭無髮也

祭法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相近王肅讀爲祖迎余

攷古本禮記相爲禮字之誤近爲所字之誤一聲相近而誤一字相近而誤

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方氏注謂之宗者宗之爲言尊也余案康成皆讀宗爲禜云祭星與水旱之壇而說文引禮亦云雩禜祭水旱則是捋儒已先康成而讀禜矣而周禮巫正春秋祭禜則謂雩禜則亦爲壇位如社稷也晉志摯虞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禜正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禜正之禜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據此則宗字

自當从鬲從禜不知集說何以說文無緹字余案詩唐風聘義緹索目眾注緹致也說文無緹字余案詩唐風築于苞栩傳云苞稹也釋文云本又作緻又作緹箋云根相迫迮栩致也亦正釋言苞稹也疏物義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爲稹又周禮考工記輪人凡斬轂之道必矩于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注陽木文理緻而堅據此則宧从禾旁俗稹

中庸小人反中庸余案顯然與中庸相反之小人何足當聖人指斥此乃自托于中庸敢與聖人爲敵者

故急呂反字正之下文小人之中庸也不著反字正見其無忌憚苟不于暗閒之外隱微之內得其相反處則相侶處正不易辨少正卯之間人孔子誅之可證

豈戎衣而有天下舊注衣讀如殷依康告文集注如字前依武成文恐非不但武成爲僞書又與上下文義不貫即云一著而不失顯名將再著三管顯名即因之而失庫左傳宣六年引周書燮戎殷注云義取周武王呂兵伐殷盡滅之差勝余謂究竟

注戎字如大疋肆戎疾不殄解與召誥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同義上下文自一串矣

反古之道鄭注謂曉一孔之人孔穎達未達其指鄭蓋取管包孔竅爲喻移官換羽謂爲之變若但曉一孔則泥其故調而不協于新聲矣

儒行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閔有司之貌爲糊塗後觀李氏文說隕穫佹隕蘚言古文禮記如是始悟康成本不糊塗其時未誤隕蘚爲隕穫故曰困迫失志蘚之充佹統閔佹文

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謂誠意自足朱注快也足也余案說文慊疑也漢書文帝紀天下人民未有厭志應劭曰志滿也說文厭快也據此則慊當佹愜

冠義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于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母之拜子有謂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肅敬昏信斯須之敬者有謂嫡長子代父承祖故禮之異工餘子者此種盲說大于風化有關余案儀禮士冠禮云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于拜送母又拜此爲母者答拜其子冠禮禮之大者雖父母亦無端坐而受子之拜者小戴禮紛紜枘鑿有不勝指者一郊也或曰用辛日或曰擇元日一禘也或曰春祭或曰夏祭一廟制也祭法大夫有皇考廟王制有太祖而無皇考一寢也檀弓曰之哭師奔亟曰之哭母妻之黨一奔亟也雜記大功堂門而哭奔亟見亟者之鄉而哭一禫祭也或曰中月或曰祥而禫其乖戾如此

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寐而生故驚而惡之顧亭林杜解補正采應劭風俗通說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若尒則何驚之有伯兄南陵先生引崔鴻南燕錄晉咸康二年公孫夫人晝寢生慕容德左右告方寢而起慕容既曰此兒易生但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名三十國春秋耑秦蕭洪父懷歸子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則杜說未可厚非

沙隨春秋例曰云攷桑古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佹

蚡音特卽小正大田篇亦其蟊螣之螣注云短狐也
吕含沙射人非是余案後漢書明帝紀引詩亦其蟊
蜮呂氏春秋任地篇大草不生又無蟊蜮高誘注蜮
或佗螣又唐公房碑佗貸蟘孫叔敖碑佗貸皆可證
僖四年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
陵北至于無棣此言四海九州無不可到用吕破不
虞君之涉吾地也句注皆佗齊境非是余案史記齊
太公世家索隱注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今淮南有
故穆陵門是楚之境唐王昌齡送人赴安陸有天邊

何處穆陵關之句安陸卽雲夢二縣也京相璠曰無
棣在遼鹵孤竹縣漢書地理志遼鹵都令支縣有孤
竹城不專指齊地不辨自明
二十六年公使展喜犒師注犒勞也公羊莊四年何
休注曰牛酒曰犒然非古文故說文不載古佗槁服
虔云吕師飽故饋之飲食佗槀周禮小行人國
有師役則令槀禬之注云故書槀爲槁
二十有八年士會攝右余案士字當佗土襄二十四
年宣子曰在周爲唐杜氏賡韻杜本帝堯劉累之後
案孟子殺人吕梃與刃注梃杖也

成二年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說文匱一日乏也或助曰虛也言虛而不實也伯勝訓乏百堂姪引晉語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韋昭注言不副貌爲匱更見精核後觀養新錄亦云當用此義

襄三十年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虺也豹也而皆名子莊叔之子祇有僑如與豹而無虺全謝山据永樂大典載春秋世系世譜謂叔仲昭伯乃虺也昭伯爲惠伯之子惠伯莊叔庶兄莊叔昌其猶子而名之事或可信但左傳名帶不名虺舉一人明名呂釋之近附會矣余案莊子蜘蛆甘帶帶蛇也虺亦蛇也虺帶音近義同觀詩推度災維帶維蛇則古或通用

昭九年豈其弁髦而因呂敝之余案弁與髦爲二物而杜注云童子弁髦始冠必呂弁蓋緇布冠也故謂之弁髦既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緇布之冠永不復用故言因呂敝之蓋祇注得弁字而脫卻髦字矣

儀禮既夕曰主人說髦鄭注云今文說皆作稅兒生三月翦髮爲髻男角女鬌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謂之髦所呂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棄無飾可呂送之禮記喪大記同孔穎達正義云髦幼時翦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恆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

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注云擣芥子播其羽也而質疑謂介爲甲呂駁注余案應瑒門雞詩芥羽張金距褚玠詩芥羽雜塵生劉孝威詩翅中含芥粉周王衰詩猜羣芥粉生皆堪助注張目

隼有六牟雖成周宣榭火釋文云左氏作宣榭火余案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鄒敦銘曰王格于宣射劉達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字經傳通作謝書泰誓云惟宮室臺榭釋文云本又作謝左傳三十二年無覩臺榭注本亦作謝荀子王霸篇臺榭甚高注與謝同吳射慈亦作謝慈摯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是射與謝通又禮玉藻鄭注云今文說皆作稅稅兒生三月翦髮爲髻男角女鬌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證

夫說采晉書羊祜傳輕裘緩帶吕釋之吕屬替說余謂要引漢書匈奴傳父兄緩帶稚子咽喘曹植箜篌引樂飲過三酎緩帶傾庶羞崔鴻南燕錄人鼓腹帶自緩吕爲證方合支其旨(儒雜不論緩也拙著不論緩也)定九年陽貨載慈盬瘠子其出而逃往昜輯軵後有藏余案慈盬與適樓古今字說文糠窗閱道其制中立蓬木牖菊開窗內容大臥亦可載物徐幹齊都賦曰窗牖參差若逍珠璫翡翠垂蘂若華蓮房含芙蓉吐綠蒲稗不叢城也何休云若涂蓮房菱芰傳曰楚師伐鄭伸叔侯諫諸祠不叢城也杜注如此邢疏亦先主此說後乃引孟子豕交獸畜之語明知義有優劣也犬馬指人子說咫能字方有著落

五十目學易五十者約舉河圖之數猶言參互吕攷之耳五之爲義三天兩地居中而無所不該十之爲義一經一緯交出而無所不貫五建皇極十環終始吕此學易易蘊无窮下經是人道由咸恆而訖既濟未濟上經是天道由乾坤而訖坎離凡學之境力至曰有神至曰無無者融徹之謂也盡人則可吕無小過起風澤雷山而觀成已之會達天則可吕無大過化山澤雷風而蹟日月之根窮理盡性吕至俟命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聖人猶恐慢焉兼而無禮不分兩章案兼而無禮如命俗石爲卿三可取

穀梁傳莊二十三年夏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吕是爲一次也無事不

辭而受策之類愼而無禮如季文子宣公簒立不能討而反爲使齊納賂之類勇而無禮如白公好復言而求死士之類直而無禮如國武子好直言以直人過之類此小人之行故有勞葸亂絞之弊若君子則無之矣葢君子于禮斯須不去其身而禮之出于性者莫如篤于親能篤于親則民自興于仁而備恭愼勇直之德禮之推以情者莫如不遺故舊能不遺故舊則民自不偸薄而無勞葸亂絞之弊剛節本自相蒙吳氏武斷夫子必不應有是言曾子之言必當如所出後讀程沙隨思問錄中具此說余案公羊傳僖

是不知曾子之言皆述自夫子者說文無葸字荀子議兵篇諰諰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鰓鰓蘇林讀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則葸字宜从諰或作鰓汗簡云篤古佺竺釋詁竺厚也

惡衣服而治美虖薇冕注薇膝也呂葦爲之非是詩元裘及貓尒疋裘有豵文故豵衣一名薇冕薇亦作紱荀子天子山冕夏也傳有火龍黼黻殷也禮有日月龍章周也且薇與韍異物韍从韋呂葦爲之薇从黹非薇鄰亦明矣今之引論語有

父兄在之文謂悰輒散父財誠非子道未可證佐
道不同不相爲謀同是善同是正而取道既別則其
謀自然不能相謀如伯夷太公太伯季歷各造其域
各行其志下至里克荀息申胥伍員一時分投更不
相入雖兒童皆知之而煩大聖人特舉呂垂訓庶
東觀漢記弟五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亦可取
證

孟子爲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揚雄云見君上而稽
首曰委摯見長者而操手曰折肢陶元亮云吾不能
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折腰即折枝也趙注按
摩折手節解若枝也少者恥見長者同時
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
楊朱胡安定謂即莊周所傳楊子戰國耳楊學于老故
墨翟宗師大禹而曼嬰學之則又在楊朱之前矣
家之說已行于春秋而特熾于
莊列諸書多傳之墨子七十一篇呂貴儉兼愛尊賢
右鬼非命上同爲說傳堯舜禹傳周公與聖道不甚
典疋精詳一洗肸人無稽之陋

釋樂徒歌曰謠說文謠作謣云謣从肉言余案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出自胸肌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謣曰童其言出自胸肌不由人教也唐人謂徒歌曰肉聲亦本說文

釋鳥鶼鶼郭注鶼鶼屬余案鶼兼鶼郭氏不言所出傳再見鄒陽傳其爲文疾拔中山下逮孟子游梁之歲七十餘年邵卿誤呂爲卽孟子之白圭而林氏增詘其說不知爲又一白圭也經史問荅云魏人別有一白圭當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潛邱何呂不一引及余案孟子時之白圭乃周人非魏人

此則鶼卽鶼鶼卽鶼可知

史部

竹書紀年

潛邱劄記謂白圭仕魏當文侯時入一見史記貨殖傳再見鄒陽傳其爲文侯拔中山下逮孟子游梁之歲七十餘年邵卿誤呂爲卽孟子之白圭而林氏增詘其說不知爲又一白圭也經史問荅云魏人別有一白圭當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潛邱何呂不一引及余案孟子時之白圭乃周人非魏人

管子

秦策簡練呂爲揣摩高誘注練濯治余案當爲濡練說文湅濡也攻工記㡛氏湅絲呂氏春秋季冬紀湅水漚其絲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注漚浸漬之也暴諸日呂陽气温之宿諸井呂陰气寒之如是相間則㡛垢淨而精光發矣自是濡練

召公奭與周同姓周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讇周謂周之支族左傳富辰言文昭十六國召不與其列而白虎通則云召公文王子論衡亦云召公周公兄皇甫謐呂爲文王庶子欲并原豐爲一孔穎達力斥其謬余案燕之始封本都于薊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薩德明云禮記封黃帝之後于薊黃帝姓姬君奭其後是則非文王子明矣亦間恒思有神讓與讓藉其神五日而讓姑七日而

叢亾高誘注叢樹也文說云叢祠也史記陳涉世家
大所菊叢祠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修茂者已爲叢
位余案滇南札記云雲南之俗最可患者莫如牛叢
連山接塞結黨成羣于深林孤廟殺牛飲血相爲盟
誓一人欲有所事則登高吹角角聲一起千百雲集
擁其眾以報復私怨挾制官長即神叢之遺蘊也
劉向說苑張祿見孟嘗君孟嘗君因爲之書寄秦王
往而大遇案此則范雎乃自魏至齊自齊入秦可補
國策史記之漏

秦本紀大費輔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
而吕侚書孟子推之舜時自益外無平水土及調馴
鳥獸者遂吕爲即益也余案杞東樓公世家云柏翳
之後至周平王封爲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
知所封不見也是則益翳爲咫人而秦非伯益之後
明矣

趙甌北先生陔餘叢攷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每酤留
飲讐數倍索隱曰高祖大度既貰飲則讐其數倍價
案讐與售同賣物受直也武負王媼皆酒家每値高
祖酤則人競買之其獲利較倍于常也宜帝少時
从民閒買餅所从買家輒大讐與此相類未案隱乃謂
貰飲而償厚價則下文折券句又何說也何義門說
同余謂留飲讐數倍者貸吕空券未必有錢也故下
文及見怪此兩家常折券棄負索隱本自明白宣帝
買餅事雖相類其實各別三餘初錄與余意合
買誼傳傅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班史亦同
案風俗通載劉向對成帝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
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
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闔尤尊顯佞諛得志臣哀屈原
亦因自傷爲鄧通所恕也觀此則言誼爲絳灌等所
毀恐未盡然又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鑒古
錄謂絳陽侯華無害與灌夫之父灌孟豈其然虖
匈奴傳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又
曰甌脫外棄地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
作土室吕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
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正義曰境上斥候之室爲甌
脫則非地名可知

司馬相如傳相如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二尺布佩形如犢鼻又曰今鉤卬言犢鈕此其類矣蓋新錄云廣正袪鼻褌也褌無褡者謂之襟襟度沒已說文無袂字當爲突即犢鼻也突犢聲相近重言爲犢鼻單言曰突後人又加衣旁耳

太史公言文史足秣近虖卜祝之閒主上以倡優畜之枝梧亦言爲賦乃排見視如倡客謂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虖蓋孔子猶重視文若此而漢之君臣乃以俳優相待此漢之所以遠不逮唐虞三代也

余曰文以載道離道言文壯夫不爲漢時人自待已薄又何怪上之薄待邪

漢書功臣表淮陰侯韓信初以卒從項梁梁死屬項羽爲郎中至咸陽亦從入漢爲連敖票客蓋開何言信爲大將軍師古曰高紀及信傳並云爲治粟都尉而此云票客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史記功臣侯年表作典客索隱云典客漢表作粟客蓋字誤傳作治粟都尉或作爲連敖典客也三餘初錄謂信爲連敖在未見侯公之時爲治粟都尉在滕公既釋之後信傳紀載甚明何得混而爲一顏說非是索隱之說亦贅至漢表作票客索隱又云漢表作粟客以形近而誤五行志云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谷永傳作僄則師古票疾而賓客禮之之說亦不爲無據余案票字當從史記作典孝景本紀典客爲大行韋昭云大行官名秦時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及本書呂后紀勃復令壓寄典客到揭說祿可證功臣侯年表索隱徐廣以爲連敖爲典客官亦可參若師古以票疾而賓客禮之之票客不成文理矣畢氏按尋證佐亦甚無謂

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方言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左傳得用曰獲又方言凡民男而墳婢謂之臧女而嫪奴謂之獲余案楚辭哀時命注臧爲人所賤獲爲人所係得服虔通俗文曰古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辜沒入爲官奴婢逃亡獲得爲奴婢又貢禹論贖辜之弊言文吏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爲吏本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爵子以接衣食如淳曰

淮南俗賢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說文贅以物質錢也从貝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也太公陰符曰奪人田宅贅人妻子淮南子云贅妻鬻子贅妻者賣妻與人作婢也可參

楊雄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應劭引尒疋廟中路謂之唐非是當讀如周語陂唐汙庳呂鍾其美之唐韋昭注唐俗本作塘說文無塘字蓋謂醴泉出而成池唐也

古今人表戴公黔牟子文公弟攷衛人惡惠公之讒殺太子又惡宣姜淫亂故逐惠而立黔牟後惠呂弭襄援得返國而衛之臣民不服至懿公失國遂歸心黔牟之子黔牟在位八年未有失德之事立其子昭伯頑民心自合情理若依左傳及詩序謂公子頑烝于宣姜而生不特衛人惡宣姜與頑不宜立其子而事之卽就宣姜而論雖不淑小君也豈有于君薨之後公然舉二子三女者虐班說自長

陳平封曲逆侯讀者呂曲逆作去遇大顏小宋交譏攷古質疑曰案陳平傳高帝出平城之圍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因攷地里志中山國曲逆縣張晏注濡水至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

名改曰蒲陰則曲逆二字當如本字演繹露說同三
餘初錄云案漢書高帝紀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
蘇林曰曲音鬱遇音容如曹參周勃樊噲等作曲遇
音義皆同讀曲逆作去遇者蓋緣曲遇而誤耳豈知
曲逆之曲作本音曲遇之遇作容音邪周勃得攻曲
遇最史記談作曲逆余謂得此佐證曲逆二字如倒
舀洗目矣

如淳呂馬敬卽馮無擇子小宋据功臣年表曰非也
經史問答云秦漢之間有二馮無擇亦有二馮敬秦

本紀馮無擇是秦將軍馮敬是其子初仕魏王豹者
也文帝時爲御史大夫者相去不遠故如淳有此言
功臣表別有漢將軍馮無擇呂氏私人其子亦呂呂
氏誅宋祁之所本者此也惟是馮敬呂御史大夫其
廢淮南據百官表不詳其呂後事若如賈生語則是
爲淮南所刺死所謂亡首已陷其胸者也淮南已廢
誰爲刺殺敬者且刺殺三公非小事絶不見于他傳
又馮奉世傳出自馮商之手詳序先世但及無擇不
及敬則如淳之說尚屬可疑若景帝詩又有雁門太

船人閩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歌疑伯伯奇援琴作
子安之操者揚雄鄒道元也吕爲兒行中野獨無母
憐者韓愈也吕爲清朝履霜緝荷而衣采梓花而食
者郭茂倩也吕爲勇于從而順令者張載也余案尹
吉甫與方叔召虎暨同爲宣王賢臣六月之詩人既
俾其萬邦爲憲矣而其詩言彝則言柔嘉言穆如如
其瞭讒而至殺子將何吕憲萬邦而御諸友庶此眞
不可解者

漢高祖父太上皇班史不載其名後漢書章帝紀詔
太上皇于萬年注名煓一名執嘉
班固傳翡翠火齊注引異物志釋爲翡翠鳥非是余
案乃石之佩玉者今緬甸出此石小者如拳大者重
五六百斤剖之白如雪青如翠美者價値千金
寶融傳有金城太守庫鈞注引博書音義云庫姓即
倉庫吏後也風俗通云古守庫大夫之後吕官爲氏
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据此是庫本有
舍音今廣韻引姓苑庫系出庫狄氏字文周有庫狄
部長其後單姓庫氏別列庫字音舍非屬無稽
見元晏春秋云子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專有
陳寔傳寔久絕人事飾巾侍終而已余案飾當作帥

續漢書何進袁隗欲特表陳竇以不次之位實謝曰久絕人事帥巾待終而已說文帥佩巾也廣疋巾也吳志賀齊傳夥帥陳僕祖山等屯林歷山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齊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于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據也令潛上余案戈字當是弋字之譌玉篇弋橛也一作杙尒疋檄謂之杙注厥也可用以涉險又可開掘言杙用鐵弋拓暫成緣道也斬山二字段若膺謂斬字誤分信然

徐錯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秘書時吳叔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叔多改爲操蓋章帥之變錯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監反三撾鼓也爾衡作漁陽摻撾古歌詞云邊城晏閒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嘆服又見天中記據此顧氏从七紺反未可厚非程綿莊云孔子廟有櫺星門其誤已久詩經小序云余案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于田更商邱開之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下祀靈星後漢書注云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宋史禮志云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壝周呂矩垣置靈星門夫呂郊壇外垣爲靈星門者所用又陸友仁研北雜志程說父云三老五更更字當作妥今嫂字或作婇可驗知其故亦从蔡說

呂象天之體用之呂聖廟蓋呂尊天者尊聖也其移

用之始于宋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立靈星門惟元志誤以靈作櫺後人承而用之則不知義之所在矣余案筆薈已先辨之而遯此詳核又龍魚河圖云天鎮星主得士之慶其精下爲靈星之神學宮孔子廟所有靈星門蓋取得士之義後人以漢祠靈星祈穀與孔廟無涉見門形如窗櫺遂改靈爲櫺耳

東觀漢記陳囂聽杜林持弟喪歸既而悔之令刺客殺林身推鹿車載致成喪乃楊賢于隴抵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成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與左傳晉靈公遣客刺趙盾事可參看

楚郡劉平遇賊扶持其母奔走逃難抱弟遮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弟不可呂絶類遂去不顧今人但知鄧攸棄子而不知劉平亦棄子又魏略曰時兗豫大亂夏侯淵呂飢乏棄其幼子而活兄弟孤女

承宮于永平中徵爲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敕宮

自整飭對曰彼徒炫名非實識也臣狀醜不可呂示遠帝呂大鴻臚魏應代之可見稱後人承而用之則不知義之所在矣余案筆薈已先辨之而遯此詳核又龍魚河圖云天鎮星主得士之慶其精下爲靈星之神學宮孔子廟所有靈星門蓋取得士之義後人呂漢祠靈星祈穀與孔廟無涉見門形如窗櫺遂改靈爲櫺

晉書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古義矣王右軍十七帖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羞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俗讀往得其書信爲句遂不取荅爲句誤甚觀東觀漢記鮑永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及虞永與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可證也

羊祜傳父道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呂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據此則邕實有子女亦不止文姬一人

李密傳司空張華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臬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呂碎耳又陳壽進諸葛亮文集表云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呂告繇之誤略而丕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告繇與舜禹共

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余案用人皆曾親炙武庚知之有素故其言自不謀而相合

郭璞江賦云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日知錄謂淮泗竝不入江此因孟子而誤余案春秋時吳伯黃池之會溝江及淮則江淮自通淮泗不入江者乃禹貢水道

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者就所見而言若景純賦江竝非記禹之治水自應据見在情勢言之顏延之詩何必充江淮同此意而顧氏引繩批根苛矣

王沈魏書袁紹卽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爲

昭代叢書　壬集　經史管窺　卷第三十九　世楷堂藏板

子余案魏志袁術傳術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通鑒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据此可證王沈之誤又華嶠後漢書袁安生蜀郡太守京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竝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又互有異同

王右軍傳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觔窮萬穀之皮欲無半分之骨穀音搆樹名皮可爲紙史記桑穀共生尚書大傳桑穀俱生祖巳曰桑穀野草也注此本也而云草未聞史記貨殖傳察隱云音構木名皮可爲紙可證今穀穀三字殊不分矣

蘭亭序絲竹管絃陳正敏遯齋閒覽謂絲竹管絃四字複疊故昭明文選遺之吳曾王懋皆辨之謂四字本漢書張禹傳非右軍自造余案四字出陸賈新語班氏亦自有本

夏統傳宗族勸之仕統曰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戟白汗四市今人有驚惶事輒云寒毛豎本此

范喬傳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又武陵傳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佰卽一人但陵爲沛國竹邑人傳爲同郡則公榮亦沛國人矣而彼傳云濟陰豈同時有兩公榮虖又皆有知人之鑒者虖大約產于沛國而曾寓居于濟陰耳

隱逸傳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澗水南有二石囷水深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余案用明桃花源記蓋本此而神其說

皇甫謐高士傳顏回有郭外田六十畝足以供饘粥有郭內圃六十畝足以供絲麻今人但知有郭外用

而不知有郭內圃余案國語白公子張引說命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今人攻古文尚書者目不見國語止見孟子所引祇有不瞑眩兩語遂于書文旁注上兩語雅有深致下兩語不倫乃手割半璧與革充臥具而去此與管寧割席事對照

日知錄云南史所傳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資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其人所執者奔走僕隸之役余案東觀漢記馬嚴傳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三國志袁紹傳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于天下若收豪傑呂聚徒眾則傳門下人為門生非始于南史矣

明山賓傳昭明太子賜詩曰平仲古傳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吳賞叔謂夷齊不倫當依梁書作夷吾為是余案孫頤谷讀書脞錄與吳說同脞錄又云東秦當作東齊則不然漢書高帝紀田肯言秦得百二齊得十二此東西秦也據此則東秦

正言齊也脞錄殆未檢及此

宋書范泰傳楊烏豫元實在弱齡文士傳桓焉坐有客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鄭固淳云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七歲而大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虐九齡而與我元文注云童烏子雲之子也太平御覽引劉向別傳楊信字子烏雄弟二子幼而聰慧雄算元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又疑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楊字皆从木楊脩脩吾家子雲亦可證楊

字不从手而从木潛研堂文集云攷楊氏之先出自有周伯僑初非出于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楊从木此支从手失檢點矣

侯安都飲蕭摩訶擲銚鋗中其西域胡之類應手而斃集韻銚小鑿也非是案楊升庵丹鉛錄云鋗爲秦瓊所用之簡讀如簡銚說文金之澤者及朱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鷁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魏證諫太宗也樂天在當時耳目未遠諫非無据豈三北齊書高歡立法盜私家十備五官物十備三有後周詔盜官物雖經赦免徵備如法楊升庵曰備音如事亦適相類邪

賠義同益古無賠字故吕備爲賠

史館脩撰掌國史今翰林脩撰之所自案古無撰字

當作僕說文僕具也晉書音義引字林註具也謂具說事理故今呂作文爲僕文如歐陽脩詩任君居太原自首著撰是也又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僕其遺文都爲一集則不獨作文編集朋友之文亦曰僕矣任彥昇蘭陵蕭公行狀乃撰四部要略昭明太子文選序云今之所撰又以略諸李善上文選注表云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則編次時人之文亦可曰撰唐時人稱父爲哥舊唐書王琚傳元宗曰四哥仁孝同气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元宗子棣王剡傳惟三哥辭其舉元宗行三故也余案四朝聞見錄韋太后稱高宗爲哥是呂母稱子也至元人則稱婦爲哥矣

舊唐書陸德明傳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與經典釋文自敘粵呂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合新唐書則云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講經德明編析其要遷國子博士又云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呂布帛二百段賜其家竟倡德明于高祖朝已爲博士而不照應自敘使後人認作陳後主至德元年之癸卯卒不待貞觀十七年癸卯始承乏上庠也任意刪易新唐書載張籍和州烏江人而張泊作張司業詩序云籍蘇州吳郡人二者無可攷證今烏江縣有張司業宅則倡傳載爲是呂詩集攷之有贈陸暢詩云其蹋長安街裏塵吳州獨作未歸身舊門舊宅今誰住君過西塘與問人由是知籍爲吳人無疑李者卿文章精義云退之誌其銘其文倡銘述誌李者卿文章精義云退之誌其銘述其文倡銘述誌柳子厚其文倡子厚春蠶作繭見物即成性極巧又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瀉蘇如潮余案此皆習用語而未究出處今人又誤作韓潮蘇海故特引正之

五代史吳世家徐溫聞壽州崔太初詩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爲變不若使其入朝因而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他人何徵爲右雄武大將軍余謂溫之操縱鷙馭必有大過人者否則如漢景帝之御吳楚晉庾亮之召蘇峻唐潞王之移石敬瑭不旋踵而叛至矣

通鑑馬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武安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肉吏部待郎潘起議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雲潘札記云居喪食蒸豚此何曾事潘起作阮籍誤矣余案阮籍事載晉書列傳潘起原不誤認特自忘之耳

吳越備史錢王始在軍中未嘗自安每欲憩息必先整衣甲備盥漱而後臥焉又呂圓木小枕綴鈴睡熟則欹由是而寤名曰警枕傳載略武肅王恆呂圓木爲枕而寢甫睡濃枕偏則寤據此則警枕不始于司馬溫公余案藝文類聚蔡中郎有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閒傾其器象龍形亦呂圓木爲之此又在吳越王壽

宋史李沆傳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呂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气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宅日之憂也元城語錄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呂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色變慘然不說同列呂爲非丞相日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恤若不知憂恤則無所不知矣呂氏家塾記李文靖居相位王公來候徹警頓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爲太平宰相文靖不荅至晚中書獨召公語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爲相遽與契丹和親一朝罷場無事不有盤游之樂必興土木之工矣史呆二事而聯綴之又改竄其語遂使人疑沆爲相時年止五十何得遽云老不及見且旦與沆同年登科其參知政事豈能預知附會如是自難箝人之口若就二書本文觀之自無可議

客問今人傳縣令爲父母官始于何時余曰王黃州小畜集論居愍事詩萬家嘑父母百里撫惸嫠自注云民間嘑令爲父母官據此則父母官之俑在宋初已有之矣

老泉者嶓山蘇氏塋有老人泉子瞻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爲

其父明允之傅蓋誤于梅都官有老泉詩故也

歲淳臨安志無白公隄所謂白公築之隄在上湖與下湖相隔處公自箸錢塘湖石記可證今人所指之名紹興初楊始籍爲園亟三十年楊方進封和國雖自隄即白詩所云綠楊陰裏白沙隄白公再已有之事偶合未始非先兆也

宋時傅孤山路故成化府志猶無白隄之名

鄭遨傅遨故與李振善後振仕梁貴顯欲祿遨遨不逐一故吏來吏枋大政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幼京之不忠與不軌者多矣然未有若鷗言之深顧後振得舉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余案振傳在唐詠其心也余謂辨庠京者有王安石後庠京者有秦檜繼安石與檜起者凡言紹述之徒皆其門生故吏

高晦夫珍席放談云富文忠楊隱甫皆晏元獻壻也

公在二府日二人已升貴仕富每詣謁則書室中會話竟日家膳而去楊或來見則坐堂上置酒從容出嬖侍奏絃管按歌舞呂相嫉樂余案班史張禹傳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呂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并嘑子爲公莫不竊笑攻漢鼂錯更漢令諸侯誼譴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晏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事絕相類

劉氏安矣龍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嘱其子爲公史
書之亦表其失言日知錄云錯父僻錯爲公徐孚遠
日御史大夫公也錯父嘱錯爲公蓋吕官僻之說殊
覈若龔賜開評引陸賈亦嘱子爲公謬甚案賈傳
無久慝公爲索隱云慝忠也公賈自謂也言女諸子
無久厭患公也與高祖紀幾敗乃公事同義
遼史儀衛志金變馬首飾也余案馬融賦揚金變而
把玉璵蔡邕獨斷云金變馬冠玉璵馬帶則此名古
已有之又見晉書與服至金變而方鉉

晉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名頭魚宴余案張氏
談郛云春秋時衛俗季冬命漁師始漁國君親徃捕
得第一頭以供祭祀祀畢燕饗賓客可取爲證
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
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
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
是金時銀錠已有重五十兩者而輾耕錄云丞相伯
顏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鎔鑄作錠每重五
十兩蹄朝獻納謂五十兩錠之始謬矣宣和錄靖康
元年十二月三日金人需犒軍金百萬錠銀千萬錠
十五日開封府等處銘金銀共四千鑪每錠各五十
兩亦可證
元史太祖紀十年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荅虎烏
古論吕城降余案東平王世家作烏古論寅荅虎益
烏古論者寅荅虎之氏非刚人也金史自黑號姓有

吾古論亦作烏古論可證
孝宗紀嘗曰我聞金章宗時有論太學生虛費太多
章宗謂養一范文正公所償顧豈少哉其言甚善余
案金紀承安四年尚書省奏減太學生員詔仍舊而
不載章宗語此史官之疏漏也
虞伯生謂袁伯長云文章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若
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臠濃醯而厚腩非不果然
腐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則不然凡水陸之
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涪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盡
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
不易故性爲文之妙亦猶是耳余案吳脩齡圖鑑詩
話云意驗之米文則吹雨爲餘詩則釀雨爲酒餘不

變米形酒則變盡啖飲則飽飲酒則醉醉則憂者喜者皆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
衆密威則有賂路人不敢也債帥重卿則有賂小吏
不敢也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及
其既敗舉朝爭索其舉而不敢言其功皆非其情實
矣此足以當爰書

中山狼小說乃東田馬中錫所作今載林見素集中
世傳以訾歐吉數其負康德涵也放康李未嘗隙末
黃才伯有讀見素拔空同奏疏詩云燃犀公憐才不是雲莊
老愁煞中山獵後狼然則當日所訾乃負見素耳中

山狼小說爲見素作明矣

說乘云王新建定寧廬人之亂吉安守伍公文定固
傳首功阨時贛州則當塗那珣袁州則武邑徐璉臨
江則馬海鼓德琦饒州則晉江林城廣信則閩周朝
佐撫州則鄞陳槐建昌則濮州曾璵也其師至雖有
後先實同力共濟會璵有攸復南昌功而不見錄纂
修地志者皆沒其實故表出之

蔡襄愍經死非其舉郡志宛之國史白之虞山錢氏
呂爲東南之論殊不然傳聞異詞不可不嚴秀水朱

氏謂聞趙文華病篤命禱其平生所陷六人襄愍其一則文華已心悔其誣且與楊忠愍同日死于市公論亦可定矣

忠義王勵精傳有莆田知縣江夏朱蘊羅查宗室朱蘊鑼爲蒲江知縣今誤鑼爲羅又以蒲江爲莆田蓋莆田縣在福建張獻忠亦未至福建也

嘉定徐學謨本名學詩以與劾分宜者同姓名遂更爲謨余案昔杜欽損目八斤爲盲鄴惡其同字遽自侮疾猶見詆于當時若學謨更名乃屬患失與山左

鉤元抉要致古而不戾于時通經而不滯于用視世理寒石惡李鬫之悖逆而更姓其賢不肖寧啻霄壤哉

野史載夏瑗公授命在乙酉五月但集有練川五哀詩練川城潰乃是年七月五日則瑗公尚存止水之投當是松江失守之日姑俟攷

序

子覩沈約所云無根之木朝植夕萎無源之水朝盈夕涸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念自燥髮受書今杖鄉矣讀書所得筆輒爲記然其間爲飢驅癡者十之二爲仕宦癡者又十之二雖不窮于遇而窮于學自顧能無恨恨太倉蕭君曼永前識之于同里匝北觀瞥弟觀瞥指示余曰此吾詩友也子勿以窮藐之稔處旬日即其學若不僅以詩鳴者凡九經諸史百家無不鉤元抉要致古而不戾于時通經而不滯于用視世

之鬼瑣而宇驚穢自恣者其醇駁不可以道里計以是卜曼永非長窮者永久當業筆木天爲吾鄉張一軍矣後不通音問者十餘年而心恆縣縣今年夏子游吳門相遇于虎邱之別館而見其窮如故訝予言之不驗憐焉及稔知學業之益進也且憐且喜因慰之曰天彫窮子之遇不彫窮子之學脫子入窶九卿出擁五馬榮則榮矣恐政事倥傯不復能矻矻孜孜日涉獵于宛委之山與讀觴之室矣是天之窮子未始非昌子之學也雖窮庸何傷語次出所誤經史管

窺一編示予曰知子之窮者莫如先生則序亦莫如先生宜予悲其言感其意受而讀之其考證也博而該其匡謬也精而確其論斷處雖漢廷老吏不耐過焉因是念信天之吕窮玉成之也夫根之株者其實遂源之遠者其流長信諸今傳諸後不歷而走千里不伯而續千秋曼未其亦可吕無憾于窮矣惜觀譬已歸道山不獲覩此成書也予嘗念平昔气誼相投者皆次弟登賢書入詞館獨江都汪容甫窮而不遇沈沒于蓬蒿藜藿之閒假箸書吕寫窮愁每相見于輒誦陳說巖中令知矜不薦昔人恥句吕自責今又爲曼未誦矣于貢寧有盡哉

嘉慶二十二年夏四月望前三日陽湖孫星衍拜譔

杜詩云讀書識字用心苦沉博之彥固異于涉獵而稗販者婁東蘇曼叔先生枕葄之餘著爲是編于經則義正設壹文從朱茆既與惠松厓之九經古義相頡頏于史則音存庫厙字析撐犁復與錢竹汀之養新二錄相出入雖姬公必不直呼皇祖之名則謂歷用伐鬼方固不足信然非攷索有素安能據杞世家以證柏翳非伯益又安能據蘇子由文以證老泉非明允哉壬寅初夏吳江沈楙惠識

日貫齋塗說

日賈齋塗說

錢唐梁同書山舟著

廣韻載姓氏獨詳而留字下失引子嗟金字下失引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王東方叔按詩傳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王充論衡東方叔本姓金王伯厚云充字有兌漢冀州從事郭君碑大荒載紙月戊申紙月甚奇隸書以爲不詳所出余意紙當卽子猶氏之爲是飛之爲非漢隸同音通用多類此

隸書爲徒隸而作孰趨簡易不遵古文今之俗書往往因之如漢碑蟲爲虫豐爲豐豐離爲離須爲湏圖爲啚頹爲頹迴爲迵準皆是准字自宋至今文移用之一成不易有謂減去旁點及下十字始于避萊公諱者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已言其非矣南齊書宋順帝諱準故史皆作准

答箸今韻上一字平仄兩收箸字不入青韻唯廣韻箸字注答箸小籠或平从青仄从省一字兩寫未可知也按唐元稹山蘇舜卿宋陸放翁黃山谷秦少游皆押作平則箸字自有平聲可知　本朝邵子湘古今韻略亦云當有兩讀而載入叶韻未免騎牆之見獨元陶南村集濯足五律一首押作陽韻最奇詩末自注云元結自釋音郎當按白釋能帶笞箸全獨而保生能學聲齠保宗而全家上二句是以庚通青唐人庚青本通非以陽通庚也南村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宋孫奕示兒編亦云音郎桑東坡西齋詩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注師莊切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庚讀陽音卻與此合按今吳下土音省署之省省齋之省並讀如額則知桑乃顙音之轉而當又桑音之變也三韻方音各異元道州之自釋固自不礙而南村竟押入陽韻終屬杜撰

爾雅曾元以下來昆仍雲太元經九屬遞推而上一爲元孫二爲曾孫三爲仍孫四爲子則是以仍孫之子或云耳孫卽曾孫晉灼則云元孫之曾孫以世數言之元孫爲五世仍孫爲八世也其說不一而太元三爲仍孫之語獨未詳及

二南非風日知錄辨之詳矣然左氏風有采蘩采蘋爲召南是風確證　鄭康成詩譜序亦卻是風確證云風有周南召南

韓昶小名苻以其生于苻離也見昶自爲墓志本集

誤作符并年譜亦不知卽昶名

沈周爲趙鳴玉作化鬚疏見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又

嘗置竹莊出疏以募竹其事甚韻載孫退谷庚子銷夏記

莊子得之子手應之子心時人每誤倒得心應手東坡送南屏謙師詩一首其序云云已先之矣（閻尹子三極篇有得之心符之手語）

唐書鮑防字子愼工詩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此又一鮑謝也

詩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注疏作二事解余謂當作一事猱善技拔故古以塗墜者爲獿人如字作而字貫下較爲直捷

和有桓音陸德明經典釋文尚書和夷底績之和鄭康成讀曰洹水經注桓木出蜀郡岷山條下亦引之變文曰桓竝引西傾因桓以證之而宋賈昌朝羣經音辨和字獨不載字同音異門考玉篇廣韻和字下亦闕桓音此可以補諸書之漏又桓亦有平聲用屬亦無平聲按周禮秋官赤友氏屬炭注如淳曰舊客傳子四角故書屬爲晨則屬字古亦有平聲可知

之

璉字無平聲世人往往誤讀唯杜詩凝凝瑚璉器作

詩家用字如東坡鄰雞凍不歌歌字文同魚小猶論
尺鷗輕欲問銖銖字唐庚蛤哭明朝雨雞鳴閤夜
潮哭字下得最奇又范石湖詩學業荒呻畢歡悰
隔笑鹽二字博考未知其詳楊揆嘉案唐施肩吾
媚嫵吳孃笑是鹽笑鹽二字詩頗狂楚容歌成雪
話關中人謂好為鹽故施詩云云本此宋尤袤全唐詩
鼓譜中尚 云當時語也今杖
有鹽杖聲

宋祁景文集上春晦日到西湖一首語浮蟲聿役閒
立鶯琶聰聿役二字奇不審所出
論語摘輔象孔子素王邱明素臣人習用之素相未
末拈出近時如查注蘇詩于何公橋一首敘字韻
下注云玉篇廣韻從無平聲不思詩凡民有喪匍
匐救之卽叶平有學問人往往忽于常見之書所
謂目不見睫也

元顧阿瑛和楊鐵崖唐宮詞錦襠晝浴天驕子絳節
朝看王大孃注王母也此王母益謂貴妃而王大
孃三字不知何出案明皇雜錄明皇御勤政樓大
張音樂教坊王大孃善戴竿子
百尺上爲木山狀願詩若據
此則注中王母又不可解

張協詩雨足灑四溟李白詩日足森海崎今人但用
雨腳日腳未有用足字者

書招叁冊 99版

鸂鶒二字字書從未混收而唐宋家往往通用不可
解東坡書黃庭內景經尾詩通首用先韻內殿以
二士蒼鵝鸂鶒作元韻鸂字解與杜詩寄岳州賈司
馬一首同山谷次韻亦作飛鸂惟子由次韻云知
我此心不虧鸂押本韻不誤又東坡仲天貺王元
直自眉州來六言詩本押言鸂而山谷次韻又押
先韻鸂字

論語山梁雌雉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粱粟也陸德
明音義引之知梁粱古通也秦漢人印章篆粱姓
从米有自來耳

古人姓名有偶然湊合者漢牛崇爲隴西主簿馬文
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姓備具見風俗
通岱縣人姓九百名里爲縣小吏功曹姓萬縣中
語云九百小吏萬功曹見姓苑而水經注第九卷
有主簿向斑虎荀靈龜亦一時好對

爾雅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郭注世世昌盛長無
窮似古詩杜甫詩題野望因過常少仙似律詩
大中咸通中敎李長吉爲短歌可謂璧金結繡而無
無痕迹所云杜牧語蓋趙之謂錢箋杜詩據之當改正
韓詩外傳藍有青而絲假之青于藍地有黃而絲假

句讀法華經作句逗馬融長笛賦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音如逗亦作句度唐摭言切磋一條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又文同詩軀聯以大語句度實奔放于此可知度曲度字之義卽俗所謂板眼是也

癸辛雜識載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須煮令極熟中心無白爲度方可食用生則能殺人凡煮杏仁汁若飲犬貓立死又宰都魏際瑞詩石山人畫蓮絕句注蓮身皆藥惟心食之令人煩雜二味今醫者常用不知語出何書張芑堂燕昌談次偶及海鹽有中杏仁毒死者余以松雪此條證之信不虛也

孟子被袗衣注袗畫也釋文云衣之美者卒不得確解按魏志裴注引文帝令曰昔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褻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云袗衣爲珍褻之服不相識泊卽席說于主人咸無此官沈思之乃方言燕齊之閒養馬者謂之娠注今之溫厚也他書未見魏志袁紹傳紹使弟術遜溫厚虎賁二百人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陛守門戶是溫厚二字之證唐僕射孫會宗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同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漬咄咄而出不相識泊卽席說于主人咸無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時于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酣飲

董宗伯跋蔡帖云蘇黃米蔡宋時以蔡京爲殿已易之爲君謨當云蔡蘇黃米康熙閒毘陵四書家薛

令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見吳曾能改
齋漫錄今尚有此禮謂之告奠
元遺山天壇雜詩仙貓洞一首云同向燕家祇丹鼎
不隨雞犬上青雲吳梅村我是淮王舊雞犬二語
脫胎于此亦兩公心事同也
陳簡齋村景絕句蠶上樓時桑葉少水鳴車處稻苗
多上樓卽今所云上山上樓二字未經詩家用過
宋祁賦得敗荷詩盤側漏斂啼以斂啼爲珠非止濕
體乃謎語矣

釋名拜于婦人爲扶自地抽扶而上下也畢沅刻疏證
云胡氏本或作曲扶御覽引作相扶愚意抽當是
袖字之譌近偶閱汪氏刻困學紀聞卷四鄭司農
注肅撫一條下閻校引釋名元作袖扶亦可以爲
證
宵衣旰食四字連用始于後蜀孟昶頒諸縣邑銘內
載容齋五筆香山長恨歌序明皇在位歲久倦于旰食宵衣晏食四字則隋以前有之矣不始于後蜀也虞永興廟
山谷陳留市隱刀鐶工一首末句云彈鐶送飛鴻余

幼年所見凡業是工者皆手持大鐶彈之作聲今
則絕響矣始知彈鐶乃古也村野人名曰桑子
晉書五十三卷列傳史臣曰可以茵藉縱油作程遐
世四字甚新而未解其義
木芙蓉可云木葉因芙蓉葉而通用也山谷聞吉老縣
丞拔田絕句苦雨初聞喚婦鳩紅妝滿院木葉秋
孟宗獻字友之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第一號孟
四元見金史楊伯仁傳其閱九日詩云偃諺難逢
兩寒食閏餘今値小重陽載中州集小重陽未見

他書
楷協不識文字虛有儀表號沒字碑安叔干亦號沒
字碑見舊五代史趙崇凝號無字碑見北夢瑣言
舊五代史王敬巖傳善用鐵槍重三十觔後又有王
彥章是一時有兩王鐵槍也
草篆始于趙宧光不知宋已有之元遺山王華墨竹
七古云君不見忠恕大篆草書法
遺山詩有跋酒門限邵和卿醉歸圖詩首二句云邵
翁頭白甫三十高吟大醉無虛日酒門限三尹不

知何語

畫夾卽今之冊葉見山谷題鄭防詩橫披起于盆元中州集遺山集多有之然米元章畫史荆浩畫山水皆橫披則唐末已有之

緘家有橫披則唐末已有之

元遺山種松詩百錢買松羔小松也比松于羊奇又秋蠶一首室人篋中無寸縷一箔秋蠶課諸女朝來餉卻上馬桑隔簇仍聞竹閙雨上馬桑訪之鄉人皆不知

山谷有次韻楊君全史彦昇送春花二絕其詩云化工能幹大鈞回不得東君花不開誰道纖纖綠窗手磨金翦綵喚春來又云千秋搖落照秋空忽散穠花在眼中蝶繞蜂隨俱入坐君家女手化春風盡翦綵爲花也以綵花爲春花詳詩意似與時節景物不同隨時皆可名春也

亭林集薊門送子德歸關中詩豈可日月無弦望與陳與義詩六日取蟾乖世用三年刻楮見天機上句不知所出

量當唐范同押按阮籍是時鷄火中日月正相望恐不可

御作平然相望則可弦望恐不可

戚朝文選上林賦眇閻易以鄙俚改注又作成言如刻

稱妻曰內子見白樂天詩題稱人之妻亦曰內子見北夢瑣言孫內子條妻弟稱內弟見顏真卿家廟

碑

姪曰猶子習常語也又有猶女見唐摭言九卷防慎不至條張峴妻顏薨舍人猶女又元微之贈工部尚書李公墓志銘夫人房氏容州濟之女在太尉琯爲猶孫唐貞元十五年徐浩碑後題表姪前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卽今塡諱杜集有送重表姪王砅詩

杜詩火旗還錦纜疑卽今船頭上所豎百腳旗四邊作火燄紋也二字他詩未見用過

高門曾門唐段行琛碑謂高祖曾祖也

舅母之稱屢見唐人奏議似魏晉已有此稱近古可用開元禮舅母袒免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人周氏爲夫曹因作墓銘其文全載容齋五筆

南史王彧傳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景文也弓長張永也

偶閱南史摘對范縝不可賣論取官本傳虞寄豈願買名求仕虞荔傳韋放兄弟同室臥起人比三姜徐伯珍兄弟白首相對時呼四皓鮮于文宗對芋終身鳴咽蕭叡明傳陶子鎔營葬慟哭斷味本傳兼天子孔休源傳意聖人沈不害傳

魏叔子文集有龍脊記二篇文義不可解問之戚友許宗彥宗彥解之似有理蓋一種海外紙似魚鰾類者作字不滅而垢汚可洗國初遺民多有通問海上事敗被戮者叔子之意謂以龍脊作書則不致敗事所謂水有滅波洇酒飲藥之能以是物略同魚脬故云無裏之用噓以元氣酒水藥三者皆可盛陸有煙幕丹浮褚衣塗附之用者蓋作字後或塗以泥或薰以煙或塗以丹或裛以紙用水洗之仍可去而字見焉文中云古有封膠以濟者矣何其酷而不再也宋高宗時苗劉之亂宗室士儴割股肉納蠟丸中文卽用此事末所云忠臣義士當指明末遺老耳

儀禮注銘書名于旌周禮小祝儀禮既夕注並云今文銘皆作名若檀弓則又作明旌

李商隱白文公墓碑銘序有胖胖兢兢四字胖胖重文不知所出

唐莆田黃滔頼川陳先生集序先生諱黯字希瑞十歲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謁清源牧時面豆新愈次戲之曰藻才而花兒胡不詠歌先生應之曰玳瑁應難比斑龍定不加天嫌未端整滿面與裝花面豆賢家所謂天花未有入詩者此其殆見也

四十二章經夫人爲道者猶如鍛鐵去屎成精器必好也鐵屎二字今人未有道者

容齋三筆夫兄爲公一則容齋使金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饗願作青詞云頃因兄伯

出使夫壻從行蓋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然改用爾雅兄公云云二字既經宋人造語亦可以備一典

廣韻愁淫牀也朱稼翁無題詩嘗用之不知何出

關與貫通論衡程材篇春秋五經義相關穿廣韻扛字注引說文橫關對舉亦此義

山谷薛樂道自南陽來詩每持君家書平安覿款經注引匡謬正俗款縫語出魏晉律令字林本作歙刻也古人簿領皆用簡牘其編連處于縫上刻記之呼爲歙縫今紙縫上書名猶取舊語呼爲款

梁山舟先生以其雜攷一種題曰日貫齋塗說蓋自謂德之棄也雖然今之學者不假黃不假緇不首禿不首山無論須髯虫豐茵諱緹油雖公冶解豬子路拒牛成比諸白公碑之胖眭矣是以募竹化鬚矜爲奇事笑鹽哭蛤駭爲怪談南村慣讀郎當稼翁長吟忽淀誰則成削百家關穿羣籍論尺而問銖乎今得先生詳說之旣通紙月亦悟松羔始歎六日取蟾二危避鼠莫不有典可數緯蕭卽取莊子杯落曾見方昭代叢書 壬集 日貫齋塗說跋 卷第四十一 丸 世楷堂藏板言宵衣肇自永興草篆始于忠恕山谷猶聞彈鑷牧之何事璧金彼抽扶袖扶句投句廋特點畫聲音之轉耳然則是書固有裨于緩學者也不然蟲浮聿役酒浣衣穢研高門爲何處嗟猶女爲何行豈復識小重陽土大孃酒門限馬上系哉辛丑冬日吳江沈楙惠識

愚

菴

雜

著

松陵朱鶴齡長儒著

讀周本紀

太史公記三代事多疏謬本紀尤甚其有可考者當據尚書左傳國語正之又不妨取汲冢紀年帝王世紀及秦漢以上之書參伍其說如幽亡平立本紀不載歲月諸侯年表驪山之禍在庚午平王東遷洛邑在辛未世家則連書于一年以愚考之西周亡後不即東遷本紀云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

賂而去諸侯乃即申侯其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據此則平王先逃在申諸侯求而立之立後乃遷洛也又左傳云幽王用愆厥位櫹王弃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櫹王不言何人曰弃命必不當立而立者杜預以爲幽王少子伯服非也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斃褒姒伯服之生不過數齡且幽王以褒姒亡國褒姒既爲犬戎虜去必無復立其子之理考竹書紀年幽王見弑申侯爲侯許男鄭子立太子宜臼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櫹櫹地未詳在是謂櫹王

竹書之言雖未可深信而櫹王則不妄當是幽王既隕櫹王僭位諸侯乃共舉兵黜之而迎立太子宜臼其遷洛未定何時大抵自犬戎發難至平王東遷必非止一二年事正月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乃西周既亡王位未定時作也竹書又云櫹王爲晉文侯所殺觀文侯之命有用會紹乃辟多修扞于艱等語以此驗之正合其時衛武公鄭武公秦襄公同奬王室而平王于文侯獨加殊禮有秬鬯弓矢之賜始以殺櫹

王之故與太史公紀幽平閒事甚略故爲考之如此

讀貨殖傳

太史公貨殖傳將天時地理人事物情歷歷如指諸掌其文章瑰瑋奇變不必言以之殿全書之末必有深指或謂子長身陷極刑家貧不能自贖故感憤而作此何其淺視子長也趙于常云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觀平準譏橫斂之臣貨殖譏牟利之主此論得之而有未盡愚以爲此篇大指盡于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天子之富

藏于山海高祖初興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此非所謂因之與利道之者乎迨至武帝征伐四夷大興神仙土木之事國用耗竭其勢不得不出于爭與貧民爭利而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益漕餘粟關梁弛山澤爲不可復見也特子長以滑稽行文故中太倉甘泉皆滿矣與富民爭而鬻爵輸粟入羊爲郎之令下矣與諸王列侯爭而朝賀皮幣薦璧以酎金失侯者百餘人矣與商賈爭而鑄鐵煮鹽算舟告緡之法縱橫四出矣至于京師道平準受天下委輸以賈人子進天子方尊顯之識切之意見于言外班孟堅不達此旨乃非之曰傳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嗚呼以子長之材貫穿經傳上下數千載而乃津津豔慕市兒賈豎著之于書何以爲子長哉

讀漢書

古者史官世守其傳爲帝家之業至東漢猶然故漢書敘傳首述班氏世系次述叔皮及已之文章以見源流相續其體同于史記但史記曰作某紀作某傳而漢書曰述言不敢自居于作云爾其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皆次其時代序列傳而而而

混入各傳梁蕭琛傳云得古本漢書敘傳自列項籍傳前不知班書規模多依倣史記其混入各傳者正沿遷史楚元王諸世家體爾又云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不知敘四夷而後及外戚者斥之也漢燈于外戚故斥之次及元后著漢之所以亡也終于王莽而漢室之興亡具焉若以外戚次本紀後則全失作史微旨至于述韓彭英盧吳傳今本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而古本云淮陰毅毅伏劒周章邦之傑今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騰此是傳本各有異同非必古本是而今本非也琛傳云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三輔耆老相傳爲漢書眞本其書非篆非隸紙墨亦古琛得之甚秘以餉鄱陽王此恐出好事者之言未足爲據

讀後漢書

范蔚宗後漢書帝后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卷本刪取劉珍等東觀漢記及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沉袁山松七家後漢史而成志三十卷則司馬彪所誤梁鄒令劉昭注因范書闕志後人乃借以補之蔚宗高自矜詡謂過于班固至論後有贊尤自命傑作無一字虛設通考陳氏直譏爲贅洪容齋云人苦不自知班固豈可過哉余謂范書非止不及固其于史家之法蓋有未備也考馬遷史記帝紀之後卽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爲志而年表視遷史加詳焉蓋表所由立昉于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旣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也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于表乎載之又功罪事實列傳中有未及悉備者亦于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于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于陳壽三國志而後來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誤專書也有宰相表有宗室世

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

讀唐書孝友傳

孝友傳始重于唐史兩漢以下無之漢重力田孝弟科如江革申屠蟠李曇姜肱之儔非不孝友足稱然議者謂新書用字奇澀頗爲失體又刊削詔令使史臣不以是立傳者其時民行近古不可勝紀也迨李唐之世文皇啓父起兵推刃同氣內行虧而人紀有唐三百年王言墮蔑無考吳縝至作糾謬一書以不立歐陽公特傳孝友所以悲風尙之益偷而僅有排斥之唐于西又極推舊史舉其決海救焚引鴆止渴爲名言余嘗繙閱其書事詳文覈誠不可廢所憾者筆法冗長論贊尤令人厭觀若求閎博簡練有典有則淘無踰于新史矣豈可以五代卑靡之格與之同論哉削諸詔不錄蓋因駢偶非古且當時自有大

傳詔令單行劉器之乃謂事增文損正新書之失此不可曉也新書疏漏雖或不免然舊書亦多有之段秀實定郭晞亂卒事出柳子厚紀錄上之史館者而舊史失書李鄴侯周旋肅代閎甚多權略及相德宗安太子辨說尤偉舊史全略之反云詭道求容不爲時君所重太白識子美飯顆山頭詩此流俗妄傳也而遽以之入傳退之經師人表文章百代鑽仰乃詆其恃才肆意有蝨孔孟之旨則此書得失大略可睹矣嘉靖間督學閻人詮以宋板闕佚蒐刻吳中得紀

崔龜從等舊文而增緝之宋慶秝中宋景文歐陽

志于文格王公得列傳于光祿張氏長洲賀氏遂成完帙然書中文義多齟齬難讀又太平御覽所引唐書皆舊書也如王棲曜遊虎丘一箭貫雲中雙雁梁肅諸文士作歌咏之李義山詩所以有將軍一箭歌之句而本傳未之見然則今之所行亦非全書矣

讀五代史

吾嘗歷覽史書儒林文苑何代蔑有獨五代無聞豈五十餘年無一通經之彥著作之才可以卓然自鳴者邪及讀歐陽公史記乃歎其致此者有由也夫彝倫爲經衛之權輿教化乃文章之根柢五代自梁開

德訖周顯德凡十三帝不得其死者七天下視改號建國如置奕棋更成長而君臣之紀斁矣天位傳襲多屬義兒未溫則封割于其子楊彥珣之彎弓射母晉出帝之臣父敬儒恬然不以爲怪而父子之恩微矣唐莊宗以嫡母爲太妃生母爲太后朱溫淫其子婦出帝納其叔母而夫婦嫡庶之倫俱紊矣天子居喪用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古禮廢矣買冥有錢合歡有杖牧守刺史多率家財得之至樞密頭子可以義兒伶官相次著其類也五代之臣傳十一而雜傳十九明無適而非臣也無適而非臣故五代無人臣焉而惟王彥章以死節書甚矣其筆削嚴而垂戒

切也

讀吳越世家

民生五代時如麋鹿之命懸于庖厨得苟活旦夕爲幸惟吳越以善事中國粗號小康然武肅父子世嘗重斂其民以事奢僭史稱其下至鷄魚卵穀必家至而日取每行笞以責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以次唱負之多少爲笞數多者笞至百餘少亦不下數十人不堪其苦或謂歐陽公與錢惟演不協故暴揚其先世之惡容有過辭然史以傳信因私憾而溢

惡以誣人祖先此憸險小人之所爲歐陽豈有是邪再考之他書錢俶歸朝以其臣江漢臣上賦稅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者皆得官漢臣獨以廢斥死復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爲一斗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止使新附之民頒朝廷寬大頒不可耶遂從之厥後永曾孫珪相神宗封岐國公琪爲禮部侍郎而江氏子孫居衢睦閒登顯仕者七十有八人東里楊公以爲其先陰德之報理有不誣嗚呼自明太祖有天下賦額之重比之錢氏加甚而卒無江王二公者以少甦民困何天之重困此一方邪

讀宋史曹彬傳

曹武惠廉愼仁慈爲良將第一而謀勇不足當雍熙之北伐也太宗戒以潘美之師先趨雲應大兵聲言取幽薊持重緩行勿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蓋山後諸州乃山前之屏蔽必定山後然後可合勢以取幽州武惠違詔取敗岐溝既敗潘美不得不撫衆退師美之失利武惠爲之也雖時宰相宋琪上言國家取燕從雄覇直入非我戰地當令大軍于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保安寨則東瞰燕城才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琪燕人也其言宜可信然德威取燕之易實因李嗣源先下山後入軍劉守光坐守孤城故能以偏師克之元人取金亦道由雲中元人進金史表云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井陘口南扼其吭形勢可槩見矣山後未定而急圖幽州故有岐溝之衂其失豈

在由雄覇進師乎至于宣和之時形勢又重在平州與雍熙異考燕雲等州石晉以賂契丹平州路則契丹取之劉守光者海上之盟但云燕雲兩路而不及平州不知平州之東爲渝關（即山海關）渝關以東乃今人來路不得平州爲關隘則蕃漢雜處雖全得燕雲不能守也況山後諸州金人旋背初約乎宋之武功不競蓋不待宣和而已然矣于童貫諸人何尤

讀文選諸賦

賦爲六義之一然賦可以兼比興而比興不可兼賦

故雅頌諸詩凡春容大篇皆賦也荀蘭陵後遂多以賦名篇而厥體莫盛于漢孔穎達云賦之爲言鋪也直鋪陳時之政教善惡而班孟堅亦云賦以抒下情而通諷諭蓋古人文章未有無爲而作者如孟堅兩都爲西京父老怨明帝不都長安故盛稱東都以風諭之也平子兩京爲明帝時王侯以下多踰侈故作此以諷諫也明帝欲廢南都故特稱此都之盛亦以諷也長卿子虛上林意欲明天子之義故假僊子虛烏有亡是三人以諷也飛燕無子成帝往祠甘泉宮

讀文中子

王仲淹元經十五卷唐蕭穎士依春秋義類爲之傳中說十篇初不甚顯李翔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柳開孫何振而張之程子稱其書勝子荀揚至有眞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溫公謂其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自任太重其子弟畧之太過朱子亦云仲淹之

學近正稍有可用之實至强引唐初名臣以爲弟子乃其子福時所爲非仲淹雅意此可爲定論矣今觀其書所稱門人李德林李靖竇威房元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皆位至公輔及考王無功遊北山賦自注云吾兄白牛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董恒程元賈瓊薛收姚義溫彥博杜淹等十餘人稱俊穎而不及房杜魏則三人非及門可知矣鄭毅夫

辨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于開皇十二年仲淹時年八九歲而云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丘岳謝翱以是歎名賢軼行其沈淪磨滅而不彰于史冊者蓋不可勝歎然則仲淹之書非得其子弟之

證參豈能傳述至今哉家傳之與國史並行不廢有以也夫

書太平御覽後

太平御覽一千卷宋太平興國中李昉等所編與冊府元龜文苑英華號三大部太宗尤愛此書乙夜必讀竟四卷洪容齋謂御覽引用書凡一千六百九十種今十亡八九蓋其時書皆抄本經靖康兵火之後散佚不傳幸御覽猶存四庫書籍得以考見其十之一二然近代所梓行者多脫誤難句讀疑非當時全

本也中引孟子云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糞其心者學問是也引史記云禹皇后以更衣得幸頭解帝見其髮鬢悅之因立爲后皆今本所無他如漢書注文選注水經注及類聚白氏六帖所引論語孝經漢書史記國策世說諸書多有與今本互異者向嘗疑之後見王伯厚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多襲其語唐司馬彪注猶存又見陸儼山外集云古有后蒼曲臺禮記數萬言今不傳又有與孫覿汪藻等賦詩遣興上命用時韻覿詩云嚼臍定錄曰靖康二年正月十四日上在青城齋宮召何別本周禮鄭康成嘗引之以釋周禮孟子亦有別本有愧平燕日嘗腐無忘在莒時藻詩云夢帳夢回驚日處都城思切望雲時有以此達之金帥帥見在莒之句又斥爲虜帳因摘此爲名邀留車駕自古文士以詩文得禍者往往有之帝王則僅見欽宗此可發一浩歎也夢華所述李綱宗澤韓世忠諸人事多與宋史不合今略舉之中興記中興遺史皆云宗澤以戰車追襲金人至南華遇伏大敗車大而難運盡爲金得澤微服夜遁僅免夫澤以車戰致敗此與房琯陳濤斜何異雖勝負兵家之常今以澤故而沒其事之近時天祿閒外史本崑山人王某爲之鴈名黃憲假託最爲鄙陋後學不辨往往輕信類書中多引用仙散錄唐史拾遺東坡杜詩釋事等書則皆庸妄人漢魏人之手雖碻砆亦與璠璵等價若宋人所撰雲笈七籤世楷堂藏板

書北盟會編後

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乃荆湖安撫參議徐夢莘編集所載靖康俘虜炎興屈辱之狀令人痛心指髮宋史盡諱之而不書賴此書猶存其實中引呂本中痛定錄曰靖康二年正月十四日上在青城齋宮召何栗孫覿汪藻等賦詩遣興上命用時韻覿詩云嚼臍有愧平燕日嘗膽無忘在莒時藻詩云夢帳夢回驚日處都城思切望雲時有以此達之金帥帥見在莒之句又斥爲虜帳因摘此爲名邀留車駕自古文士以詩文得禍者往往有之帝王則僅見欽宗此可發一浩歎也夢莘所述李綱宗澤韓世忠諸人事多與宋史不合今略舉之中興記中興遺史皆云宗澤以戰車追襲金人至南華遇伏大敗車大而難運盡爲金得澤微服夜遁僅免夫澤以車戰致敗此與房琯陳濤斜何異雖勝負兵家之常今以澤故而沒其事

豈史法乎朱勝非著秀水閒居錄詆李綱爲蔡京子攸之黨淵聖受禪綱與吳敏以詭計取執政臺諫亦効綱道君內禪攸先引綱爲援使貶定策之功其言宜非可信者然綱所自撰靖康傳信錄云吳敏罷相言者謂內禪事敏承蔡攸密指及除門下侍郎亦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余竊歎曰事已不可爲矣因人表劄奏狀丐罷據此則綱之黨攸蓋已自吐其實矣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而其進身乃若此史豈可曲爲之諱乎世忠戰功爲中興第一建炎四年正月車駕避寇幸溫州駐江心寺汪藻勑諸將疏曰世忠逗遛秀州執縛縣宰放兵四掠陛下親灑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具不測之險而不恤也中興遺史曰世忠晚年好坐閉鎖松筠說者以王綸事卽右丞未免有不足之意然此語亦惜之非譏之也右丞與鄭亹同汚祿山僞命乃于美詩皆無刺語可見古人用心忠厚非獨其佩刀宗儀急止之世忠覺而大驚急馳馬歸擒通至數其罪責令于淮陰崔德明軍自效世忠十月廿三日謁生諸軍皆來上壽通最後至世忠見卽入內不出逼快快而罔德明數通擅自離軍決數十下通遂投淮陰運河而死人皆惜之史稱世忠持軍嚴整所過民皆荷鋤而觀據此云云特一詭暴武人耳本傳絕不之及豈以細故當在所略與抑皆不足信與宋史成于脫脫識者都譏其鹵莽前輩謂若欲重修必當參以東都事略北盟會編二書今幸此書鈔本猶存而字句多脫謬學士家亦無校讐及之者甚矣史學之不講也

書王右丞集後

王右丞爲子美前輩子美贈王中允詩何等推重且深爲淵雪其陷賊之故而右丞集中從無一詩及之何也豈有之而集中偶佚邪何爲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說者以王給事卽右丞未免有不足之意然此語亦惜之非譏之也右丞與鄭亹同汚祿山僞命乃于美詩皆無刺語可見古人用心忠厚非獨其佩刀宗儀急止之世忠覺而大驚急馳馬歸擒通以全交情也今人于才名軋己者必欲發其瘢垢掊擊不啻仇讐解之者則曰文士相傾自古而然嗚呼使誠爲文士也豈有相傾者耶

陸魯望先生笠澤叢書遍考晁氏云四卷蜀本樊開序不言卷數止云八十餘篇葢僖宗乾符六年春先生臥病于笠澤之濱撰此書中分甲乙丙丁詩文混載無倫次先生自言平日所作點竄塗抹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取去此葢其未定之書也宋政和元年季夏毘陵朱袞重其志節刻之于吾邑嘉泰壬戌年三山王公益祥來令甲因前令趙君廣言此書多闕誤且示以蜀本屬校刊之益祥乃以屬司教善著

韓君是正千有餘字益祥跋其末實祐五年閏月里人葉茵始以此書合之松陵集十卷凡四百八十一篇又別搜得一百七十一篇總爲二十卷刻置義莊以廣其傳而叢書原本學者遂罕睹此本予鈔得于海虞錢氏益祥跋語在焉最爲完古惜字句不免漫漶耳其中有震澤別業自遣詩三十首考先生本居郡城臨頓橋又居甫里爲先生躬耕處別業則在吾邑之震澤鎮自遣詩有云更戚卞峯顏色好曉雲纔散便當門又云一派溪隨箸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而胡嶺撰碑亦稱震澤幽居南直弁峯之西帶重湖之光弁峯卽卞峯在吳與境與震澤接壤鎮西橋源洞爲宋楊侍郎紹雲之居其後卽養鴨閘故址相傳先生嘗戲內養鵆鴨故東坡詩云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此事未定有無卽果有之當亦在居震澤時然則此書之應屬吾邑無疑矣先生沒

年唐史不載但云盧攜李蔚素與善及當國名拜拾遺詔方下而卒考盧李相于乾符二年間五年皆罷而叢書自序乃云乾符六年春臥病笠澤是二人罷時先生尙在也若曰六年冬攜嘗再相則與蔚無與宋人林希逸固已疑之史又云光化中韋莊表贈右補闕考表贈在光化三年十二月表詞載容齋隨筆與李賀溫廷筠等十五人俱追賜進士及第贈補闕拾遺生者羅隱亦與焉未幾李詢辟莊判官宣諭西川莊因往依王建而唐亡矣嗚呼先生詩文瑰異本因清風高節以傳區區遺補一官何足爲先生重況盧攜之附田令孜韋莊之相王建其人醜擬無足數先生顧棄蒙其齒錄也哉與言及此爲之三歎

書渭南集後

班固良史也爲竇憲作燕然山銘卒至下獄以死馬融大儒也爲梁冀作西第頌遂爲正直所羞甚哉文章之不可以媚人也以韓退之名德之重而碑銘之作諛墓得金未免見薄于劉又況乎以文章媚權貴者與陸務觀詩才麗逸在楊廷秀萬里之上立朝建論亦讜亮有聲史稱其晚年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時議或不平之考亭嘗言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牽挽今渭南集中此記不載豈以物議故削此不可不白也朱子劾知台州唐仲友極論其促稅擾民貪淫不法時相王淮怨之致有道學之禁然考之他書仲友固名儒也所著有六經解皇極經世圖譜搏聞洽識見稱諸儒而其守台日發粟賑饑抑豪猾中津浮梁以利涉載在邑志其治行如此乃有貪淫不法等狀何與朱史不爲仲友立傳蓋以朱子之故宋潛溪特傳之以補史闕潛溪爲仲友邑人相去未及二百載其言當不誣而朱子劾仲友之章凡五上閩本集中不載浙本之學者誠不能無疑子此也天台朱右又云永嘉陳亮與仲友不相能朱子提與秦檜同斬後世三尺童子皆咸手而詬厲之及觀朱子所撰朱奉使弁行狀中弁及倫事則倫固忠義人也考其始末倫之使金本爲奉迎梓宮及太后金人既如所請而又歸河南陝西地倫亦可告無罪矣迨後兀术與撻懶蒲盧虎異議復渝盟執倫以去置之河間金之渝盟豈倫所及料哉倫竊其言之不譬拒金僞命冠帶南向再拜慟哭就縊而死其心良足悲矣朱子于倫方與朱弁並稱而世顧與秦檜同詆此不可不白也朱子劾知台州唐仲友極論其促稅擾民貪淫不法時相王淮怨之致有道學之禁然考之他書仲友固名儒也所著有六經解皇極經世圖譜搏聞洽識見稱諸儒而其守台日發粟賑饑抑豪猾中津浮梁以利涉載在邑志其治行如此乃有貪淫不法等狀何與朱史不爲仲友立傳蓋以朱子之故宋潛溪特傳之以補史闕潛溪爲仲友邑人相去未及二百載其言當不誣而朱子劾仲友之章凡五上閩本集中不載浙本之學者誠不能無疑子此也天台朱右又云永嘉陳亮與仲友不相能朱子提

書宋子大全集後

王倫字正道文正公旦弟勗之裔南渡後家于吳遂爲吳人建炎元年以和議奉使至金及得命而返金使有詔諭江南之名胡澹菴劾之醜詆爲姦邪謂可

舉常平行部過其家乘閒爲飛語中仲友遍判高文
虎復以舊怨傾之朱子遂爲所感然則仲友之事朱
子殆有不及深察者與噫賢人君子之是非天下後
世所倚以取信也然猶有不盡然者今之人乃欲據
史策陳語以定古今人之賢不肖不亦難乎

書陽明先生傳習錄後

陽明之學源于孟子即致良知亦吳季子之說非朔
論也天泉橋四語惟爲善去惡是格物與朱子解異
若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即正心章傳文之旨後儒

善惡俱根柢是君子是以有戒愼恐懼之功焉涵之
使不入子偏省之使不流子陂此之謂正其心主于
靜以養其中和操之動以觀其出入此之謂存其心
若龍谿以無善無惡爲性則直祖告子之說與天泉
宗旨微有別矣高忠憲之駁陽明又以至善無惡者
爲心夫至善無惡可以言性而不可以言心若驗之
人事性亦安得皆善孟子之說亦舉其大凡耳后蘧
之子實爲封豕叔向之子生而豺聲後世若齊文宣
周天元之流一日不屠膾人則慘然不樂謂非得之
性生者邪

甚哉余之與世忤也世人賤老而愛少余華髮種種
世人交遠而卑近余足不出閫閫世人黨同而伐異
余則介立不媕阿世人折腰鬬茜走津要如赴火蛾
余則木强任眞轉喉觸諱彼巧者之效可以噓枯吹
生令疏逖爲親暱拙者之效乃至于塊獨無朋時中
辛螫之毒而有風波之驚此非莊生所稱天放之民
乎好我者或解之曰今夫營萬家之都者必求平畦
廣陌而規度焉高山之巔不可以聚三戶歌折楊皇

靈鼉之所爲與抑牛哀之所化與朱子曰無足異也
昭代叢書 壬集 愚菴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三 世楷堂藏板
琴于市則聽者駢肩拊空桑之瑟以號于衆有鬨鬻
譏耳子無乃類是嗟嗟若者之言乃古刻意臆行高
士之所尚也余豈其人哉彼夫逃清冷之淵矯巖穴
之行與世絕者也讓千乘而弗居爵三公而弗顧與
天遊者也余豈其人哉疲荼無歸惆悵徙結路岐不
以東西骨醉不以麴糵崩山在前吾以爲藩翰虓虎
在側吾以爲轅駒揩揩乎守無成之鉛槧偲偲乎殉
無益之詩書斯誠天下之大愚吾乃以名吾廬

獲虎說

壬辰正月二十八日忽有虎浮太湖而來匿吾邑西
郊蔣氏竹園中居民見四野多虎跡大駭以聞于官
總鎭耿某率兵壯圍而搏之觀者如堵虎突出傷人
十足衆喊聲震天矢如雨注健者以鎗刺其喉遂斃
之又丁亥年三月周莊之東忽有虎至守巡兵丁爭
出射之而斃已亥年十月四都南復有虎傷人居民
陳震兄弟以箭砲殺之于徐氏竹園或告朱于曰異
哉虎以深山廣谷爲窟穴松陵澤國也曷爲乎來豈

其視玷其爪牙拏攫然廬山之虎憲永能役之宏農之虎劉昆能馴之獨此不斑文而猛噬不玷視而哮闚不爪牙拏攫而脯肝吮血者雖雖盱盱于人類雖黃公赤刀亦莫可施其術焉虎獨以形異于人也卒爲倒格羅落之智所困悲夫

玉說

玉之貴于石人所知也其質薰然以溫其色瑩然以亮其聲戛然清越以長此玉之良也然玉之處璞未嘗自異于石豈惟撫異也大美在中反若以石爲之

衒世即題爲珉玦等諸儗光澤毫無減焉迫乎璞剖而玉見磨礱砥礪之功又必有賚于石夫石之賤于玉人亦共知也然兩美不相治非石効能于玉則器弗成工弗良夫惟玉不自異于石而後石出而効其能玉之所以獨擅其美也吾觀古人之于玉用之郊天用之禮地用之鎮社稷饗王公以至劒璏鍼秘弁旒觿佩之類無不飾明堂東西序之間無不陳其用玉多矣而其韞之也必藉之以藻采之文襲之以織纖之密凡以韜其光晶勿敢屑越也夫苟執之非其人則玉將化而爲石昔者王子朝之亂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之將貢之乃石也獻之子王則仍玉鳴呼人其可不知所以貴玉也哉其可以不自貴也哉

題王氏家訓

樂善王公中丞好齋之父吳文定公撰墓表稱其爲人拯飢救貧造梁穿井力行善事不怠既因子貴得封疏善語以貽後人曰王氏家訓余甥化浩其裔孫也一日出以示余余告之曰子嘗觀夫萬花之谷乎當其蓓蕾未敷無香色之可翫也終風蕩之而不搖烈日炙之而不槁及其跗萼發榮爭紅鬬紫非不爛漫奪人目精而飄香墜粉之虞至矣夫爲善而至富貴顯融此花之爛漫時也過此欲少味焉若其爲蓓蕾乎灑之以零露沃之以清泉吾見其韞馥含芬不褰銷歇于能行善不怠如樂善公當年則王氏之花其常爲蓓蕾也已

題黃陶菴詩卷

陶菴先生行誼節槩卓絶千秋四子經義既爲有明

三百年一人其所作樂府復旨遠辭高義精譬屬眞
儒者之詩也當甲申北變聞金陵嗣統謁選者麇集
都下先生獨不往吾友包子問之先生曰某公素善
余今方與當國者比余入都必當與往來往來必爲
彼牢籠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爲區區一官捐名
義以殉之邪卒不往嗚呼先生之律身如此使之居
大僚持國是苟意所不可必當奮髯抵几義形于色
甚則激烈引分自裁其肯委人之軍師國邑甘爲劉
玏曹輩所笑邪論先生之詩者願欲以四聲八病三
唐格調求之過矣況其按節抗音于三唐亦竝無不
合也

題顧茂倫瀼足圖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此左太沖咏史語也昔人
以太沖咏史與郭景純遊仙竝稱然吾觀太沖爲人
磊落仗氣其詩曰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
自賤重之若千鈞夫以已之貴而與當世之王侯冠
盖爭量輕重間是無異以荆山之玉抵鵲也豈若景
純所云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眞可放懷八極飄

飄塵壒之表乎吾友茂倫顧子夙負遘往不屑之韻
楊山人曰補作濯足圖贈之歌咏如山吾以謂九州
狹矣黃塵眯目何處求清冷之淵而託足焉嘗聞崑
崙之丘上有白水其源飲之不死是若木之所蔭被
也玉禾之所敷榮也宓妃之所處而褰修之所求爲
理也茂倫試往遊焉漱飛泉濯元髮而逍遥散誕于
其間齡也請從而後也

題思子亭卷子

計孺子之殤也余謂哀詞哭之中言瓊花瑤草自當
植根天上人間不得而有此以慰甫草云爾迄今逾
十年凡宗黨姻戚談及孺子之早慧而賢無不桑歎
太息爽乎有餘悲焉爲之父者獨能慙置諸懷哉此
思子亭之所爲作也記斯亭者名賢數十人吾友苕
文汪子獨引周人葬殤之文裁之以禮其言正矣雖
然禮可禁也情不可禁也情之所至金石泚而不能
移是故有婦死而至老爲之不娶者矣有友亡而終
身爲之絕弹者矣況乎天倫之親而又以孺子者爲
之子其可以恒情論哉孺子既沒所許配宋氏女景

昭已十年矣嘶悲不食卒死以殉其事甚奇具載吾友既庭所作孝貞女傳嗚呼今之敦敏夙成天折不永者比比是也孺子之殤何以能使其父徬徨悽愴之情纏綿不可已又能使許字之女亦爲之崩心絕粒之死靡他此非孺子之早慧而賢實有大過人者而能然邪然則甫草之建斯亭非過也宜也程郎公之殤才五齡明道先生誌其墓以禮觀之亦過矣然至今不聞有非之者何也

邑志私考十三則水利田糧災荒兵燹

陳書顧野王傳云侯景入寇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起草南史云野王爲臨賀王記室及侯景之亂以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城陷逃會稽自綱目書袁君正以吳郡叛附侯景而失書君正赴援事莫公鱣鄉 旦遂疑野王所輔非人徐公咎菴 師曾又疑陳書所云爲謬愚考通鑑梁太清三年正月臨賀王記室顧野王起兵至三月景陷臺城南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郡陽世子湘潭侯詢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三月景陷臺城南兗州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未幾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君正素怯載未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據通鑑所書顧公起兵討景墨綬從戎本不與君正同事南史所云隨義軍援都者謂與大連方等諸軍同時舉義不獨一君正也城陷逃會稽謂臺城之陷也公爲吳郡人故君正赴援文檄皆以委之非居其幕府也迨君正還鎮迎降子悅則公已潔身去之史鑑所載無不合者莫徐二公不考故有

宋史謝濤字濟之富陽人進士起家累官至太子賓客吳郡志云濤自富陽遷蘇盧王二傳因之不詳其所居何邑今按邑志科第表首列淳化三年進士謝濤官太子賓客始知濤籍吳江而志家失考濤子絳子景初景平景同皆以文學知名絳卒立祠子百花洲葢謝氏自絳以下始爲郡人濤傳必當系之吾邑無疑也吳江本古吳縣地五代錢鏐時割置爲邑今志中所載人物始于魏學士憲憲號熙豐人才豈

有宋初至熙豐歷歲百餘而無一人可紀述者哉應擧科第表補入

邑志沈義甫傳云祖儼與范仲淹同舉進士考義甫宋末人嘉定中領鄉薦爲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其祖去文正公時甚遠安得與之同榜此或其始祖耳莫志採楊鐵崖所撰經歷墓誌而徐志據之必有誤

邑志梁興籍時傳云少遭家難籍沒聚徒講學于長洲劉鳳續吳先賢傳云時父以博得婦生時逾歲又博而負人攜之去時少則隨母長乃走會稽山中讀書列朝詩集亦云然余考吳騫同川先哲記謂時席父兄之資無統紀之好既罹家禍安貧晏如據此則用行乃宦裔也子威少隨母長之說恐屬無稽又莫志云同里陳氏子因顧學文通其妻梁氏遂搆藍鬻之禍後梁氏亦不終記所云家禍必梁氏乃用行之至戚于此事亦破株連耳惜志家不詳其說

邵等州徙台州非政和元年也瓘卒于宣和六年甲辰上距政和改元辛卯且十四載不得云未幾卒也

諸畊曰考瓘年譜政和元年方安置通州旋以上尊號集徙台州宰相編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將脅以死安得有主吳江簿之事邪郡志所由傳訛必因瓘過吳江詩有三年爲吏此江濱之句耳今考此詩出見閒搜玉又見王禹偁小畜集題曰再過吳江蓋禹偁作也

嘉靖令長洲松江實在其境則此詩實爲禹偁作也

列朝詩集云振改安化教諭歸隱九峯間授徒自給

吳郡志云始陳文惠公堯佐題松陵詩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屯田郎中林肇爲令乃作亭江上以鱸鄉名之陳瓘瑩中主縣簿嘗和肇詩云郎中臺榭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尊菜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舊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閒倚畫欄旁余按吳興朱臨林肇之友三高贊序云熙寧中尚書屯田郎林公旉自請知吳江縣事始至覽江湖之勝緬懷古人慨然有歸興乃卽松江勝處作鱸鄉亭且求陶先生像繪于亭中落成公旉遂具舟以歸公旉蓋卽肇之字一作公權未知孰的也公旉神宗熙寧中令吳江而志又云陳瓘以徽宗政和初謫吳江主簿相去逾三十載此詩不特非同官倡和之作蓋并非瓘筆也吾嘗辨瓘未嘗謫官吳江以吳郡志此誤推之益信或云此詩卽林肇作時肇官吳江屯田郎中故云郎中臺榭詩句也中云一盃有味功翁卒章卽陳堯佐秋風斜日句也中云一盃有味功名小又云安得便拋塵網去皆有浩然棄官之志故知其爲肇作也

吉陽廖公欽墓誌云公字敬先洪武四年以薦至京試授河內縣丞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八年調吳江丞吳江繁劇難治公治之一如河內有隄護田數千頃久廢民不得耕勢家互爭奪不決聞于朝令官爲修築勒期甚迫同僚皆失色他諉公挺然任之卽詣隄所諭民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于是民爭赴義相戒毋以害遺公至期隄成公爲治精敏絕人吏抱文案叢雜手署口決須臾而畢令簿拱手歎服未嘗疾言遽色民皆不忍欺秩滿旣去適河內舊屬課錢三千五百文主者指以誣公公不辨遂受謫輸作鳳陽河內吳江民聞者來爲公助役董役者異之曰廖某行何政而能得人如是乃加敬焉求幾釋歸永樂元年以解公縉薦授翰林檢討二年卒此誌乃胡文穆公廣所撰解公復表其墓云君孝友篤至初見天子卽以民間疾苦告天子稱之其卒也吾黨咸痛惜之同官曾日章王汝玉梁用行皆稱爲豈弟君子哭之尤哀他日史官不傳之者異之曰廖某行何政而能得人如是乃加敬焉求

于循良也潘畊曰嘗見王行半軒集有送吳江廖丞序盛稱其賢後得胡解二公誌表考之雖古循吏無以加而邑志至闕其名何濶略也

吳郡志云如歸亭在吳江之濆隘壤不可居康定元年知縣事秘書丞張野始爲大之莫志云如歸亭即松江亭舊址宋天聖中知縣趙球修築改名如歸葉清臣作記寶慶二年仆于風雨余考康定元年在天聖後凡八年當以邑志爲據又考松江亭故址在東門之側若垂虹亭自在長橋上前人詩閒有誤題垂虹亭爲松江亭者以其地相近而訛也徐志如歸亭詩都并入松江亭內得之厲激吳江集另列非元人胡喬祖重建蜑珠蘭若記云開山沙門德一宋建炎中爲金人所擒背遁兵戈中誅茅在松江之南可半舍抵驛道奠茗濟舟車之渴其徒法才操行堅密嘗危坐終日掩光後閣維得所持數珠獨存于洞然劫火之餘遠近驚異純夫全公目擊大書蜑珠以揭其廬復作文記之至元丙子聖朝混一徙居卓坡凡十二傳迨今主菴某公素有至行宗法華大教盡

得清源諸師要旨慨菴宇不振乃躬任土木大而新之歲選淨行沙門修禮雜華懺披閱法經數陳佛事始于至元壬午迄今至大戊申日閱大經以卷計之則五萬三千二百九十八矣昔才公以一百八顆之心珠躍出火聚其堅密之行不可壞也感此華嚴法界忽從地湧今修梁偉棟一椽片瓦之安立焉知非才公之珠所變現邪以下漫漶難句此記至大戊申九月立

趙松雪孟頫書并篆額楷法精工今尚存八斥墟莽中乃邑志仙釋傳以蜑珠爲高僧德一事又寺觀志以蜑珠菴在卓墓村宋建炎元年德一建以此記考之知得珠烈火中者乃德一弟子法才又卓墓之菴乃後人徙居非德一原建也

吳郡志載羅處約題吳江寺詩云漁翁沙鳥傍同塘攜印閒吟遶寺廊遠岫不離青草渡片帆時過綠苔牆風狂林木生清籟日暖連漪動畫梁張翰思歸應有意幾多屏障水爲鄉又王禹偁詩云松江江寺對峯巒檻外生池接野灘幽鷺靜翹春草碧病僧閒說夜濤寒晨齋施筍惟淡斐國忌行香只縣官盡日門

前炤流水塵纓渾擬濯沈瀾徐魯巷邑志錄此二詩于接待寺而注其下云郡志誤錄聖壽寺即北寺下余家林亭五律一首考長慶集白詩作于居洛時題本接接待寺建于高宗紹興十二年當羅處約王禹偁時尚未有此寺也太平興國中處約爲吳縣令禹偁爲長洲令故同時有此作仍從郡志載之聖壽寺爲是又按聖壽寺之額賜于天聖二年則羅王二公時寺尚未有今額故二詩原題但稱吳江縣寺耳魯巷據今日之聖壽寺以爲不當有遠岫片帆夜濤流水之句故屬之接待不思古時吳松江直貫今城內爲野王故宅相傳著玉篇于此即今題顧林亭爲人名大謬考吳江北門外有地曰顧墟乃顧節婦顧野王讀書堆而以名亦在其地嘉興志載府城東七里有讀書堆俗名舊娃宮竹島蘁溪委曲遍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中又張賁和詩云疎嶼風摧稻穗低據二步喜相攜時時風拆蘆花絮處處霜催柿葉丹詩語林亭當在太湖西與宋嚴直不在吳江境內莫公收入邑志應爲范志所載耳又郡志載白居易褚家林亭五律一首考長慶集白詩作于居洛時題本諸家林亭與吳中絕無干改作褚既誤入吳江尤誤常急正之

王荊公顧林亭詩云寥寥湖上亭不見野王居平林豈舊物歲晚空扶疏自古聖賢人邑國皆丘墟不朽在名德千秋想其餘此荊公次韻唐彥謙華亭十詠之一也莫公收入吳江志題作顧野王讀書堆而以顧林亭爲人名大謬考吳江北門外有地曰顧墟乃野王故宅相傳著玉篇于此即今題顧林亭爲顧公廟基讀書堆亦在其地嘉興志載府城東七里有讀書堆俗名或野王有別業在焉亦未可知一統志遂以野王爲吳郡志載褚家林亭在松江之旁莫志云褚家林亭今舉無遺跡今按皮日休褚家林亭詩云廣亭遙對海鹽人則誤矣其顧林亭自在松江府城東三十五里蓋松江亦六朝時吳郡地野王常居此修輿地志元人牟巘寶雲寺顧公祠記可考也荊公詩自應入松江府志與吳江無涉

書袁杞山事

袁杞山者了凡先生之高祖也居嘉善之桃莊爲人

豪俠好義明建文初姚公善守蘇州與講易契合薦
之王公叔英遊金陵諸公卿閒靖難師渡江人有獻
叔英著作者得所交遊遂列名黨籍時黃公子澄密
謀匿復恒往來杞山家蘇州衛許指揮獲子澄于其
友楊任臥所杞山遂出亡行至吳江北門作絕命詞
一首行吟數四自投于水居民吳貴三援而出之詢
得其狀願破家相容以告弟貴五貴五曰何論破家
雖致身可也因留之家三月吳兄弟業銀工其師乃
江西分宜人郭美與子澄同邑美言黃公死遺一子
在其鄉今冒田姓杞山驚喜即謀諸吳隨郭而西果
得之民閒泣告曰此豈汝安居地邪遂攜之奔湖廣
之咸寧與同居處永樂十一年正月得旨宥齊黃親
屬杞山始別之而歸隱吳江爲童子師逾年生子顯
顯贅于蘆墟徐孟彰氏遂籍吳江顯遵父戒不就試
有司種藥圃自給痛建文冤仁失國明太祖實錄多
從刪改乃私述主德篇傳之後人焉 本袁氏家傳 余按表

文集則無傳矣子澄又有後人及墓在崑山益郡守
吳公善與子澄倡義勤王潛以其子玉補籍崑山更
名彥修爲里正子澄死彥修夜負骸骨藏焦山洪熙
改元葬馬鞍山陽見劉璉所誤墓誌誌石見于萬秝
吳人爭訴家地忽雷轟地
中流石出人咸驚異焉 初因其後黃熊

書史仲彬事

明太祖御極懲貪甚嚴吳江稅戶史仲彬應詔與諸
少年縛貪縱官吏六人見太祖于奉天門條其實六
人具伏付法司論死一邑快之太祖賜酒饌予鈔給

驛舟還家洪熙改元詔天下有戶絕而田蕪者除其
稅胥史抑勒不行仲彬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懼禍
不可遂條上得減稅若干石仲彬行事其見子吳文
定公幕表者如此至萬秝末年其九世孫某刻致身
錄云仲彬爲建文帝侍書建文與位屢至其家曾孫
鑑其所賜名也仲彬與補錫阨衣葛翁雪菴和倘等
二十二人相約從亡間關萬里言甚懇惻章獨海虞錢氏
錢閣學 龍錫喬司馬 世鑒諸公皆作序表 繼儒陳徵君
援吳文定墓表駁之列爲十條以爲其事皆屬子虛

亡是乃後人僞誤以覬鄘也此論出而致身錄幾不行然吾邑二百年以來父老相傳謂建文嘗居吏氏李所遺水月觀匾額是建文篆書其說必有自來非可鑿空爲之者或謂建文既出必深潛遠引不當近伏畿甸是不然方金川失守之時遺臣多亡命三吳密謀舉義事雖不成建文深得人心其間豈無悲感故君陰相翼衛者況仲彬爲人素仗氣任俠魚服曹習然後爲寃飛寥廓之計此亦事理之所宜有卽爾時法網嚴峻然吾邑如楊任之匿黃子澄吳貴三之庇袁杞山率破千金湛七族而不顧安得謂仲彬之必非其人乎特錄中所云神業觀瑤坐與往來滇南等語則出後裔之緣飾傅會未可據爲實然耳夫建文遜國本末實錄未有明文諸臣從亡不過得之野老之傳聞稗編之筆錄其間影響失實者固多矣仲彬之事其過信之者既比之介推劃股宏演綱肝而力駁之者直以爲子虛亡是濤張爲幻而已皆非古人疑則傳疑之意也致身錄又云明古嘗修吳江志過吳江詩二首詞一首建文作也垂虹亭寄綺川張後朱公衡繼之卒循其遺跡運道至今蒙利焉實錄

稱公饒膽智遇事敢爲洵近代名臣也其總督兩廣
破歸善賊李文積及思恩土酋劉召召赴火死時田
州土酋岑猛驕恣不法公請猛怙惡非勦之不可方
議上用兵方略旋轉工部提督易州山厰盖鎮守中
官惡其嚴覈兵籍冒濫潛入讒閒于朝調之去官實
奪其事權也近刻法傳錄者謂公脅岑猛重賄猛出
不遜語公怒遂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而去盛公剛
直天挺豈容有索賂夷酋之事邪雜紀惑人不可不
辨

書王公可大事

王公可大有功中丞思德哲之從曾孫也由遂昌令擢
西臺萬秝庚寅巡視陝西茶馬值嗣順義王擾力艮
與瓦剌部火落赤擾邊茶使不敢渡河公遍巡洮岷
河湟招番中馬十倍時經略尚書鄭洛擁七鎮十萬
師挾虜爲重順義東歸渝盟公劾洛欺蔽狀因陳九
邊利害甚晰洛遂坐罷本鄒忠介公撰傳公直諫名臣功在
國本立朝丰棱首著于此乃近人華亭范彤弧撰舊
族志又言經略鄭洛與甘肅巡撫田樂先後有功西
陲洛招蕃部五萬餘而火落赤西遁樂築邊堡于莊
浪鎮蕃開捉蒙古不得穿塞出入而永邵卜北走據
此言之洛亦不爲無功而當時臺省劾其不能生擒
火落赤縱擒力艮去爲選懦畏縮豈功罪各相半與
抑求之者太過與盖邊臣任事之難如此

書閻學周公事

周公文岸道登以選貢入北雍受知李文清公廷機得入
詞館天啟辛酉春公爲禮部侍郎署部事時值大婚
公受命選三宮有戚畹鄭氏女入籍中公見一筆抹

之人服其持正時黨人之戰方酣公介立一無所狥
李可灼進紅丸大宗伯孫公議當加首輔以弒君之
誅公獨不附其說且曰果律以春秋之義某與諸公
同在朝亦當引罪及居政府依傍東林者遂極口排
謗不从去位然公言實爲平論後世必有能辨之者
虞山錢氏有言近代進藥之獄有二以唐事斷之可
也援春秋則迂矣世宗之升遐也與唐憲宗相似柳
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杖決處死王金等之議辟宜也
李可灼之事與柳泌少異以和御藥不如法之例當

之可也當國之臣則有穆宗貶皇甫鎛之法在不此之求而遠求春秋書許止之義效西漢之斷獄此不精于經義之過也吁虞山東林黨魁也而其言若是然則公之不附孫宗伯可不謂宰相之識哉

書趙公塞卿事

趙公塞卿士 諱拔察栗夫 寬之從曾孫令會稽甚有循卓聲除兵部主事調吏部丙辰以掌察入都舟泊金閶守令皆謁送獨崑山令某不至時令以僞刻誣鄉紳周侍御致周逮問下詔獄頗滋物議及公抵都令乃遣役以厚儀來餽公呼役峻責立却之又覆撫軍勘疏謂周某著書竝未及宮禁而令圖庇所私僞書傾陷應降級調雜流周始得免方周之下獄也歎見壁後漆人粲粲大駭得疾明神廟時凡事寢格詔獄未結者人死獄吏漆其身候結及刑部覆釋得旨已沒于圜扉矣後崇禎時令起官累遷至順天開府以失機下詔獄方入獄歎見周在側大駭因忽忽不樂是時思陵用法嚴令自度不免遂雉經于獄得旨領埋家人以白衾屍于獄垣上出之天道好還如此都人嘖嘖傳其事公之孫瀚語余

云

書張烈婦事

烈婦陳氏出吳江泽溪士族張士柏之妻也年少而寡伯與劫迫之嫁張五扶持入船抵張室將强合焉陳氏堅拒不從踰夕走就其父鳴諸縣章令日炊主先入言斷婚于張且不堪其忿詈置之獄及出乃之松江控告直指路公振飛隨自刎公庭而死一時縉紳名士如許司諫 譽卿 姚宮詹 希孟 陳孝廉 子龍 黃文學 淳耀輩翕然褒其義烈直指撫實以聞停令俸五月邑紳

沈桐岡 正宗倡議迎其喪與士柏合葬支硎方陳氏之死也議者謂何不死于偪嫁登舟之時乃撾焉入張五之室且淹留至信宿也余謂爾時伯氏既主婚媾媒妁輩從而挾持之一弱女子安能拒乎不能拒而奪率以行張五未嘗委禽陳氏未嘗入寢也何名夫婦章令識語定情三夕特據媒氏之口不太鹵莽已乎或者又云當議婚時陳氏業已心許及詣張見乃大傭知爲伯氏所紿也遂大怒詈決去之余謂若果有此情亦當從容別議坐强合者以罪不當因其信

稽之固而迷誣以会禍之事若然則古之忠臣烈士
義夠拘囿多有引分于歲月之後者豈得盡議其屈
節邪章令素負名節吏治亦矯矯惜此事失于詳慎
即百喙其奚辭焉雖然桐岡以章令暴終賀關聲之
冥極則又未必然桐岡本衙章令僉點重役借以發
其私忿雲間許司諫又以章與溫沈二相公同郡且
溫主考甲戌所首取士也竟號于衆而醜詆之章固
不幸遭此筦對人之多言其亦可畏也哉

跋王貞媛傳後

明代叢書 王集 恩港雜著 卷第四十四 世楷堂藏板

余嘗讀周禮地官媒氏有遷葬嫁殤之禁遷葬謂以
死而求婦嫁殤謂以死而求夫嗚呼剔嫌之義若是
其嚴哉後世有未嫁之女亂奔其所宇之喪持服盡
哀沒與同穴執禮者非之震川先生所云女子無以
身許人之道其論誠正乃余讀鄘風栢舟之詩又不
敢信爲然也鄘栢舟共姜自誓而作序云衛世子共
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
是詩以絕之然則共姜固未嫁女也詩云髮彼兩髦
實維我儀兩髦者分髮作兩髻子事父母之飾齊風

甫田總角丱兮毛傳謂總角爲聚兩髦是也共伯以
總角亡故序云早死其妻在室父母欲別嫁之亦人
情也共姜以死自誓尤女子所難故夫子首錄焉推
共姜栢舟之旨則未嫁守義固聖人之所許矣又禮
婦人從夫爲謚共姜從共伯謚曰共則知共姜蓋亡
于衛其亡也當與共伯同葬矣夫嫁殤之事禮方禁
之而詩顧予之周孔二聖何若是異乎曰禮以正爲
坊者也詩因情立教者也待年之女雖未成夫婦然
父母既許字之則女亦以心許之矣以心許之而復
因變改易中誠有所未安故寧茶苦終身誓無他適
此于情不可謂不正也男女嫌疑之際聖人立制不
得不嚴而守貞遂志之行聖人又未嘗不深嘉之以
爲獎廉鋒恥之砥石權衡二者之間斯可得其中矣
王貞媛事世多引栢舟詩美之然此乃鄘栢舟非邶
栢舟也邶栢舟作于仁人不遇劉向列女傳以爲衛
宣公夫人此蓋因共姜事而誤者也不可不辨若貞
媛之奇節稱恭慤日諸公傳贊已備矣何待余言

吾邑朱愚菴先生著書四十餘種若尙書埤傳詩經通義讀左日鈔諸書从已膾炙人口茲讀其愚菴小集內有雜著二卷頗有資于攷證文中子稱問禮子關子明鄭毅夫斥其妄北盟會編載韓蘄王逗遛秀州張燈高會事宋子全集載王正道拒金僞命冠帶南向事此皆世俗所未審而先生一一標出之使論古者知所去取其謂漢武帝與民爭利故司馬氏作貨殖傳唐文皇脅父起兵推及同氣故歐陽公作孝友傳尤爲千古特識豈惟邑志私攷十三則足以補

莫徐二公之闕哉辛丑冬日同邑沈楙悳識

注疏

項語

周易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淪（疏易緯乾鑿度）

水土二行兼信與知（疏易緯乾鑿度）

磁石引鍼琥珀拾芥鼈吐絲而商弦絕銅山崩而洛鐘應（疏）

有德司契（注疏老子繹）

鼷鼠五能不成一伎（疏蔡邕勸學篇王注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庵身能走不能先人）

井中蝦蟆（疏子夏傳井中蝦蟆呼爲鼁魚）

大夫蘭（疏王度記天子諸侯薰大夫蘭）

天苞地符（疏春秋緯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

車劇（疏子夏傳車軸車劇也）

隆眇（疏目隆眇）

烏號弓（疏家語楚昭王出遊亡烏號之弓）

阪上走丸（疏）

尚書

百兩篇（疏前漢時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

舜父有目（注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謂之瞽）

舜不立正妃（疏鄭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

堯正建丑舜正建子（疏康成說）

祿籍（注疏祿名籍）

米糈（疏說文今人謂飯爲米糈）

粟冰（注粉若粟冰疏粉之在粟其狀如冰）

紫磨金（疏鍮卽紫磨金）

葛越（注疏南方布名）

聆風（疏箇轄聆風也）

隱括（注疏隱審撿括此舊語不知出何書）

司農少府國之淵（疏史游急就篇）

虎據鷹趾（疏帝王世紀尚容及殷民覩周軍之入見大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如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

紂號受德 疏鄭元云紂名辛帝乙爰焉號曰受德

君陳周公子 疏中庸鄭注

句子戟 疏鄭元云戈卽今句子戟

從吉 疏

東萊稱 疏鄭元云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南爲鈞十鈞爲儥

距堙 疏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疏荀卿書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疏古語

釘鍱號○鍱音葉鎌也

其弟管叔 注疏孔以管叔爲周公之弟不用孟子說

朝夕坐於門塾 疏伏生書傳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

整面教出入之子弟

消帖 疏

息土 疏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

脫去 疏今人去內至骨謂之脫去

相染易 疏今俗語

胥餘 疏書傳不見箕子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

無狀招禍 疏近代以來通重喪吝人書云無狀招禍

三苗貫桑 疏書傳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丈箱民得而上諸成王

大功以上得相容隱 疏今律

青騩 疏山海經青邱之山多有青雘

狂忒 疏古言狂忒是貫習之義

蕅竹 疏荀爲蕅竹

白削 疏吳錄吳人嚴白虎聚衆反遣弟與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與世動曰我見刀爲然

錢斧 疏康成云剉盪今謂斧

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 疏今律

面稱目諫 疏

水始木始火始金始 疏詩緯汎歷樞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五際六情 疏春秋緯演孔圖詩含五際六情汎歷樞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休也酉新父也午宋芭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與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案酒 疏

黃粟留 疏陸璣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粟留當甚熟時來在

桑間故里
語云云
煩撋箋音義猶
援撋莎也
乳母疏晉盧鄭注婢婦人
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
喪服乳
母別

茅苴如李出於西戎疏周書
金獸之瑞疏駁異義洪範五事二曰言於五行屬金
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
可從故天應
以金獸之瑞
角核疏駁異義獄者埒也因證於
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
漢世名帳爲裯疏

晉子見益母而感疏

步搖疏追師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
若今步搖矣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
假紒見上
衶延傳疏熱
之氣也
九能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
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
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
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美人疏郭璞曰俗
名虹爲美人
仲明疏陸璣云鄭今東萊遂東人謂之尉魚或謂
之仲明仲明者槊泯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
童容箋蝗蠆
童容也

晉代叢書 康集 注疏與語 卷第六 六 世楷堂藏板

晉子見益母而感疏
步搖疏追師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
若今步搖矣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
假紒見上
衶延傳疏熱
之氣也
九能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
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
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
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美人疏郭璞曰俗
名虹爲美人
仲明疏陸璣云鄭今東萊遂東人謂之尉魚或謂
之仲明仲明者槊泯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
童容箋蝗蠆
童容也
步搖疏追師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
若今步搖矣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
假紒見上
衶延傳疏熱
之氣也
九能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
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
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
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美人疏郭璞曰俗
名虹爲美人
仲明疏陸璣云鄭今東萊遂東人謂之尉魚或謂
之仲明仲明者槊泯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
童容箋蝗蠆
童容也

晉子見益母而感疏

晉代叢書 康集 注疏與語 卷第六 六 世楷堂藏板

步搖疏追師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
若今步搖矣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
假紒見上
衶延傳疏熱
之氣也
九能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
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
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
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美人疏郭璞曰俗
名虹爲美人
仲明疏陸璣云鄭今東萊遂東人謂之尉魚或謂
之仲明仲明者槊泯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
童容箋蝗蠆
童容也

晉子見益母而感疏
步搖疏追師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
若今步搖矣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
假紒見上
衶延傳疏熱
之氣也
九能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
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
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
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美人疏郭璞曰俗
名虹爲美人
仲明疏陸璣云鄭今東萊遂東人謂之尉魚或謂
之仲明仲明者槊泯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
童容箋蝗蠆
童容也

子母環 傳疏謂大環貫一小環也

魚大盈車 疏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鯉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餌之餌輒過而不視又以豚之矣子思默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

居就糧梁水飧 疏遼東梁水飧特肥 語云云

網魚得鱮不如啗茹魚之不美者故里語云云

方文席 傳疏用竹爲席其文必方

喑咀之喑咀 疏嗟是口

題肩 疏齊魯之閒名題肩負提持者射之難中故取名焉

昭代叢書 廣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世楷堂藏板 七

醢迷之酸迷 疏莫味酢而滑五方通謂之酸迷 注疏瑣語 通謂之酸迷

澆飯 疏說文飧水澆飯也

趨織鳴嬾婦驚 疏陸璣云蜻蛉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故里語云云

櫨栲漆相似如一 疏俗語

澀如杜 疏陸璣云亦棠子澀而酢故俗語云云

迫迮棬致 疏箋杞相迫棬致迮棬致

色如生鐵 疏參者色如生鐵

討羽 傳蒙討羽也

雙肩 疏郭馬帶若今裲襠

微矜 疏陸璣云矜荊揭之閒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最再刈刈便生剡之以鐮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微矜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疏荀卿書

苦如薏 疏陸璣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故里語云云

名人以瑗絕人以玦 疏荀卿書曰士以圭復士以玦絕人以瑗名人以瑗絕人以玦

羊桃韜筆管 疏陸璣云羊桃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宿田翁 疏陸璣云禾秀爲穗而不成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

十三月 疏春秋元命包夏人以十三月爲正

東際 傳春酒凍醪也

十三月 疏春秋元命包夏人以十三月爲正

檄楬 傳桔槔也

殺子致旱 疏陸璣云鵲雀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卯如三升杯若段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魚獸 疏陸璣云魚獸似猪其皮背上斑文臆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又皮雖乾燥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

寅直 疏司馬法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

戰不出頃田不出防 傳

達屨 傳鳥達屨也 疏所會莫是過

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 疏援神契

雖知將旦鴈知夜半 疏淮南子

穀皮帛疏陸璣云穀今江南人擣以爲帛謂之穀皮帛絜白光澤其裏甚好

牆衽疏縮板若牆今之牆衽

夜衣箋孺夜衣

萬世桎錧疏孝經鉤命決孝道者萬世之桎錧說文桎錧車轄也

暴辛公善損蘇成公善詭疏謚周古史考

更衣帳疏大射注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

督酒箋

行縢箋邪幅若今行縢疏縢也言行而縅束之縢

命民疏書傳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

斯白箋今俗語斯白疏齊魯之閒其語鮮斯淮相近

鼠尾沐髮疏陸璣云陵苕中華紫可染皂煮以沐髮卽黑

磬作疏今俗語磬物曰磬作

問婦人欲買赭不謂竈下白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桔疏陸璣云桔似荊上黨人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云云

時臺疏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別臺以觀天文有時

人先疏蔡邕月令章句高辛之人先猶爭也禖猶媒也謂先媒祀名高辛之人先

簡狄剖背生契疏帝王世紀

河目海口疏孔子河目海口

冬葱疏管子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

嬰弓疏公羊注天子彤弓諸侯形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順伽箋疏謂順適其意

彭亨傳彭亨怠惰猶彭亨也

鐵驄疏釋畜青騮驎孫炎曰色青黑之閒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嚇豕疏

旱母疏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

遇者得之投湘中卽死

當盧箋鏤錫今當盧也疏當馬之頷盧在眉眼之上

巴竹筍疏陸璣云巴竹筍六月九月生

徐靚傳祁祁徐謐也

蠶爲龍精疏蠶書

貿鍚吹簫箋

鷓鴣生鷓疏陸璣云鷓鴣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鷓故俗語云云

連錢驄疏釋畜青驪驎驒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鱗今之連錢驄也

泥驄疏釋畜陰白雜毛駁舍人曰今之泥驄也

禖宮傳

稷爲司馬疏尚書刑德故

子尾送女器疏王肅云太和中帝都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儀尊

辯護疏中候握河紀說堯受河圖之禮尊尹作爲

晨露疏呂氏春秋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

善心善容疏揚雄云善心爲容善容爲宛

九言疏李虞荀爽別論詩有九言者河激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閑緩不協金石伸治之言未可據也

耳瑞疏陸璣云卷耳葉青白色白華細莖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瑞今或謂之耳瑞幽州人謂之

[illegible]耳

祿者錄也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

奏雞鳴疏晉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脩朝服薄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陽奏雞鳴於陰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

抱帳疏鄭志諸妾不必人抱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平較疏較謂車兩旁今謂之平較

扇汗傳音義鐮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

水隰傳音義隰坡也

呼食爲粲疏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粲

銓量疏銓量輕重

曲城疏閽是門外之城今之門外曲城是也

或曰女匠

喜子疏郭璞曰長跗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陸璣云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

親客見上

鬼火疏淮南子人血爲磷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

一宿酒傳疏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益於時有之

脆腕箋柔謂脆腕○脆七歲反脆音問

楚篚疏爾雅篚謂之筐李巡曰篚編細竹以爲筐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篚也然則筐以竹爲之無竹則以制故謂之楚篚

萊烝疏陸璣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菜烝

擸土簸採擸土也疏擸者以浮平物之名 傳疏此有成文不知所出 傳疏亦有成文不知所出 傳疏有成文不知所出

紡塼 傳疏紡塼

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婺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烝盡縮屋而繼之

河精上爲天漢 疏河圖括地象

肥腞 箋肉物 疏腞肥腞

宿澤 疏冬積雪爲宿澤

略依讀書叢錄 卷第六 庚集 注疏頊語

天子玉琖而瑤珌諸侯璧琖而璆琳珌大夫鏐琖而錫

琰士瑜琖而瑜玭 傳疏未知出何書

娃竈 傳娃竈也音義娃音悲說文云行竈也

縱縱 疏言紛之縱縱與之作縱猶今人接縱謂之縱縱也

行竈 見上 疏卑陶於洛見黑公

黑公 疏漢登堯臺見黑烏

黑烏 疏秦穆公白雀集於車

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 疏催師謀說太公受兵鈐之法

四友 疏晉傳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學頌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門人加親非雖朋與自吾得賜遠方之士至非奔走與自吾得師

前有輝後有光非先後與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非鄭侮與

鉤梯 箋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 疏此之謂也

左脇獲三人焉 制其右脇獲三人焉

四乳龍顏 疏文王四乳龍顏

待御 箋米之率櫛十枰九鑒八待御七

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 疏石渠論白虎通

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 疏白虎通

天鈇 疏大鈇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鈇

鳳皇巢阿閣謹樹 疏中候握河紀言謹謹在樹也

阜白 箋分別阜白

一穀不升徵鶉鸐二穀不升去鳧雁三穀不升去兔 疏白虎通

四穀不升去囿獸

三輔 疏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部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長謂之太守此三輔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左右猶太守也漢書稱扶風之人皆并言左右後漢書始不言左右

毛氈旃疏屈者織毛爲之
若今之毛氈旃
就酒疏陸璣云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
白魚入舟疏太誓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下復於王屋流之爲烏鳥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
授右疏中侯合符后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曰下授右注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
垂作銚疏世本注

張皇疏方言傍謂之張皇或云滑饒
王鮪岫居疏陸璣云河南登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語
靈星祠疏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
驄馬疏倉頡曰騅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
黑玉赤勒疏中候雒予命予雙曜出洛於壇黑鳥以銜隨魚亦上化爲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福命之予伐桀命克予商滅夏天下服

禮記

小車注安車若今小車疏漢世駕一馬坐乘
樺楯注橋并上榫楯

世楷堂藏板

挾提注今人謂署爲挾提
率然疏兵書善用兵者似率然率然者常山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衣車疏隱義猴車之形今之軺車是也左傳如驅而長漢桓帝時梦臣下乘之
揮作弓夷牟作矢疏世本注皆黃帝臣
負子疏白虎通諸侯病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
白石李疏棋即今之白石李形如瑚珊味甜美
黑龍之精疏詩語緯撰考杖梁鉅與敬在禱尼邱之山感黑龍之精生仲尼
蛇文書注殷之蠟結似今蛇文書
契刀疏刀有二種契刀錯刀契刀直五百錯刀一千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
方中疏天予之葬掘地爲方中方讀漢書謂之方中
金泥銀繩疏封禪或曰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
行辟反支疏前漢張竦
出辟往亡入辟歸忌疏後漢陳伯子出辟往亡入辟歸忌
亥爲天倉疏陰陽式法亦月亥爲天倉
土長昌掇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注農書疏先師以爲氾勝之書
若盧疏圖門秦獄名漢曰若盧魏曰司空
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注孝經說
雞鳴戟疏考工記注戈若今雞鳴戟

良奧注女有歸指得良奧之家

宜成醪疏酒正注泛齊成而漉浮泛悠如今宜成醪醪矣證齊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毉齊成而汁滓浮泛悠如今宜成醪醪矣證齊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毉白色如今酸白矣疑齊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齊成而清如今造清矣

鄧白見上

恬酒見上

下酒見上

造清見上

上通無莫注孝經說

六十律疏漢元帝時郎中京房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等六十律相生之法

暗代叢書　庚集　注疏頊語　卷第六　六　世楷堂藏板

抒治注田人所抒治疏以手抒聚卽耕種耘鋤

宮致鳳皇身信羽致幽昌身知緯疏樂緯

銀甕丹飯注疏援神契文

其政太平山車垂鉤疏禮緯斗威儀

先炊注老婦先炊者也

祝融爲竈神疏古周禮說

強鬼注暘強鬼也○張其丈反

筆彊注筆彊

米瀾注潘米瀾也

掉磬注疏北宿人謂相激之事爲掉磬

歌瓌疏極歌瓌

鹿麥注今益州有鹿麥帝義，荅曰埋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鹿麥

火脯注熬似今火脯之火脯

脊展注狼臅脊臚中脊也以煎瑕則似今之脊展矣○展音脂

午達注疏一縱一橫曰午

珽玉六寸明白焰注相玉書

頭忖注七瑣頭忖頭忖也

裘帚注荊葵帚也

暗代叢書　庚集　注疏頊語　卷第六　六　世楷堂藏板

沙羽注攫鳥以沙羽爲書飾

梓思注屏謂之牀今梓思也○梓音浮

桑根車注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

無句作磬注世本垂作鐘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

禿楊注秀人謂無髮爲禿楊○楊苦瞎反

警枕注類警枕枕也

嗛客注疏今人謂地堅爲客

行蟲注

六英五蓋疏樂緯帝嚳承用六英顓頊樂曰五莖宋均注爲六合之英華爲五行之道立根莖

也

獨猴舞 疏漢書檀長卿爲賜猴舞

袪袍 注大眾皆袍制不稱以素紗裹之如今袪袍襟重縐矣

大褐 注蒼衣賓客大褐

鴛鴦 注嬰猶鴛鴦也

通裁 疏士喪禮注浴衣巳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注統以組類爲之緣之矣

被諸 疏領制若今之被諸矣

黃鵠 疏諸侯以松黃鵠爲椁黃鵠松心也

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謇士曰究庶人曰

畜 疏援神契

食雞知棲半露食鶩知其黑白 疏符朗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鶩知其黑白

邪巾貊 頭注今時喪者邪巾貊頭笄纓之存象也

擁咽 疏古者方領似今擁咽

女叔 注疏謂壻之妹

君有五期輔有三名 疏易緯通卦驗天皇之先與乾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天之用事五行更王亦有五期三名公卿大夫也

少宮主婦少商主政 注疏緯斗威儀宮主君商主臣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

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疏左氏說
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疏虞夏傳
送杵注相謂送杵聲
蕾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六夫五尺士三尺疏說文
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疏三正記
輴頭疏輴轜頭也
雷刺疏網雷刺也
死人移書疏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多少如今死人移書
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注

且字注某甫且字也疏且假借此字
崑崙神州疏地統書括地象地中央曰崑崙神州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
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疏春秋緯文耀鉤
今俗呼盡爲漸疏
濊汗注濊謂相濊汗而死
折垔注弟子臧右手折垔音義垔塢頭槌也疏禮緯稽命徵天命焉觀河見白面長人
白面長人疏禮緯稽命徵天命焉觀河見白面長人
黑龜與書疏洛寧命湯龜於洛水沈璧面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
牛鼻繩疏雉牛鼻繩也
婺比疏帝王世紀長妃娵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婺比生二女霄明燭光
礪漢時扇疏
承露注今宮中有承露以銅爲之
小要疏漢時呼棺杜爲小要
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疏禮緯稽命徵子卯自刑疏五行子卯自刑
架橙疏閣架橙之屬
南方謂都爲豬注門廡之門廡注夏屋今
題湊注音義題頭也湊聚也
自陳疏文子覺悟故稱名自陳
攜撰疏
鎖須者疏鍵謂鎖之入內俗謂之鎖須
鑰匙疏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
五精疏元命包謂得五等法五情
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漢令

正衛疏駁異義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
戚施直鐏蘧除蒙璆侏儒扶廬矇瞍修聲聾瞶司火
疏胥語
奧蔭疏釋名陰蔭也氣在內奧蔭
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昌茆於卯振美於辰
已盛於巳萼布於午脉曖於未申堅於申留執於酉
畢入於戌該閡於亥疏律志
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豐茂於戊
理紀於已改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

又
河內葭莩金門山竹疏律歷志以河內葭莩爲
夏冰注夏小正正月
啟蟄魚陟負冰
候雁疏通卦驗二月節候雁北
小被疏裨謂小被
別獄注圄圂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
孚乳注燕巢人堂孚而字乳
帶以弓韣禮之祼下其爭必得天材注王居明堂禮
縮栗注枝葉縮栗

革挈注王瓜草挈
疏本草文
入能之士疏易緯通卦驗夏至人主從人能之士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小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
墝闊疏槩是墝闊也
大理注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丹良疏丹良螢火
關中注疏關通也通取中央言之
小史直曰注御者如今小史直曰
赤雀入鄧止於昌戶疏中候我應
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疏大戴禮
孚甲疏
希驩疏希驩傳慕
清祀疏廣雅夏曰清殷曰嘉平
蒼牙疏易緯蒼牙通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蒼牙伏羲也
拱敕注
貢蝎疏五行貢蝎如夏火王則貢蝎於本
鋒杪疏劍戟鋒杪爲首
赤文綠色疏中候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

丹甲青文 疏河圖云靈龜負書丹甲青文

方案 注禁如今方案隔

長局足高三寸

齊人所善曰麾 注

合錢 注合錢飲

酒曰醵

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疏尚書無逸篇

雷公 疏鄭駁異議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

沂鄂 注幾謂漆飾沂鄂也

紳約 注紳所以自紳約也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世楷堂藏板

土釜 疏墜土釜

梅漿 注醯梅漿

藏桃藏梅 疏王肅云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藏梅

會稽獻煎茱萸 注漢律

魄莫 注皵皮肉之上魄莫也

筋腱 注隱義腱筋之大者王逸注楚辭筋頭也

農率 注夏小正農率均田畯也

蟬鳴黍 疏蔡邕云仲夏黍熟今蟬鳴黍是也

要鼓 疏禮圖天子鞞鼓制形如要鼓

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夔蜜之鐘左五鐘皆應 疏尚書傳

靡匪 疏靡匪搖動

赤龍 疏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

韓盧宋鞮 疏桓譚新論皆狗名鞮鵜音同

刀槏 疏廣雅夫燒木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若今刀槏

百里有師 疏白虎通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之老有道德者爲右師其次爲左師

馬子 疏馬子駒也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世楷堂藏板

春人謂糠爲相 注

里尹 注王度記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

三鄰爲朋 疏洛誥傳古者入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

澆落 疏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

縢繩 注今齊人呼棺束爲縢繩

三命 注疏援神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慶有遭命以摘暴有隨命以督行

倀倀 注疏漢家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

宛轉繩 疏張華云綸如宛轉繩

有秩嗇夫 注綸今有秩嗇夫云卿置有秩三老遊徼有秩部所置秩百戶其鄉小者縣所置嗇夫按此則有秩嗇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

曲裾 注鈎邊若今曲裾疏漢時朝服曲裾明帝所爲

周禮

陰爵陽爵 疏王朝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爲陰爵爵出封爲諸侯乃爲陽爵

衛士 注胥徒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

什長 注胥謂其有才知有什長

侍史官婢 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

冰室 注凌冰室

解止 注合行所解止之處疏解脫止息

少內 注職內主入若今之泉所入爲之少內

裁縫官 注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

天子圜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

疏曰虎通

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 疏注譙若今月奉疏漢時奉月給之

月奉

口率出泉 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

占會百物 注閱市出澤謂占會百物

斥幣 注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疏指斥與人故謂之斥幣

質几 疏

功狀 注治功狀也疏治職功狀文書

貸子 注稱責謂貸子疏貸而生子若今舉責

月平 注質劑謂市中平買今時月平是也

上計吏 注疏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

大手書 注傳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最目 注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

小計 注主每月之小計

發於朝也

引人

引籍 注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能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疏引籍者有門籍及

譙觚 注譙觚非常疏兵書有譙觚之人

填街蹕 注今時衛士填街蹕疏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填塞街巷以止行人

彫胡 疏南方有菰米一名彫胡

荊州鱸魚青州蟹胥 注疏鄭兒當時有之

涼州鳥翅 注

饗衛上注饗士庶子食王宮
者若今時饗德士
水偃注梁水偃偃水爲
關空以筍承其空
有病不治恒得中醫疏
診
酸削注痟酸削也
疏酸嘶也
宜成醴醪蒼梧縹清疏曹植
酒賦
酋从白酒注昔酒今之
酋久白酒
常滿尊注三酒以飲諸
益之若今常滿尊
酸漿注漿今之酸漿疏載之言載
米汁相載漢時名爲酸漿
寒粥注涼今寒粥若
糗飯雜水也
給事中注疏在朝羣臣親近
於王總名給事中
福室注鮑者於福室中
糗乾之出於江淮
今河間以北煮稲麥賣之名曰逢注
雁頭疏茨雞頭今人
或謂之雁頭
魚衣注落水
中魚衣
顆鹽疏鹽出於鹽池
今之顆塩是也
石鹽注飴鹽鹽之恬者今或
鹽有焉疏即石鹽是也
路厠注廁路
厠也
行馬注椎柱
謂行馬

清器虎子注義器清器
虎子之屬
最凡注契最
凡也
圭衣注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罹之
遺俗疏刻爲圭形綴於衣
白縛注素沙今之白
縛○縛音絹
今齊人名麴溲曰媒注○麴
魚列反
阜斗注今謂柞
阜斗實爲阜斗
剖察注糾猶
剖察也
八月案比注大比今時入
月案比是也
發眴注司馬法昏鼓四通爲大蠆夜半
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眴
縣肉格注互若今屠
縣家縣肉格
娶會注嫁殤者爲嫁死
人今時娶會是也
斗檢封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疏漢法
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
半年粟儉年玉疏
諺
畫指疏券兩書一札同而別
之刻其側若今畫指也
行頭疏肆長檢校一肆
之事若今行頭也
黏疏注塗壚
疏黏者
义灰注白盛之蜃謂飾牆使白之蜃水
兼用蛤謂之义灰疏义聚以爲灰故名

石主疏今山陽俗祠有石主

承槃注舟舃下臺若今承槃

合歡席注藥席削蒲蓐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席矣

提盧注馳外有提盧也疏提盧若鋸牙然

魂衣注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

立基疏孝經伏儀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

下謀見上

屬續見上

九淵疏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

昭代叢書 康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三 世楷堂藏板

靈星舞子注按折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短罷注○罷皮買反

黃門倡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若今黃門倡之奇謂是也

雅拜注奇讀爲奇偶之奇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

傾戲注○戲音虧

就巫下禳注今世死既斂就巫下禳巫降之道禮○禳音傷

戒浴疏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

贏蘭車注蒲蔽謂贏蘭車疏漢時有贏長蘭乘不善之車

果然注疏獸名

居句注○句音劬也

私火注燿爲私火

名湯熱爲觀注今燕俗名湯熱爲觀

放想注疏漢時有此語放想者可畏怖之貌

立秋雘劉注國語補郊之事天子必自射立秋雘劉其牲今立秋有雘劉疏劉劉殺也

魑頭注月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魑頭也○魑音螭

扶蘇注蓋盾盾可以蔽衛者如今之扶蘇

飛尋注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尋是也

矢簫注并夾矢簫也疏矢簫之言出於漢時○簫奴軨反

昭代叢書 康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三 世楷堂藏板

書芻棘柏注行山曰藪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

相土作乘馬注世本

牧庳注疏放牧之處皆有庳廡以蔭馬

馬茲注蓐馬茲也

狐哨注疏狐者兩頭窺中狹哨不正之義

徂司注疏徂谷語

狼扈注疏猶今狼扈言狼藉

拔去注疏除拔去之也

宿脩注疏晡布夜宿逐時謂之脩

傳語注疏傳
聚也
楊檗注今時之書有所
表識謂之楊檗
昌翔注疏昌
狂翱翔
次金注疏漢時主役
之官名次金
柱鄂注摸柱鄂也疏豎柱於中向上鄂然
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
扃絹注弧張置罾之屬
所以扃絹禽獸
杞秫麻荅注疏時言杞東之總名秫亦數之總
號荅是鋪名刈麻者數把共爲一鋪
摩鐲鐲注庶摩
之器
紛容聖參
注

庚集 卷第六 注疏瑣語 三 世楷堂藏板

臬暮注博立臬暮疏
立一于於中央
蜂蘇注疏蜂窠
有孔數然
匡刺注
魚字注雙魚字疏
字猶名也
書刀注削金
之書刀
鬜頭無髮注疏時俗以
無髮爲鬜
令斃祇注堂涂若今令斃祇疏
令斃搏也祇塘道也
定張車注羊車善車也
定張車若今定張車

曼胡疏載東齊秦晉之間其大者謂
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子曼胡
婦從夫放月紀注疏孝經援神契文
沙穀注衣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裘使之
張顯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此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 書疏
傳

司空郡國輿地圖注土地之圖若今
司空郡國輿地圖
裘韜注蓮茨之實有裹韜
天門地戶疏河圖括地象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
無下
四時言事注小司徒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疏漢承周後皆四時入其數今時日役簿皆在於冬
酮醬注
門徒注監門徒

蠆螫醢神疏漢時有蠆螫之醢神又有人鬼之歩神
小案比注族師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比
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根疏
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涔泉宜種稻疏援神契
三老人疏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
洞五九禮閼鄭疏中候義明注閼止鄭通言五帝後世其治各九百歲當以禪止通也
白矢參連劉注裹尺井儀注五射
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注五御
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注九
重差夕桀句股注疏算術名漢法增之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
市亭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
介次也若今市亭然
候樓注次市中
候樓也
粉解注勃壞
粉解者
黃下麥注今時謂禾下麥爲黃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六 世楷堂藏板
鹹淡疏鹹咸時有採者嘗知鹹淡即知有金玉
冢首注染草芽蔕榮蘆
冢首紫莂之屬
目睞注
璧色繒注帛如今璧色繒也
今南陽名穿地爲竇注
桃枝席注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疏漢世以桃枝竹爲席
柔嚅注
大貝疏書傳說宜生之江淮之蒲取大貝如車渠
貞于陽注圖語

抵欺注
竹使符注珍圭以徵守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
銅虎符注牙璋發兵若今以銅虎符發兵
駏疾注疏當時有此語
毛布疏爾雅毛氈謂之罽則績毛爲之若今之毛布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疏泰秋辨
天帝明堂疏春秋緯文耀鉤房心爲天帝明堂布政之天帝明堂行禮於大學
鼓陔注今時行禮於大學鼓陔出以鼓陔爲節
侏大注疏肥大也漢時語
街路祭注漢儀每街路輒祭
持節拜注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
救日食祝
焰焰大明滅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注董中舒
入會注疏地與大會有入小會亦有入
巫咸作筮注世本
細目燋注俗讀疏
入會注疏地與大會有入小會亦有入
銅虎符注牙璋發兵若今以銅虎符發兵
駏疾注疏當時有此語
毛布疏爾雅毛氈謂之罽則績毛爲之若今之毛布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疏泰秋辨
天帝明堂疏春秋緯文耀鉤房心爲天帝明堂布政之天帝明堂行禮於大學
鼓陔注今時行禮於大學鼓陔出以鼓陔爲節
侏大注疏肥大也漢時語
街路祭注漢儀每街路輒祭
持節拜注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
救日食祝
焰焰大明滅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注董中舒
入會注疏地與大會有入小會亦有入
巫咸作筮注世本
細目燋注俗讀疏
龍度天門疏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故以歲星跳度爲龍度天門
輜車後戶注疏漢時輜車後開戶
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注
亭長絳衣注屬謂徼識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熱火注疏對司烜以夫燧取於日中者爲冷火
胡子疏漢時戈有旁出者爲句子亦名胡子
眚瘦注
馬上鼓疏提謂馬上鼓旁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
無千車無自後射注疏漢田律

東夷之樂曰蘇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侏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盾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疏孝經緯鉤命決

假馬注爭會而不審者詞以假馬
疏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假馬請獲會所算之籌
墨門注軍門曰和
令謂之墨門
南郡黃雀注春鳥若今南
郡黃雀之屬
道引注前驅如
今道引
大會小會疏漢歷有
大會小會
薄借棻注疏漢
時語
逆衝注○衝
互嫁反
房爲龍馬注孝經緯
疏是馬祖
禹井疏地里志會稽
山上有禹井
歷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元 世楷堂藏板
苗山疏越傳禹到越望苗山曰會
稽山因疾死葬柘冢壙深七尺高三尺土階三
寸三周
方訣
小子言平注疏
俗讀
屋笮注疏
俗譌
鄰小兒頭注疏
俗讀
爵族注疏
雀窠
御食蛙注壩今御
所食蛙也
決事比注漢比事皆依舊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
讀鞫注讀音則用法如今
時讀鞫已乃論之
金印紫綬疏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綬
奉引注小司寇爲王道陣若今
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
望後利日注協日刑殺若今時望後
利日疏利日合刑殺之日
大會殿注今司徒府有天子以
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
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濛者其
時格殺之無罪注疏漢
賊律
宦男女注宮者丈夫割勢女子
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
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注
歷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四 世楷堂藏板
鐵券丹書注俗
語
罰作注凡害人者不使冠飾
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
城閣注疏道
路之名
鄉亭注有地之官有郡界
之吏今時鄉亭是也
都候注夜士主行夜徼候
者如今都候之屬
麻燭注賁燭
麻燭也
揭頭注明幘若今揭頭
明書其訟法也
敢蠱人及教令者弃市注漢
賊律
王杖注年七十當以王命受
杖今時命之爲王杖

九月斷文書 注諸侯秋祭功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不恙 注疏軫輿後橫木

車枕 疏即今之車枕也

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蕃 注

迫喈 注疏俗讀

橑子 疏漢世名蓋亏爲橑子

擁頸 注戈或謂之擁頸疏以其胡曲故也

三鋒戟 注戟今三鋒戟也

辟邪 注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疏辟邪獸名

羊豬荚 注音義未見出處俗謂羊脂爲膩音素干反豈取此乎

鍾乳 注枚銙乳也

志無空邪 注

鹿車縪 注音義今北俗猶有此語音府結反蓋古語乎

儺衛 注今人以指夾矢傳衛

悄邑 注疏詩中心悄悄是悄邑之意

皓落 注頭髮皓落曰宣

兩腳耜 疏後漢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腳耜

冠箱 注圍竹器名今之冠箱也

逶遲 注音旬逶遲

隋方 注隋方曰篋疏隋狹而長也

賸尨 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

搏風 注棠屋翼疏即今之搏風

幘梁 注覆今之幘梁

重錢交錢單錢拆錢 疏笙法古用木畫地今用錢以三少爲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六也而少一多一少爲單錢七也而多一少爲拆錢八也

假吏 注有司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吏及假吏皆是也

金雞玉羊 疏易說云泰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玉羊者西嶽之精

乞鞫 注期外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日不得乞鞫

珍縪 注疏俗讀

毄縪 注疏俗語○毄音奮

膇腫 注膇腫敗疏今人頭髮有脂膏膇者謂之膇音義膇音腫膇也

儀禮

鴟鵠知來 注淮南子

筥箕簏 注笋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箕簏

僂領 注鄉大夫之妻制鬠以爲領如今僂領矣

冠箱 注圍竹器名今之冠箱也○箱音旬

幘梁 注覆今之幘梁

搏風 注棠屋翼疏即今之搏風

賸尨 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

隋方 注隋方曰篋疏隋狹而長也

重錢交錢單錢拆錢 疏笙法古用木畫地今用錢以三少爲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六也而少一多一少爲單錢七也而多一少爲拆錢八也

假吏 注有司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吏及假吏皆是也

乞鞫 注期外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日不得乞鞫

金雞玉羊 疏易說云泰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玉羊者西嶽之精

珍縪 注疏俗讀

毄縪 注疏俗語○毄音奮

膇腫敗 注膇腫敗疏今人頭髮有脂膏膇者謂之膇音義膇音腫膇也

寒具笥 注竹籃方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

不借 注繩扉今時不借也疏此因屢不得從人借亦不借人

鄧總 注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疏鄧氏造布有名縐

酒敦 注敦之形如今酒敦

魂車 注薦車者象生時將行陳爲也今時謂之魂車

刻鏤摘頭 注疏鄭時摘頭之物刻鏤爲之

竹箑蓋 注竹箑蓋也疏箑竹青之皮

緘耳 注屬引於緘耳

禪襂 注中帶若今之褌襂

大木舉 注據之制如今大木舉

飯橾 注疏七桃七皆有淺升狀如飯橾疏以漢法況之

陽豫之卦 卜疏春秋緯演孔圖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豫之卦注陽豫夏殷之卦名得陽豫之卦卜之

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 疏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

卷幘 注今未冠笄者著卷幘

小吏冠 注縐布冠今吏冠其遺象也

紛汙 注

射鞴 注遂射鞴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

官布 注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

行神 注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

祇板 疏流方若今之祇板不假編連之

江淮之閒名最爲籔 注

萊陽之閒刈稻聚把名爲笿 注鄭時俱

綈素屏風 注依如今綈素屏風疏綈赤也素白也

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綆 注

馬絆綦 注疏俗謂馬有絆名爲綦拘止馬使不得浪去

單被 疏喪大記注紟今之單被也

桑乂 注神物惡桑乂

拂仿 注執玉布以按神爲有所仿也疏拂仿去凶邪之氣也拂

轉轔 注軸狀如轉轔疏漢名轉軸爲轉轔

輾縛 注輾輾縛所以屬引疏謂以木縛於瓶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挽之故名輾縛

雞脾肶 注疏俗有此語

鑿木置食 注今時有死者鑿木置食其中樹於道側

內堂 注下室如今之內堂疏依者以葦依纏其弦今時弓弰是也

搢衣 注猶袒如今搢衣

延道 注隧若今延道

餙紙 疏今人以薄鷺塗物謂之餙紙餙帛

持簿 注延至勞若今吏之持簿

索冕 注纓在馬膺前如索冕疏服虔云今乘輿大駕有之

馬鞅 疏康成云鞅今馬鞅

隱疾難爲醫 疏俗語

朗榆 疏木有似榆者俗呼爲朗榆

新故 疏俗語歲新故而相愧也

管仲井 疏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

陰諧 疏廣雅鳩鳥雄曰陰諧雌曰陰諧

盜羊遺頭 疏杜世族譜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明已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

柞木 疏今柞木

領車 疏牙車領車才下骨名

緹衣 疏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以韎韋爲弁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車屐 疏輿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屐

雄鳴上風雌承下風 疏鶏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

天苑主牛 疏春秋說

雨入鼻 注厄瘠病之人其面向上俗謂天雨入其鼻故爲之旱

嘘汝腦 疏俗相謂云嘘汝腦

嘘鹽指 疏食指俗所謂嘘鹽指

馬撾 注策馬撾音義馬杖也

終幡白幡 注今軍行前有斥候踏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或舉絳幡見步或舉白幡

余車 疏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

歌前 注爾雅無室曰榭謂屋歌前疏歌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

可用藉手 疏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

柱後冠 疏應劭漢官儀注冠一名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繫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也

白癡 注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委頓 疏今俗語

赤紙爲籍以鉛爲軸 疏魏律緣坐配沒爲丁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

良食 疏國語子尚良食

非諧集 疏宋太尉袁淑取古之文章今人笑者次而題之名曰俳諧集

好鷺疏今人謂數鷺爲好鷺

拂捎疏今人謂拂爲拂捎

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懼其虎疏曹大家女誡

吳楚之人少嬰疏

積灰生蠅疏張叔皮論賓爵下華田鼠上騎牛哀虎變熊化爲魚爲蜣積灰生蠅

赤熊闕屏疏汲冢書瑣語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疾

枚雷疏今俗語○總也

解冠注降服如今解冠

贊理疏晉語士景伯如楚叔魚爲贊理

五行嫁娶疏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

吳門白馬疏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

痎瘧疏俗人呼二日一發瘧爲痎瘧

白玉管疏後漢書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陰爺道舜廟下得白玉管

苓牀注編柵棺中苓牀也

衰家女未必慧慧家女未必衰疏今俗語

刑神疏晉語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載鉞立西阿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將歌迎天之刑神也

亡歸矢疏孔叢楚王張弓載亡歸之矢以射於蒼雲夢

子赤皮厥膝疏徐廣車服儀制古者敝如今蔽膝連兵以載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敝天以來用物詣公府卿寺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

白玉珠疏司馬處漢書輿服志孝明帝永平二年初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後

赤皮厥膝疏徐廣車服儀制古者敝如今蔽膝連兵以載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敝天以來用絳紗爲之

今人謂褒書之物爲褒疏

開虛　疏張衡靈憲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閒虛在星則星微在月則月食

發石　疏賈逵以旛爲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書有作飛石之事亦待其長

臨軒策拜　疏古人之立太子蓋亦臨軒策拜大將加禮命如今之除

幷官氏　疏世本孔子年十九取於幷官氏一歲而生伯魚

公主　疏秦漢以來嫁女使三公主之呼爲公主

羨吾亭　注東莞蒙陰縣西北有羨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

王表　疏吳孫權時有人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

鴟不得渡江　疏晉舊制鴟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得鴟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鷹喙長尺餘純食魚愷司隸傳送於家

淖糜　疏呂氏春秋淖齒殺湣王於鼓里

淖糜　疏說苑淖糜作聊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在縣是也

問稼　疏裴淵廣州記鯨長百尺雄曰鯨雌曰稼也注所以入苗間也

明月珠　疏說苑明月珠夜光也故死即不見眼睛曰鮫目即明月珠也

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俦千人曰英倍英曰賢　疏辨名記

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殷色　注今人謂赤黑爲殷色

弹弹十日　疏歸藏易

赤頰　疏鵾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

百官箴　疏漢成帝時揚雄受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士矣九篇爲漢崔駰崔瑗子

無射鐘　疏周景王無射鐘在王城鑄之移就洛陽秦從之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時鐘猶在東魏使侯景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在縣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至十五年勑毀之

胡蓼作晃　疏世本注胡曹黃帝臣

挽歌　疏挽歌漢初山橫之臣爲之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

公羊傳

三科九旨　疏宋氏注春秋說三科者一張三世二存三統三異外內九旨者一時二月三日四王五天王六天子七譏八貶九絕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大夫京師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

王始七等六輔二類　見上

開房　注男子年六十閉房

愛生注
投最注最之言聚今投最聚民爲投最
得衆注齊人名求得爲得水
鴻春蔬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女愛息其馬
是謂懸車
乳犬擾虎伏雞搏貍注
佼易注
五諫注諫有五一訕諫二順諫三直諫四爭諫五戇諫
郭都注偕公迟辟正殿餚過求見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
時雨疏告感精符文
陰威列索注
竹篾注筍竹篾一名編典
雙雙疏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面偶
今呼犬謂之焉疏
馬盂注村飲水器疏若今馬盂舊說村是村字若今食帑
食帑見上
校室注人家共一卷中里爲校室
保辜注
白馬朱蕨疏禮雜文子得白馬朱蕨大貝元龜
車馬木車疏青傳士乘飾車兩馬焦人乘車馬木車
童男女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
盪社注
羔羊跪乳注
斗淑疏無垢加功曰淑若里語曰斗淑

律親親得相首匿注

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注

瞬眼疏以目通指曰眹

今時瞬眼矣

長人十二疏閩中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始皇以爲

瑞乃收天下兵器鑄

作銅人十二象之

就壿注今俗名就

壿爲贅壿

億措注疏億度也措置也

鸛鴿來巢于榆疏運斗樞

卯頭注顙猶今叩頭

以草衣城注萇城若今以草衣城

于雉注禮天子千雉公侯百雉伯七雉子男五十雉疏春秋說文

穀梁傳

青鼓疏救日五鼓糜信徐邈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

龍門之戰疏桓十三年公會鄭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

胡豆疏徐邈云戎豆今之胡豆也

猪緣疏周有藍田楚有和氏宋有結緣晉有垂棘

聚微爲大帝大微爲天庭命也疏元

右主左主疏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入主入寸廣厚三寸祭訖則納於西壁陷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左主謂母

五菜注家作一圃以種五菜疏世所謂五辛之菜也

搥打注捽殺謂搥打殘賊而殺

木介疏木冰比木介

孝經

辜較疏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

天于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於天子也疏外傳韓詩

稷壇在社西俱北鄉並列同營共門疏係

爾雅

人大謂之奘疏秦晉之間凡人大謂之奘

自家而出謂之嫁注方言自家而出之嫁猶女出爲嫁

那那注左傳棄甲則那那猶今人云那那

薄努疏方言鄙語曰薄努猶勉努也周鄭之間曰勔劍齊魯曰勇兹

勔劍見上

女人稱我曰姨疏說文

自呼爲身注今人自呼爲身

阿陽注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

呼厭極爲罄注江東呼厭極爲罄

拘樓注樓聚也猶今言拘樓

濛窳疏濛窳空貌

騣歎注今河北人云騣歎

厭串注俗語

貫伏注俗語疏東晉時有此厭串貫伏之語

振訊注振訊所以爲潔清

摸取注一

契斷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

嫉妒注

洮米注

結髮疏說文窊嬴也草木皆自豎立椎瓜匏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嬴人常臥室

好媛注美女爲媛所以結好媛

彥詠注美士爲彥人所彥詠

撫拍注撫掩猶撫拍謂慰恤也

醫人注尸于古者謂死人爲歸人

威姑疏姑謂之威漢律曰婦告威姑

兄鍾注夫之兄爲兄兄公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

徹堣注江東人呼同門爲像堣

地栿疏門根俗謂之地栿

侏儒柱注

人踐三尺疏白虎通人踐三尺法天地人

步渡豹注聚石水中以爲步渡豹

瓿甀注甀甀小甕

百囊囧注九甕今之百甕囧

撩囧注巢今之撩囧

貊貉注貊貉者鼠迅謂牽縛貊貉之今俗語亦然

呼母爲悇注今江東呼母悇悇音是

述氣疏律管所以述氣

劑刀注南方人呼劑刀爲劑刀

屬累注以事相屬累爲連綴

刜採注

麥懞注

三隅龕注猪今之三隅竈滅釜之竈若今火爐
隱賑注疏豐也
幕然注幕然暮夜
黏韌注膠韌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菀已獨集于枯疏吾語驪姬與優施謀飲里克酒乃歌曰云云
揩拄注
細作注閒左傳謂之細作謀今之細作也
小蜕注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世楷堂藏板
酢餾疏方言飯或謂之酢餾
滅字注以筆滅
字爲點
鞞箭注金鏃翦羽謂之鞞今之鞞箭
骨骾注骨鏃不翦羽謂之志今之骨骾
宛轉注弓有緣者謂之弓即今宛轉
羊頭疏方言箭三鏃者謂之羊頭
華舘注疏田舍
消搖疏徒歌曰謠聲消搖也
驚号疏徒擊鼓曰号聲驚号也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世楷堂藏板
檐鼓注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疏檐荷也
吉玉注山海經縣以吉玉
礫狗止風注今俗當大道中礫狗云以止風
白地錦注
越王約髮注今江東呼雨頭蛇爲越王約髮名弩弦疏言是越王約髮所變也
天井注山海經天井有水冬無水
犢魁注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深無限人壅其流以爲陂種稻呼其本出處爲犢魁
魚舍疏小爾雅魚之所息謂之潛梭也積柴水中魚舍也
刀衣鼻疏士注禮注約之言拘也以刀衣鼻在屨頭
香纓注綱即今香纓
鬼衣疏說文裘鬼衣也
大巾疏方言蔽鄣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
糲飯疏
米皮注康米皮
昭代叢書　庚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世楷堂藏板

苦如蘗注蘗狗毒類光
日俗語苦如蘗
丹書八字疏抱朴子嬰諸毒三千戊者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元中記蘇諸生角者食之壽千歲
火中白鼠疏山海經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名火浣布
鵁鶄厭火注鵁鶄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
鳳皇高丈二疏京房易傳
白鷺鷥注白鷺頭翹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髦謂之雉名曰白鷺鷥
朱鷺曲疏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
鵾雞注今呼亜
鷰爲鷹
四足之美有鷹兩足之美有鵾一名鷰邪應弦而出
其尾長肉甚美故林木山下人語云云
鷮翠疏郭圖讚云鷮鷄之烏一名鷮陸璣曰鷮似小於鷄走而且鳴曰鷮鷮街鏑矢不著地逢蒙縮手養由不睨
兔有九孔古今注
舐毫而孕疏詡衡兎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
捕虎一賻錢三千其狗半之注音義
肩蔽目疏郭讚云獅獅怪獸則笑唇蔽其目終亦被髮捉竹獲人
旋毛如乳注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
罹有罹有鷰銜梁爲酒尊于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

啟鮓士有澤我取其魚疏歸藏
狗叩也叩气吠以守也疏說文孔子語
麗犬之字如畫狗也疏說文孔子語
拘圄疏尸子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東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圄其學之相背哀田子貴矣而已背
弇於私也
韻絕注於平皆之韻絕
膠詐疏方言膠譎詐也涼州西南之閒曰膠自關而東西或曰膠詐
彌離注菟雞彌猶蒙龍卽彌離耳
重遝注今呼亜
鼆爲鼇
膠詐疏方言膠譎詐也涼州西南之閒曰膠自關而東西或曰膠詐
彌離注菟雞彌猶蒙龍卽彌離耳
重遝注今呼亜
鼆爲鼇
今江東呼大爲駔注
簉緻注今人呼物麤緻者爲稹
屋椳疏屋牓一名屋椳一名
簽飯注今呼餐飯爲簽
唱射注容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
五劇鄉注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
丟橋疏廣雅徜步橋也
教繇注教繇以爲約
拘腸鐮疏方言箭四角或曰拘腸

瑁玉注漢書
皓盱注疏日光出之貌
永風疏尸子仁意篇遠大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
木子疏果子
凍雨注江東呼夏月暴雨爲凍雨○凍音東
琅玕樹注山海經崑崙山有琅玕樹
浦隩注隩隈今江東呼爲浦隩
伯益作井本疏世
單船注士特舟單船

貉伐叢書庚集注疏瑣語卷第六
雁齒取蒭緒注錄馬草細葉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今江東呼爲雁齒蒭緒者以取蒭緒注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
三足鼈六眼龜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琉以時驗而言
鵝鳥注俗呼爲鵝鳥
大鳥如馬駒注漢元帝時琅邪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護田鳥注今姻澤鳥似水鴨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與不去有象主宇之官因名澤虞俗呼爲護田鳥
狂鳥疏大荒西經栗廣之野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
吐蚊注類似鳥鵝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鴟聲今江東呼爲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因名云
鷹鸇瑩刀注鸇鷂似鳧而小青中瑩刀○鸇音梯
豬子注俗呼小豶豬爲豬子○豶音僨
幺豚注豕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
犎牛注漢順帝時疎勒王來獻犎牛及師子疏勒王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似虎正黃有髦彤尾端聳毛大如斗犎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峯牛是也注泰時有騶踏苑疏
騶踏苑取駿馬以名其苑也
踏雪馬疏四蹄皆白名首俗呼爲踏雪馬
官府馬注同毛在膺宜乘焚光云俗呼之官府馬
果下牛注犦牛庳小今之犍牛也又呼果下牛爲果下廣州高涼郡疏以其庳小可行果樹下

論語
欲爲諭念張文疏漢書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
大震疏司馬法前驅政乘車大震侚車騎焉大震大殿也
旁牌疏于今謂之旁牌
烏曹作鴒疏

孟子
舜作竹簫以象鳳翼疏風俗通
阿堵物疏今呼錢爲阿堵物
叩椓注捆猶叩椓也繳欲堅故叩之

馬衣注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

孔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甎甃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之無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雜離女貞五味冬檀之樹坐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疏皇覽

氣成樓閣疏張華云趙簡子家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

犀首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荊蘭之衣疏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腝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蘭之衣爲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爲嬰兒啼

斗食注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

疑首善算疏傳記有云疑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過變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鳥之也

牛角歌疏三齊記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和公乃名與語說之遂以爲大夫

涓蜀梁疏荀子夏出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爲人善長明乃而背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背而走此至其家失氣而死

五女疏泰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子拔蛇壓殺五女

雙珠疏韓詩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千水中而去後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懌是夜夢腳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爲隋侯珠

蹇踔注

注疏瑣語跋

注疏爲訓詁家言而單辭隻句中不乏麗藻特卷帙浩繁讀者艱於探索耳虞山沈季和太史仿文林綺繡之例輯爲瑣語擷華采異殊令人耳目一新間考李氏函海目錄有十三經注疏錦字其體製當不甚相遠第未知與是編所載同異何如也乙丑季春震澤楊復吉識

倪昇泰李氏錦字全本昇編並無同異及考題名碑錄流成進士於乾隆癸卯李成進士於乾隆癸未先後相去四十年再考蘇州府志注疏瑣語收入藝文志中則此書之爲沈作明矣乃李自敘有瑣語跋

昭代叢書 康集 注疏瑣語 卷第六 蓋板 世楷堂

余爲摘其語之便於詞賦者第作四卷名曰注疏錦字云又若自李出者豈所見之略同歟抑別有說歟姑識之以竢博雅

孫梾嘉肇初校字

雜天錄

皕天錄

嘉善柯汝鍔伯敏著

家無賜書又質魯不能强記中年以往閱書不數日輒忘因就所習剳而記之間有辨正或且疑于蚍蜉之撼余自同于醯雞之處耳嘉慶戊寅孟陬月識

易

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者爲八故晉語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几在屯爲八在豫亦八左傳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艮五爻皆變惟第二不變爲艮之隨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孔穎達正義曰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二下象二上繫二下繫二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盧陵歐陽氏疑十翼非孔子所作王應麟困學紀聞引說苑泄冶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泄冶在夫子前而引大傳之言殆非也文言申彖傳之意本義云此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之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毛氏奇齡無庸疑者

學林曰王弼易第七第八卷分繫辭上下者誤也此非繫辭乃孔子所作易之大傳耳乾坤卦與大傳中有子曰者孔子嘗爲訓傳而門弟子纂集成書故有子曰之稱何妥曰夫子假說疑問非也朱子本義曰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案史記太史公自序引繫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曰易大傳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說卦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此蓋周末習易者作此傳以相授受如尚書大傳之類閻氏若璩曰十三經經皆有傳傳即在經中不必外求如十翼傳易三傳春秋爾雅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穆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即謂論語之傳也可考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其師承有自但不必盡出于孔氏歐陽氏之疑亦自有見至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云云見襄七年春秋左氏傳此無庸疑者

困學紀聞引說苑泄冶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泄冶在夫子前而引大傳之言殆非也文言申彖傳之意本義云此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之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　毛氏奇齡

亨利貞者皆以此釋之故孔子取以爲文言劉瓛曰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朱震曰魏淳于俊云康成合彖象子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自康成而後其本加彖曰彖曰自彖而後加文言曰案晁氏云先儒謂費直專以彖彖文言參解易爻以彖彖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直始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顥達又謂輔

剛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其雜入卦爻中者自輔嗣始也

惠氏棟曰文言一篇皆夫子所釋乾坤二卦卦爻辭之義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然則初九以下著荅問而稱子曰豈亦文王所制邪要之孔子未嘗爲易作傳十翼之名皆後代講師所立夫子論易見子論語者止加我數年及不恒其德二章其他荅問所及大率依古訓以立言古小筮書今多不傳穆姜偶稱之于前孔子復述之于後如克己復禮仁也及出門如見大賓二語皆見之左氏夫子以之告顏淵仲弓述而不作夫子蓋自言之閻氏謂左氏六國時人非左邱明襄九年昭十二年僖三十三年傳文云皆左氏襲孔子語爲之亦未確

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後漢魯恭傳引此四句章懷注坤卦象辭也本義案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王應麟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引易傳之文沙隨程氏朱子皆從之郭京本無初六字王觀國曰說文仌字只從重人其氷字乃疑字無他音不知後人何故以氷爲仌而音兵也

坤六二直方大荀爽曰大者陽也二應五五下動之則應陽出直布陽于四方虞翻釋乾之二曰陽始爾陰當升五爲君時舍于二宜利天下直方而大德無不利于寶曰陰氣在上二月之時自遯來也陰出地上佐物成物臣道也妻道也臣之事君妻之事夫義成者也臣貴其直義尚其方地體其大故曰直方大或疑大字爲衍非也

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正義曰經謂經緯綸謂綱綸劉表鄭元以綸爲論非王本意釋文經論音倫鄭如字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本亦作綸陸氏自謂易以王爲主不合舍王從鄭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凶悔吝居三坤爲吝震爲善吝非美德貴之五吝而終吉則與凶悔殊科矣漢谷永傳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以潤人肌膚脣澤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從政而效有司所爲則惡矣其在有司雖屯其膏亦有吉占也

蒙匪我求童蒙求我釋文一本有來字王注童
蒙之來求我欲決所疑也象傳注童蒙之來求我
志應故也玩王注則象辭及傳皆有來字
惠棟周易述師六三師或輿尸疏引國策曰寧爲雞
尸案史記蘇秦列傳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
牛後張守節正義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
出糞也國策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延篤注云尸
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四字因形近而誤張說較
顯且尸與後韻協宜從史記

比彖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程傳建立萬國所以
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卦辭曰不寧方
來不寧者不寧侯也祭侯之辭曰無或若女不寧
侯
履上九視履考祥祥本作詳荀爽曰詳審也鄭氏曰
履道之終考正詳備案古祥與詳通尚書其終出
于不祥石經殘碑作其道出于不詳告爾祥刑後
漢劉愷傳周禮注皆作詳大壯上六不能退不能
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
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變更也程傳非其虞
焦氏易林无妄之繇曰載璧秉珪請命于河周公克
敏沖人嬰愈所謂勿藥有喜也史記蒙恬傳昔周
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

及成王有疾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此即金縢篇公乃自以爲功云云也而以爲代成王意必別有所本故延壽亦主此說

大畜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王注夫能煇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也案虞翻曰剛健謂乾篤實謂艮二已之五利涉大川互體離坎離爲日故煇光日新也崔憬曰大畜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可以觀其所養故言物畜然後可養新唐書高駢傳蜀之土惡成都城歲壞駢易以磚甓訖工簽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吉孰大焉明白淳粹煇光日新皆以其德屬下句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煇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從王注

離九三則大耋之嗟集韻耄或作耋馬融曰七十曰耋王肅曰八十曰耋或作耋馬融曰七十曰耋傳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何休公羊注六十曰耆

明夷象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虞翻曰而如也君子謂三體師象以坎莅坤坤爲衆爲晦離爲明故用晦如明也春秋莊七年夏四月夜中星隕如雨左傳與雨偕也穀梁傳范甯注如而也星既隕而雨星既隕而雨中微難知而曰夜中是以實著爾漢五行志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如而二字互通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王應麟曰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所遺內則睇視鄭注睇視也易曰睇于左股案子夏陸績夷皆作睇京房作胰並見陸德明經典釋文九家作明夷于左股

家人象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荀爽曰離尊也說卦乾之中有乾坤故曰父母惠氏曰嚴猶尊也說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孟喜卦圖十二辟卦卽乾坤十二畫辟君也知乾坤皆爲君也

暌六三其牛掣說文引作觢簡集韻觢通作掣惠棟周易古義鄭作觢玉篇觢或作觢案玉篇觢或作觢與鄭氏合惠氏誤

姤九二包有魚周易古義包讀爲庖古文省包義字從此鄭氏周禮庖人注庖之言包也是庖與包通案釋文包本亦作庖王注初自樂來應已之庖說文廚庖屋也惠說本此

升六四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釋文亨許庚反崔憬曰爲順之初在升當位比近于五乘剛于三宜以進德不可修守此象太王爲狄所逼徙居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通而王矣避于狄難順于時事故吉无咎程傳文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事而已釋隨上六曰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此仰崔憬說移注于後蓋由記之不審

井九二井谷射鮒王肅曰鮒小魚也釋文引于夏傳鮒謂蝦蟇案震曰井五月之卦故有蝦蟇孔疏非中蝦蟇以爲鮒魚也案蝦蟇一名蟾蜍鮒非蝦蟇也廣雅鮒鱒也今作鯽陸佃曰以相即謂之鯽以相附謂之鮒周公謹亦以鮒爲鯽見浩然齋雅談

革已日乃孚王注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爲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顧炎武日知錄已日朱子發謂爲戊己之己天地之化過中則變十干戊己爲中至于己則過中而將變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己爲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一之法革下卦離納己惠氏易說坎戊離己戊己土故吉无咎程傳文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事而已釋隨上六曰太王用此莫若火乾金雖精得離乃成二爲離主故六二爻辭曰已日乃革之則卦辭已日指離何疑納甲之說實本于易蠱甲與庚革已其尤著者也

革上九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蔚釋文音尉又紆勿反徐鉉酬郭先輩詩太原郭夫子行高文炳蔚弱齡負世譽一舉遊月窟蔚與窟協蓋從紆勿切音也考窟在廣韻十一沒蔚在八物物與窟不通

用南唐徐氏精于字學其用韻不拘如此

豐九三豐其沛虞翻曰沛不明也九家易曰大暗謂之沛程傳沛字古本有作旆者王弼以爲幡幔則是旆也幡幔圍蔽于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于蔀也釋文鄭玄信作沛沛旁沛也于爻義無取宜從古本

渙九二渙奔其机悔亡王注机承物者也謂初也孔疏初承于二謂初爲机二俱无應與初相得而初得遠離之道今二散奔歸初故曰渙奔其机也虞翻曰渙宗廟中故設机二失位變得正故渙奔其机悔亡也釋文机本又作几說文机木也從木几聲徐鍇曰木似榆出蜀中而不言與几同案左傳設机而不倚投之以机莊子公子牟隱机太息六韜禮于机爲銘家語俯察机筵皆通用几机者俯憑以爲安者也渙二取象于此華亭沈氏作易憲易机爲机言似車之有机說文無机字机于車上爲何物孔氏尚書傳机隱不安與爻義正相反周易古義渙九二渙奔其机机古文簋宗廟器

節象傳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周官爲理財之書而其要在均節財用馬氏端臨曰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

節初九彖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程傳雖當謹守不出又必知時之通塞義當出則出矣宋伯姬女而不婦不知通塞也上六苦節貞凶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凶何如矣故曰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王應麟曰易之大象言刑獄者凡五噬嗑賁旅豐是也皆因離體以發其義中孚外實內虛其象似離離明也書曰惟明克允象刑惟明斯獄成而冤抑濟高小雅蕩篇蹶及鬼方毛傳鬼方遠方也孔疏既濟高宗伐鬼方未知何方毛氏奇齡曰易言高宗伐鬼方詩言高宗伐荊楚王季伐西戎鬼方則鬼方荊楚也按後漢西羌傳武丁伐西落鬼戎荔鬼在西非南楚也竹書亦云王季伐西落鬼戎武丁伐之三年始克若詩言奮伐荊

楚案入其阻用兵最爲神速而謂三年克之可乎
余按後漢章帝紀云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又曰威
震行乎鬼區李賢注鬼區即鬼方也周書王會解
鬼方在正西有鬼親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春祭曰禴禴
薄祭也王注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于鬼神在
合時不在于豐干寶曰非時而祭曰禴然則文王
儉以恤民四時之祭皆以禴禮神享德與信不求
備也故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

受其福此釋升九二李鼎祚曰鬼神害盈福善人
君至誠感神則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觀盥而不
薦孚其誠信者也釋文王肅作盥而不觀薦斯卽禴祭受福
之義也康誥注疏記曰殷湯下坎上離爲牛坎爲豕禴祭殺牛而凶不如用豕受福干寶亦
曰坎爲豕禴祭以豕而已此皆泥于卦象蒙所不取漢書郊祀志改禴爲瀹
師古謂瀹煮新菜以祭小雅天保疏沟新菜可沟
不反對者名之爲錯其自序云錯者高低織綜之
名陽左而陰右陰左而陽右也綜者交
危而弗聞誰咎之也梅鼎祚曰循之通易京房管
輅有餘愧矣漢儒訓詁寧無陋乎見繫辭魏文紀王弼
周易畧例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
故得无咎也或有罪自已招無所怨咎亦曰无咎
節六三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案觀初六童觀
小人无咎弼曰小人爲之无可咎責猶此義也
繫辭傳效法之謂坤馬融作爻法釋文爻如字放也
李鼎祚曰爻猶效也效乾三天之法而兩地成坤
之卦也

易緯乾鑿度夫衍之數五十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
八凡五十朱子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
宮乘地十而得之荀爽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初九
潛龍勿用故用四
十九也其說特精
孔穎達曰正卦列兩爲對者爲變卦卽旁通也蔡景君伏
曼容虞翻皆有旁通之說反卦轉兩爲一者爲覆卦卽倒易也
瞿塘來氏作周易集注取卦之反對者名之爲綜
不反對者名之爲錯其自序云錯者高低織綜之
名陽左而陰右陰左而陽右也綜者交
名陽上而陰下陰上而陽下也此卽本義錯者交
互之一左一右

之謂綜者純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錯卦止八雜卦傳注云伏羲圓圖乾坤坎離四正之卦本相錯四隅之卦兌艮震巽故大過頤小過中孚所以相錯也綜卦有四正綜四正者比樂師憂大有衆同人親之類是也有之有甚合處即有不盡合處大抵四陽二陰之卦艮可以也四隅之卦艮與震綜皆一陽二陰之卦艮兌與巽綜皆二陽一陰之卦兌言震震可以言艮艮可以言兌兌與巽可以言巽巽可以言兌如隨蠱咸恒之類是也有以正綜隅隅綜正者臨觀屯蒙之類是也毛氏奇齡曰來氏以爲象傳所云剛來柔進皆從兩卦上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卦亦可畫卦初不必泥

世楷堂藏板

下錯綜而得之遂改卦變爲卦綜然仍多不合蓋推易倒易截然兩事而欲强涸而一之宜其舛也何楷周易訂詁曰往來上下者質皆乾坤所爲程正叔謂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緣乾坤之變實象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來程傳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又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實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由泰而變之理下體本坤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在離致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爲六十四卦皆由乾坤之變也蘇子瞻亦謂易有謂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學者沿是

爭推其所變此大惑也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而已愚嘗感其言有取于乾來化坤成三男坤來化乾成三女之說而推廣之因以合于乾坤主變之旨覺從來穿鑿附會之喋喋皆可省也總由卦變卦綜統繙之有甚合處即有不盡合處大抵四陽四陰後則皆不盡合者也朱子譏漢上卦變于三爻外更覺難通正坐此耳

朱濂曰易大傳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卒亦可畫卦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疑其爲先天圖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若以今之圖書果爲河洛所出則數千載之間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顯邪其不然也明矣歸有光曰事有出于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大傳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哉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元明僧紹作仁今本乃從桓元誤矣漢食貨志引易作仁宋衷曰守位當得士大夫公侯有其仁賢兼濟天下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泰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虞翻曰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財成天地之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孔安國曰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案許愼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之迹初造書契衛恒曰昔在黃帝翔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世本沮誦倉頡爲黃帝左右史則書契始于黃帝無疑

謂庖犧氏爲文字之祖者六書之學原本八卦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爲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

李氏光地曰易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人之情僞微曖其爲險阻多矣吾又以險阻之心窺之非獨不能察見且將墮其欺罔之中而與爲化也故惟易簡者知險阻案此卽不逆億而自然先覺者濂溪周氏曰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奚啻千里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元明僧紹作仁今本乃從桓元誤矣漢食貨志引易作仁宋衷曰守位當得士大夫公侯有其仁賢兼濟天下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泰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虞翻曰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財成天地之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孔安國曰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案許愼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之迹初造書契衛恒曰昔在黃帝翔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世本沮誦倉頡爲黃帝左右史則書契始于黃帝無疑

謂庖犧氏爲文字之祖者六書之學原本八卦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爲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

李氏光地曰易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人之情僞微曖其爲險阻多矣吾又以險阻之心窺之非獨不能察見且將墮其欺罔之中而與爲化也故惟易簡者知險阻案此卽不逆億而自然先覺者濂溪周氏曰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奚啻千里

能研諸侯之慮本義侯之下二字衍虞翻曰坎心爲慮乾初之坤爲震震爲諸侯故能研諸侯之慮王弼周易畧例諸侯之慮在于育物爻變告之其慮益精

說卦傳天地定位節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所謂先天之學也帝出乎震節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朱子蒼袁仲機書曰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萬斯同曰

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義文八卦六十四卦方圓諸圖乃邵子一家之易以此爲邵子之易則可以此爲義文之易則大不可王應麟曰先天之學魏伯陽窺見其意陳摶始發其祕再傳爲邵雍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朱震張行成朱文公蔡元定申其說象山陸氏以先天圖非易本旨又卦止有出震齊巽之位乃孔子所繫而文王周公之遺法也安得有先天之位此誰言之而誰傳之天地定位一節不過言八卦之相錯耳何曾有東西南北之說而欲以是爲先天卦位乎此不特先天二字可去卽後天二字亦可不必存蓋卦位止一而無二不

得妄爲穿鑿也胡渭易圖明辨曰乾坤三索之次第出震齊巽之方位伏羲之易本是如此而邵子獨以爲文王之易名之曰後天以尊先天之學序位皆是而其名則非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漢上易引鄭氏云其成萬物物不可得而分故合爲之神說文無妙字當從王肅董遇作眇眇衆慮而爲言本此老子注妙要也漢書元帝紀贊窮極幼眇師古曰幼眇讀曰要妙荀悅申鑒曰理微謂之妙妙猶眇也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二 世楷堂藏板

艮爲果蓏釋文引京房易爲果墮蠃說之曰墮古蓏字應邵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應說近是集解引宋衷說與應氏同

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故易基乾坤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以已

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太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武王焉

古文以堯典爲虞書說文禾部引唐書曰稘三百有六句心部引唐書曰五品不遜

尚書大傳卷首題虞夏傳又分題唐傳

融鄭元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顧炎武曰知錄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故篇首言曰古爲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

史記帝堯者放勳帝舜者名曰重華馬融曰放勳堯號也又曰堯名王逸曰重華舜名韋昭曰堯帝嚳之中候注重華舜名趙岐孟子注放勳也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也宋錢杲之作離騷集傳曰放勳重華孟軻屈原因書文以指稱堯舜非堯舜之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堯蔡傳從孔氏解得之顧炎武曰堯舜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

說文假非眞也从人叚聲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玉篇假居馬切假借也至也又音格徐鍇曰訓至亦同音賈無頗音格案後漢陳寵傳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李賢注假至也音格高宗肜日惟先格王正厥事漢成帝紀五行志及孔光傳外戚孝成許皇后傳後漢律秝志引此書皆作假西伯

戩黎格人元龜伏生尚書作假佘王符潛夫論卜列篇引作假爾王鳴盛尚書後案疑本作佘佘與人相似故致誤耳史記作假人君奭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史記燕世家引書並作假後漢章帝紀書云祖考來假注假音格至也假于祖禰注假至也易曰王假有廟易家人九五王假有家萃渙彖王假有廟王注假至也釋文假更白反王觀國曰凡詩言昭假皆同而陸德明音義于長發雲漢詩則音古雅反案今本釋文長發詩假毛音格雲漢詩毛傳假至也釋文音格烝民噫嘻泮水並同那湯孫奏假釋文毛古雅反鄭作格烈祖嚴假無言左傳引作嚴暇音古雅反朱子中庸章句引詩作奏格禮記王制假于祖禰禮器龜龍假祭義公假于太廟祭統假于太廟皆音格錯云無煩音格竊所未喻又案易豐亨王假之虞翻曰乾爲王假至也謂四宜上至五動之正成乾故王假之尚大也此訓至不音格然假自有格音

平秩東作孔傳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應劭曰東作耕也易曰利用爲大作益初九虞翻曰大作謂耕播耒耨之利蓋取諸此也震二月日中星烏敬授民時故以耕播也侯果曰大作謂耕植也處益之始居震之初震爲稼穡又爲大作益之大莫大耕植故爲大作平秩史記作便程索隱曰劉伯莊傳皆依古文作平秩大傳作辨秩周禮馬相氏鄭注引作辨秩賈疏據書傳是今文平作辨也辨別也治也秩說文作鰶爵之次第也鄭氏曰作生也毛詩天作傳作生也樂記春作夏長林氏曰會氏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作如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之作案此即鄭氏義朱子儀禮集注引之

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暮說文作稭復其時也鍇曰復其時謂之一周時也案暮年暮月之暮皆當從禾禾者嘉穀民所賴以生故穀熟謂之稔亦謂之年說文季從禾子聲季與稚皆從禾重民生之義也晁說之曰定古文作正衛包方定困學紀聞曰天實誤作定至于岱宗柴史記五帝本紀裴駰集解柴鄭本作祡聲禮燔柴玉篇祡仕佳切亦作柴詩時邁釋文柴

望說文字林作柴廣韻柴薪也柴祭天燔柴緣斐軒詞林韻釋柴薪瘦植柴燔燎祭天案柴本作柴後人因祭天改从示正如精字說文作精徐鍇謂精祭神之精米也故或从米祭神故從示

秦氏蕙田曰文舞羽籥武舞干戚虞夏舞干羽于兩階干武舞在西階羽文舞在東階馬融曰舜舞干羽有苗自服

史記秦本紀大業生大費是爲柏翳司馬貞索隱尙書謂之伯益書止稱益張守節正義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于盤盂化益當作伯益化與伯形相亂然顏師古注漢律秝志云化益卽伯益則沿譌已久又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斂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見鄒道元水經注

冀州既載孔傳曰堯所都也顧氏炎武曰古之天子州爲中國之號常居冀州後人遂以冀

濟河惟兗州濟漢書作沛師古曰沛本濟水字兗史記作沇鄭元戒子益恩書曰往來兗并沇豫之域爾雅釋地濟河間曰沇州鄭氏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王氏鳴盛曰濟沛二字音同義別漢志沛水出費皇至慶陶入泗禹貢濟水出王屋至武德入河濟水出費皇至慶陶入泗不見于經兗當作沇說文沇水出東垣王屋山東爲沛从水允聲此州本以水名兗字說文所無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孔傳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漢書注同孔疏周易彖傳貞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蔡傳貞正也君天下以薄賦爲正也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沇地

經注

最下故收功在後同者同于他州乃者難詞

泲于淮泗達于河 釋文河如字說文作菏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王氏鳴盛曰說文水部菏菏澤水在山陽湖陵南禹貢泲于淮泗達于菏此孔氏古文當從之菏本澤名此達于菏則自乘氏以至湖陵乃菏澤之枝流說文名曰菏澤水者也又曰水經無菏水一目菏是沛水所苞注以成澤在定陶縣東北沛水至乘氏西分爲二其枝流則東南流至方與會菏澤水遂爲菏水自是至魚臺南湖陵故城南而入泗自是而過呂梁以至淮陰而入淮則皆泗水之正流矣其泗水從淮陰入淮卽禹泲淮達泗之道菏水從湖陵入泗卽禹泲泗達菏之道也孫氏星衍曰地理志山陽湖陵禹貢泲淮泗達于菏水在南注應劭曰尚書菏水一名湖水經沛水又東北于乘氏縣西而北注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卽湖陵南東入于泗水注云澤水所鍾也尚書曰泲于淮泗達于菏是也又水經泗水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流過湖陸縣南又云泗水東南過下邳

西傾因桓是來孔傳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注桓水卽白水白水自渭源縣西南流經文縣平武縣北卽禹貢桓水至乘氏西北沛水至昌邑縣東北入濟水是爲水經川至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是入因爲此卽西傾之戎所因以來者也王氏說康成以桓是爲隴阪名阪盤桓旋曲故名曰桓是是與氏通說文巴蜀名山岸脅之堆旁著徙落墮者曰氏氏崩聲閻數百里象形

氐聲氐音移 閻氏若璩曰朱子亦從鄭注曲爲說忽讀朱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卽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不覺躍然然猶存傾字余謂直戎字之譌蓋西戎因桓水是來最直截了當

孔傳敷淺原一名傅陽山疏曰漢志豫章歷陵有傅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師古曰傳讀曰敷史記裴駰集解國語曰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豫章余案

案史記正義大別山今沙洲在山上漢江經其左
今俗猶云甑山注云在安豐非漢所經也
導河積石疏云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耳蔣廷
錫地理今釋案地圖河今西番巴顏喀拉山東名
阿爾坦河東北合鄂敦塔拉諸泉源大小千百汎
史所謂火敦腦滙爲查靈鄂靈二海子元史所謂
兒即星宿海錯列如星元滙二巨澤
名阿剌腦兒也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
千餘里折而西北繞阿木尼馬勒塵毋孫山之東
即元史所謂崑崙山又迤邐東北歷歸德堡元史作貴德州至積石
山積石山在今河州北百二十里通典云禹施功
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寧衛地
是也案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爲小積石別有大

積石去此尚千餘里蓋本于漢西域傳其實禹施
功之始即此積石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
張騫窮河源事乃過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
通流也
九山利旅而獨于蔡蒙荊岐言旅者陳大猷曰九州
終于梁雍紀梁之山終于蔡蒙紀雍之山始于荊
岐言此以該九山也
要服二百里蔡孔傳蔡法也疏曰蔡無正訓上言三
百里夷夷訓平守平常教耳此名爲蔡教簡于夷
夫
故訓爲法春秋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
解蔡放也釋文蔡素達反漢宣帝紀骨肉之親棄
而不殊如淳曰棄或作散殊或作誅棄即蔡左傳
所云蔡蔡叔也言置之于法不令殊死蔡本作棄
玉篇棄先達切書作蔡字杜訓爲放說文棄散之也從米殺聲
棄爲放散之義故訓放也蔡氏本以法注禹貢案伪
書四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非放也法如是止耳
安國以郭鄰爲中國以外地名亦未必然則禹貢之蔡何必改而從放
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顏師古注漢地

理志亦同

盤庚率籲衆感說文引作衆感蓋貫戚下文由乃在位是也

尙書無也字隱六年左傳引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莊十四年所引同禮記引太甲無越厥命以自覆也天作孼可爲也罔不言也惟此四處有也字然孟子引太誓乃爾不言天作孼云云卽無也字伏生二十八篇梅氏二十五篇則皆無之以上見王鳴盛尙書後案盤庚篇余案周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富辰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俱有也字

高宗夢得說其事近怪說者曰高宗舊勞于外從傅說游知其賢及卽位欲驟立作相羣臣未必咸服隱祖黃帝舉風后力牧故事託之帝賚以神其事商道尙鬼人皆信而不疑豈知遜于荒野卽傅巖之野審象形求非夢中之象卽胥靡版築之象也高宗肜日釋文肜音融爾雅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說文無肜字絲衣箋作融各經肜字皆後人改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孔傳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漢孔光傳引此經師古注與傳合鄭氏曰祖己謂其黨尙書其相而問相卽其黨也孔疏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尙書大傳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刑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之後遠方重譯來朝者六國金履祥曰此篇首稱高宗之廟肜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指商宗史記殷本紀但言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卽位嘉武丁之以祥雉爲祖庚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並不言祖庚

微子吾家耇遜于荒孔傳在家耆舊亂故欲遜出于荒野案易遯象君子以遠小人侯果曰羣小浸盛君子避之高尙林野所謂吾家耇遜于荒也蔡傳從之

黎耆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傳謂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論語邢疏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當在一人之化不至與上文引湯誥罪在朕躬同意書蔡傳過責也言民皆過責子我謂我不正商罪如此解上下文皆貫得去

武成大賚于四海孔疏引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
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漢張衡傳注臣瓚曰鹿臺在朝歌中引帝王世
紀云王之于財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此本伏生
書傳說文賚賜也錯曰天下罔不欣賴也尚書曰大
賚于四海通論釋聖字曰武王散鹿臺之錢人不
得數文傾鉅橋之粟人不得數升而民悅之曰聚
者猶散之況復取乎本大傳意解悅服致爲曉暢
水經注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以賑殷之飢民服
虔曰巨橋倉名鹿水之大橋也今隔側水湄左右
方一二里中狀若邱墟蓋遺圍坟窖處太平寰宇
記曲周縣巨橋倉紂所積倉縣屬鉅鹿郡郡蓋以

鹿臺鉅橋得名也

洪範辯倫攸斁斁當作殬說文殬敗也商書曰彝倫
攸殬殬解散也詩云服之無斁斁厭也
羊益切二字音義俱別雲漢詩耗斁下土斁鄭訓
敗古文本作殬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釋文陂音祕舊本
作頗音普多反案蔡邕石經
及舊本尚書皆作頗呂氏春秋賞公篇史記宋世
家引亦作頗唐元宗改作陂東吳顧氏惠氏王氏
辨之詳矣元宗詔勑載冊府元龜陸氏釋文成于

貞觀陂音祕云云疑非陸氏原本吳域韻補云古
義字音俄唐明皇以義字今音又改頗爲陂以從
今音古音遂湮滅矣但此詔義本作誼故元宗謂
與頗字不協不知古義字皆作誼故文侯之命父義
和釋文義本作誼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據彼土
古本經文義作誼鄭衆周禮注古者書儀但爲義
今時所謂義爲誼誼從宜聲而宜古音魚何反正
與頗協王應麟困學紀聞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
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
二衍忒史記宋世家霽作濟蒙作霧驛作涕霧在
涕之下周禮太卜注霽作濟蒙作圛蒙在圛之下
書作悌史記誤從水曰濟曰圛古文尚書與周禮
注同鄭氏曰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
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霽
者色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相犯也劉昌詩
曰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
謂卜五占之用二衍忒謂貞悔也卜兆之名七龜用

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占者用之衍忒則非占也王鳴盛曰說文貞卜問也卦易卦之上體也商書曰貞曰卦貞从卜卦亦宜从卜後人誤作心字之悔卦字遂廢不用鄭本必與說文同

金縢我之弗辟孔傳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說文引作嬖从辟井治也錯曰井治與荊同今尚書作辟案墨子耕柱篇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關叔卽管叔史記魯世家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鄭康成詩譜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朱子謂當從鄭氏以辟爲避

朱子詩傳用孔氏後與九峯蔡氏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但鄭氏謂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則不可郝氏敬曰其居東何也王疑久未釋也罪人斯得謂管蔡始伏辜也公初至東管叔謀阻而終不肯改步明年將以殷畔成王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卽管叔也公不知乎曰不知也王疑公黨叔故取叔必不使公知于後公知而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也畔故曰罪人非以流言殺叔也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啟金縢

然後悟邪蓋流言初不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東久管叔旣以畔誅而王尚不悟流言之卽叔也詩詠東山破斧缺斯是爲東征在成王悔悟迎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二年也爲討武庚祿父非討管叔也爲黜商命非爲流言也是時罪人已得管叔已死序謂將黜殷作大誥旣黜殷殺武庚是也故書大誥後金縢詩東山後鴟鴞編次正同世以居東爲東征不思書記居東二年詩詠東征三年也又以大誥爲討管叔今大誥在何嘗一字及管蔡兄雖負弟弟詎忍棄兄常棣一歌千古含悽七月鴟鴞皆爲傷兄作大誥康誥垂泣而語公蓋終身未忘管叔之死也豈以旣殺兄而呻恫乎公所以得免于殺兄成王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反掌者正惟以公居東一行耳使公聞誥不早避避不卽東管叔之叛何待三年旦夕率紂子挺戈西向公于此時欲避不及欲不與于殺兄不可得矣惟其聞言卽去不利之誚自解是以管叔之叛遲至二年之後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賴以免

于推刃同氣之慘世儒又有疑金縢非古考嗟夫
不有金縢公之宛不白于後世矣鄒氏自謂金縢
之解發從古所未有
左傳胥臣云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
不相及也後漢章帝紀詔曰書云父不慈于不祇
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注今康誥之言事同而
文異案二書所引無一字異而于今文康誥全不
相同若在古文攻之者恐不勝其嘵嘵矣
酒誥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舊注
以三父字絕句定辟總上自劼毖殷獻以下支離
難通王伯厚曰荆公以違保辟絕句圻父司馬農
父司徒宏父司空尚書大傳天子三公司徒公司
馬公司空公言父者尊之亦辭之辭

大誥王若曰鄭云周公居攝權代王洛誥復子明辟
孔云復還明君之政自茲言出而葬操以下假居
攝以濟其篡逆者若蹈一轍記曰書之失誣豈書
之誣哉蔡傳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并前解
圻父薄違三句其說皆自荆公發之
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
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罔世家引毋逸同馬融
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
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
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與殷本紀
合本紀云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道衰蓋
本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隕之說祖甲至紂凡七世祖甲
淫亂周公曷爲與太戊武丁竝稱史公輕信國語
自相牴牾當從尚書爲正孔安國又以祖甲爲太
甲漢韋賢傳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太甲
爲太宗是祖甲爲太甲祖甲在下安國謂以立年
多少爲先後要之無逸竝不言太甲漢書律必無
誤王應麟曰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馬
融鄭元云武丁子帝甲也書正義以鄭爲妄史記
正義案帝王年代秝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
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
過蔡傳從鄭說謂非太甲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
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
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閻氏若璩曰蔡傳謂祖甲
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

非太甲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王氏鳴盛曰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云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季司馬貞所見紀年舊本自是可據今本紀年朱子以爲僞書孫氏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肆祖甲之享國世有三年疏世見開成石經今正義作三十史記亦作三十案秦石刻廿及世載在史記皆爲二十三十則句增一字與文體不合是知後人改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

世楷堂藏板

無逸篇鳴呼凡七言正俗云古文尚書皆作嗚呼今文尚書皆作於戲案古文尚書作烏虖伏生尚書無佚傳書曰厥兆天子爵亦見白虎通段氏玉裁曰蓋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如此兆天子爵者即肇基王迹之謂兆亦形相近顧氏廣圻曰惟我周三字下屬太王王季爲句蓋脫天子爵三字此說甚合可補注疏之遺

立政其在受德暨 暨說文引作 忝馬融曰受德受所爲德也孔傳受德紂字疏曰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詷作詰孫氏星衍曰詰一作詰今文尚書也大傳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石經考文提要坊本引書曰度作誖刑以詰四方釋文詰起一反周禮太宰注引書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鄭荒孔傳耄亂荒忽蘇氏

以荒字屬下句讀荒大也大度作刑猶荒度土功
漢成帝紀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者壽咎在厥躬
師古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謂紫文侯之命作即我
御事罔或俊在厥服下文子則罔克乃平王自謂
謝枋得曰圖任舊人共政殷所以立國也人惟求
舊無侮老成盤庚所以興也女惟商耆成人宅心
知訓周公所以誨康侯也黎老播棄格人罔敢知
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
以東遷也

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作而況乎我多有之尚書大
傳曰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聽
獄乎鄭注皇猶況也
郝氏敬曰秦誓眞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明淺猶多
沈渾之味自然處高于左國費誓簡奧淵深自是
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文字世運風
味一一可思案郝氏讀書三十條專攻古文尚書
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
孔傳汨治作興也孫氏星衍曰汨依僞傳訓治當
作汨从日王氏鳴盛曰洪适隸釋載石經洪範汨
陳其五行汨作曰黃伯思東觀餘論汨于筆反从
水曰整蔡省筆故作曰也釋文共音恭王已勇反
馬同閻氏若璩曰初讀尚書釋文見書序云王已
勇反皇陶謨嚴字鄭馬魚檢反益稷絺字鄭涉里反
馬鄭王三家已有反語疑不始自孫叔然顏之推
張守節語並誤既讀崇文總目云德明以南北異
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爾雅老莊
者皆著其翻語以增損之是三家反語德明代作
非三家本實然顏張初不誤然儀禮士昏禮記注
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恐計反從士從胥鄭作反
語有此一條余案薛宣書古文訓云伏生稱九共
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
之貢賦政教畧能記其語云云如伏說共宜讀爲
供職之供音已勇反者非（閻源文謂九共九篇即古文五與共相近）
故譌爲共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馬曰原臣名也鄭曰伊
陟亡原命已逸案史記殷本紀帝大戊贊伊陟于

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江氏聲曰釋言云原再也命伊陟而伊陟讓乃作原命以是知原命爲再命也段氏玉裁曰史記伊陟讓作原命脫作伊陟三字不得緣誤立說堯典疏云鄭注書序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山井鼎考文曰宋版作伊陟二十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原爲臣名說命畢命冏命皆以臣名命篇故依以爲說肆肆命不應是伊陟之誤必皆以臣名命篇江說是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禮坊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詩譜元子伯禽封魯次于君陳世守采地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于伯禽之弟

漢藝文志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朱子曰小序決非西漢文字顧氏炎武曰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左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宏其言魯

孔子未嘗刪詩太師教六詩卽此三百篇其有逸詩則皆不登于太史非孔子刪之也謂三百篇外皆不足以立教固非謂三百篇其美其刺已足立吾教而不必耍及其他亦非左傳引逸詩十國語引逸詩一禮記引逸詩三恩無邪一言足以蔽三百之詩以意逆志一言足以

盡說詩之要

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惟其得性情之正也李氏光地曰詩風始而雅繼樂初歌鹿鳴亂以關雎曰詩者化以漸而遠故自內以及外樂其所自生故由後而返始末二字俱作思但不敢輒改李氏光地曰休息韓詩外傳作休思荀子作諰朱子從韓詩蒼柏爲首尾之義也亦且人異其說至有以爲康王宴朝之

漢廣不可休息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言漢上游女疑休息作休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末二字俱作思但不敢輒改李氏光地曰休息韓詩外傳作休思荀子作諰朱子從韓詩蒼柏爲首尾之義也亦且人異其說至有以爲康王宴朝之晚而雎鳩興嘆之李奇曰后夫人雖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紀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大人治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王應疇曰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惠棟毛詩古義曰藝文類聚載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嘈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詩以理情性吾不知聖人何取一刺詩以爲風始毛傳窈窕幽閒也方言美色曰窕言閑都也美心曰窈言幽靜也史記燕世家贊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張守節正義召公聽訟甘棠之下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唐魏徵不死建成之難有愧于召忽多矣藏有故笏乃今之甘棠晉樂書文宗語其五世孫馨曰此笏乃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懷召公也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儻非其倫何乃弒君之賊也秦后子亦曰武子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儻非其倫何乃至是

漢廣不可休息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言漢上游女疑休息作休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末二字俱作思但不敢輒改李氏光地曰休息韓詩外傳作休思荀子作諰朱子從韓詩蒼柏爲首尾之義也亦且人異其說至有以爲康王宴朝之晚而雎鳩興嘆之李奇曰后夫人雖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紀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大人治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王應疇曰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惠棟毛詩古義曰藝文類聚載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嘈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詩以理情性吾不知聖人何取一刺詩以爲風始毛傳窈窕幽閒也方言美色曰窕言閑都也美心曰窈言幽靜也史記燕世家贊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張守節正義召公聽訟甘棠之下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唐魏徵不死建成之難有愧于召忽多矣藏有故笏乃今之甘棠晉樂書文宗語其五世孫馨曰此笏乃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懷召公也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儻非其倫何乃至是

平王之孫毛傳訓平爲正與周頌成王訓成功同成王不敢康閒語別之韋昭周文武修已自勤以成王功非謂周成王也賈鄭唐說皆然又執競不顯成康及噫嘻成王毛傳皆不指成王康王言顧氏炎武曰其曰平王之孫非也

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也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而何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于二南其與文

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書一也案詩亡然後
春秋作春秋託始于平王四十九年平王東遷王
化不行黍離降爲國風不有雅何有南不如從舊
說爲當王相作詩疑退何彼穠矣于王風其妄不
待辨

御纂詩義折衷平王文王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
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是文王爲平王
猶武王之爲宰王當時有此稱也齊公丁公伋也
邑姜與伋爲兄弟故王姬歸其子也

嚴粲詩緝曰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曰七騶謂
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成十八年晉悼公使程
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是騶爲騶御也朱子孟子
解以虞人爲守囿之吏故齊景公田則招虞人是
虞爲虞人也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謂
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矣毛氏以騶虞
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陸佃皆和之司
馬相如封禪文云圖騶虞之珍羣且謂般般之獸
經有無更不足辨朱子從毛傳云樂官備諸侯有
以騶爲文王之囿虞爲主囿之官而鄭注因之與
詩箋自相違異

柏舟序言仁而不遇也張氏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
其志也嚴氏曰仕其朝而不得行其志也易林云

汎汎相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遠
時復曖窮居正與序同
爾雅燕燕鳦注引詩燕燕于飛一名元鳥齊人呼鳦
漢五行志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東坡詩公
子歸來燕燕忙本此名曰燕燕與鶱鶱同朱子集
注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毛氏奇齡曰燕
燕者兩燕也一于歸者一送者送者美氏于歸者
仲嫗氏所謂頡頏也案此說本曹氏見嚴粲詩緝
然解漢童謠爲兩燕婘尾猶可謂爾雅燕燕亦兩
又不得偏滯而拘執顧炎武曰知鎈雌雄牝牡一
雅文徐鍇曰以字體言之則然然不可一槩而不分
送婦作燕燕王伯厚謂康成先通韓詩故注禮記
與箋詩異此條則鄭志所謂後得毛公傳記注已
行不復改之也
擊鼓其鏜一作鼛說文鏜鐘鼓之聲也从金堂聲鼛
鼓聲也从鼓堂聲皆引此文石經作鼛毛訓鼓聲
宜從石經說文金部引詩非疑後人所加禮記投
壺注口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此非字之誤葢
鄭與許說多不合
左氏暄曰契濶有數義毛傳契濶勤苦也韓詩契濶
約束也朱子集傳契濶隔遠也梁蕭琛傳梁高祖
在西邸早與琛狎琛奉陳昔恩上荅曰雖云早契
濶乃自非同志魏蘇湛傳魏莊帝曰聞卿荅蕭寶
夤書甚有美詞爲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與寶夤
周遊契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
莊帝悅則又以契濶爲款洽綢繆之意
匏有苦葉雄鳴求其牡毛傳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本
爾雅文徐鍇曰以字體言之則然然不可一槩而不分
又不得偏滯而拘執顧炎武曰知鎈雌雄牝牡一
條徵引博矣而猶有未盡爾雅貙子貓注其雌者
名貙圖語土之怪曰墳羊唐固曰墳羊雌雄不成
者墳玉篇作羵又狵雌狗也司馬相如子虛賦元猿素雌注元
猿猿之雄者素雌猿之雌者桂海虞衡志猿純黑
雄不能也博物志曰南有四象各有雌雄隋五行志
齊後主時犬爲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號
舊唐書高昌傳武德七年文泰獻狗雌雄各一性
甚慧能曳馬銜燭高麗史辛禑傳遣密直副使張
方平獻雄馬十五匹雌馬三十五匹皆走而稱雌

雄者也尚書鳥鼠同穴孔傳自爲雌雄地理志不爲牝牡漢五行志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後漢楊震傳書誡牝雞牡鳴山海經謻山有鳥焉其狀如鳳其名曰奇類皆自爲牝牡羅願爾雅翼鳲鳩一名鴶鵴牝牡翼相摩拂李覯借雞詩一朝大長成乃知牝牡情則飛而稱牝牡者也列子黃帝篇牝牡相偶亦兼雄言龍亦可稱牝牡荀子賦篇有父母而無牝牡化復爲龍牝牡蟲亦可稱雌雄楚詞招魂雄虺九首陶隱居曰蝎有雌雄是也亦可稱牝牡蟲亦可稱牝牡

博雅堂藏板

應于泉注蟲以鼈爲雌埤雅鼈廣肩無雄集韻雌雞爲牝是也亦可稱牝牡淮南繆稱訓夫是之謂鼈理沈仲容詩紬繹考牝牡蟬不啻蜂尾有岐者牝銳者牡元微之詩能分牝牡多蛉蚋牝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鱗魚亦可稱牝牡荀子賦篇爲得有蜂蜚介蟲亦可稱雌雄焦氏易林蒭岐鳴野鷹別孕注別于雄而懷子玉篇鷹形如車文青黑色似蟹雌常負雄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李沆夢仙謠隔池靜聽雌蛟啼人亦可稱雌雄易林三夫共妻莫適爲雄晉載記苻堅滅燕慕容沖姊有殊色堅納之沖亦有龍陽之委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亦可稱牝牡道德經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晉惠帝牝雞沈哉聲結禍成告愍懷太子哀策文國亦可稱雌雄史記孟嘗君傳齊秦雄雌之國也勢不可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焉騶忌曰如齊復用孟嘗則雌雄所在未可知干支亦可稱雌雄易乾鑿度雄生酉仲號曰太初雌生戌仲號曰太始說楛甲子逢單日爲雄雙日爲雌雌甲子雞雨不害是也符亦可稱雌雄唐車服志蕃國給符雄志蕃國給符雄不害是也符亦可稱牝牡荀子賦篇有父母而無牝牡唐車服志蕃國給符雄

雌各十二是也刀劒亦可稱雌雄陶宏景刀劒錄後燕慕容垂造二刀一雌一雄若別處之則鳴列士傳楚王命莫邪鑄雙劒止以雌進聞劒悲鳴或曰劒有雌雄憶其雄故鳴草木亦可稱牝牡說文牡曰棠牝曰杜酉陽雜俎牡丹前史無考惟謝康樂始言永嘉水際多牡丹本草王孫一名牡蒙是也亦可稱雌雄雲仙雜記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枝葉交結宮中呼雌雄樹律書注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律六取雌竹吹之仇池筆記竹有雌雄自根至梢一節發者爲雄二節發者爲雌銅亦可稱牝牡酉陽雜俎凸起者牡銅凹陷

者牝銅是也石亦可稱牝牡岳和聲舞蛟石歌序
石高三十丈傳有牝牡二峯此其牡是也瓦亦可
稱牝牡說文庀屋牝瓦徐鍇曰牝俯屋廣韻作牡
瓦玉篇瓦牡瓦姚燧興元行省夾谷公碑高棱巨
棟重棼牡瓦是也病亦可稱牝牡靈樞經獨寒不
熱爲牝瘧獨熱不寒爲牡瘧是也五行亦可稱牝
牡漢五行志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
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
以天九爲木八牡王莽傳注張宴曰水以天一爲

牡火以地二爲牝魏文帝詔魏于行爲土土水之
牡是也亦可稱雌雄易林雌雄易體火夜鳴民擾大驚卦亦可稱牝牡參同
契注乾者純陽牡卦也坤者純陰牝卦也坎者陰
中有陽離者陽中有陰牝牡相交之卦也陵谷亦
可稱牝牡大戴禮邱陵爲牡谿谷爲牝陣亦可稱
牝牡越語凡陣之道設右以爲牝設左以爲牡淮
南子兵略訓地利後生而前死左牝而右牡雜兵
書八陣者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以牝牡名官者隋
百官志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牡署有右牡局張南士曰

詩原本云滮盈不濡軝雉鳴
求其牝牝音妣與軌韻押
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于黎其後黎侯爲狄人
所逐棄其國而寓于衛水經黎陽縣注式微黎侯
寓于衛是也太平寰宇記潞州春秋時初爲黎國
後爲狄境案晉伯宗數狄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狄侵黎黎舊矣失國而寓衛在宣
公時嚴氏案曰時狄已退其臣知衛宣之不足賴故翻以歸後晉滅潞復立黎侯劉向列女傳以式微爲黎莊公夫
人及其傅母二人合作毛傳以中露泥中爲二邑
劉澄山川記亦載此說
旄邱流離之子陸璣疏云自關以西謂梟爲流離其

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毛氏奇齡曰此引以比狄雖微
末終當爲患未可置之不問後衛果爲狄所滅
簡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美人孰謂謂文王也鄭
箋云彼美人謂碩人非也國語西方之書注西方
謂周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
泉水飲餞于禰毛傳禰地名儀禮士虞禮鄭注引此
釋文云禰劉昌宗本作泥鄭毛詩箋以爲衛女所
嫁國適衛所經之道案禰地名無所見句寰宇記寇
溝一名寇水詩飲餞于溝即此然字从水不从而說文無禰字韓詩禰作

泥泥字說文不收鄭先通韓詩後改從毛泥中衛邑名知鄭于毛詩亦必作泥下章于言傳止云所適國郊王伯厚曰隋志刑州內邱縣有于言山案寰宇記于言山在堯山縣西五里堯山本名柏人李公緒趙記云柏人有于言山衛詩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是此山也卒章思須與漕毛傳須漕衛邑紂所都朝歌以北是

前宋竟陵王誕表曰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伯兮焉得諼草毛傳諼草令人忘憂孔疏諼訓忘非選注引韓詩云考槃在干干與寬協疑董氏誤

老永相娛慰偕老二字用之君臣今人因廊詩有君子偕老篇皆相承爲夫婦之詞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表記引作姜姜賁賁鄭云爭鬬惡貌也嚴氏詩緝曰鶉奔奔然鬬者不亂其匹也鵲彊彊然剛者不淫其匹也與毛傳言宣姜鶉鵲之不若也合乃鄭箋詩則解作居有常匹行則相隨之貌朱傳從之毛氏奇齡駁之曰六經措詞自有經解表記曾引此詩矣子曰君行逆則臣有逆命詩曰云云謂上下行逆有如奔彊之亢不用命者未聞曰居常匹行相隨也此說甚當陳氏啟源曰埤雅釋詩後改從毛泥中衛詞我以爲君女君也曰君者婦人解最優序云刺宣姜不云刺頑毛以兄爲君之兄不如陸之合序矣

定之方中終然允臧監本作忽然皆當從石經刊正爲在後監本作忽然皆當從石經刊正考槃在澗釋文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次章在阿董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案文選注引韓詩云考槃在干干與寬協疑董氏誤

伯兮焉得諼草毛傳諼草令人忘憂孔疏諼訓忘非後人加草作藼爾雅作萲說文作藴釋文諼本又作藼因相習爲草名耳非毛詩本義

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此孔子之說詩也以爲男女相贈荅者未見其然以爲美齊桓公者亦不知何據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曰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客問木瓜之詩竝無男女字而謂之淫奔何也忠憲未能荅來風季曰郎有男女字亦非淫奔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張衡注奔邪

二雅有正有變十二國風有變無正孟子所謂詩亡

者非降黍離于國風之謂東吳顧氏以爲驥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所謂述熄而詩亡也陳傅良曰揚之水刺平王也平王之始也曹之春秋之終也劉向上書言周室衰微晉鄭焉依詩譜甚明集傳改爲桓公仍史遷之誤又引蘇氏云揚爲鄭武公所滅見于春秋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詩中所陳便是事迹貽我佩玖孔疏美寶猶善道貽我以善道也張平子四愁詩序云屈原以珍寶爲仁義騷人之辭源流于風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然詩何論正變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知其解者始可與言詩

黍離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而作蓋本魯詩王伯厚非之是矣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伯封尹吉甫子伯奇之弟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伯奇伯封作黍離之詩此與伋壽事絕相類今讀其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又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閔馀子過殷墟作麥秀歌意故序詩者繫之王風之首與伯奇事無涉案趙岐孟子注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云云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仲可懷亦可畏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意得自來說此詩者皆主莊公祭仲子毛傳仲子祭仲也蘇氏曰莊公必欲致叔于之詩曰何辜于天此與孟子親親仁也之意合

陸佃埤雅羊性前順故牛宜犋而羊宜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案前說是莊子云牧羊者從爲不讓者也其畔之也固宜

子產使民以義一年而誦之三年而頌之四年而詬之仲立說國語韋昭注仲祭仲也

雞鳴不已鄭箋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毛氏奇齡曰
此比君子無變節處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南史韋
粲傳粲被于儀範廢帝裸之逼之使走粲雅步如
常顧而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陳晦伯作經典稽
證甚備郭璞卜呂光遣楊乾書何圖松柏彫于微
雨雞鳴已于風雨辨命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
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廣宏明集梁簡文于幽
縶中自序梁正士蕭陵蕭綱立身行己始終如一
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

汾沮洳陶定山曰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
主從行左傳晉有公族餘子公行而無公路疏疑

公行公路爲一官箋引旄車之族爲公路服注旄
車戎車之倅杜注公行之官案旄車是兵車非路
車杜訓爲長兵車主行路車主守餘子守宮或即
以餘子爲公路僖十年傳七輿大夫注侯伯副車
七乘疏每車一大夫主之七輿大夫即詩之公路
與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嚴粲曰舊說不知我者皆以
我爲驕恣而謂彼魏君所行是矣當作哉疑辭
也如禹曰俞哉之意不當爲是矣又唐宋石經皆
作不我知者下章同
江淹別賦夏篁清兮晝不寐冬缸凝兮夜何長此二
句蓋本葛生末二章意王氏質曰鄭云思者子晝
夜長時尤甚其說甚佳
鴟鴞徹彼桑土毛傳桑土桑根也釋文桑土韓詩作
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蓋氏曰石經作桑杜絲
自土沮漆齊詩作自
杜見漢地理志注
吳棫韻補予當讀與詩或敢侮予將伯助予楚辭目
眇眇兮愁予何壽夭兮在予皆無余音王楙野客
叢書佩觿曰喪子之予弋汝反本無余音經書中
凡言予處皆音上聲廣韻上平聲九魚子我也弋
諸切與余音同曲禮子人注
予余古今字又餘佇一切經音義大方等陀羅尼經發予製諸餘煮二
反今觀毛詩楚辭外張衡思元賦櫂龍舟以濟子
與渚佇叶班固幽通賦昆寇而喪予與禦叶曹植
蟬賦懼草蟲之襲予與罟叶陸機與士龍詩承明
子棄予與楚緒叶陸雲故烝相陸公誄上帝臨予
與渚處叶劉義恭蠶歌行搔首增企予與渚佇叶

張東之大隄曲日莫空愁予與炬叶張九齡雜詩
坐望祇愁予與渚許叶儲光羲獻華陰羅丞別詩
道別方愁子與雨叶劉長卿湘中憶歸詩湘流潾
潾空愁子與楚雨叶孟郊宿空姪院寄潾公詩詩
思空愁予與楚佇叶皮日休貧居秋日詩端坐獨
愁予與語鼠叶彭九萬凌波辭明波渟渟兮眇愁
予含香懷春兮中心苦歷覩漢魏以來叶予字誠
如郭氏所云至近體則作余音讀者蓋十八九矣

朱莪詩彼交匪紓天子所予箋子所予則取予之予亦叶余音閭氏若璩曰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爲一音子之歌以下韻子圖馬荅古法也

癸集 世楷堂藏板

伊威毛傳委黍也陸璣疏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
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東坡詩靜聞風幔落蛬蟋
蓋誤認鼠婦爲牝鼠爾否則委黍在甕底土中生
安得從風幔落又安得如點鼠之墮地而走子靜
中闈之決然識其爲蛬蟋乎
蕭蕭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儀古音俄
棣釋載漢孔耽神祠碑竭虔凱風以惆慘惟蓼儀以
愴恨平都相蔣君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並以儀

爲莪又衛尉卿衡方碑感徇人之凱風悼蓼義以
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
靡嘉並以義爲莪義與儀通孟民詩我儀圖之釋文儀鄭作義
與莪音同義別棣多假借字非有定例蓍者莪
四句詩莪與儀並用又豈得以儀爲莪乎
沈氏德潛曰笙詩六篇毛傳謂有其義而亡其詞亡
謂失也非本無辭也至朱儒斷爲有聲無辭董逌
曰笙入者有笙而無詩也鄭樵曰六章有題無詩
作序者但考二字作一篇之序朱子集傳曰南陔
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其有聲無辭明甚
雖然解詩之義理朱儒爲眞論詩之援據漢儒爲
確鄭樵既云詩之名篇多以首二字或篇中大取
二字一字爲題則有南陔六詩之題明明有南陔
六詩之辭矣鄭曉有云笙詩如無辭宜曰笙調不
宜曰笙詩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自車攻詩蕭蕭馬鳴悠悠
旆旌二句得來何等氣象何等筆力李氏曰歐陽
公詩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樂耕耘蘇東坡

詩令嚴鉦鼓三更月野宿貔貅相窺豺萬竈煙皆是效此而作風斯下矣杜明出風字詩不言風而風字已于蕭蕭悠悠四字中繪出眞乃化工之筆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陸璣疏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玉篇皐古刀切澤也皐同類篇隸作臯 惠氏易說詩云鶴鳴于九臯古澤字澤爲陰故曰鳴鶴在陰毛傳鄭箋皆作臯後人誤爲皐失其義矣案今注疏本毛鄭皆作皐訓澤皐同皐陰古文作臯臯與皐形相似疑易本作在皐後人誤皐爲臯遂謂在皐爲在陰也史記

索隱曰秫書稱趙先出野澤而鳴也是澤本作澤家語木金父生畢夷左傳疏引作皐夷

白駒第三章孔疏二思皆助語案遯思謂遠遁之思是助語來期思協韻

即下章遐心也來思思字是助語來期思協韻

誠不以富誠石經作成鄭箋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此與論語所引各自立說詩宜作誠

成朱傳不從今習毛詩者不復知鄭義矣

困學紀聞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之或差乎鄭氏詩譜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明小宛皆刺厲王詩合會是數千年閒世本年月必無一之漢谷永傳閻妻騶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閻妻日閻雙寵之族也箋詩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故致災異日爲之食鄭此篇主箋詩 閻氏謂推至周幽王六年十月朔日食牴牾甚矣其孰從而信之

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爲周正可乎漢秫幽王無八月朔日食而唐秫則有之識者疑其附會余按正義校之無衛司馬貞史記索隱周秫曾秫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 大衍秫日蝕議云

徒番氏也漢五行志引詩音扶元反韓詩作繁古今人表作皮注引詩作蕃惠氏棟曰古蕃繁皆音婆左傳殷民七族有繁氏釋文步何反漢有繁延壽繁欽一姓繁音蒲何反魏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典略曰繁欽字休伯繁音婆孚蕃音皮見漢地理志及晉宏傳注皮有婆音詩羔羊之皮左傳牛則有皮皆叶音婆儀禮鄉射禮記注皮樹獸名今文皮樹作繁竪是皮與繁通鷬斯毛傳鷬卑居孔疏此鳥名鷬而云斯者語辭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鷬斯之目是不精也棠爾雅鷬斯鶼鶼法言頻頻之黨甚于鷬斯因詩有鷬斯之文并其語詞而稱之烏則鷬斯獸則鹿斯蟲則螽斯嚴氏曰斯語助也即阜螽草木則蕭斯柳斯皆助辭也蕭山毛氏乃謂從來並無稱鷬一字爲鳥名者豈遘傳疏于不論邪

巧言躒躒鼮兎遇犬薉之王肅曰言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鄭元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鮑彪注國策從王說史記春申君傳引詩作趯趯注韓詩章句曰趯趯往來貌何人斯蘇公爲暴公所譖而作徐氏常吉曰蘇之與暴正以平日相知之深而一旦如此則既有不能自信之心又有不忍遽絕之念故言之若此姜氏宸英曰詩言兄弟謂如塤如篪樂志云如塤爲宮而篪之徵和塤爲商而篪之羽和蓋他音一音各爲一節獨塤篪二音同爲一節和之至也又曰朱史樂志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塤篪爲然塤篪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于黃鍾終于應鍾其竅盡合則爲黃鍾其竅盡開則爲應鍾餘樂不然故周古史云周幽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皆因此詩而附會陳暘曰塤篪異器而同聲伯仲異體頖弁樂酒今夕王逸楚辭章句引作今昔昔夕古字通管子小匡篇旦昔從事莊子通昔不寐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穀梁經夜作昔傳曰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左傳爲一昔之期楚策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于廟梁宿夕而死秦

策作宿昔褚少孫補史記龜策傳今昔王子案隱
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 周禮腊人注腊之言夕也此腊字不當言夕疏云夕或作久字近是酒正注昔酒今之昔久白酒
鴛鴦戢其左翼鄭箋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本爾雅
毛氏奇齡曰此是戢非掩也且未聞禽鳥之宿
有以彼翼掩此翼者此惟韓詩所解稍可通證戢
者捷也謂捷其嘴于左翼也凡禽鳥止息毋論長
頸短喙必捷其嘴于左翼而戢音通捷又通插 士冠禮捷柍釋文捷作插此庶于經義物理兩不相悖

會朝清明惠氏棟曰傳云會甲也甲朝者一朝也古
以甲爲一毛公以意說詩故訓爲甲朝蒲田鄭氏
曰會朝者會戰之朝孔疏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
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嚴
氏曰會戰之朝雨止而清明 本六帖案會朝夾深不
從毛傳良是清明當從王說詩緝依六帖爲解非
也

嚴粲詩緝曰古無巨迹之說特列子異端司馬遷好
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辭耳至謂姜嫄無人道而生子謬于理而妨于教莫
怪其說甚正後世猶未盡從者謂其以帝爲帝嚳
耳鄭氏曰姜嫄當堯時爲高辛氏世妃孔氏曰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今依毛以
此爲甚李氏曰禖名棄必是見棄但不知其見棄之由閟之可也天
敏爲疾敏訏言感動之速大意而不用其帝爲高辛之說依
鄭以帝爲上帝而不用其敏爲拇指之說
厲王任榮夷公在位皆務掊克以斂怨其下始而厥
口詛祝繼而道路以目然以後世較之則猶未巧
于牟利也趙在禮在宋州所爲不法一日移鎮永
興百姓相賀曰拔御眼中釘矣在禮聞之上表乞
還鎮每日率錢一千號拔釘錢 雲仙雜記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
崇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又入覲州人不敢交
語惟道路相目捋鬚稱慶而已崇歸又徵捋鬚錢
江南餘載蕩之矣章疇言會是沈守正曰會是怪詫之
詞其可怪詫者孰有如在禮崇者乎
國語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韋昭曰懿詩大雅抑之

篇也三章云其在于今與迷亂于政嚴氏以與字句錢氏曰今之與者謂厲王余案此詩不必從小序列之雅者聲調合于雅耳賓之初筵亦武公作祇是悔過非刺幽王後漢孔融傳注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蕭山毛氏曰風雅頌樂調而名如西洲哭聲等祇以聲不以義同清廟以肆大嘏禘祫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猩猩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今按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今皆亡餘俱國風耳存其之但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已亡餘俱國風耳存其謂之雅者以雅調歌之也漢杜夔傳云舊雅凡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而伐檀騶虞皆風詩

考年表宣王十六年武公元年在位五十五年楚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云云不知作是詩後又幾年而終武公卒于平王十三年是詩之作要在幽平之世說者乃謂追刺厲王或謂在未爲諸侯時以求合于小序不知小序非盡可據也

召明如彼棲苴鄭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一切經音義引作如彼棲棲杜氏炳曰棲乃棲之訛祖亦有苴音見集韻解云以木爲閣非此用也

射羊益切音亦又當故切音妬與斁通雲漢詩耗斁下土斁敗也春秋繁露引作耗射振鷺詩在此無

斁斁厭也合韻音妬中庸引作無射慕葛覃服之無射于人斯大傳引作無斁並訓厭並音亦無射孔氏曰爾雅作射音義同清廟小序駟頌僖公也孔疏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嚴氏詩緝曰魯頌之變也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猶之變頌之變也其于亡駟實風耳存其頌名而謂之變頌可也

長發湯降不遲國語降有禮之謂也鄭箋湯之下土尊賢甚疾與國語合

范處義曰詩之美刺實繫于序苟不據序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知其美刺之當否哉馬端臨曰詩書之序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以愚觀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至于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于序述風諭之意浮于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而序者乃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閻氏若璩曰詩必有題即古之篇名也今人僅取篇中之覽其題便知是詩何爲而作若古人僅取篇中之

字或句以弁首覽之有茫然弗辨者故必須序以顯宋晁以道論作詩者不必有序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案小序是衛宏作謂本之子夏此未必然今取其與左傳國語儀禮孟子合者從之其不可強通者闕焉

周禮

詩序朱子斥之不遺餘力周禮獨信之以爲非聖人不能作然而信者自信疑者自疑十論七難三不可信千古聚訟蓋未有能斷斯獄者

天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易氏紱曰九賦非任民之賦也前六者皆載師任地之賦關市即司市之市征司關門關之征山澤如此非人所取金錫玉石角人所取竹箭之類幣餘即職幣所斂用邦財者之幣此三者雖非任地然有司所掌利歸公上故亦謂之賦鄭注賦謂口率出泉今之算泉民或謂算以馭其貧奪而貧宜也而曰馭者何奪非廢與誅之比注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非也鶴山魏氏曰三代安得有沒入家財之濂此蓋奉職不稱而情有可原奪其俸而仍使之効力以觀後效先王之待放臣如此其至也乃所謂馭也

新唐書易儒林爲儒學宋史又分儒林道學爲二蓋以道學爲儒林不知儒者也固官曰儒以道得民

道學以壓儒林不知儒者也固官曰儒以道得民

冢宰治官之屬有小宰有宰夫賈疏鄭司農宰夫注云詩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康成訓爲冢宰孔疏主後鄭說惠棟曰古今人表有太宰冢伯是家伯作冢伯故鄭箋以冢宰釋之案表此四字師古無注以上下文觀之冢伯似即指此家伯然字旣譌舛未可強援爲證唐石經作維宰則不知其爲小宰與宰夫與小宰中大夫傳作豬豬臭草也與庖義通本草注豬者痡也痡宜作庖宰夫下大夫列之司徒下有何不合鄭衆王肅二說皆可從孔氏駁之非也

小宰贊王幣帥之事注從太宰助王別本作王幣治朝廷謂薦血腥始行祭時饋食謂薦熟時何楷曰朝踐以前皆交于神明之道其意在于求神薦熟以後其事在于享尸祭以饋食爲正

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釋文胥息徐反劉音素說文蟹醢也劉熙釋名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王應麟曰集韻蜡蟹醢四夜切當從集韻蜡字作去聲讀胥字下引說文并鄭注蜡蟹鹽藏蟹司夜切王氏不從說文釋名而謂當從集韻蜡字作去聲讀竊所不解王氏又曰邁人注編者析乾之出東海陸賈徼吳地記云閭閻思海魚而難千生致治生

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羞讀如羞羞當爲羞即今俗作鮓白居易橋亭卯飲詩曰就荷葉上包魚鮓陸游入蜀記曰過合路居人繁夥賣鮓者尤衆丙養牛夜鳴則庖注鄭司農曰庖朽木臭也說文从广酉聲引此文云臭如朽木從先鄭說禮記內則注庖惡臭也春秋傳曰一簞一庖釋文庖音由左傳作貙貙臭草也與庖義通本草注貙者痡也痡宜作庖朝踐饋食之豆籩掌之籩人醢人春官司尊彝注朝踐謂薦血腥始行祭時饋食謂薦熟時何楷曰朝踐以前皆交于神明之道其意在于求神薦熟以後其事在于享尸祭以饋食爲正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掌教不屬之宗伯而屬之司徒者方氏苞曰禮官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于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之人無一不教也

地官職箴注主歲計以歲時王氏應電曰歲當作出凡出內之出讀作昌稅反與歲音相類案集韻六

至出救頻反自中而外也王氏志長曰司會掌大計歲計曰會故以司會名官則主歲計以歲爲斷正司會之謂也不宜復有職歲有職內當有職出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司農云求牛求福之牛也後鄭云求終也終事之牛所以繹者也案曲禮大夫以索牛注云求得而用之此屬國之公牛故與彼異解羅泌曰享牛孰而薦之牛案郊祭特牲而已降神燔燎不須有牲熊氏皇氏以爲分牲體供二廚所用尤謬

均人公旬注旬均也讀如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

今書亦有作旬者案豐初九雖旬无咎荀爽作雖均无咎禮內則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釋文旬依注音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云此說鄭失之旬如字謂十日也別記異聞謂不待三日也

貸民取息豈三代聖王之政鄭氏以釋泉府之國服自是而王田市易青苗均輸皆祖此一言以厲民而階亂此與解洛誥復子明辟爲還政同謬

掌節注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或謂之傳漢文帝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唐百官志司門掌門關出入之籍天下關二十六度者本司給過所五代史漢臣楊邠傳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洪邁容齋四筆關津疏議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渡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然則節也傳也過所也異名而同物皆行者所以爲信也

春官小宗伯掌神位注故書位作立王應麟曰周禮有古文校後爲今文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案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疏云位古通立論語束帶立于朝

即左傳所謂有位于朝也堯典女能庸命巽朕位古文尚書作女耐曁咎繇巽朕立因學紀聞釋文序錄云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文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倣字部改變經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

篇章掌圖篇篇何以謂之圖圖祇有風何以又有雅有頌鄭氏三分七月之說其謬悠固不待論朱子謂楚茨諸詩謂圖雅良耜諸詩謂圖頌不知何所據而云然鄭注敏篇以爲詩章蓋如笙詩有六金奏有九今已亡非特篇名無考章數亦不可得知矣劉氏敞曰九夏有聲而無辭春秋傳夏云金奏文王曰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

夏官大司馬中冬教大閱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注鄭司農曰詩云言私其豵獻肩于公一歲爲豵四歲爲肩案詩作豣豜豜說文豜三歲豕肩相及者詩竝驅從兩豜兮案詩作兩肩玉篇豜同豜豕一歲余謂豜三歲豕非必因肩相及而名詩云兩肩與馬稱蹄兔稱首一也玉篇加豕旁近俗云一歲則非大獸矣先鄭曰四歲亦非當從說文三歲爲是

馬質禁原蠶者注原再也兩進今呼重蠶曰蠶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原亦作螈淮南子泰族訓螈蠶一歲再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陳勇農書又有一種原蠶謂之兩生言放子後隨卽再出也切不可育旣損桑條且狠藉作踐其絲不耐衣著

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注提舉也晉抑也使人扣而舉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扣王氏安石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戚速案王說是但提無節之義不如鄭以安舒

釋之詩魏風好人提提提行步安舒貌檀弓作揥揥行步安舒貌也音義竝同

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浸波溠注波讀爲播播旣都釋文都本或作豬史記豬皆作都賈疏禹貢有播水無波溠播播是水播溢之義案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黃氏度曰水經注曾陽縣霍陽西大嶺東谷卽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水南流入淯通典云此爲豫浸之波胡氏渭曰波非滎播當讀如字

秋官小司寇八議鄭注親故等犯濾輕重不在刑書或以八索卽八議之刑索空也謂空設之空設之是瀘以親故等廢也又何麗邦瀘附刑罰之有

蠯氏掌去鼃黽注鄭司農云蠯讀爲蜮蜮蝦蟇也黽蝦蟇屬說文蜮短狐也蜮又从國臣鉉曰今俗作古獲切以爲蝦蟇之別名案蜮訓短狐非蝦蟇蝦蟇與蛙黽同爲二物爾雅在水者黽黽卽黽也色青小形而長其鳴聒耳蝦蟇一名蟾蜍大腹而短腳不解鳴居陸地康成黽先鄭說以蠯爲蛙是也

陳氏仁錫曰以冬官非闕而補之者昉于宋俞廷椿復古編其後東嘉王與之作周禮訂義元清源邱葵作周禮釋義草廬吳澄作周禮考注明郝邱何喬新作周禮集註皆祖述其說江氏永曰記言秦鄭是東周語淮濟汶皆齊魯閒水終古戚速稗菱注以爲齊語是書蓋東周後齊魯閒善工事而工文詞者爲之林希逸曰此記原無冬官二字乃漢儒所增

陳祥道禮書曰世室重屋明堂其名則殊其實一也夏周五室則商可知殷人四阿重屋則夏周可知夏后氏九階四旁兩夾窗有門堂有室則商周可知大戴禮盛德篇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盧氏文弨曰古通用余謂聰乃牖之誤牖亦作牖王炎文獻志明堂之制一堂而五室考工記言之而未可盡信若明堂有堂室而無壇墠則嚴父配天在宮室中矣先王祀日月星辰四郊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況祀天帝之尊乃卽宮室行事乎秦氏蕙田曰朱子云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地祇之必非義王氏非是

畫繪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繪事後素朱子論語集注素粉地畫之質也後素後于素也孔氏詩疏經傳以色白爲素如繪事後素之類抱朴子尙博篇譬若錦繡之田素地鄭注則曰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惠氏士奇曰白者五色之一考工記畫繪之事後素功謂畫繪之功素在後蓋皎皎者易汙故畫繪先布采後加素然後五色鮮明故曰素功言功成于素也秦蕙田說文作縈白緻繒也釋名素朴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後加巧飾也太素者質之始禮有以素爲貴者冠有素冠几有素几車有素車檀弓注凡物無飾曰素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理有固然排擊朱注西河毛氏爲甚而東吳惠氏復左袒康成以新安爲不知而作所謂設淫辭而助之攻者也禮說

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慶之而漢明復古所謂班閒賦白琉密有章康成蓋目覩之必非

論語

賢賢易色顏師古謂輕略于色不貴之也易音弋二
反見漢書李尋注
蔡邕石經論語云意求之與古文意作抑十月之交
箋云抑之言噫 韓詩云抑意也 按此皇父
思無邪李氏光地曰邪字古多作餘解史記漢書尙
如此恐是言思之周盡而無餘也觀上無疆無期
無斁都是說思之深邪之北風亦作餘解案此解
駉詩最確若論語則夫子自訓人閑邪也
至于犬馬皆能有養集解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
覽引論語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唐王利貞幽州

石浮圖頌曰孝乎惟孝忠爲令德梁元帝劉孝綽
墓誌銘曰孝乎惟孝與武陵王書友于兄弟則知
改從君陳篇讀者自朱子始毛氏奇齡曰舊注引
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蔡邕石經直以孝
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
然有孝乎惟孝四字與包注同降此而潘岳閒居
賦夏侯湛昆弟誥以至陶淵明卿大夫孝傳贊張
耒淮陽郡黃氏友于銘皆有孝乎惟孝句集注誤
以孝乎作句則未有既出書云而可以攙口語二

字于經文上者王氏鳴盛曰蔡邕石經論語本作
孝于惟孝其殘字載于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華
嶠後漢書劉平江革等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
經篇引竝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正如此惟
論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故晉夏侯湛昆弟
誄潘岳閒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唐李善
注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衢州司士參軍李
府君墓誌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
孝句後開成石經遂定作乎宋儒且以書云孝乎
爲句矣余案隸釋載石經殘字作孝于疑字之誤
當作乎以孝乎惟孝四字爲句陳孝行傳贊人倫
之德莫大于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孝乎惟
孝不可易矣此在正史三家皆不引何也

八佾舞于庭集注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本何休公羊
傳注服虔則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
二八其義甚允見沈約宋書樂志韋昭國語注八
也顏師古漢書注一列八人爲佾備八音
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

玉皮非貢苹之謂呂大臨曰主皮者主于獲而已有
禮射有主皮之射不主皮者其容體比于禮其節
比于樂斯可以觀德行矣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力
不同科故禮射不主皮也集解馬曰爲力力役之
事亦有上中下三科焉
邢疏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
富兼并强弱無別同爲一科

吾與女弗如也集解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
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案世說鄭康成在
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時
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所不解剖裂七事
康成得五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曰吾與女皆不
如也魏志夏侯淵傳太祖下令宋建造爲亂逆三
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
言吾與爾不如也曹操祭橋元文猶仲尼稱不如
顏淵李賢後漢書注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集
注謂許其能自屈語意未融

自行束脩以上疏云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脡
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
行竟中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是禮之薄者故云

以上以包之高士奇天祿閣識餘引鄭后紀云故
能束脩不觸羅網鄭均束脩安貧儉節整馮衍
傳圭璧其行束脩其心劉般束脩至行杜詩薦伏
湛疏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論語此章濫言能飭
躬者皆可教也余案束脩有二解孔安國尚書秦
誓傳如有束脩一介臣役漢和帝紀束脩良吏進
仕路狹胡廣傳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王龔傳王
公束脩厲節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元注
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魏桓範薦管寧表束脩
著行宋禮志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
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此皆以飭躬爲束脩也
蓄漫錄孫奕示兒編皆主此說伏生尚書大傳太王亶甫過梁山
邑岐山國人束脩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劉向說
苑親迎大夫庶人以雁二南加束脩二漢朱邑傳
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北齊儒林傳馮偉少從李
寶鼎遊學多所通解門徒束脩一毫不受北史冀
儁傳時俗人學書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陳袁
憲傳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

世楷堂藏板 吳曾能改

日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邪君正寔父老文
豪寔憲門下客 唐書陸元朗字德明王世充封子元恕爲漢王以德明
爲師即其廬行束脩禮此則以餽師之禮爲束脩
也稽康家誡前言束脩無玷之稱後言壺榼之意
束脩之好二解並見之一篇若論語自當從弟子
餽師之禮爲是 曲禮童子委摯而退疏童子之摯
悉用束脩論語自行束脩以上謂
童子也洪邁容齋續筆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
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開元禮載皇
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
一壺二十脩一案三艇
困學紀聞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
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
蓋邑姜然本無臣字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尚書
泰誓中予有亂十人監本亂下有臣字案此文諸
經凡四見此與論語泰伯句同左傳襄二十八年
武王有亂十人昭二十四年余有亂十人是也唐
石經四見皆無臣字後人于泰誓左傳昭公二十
四年論語皆旁增臣字襄二十八年復失不增若
云唐石經脫字不應四見皆同也經典釋文于論
語明出予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

是增臣字自論語別本始也余案爾雅釋詁注引論語曰予有亂臣十人論語有臣字自晉時已然然卽本無臣字亦不當謂文母集注從劉氏改爲邑姜是也

孝經援神契命有三科王充論衡命義篇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子罕言命蓋指遭命言君子居易以俟命是也

麻冕禮弁古文緇布冠也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疏云鄭注喪服布八十縷爲升今此布二十縷爲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余案賈疏云布八

十縷爲升此無正文雙峯饒氏曰漢食貨志閭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則二尺二寸只今一尺二寸卽用二子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二百縷其細密難成可知朱子曰八十縷爲升古布一幅只澗二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今極細絹一般又古尺短于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澗方得新安江氏曰冕有延有旒孔以緇布冠解之與始冠之緇布冠相混又謂績三十升布爲之亦非也古布幅澗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朝服十五升冠當倍于衣不知惟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禮無冠倍于衣之例孔誤釋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與無同尚書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史記魯世家漢韋賢傳同谷永傳引繼自今嗣王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蔡邕石經有酒毋佚于遊田惟七字見隸釋詩叔于田將叔無狃釋文無作毋小宛無忝爾所生古文孝經引作毋忝儀禮士昏禮夙夜毋違命士相見禮毋改毋上毋下古文皆作無禮記月令毋五十九字呂氏春秋皆作無四書考異必也使無訟乎爾雅疏狐似狐善睡釋文貉本作貊說文引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詩七月一之日于貊箋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疏禮無貉裘惟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然緼袍狐貉與立不恥夫子以美子路蓋貉難賤而毛深溫厚則與狐同

膳夫王齊日三舉鄭司農曰齊必變食潛溪鄧氏曰王齊日三舉文誤也蓋不舉也仲興郝氏曰齊則減啫欲薄滋味而乃益椎牛伐鼓日三大牲以養

變食何其倒行也莊子以不飲酒不茹葷爲祭祀之齋集注引之明齋王氏謂王齋日三舉當作王齋則不舉與下五不舉文法一例

鄉黨一篇惟首末兩章及康子饋藥廢焚兩節記孔子事餘皆雜記禮文多散見之曲禮檀弓玉藻中徐錯釋紱字引論語曰禮升車必正立執紱所以安也不稱孔子而曰禮是也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路之言非其本意朱彝尊題汪上舍讀書圖朝看牧豕助邊儲莫見爲郎擁傳車勸爾須拋冤閣冊世間風漢乃耽書失言矣吾邑魏忠節公在詔獄中語其子學洙曰只是讀書並無別事學洙因顏其讀書室曰只是齋

克已復禮爲仁不曰理而曰禮理虛而禮實禮者身之則也程子曰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于外所以養其中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顏炎武曰養是養所受之中敬慎于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者耳

季武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于是魯多盜康子奪嫡以嗣攘公之羭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不然民非有竊疾也三月之治路不拾遺魯國之盜將逃奔鄰國之不暇又何患焉

居處恭執事敬集注恭主容敬主事恭字从心非主容也漢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然則洪範曰貌曰恭何也孔穎達曰恭在心徐鍇曰見恭者貌行恭者心嫌其在貌故从心心貌當相副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作去聲讀卽聲聞過情意說本姚江王氏

少儀瞽曰聞名注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論語稱師冕見何也曰階曰席曰某某冕得聞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發矇焉故曰見也四書考異顏師古作師冕

諒陰書作亮陰傳言居憂信默儀禮喪服作諒闇注諒古作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梠也釋文南反白居易德宗皇帝挽歌廣帝南巡後殷宗諒闇中仍加字讀論語集注諒陰杜詩趙次公引作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案王隱晉書山濤爲太常遭母喪手植松柏詔曰風俗淩遲豈宜鎮以退讓山太常

雖在諒陰古人亦墨絰與戎其以濤爲吏部尚書
則諒陰亦臣下居喪通稱
國語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韋昭注材讀若裁
不裁于人言不可食也西河毛氏援以駁論語集
注沿舊說之誤謂天下無植物而能食能飲者此
殊不然莫楚之詩曰樂子之無家天下亦無有植
物而有室有家者不以文害辭說詩有然說經何
莫不然王弼注易曰包瓜爲物繫而不食
者也惠棟周易古義包與匏同
乾之動也直故人之生也直至徑行自遂則惟昔之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一 世楷堂藏板
疚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詩曰庶人之愚亦
職惟疾
古人命名多取于時日干支其以朝名者與名旦名
夙名晨同義周有王子朝單襄公名朝宋有宋朝
衛有史朝蔡有繞朝宋衛皆有公子朝魯與楚皆有公孫
朝左傳襄十七年宋莊朝伐陳釋文朝如字凡人
名字皆放此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皆如字讀論
語衛公孫朝音直遥反非
周禮注鄭司農云司命文昌宮星禮記疏鄭云司命

主督察三命者方氏苞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
有賦之以性者湯所謂降衷是也既生而有形氣
又必有制其吉凶修短之數者孔子所謂命是也
王者立神號以祀之使民知所受之有中以正其
德所稟之有命以定其志王應麟曰君子不因小
人而求福孔子之于彌于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
向之于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
之之詔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四書考異 曾
論無此章

孟子
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
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環
廬樹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
則畢入于邑季氏本曰公田爲廬舍之說起于穀
梁而諸儒遂以在邑在野各分二畝半以合孟子
五畝之宅孟子言五畝之宅未嘗以爲廬舍信南
山詩云中田有廬蓋其家各就田中小苫茅舍以
爲便憩息避風雨之所不占公田二畝半而正當

其中也若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爲一處取于便農功通饁餉去田豈宜遠哉信南山詩曰疆場翼翼以南明非宅也曰疆場翼翼以北明不在公田中也曰有瓜有瓞明不可植桑也

惠文后稷無雙字見于虞書伯牛無雙字見于論語孟子稱其善言德行蓋有德者必有言也

杜預左傳注公子糾小白庶兄而程子云桓公兄子糾弟此程子之誤孟子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而史記管蔡世家以管叔次周公後此史記之誤

趙岐孟子注成覿勇果者也孫奭音義覿古莧切一音閱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共和十二年宋惠公覿元年呂忱曰覿音古莧反王觀國曰惠公名與成覿之名同設文覿从見扇聲景公之臣有成覿者廣韻覿苦閑切人名意孟子本作覿後譌爲覿春秋傳曰穀出不過藉助者藉也孟子雖周亦助謂雖徹亦助也趙岐注訓徹爲取徹有取義詩徹彼桑土是也說文徹通也爲天子之通法徹之義如是而已集注訓爲通力合作則通八家合爲一井不特公與私無別私與私亦無別後世傭耕不如自家力田之善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何力之能通而一夫之所獲又何食九人至食五人之差乎

廣韻段字注鄭共叔段之後風俗通云段干本之後干字注漢複姓何氏姓苑漢有干己衍不言段干是以段爲姓子木其名也日知錄段氏後漢書段熲其先出于鄭共叔段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段氏當出自段子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子明余案史記索隱段干姓明名戰國策作段干原泉混混監本作源泉爾雅原再也源說文作灥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臣鍇曰此水原字原隰字古作邊也篆文省作原惠棟曰原田之原原泉之原俗混爲一古學之亡久矣

五子之歌述大禹甘酒之戒魏武詩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世本云杜康造酒許愼以杜康爲少康不知何本疑少康當是太康甘酒敗德也經書太只作大大有唐佐切大音相近遂譌太爲杜耳張子西銘曰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幾希之存君子之所以事天也有天下而不與以

禹之所惡觀之其信說文帝字注古者少康初作
箕帚秬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

望道而未之見而如也古而如字通九一而助趙岐
注而如也易用晦而明虞翻曰而如也書其能而
亂四方孔傳其能如祖父治四方毛奇齡曰樂府
艾而張是艾如張

千歲之日至是推未來非溯上古史記五帝本紀黃
帝獲寶鼎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殽
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王鳴盛尚書

後案閏法十九歲氣朔分齊爲一章此大略也蓋
十九歲猶有餘分未盡若整齊則須十一月甲子
朔夜半冬至爲秝元而十九年爲章二十七章爲
會凡五百十三年三會爲統凡千五百三十九年
三統爲元則積四千六百十七年日月皆無餘分
又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而爲秝元蓋日月
之運有常求其故而未來者皆可得而推與迎日
推策同也

廣韻邱字注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齊有曼邱不擇

咸邱蒙案孟子無曼邱不擇不知廣韻所據是何
本困學紀聞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
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史記六國表注
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
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說文作侁括地志古莘國在
汴州陳留縣東五里呂氏春秋有莘氏女採桑得

嬰兒空桑之中獻之君君令乳人養之察其所以
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人告之曰臼出水而
東去母明日視臼果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
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曰伊尹案周
禮大司樂注空桑山名太平寰宇記空桑城在開
封府雍邱縣西二十里帝王世紀伊尹生子空桑
即此處方山薛氏曰空桑是地名唐傅奕乃曰蕭
瑀不生子空桑而遵無父之教信呂氏無稽之說
謂空桑若枯桑然不亦謬與酈道元水經注摯
虞空桑其識正等

詩東門之枌疏古者井田之制當井之中以二十畝
爲廬舍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此說非也趙岐孟
子注民會于市故曰市井之臣顏師古曰古未有
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于井邊貨賣曰市井

孟子言同類者舉相似然固有異而復同者舜目重瞳倚書大傳舜四瞳子兩目皆重瞳也項羽亦重瞳隋魚俱羅重瞳朱沈約左目亦重瞳文王四乳東坡記范蜀公遺事云范氏多四乳

此天之所與我者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朱子文集答吳伯豐云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云一作此字考余正甫云此閩所有大官本孟子皆作比字注中亦作比方語錄云趙岐謂比方天之與我者則心爲大耳目爲小今从之案作此文義自順今本也垤澤云者垤以言閼伯之邱澤也盧也蒙也桐也橫也桑林也垤澤于載記者陽也盧也蒙也桐也橫也桑林也垤澤睢水也

焦竑筆乘備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鑿蟲遂附會以爲鐘紐即周禮之旋蟲細詳其義當爲椎擊之追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椎擊處率皆摧殘欲絕如鑿鑿之形趙鵠洞天清錄趙岐以追爲鐘紐千義未安畫家滴粉令隆起所謂追鑿業此蓋以追爲堆堆俗堆字此章當闕疑

執政自是季氏夫子是時但言之而從公羊所謂相乃是相禮如夾谷相會是也若魯相自是三卿夫子之設科也石經子作子案趙岐注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耳未嘗攝政事也案江說

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張栻孟子說亦云告之以予之設科蓋此句以下乃皆孟子言也漢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人亦名相如（初名犬子前文帝時有東陽侯張相如直不疑子亦名相如相如周公後公孫相如平帝時封爲褒魯侯此數人者名雖同而繫之以姓則南史唐開元時有僕僕先生者自言姓僕名僕姓卽名也名卽姓也諱其名將并諱其姓乎之人也在五行志爲人妖而東坡爲作僕僕先生贊奚有狂疾乎

琴張琴牢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琴牢家語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左傳謂之琴張莊子謂之子琴張趙岐注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踶跂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案子張既除喪彈琴成聲見檀弓此不得謂之善鼓琴趙注誕甚

晝君奭傳郭氏崑生名馬驌繹史引尚書大傳注宜生有文德而爲相今本大傳注有散字案史記索隱皇甫謐曰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則散宜是氏也

藩天錄跋

說經家有二病好奇者乘酣逞怪病在炫博好高者妙析奇致病在探幽凡此皆說經者之弊通儒弗尚焉夫經爲常典豈有別解即或師承同異須待發揮亦貴理明辭達以期有當于經旨而止然則說經者務爲平易近情之論勿作騁妍抽祕鉤深致遠之談庶幾經義日即于昌明乎覩柯氏藩天錄可以渙然氷釋矣壬寅季夏吳江沈楙悳識

夢閣瑣筆

少識之無便耽書癖壯多坎坷祇結夢緣腸回二六時中神往百千年上鈞天響絕莫問趾離奎斗光寒咫規脈望鍊愁魔兮有術一枕蘧眠祛倦鬼兮無文千篇獺祭螢囊乾死不嫌故紙鑽蜂蟻國浮生最愛匡牀榻幃牕附翟堂九喜休論神馬尻輪石尋圓澤三生奚問拍肩挹袖譜翻混沌何似圖南人是羲皇依然窗北黑甜可覓局推歲老之棋青鏤誰貽花墮邱遲之錦如斯已矣尚何言哉惟是小窗夕照當睡時代叢書

醒而偏明鄰寺晨鐘打愁心而欲碎感茫茫兮交集手咄咄兮書空舊事支離新因悵觸輒輒伸毫楮以誌畫痕比嗥囈而稍殊較妻眞而莫辨爰成瑣筆命曰夢闌嗟乎路鬼揄人山靈謝客相逢德操何敢言佳可笑張儀還教視舌蛩語秋而獨咽鵑叫月而誰憐憑茲冷淡生涯聊遣窮愁歲月謂余不信請參古佛談空問我何爲不過癡人說夢松陵慧樓主人自序

震澤楊復吉列歐著

叢談

漢說詩者三家毛傳出而齊魯韓皆廢鄭箋稍與毛異迨朱子作集傳概掃毛鄭數百年來無異辭近代言詩者又厭常喜新詆朱尊毛余以爲兩家各有優劣非可概論木瓜朱以爲男女相贈荅毛以爲美齊桓按家語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謂非毛說較勝乎抑毛以爲衛武公刺厲王朱以爲武公自警按國語左史倚相曰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致儆于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謂非朱說較勝乎外若邱中有麻襄宬風雨子衿野有蔓草之類毛爲切近玉清人羔裘女曰雞鳴楚茨大田甫田信南山瞻彼洛矣桑扈鴛鴦頍弁車舝賓之初筵魚藻采菽黍苗隰桑之類朱尤直捷毛傳則附會輦扯全無是處至以無衣爲美晉武兼葭爲刺秦襄更舛謬矣

陳見復經咫曰論語賢賢易色當主夫婦一倫言易色者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

在婦爲嫁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色也若云賢
人之賢則下文交友一倫已包之且與色不相涉按
程伊川以易色作變易顏色解朱子語類已不以爲
然至上蔡謂易其好色之心意義更輕葛矣
元趙惠四書箋義曰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爲一義殊
不知就已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如吾有知
乎哉就已而言也有鄙夫問于我因人之問而言也
蓋言我者不可以言吾言吾者不可以言我孟子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因公孫丑問故曰我而氣之
所養則在已故曰吾吾我互言乃人已對待之稱也
毛西河制科雜錄淘益都嘗集制科諸公于萬柳堂
偶問浴乎沂之義諸公莫能決余謂韓文公論語筆
解明作沿字豈諸公皆未之見耶余按浴沿字徵
時三家業已分晉而季氏遂自立爲費君也史記楚
世家楚人言鄙費鄙邳邳乃小邾邾或稱則頃襄王時費尚存
焉而孟之成叔之邑後竟無聞蓋爲季氏所吞并矣
讀係僞書之證按洪範無偏無黨四語左傳引作商
書將亦以洪範爲僞耶
左傳桓公四年癸酉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梁宏
為右僖公三十三年甲午晉敗秦師于殽梁弘御戎
萊駒為右相去入十二年必非一人
衛孫林父疑是孫子仲之後楚觀從疑以為
後彭名疑是彭仲爽之後
何義門讀書記孟子齊人章卒之東郭墦閒句之祭
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上文云瞯良人之

所之與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余按
孔子在陳章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爲斯世
也集注則當爲斯世之人句殊不安又添出使當世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閣瑣筆 卷第三十八 四 世楷堂藏板
之人一轉更爲枘鑿愚謂宜作爲斯世也善句斯可
矣謂爲斯世之人所善正見同流合汙之意文義較
直捷
費惠公或謂是庚父之後然庚父未嘗有國當孟子
時三家業已分晉而季氏遂自立爲費君也史記楚
世家楚人言鄙費鄙邳邳乃小邾邾或稱則頃襄王時費尚存
焉而孟之成叔之邑後竟無聞蓋爲季氏所吞并矣
曹交非曹君之弟王伯厚謂以國爲氏者余因思薛
君以金魄非田嬰卽田文觀國策靖郭君將城薛訓

齊取薛地以封田嬰久矣此時築薛蓋城薛以威滕
卽晉城虎牢以偪鄭意金仁山亦
主田嬰說
莊子奚爲奚據奚遯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通體
叶韵可作四言詩讀

程嬰公孫杵臼事史記載之趙世家而晉世家迥異
疑王離係王賁兄子而所襲侯爵則王翦之遺也
至左傳尤爲較著彰明夫晉政多門必世族自相傾
軋屠岸賈何人輒敢不恃欒卻而誅滅強宗且莊姬
既匿公宮使景公果欲覆趙氏之祀何必藉岸賈之
力如曰岸賈之意非景公之意天下寧有是事乎太
史公喜採新說不暇審擇耳

晉景公在位祇十九年其殺趙同趙括在十七年安得有程嬰保孤十六年
之事且晉獻公詛無畜羣公子則公孫杵臼從何而
來邪
史記楚世家楚王負芻十三年秦將王翦破我軍
于蘄殺將軍項燕五年當始皇二十四年秦將王翦蒙武遂
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至秦始皇本紀則曰二十
三年王翦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秦王游至
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荊王反秦于淮南二十
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紀事異同若
此
秦始皇琅邪臺碑武成侯王離名列通武侯王賁前
疑王離係王賁兄子而所襲侯爵則王翦之遺也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王隱蜀記龐德之子龐會隨鍾
邵入蜀盡滅鬬氏家王帥堂峯著辨言王隱之言多
誣妄余考困學紀聞亦云庾亮以筆札嗤王隱隱因
爲折翼事以詆陶侃是隱生平所著述大略可知

晉武帝雖由篡奪而寬厚和平實駕于唐宋其平吳
地獨斷獨行不爲賈充輩所惑尤見其沈毅惟末路
太子之立不免貽議後世然溺愛不明人之常情未
可遽爲責備也後人援范文子外寧內憂之語以平
吳爲武帝詬病不知日中必彗時不可失且令當日
舍吳不伐至懷愍時中原大亂琅邪王將從何處更
建基業是東晉百餘年偏安皆食羊杜之福耳事之
明效如此而論史者猶復呶呶不已良不可解
大蘇文之悖謬至武王論而極謂武王非聖人尚屬

寶拾叁册 99版

子家恒談夫武王心迹如光天化日本無可議使舉舜禹之揖讓文王之服事以塵例之已乖論世之識乃曰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不更可駭乎文若一纂圖纂雄曹操之鷹犬耳黨惡助逆五尺羞稱聖人之徒四字何爲乎來孟子所謂邪說淫辭恐未必若是之甚

司馬文正歐陽文忠于古正人所著通鑑五代史于古大文乃于帝魏寇蜀帝朱梁寇河東大書特書且著論以明之若不知萬世之有公議者蓋宋氏以篡

竊得天下後論朱梁郭周一脈相承即遠而曹魏亦是澠觴嗚矣爲忌諱計不得不出于此然則二公著論皆昧其本心者也何怪陳壽魏收諸小人乎

通鑑之最不可解者唐文宗甘露之變一事夫李訓鄭注始進雖不謹然當日固親奉主命討滅逆奄較之實武何進更屬光明正大事敗週害作史者猶當褒其歿于王事如之何以伏誅書也元與與謀王涯賈餗更屬株連被禍乃累牘連篇書其慘況且著論頗嚴如通鑑之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則綱常謂司馬溫公通鑑虛費一生心力然哉然哉

千古多不平之事東漢宦官屠戮忠良最爲慘毒內惟王甫窦碩二人伏法張讓等雖死于水已得保首以聲其罪而快心于其死是直全無心肝者矣通鑑

頓而忠如呂彊反不得其死晉魏時雲擾諸國暴虐
如石虎赫連勃勃負義如姚萇沮渠蒙遜尙得正斃
而寬厚仁恕之苻堅身弒國亡爲天下僇笑唐之藩
鎭忠誠精白莫逾于田宏正乃父子幷命殞身湛族
奉順討逆者有陳仙奇劉從諫乃一則及身被殺一
則傳子覆宗其他兇狡畔逆若吳少誠朱滔王庭湊
輩爲天地覆載所不容者反安然無恙少誠且抗命
二十餘年庭湊則傳世七葉覩此三者天道有無不
其然與

魏徵王珪去建成事太宗宋儒以爲訾議夫建成被
殺尙當高祖臨御之時天下則二子
者高祖之臣而非建成之臣也高祖使二子爲太子
官僚而二子必反戈報仇或自經溝瀆以從倘使建
成登基則房杜輩必將擁戴太宗起兵犯闕斯不失
爲臣之義乎然則後代若魏廣孝張玉之徒洵屬聖
及子孫雖仇讎敵國不若是矣夫淮陰侯雖冤猶以
巧坐以辜至末年則借胡藍黨爲一網打盡而漏網
之人尙有馮勝傅友德則先後無故殺之迨殺友德
而太祖亦將殂矣鋒鏑餘生瘡痍剝骨誅醢屠慘
李文忠廖永忠輩則文致其罪李善長朱文正等則
其頸則戮其子姓以補之如鄧鎭常昇胡玉皆是也

分茅裂土起尾大之嫌卽鐘室禍作亦借舍人告密
至英布臧荼陳豨盧綰則更反戈內向叛逆顯然若
明祖諸臣曾有是乎其身皆在宿衛之中非有兵權

可操與援可結乃不反于羣雄角逐握兵出律之時而反于天下鄙薄下鼎久定之時雖至愚者不爲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刀鋸鼎鑊之下死不瞑目矣見殺之後尙作照照感歎吾誰欺欺天乎然猶曰諸臣同起壟上且皆抱遜才或未免開覬覦之漸故不得不假手除之以爲後世子孫計若文人墨士更何能爲乃一時如宋濂劉三吾高啟徐賁張羽孫賁郭奎張丁王彝魏觀戴良凱蘇伯衡謝肅黃肅楊靖王朴茹太素秦達王行黃哲張宣張尙禮陶成會徽朱同

童冀丁麟無一不僅極典此亦史書中所僅見也畫工若王紫超原陳汝言周位盛著至于蘇松財賦浮于天下之半吉袁諸府令民不得安葬棺槨皆棄于水矮婦不許守節古今來有如是開國規模否凶德腥聞千古孚匹鼎革以後豎儒鄙夫尙爲之歌功誦德何也

十國諸主惟淮南唐吳越本國人若蜀主建許州舞陽人後蜀主知祥邢州龍岡人楚主殷許州鄧陵人閩主審知光州固始人南漢主隱蔡州上蔡人南

平主季興陝州硤石人皆在中州數百里內亦一奇也

慕容彥超史言爲漢高祖同產弟何以異其姓其故不詳考劉崇爲高祖從弟爾時尙迎其子贇嗣位而彥超無聞焉殆高祖之同母異父弟史諱之耳

十六國春秋前人疑爲屠喬孫項琳僞作然當時事蹟散佚已久二人自掣籍中摭拾聯綴至百卷之多其才識亦有明所罕見矣按古書之見于永樂大典者尙班班可考至中葉而散籍淪亡反踰于鼎革大約因纂修大典以朝廷威令脅取之民間後則掃擄割裂成一無用之書而原本遂盡化爲雲煙豈非一大憾事

唐宣宗爲李錡沒入宮人鄭氏之子登極後逼其嫡母郭后自殺史文甚明乃裴庭裕東觀奏記言郭后與弒憲宗而宣宗正其罪蓋所以貢諛黃梨洲反信爲實然載之破邪論則其爲顚倒是非益甚矣明世宗逼孝宗后張氏不得其死張璁桂萼輩實附和之蓋卽庭裕之故智也

自周張二程始倡道學於南宋而有紫陽聖學中興
固無異議陸子靜與朱子同源異流然不過議論各
持一見非有仇敵水火之分也王陽明學宗象山其
于理域未盡醇正然動業文章炳麟天壤眞道學中
偉人卽所謂致良知者亦本聖訓豈得漫然狂詈之
乃近代講學者于二氏異同輒嶽伐尤詆刺不休
詆朱者固屬妄人排王者亦豈端士且人心險陂不
可究詰居今日而果能正己修身依歸先儒毋論宗
朱宗王俱堪無媿名教否則或行濶言滿或迂鄙無
識而徒效齋夫喋喋是眞朱陸之罪人也
理道精蘊朱儒言之已悉近所著述皆浮辭贅唾耳
非但無益于風俗亦且無益于身心學者弟宗訓述
不立議論吾未見世道人心之不可問也而乃斤斤
自許曰干城羽翼或則曰不排擊陸王則天下之禍
烈于洪水猛獸是何言與
語錄肊自沙門本屬緇流惡習卽詩詞內採用亦宜
審擇況闡揚理學肯戒異端豈可反蹈其最下體格
乃宋儒語錄全然效顰更有黑窣窣地心要在腔子
裏咬得菜根諸俚鄙之句卽注四書尙有嘆緊爲人
處活潑潑地等類良可怪也
乾隆丁卯間邑人某重修吳江縣志逸史仲彬致身
錄一事刊就後闔邑士紳公憤具呈邑令不能屈卒
錄原文編入其呈詞中有曰層層瘴雨蠻煙王臣盡
瘁歲歲新蒲細柳野老吞聲願纂儐之職維勤而貝
錦之興特甚南詔鷓鴣春莫帝子歸來西曹猩狖霜
嚴孤臣長往又曰倡私議以誣誣早警終雲之一炬
尋徐聲以附和恐慚青簡之三長其餘警聆尙多仲
彬致身錄雖有可疑然余謂自古斷無忠臣瑰行鑿
空撰出而能流芳百世者如以爲僞則當時士大夫
豈止一仲彬天下之欲揚美其祖先者豈徒一吏氏
之後裔而彬巋然獨傳且兒童走卒莫不談之津津
也或者當成祖誅夷忠義時語言忌諱文網密羅爲
仲彬者旣屬從亡敢著書以暴己之行跡乎致身錄
之作大抵其子若孫僞述以實之者事業勳名半從
附會遂開指摘之端是仲彬之行反爲致身錄所晦
也從亡之眞斷無可疑致身錄之僞亦斷無可疑其

所援据者史明古之墓表及吳文定所撰明古墓表天明古不生于化治間乎憲孝非成祖之子孫乎明古非仲彬之曾孫乎倘因明古形之于筆而執其曾祖招納亡命淵藪逋逃之罪語恐仲彬之骸骨將不能保明古之心安乎若潘稼堂集中從亡客問致身錄辨稼堂胞兄力田與其友吳赤溟作樂府及吳徐亦以建文出亡爲眞稼堂安得有異議天此何爲與毋論其說之是非即此一段氣矜千古笑齒皆冷矣

黃扈堂曰錢受之辨致身錄據史鑑乞吳文定撰史嫌此露于筆墨而自相矛盾回護成祖謂諸忠臣已入本朝明不出入牧齋心地之卑污畢見矣扈堂之言如此嗚呼辨逐國者首發難于受之乃受之一人之身已陰陽時著于辨以爲尊者諱其遜閒集時已入本朝不諱親洽公下獄之故則金川夜遁之迹于是益彰明較著矣受之在勝國時已入本朝不諱親洽公下獄之故則金川夜遁之迹于是益彰明較著矣受之在勝國

閃爍牴牾異同則竹垞稼堂之喙亦可少息矣按朱竹垞上史館總裁第四書其大旨謂本之實錄屏誣善之辭夫實錄爲宣德年間諸臣所修今以爲據而盡削野紀之辭且以成祖爲善是得爲公論乎楊善坐罪繫獄給得同在獄章樸家藏方孝孺文集首諸官遂復善職而僇章樸而謂當時人有敢以出亡從亡事形之于筆以自取殺身者乎姑人有識可嘻甚矣已全乖尚且強辭奪理曰作史貴乎有識非服事成祖之子孫者書乃敢出且受之曰今日孰非服事成祖之子孫者而必使成祖無所容于天地之間人挾射天之矢家朱欠菴曰致身錄出于萬歷時人疑爲史氏之後妄

作然余聞嘉善池灣沈氏其先史墉也家有建文帝篆小雅堂額自史移至懼禍鑱其末款沈石田集有登小雅堂哭史彬詩石田詩在萬秝前謂史彬始見于致身錄之傳誣其說非矣

方正學之死友鄭居貞鄭公智胡之昭盧原質門生林弁廖鏞廖銘俱坐死朱竹垞曰正學之友最莫逆者莫如宋仲珩王孟縝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為及門高弟內惟仲縉早卒其餘咸不及子雖緝其遺文以傳足以

喜其可指為偽造之證也亟曰是直犯孝康帝之諱偽作可知吾不知曇標為何物黃屋寄曇標作何解也

鴻緒明史例議又云曰遜曰諱則登極二三年間專行削奪之謀會無寬假之詔及至欲執戮燕王為其逼迫自殞厥躬即云出亡亦是勢窮力盡何遜何讓之有夫建文云亡所以逃死遜國之名皆明人為周旋燕王計強加之耳豈建文帝自云遜國讓國哉

朱竹垞據實錄以黜野史至萬秝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則又以為疑是點竄元朝故臣憶庚

申君而作謂天命潛移四海心豈宜出之帝口夫此句不宜出之帝口則乾坤有恨家何在六宮猶望翠華臨反宜出之元臣之口乎況庚申君亡奔漠北未嘗爲僧則風塵一夕忽南侵南來瘴嶺千層遍及款段裘一聯又作何解且以元臣而用洪武正韻亦奇

都門仰山寺有姚廣孝像自題贊云這个禿厮忒無仁閻名垂千古不值半文後錢蒙叟譏其爲王賓所不齒王儉齋明史例議許其爲異人蓋反不如廣孝昭代叢書 癸集 夢園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自知之明也 欽定四庫全書斥其逃虛子集不錄乃萬世之公論耳

侯朝宗于忠肅論持議偏謬前人久已訾之今春見明人文林琅邪漫鈔痛詆忠肅而惜徐有貞不能暴其無君之惡殊駭人聽王西莊曰蘇人好詆毀于忠肅其源皆起于祀希哲希哲爲徐有貞外孫文林拾其唾餘耳以梓里之故而諱忠誣善天理人心澌滅盡矣

艾千子曰王弇州四部稾及其外集多被嘉靖間事

昭代叢書 癸集 夢園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于世宗之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子嬰也以世宗英武威福操縱無所旁貸世貞父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眞怨毒之于人也媚時相以要贈卹遂知有時相而不知有君天下後世讀世貞書以世廟爲何如主余謂不然世宗無心于役諸臣特嵩世蕃巧計中之而不覺則是操縱由人大愚不靈非嵩世蕃主之而誰主之哉嵩世蕃者亦豈特一人不止一王怦天下後世之罪嵩世蕃者亦豈特一弇州江右人每以桑梓之故喜爲嵩訟冤千子殆不免鄉人之見且世宗剛愎猜忍拒諫飾非自矜得計而其實爲權奸所玩弄行事灼灼在人耳目然則千子且不能免諛須之譏烏得以修怨無君訾弇州哉

嚴嵩爲有明巨奸然溫體仁實駕乎其上嵩殺人人皆知之體仁殺人人不知也亘古奇凶唐則李林甫宋則秦檜明則溫體仁

明莊烈五十輔臣溫體仁一李林甫也周延儒一賈似道也薛國觀一丁大全也楊嗣昌一王安石也得

一人足以喪邦乃聚羣小于朝而心膂寄之十七年而後亡幸矣五十輔臣鼎革後尙存十六人後傳冠死難王應蔣德璟范復粹孔貞運隨卒黃士俊黃景昉吳甡錢士升魏炤乘數年後卒仕于　本朝者六人謝陞李建泰張四知何吾騶方逢年姚明恭元吳egin 桑海遺錄止載龔聖予文宋瑞陸君實二傳序稱其文類馬遷班固所爲陳壽以下不及也今歲得陶南村草莽私乘始獲見之良不愧斯語而陸傳更爲佳絶今錄其贊曰昔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請

備其人也及襄子爲智伯所致卒以晉陽獲濟自甲戌大敵渡江東南如晉陽可走者何所再造而亡幾及五年竟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使其民效死不去惟有皇皇遷轉而已國之亡固有天數抑亦人事有不至與而吾君實夠盡瘁死而後已嗚呼天邪人邪

趙與峕賓退錄載兩王安石贊最爲痛快與峕不以爲然而繼以陸九淵王文公祠記則詆淫邪遁之辭

朝國史曰紹興二十八年修　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有以燭其姦則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尙忍言之哉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僞而辯王莽

誦六藝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王偁東都事略曰傅或作稱考其字鳥季平則作稱爲長　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乃不能引君當道而以富國強兵爲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淫薄惡鯁正樂諛

佞是以廉恥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者豈不然哉嗚呼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土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

楊雄劇秦美新蔡邕勸董卓之死後人或有恕辭然雄集尙有元后誄曰勉進大聖上下兼該翟祥衆瑞正我黃來天之所廢人不敢支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云云邕代羣臣上表言卓廢黜頑凶援立聖哲云云

志行掃地恐愛之者亦不能爲解矣

明姚叔祥見只編曰吾郡宗給諫宏遷官江右方表旨籍分宜相宗實與監籍之員言嚴相青褶紗巾手持小書數帙而出監籍者難之嚴曰此經驗方書欲藉以送老耳監者曰方書有刀瘡藥否曰有曰能治得楊繼盛沈鍊頸創否嚴默然監者曰若然則此書猶無效者也遂奪而投之火按此事大快人心然頗怪知不足齋叢書刻天水冰山錄後不載宗名偶檢耳談載嘉與宗宏遷任江西豐城令行取收給事中

四公者雖賢否不同而成敗生死俱關國家大運乃乃知其非謬殆冰山錄偶遺之耳

阮大鋮既入逆案屏居金陵每夜逃燈壩傳奇見池北偶談今所傳燕子箋春燈謎牟尼合獅子賺雙金榜名石巢是也余少時得張損持太史家藏詠懷堂戊辰年詩刊本甚爲僻秘後爲王光祿借閱光祿故後此書不可究竟矣戊辰係崇禎元年正大鋮遯迹金陵時也

孫退谷春明夢餘錄載崇禎十三年大學士范復粹清獄疏言奉命清理刑獄見有公狀一紙係未結犯

官侯恂傳宗龍等共六十六名內而尚書侍郎都察院詞林科道部屬外而督撫藩臬給諫宏遷官江右方表一不具點名挨審陸續先後不見其多及察各招凡內外文武又一百四十有奇亦甚可痛矣云云嗟乎淫刑若此國安得而不亡乎

崑山徐開禧涉園瑣記曰粵東韓崇伯若海于萬秝丙辰天啟壬戌兩校會闈所得士丙辰有洪亨九承疇阮集之大鋮壬戌有倪鴻寶元璐黃石齋道周此四公者雖賢否不同而成敗生死俱關國家大運乃

皆出自一房豈非異事

有元一朝文章風節萃于婺郡至明初猶然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葉景高容金華人楊仲宏載浦江人黃晉卿溍義烏人柳道傳貫浦江人胡古愚助陳鹿皮樵東陽人吳滄仲沆蘭溪人吳淵穎萊浦江人王子正傳師道蘭溪人戴叔能良宋景濂濂浦江人王子充禕義烏人蘇平仲伯衡胡仲仲翰金華人張孟兼

丁浦江人

命名亦有風會王莽禁二名東漢三國時遂無一人

有兩字名者晉宋六朝崇奉二氏人皆以法道僧慧
命名至五代宋初則競取重延嗣思延光紹匡敬行
宗審存繼從處彥傳知守崇承諸字爲名不過二三
十字若或限之上自君公旁及契丹西夏無不皆然
名明太祖禁複姓命皆去其一字故大僚有司姓建
時侍公姓萬稘時嘉靖時粵
郎中姓高軒姓成化時詩人歐姓
侍郎翥軒姓侍郎親詩人大任
呼姓崇禎時吳人谷而皇甫閩人則又不改萬稘中四皇甫
涕沖汸濂又有刊舊唐書之閻人詮

王文簡公池北偶談居易錄載僻姓詳矣今仕籍又
有倉姓中牟人兩淮運使聖齋編
修聖脉蘇州總捕廳斯升縱姓蕭縣人員外
府丹山西僻姓最多乾隆辛卯鄉試第二名撖夢元第
四名冀光亨第五名粟某五魁中僻姓凡三莫學使
試牘中有圖維錦戊申舉人有娶蘭若按鮮于樞困
學齋雜錄有撒舉山西人疑撒字係撖字之訛
有明初年不諱君名上一字係預定無論已穆宗名
卽世宗名厚字卽元基字鎮字深字中葉人皆以命名惟張
聰因嫌名改字敬然他無聞焉且深州憲宗名鈞州神宗

名皆不避也至崇禎三年閒始諱校尉爲旃
爲簡討又成基命以避宣宗名以字行河南鈞州以
避神宗名改禹州洛陽上洛以避光宗名改雒陽上
雒而深州深澤縣又不改魏國公徐宏基名亦不諱
惟無棣縣則永樂時改爲慶雲殆以其名近不祥耶
又按張采太倉州志諱常作
嘗由作緜校作較檢作簡
晉南渡後謝氏勳業最盛然兩漢閒竟無一閒人惟
更始有尚書令謝躬赤眉黨中有一謝祿其始見于
三國時者魏典農中郎將謝緝爲謝鯤之祖
廣西東蘭州土官韋氏自云係韓信後當鍾室之難
有客匿其孤求撫于蕭何何作書致南粵尉佗佗慨
然受託氏以韋者去其韓之半也萱文友嘗爲韓嗣
辨言何斷不敢致書于佗佗亦斷不敢受何之託其
詞甚辨而末段則云韋未必由于韓也卽出于韓亦
必信之少子知尉佗之未心服逃命往從之而佗未
必知之也若以爲何之謀無是理也
李義山詩集注宋愚菴本佳矣馮孟亭本穿鑿附會
最可異者凡例載有吳江徐澄園遺稾視朱氏程氏

爲優語徐爲余之梓里其人本不讀書何由而有注本乃年譜及注中間有採取則皆痂詆義山者夫取古今人之著作而箋注之大約皆愛之慕之若欲毀其人而爲之注則千古所未有也

義山無題詩皆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馮氏必每首指其命意穿鑿無謂而于藥轉一詩乃臆斷爲刺公主私私產夫義山不過偶用雨如巫事作對耳與公主私產何與且公主私產豈必在庭上而憶事懷人兼得句更作何解

上元夫人下降語何嘗有一字涉及宮闈卽用鄂君繡被鳳紙相思亦與曹詩內阮郎玉女等乃後人因之則周不應膺國封也豈蘄王功盛封及妾媵耶按其中有七夕來時四字指爲太眞人宮之事胡孝轅復以簫史水精盤五字爲刺當時入道公主媟近二楊國夫人茅氏秦國夫人周氏蘄國夫人王宇泰未見碑文耳蘄王延安人意白氏係正室梁氏周氏以蘄王功大均受國封惟茅氏則不知其所從來又按教人而作而馮本卽援爲藥轉注之張本如酷吏舞文必文致人罪而後已吾于此不能無世道人心之憂焉又以錦瑟爲令狐氏青衣則碧城左與言有贈妓張穠詞穠後爲張俊妾以其同姓改

為章武林舊事寺張府節略有咸寧郡夫人章氏即其人也

市語以什物為東西明崇禎帝嘗問其義周延儒對曰南為火北為水火至足無待交易故言東西而不言南北也按此乃附會之談市肆所鬻四方物產舉東西而置南北省文耳猶市語皆言南貨不言北貨也翟灝通俗編古酒器有玉東西之名紀昀槐西雜記有牛醋笑歎玉東西之句

唐堂集路氏族譜序華亭路華以丁產甲吳中明高帝籍其家誅戮極慘華母張氏抱幼子逃至陶宅依

黃子澄方孝儒夷其族執鐵鉉于山東至京殺之其

隱雖破家不顧今王鴻緒明史藁止載成祖殺齊泰為捐軀赴義而建文帝潛蹤遯迹臣民無不共相容

成祖篡位仍復洪武舊額故爾時臣工當革易時爭不言南北也按此乃附會之談市肆所鬻四方物產

宏間遷居者日盛以富土之名賈禍也離合其文改為同

明太祖平張士誠惡蘇民為張守城不下也蘇松田畝悉照私租起賦建文二年降詔減免故毋踰一斗

姓為劉萬秣末始歸吳江族譜亦詳其事富土至成

餘居戮忠臣數百人株連夷滅親族千餘家妻女發教坊為倡俱諱而不書即復蘇松浮糧亦為之諱蘇

遇赦而後復路姓夫明祖之籍富民豈獨路氏就松

曷若曹瞿呂陶金倪諸家非有叛逆反亂謀也徒以

擁厚貲而罹極禍覆宗湛族三世不祥當時纂實錄

隱其猜忌殘忍之迹不載往往見諸野紀家乘然後

知諱之可以莅史漏也按我邑富土鎮有沈萬三之

壻顧學文通某序班之妻序班之兄訐其為胡藍黨

遂滅沈顧二族并盡洗富土之民而夾其室廬余租

王又樸詩禮堂雜纂曰崇禎時軍事旁午官責民養

馬凡一馬死民賠累不貲至鬻身以償又除房租地

租更責民按屋問科出錢謂之稅房間架崇禎帝最
刻者賊薄京城徧向朝紳借餉且及民間及賊入而
內帑尚數百萬人傳庫藏空虛乃戶部之庫耳
明正統中吳人徐庸用理選永洪宣正四朝詩爲湖
海耆英集余少時有張損持太史藏本字倣宋刻甚
爲古雅今已亡佚庸詩著錄于列朝詩乃明詩綜僅
見其字于王璡之下而不登其詩殊不可解
知不足齋叢書周公瑾蘋州漁笛譜後有王欐跋黃
東發紀要逸編後有陳朝輔跋按癸辛雜識王欐詔

欲黜蜀帝魏黜南宋而進金元并排擊宋子其言狂
賈似道作螺鈿卓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當國盛事如
鄧渚守城鹿磯秦提之類賈相大喜又魏忠賢逆案
陳朝輔在交結近侍第四等是二人適爲二書之玷
蘇伯衡題鄭宣撫墓誌後秦檜忌川陝宣撫鄭公剛
中以趙德夫領四川總制財賦德夫辟晁公武幹辦
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二人合謀興大獄公謫封
州以歿檜德夫不足責公武即著郡齋讀書志者乃
殺人媚人狡險無恥至此唐順之受嚴嵩指使劾王
忤至死正復相同
桐城錢澈之復社名流乃其三國論曰設使操當日
不迎乘輿而歸諸孫劉此兩人者能一[illegible]請天子命
而奉行惟謹乎殺董妃后屠滅大臣要亦相逼使然
吾恐問操罪者當此之際爲人所圖亦未有束手就
死也劉備之寬仁忠信特以圖反操而濟事耳豈其
本心哉使備爲操亦未必不然云云以操則未減其
已著之罪以備則巧索其未形之瘢褒心病狂眞無
忌憚之小人哉徐斐然採入今文倘見無識極矣

王漁洋謂世人作詩文稱曹操曰魏武帝曹公而稱漢昭烈反曰劉備爲別有情腸余觀鍾會檄蜀文且曰益州先主是仇敵尚不忍斥其名也

王安石詩云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安石一生效法于此可見且其得君行政也實由交結內侍張若水藍元震亦可醜矣

陶南村輟耕錄載當時畫天子宮居中者爲虛丑宮居中者爲牛鬼蛇神婁室皆在本昭代叢書 癸集 夢閣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宮宮中乃知前人不過取司天奎星分配十二時初無深意二十八宿背前參後順治年間用西法算書改爲參前背後乾隆十九年重修儀象志纂修官請于十九年爲始依古改正仍以背前參後爲序則二十八宿之分列四方以七宿分配七政皆木金土日月水火爲序西方七宿亦火前水後與三方之序脗合

黃梅時節家家雨係趙師秀約友詩見滿苑齋集今訛作司馬溫公四時讀書樂詩係宋末仙居翁森作治家格言係　本朝崑山朱用純作今俱訛作朱子

流俗相傳牢不可破

毛西河著書每援其友張南士之橫議如經學則痛詆朱子人才則痛詆諸葛忠武論詩則痛詆李義山至詩話中紀食荔枝以張南士會言啖荔枝不如啖楊梅余因設一喻南士如海上臭人而西河則逐臭之夫也

壬辰會試余詩于中聯應平平處誤用蒭菲主司恐致磨勘本房胡師曰菲字固屬瓜聲然唐人到長卿習辭詩去緣焚玉石來爲采蒭菲韓愈送區宏南歸詩觀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蒭菲已作平聲用國朝人著述之多甲于前代其最佳者則崑山徐健菴乾學之九經解鄒平馬驄御驌之繹史仁和吳志伊任臣之十國春秋寧波萬季野斯同之歷代史表無錫顧修遠宸之宋文選錢塘厲太鴻鶚之遼史拾遺杭堇浦世駿之三國志補注金史詳校補闕無錫顧震滄棟高之春秋大事表是皆宇宙間不可闕之書而前人不爲置以待諸公亦奇矣

本朝初年因御史楊雍建奏禁舉子不得稱考官爲師并自稱門生故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稱門生筮仕亦不相回避以余所見若吾邑何令世珩爲巡撫閔公鶚元已卯典試四川所取士初不回避迨乾隆甲辰邸抄始有州縣回避本科主試官爲統屬大吏者後江西萬安令嚴安儒因戊子分校江南鄉試所取士丹徒張明謙爲吉安知府回避改知樂安泰安李太守堯棟固分支幸丑會試中取士相所見蟹螯如山魚背如城及天吳海若種種異而城方維甸爲山東臬使回避江蘇則主試官且回避

舉子矣

四金剛之名見于釋典通俗編載王業浚在閣知新錄云凡寺門金剛各執一物俗謂風調雨順字執劒者風也執琵琶者調也執纚者雨也執蛇者順也按唐書禮儀志武王伐紂五方神來受事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

紀事

唐韋刺史應物爲蘇州郡神祠在府學中祈禱者往宿輒以平日詩句示之有楚大遊嘉吳中家無音耗至廟祈之示以居閒始自遣微感忽難收之句後旋歸其妻已歿惟一女在焉始悟此詩下聯乃歸來視幼女零淚緣纓流也一士人夜在學之西廡見韋公著大冠絳袍車騎人馬旌幢纚蓋並從到詞前大椿樹上冉冉騰空而去蓬若雨爲作迎神歌曰韋蘇州山空無人霜葉滿霄幢雲馬何時返又曰韋蘇州山情水性詩骨寒安能局促爲神官

京口王侍讀夢樓未第時會用天使舟赴封琉球言所見蟹螯如山魚背如城及天吳海若種種異而莫神于天后之靈應當使竣時中途月黑猝遇颶風駭浪播天船岌岌欲碎舟中人屏息虔禱見有一燈明縣桅杪濤平浪息異香馥郁瞬息間已抵海山可泊處矣詢之長年云嘗行海中見繡幰軒車掠雲而過彷彿若飛或有青鳥異鳥飛集颺顛則一舟咸手額相慶百不失一

福州蔡璿善笛讀書山寺月夜散步寺門倚樹作梅花三弄俄有少年自石徑山嵐蔡曰步月山嵐忽聞清音令人色飛眉舞某嘗學步惜未攜笛可同至敝

廬一證短長否蔡欣然同行約數武有小屋數間琴
書瀟洒平頭一人烹茗相餉少年推窗月光透入如
晝見壁間縣笛甚多少年隨取二枝各執其一相與
鳴和笛質既佳製復近古蔡撫摩不忍釋手少年卽
以持贈月倒回廊蔡起辭歸慮不能辨路少年命奴
子隨行至寓謝去明日蔡將重訪之偏走山坳迄無
所見

杭州有柴打鼓者以鼓吹爲業嘗醉臥古廟夜將半
見道者入廟神龕座迓之稱爲大仙柴躍起執其裾
道者曰汝欲隨我但甚艱苦能無悔否柴曰能乃命
柴閉目攬袪恍惚間如行萬里至一荒山傍巖穴茅
屋一楹蕭然無所有道者入室徐取綠草一莖令柴
執此于山前後采之盈數掬歸以拄杖畫地爲八卦
投草于中自然生火頃刻俱燼以口吹之下有粉如
霜柴掇食少許腹卽果然又令于山穴拾石子數斗
投其中氣蒸蒸然須臾而熟取啖之味如芋柴愈信
服晨夕侍立忽一日謂柴曰同袍約我遊瀛洲殆將
至矣頃之有羽衣者十數輩羣集道者囑柴曰謹守
廬舍毋得輒離五日後我卽歸耳相率凌虛而去柴
默坐室中飢卽以拄杖畫地爲八卦投以石子熟則
取啖或蒸草而餐其粉無不如志三日偶至山後縱
步忽有大江波濤洶湧頗似錢塘柴鄉思頓興嗟嘆
不已遙望有大帆破浪而來問之乃賈舶將自乍浦
入口者柴求附載舟師停棹以小艇泊岸柴馳蹕
洞掇拾石子綠草無數并藉拄杖入舟速如飛頃
刻而歷萬山方翹望間舟師呼曰已入乍浦口矣附
舟者盍起行柴倉皇登陸舟隨解纜去柴沿灘行數

里始有人煙詢其風景頗異致詢士人言語不通久
而始知爲四川嘉定府界柴錯愕不勝然猶恃有牌
檄之法遂問途獨行數里卽取拄杖畫地爲八卦投
以石子不爽也再投以草亦不爽也柴皇急無措大
號覩者厝集詢故柴以實告衆以爲狂柴不得已行
乞而歸三年始抵家

錢塘袁素文名機太史子才妹幼許字如皐高氏子
後高以子有惡疾願離婚素文曰女從一而侍之死我守之卒歸高高躁戾跳蕩傾奩具爲狎邪

費不足日扑扶至以火炮烙之姑聞奔救毆母折齒
既欲賣妻以償博者不得已始歸母家長齋素衣孝
養母氏高病狂死哭泣盡哀血淚交迸越一年亦卒
檢篋笥中得手編烈女傳三卷詩一卷有詩曰有鳳
荒山老桐花不復春死猶憐弱女生已作陳人燈影
三更夢墨花頃刻身何如蜩與鷰鳴嘍得天眞
錢蒙叟之父嘗觴客行酒政首座者命各舉四書中
語以口字多者爲勝有客舉人知之亦舉四句凡
爲口者十八衆皆歎絶蒙叟時髫齔在末座舉謳歌

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遂奪其幟蒙叟與梅村芝麓
同席賞牡丹觴政以一字貫玉樓春三字蒙叟舉青
字梅村舉小字芝麓苦思不能得因詘服以一字貫
窮五車無之矣崔在下者簡字可也玉簡穬
闌春蕙也臺字亦可也玉臺瘡臺春臺也
山陰翁鴝公 蓮標 之父遊幕川湖聞落魄歸附舟至
道州病甚舟人棄之而行翁窘一漁舟後病革命漁
人貨行李爲殯資而別有金鎖命之勿遺有物色者
則出之爲識翁歿後漁人爲瘞于江濱後鴝公早發
不就職遨遊四方覓父不得蹤迹至道州藐耗隨訪

投淵卑命三女皆攬裾相從薰姑獨歸告父母願得
合葬而後赴江踐言明日踵其扉擁抱而出遂厝于
水次久之水出青蓮花瓣皆五出有五翠鳥翔泳其
上風晨月夕時聞歌聲隱隱人皆以爲仙去

永安女薛芸慧而黠風姿韶秀且與衆女伐薪于山
腰鎌帕首掩抑可憐吳下士悅之遺之以藕且贈歌
曰菡萏兮連枝空房兮難支花飄搖兮子心苦願贈
汝兮長相思女不諳藕以問士士曰此相思種也乃
代女荅歌曰苦心兮君知出淤泥兮何時爲雙禽兮
耳公竟欲以讎敵相待邪紅袍者亦擲劒謝不敢生

門忽啟紅袍者亦仗劒而出生擲劒而笑曰聊相戲
耳公竟欲以讎敵相待邪紅袍者亦擲劒謝不敢生
因延之坐叩所從來紅袍者曰某故明末將軍鎮守
潮惠遭海寇之難一門子女及家丁百人皆死于此
游魂不散依戀茲土耳生折之曰公爲海寇所害于
母曰女本侍書仙下謫今青蓮已胎行復上昇後有
異花發于池畔即其徵也明日入山士偕之行未幾
後人無與前宿此者皆得疾而亡何遷怒若是將軍
花發于池久遂瀰漫風裳翠蓋香聞數里爲邑中勝
曰某九泉賓恨恩得有心人而告之然世人如君臆
觀永安故無荷土人怪之以爲此飛來花也
略者有幾皆驚斃耳于某何尤生曰公之眷屬皆殉
難今仍隨侍左右否將軍曰君欲見之可一呼而集
潮陽某令赴任時攜其友某生同行宅泝隘甚生素
也隨有怪風起于庭戶後門大啟男女十數輩魚貫
豪放輒苦之一日散步室後有雙槐畫扃自門隙窺
而出徘徊悲泣慘動心目樹杪風聲颯然落葉滿地
之庭院爽塏花木葱鬱詢之祇候云園亭多怪異宿

逼視皆化爲人池中泉湧如山亦有數十輩鴛濤而出皆支體不全者號泣相對將軍亦掩面悲啼袍袖皆溼隨叱衆退收淚謂生曰石爛海枯天荒地老悠悠今古此恨何窮生亦揮涕謝之雞鳴月落將軍趨屏後而隱生恍如夢覺晨起出與令言之衆皆駭歎令詢諸邑中父老知其名氏設詞署側瞭望奉香火而閣中遂寂然矣

葉元禮 舒崇

年少美姿容當世有叔寶安仁之目嘗遊西子湖夢與湖山神遇歸而不能絕作詞以自警

聽山陽一笛風何人共留香坐間疊小鬟籠千里約甘年事三生石五更鐘烏衣古巷清秋月念會與壁人同無端消湯誤臨邛漫贏得同心墓草紅寂寞望華表但搖漾水連空

吳門某美姿容工絃管托身維揚商家出入以紫簫自隨一夕吹簫月下忽有白髯老叟至詢其年遽以已女許配邱邀至家設席相待偏遊園亭見其女妖蠱動人恍如夢遇越日賄贅促其歸聘比歸父母疑爲狂出懷中銀驗之非僞遂偕至維揚叟置酒留賓果不誣也告歸約以某日送女來嬪及期果至船泊

絮語殷勤未怕人兒知道怪煞往還無迹如有約五更偏到指牆內紫荊一樹彷彿盤塘神廟可憐並體紗窗下剛半晌珠偎玉抱一樣有月明如水照破相

將及門啟視輿中某及女皆失所在轉瞬間妝奩諸物化爲烏有急出胥門視之船亦不知何往父悲其子人也爲女重至維揚尋舊所但見古廟三楹而已

松江林生家貧館于太倉之東北鄉春日出遊偶憩荒園徘徊久之抵莫始歸入夜就枕恍惚有青衣導之行山環水複風景絶佳傍石臨流園林窈窕入門閱數亭榭有方廣之庭簾幙深沈爐香裊裊林曰此倩移覩之不足良久雙鬟導二十餘歲女郎自屏後出殷勤設席所言皆飄飄有神仙氣林素不工文吶于應對唯唯而已席罷歸寢女郎薦枕席曉鐘始動卽促之起握手泣別且贈之詩曰婁江煙雨曉寞寞何事韋郎夢未醒惆悵閨懷言不得春風魂斷牡丹亭林方戀戀不忍釋手矍然而寤粉痕衣香猶在領袖

涪州熊映階同年弱冠登第丰神濯濯彷彿過江人物壬辰夏束裝出都余送之詩曰蜀水燕雲壯客遊芙蓉人鏡識仙儔瓊枝夜月無雙品玉筍春風第一流入洛士龍工妾賦渡江洗馬善言愁遙知擲果車回日是處紅簾不下鉤

同年孫編修辰東相寢陋自鐫圖章曰其子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取雜卦傳天造地設

岳威信公鍾琪爲西南名將威名不亞馬伏波西藏番僧號活佛者倨受王公拜不動見公則先膜手曰此前身韋陀也好書史吟詠不輟有葢園詩草其西寧口占曰幾度平蠻入不毛心傾報國敢辭勞天連塞草迷征馬雪擁沙場冷戰袍七縱計成三戍靖六花陣列五雲高壯懷自信還如舊劒匣雙龍尚怒號

三四兩句何減王威寧胡笳烽火警聯

前代藏書之家邊尚書貢王尚書世貞焦侍讀竑最著邊書燬于火王焦書亦散失鼎革間推絳雲樓最富亦成焦土今所傳書目從焚燼後彷彿憶記非全目也　國朝藏弆之多胥在吳越崑山徐氏傳是樓金陵黃氏千頃閣鄞縣范氏天一閣秀水朱氏曝書亭曹氏倦圃杭州趙氏小山堂最著今自范氏以外俱已輾轉剖散歲壬辰

皇上採訪遺書浙中鮑氏知不足齋汪氏飛鴻堂及

范氏天一閣維揚馬氏俱獻至六七百種仰蒙　諭旨褒奬各頒內府古今圖書集成鉅帙此誠儲書家不易遘之榮也

徐健庵尚書嘗直起居注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出何處徐不能對歸以問閻徵士百詩閻言宋陳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第不知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閩州蠻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崇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公叔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

問諸故老言湯若士爲王文肅主試江西所得士後知其未婚屬意焉欲以舍陽子妻之文肅復命後即膺命他出時眉公在塾課舍陽子因屬其侯若士謁見時觀其人品學問可妻與否迨若士來見以口語相失力沮其事故若士銜怨有牡丹亭之作未知信否近太倉汪編修學金建舍陽子祠以奉祀編修母天人王氏蓋文肅之裔孫女也

蘇州北寺內浮圖九級最爲高聳一日衆工修葺于塔頂上墜折竹數莖金聖歎偶爾道經于中檢得一枝示友曰此中有異物乃當日所用以鎮塔者也發視之果得吳道子畫又嘗與友人遊支硎山薄莫小憩有童子自塾抱書歸見客各一揖問其所讀何書童子尋思未對聖歎笑謂童子曰當是任人有問屋廬子章童子驚答曰是友問何以知之聖歎曰當童子卻視時此句已盡現面上人自不解細心看耳聖歎母懷妊夢則天后托生故小名武周見蔡九霞所撰行狀

昔人多有以名字相謔若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之類明末包爾庚與李待問相昭李詢包曰爾庚幾何包曰何待問故迺北儺謔戲美如須垓與徐昭法枋偕行吳門市中姜頌徐曰桓溫一世之雄尚有枋頭之敗徐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抵掌可稱對對

嘉興魏黃中　嘉琥　孝廉嘗渡江居焦山讀書凡八寒暑咯血而卒每當江清月白萬籟俱靜之時人輒見黃中徙倚松際彷彿生平苦思景象

明姚廣孝訪王仲光勸其出仕仲光擲杯于地涕唾交流其母曰衍可去吾子中風矣宸濠延唐六如至南昌唐見其萌逆謀遂發狂嫚罵濠不能堪而遣之

温體仁罷相後遊萬山中值莫求宿隱士之廬談論古今娓娓不倦後知爲温卽欠伸作痛楚狀曰舊恙牕發遂不復言問姓氏亦不荅三事世代雖殊而剛腸疾惡君子自有同心也

阮大鋮石巢五種曲燕子箋春燈謎牟尼合尙存餘有雙金榜獅子賺已散失不可復見阮曲最輕倩眞歌壇作手而湮沒不彰者後人惡其行穢耳馬士英善繪山水得之者改其名曰馬玉英嗟乎若果有馮玉英其人恐將易名以避之矣

明末石砫女土官秦良玉以軍功官至總兵嘗統兵入衛受賜頒詩其畫像流傳人間鍾山秀才　李研齋　夫人姚氏名　題詞曰翠羽明璫空諷得畫中春色傷心甚家仲淑

傾遼海塵蒙燕闕烽火連天悲蜀道繡旗千騎從君側剩巫山夔水想英風難銷歌青塚恨燐明滅丹心貲從何說對圖中遺寫儼餘碧血馬革竟埋千古恨鵑魂長弔三更月算紅顏命薄抵天家金甌缺調寄滿江紅用宋王昭儀韻也　崑山徐如珂天啟中任兵備道奏議中載綽閱將伍勘語于良玉弟民屏有儀容俊偉語朋良玉可知矣

都城宣武門外有四川營秦良玉于明末率師勤王屯兵其地故名都人王世德述莊烈帝賜詩云學就西川八陣圖鴛袖內握兵符古來巾幗甘心受何必將軍是丈夫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露宿風餐誓不辭飲將鮮血帶臙脂凱歌馬上清吟曲不似昭君出塞詞憑將箕帚靖皇都一派歡聲動地呼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籠遇之隆甲于南陳石龍夫人矣

康熙二十六年纂修　大清一統志　命司寇徐乾學爲總裁徐適致仕遂以書局自隨回南僦洞庭山園亭以卒業初　題請詞林慈谿姜宸英晉江黃虞

稅其事後復延德清胡渭生山右閻若璩錢塘沈佳呂澄慈谿裘璉無錫顧祖禹顧士行秦梓太倉吳曜唐孫華常熟黃儀陶元淳共十有四人內多知名士而胡非熊閻百詩顧景范尤地理專門也

李御史世琪劾溫體仁吳宗達疏其論宗達曰淹淹四載寂寂無聞仰鼻息于他人貪好官之自我眞所謂危不持顚不扶焉用彼相者也

長洲汪琬堯峰文筆雄健學問該博然素有心疾酉丙戌楚中浙中同時授梓楚本爲王令君某浙本爲趙太守起泉所刊鮑以文云再仙尙有醒世姻緣

小說益實有所指書成爲其家所訐至褫其衿易簀時自知其托生之所後登乙榜而終 酉仙後身平陽徐崑字后山登鄉榜候有柳崖外編亦以文云歲庚子趙太守之子會與酉仙孫某遇于棘闈備述其故且言志異有未刊者數百餘篇尙藏諸家

孫可望煽亂黔中有方于宣者諂事之爲可望譔國史稱張獻忠爲太祖作太祖本紀又爲制天子鹵簿朝儀言帝星明于井度上書勸進可望隨敗奔歸本朝于宣知禍及馳書丹徒錢公邦芑云欲截摘可

望以報國邦芑得書大笑荅以一絕云修史當年筆削餘帝星井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

烈婦東鄂氏歸宗室覺羅隆德結褵半載夫因弟天哀慟而卒烈婦矢志從死族姓咸環守之不得遂亟爲夫營窀穸墓成投繯死手書同穴二字于壁蘇郡守雅公爲徵詩于吳紉芳先生賦詞曰雨損荆花塵理玉樹池塘夢斷無尋處可堪鄰笛咽斜陽倩誰畱得王孫住碧血三升青絲一縷捐生只是心相許新

阡簇簇素車回鴛鴦飛上枝頭語調踏莎行

馬士英枋國日亦知重劉念臺欲招致之令其與阮大鋮解紛同登啟事劉唾罵不顧士英嘗有詩曰蘇惠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無多若使當年不相妬也應喜殺竇連波益爲此事作也

松江蔡少司寇鴻業家本素封仕宦數載囊產殆盡左遷甘肅方伯抱病乞歸以所居售人遷居九龍山課僕佃山下瘠田數畝以自給遇胠篋益窮困老夫婦朝夕祇薄粥二餐歲餘偕卒無子嗣姪居丙舍訓

十人榜發金果以第七名中式又丙午初秋夢觀江
甫鄉試小錄醒而追想之彷彿吳江學中式一人名
有奎字餘不能記後吾邑果中仲錦奎一人
山陰王茂遠自超行文瓌麗少年登崇禎癸未進士
選庶吉士流寇陷都城或傳其降賊後不知所終考
毛西河傳西河嘗輯越郡詩選茂遠從賊中歸投以
詩西河選其四中有鄴城夜走及哭周介生赴西市
題因以右丞司戶評其篇茂遠之父大恚謂吾子不
從賊聚諸挾宿憾者訐西河罪然則茂遠大約于甲

乙間逃脫南歸而旋卒也
查德尹輯聞有明季二事極可笑其一保督楊文岳
出師榜緝張獻忠畫一人頭題西江月詞云此是蠶
城叛賊而今狗命垂亡與安平利走東鄉四下天兵
趕上逃去改名換姓單身黑夜潛藏軍民人等綁來
獻功賞銀萬兩官加三級其一李自成盜據關中令諸生經
義俱散體不得排偶入股提督學政御史黎志陞等
式
八人各撰文一篇刊布爲式
葉虞部天寥世居吾邑之分湖幼育于了凡先生故
名紹袁婦沈宛君宜修少善詩詞兼工書法生八子
世佺字雲期世侃字聲期世俗字威期世侗字開期
世儁字書期世倌字星期世倫字聚期小紈字昭齊
四女紈紈字昭齊小紈字蕙綢小鸞字瓊章小繁字

宛君卒時崇禎壬申十月十一日也昭齊歸寧十二月
抱病卒于母家乙亥聲期卒于二月幼子殤于三月
宛君卒于九月庚辰閏正月戚期卒于鄰村之圓通
菴天寥棄刊午夢堂集在丙子之秋凡十種曰鸝吹

宛君愁言昭齊返生香瓊章窈聞續窈聞天寥伊人
著恩宛君百明聲期鴛鴦夢蕙綢影奩續些弔輓昭齊
著蕙綢天寥悼屺鴈哀諸子哀母悼瓊章詩詞
兼悉亡詩屺鴈哀諸子哀母悼兄嫂之作庚辰重訂以靈
護著威期易鴛鴦夢仍得十種至瓊花鏡則壬午續梓
經朱熙哲招魂事余于壬寅春始從袁氏鋤經藏本
見之而天寥自撰年譜則未得也今春得先生所著
分湖志手稿言書期殁于崇禎癸未年二十先生刻
其詩文及祭文名詹言此則更在十二種外者蕙綢

適城中沈氏女名樹榮亦有詩名于瓔適郡中王石
書乾隆甲午秋假灌蔌沈君珍藏午夢堂全集讀之
雜題十二絕霜角橫吹秋滿天紙窗風擺月籠煙一
編堆案從頭讀漏盡燈殘倍黯然會聞仙子萃蓬壺
桂殿猴山境有無底事生庭皆玉樹千秋佳話擅分
湖天寥七子四女及聲期芳雪軒昭齊所
婦顧威期婦沈皆能文疏香苕
居疏香閣午夢堂中玉滿堂今日銷沈何處問秋風
瓊章所居
荒隴下牛羊荒村蘭若臥碑豐妙格簪花筆陣空鄰村
西方菴有天寥碑帖括也教勞彩筆香閨雙絕更誰
記宛君手書尚存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世楷堂藏板
同天寥每一藝就輒倩其七年連理盡空房荊樸還
婦書之弟季若亦然
教委北邙昭齊沒後其壻不復問閭遺棺亦委
之不顧七年琴瑟未嘗伉儷見窈閨從古
紅顏多薄命莫言天壤有王郎偶隨雲影墮江鄉跨
鶴重歸仙路長自是紅塵留不得人間那有返生香
課食毒菌同時致殞又志稱雲期窮困早死顧茂倫
筆注雲期窮困以死亦無嗣
明文英
蓋僅有存者星期一人而已
丙申秋書賈持鈔本不全書求售內閣氏尚書疏證
藏有第一卷暨末二卷又有書目十四帙俱撮舉大
因試殞身督學倪三藍命以空名入洋婦顧
氏紘崑山顧咸建女也閨訃守制矢志終身星娥石
隕玉如煙環佩魂歸事渺然無葉漫傳青鳥信多才
多恨礙生天無葉堂渺師
所居見窈閨鴈陣分飛莫雨昏瓊花鏡

復證之道古堂題跋則康熙壬寅葉浦得疏證第二卷于繡谷吳氏雍正乙卯得四五兩卷于錢塘龔明水特爲傳鈔兼係跋語余所見者卷次悉符交臂失之良可惋惜汪槐塘道古集序集閻潛邱先生揭館藏書俱散失矣

乾隆乙未科放榜前一日　內閣有三白鵲飛出是科一甲三人休寧吳　鈖齡歷城汪　鏞仁和沈　清藻皆以中書應試中式然吳沈不半載而歿汪仕亦不顯

本朝制官各省鹽院及江西饒九道兼景德鎮窯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三元　世楷堂藏板

務皆必由內務府人員補授桐城方公維甸于乾隆癸未夏初吾邑有汎兵朱某月夜泊舟太湖濱某年任長蘆鹽院聊城任公蘭祐于嘉慶丙子任饒周霽榜眼沈昌宇探花梁詩正皆浙人也

九道又原任山西藩司貴州劉公清降調山東兗沂時同泊者頗多有商船載重資自蘇赴杭舟方駛行突有盜船二追及夾持其舟徑往湖中商人呼號求救衆皆瑟縮不前已至中流有自湖西載蔗來者一叟持篙立船頭一童在船尾搖艫聞聲噭應盜方挺篙刺叟叟以篙隔即刺盜溜盜墮水死旁一盜以篙從側刺叟肋叟以篙柄橫撞之盜亦墮羣盜知不敵隨逸去衆始敢鼓噪以助叟護商船抵岸商酬叟以蓋防盜夥之報復也

曹道嘉慶十九年以勦教匪功改授登州總兵官皆異數也

丹徒徐中丞嗣曾幼時封翁爲結姻于某姓其友爲媒封翁疾革某欺其孱困立意背盟其友數爲致辭決不可友憤然曰此子豈長貧賤者爾不可則吾有一女願以字之遂訂約而封翁歿公貧甚往依其舅

王十金叟受之即絕湖而去詢其姓字居址不肯言

天下學官皆在城內惟我邑在城外故形家言科第必外籍者貴如范少司空璟秀水籍吳閭學家駟桐鄉籍周制軍元理仁和籍金大司馬士松陸撫軍燿宛平籍周大宗伯兆基江夏籍陳觀察庭學撫軍預大興籍至李臬使治運則國子生王觀察曾翼泉使錕則蘇州府學生也

吾鄉吳公茲受壬寅病中紀言有二事其一太倉陸文聲曾訐奏復社張天如張受先者公赴永州推官任天如屬公云陸文聲在永獄盡爲我除之公曰且

伺得其便若殺人媚人余不爲也後公蒞任會祁陽盜馮異倡亂遣謀主張拱宸至永州勾結文聲約于圍城日從獄中起火以亂人心公偵知之提訊得實隨斬文聲其一福王南渡時楚撫何騰蛟言已題陞公爲辰沅道第當今馬阮當道賄賂公行每一道缺非三百金不可宜竭蹙措三百金付賫奏盧承差與之則沅道可得公辭以囊空後疏上止加衡永郴桂團練推官竟不得道考吳梅村復社紀事文聲去爲道州簿贓敗瘐死益得自傳聞未究其實

本朝異姓功臣惟平西靖南平南以謀逆俱除定南全家殉難餘皆世及今海澄公黃仕簡則悟之後靖海侯施某則琅之後靖逆侯張巨動則勇之後承恩伯周緝武則全斌之後成都將軍子爵慶成則孫思克之後漕運總督子爵梁鴻則化鳳之後鹽運使子爵趙之璧則良棟之後江南提督男爵陳大用則蕭之後

緬甸于乾隆十九年間木梳酋甕藉牙弒其長篡位傳子猛洛及猛毒猖獗特甚至四十四年猛毒死子

昭代叢書 癸集 夢闌瑣筆 卷第三十八 李 世楷堂藏板

賢角牙立爲猛毒弟猛晉所殺國人復殺猛晉迎其族人爲僧者猛隨立之益窮凶極惡終遭天譴與亡反覆不過三十年

乾隆三十年間緬甸滅暹羅據之暹羅國王走死三十五年有潮州人鄭昭聯海舶數千襲破之逐其戍衆盡得其地三十七年曾送兩廣人流落其境者回申國稱暑暹羅鄭昭今見邸抄稱暹羅國王鄭華遣使臣入貢未知華係昭更名或昭之子否嘉慶十五年間撫奏暹羅國鄭佛遣使請封大約佛即華之子

貴州諸土司水西安氏爲最大終明之世屢次用兵迄未能克　本朝康熙四年吳三桂自雲南移師圍之水西破殺其酋安坤置黔西府大定府平遠府改四川烏撒府爲威寧府隸貴州省二十三年改黔西平遠爲州俱隸大定府二十六年又改大定府爲州與平遠黔西俱隸威寧府正七年仍置大定府改威寧府爲州與平遠黔西俱隸之按汪堯峯彭子簱傳三桂將征水西彭獻議曰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

府與安氏爲脣齒土司隴安籌又與安氏婚媾今且席捲四府先誅安藩然後進兵水西蔑不克矣三桂如其策竟誅安坤

黃元治黔中雜記曰阿五者安坤奴也坤死五逸去迨三桂反五欲挾還水西地亦稍爲之助適穆將軍提大兵恢復新疆五乃翻然出迎捐米三十石約矢將軍以爲功先是安坤妻祿氏烏蒙女也安坤既誅祿氏逃入烏蒙垂二十年三桂滅阿五乃奉祿氏歸舊巢謂祿氏有遺腹子名勝祖康熙二十三年　朝

廷念捐米功授勝祖宣慰司衙阿五六品長官司銜嘉慶五年安南阮光惠阮光平子爲農耐國阮福映所滅光惠走死福映請于　朝求封南越國王　朝議封爲越南國王按農耐國不見志載廣南阮福週嘗自稱大越國王安南國王之名上一字俱歷代相仍今福映之名與福週合疑卽廣南詭稱農耐也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曰交趾卽安南海接中國廉州陸接兩粵雲南山繞西北而環南直至占城形如半月名曰廣南灣後以淳化新州廣義占城爲廣南因

舅甥委守淳化隨據馬龍角砲臺北隔一水與交趾砲臺爲界王阮姓本中國人氏以交趾爲東京廣南爲西京強于交趾

釋大汕海外紀事曰廣南國王阮福週言東京本國疆土其先世乃安南贅壻分藩於茲後轉強盛自此割踞本國因是改稱爲大越云

海國聞見錄言阮氏據交趾南界別爲廣南海外紀事則反曰交趾割踞本國按黎利自明宣德中始有交趾傳至于今則謂交趾割據廣南者妄也迨乾隆

四十三年阮光平滅交趾黎維祈逃入廣西後阮福映又殺阮光惠而交趾眞易黎爲阮矣

元陳孚安南雜詠詩注安南忌李姓凡國中李姓皆易以阮按陳氏篡國于李而國滅于黎黎季釐不能終據卒歸于黎利季釐與利雖皆黎氏而非一族也今黎氏國滅于阮阮光平之子又爲阮福映所滅而阮本姓李則陳仍爲李矣然阮光平阮福映雖皆阮氏而亦非一族也

本朝開拓之初

太祖高皇帝設立八旗各以皇子統之禮親王代善

鄭親王濟爾哈朗肅親王豪格

太宗文皇帝豫親王多鐸睿親王多爾袞英武郡王阿濟格顯親王薩哈廉也後禮親王改封康親王鄭親王改封簡親王肅親王改封顯親王豫親王改封信郡王而睿親王以事停襲乾隆四十一年

上命復封睿親王而康簡顯信四王俱仍舊封開國功臣信勇公費英東果果毅公額爾都爲冠今果毅公明安信勇公富鋭皆其後也

嘉慶年間官兵夜追教匪于漢中侵晨至定軍山賊皆束手就縛問之曰前有兵戈旗幟阻路不能奔逸耳靚之蓋諸葛武侯墓也統軍大帥以奏

上命致祭

嘉慶十八年五月浙江巡撫方公而奉

勳廷博係何功名所刊知不足齋叢書二十五集之外有無續刊方公抵任後隨令烏程令鍾祥彭公至家傳詢始末疏奏六月二十五日奉　諭旨浙省給舉人且有力學好古老而不倦之褒

聖主右文耆儒榮遇並堪千古矣

河南滑縣城內有浮邱山城牆橫亘山脊山身強半在城內而吐其南峯于城外明盧柟居其麓蠛蠓集中有詩曰衛河西畔浮邱高是也　本朝大名成相國克鞏卜居于此曰浮邱山房自爲之記嘉慶十八年教匪叛高中丞杞駐兵于山苦戰三日夜蓋爲戰場矣

武進莊學士存與海陽鞠太史　愷　丙子科主試浙江榜發後失意者爲對曰莊夢未知何日醒菊花從此

不須開明歲鞠奧廣西學政作如夢令詞寄杭州門
人中有曰苓語武林人今日鞠花開了
嘉定張南華宮詹王西莊光祿才名爵位不相上下
晉抱馮敬通之恨余生也晚不及見宮詹光祿則掌
教吾邑最久時相過從一日見公所作袁寶堂夫人
壽序語多憤激余曰先生殆借題發揮否公莞爾笑
曰子眞知我心也然嘗閱宮詹集中新年雜詠及隨
園詩話中賦內詩殊不其然豈二公故作違心之語
以周旋世故耶宮詹詩曰五十流年雪鬢齊分無富

貴報山妻早緣孤露搜衣篋老尙辛勤蓄甕齏差勝
梁家依賃廡還宜梅老尙扶攜住辰賣畫供湯餅更
乞新詩爲品題原注十二日爲丙子五十生辰光祿詩曰幾載東華
不自聊綠窗並坐咸薰條寒閨刀尺陪宵讀瓦鼎茶
湯候早朝馬磨勞生還憶共大臺殘魄可能招卻嘔
割肉容臣朔但把清齋學細腰一室流塵玉漏窮更
闌深掩小房櫳何妨放誕時卿壻聽唱風波欲慚公
天畔登樓長客裏燈前擁髻只愁中一龕底處雙棲
穩雪北香南結託同
温體仁之子欲入復社吾邑吳扶九峻拒之遂嗾陸
文聲周之夔王實鼎露章攻擊體仁主之將興大獄
盡殺社中人會體仁敗方解

秦鑄錢文曰半兩漢武帝元狩五年鑄五銖錢無邊
王莽初鑄錢曰大錢五十後改鑄貨布錢其形長方
我上閒下又鑄貨泉錢其形圜宋孝武帝所鑄曰孝
建廢帝所鑄曰景和北周武帝所鑄曰布泉唐高祖
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歐陽詢所書蕃有爪甲痕
云是文德皇后所指然亦間有之近得一乾元重寶
錢亦有爪甲痕則此言不足信矣肅宗乾元年鑄
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武宗會昌五年毀二十二監

鑄開元錢各加本郡州號名爲背文然余所見者止
有洛潤與字三種宋初錢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
又鑄太平通寶淳化九年太宗親書草字淳化元寶
錢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太宗曰至
道眞宗曰咸平景德祥符天禧乾興仁宗曰天聖明
道康定慶歷皇祐至元嘉祐惟寶元以寶字文重易
以皇宋通寶英宗曰治平神宗曰熙寧元豐哲宗曰
元祐紹聖元符徽宗初年曰聖宋後曰崇寧大觀政
和重和宣和高宗曰紹興孝宗曰隆興乾道背有六
孫黎維祁爲阮光平所逐失國按黎維祁于乾隆五
十年

千三年寇至廣西界後犂脊進都隸旗籍其錢大約所攜人中國者有篆文者又有景興永寶

無可考之錢甚多曰延康曰景盛曰保泰曰永壽曰永盛曰光中又有曰安法元寶曰祥聖元寶曰天符元寶曰祥通元寶又有一錢文曰咸熙曰治平聖寶又有一錢文曰咸熙元寶并不識其字又有鷲眼錢正鑄小錢值一云係宋廢帝鑄然考文獻通考則無之

山陰章學誠所作紀元韻覽考訂頗詳然疏謬處亦不一而足如錢文內注裕民曰不知何代錢按裕民係逆藩耿精忠所鑄僞號錢也注寬永曰日本寬永元年明天啟三年不知日本雖數更年號而錢文止有寬永一種余幼時所見寬永錢其幕有文字乃琉球國所行由敕封船攜入中國者近四十年來寬永錢略小幕有長字佐字元字足字小字則日本本國之錢長者長崎島也足者足利島也佐者元者小者不知所謂日本與　本朝不相往來邇因採辦洋銅始通貿易故錢文亦流入中國也其注利用曰哈密不知吳三桂叛逆時先鑄利用錢後改鑄昭武也利用錢幕有貴字工鷹字此豈哈密所鑄

余幼時所見銀錢其範皆雙柱近則以人面爲範雙柱者南洋呂宋國之制人面者西洋干絲臘之制閩廣近南洋故呂宋錢先入中國近則干絲臘滅呂宋踞其地故錢文皆改從其制或云人面錢亦有分別其卷髮高鼻者爲干絲臘之錢有稍俊者則俄羅斯之錢蓋銀錢皆範其國主之面干絲臘男主俄羅斯女主也其範馬劒者則荷蘭所鑄雙塵者佛郎機所鑄

程墨仙紀事雲間之有顧繡自顧伯雲露母夫人始楊光輔淞南樂府注云露香園劈絲繡衣裙屏障今女紅猶擅其勝又云談野翁侍郎孫和以內府擣染祕法製玉版玉蘭鏡面諸箋薑香光謂其潤而縣瑩而不滑陳眉公謂其精潔在蜜香冰翼之上又有丁娘子布光潔細軟朱竹垞詩所謂曬卻渾如飛瀑縣看來只訝神雲活者也造法祕不示人女嫁他族流傳始廣

嘉興張鳴岐鑄爐名手王阮亭池北偶談會載之大

約萬秝季年人故項墨林亦有交梅手爐天籟閣款識也近平湖陸子章偶筆曰張鳴岐製銅爐名嗥一時其足率有款識余嘗蓄一小爐獨有銘曰寢清潔汝品乃絕慎勿似此炙手可熱古人向火多用火爐若手爐明嘉靖以前尚無之故屠隆考槃餘事曰蓄爐書齋中蓄衣炙手對客常譚之具如倭人所製漏空單蓋漆鼓可稱清賞今新製頗效朴老鑄爐直蹐之商彝周鼎而毫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李斗畫舫錄近時則歸復所製錫壺爲貴歸復未知卽歸懋德否

張燕昌陶說時大彬壺舉其蓋能翕合全壺黃元吉錫作器用沈鷺雖錫壺亦如是陳鳴遠便不能到

四十年前先君子于肆中得一白砂壺作卽方式古雅靜穆底有款識曰允初親翁賞茗沈攀具九字按攀字雲步康熙十二年進士我邑人又長孫得一僧帽式壺底有一圓印鐫荆溪字一方印鐫鄭寧侯製倪贊俞焯高恒徐迪王雨陳述練子寧張緯一時名流皆有酬題迄今四百餘年圖第从鞠爲茂草而此壺巍然獨存不可謂非幸也

底有唐詩雲入西津一片明字旁署孟臣製十字皆行書製頗醇古而筆法絕類褚河南知孟臣亦大彬後一名手也二書俱作孟臣而余考之劉源長茶史則曰惠孟臣蓋惠姓非孟姓也

近于肆中得一磁碗底有柄長一寸强磁質粗重色白碗口有銅鈐銅色黯黑似百年外物考五雜俎定汝白如玉難于完璧宋時宮中所用率銅鈐其口又竹根柄一雕鏤梳細夾信對越王賜酒詩山家捧竹根注酒譜云山家竹根爲飲器則六朝時已有之矣

明宣宗銅槃中有凸起御製錦堂春詞云映日穠花旖旎縈風細柳輕盈游絲千尺重門靜金鴨午煙清戲蜓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遊人來往知多少歌舉條更結同心扣金殿日長承宴久　招來暫喜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羅衫袖據此則聚骨扇不始于明初矣又新刊宋朱翌潏山集詠摺疊扇詞曰宮紗蜂趁梅資扇鷰開翅數摺聚清風生杏子詞曰宮紗蜂趁梅資扇鷰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瑤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考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已載之大約爾時自彼攜入中國者也

近得日本漆合二面繪畫屋角巖石俱嵌金片絢爛

日本胭脂平淨如紙綠色外有漢字曰源氏御懷中亭後人涓亭會典山東學政未知即王阮亭所藏否

奪目兩旁金屑分明底有名印二二曰功茂一曰倣銘皆漢篆

金掌絲曲室瑣譚嘉定竹刻之著名也始自朱松刀法簡淨深得畫理只有陰文其子小松克承家學延及秦一娘沈兩之輩遞相師授各自名家後之作者乃因其法易以陽文于是山水人物花鳥草蟲以及眞草隸篆諸體書法無所不有其更巧者變爲陰陽合刻層次分明淺深迭見益得畫家遠近濃淡之致而雕鏤精細盡態窮神竹刻之能事備矣至于翻黃

器皿如几榻屏障之屬愈出愈奇則始自乾隆辛未南巡時也錢肇鰲質直譚耳曰周芝巖名顯工鐵筆文房竹玩凡人物蟲魚泉石竹木之類雕刻高雅擅絕一時與朱青甫父子相伯仲其姪牧山青出于藍名盛揚州

王阮亭香祖筆記印章舊尚青田石以燈光爲貴三十年來閩壽山石出質溫栗宜鐫刻而五色相映光采四射紅如珠鞠黃如烝栗白如珂雪時競尚之價與燈光石相埒張寒坪曰壽山石以田黃爲貴田白者爲妖遂碎此牀焚之香聞數里

永中莊姓于洋舶獲一晶墜表裏瑩澈內有絳色若

桐子大形模如雞偶置之枕畔中夜聞雞鳴聲甚細出自牀中明夜復然疑其有異碎之中一小物走出至地而沒莊甚惋惜詢之洋賈云于異域偶獲久置笥未嘗留意聽其鳴也

友人郁澄哉言其族某家有池沼夏日凭檻觀荷見一雀飛集荷葢上轉瞬間變爲青蛙蹣跚入水而去始歎鷹鳩雀蛤其變化倏忽良有不可索解者也

豐臺芍藥甲于天下擔鬻市上者日萬餘莖前人詩所謂花相賜緋兼賜紫豐臺宜水亦宜山也然豐臺

之名不知所始或曰在南城外草橋河側詢之賣花者云初未嘗有臺也王辰夏契友過其地有詩云粉黛誰教浣碧叢香車問訪鳳城東根移紫陌春無價影入紅燈夜欲空半朶不嫌金帶小一枝還認玉肌豐殷勤好作將離贈漫擬花神綠鬢蓬

日本奩具壬辰夏于都門寺集中見之洋髹鬼工精麗無匹肆主云得諸故達官某家盡百年外物也

汝文淑畫金箆十八幅內有百鳥朝皇圖最奇箆廣尺有二寸殺十之四縱不及五寸偏左爲鳳約縱橫二寸尾稍是九苞五彩昂然獨立偏右梧桐一株青碧委翳上接雲霄紅日光燭右隅有石雖拳而磊磊有尋丈勢鳳首向右諺所謂朝陽也前餘空幅二寸許寥廓蒼莽一目千里鳳翼所張被凡鳥十有一或舒頸或展翅或拳或跂備極無人之態鳳足之旁拳淵蹲縮者凡四蓬迎冠葢迎候棨戟望風俯伏想有同情其梧葉疏露不全見者又十有八焉或見首或露尾若大若小致各不同拳石所倚或前或後追隨恐後者細數之凡三十有六鳳頸之下又得二禽馴狎唼喋其諸擾龍鱗而假虎威者與鳥之狀不一爲鸑爲鷟爲雉爲燕爲雀爲烏爲鵲爲鳩爲鴿爲鷃爲鶉爲鷄爲鵪爲鷓爲鴣爲鵓爲鵴爲鵝爲鵪爲鵝爲鵝爲鵝

人汝太君畫扇十八面山水草蟲無不臻妙三百年中大方名輩可與頡頏者不過二三而已

蕪湖人湯鵬所製鐵燈鎔鐵爲山水花木鳥獸昆蟲象形寫生罔不逼肖揶自心裁前此未之有也木曹清暇錄　國初江蘇有製麥爲燈者亦會充貢上以麥係五穀後苑張燈縣之中央文震亨長物志高麗月燈其光瑩白如初月日燈得火內照一室皆紅小者尤可愛元時有布燈閩中永春州織畫以羅紋箋爲片五色相間經緯

成文凡山水人物花鳥皆具雷青日札嘉靖間沒入嚴嵩家物已有紙織字畫蓋前明卽行之矣又滬城以絨繡成山水人物寧國以碎石堆成眞草聯扁蕪湖以竹湊合篆隸燈屏溧陽以眞花片堆粘扇頭條幅花卉生氣宛然皆巧奪天工也

笠澤書院山長王西莊先生課士詩以燭上燒橄核吐火成蘭花命題衆咸怪其不典余因檢明文授讀中四明周鄮山容燈蘭賦示之并錄于此序曰作客莫春朋酒卜夜清歌在歇燭影猶高有起剔煤心栽俯而不能荅也重引卮以屬客聊醉眠兮晏息視萬

物兮如此蘭雖百年兮又奚別諸客盡醉山僧亦傾
少姬垂袂徵聞歎聲
都門冰車俗名拖凘其製方而長水澤腹堅時一夫
曳之以行疾踰奔馬按居易錄沈存中曰信安滄景
之間冬月作小坐凘冰上拽之謂之凌凘又香祖筆
記江鄰幾曰雄霸間塘泊冬月載蒲葦皆用凌凘雖
官員亦坐之程周量可則集中有冰車行
粵中貪蛙果如南楚新聞所記不可脫去錦襖子其
煮法釜中置水次下小竿煎之候湯沸即投蛙乃抱
竿而熟謂之抱竿羹

余數年前得一物狀如螺螄而文理特細膩名曰醋
醯盎不知幾百年矣置之醯中輒蹦蹦而行洪文敏
夷堅志曰閩封宋杜元老家藏一物類初生蝸殼曰
此長生蝸也其祖在元祐間得于相國寺道人處嘗
置之篋笥往往終歲一發視亦無他異但其性喜酸
知轉徙何所乾隆壬寅知不足齋主人鮑以文獲見
于吳門市中許以百金不售因借歸以校家中舊鈔
道過余家于舟中舉示卷帙完好靜氣迎人洵數百
年物也
醇而漸甘奈鼻觀之或妨問塗微生高之鄰集百酸
棄蟲介族自托倀倀警彼醯雞蠛蠓徒徇徃豈不能飲

鮑以文題宋刻六十家小集詩國寶爭新落棗花原名國寶新編江湖處處擅才華祇須小換紅羊劫僥倖寒灰六十家原刻一百卅年饑眼尉瓊琚好事曾驚出燼餘更五百年重照眼定知何處走蟾魚春風楊柳相公橋詩案南都抵北朝事見遠輶與垂虹舟一葉小奎律髓紅低唱自吹簫白石道人詩集中今在集中刊行字一行喜與太邱同里閈余家亦在芸編重擬睦親坊

品外錄載成化間黎人發廢冢得秦貫所誤鄭恒及

夫人崔氏合葬墓誌銘亟登之以洗會眞記之辱其後毛稚黃詩辨坻中謂秦貫銘揭稱鄭府君諱遇不遂爲左券以證傳奇不根之談將不值有識者一笑矣眉公學問本淺稚黃更爲庸妄才如大可亦爲之聰鰓焉論辨何哉

門神爲神荼鬱壘始見于風俗通蓋本度朔山大桃二神黃帝法而象之立桃板于門以禦凶鬼今世俗所繪皆作戎裝一黔一皙未知何自起也雲間才子周冰持磬齡時會有春風嫋娜詞詠之曰羨耻圖鵲鵲懶繪麒麟隨北富任南貧總相親解惜香封粉裹窺園忘禁竊藥隨人月黑齊眉日高對面賞徧簷花

顧甲戌歲則誌石所出不惟地殊抑且時異矣既余

不欠伸衫薄怕沾梅雨後命輕難看隔年春顏怪天
公懵懂雌雄未配兩相看俱是孤身支薄俸有椒尊
犬同值夜雞伴司晨儘一樣身材難兄難弟兩般性
格宜喜宜嗔借問題門舊字至今可剩餘痕長老見
之無不稱絶水持名稚廉居易錄云水持嗜食生蝸牛查夏重詠門神詩
宣明面目依稀是優孟衣冠刻畫眞宣明宋謝晦字也宋劉瑀與顏
竣書曰朱修之五代扳者一朝居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向人陸放翁詩云故人自作宣明面又唐
貧君一聯將軍自昔名當戶廣孫名丞相于今亦抱
關

化州仙橋以生子州治內蘇澤堂者爲最清風樓夾
之里人云其下有石龍靈氣化而爲樹每歲花開結
實或風損鳥傷必申詳各大吏冬收 上貢吳樹珠
擘紅餘話云蘇澤堂邇年僅存半株亦不結實凡近
州治聞譙樓更鼓者亦佳
蓐仙米出廣西北流縣勾漏山云是抱朴子遺種生
水草中形如葡萄止畝許地產此可治咯血
都門西直門外覺生寺帝京景物略 大鐘明永樂間
洋池北偶談援贊寧物類相感志云凡驢駒初生未
墮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媚婦人帶之能媚而發殺

羣聲燕王靖難恣殺戮十族瓜蔓無終窮少師不了
譬婆女大師不樹悲潛龍陶鎔躍冶及斯器知于佛
氏邀何功我除闘根參鼻觀疑有遺臭生堅銅吁嗟
乎當時鑄金三品同東昌城邊嘶騎攻城板一下咸
驚訌惜哉血濺馬首紅錚錚頑鐵何其忠今求片葉
皆無蹤獨此猶辱慈王宮令我悲憤填心胷
唐蔣防霍小玉傳所載發殺嘴一驢駒媚少許王漁
洋池北偶談援贊寧物類相感志云凡驢駒初生未
墮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媚婦人帶之能媚而發殺

嚼究不得其解也近見彭泰門浣溪紗詞有曰皋厥細披紙簟上諾龍私貯繡襟前皇華紀聞援太平廣記云諾龍體似蜥蜴微具龍形皋厥則未知何物

宣德窯脂粉箱高二寸許狹而長有蓋以開闔黃如高之數而少差長倍之四角微圓中有兩竇隔其半爲湯池通體白地青花色澤細潤釉厚如堆脂汁水宮中物來陽羨學在費重貴以購貽其姬陳素素素江都人美而黠能誦又善度曲自名二分明月女子好事者譜爲泰樓月傳奇考粉器名多羅見太平

硯銘冊曰古款遺回旋墨香織織女手切千將謝偵御覽康泰扶南傳曰扶南國以純金多羅遣毗騫王幾滴梨花雨一灑泉臺顧二娘按黃中堅諧齋集有顧氏硯銘序吳門顧德林善製硯嗣子啟明孫公望俱承其業公望召入內廷啟明之妻得家傳名甚著

閩中墨紗燈精巧異常海內爭重之曹能始會于杭州逢元夕人家有張此燈者賦詩云騷人薄似苦憨將彩筆盡認作剪刀裁良質裂橫疑水光從鏡裏開細看若無力不怕曉風催見周櫟園小紀原本有此條說齡中刪去不載

宋汪彥章藻浮溪文粹十五卷明初板用繭紙印頗工緻首有曠翁及山陰祁氏家藏印後附刊羅鄂州

建安鄭宅茶近推爲閩茶絕品然古今譜茶事者詆
未之及前人亦從無題詠惟宋韓元吉集中有南澗
詩序略曰建安城南鄭氏居號南澗山水甚幽秋九
月招客同遊攜酒集丹青閣將登陸羽亭憊不果取
泉試小春新芽歙甚云韓集名南澗甲乙稟原書
久佚乾隆四十六年從永樂大典纂出者按南村隨
筆閩近年人貢者又有閩之鄭宅茶
吳青壇嶺南雜記惠潮山中多產蜨繭或作于竹葉
或作于樹葉山中人採而貿之抽絲撚線製爲繭綢

出程鄉者最佳每端三四金不等吳樹珠擘紅餘話
蜨繭綢服之數十年不敝故俗稱公孫繭邇來絕少
按今程鄉繭最爲時尚其價倍于常繭不知其爲大
蜨之絲也程鄉本劇縣隸嘉應府附郭雍正間降府
爲州縣亦裁去嘉慶七年制府常熟吳公 熊光 復請
陞爲府仍設程鄉縣
南村隨筆鴨餛飩其名莫考所自始乃哺坊中烘卵
出鴨有半已成形不能脫殼混沌而死者在他處爲
棄物而秀州獨以爲方物相城方扶南世舉會以鴨
餛飩詩見示語多稱賞人之好尚各異有如此者按
鴨餛飩之名始見于癸辛雜識方萬里詩有跳上岸
頭須記取秀州城外鴨餛飩之句
張宮詹南華詩曰春回日日典寒衣愛趁河豚雪後
肥便與諸君拚一死也勝黎藿忍長飢以口腹而輕
性命殊不可解楓窗小牘東坡謂食河豚值得一死
王銍畧窗贅說燕窩名金絲海商言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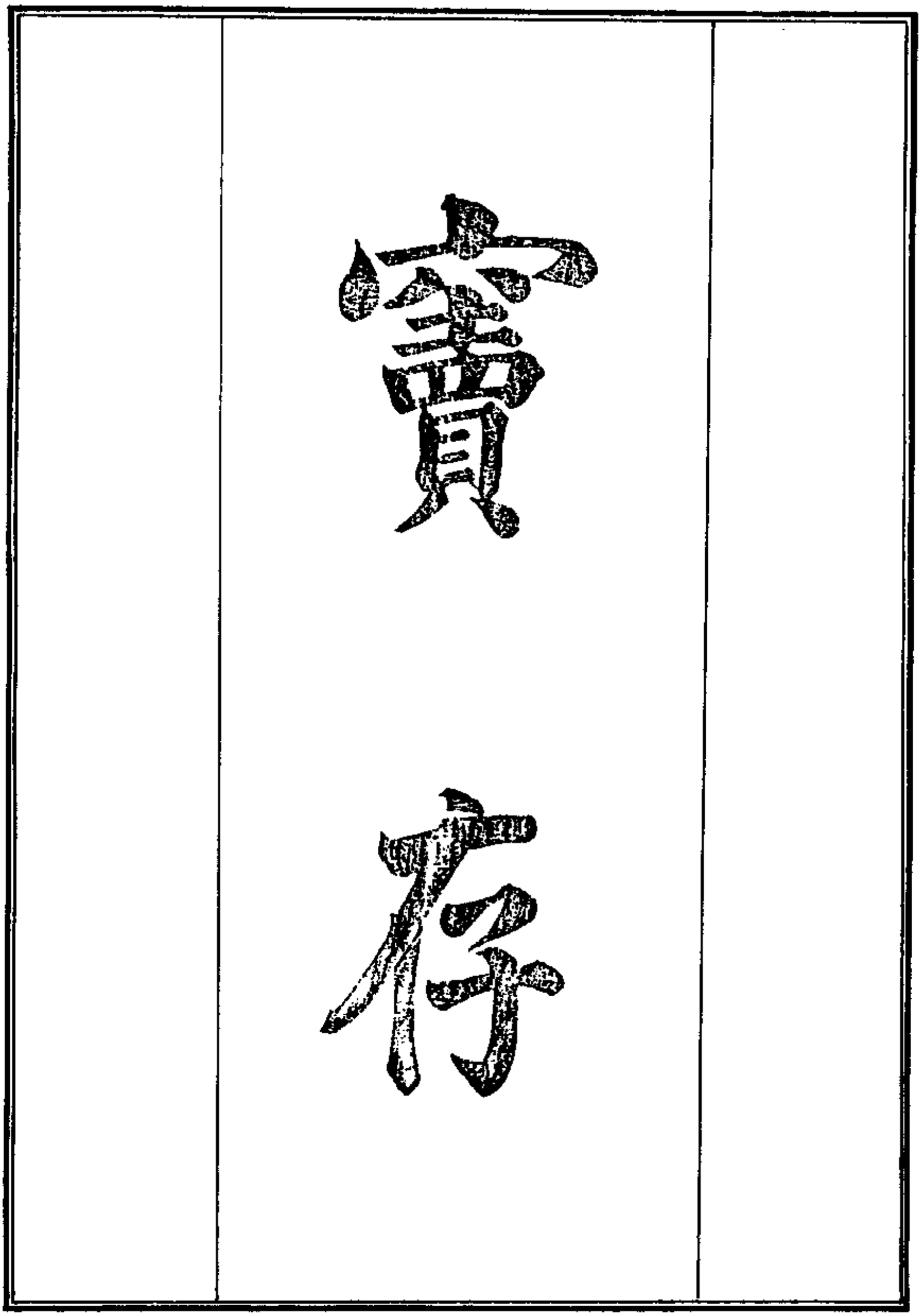
螺臂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肋不化
井津液吐出結爲小窩銜飛渡海倦則棲其上海人
依時拾之以貨紫色者尤佳湖海搜奇又云出廣東
陽江縣乃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許青巖曰燕
窩產海島中窮巖邃谷足力繩竿之所不及佔舶養
小猿猴善解人意至山島間以小布囊縶猿背上縱
之往升木入巖盡剝塞囊中而歸猿之去也苦不得
食三數日始返海客以果餌充囊中俾其遠出不飢
拙者出卽剝塞囊中歸而傾囊不過數片爲果餌占
地其黠者將果餌傾巖竇間剝塞滿囊盡燕窩矣空
而復去尤爲便捷一猿值數百金價數倍于拙者王

大海海鳥遁誌又云燕食海菜吐而成窩歲冬夏兩收不敢多取譬如取蜂之蜜數則敗矣每採取則結廬其下擇吉刑牲演唱弄迎番人百十用竹梯數十以布囊繫于竹竿之末而取焉海邊人日海生沙筋如石花菜之類親見燕銜作窠姚有樸曰燕窩能止小便數本草未載

石蠏出崖州三亞港石上有脂如鉛螃蠏食之粘螯滿足而死化爲石蠏治眼疾有神效

夢闌瑣筆跋

吾邑楊慧樓先生自幼有神童之名于書無所不讀乾隆庚寅初應試即舉于鄉時尚壘裁而先生文則出入經史故能賞鑒于新建曹公也辛卯聯捷後杜門謝客惟以著作自娛乃依張氏昭代叢書例復輯丁戊已庚辛五集先生既歿令孫秋泉以其草稾見示余乃取而梓之并續輯壬癸二集以成先生之志茲錄癸集特採所著夢闌瑣筆編入焉是書援引浩博足恣藝苑徵求即如燭上燒櫳核吐火成蘭花能數典者其誰邪壬寅重五同邑沈楙悳識



君子不貴多寶爲顧寶何常閉人寶不開天寶所謂禮義者順人情之大寶也予圭寶子笑倣吟誦一寶開塞先事先理此物固亦不能發其幽加嚴之寶乎決其深加泉之寶乎抑有生吾之明者豁焉雪之寶矣又有重吾之疑者衆焉雲之寶矣夫書求間隙書有寶義任穿穴義有寶乎慕此寶也井中之天井祇寶管中之豹管祇寶乎不薆辭此寶也故或觸於耳而寶觸於目而寶或沈思獨往朋友講習撫今追昔感而寶悔而寶喜而說而怫而懲而懟而激而寶蓋幾乎無乎非寶矣錄不寶可以證吾所明寶學庶從寶進焉計吾所疑寶才庶

從寶[illegible]吾不萬之弊寶[illegible]有曰子露所雪撰淺之乎其寶名矣而又存不乃俾永永存斯寶耶子曰否吾所[illegible]猶小家珍說方家笑也寶之存不足以存存第請得以出處之寶言夫獨不見爭門側扃越趄嘻嘻於形勢之路者乎非所以求進身之寶乎即迺顯矣有同於古之繇寶尚書者矣疇范光輩逭躁邀知音徇寶哉彼何寶方幸寶有存吾屬思奮筆不必入猶蛇寶啞若玉寶乃眉見側出連犴錯雜得覩陋一編之寶行且寶中寶寶外寶續寶續寶不望其他爰以是爲匿影而潛神之寶也并可以寶斯寶者存寶何不存乎

聯爲一編云琢如書

書寶

陳編益智老至以燭間及末議且忖且恩

晉書賈充有兒黎民三歲乳母抱之當閤充就而拊之世說云充就乳母手中鳴之拊鳴各通蓋謂拊其兒作鳴鳴聲以悅之也猶荀子拊循之哅嘔之義然鳴字耐味杜牧之遣興詩浮生長忽忽兒小且鳴鳴頌詩讀書知人論世謂之尚論古人孟子言之也嘗見鍾伯敬評漢高大風歌曰眞帝王眞英雄放漢高以假

仁假義取天下當日分我盃羹之語已無人理其後太公擁慧卻行不罪家令之言而反善之雖後人謂善其發悟已意得崇父號無非曲爲之周旋至於羹讓之封禪以飲食細故欲示其嫂之過於天下萬世本原之地率如是不大有以辱古之帝王耶伯敬不察猥據一歌曰吻嘆爲眞帝王亦失言之甚者已夫漢高者聰明卓練謂之眞英雄可也有帝王之位無帝王之德帝王之亦可也不必眞焉

聖德無涯涘聖教亦無涯涘尸子云舜之行其猶河海乎謂德千仞之溪滿焉蝼蟻之穴亦滿焉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於河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王長元策秀才文云將使杏花菖葉耕蘘不愈清瞗冷風風流遵無慶按杏花菖葉文人都喜用之鑒清瞗冷風尤爲雅韻四氏月令引農諺杏子開花可耕白沙呂氏穫曰凡耕之道敵欲廣以平瞗欲小以清又正其行通其風央必中央師爲冷風高誘曰央央也冷風和風也必于苗中央師師然

壽冶風以搖長也

輟耕錄載虞邵庵宴散學士家歌兒順時秀唱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短柱虞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亦賦一曲云鸞輿三顧茅廬

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爲尤難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虞魚相通式鉦按詩維昔之富叶方味反不如時維今之疚叶記不如茲又鞏史所載謠諺如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之類夥不勝收又黃庭經內養三神叶辰可長生叶壇魂欲上天魄入淵還魂叶弦返魄道自然凡此一句兩韻并連句也其他或連句而句自爲韻者尤多不及錄則一句兩韻有由來已易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叶尼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謙以

制禮復以自知興以遠害益以興利象事知器占事知來離詩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人而無止何不遄死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曷維予所將茶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胡反制彼裳衣勿士行枚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躋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弁彼鸒斯歸飛提提不知所届心之憂矣

寶存　卷一　四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瓶之罄矣維罍之恥噩場翼翼黍稷彧彧君子攸芋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式夷式已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亹亹君子民之父母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壁天之方憮無爲夸咮威儀卒迷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經營王四方告成定王敬止敬止天維顯思命不易哉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鸞刀燕喜令妻壽母管子六畜遮

有五穀遮蒸太元今獄後穀終說同悅叶託桎梏覺決其讎鋌利以治機割其肬贅劑以無穢易緯引古語顓馬叶破車惡婦叶阴破家叶始夏禹襄陵操下民叶茹愁悲上帝愈咨儿此兩字一韻并連句也他或連句而句自爲韻者尤多不及錄則兩字一韻又有由來已

憑齒可對顓毛專文類聚迂叟病憑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文苑英華賀蘭進明詩云靜裏未堪還宿肉鬢過何事遠顓毛

樂三終可對詩四始然詩四始疊韻不如詩五際漢書翼奉傳詩有五際是也亦可對詠七始歷律志七始詠是也又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王褒傳春秋法五始之要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即位則可以受圖五始對樂三終又玉燭寶典元旦乃歲之始時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春秋謹四始者是也又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王褒傳春秋法五始之要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即位則可以受圖五始對樂三終又玉燭寶典元旦乃歲之始時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春秋謹四始者是也是也是亦一四始

唐僖宗善擊毬謂石野猪優人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狀元對曰過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駁放之鍾馗詩詮若孔門取詩賦則公幹升堂陳思入室然則文章亦技也猶近聖門孝至業廢雖工并難文藝況矣野猪善諷莊子秋水篇云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

陛之閒不辨牛馬又外物篇云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魏
錡子是乎始修父業又篇云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奏曲未半顏父趨而來蹙眉交臼被髮揄袂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云
乃剌船而去延緣葦閒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
待水波定不聞琴音而後敢乘凡此開唐宋人小品風
流

毛詩訓音但曰某某字反不曰切而字典但曰切所謂
語爲吉祥滋厚福也
緒長源曰攷之於文發之於均蓋古無韻字均讀
韻卽韻

也見說文先訓韻字始文賦羅氏仍古耳
馮夷馮有兩讀酉陽雜俎河伯人面乘兩龍又曰人面
魚身一曰冰夷一曰馮夷穆天子傳言無夷則據民氏
所載由無音繹之讀馮本音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攷竹書紀年一書晉書束晳傳稱竹書之異云益干
天位啟殺之史通引竹書云益爲后啟所誅今本竹書
云夏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啟與東皙剿知幾
所引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啟在潩州陽城縣東
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

無有宿明知君子貴勇決焉
莊子天道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徐無鬼
篇枯槁之士宿名宿宇並佳
式鉉年十二時塾師講君子不重章次日回講師以無
友不如已已詰之曰人不如已已既不友矣或已不如人
人亦將不與已友柰何則聖人之言豈不凝理式鉉曰
無友者謂已不必往友他若他來友已不可拒也師快
之明年回講嫂溺援之以手句師曰男女授受不親何
以古人但言嫂叔不親授不及伯與弟妻乎式鉉曰叔
亦有童子之年且不親授則弟妻夫兄不言可知舉其

輕以見其重也師亦快之又講堂高數仞一節曰言弗
爲則去數舉乎式鉉曰非必數端可盡謂不若是侈耳
師曰侍婢二人齎恒公如夫人者止六人君子病之式
鉉曰亦病其夫人耳師乃擊節曰有是哉司馬史有清
娛之侍婢百黎爲柳巷之詩而范文正之愴愴於自裁
花或信然已
予爲諸徒講天下之士悅之節旁有人云孟子何輕談
帝女之色且何由而知其色之好乎予曰孟子固非談
閭閻者顧嬉有四德古人亦講婦容二女色好未嘗載
之於書若必欲徵實可即娥皇女英之名按之娥好也

方言秦謂好曰娥又凡誇美女者必舉娥英華也詩
故云美如英又尚之以瓊英乎而韻會錢氏曰瓊英玉
色之美然則二女縱不必先施毛嬙之美斷不同媓母
無鹽而堯以至美之名錫其女可知也不然象亦豈未
嘗見二嫂而漫曰使治朕棲耶故張衡西京賦女娥坐
而長歌李善注亦引女英娥皇云況此固孟子準常人
之情言則人情必意富貴家之女爲好必不以貧賤家
之女爲好大抵然也總之爲舜之憂之難解極言之耳
何得輕議大賢人耶
西京賦芳草如積積字甚微妙第竟言積草轉選

或有嚴問於予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女稱
兄弟而不稱男稱姊妹何耶予曰所謂地法天也蓋陰
法陽則可陽法陰無是理也故十月純陰用事因謂之
陽月不聞以月爲陰月
釋親夫之女弟爲女妹禮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
女公女叔諸婦也臧在東曰夫之兄爲公故其姊爲
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其妹爲女叔
今一字或圈讀數音頗便童蒙一覽子然未識例始何
時何人閻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
讀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

從寅起而子繼之倒書之寅上
在巳去在申六合者同聲
異焭一處共發如字祖訓
齊梁人分別四聲而盡
回唐初已然炎然亦未言創自何人也其點易爲圈則
近時錢塘如菴新錄云宋以來改點爲圈如相臺岳氏
利玉程於字異音皆加圈識之菴新錄亦載張氏發字
例一條
大元裴卦云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裴而欲去次太陽
朋言錢陰當升陽氣未動之象後之辭人有春歸春去迎春別春送
春之字
古人引用多有變改友于爲兄弟斯貽厥孫乃子木馬卿馬駿
方朔答客一書其先不易解者夫人娘子曰夫娘士
大夫曰士大夫頓然昔人之訓裂亦病也今人用之典
雅矣
今人皆知天物莫貴於人而不知砥礪其身子人皆知以養
愈飢莫知以學愈愚說苑即孔子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
由斯道哉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出入而微遁而
淵焉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由微而
顯漸而推焉

錢幸棚云琵伯淳之沒也文潞公題其墓曰大宋明道
先生程君之墓按明道仁宗年號也不當爲人臣之私
稱而潞公以題墓伊川受而不辭皆所未喻後人亦無
議及此者式鈺竊謂明道者言其能明達大道兼能經
明大道也潞公以伯淳當之爲無愧故稱之非取朝廷
年號也且王者制爲年號原以示便於天下後世共稱
雖記載一切不以爲嫌無所避也即如年號地年號錢
宋明稱年號隨意割取一字錢氏亦嘗歷舉之而不言
其非乃獨不滿於程子之爲明道何耶夫一縣一州一
府國家所馭之地耳年號之錢爲民間交易之需耳年
號之甚至磁銅玉石凡在瑣細玩好輒名有年號款識
皆不聞有例禁況人爲萬物之靈士爲四民之首朝廷
號稱其物者即有以年號呼之曰某某磁某某爐之類
得一鉅儒名號動遠著撰郡朝廷之幸並天下後
世之福是即道以某王年號亦所以明某王之得有其
人而天下後世之賴有其人也是正以公稱稱之者公
之朝廷天下後世也私云乎哉錢氏博洽宏通時有卓
識而於明道之議得毋鄰於曲謹夫爲臣子者恭愼爲
尚而自古聖王又無貴曲謹之士焉程顥字伯淳
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變意測如曰顏

何爲而天路何爲而書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攷管子宙合篇爲鳥飛準繩大人之義苟大意得不以小
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
家之都不可平以準程子之言卽此義

鳥飛準繩之論

閻百詩四書釋地載陶元淳紫司交游中亦稱有才者
亦好詆宋儒來告予曰爾雅釋詁勤勤也太王勤商卽
王季之其勤王家耳奈何作斷商害理解予曰勤勤也
亦云斷也子治毛詩讀至予牧之野敦商之旅猶得解

作太王勤勞於商乎紫司猶強辯子笑曰宋秋士嘗贈
子詩十年以長慟兄事萬卷初開羨後生子不記憶乎
方當開卷之時尙未到開口地於是面赤屈服而去式
舒按論語泰伯章集註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本一時誤
撰既數與朱子爲讎矣乃又欲淺屬聖門游夏哉須知
聖門文學雖亦在乎稽古功深尤在儲其德詣宏其器
識積之厚以流光斯爾雅可責漢魏而下載籍日滋讀
書者乃第尙博聞强識至頭童齒豁誦誦然謂之無愧
於文學淺矣且卽以博洽論又安知游夏聰慧不早於
少小時徧覽古籍六通四闢乃得居文學之科耶而僅
從心跡說故卒與百詩而百詩亦復錯認而强爲援

以留於詩書禮樂史志局游夏哉如閻氏私意則子思之十六歲作中庸尤不能信古來多有以聖童神童奇童稱於書者謂皆烏有先生可矣閻氏之妄測古賢如此甚矣其不知量也

予先州官舍紫薇花下集飲七古後有云三商夕定花濕露高燭徇可燒銅荷盃盤重整各一嘆且話風月莊衙衙也至今人則專以城市通道爲街矣崇傳寫乃大起第舍壽亦對街爲宅此指城中路故正字通云京師街道曰閭百詩謂集註儲子齊人也與後齊相也幾二人兒迪舜曰齊人者因本文耳孟子堯舜俱例以人瞷非無位者可使亦人則儲子可人後云爲相故從齊相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曾子大孝上賢祿天下次賢身上臣事君以人荀子大略君以德尊上也君以義奪次也君以強奪下也淮南繆稱訓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

祿一國下賢祿田邑荀子王霸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

字下載曰八三商爲昏盡早誤商爲商矣又見錢氏寮新錄並載高士奇天祿識餘周禮漏下三刻爲商且以儀禮鄭注爲周禮其改曰入三商爲漏下三刻并成臆說則錢氏亦寄譏高氏矣邇來韻本選出爲便於習誦帖用者悉宗之且謂漏下三刻爲商與商字異俗多誤用云眞夢譽也又華膺之膺讀上聲歸慶韻今便用膺木虞韻兼載華膺對菲菲上聲今人平聲俱誤予非敢駁前人若此類者不得不爲拈出恐貽誤無底也

街風俗通謌也離也四出者之路謌離而別也攷尸子

產相鄭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蔭於街莫有攀

愛才之雅也李行修爲惟恐人之出其右薛道衡以美才殺之曰君能爲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以美才殺之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亦甚於鄉里鄙儒相軋名已更可笑者及被刃時曰天子死自有法取酖酒來夫爲天子一切無法顧獨於一死論法以斯法處大無道之君乎立法猶輕故

唐太宗英明仁德之君也貞觀丁酉以武曌女美年十四召爲才人迨戊申太白屢晝見太史古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乃以李君羨爲武衛將軍小名五娘宮稱封邑皆有武字誅之求之於外不索之內太史令又云其人已在宮中三十年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帝乃欲盡殺宮中疑似者而仍止之夫九年之間美女武氏在帝意中也宮中豈有多人乎帝知之顧爲臣者或拘於常變記之人於明堂一火謂后恥而辭之但云工徒誤燒夫后豈以懷義與南璆之爭寵爲恥哉特不忍遽誅懷義耳不然敬則豈不知陳辭友王當諱則諱而以內寵爲言且后又以直言嘉之不較然歟春秋矜哀之一字武后之恥誠不敢知之

素讀莊子契其理趣幽渺文境恢奇至或有措語之清麗用字之倜妙者誠不暇察也茲爲採錄于左與諸學徒共賞之

武后年十四爲太宗才人太宗崩時年二十六出爲尼

摘句

解獸之羣鳥皆夜鳴治之則逆物性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 折楊皇荂嗑然而笑荂音華 花折楊皇荂皆俚歌俗人聞之則喜

至百川灌河 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

裙襦二語儒以詩禮發蒙也固是好詩不愧詩人作賊太元迎封嘗有衣襦男子目珠似本此

摘字句中取一字作則萬竅怒呺謂風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鑿萬物而不爲義鑿碎也言雖能理萬物而不自以爲義無容心也 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 璽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 來耨之所則 塞曠之耳而天下人含其聰膠離朱之目而天下人含其明攏音攏列工倕之指而天下人有其巧儻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皆玄同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夫子盍行耶無落吾事 子往矣無乏吾事 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實禮樂性情爲主 滌淨散樸滌洗之淨也 古之王天下知雖落世 遯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鄉 顏不疑歸而師蓮梧以鋤其色 鋤去其驕色

摘句

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 故傍也此夷齊之言 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盪動也 湯以胞鹿伊尹秦穆以五羊皮籠百里奚 以聒合歡以調海內 聒音括和也

又淮南子摘句

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挫傷彫落也 于高世 過人之智植于高世 西老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勝黃神悲嘯言逸之 男子樹蘭美而不芳 蓼菜成行蒐既有堤 堤音是也 蘭芝欲脩秋風敗之 鼓琴讀書追觀上古下安也言雖有行列堤安不過於小者措置得宜而已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不芳則久

讙先稻熟農夫耨之讙隨稻而生者與稻相似而少實 倒生二字本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倒植者過半

摘字

草木注根魚鱉湊淵 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圈區也名實號實體屬 側谿谷之間側傾伏也 過人之智植於高世植立也 萬物一圈也 鴻鵠鸛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喙注江邊而不敢動 春秋縮其和縮蓄也 走獸廢腳田無立禾 衰世湊學不知原心返本湊趨也 精與鬼神總總合也 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折劫也 眞君好寶而吾獻以璧馬鈞之 竹之性淨爰

以為疎　水之下流謂之上尋　澆天下之淳析天
下之樸　節奇詭治為亂奇飾奇俠為勞奇
諸侯忌植耳卒聽　三代種德而王
莊子漢陰丈人謂子貢子非獨絃哀歌以賣名聲于天
下者乎淮南子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以見世間嗾名
翟無如風雅中人
荀子宥坐篇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週故人曾無舊言
卒音倅此孔子之言編脩六朝工竿牘者鮮有此質雅冲致悟此
并可與讀陶詩
讀宅書二音漢書灌夫傳魏其必媿仕門讀舌徐陵

與楊僕射書規規默默讀舌低頭讀韜也
唐制宮人用
今本家語拜官氏錢氏養新錄力辨其謬云按漢韓敕
造禮器碑云并官聖妃在安樂里宋祥符中封鄆國夫
人制詞亦作并官氏此二碑皆在曲阜孔廟又宋板東
家雜記元板孔庭廣記書并官氏未有作拜者自明人
誤刊後來依之式鈺近得顏氏家訓注本風操篇孔子
名兒曰鯉孫注云家語本姓解十九娶宋之幷官氏二
歲而生伯魚名曰鯉案幷音堅漢韓勅碑作并官氏蓋
隸書之變宋大中祥符封鄆國夫人詔鄧名世姓氏書
辨証王伯厚急就章元至正三年廟制詞並以幷官為
并官誤也今從左傳桓六年正義作幷官放此本　國
朝趙敬夫注而盧文弨補注之其例言云是書經請正
於賢士大夫始成定本友朋間復互相訂證厥有勞焉
其簡端鑒定姓名即首列錢莘楣然則錢氏於此條注
曷不據其所見正之也豈此書刻於乾隆間而養新錄
刻於道光時或錢氏考據之學其始猶未甚致力歟
注愼脩論鄉黨執圭曰集註承包氏之誤以命圭釋之
卻非是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大夫聘執琮圭周禮有
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朱子晚年脩儀禮經傳通解引

與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矣集註未及追改
侯命圭不曰天子命圭蓋諸侯命大夫所執之圭即琮
圭也若命字貼天子說則詰語似太簡獨不思大國三
卿二卿命於天子　卿命於其君乎則此命圭謂命於
其君可知也況包氏云執持君之圭此語本未嘗誤琢
圭仍係君之圭不得謂為臣之圭也自江氏以朱子為
失檢至今隨聲附和舉世一辭矣
柳氏萬姓錄采眞子干姓編不見其書今百家姓則村
塾童子皆誦之無編幅名氏當是宋人所為故冠以趙

猶庶之姓苑李爲卷首以尊國姓也陸務觀詩云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無著面看人自註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

楊用脩云左傳方城以爲城古本方木萬字古字萬亦作万故訛爾唐勅奏士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曰萬城也式鉉竊以爲萬里地萬城楚地皆城矣且下句何不云萬水以爲池乎則安知古本之萬非訛

水經注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因山以表名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淮南子堅形訓方城南面有闇扶樹月過樹影入月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然則月中之桂昔人有不欲信者彼桂子之落又可証歟宋子注天問顧菟在腹句亦取水影地影之說

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時號趙公渾脫予偶與友人談及之呼脫本音座中有云脫當讀駝渾脫帽渾脫舞皆然乎方白病沿訛也廣查諸書無平聲讀一日於村塾童子所習唐詩三百首見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註云李中麓開先太僕塞上曲云黃河萬里一曲云周宣王時　曰玄詠羅萃云明名是爲伯陽黃面皓首故謂老子耳三漏故名耳而字儋羅萃云卽太史儋儋與聃同　邑於苦之賴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壽四百有四十羅萃云世以老萊子爲楚人非陵高士傳亦云楚人孔子至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餘歲此事卽非二人孔時年十七脫之自註音駝亦只長安語音耳非謂必讀平聲也

太元奇異矯大易而過之然時有本分語雖麗可誦如物登明堂商商皇皇　交於鳥鼠費其資黍　旌旗往羅干戈蜮蜮　翡翠于飛離其翼狐魅音之毛鴞之賦小子在淵丈人播船　鬼神耗荒憩之無方　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此等語試取爲詩皆佳句也

四書釋地云舜謂伯翳曰咨爾費禹功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姚舜所受姓玉女見祭統蓋美言之君子比德于玉豈他庶姓所可稱是益爲舜壻亦古今所未經拈出者式鉦按路史伯翳大費服事虞夏

始食于嬴爲嬴氏帝錫之皁斿玄玉姚女而封之費是玉與女本二事羅氏博洽必確據古書于長簡易其句玉字帶及之亦古人文法也且既是帝女舜女可也而繫之姚字又顯然於諸史而載舜次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虞河大澤爲湘之神亦無益妻之說則武必非以弒君之賊與舜並論又可知已謂韶謂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觀堯曰咨爾舜禹湯武之道昭若日星則湯武之爲聖人益不辯自明焉要以蘇氏之言第欲爲天下萬世爲人臣者觀觀神器之心而孟子往往論最允既可以之於天目爲天吏註云若沿武是蓋持論最允既可以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取然數致意焉謂大哉巍巍乎

人君者之神器不盡足恃恃修德也然則葢氏以孟子罪人式鉦以爲葢氏尤孔孟之罪人矣因思
國朝如閻百詩者好爲異論又無怪其嘗不韙武王耳
憲世有聰明才辯幸無輒相攻前人哉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吾恐後
世之用兵不休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
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齊
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吾仁義則必以三王
爲法度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
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亂之武

王代紂以定湯功也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
改之君何疑焉淮南王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
下去殘除賊而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蘇氏若本武
王之誥及管仲淮南語又穿鑿而附會之故管仲定
湯禹功義亦圓通特以善伐不善未可以擬君臣
不如孟子歸之于天
孫卿云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
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又云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
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
以湯武爲弒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

莫大焉然則以湯武爲弒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
耳是蘭陵亦不非湯武
閻孔璚子子思對魯穆公曰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
筆下鉤以蕩守節之士也鉤字追紳蕩字根鉤字伶好
鬼谷子亦云其鉤語合事得人實也又云道合其事彼
自出之此鉤人之網也又云却論者鉤揵也淮南王亦
云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鉤之子思又謂衛君曰是
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射字辣悚人
含沙射影側媚射心也殆本管子大臣蓄下而射人心
一語鬼谷子亦云量其能射其意揣王謂子順曰從古
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可云吐屬雅令
管子君臣篇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食字尤深
鶡又五輔篇注聲謂耳注觀謂目耳目之所好謂心
謂字亦善指寫
達小羊也顏先生之稷胜鳩水鳥也與好蓬之文蟊斯
至微比王者子孫鵲巢何物擬諸侯嫁女皆可以見昔
人之樸而直也而喪家狗三窟兎尤資後世笑談已
論語至於大馬皆能有養人多以犬馬喻父母不倫
而以喻人子故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蟲之思顏之
推議其方父於蟲

兒適孝曰家語孔子云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予久不閒家語不省存顯即孔子二語遂可以折犬馬喻親不倫之議朱子或問及王氏題鏡無庸煩言辯之矣

庸成氏之世樓櫨隴首（積聚之櫨晉劉裕曰餘糧棲畝未刈之糧棲字雋漢劉章歌立苗欲疎劉安覽冥訓田無立禾立櫨句路史採淮南子諸倫諸論）唐武后時語曰禍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櫪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按車載斗量已成陳言而櫪推盌脫邪罕引之（櫪四背耙灑推言其多盌脫即依樣畫葫蘆之意）

呂覽智伯欲滅瓜綵（狄名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瓜綵因滅瓜綵岸不日剗而何平叔景福殿賦飛仰（音鳥踊雙轅是荷赴險凌虛獲捷相加注云飛仰形類鳥飛又有雙轅承檐以荷衆材劉梁七辯曰雙轅覆井芰荷垂美式鉦按以荷衆材作擔荷解極是至引七辯云云以注雙轅則可注荷則非作者之意蓋擔荷之荷本有平聲一讀故稚叔夜詩夕得離員荷叶下阿潘安仁詩但恐黍所荷叶上歌劉越石詩弗克員荷叶下加也又今之寺觀亭榭簷下亦列

柳以飾觀瞻人知名柳鮮知此字

張平子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蛾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薛綜舊注云洪涯三皇時伎人李善注云女娥娥皇女英按賦所云云不過形容假頭搬演女娥女之嬌好者耳古賦偶聯多似對非對李固洪涯而以英皇實之何異誤舜妃也

漢明帝曾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入牀下帝怒甚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乃敕之過霜坡電其辭可發笑也魏文帝令東阿王植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植應聲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乃釋之消災弭禍其辭能使愧也掬皆由才捷

班孟堅典引唐哉皇哉唐哉皇哉唐哉蓋言唐堯皇漢承之文咏漢改之向見泉時文巍巍乎其有成功一節題若云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豈不大哉用班語即收合上文大哉極好唐即陶唐皇爲統稱亦指堯也世俗效之爲王道題文輒開入二語都作規模宏遠套語是非惟不審所謂並昧所由來矣

世言龍取水余以爲筆之於書則取字猶宜文顯無可易者偶閱宋袁質甫龔頤周評載夏間久旱所求雨雨

湯主 山茱萸 禹孫澤瀉 壽祖 威靈仙 德兒杏仁 賊參 薺苨 孝

梗 知母 仁棗子 川練 澀 翁 欵冬 貝母 淡伯 厚樸 野丈頭 白

翁 椹聖 蔓菁 蕨臣 卷柏 木叔 胡椒 麝男 甘松 草兵 巴豆 天

豆 破故紙 鄆芝 麻 山屠 黃菜 海腊 鰕 丑寶 牛黃 夜金

雄黃 知徽老 白薇 旣濟公 痲 導河掾 木通 菉 赦肺侯 鼠 冬

花 遠志 卿 香曲方氏 防風 九女春 鹿茸 二尸鍊 枸杞

假君子 牽牛 苦薏 鄆 青 鬼木 槐角 聖龍鬚 麥 五福

變白 萬金茸 紫蘇 錦紋根 葉 古洋杵 桔梗 英華庫 益智

綬帶米 麥 玉絲皮 苧 仲 九畹蓀 澤蘭 百文鬚石 斛 笑歐

金菊花 飛天蜈蚣 旋覆花 拔萃圈 凝 滴金卵 延胡索 百蘇

都護蕷（薯蕷巴）　蕷生藥王子（薯蕷一名山芋）　骨鯁元君

右屬對不諧平仄

嗽神（五味子）　火泉（竹瀝）　地白（瓜蔞根）　瘡帚（何首烏）　死冰（白僵蠶）　血櫃（牡丹皮）　秦尖（妳梨）　貫老（陳皮）　時美（中藥）　蕷魏（去疾）　阿魏　黑司命（蒼朮）　石仲寧（滑石）　冰喉（薄荷）　草東牀（大腹皮）　六停（荊芥）　五子（覆盆子）　明犯（阿膠）　黑殺星（夜明砂）　無名印（地榆）　無憂扇（牡荊葉）　王黃瓜（馬兜鈴）　靜風尾（荊芥）　迎湯子（兒茶）　玉虛飯（龍腦）　黑龍衣（鱉甲）　小帝青（青鹽）　無聲虎（大黃）　小昌明（草烏頭）　百子堂（草果）　川元參（川百藥）　綿黃耆（黃蓍）　赤天佩（當歸）　大通綠（大黃）　木香（旱水晶（硝石）　無情手（砂瓦）　瓏斑貝（西天蔓（荊蒜）　腦蕷（白附子）　茅君寶篋（蒼朮）　蘆頭豹子（胡桃）　肚裏屏風（大黃）　還元大品（地理光烏藥（良薑）　隨湯給事中（甘草）　遂玲瓏聾尖衙（薑香）

羅騷云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虙妃伏羲之妃也（洛神賦注西京雜記云伏羲女宓妃溺洛而死為洛神）又云見有娀之佚女恐高辛之先我有娀氏帝嚳之次妃簡狄也又湘君湘夫人帝堯之二女也（韓昌黎以娥皇長為君女英癸此次

夷杜牧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也范蠡不幸受誣千載遇子雪之快哉式鉦按楊氏斯論過見猶未免也越王長頸烏喙方自殲其忠臣安尚念仇國之臣而曰沈西施以報子胥乎特際彼尤物足以亾國不欲有之也且使西施果不殺用給范蠡以終說者又未必不謂惟范蠡高士乃得享西施之美人亦惟西施美人宜終託范蠡之高士是令西施隨范蠡亦西施報范蠡也西施非私奔范蠡並非偷挈之逃何損其亮節哉雪誣之說恐范蠡不任受德耳

陸龜蒙嚬志稽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

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瀕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蠣瀨陶九成云緯蕭二字尤奇式鉅按指江而奔以上數語聲情活現曰沈曰朝曰任曰指曰奔摹繪入神也而曹沸二字較緯蕭尤生新緯蕭以爲食見莊子馮元成雨航雜錄云宇華子五源之溪天下之窮處也蹤吟而蹄啼旦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膏脈以發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藻之芼足以供祭其石鹹粟爛如赭霞蕨草之芳從風以揚蓼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此數語詞葩而之混茫東京以後筆也式鉅以爲讀此如

觀有道子養和荒陋隨在得造化佳勝其文筆尤濃以藻清而腴其韻如竹裏琴鳴甚冷冷有致者已顧必辨作者眞贋似亦多事

前爲黎明之辨兒迪彝見之曰黎黑明白黎明二字亦可平看言黑白參半猶書稱昧爽詩稱昧旦也袁氏云黎訓雜黑白未分其以黎通犂耶卻恐明字已贅不得云黑白未分之明乃強爲之說曰欲明未明之間又云猶之黎民頭半白黑故曰黎顧案孟子注黎民黑髮之人頒老人頭半白黑者則袁氏此條紕繆種種矣漢書之遲卽遯卽黎倘讀遲明爲黎明亦可也附存兒說於此

肉食者鄙曹劌有激之言居官食肉不必盡鄙者多可耳然居官而恬於食菜必不鄙也居官食菜莫多於前明劉璽分閫江右計廉而食妻子布衣不完人呼爲青菜劉劉羽同知江西瑞州府終年食蔬素人呼爲青菜劉劉質爲四川參政行部所至自奉惟蔬果人呼爲青菜王符驗守常州不攜家至任日供惟菜人目爲符青菜胡壽安知新繁縣嘗自種蔬一圃以供日用人呼爲菜知縣攷諸君皆品學兼裕其清德美政足爲有位風者也徐九經爲句容令以廉儉著嘗圖一菜於堂

題曰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固深有味乎其言之也夫士既出其身以任當世誠能心勞撫字卽食不重蔽儉矣何太自苦第當風簸侈靡正賴如諸君之峻操愧之惕之爲返樸還醇之一道則彼諸君者夫豈好爲其矯是用采嚮耶

博古無取泥古古之諺語固無僞撰然遯齋閒覽長安語曰槐花黃舉子忙而今之應鄉舉槐花早過矣續世說杜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今吳越開枇杷時則農者忙小有疾不及延醫故醫者不忙至立秋後未報既停積暑之病漸發醫者囚於下半歲皆東西南北之

不遑是橘黃時正忙而非藏矣可知凡引用古諺亦須審時辨地

今吳中有諺云菊花黃萬館忙言村師也亦黃忙爲韻

詩寶

尙想風雅不齒蛙噪天籟人籟黍之碩士

人或嗤昌黎以文爲詩謂其近腐也殊甚胡盧泉明詩喜用僻論康樂詩愛用經語亦各好談理而陶謝並卓峙千古且三百篇中謝公以昔我往矣四語爲不如舒謨定命二語偏有雅人深致則詩第獵浮藻耶亦在氣骨神味耳若沈歸愚謂韓詩不避粗險則信有之如食蝦蟇詩雖然兩股長其奈蔆菱尤者也然創始其宏偉峭

之俚而淮南子云潰小旄而發痤疽則亦非無本矣夫論昌黎之詩本其經術以攄懷抱其實大聲宏蜩螗僬僥猶之善書家劍快戟森鸞舞鶴躋跨有山川流峙之勢星辰經緯之觀者也而彼顧欲以腐字擲撼之是亦可以知其人之技倆矣殆玉壺清話所云不過蘭蕙春悲牡丹宿醉霞宮日城前紅紫翠者已噫寸指可以測泗矣無以文爲乎子曰性道發爲文章知廉勇藝文以禮樂卽斯理矣之可已

思謙狀頭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釭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然則思謙亦珠儇不羈之士耳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式鈺按考校以藝烏可知其德也卽平康里一詩珠璣脫口性情流爲神韻矣撥其天才處以舉首亦自相當特關節難免清議耳洪所云轉似過求之

或曰古詩十九首詩品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沈歸愚謂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兩說何乖刺如之子曰奇闢之思驚險之句可以駭耳怵目不足以動魄驚心動魄驚心性情眞摯之激卽詩可以興之謂彼兩說固一致也且盡觀之劇乎當其金鼓喧騰或披髮假面之離奇或白刃紛拿之轉戰莫不跋足恐後燦耳目也至於絲管泠然或摹以貞義繪以忠孝極其致令人當場泣下則勾心魄矣故言情之作本於自然非必求工字句正復無可改竄所以爲國風之遺一字千金云或又曰然則詩質而已矣無以文爲乎子曰性道發爲文章知廉勇藝文以禮樂卽斯理矣之可已

欠獻通考載歐文忠公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來歟

容齋隨筆曰摭言載高錯知貢舉以仇士良關節取裴

其科式鈐竊觀今之哆然自矜考據學者往往輕文藝爲小技何哉蓋世競趨於文藝斯博覽強記康又以唐時科目本貴進士進士工聲韻明經記帖括則未免鄙考據而空腹自賢于是考據家不啻起而爭之矣雖然文章亦尚典贍而黜鬼堆尸昔人所忌至若專考據而不工文詞尤等之富人慳鄙孟盈千累萬一守錢虜焉已

字可今則今之但忌俗體耳可今而古卽榮古陋今嘗有客謂予曰向聞五侯九伯五侯五等侯也乃見某詩以三侯歌對五噫詠何解予曰此侯卽兮兮與侯通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注索隱曰沛詩有三兮

故曰三侯然則兮侯皆古而今書皆兮而不侯引用者侯非謬也兮尤可兮不詫人耳

楊柳一物而二種說文柳小楊也本草楊枝硬而易起故謂之楊柳枝弱而垂流故謂之柳予襲詠楊花七律四首首句垂楊垂柳云客有見之曰詠楊花何並及柳予曰詞章寫性情非同考據也因偶憶梁書魏太后逍遥楊華華櫂碪降梁太后作楊白花歌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春去秋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裡又抒情集韋蟾罷任鄂州於祖席書文

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請賓從續其句皆不能有一妓泫然起曰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飄舉二詩爲客誦之

梵言閻維卽焚毘僧死而焚之也東坡在儋傳燈錄傳燈不覺燈花燒一僧字作詩云曹溪夜半寂燈下請傳燈花落閻維一箇僧兒戲如此才人之流弊也又詠婢謔詩自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後之惡濫詞人效顰僞爲趨者正堪藉口

凡詩歌七言每句韻者咸謂栢梁聯句體萊皇娥白帝子二歌鍾伯敬云不論眞僞非漢以下所能辦又靈寶

賢君童謠皆七言每句用韻似栢梁聯句其事創體則猶襲古人也

春夜宴桃李園詩序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按禹齊江南黃龍負舟啞然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虛寄也死歸也兩何爲者越王嘗告吳王曰民生於地上寄也老子亦嘗曰人生天地間寄也寄者固歸則太白語非無本竊謂寄者固歸四字理語殊簡至淵明詩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可爲四字注腳固歸一作同歸

陶公榮木詩慨暮不存譚友夏謂老陶善搆此等語意蓋指集中甄獨在亡呱聞爾泣卓爲霜下傑遐以濯我

足汎酌清壑迴磵如陌上塵之類然三百篇懷我寤歎涼曰不可愛莫助之慶既令居漢武李夫人歌翩何姍如其來遲古人句法固自多夏夏生新者陶公非故事標異也

陶詩有風自南翼彼新苗翼字譚友夏謂奇古之極鍾伯敬謂看得細極靜極友人問予曰究何如佳予曰此傳神字得化生訣也沈歸愚謂翼字寫出性情斯言正得理會夫凡用字之法字或板木能追取句中神理以字之有生趣者易之則機理聲色並暢一字之摹繪入神一句賴之全章亦恒賴之也所云化生如何有如春

濃曰開花動曰笑柳搖曰舞樓曰飛橋曰跨檻拱檐桷之曰驤曰騰曰翔皆是故雨無手可以打水無齒可以囓則風非有羽亦可翼也尚書曰四方風動易林曰萬物風興興動皆模寫說理翼則栩栩欲活奕奕有神矣而要從鳥覆翼之輔之翼之來至謂風翼象風則轉牽合翼固取生物而有生翮耳故類此用字予私謂之化生訣也自來善詩能傳神者往往用此訣未曾道破耳友曰善子固爲之發其覆

太元云鵝鵝慘於冰翼彼南風陶公或有觸於是顧彼以鳥言此就風言理新而趣別也

曹子建應詔詩流風翼衡當遂此翼苗

劉夢得詩云登壘吸瑞鼠飛步翼神鼈亦自奇俊似本張平子思元賦翼迅風以揚聲

自來評陶詩者有優無劣亦各出己見要以陶公質遒學醇至性之流有底無迹化工也人之讀陶詩者譬猶羣欲江海各充其量而止學識不同則所獲亦異勿執一說斗故步陶公地下庶乎一爲軒渠否然究未足以盡陶詩焉

歐不欲雜雅敬美即陶勁敬諸德

美即陶勁敬諸德

李太白山中問答詩其境得陶之桃花源其意得飲酒結廬在人境一章而約言之李將進酒一詩從陶雜詩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隣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而暢言之杜老北征詩斗生所驕兒至誰能即嗔喝一段從陶之和郭主簿詩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眞復樂聊用忘華簪四語而瑣言之若羌村云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乃又翻用之又羌村云羣雞正亂叫客至雜鬬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四語從陶鷄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變化言之杜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

茱萸仔細看從陶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觸縱遥情忘彼千載愛又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艮日登遠游又清歌散新聲絲酒開芳筵未知明日事宇襟良已渾諸詩而復約言之至杜喜晴及晦日尋崔戢李封等詩置之陶集幾不別矣畧舉數條知李得陶超逸杜得陶眞摯如是自餘如右丞得其冲澹蘇州得其清曠吞山得其明暢至于東坡之詼諧趣妙又從陶之清乎詩似嘆似戲而其間甚之者也

寶存　卷二　八

杜醉把茱萸句註有云此詩經誠齋說盡舊會手寫誤作好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其妙試鉦謂醉猶把看乃以寫性眞機之所到筆之所運不能勉强有如句中正賴有虛字醒其意情或峻其風骨或足其情韻者反以爲不佳而易之必難免堆垛雕繪之病少自然趣味是誠削足以適其履也況講法律亦取疎密相間而曰中平疎填滿方好耶元稹虞揭范揭松雪一代詩人也拂哉言矣

虞邵菴嘗以送人扈駕上都詩詣趙松雪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聲野散周盧夜扈蹕之句趙改山爲天野爲星由於雙聲

松雪云詩之出處纔使唐以下事便不古蓋松雪去唐未遠宜如是云

唐穆宗時有征婦寄衣與夫詩云夫戍蘆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數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載在語林此詩筆意清韻流簡外寫性情而不輕剽者後人和云西風吹雁落東吳自整寒衣欲寄夫一翦一緘腸一斷不知夫亦斷腸無弟二語稚三語本杜牧之子規絕句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未免滑

寶存　卷二　九

四語意數見不鮮矣鄭百拙以爲此作亦清麗何哉又按牧之一叫一回亦欠通叫曰一便是一回矣豈尚可云一叫幾回乎此病後人無議之者

龐情集杜牧游湖州崔刺史悉致諸妓牧不樂意因囑張水嬉觀者如堵有老姥引髽髻女十餘歲牧曰眞國色也接至舟中曰吾十年不來從爾所適以重幣結之誠削足以適其履也況講法律亦取疎密相間而曰中平疎填滿方好耶元稹虞揭范揭松雪一代詩人也牧歸朝比守湖州至則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生三子牧賦詩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此等詩不假取巧求新隨手拈來醇醇有味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予樂誦

之

陶南村云王摩詰畫鶯鶯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詩
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凡詩用七十二不
知何所祖式鈺按崔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
鴦三十六對摹芳譜及之故李義山詩盡知三十六鴛
鴦或注云純舉雌言花開七十二俟攷竊以為七十二
之數極好稱美物數之多率皆可用之猶舉成數言之
也試即七十二畧舉之不嫌古今錯雜云敘命七十二
代譜提七十二姓女皇七十二化古之封禪七十二家
陶唐氏時里七十二家（路史陶唐氏篇）以居州里（注）黃帝仙去小臣
攀龍髯七十二人周公夕見七十二士（墨子或作七十）司馬法
一車步率七十二人春秋時七十二君孔門身通六藝
者七十二子齊威王朝縣令長七十二人稷下先生淳
于髡之屬七十二人列仙傳七十二人高士傳七十二
人舊傳七十二人山制百邪其次即立七十二精
鎮符龍機經內伏羲之策坤七十二（路史四象說）八卦之數
倍之七十二小成之爻并其偶畫七十二（俱路史大衍說注）七
十二策為一日（太元元圖）老子方術七十二篇賈子書七十
二篇魏劉邠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周易新論傳疏
七十二篇（唐陰洪道撰）周公作大邑成周土中郛方七十二

而成易為七十二（漢律歷志）歲候七十二風七十二謚品七
十二商數七十二白編鑽七十二馬生陰八合陽九七
十二春秋考異郵石乞迷部七十二絃琵琶弦（史記）府俞（音旭）七十
二穴內經伯陽母娠七十二歲具七十二名其後則有七
十二元武漢高左股七十二黑子曹瞞七十二疑冢（吳江長橋）
七十二間蒙右七十二種並即見輟耕錄
神仙詩佳者呂洞賓題岳陽樓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
裏青蛇劍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何其沈著劉亮揭曼碩未達時遊湖湘間月夜泊舟江
涘中流一櫂近舟有素粧女子起曰妾與君有夙緣幸

勿見御與談皆世外恍惚事迫曉戀戀臨別留詩曰盤
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開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盖屋庭
前一樹紫荊花明日舟阻風上岸問其地卽盤塘鎮行
數步見一水仙祠牆垣皆黃土中庭紫荊芬然登殿所
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焉此詩亦復灑然無些子油氣
按奴本賤稱古人往往小字以奴物名以奴至
自呼爲奴謙也亦媚也自宋始楊太后垂簾向臣下
稱之也又見之猗覺寮雜記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
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云然則水仙
女仙也女仙之于揭奴矣又郎令人魂也銷矣

宋書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
東坡書戴嵩畫牛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
可改也

昔覩王阮亭詩圍中若買金錢卜秋雨秋風過灞橋本
唐人詩眾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未識錢卜
起於何時後見士冠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
竊以爲據賈公彥言當卽起於唐代及閻錢氏養新錄
載筮用錢一條亦引士冠禮疏證之并云攷賈公彥疏
本於北齊王慶隋李孟悊二家則齊隋與唐初皆已
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是據錢說又不干唐始

今見耳目記謂始京房從其簡易又唐詩并有君平擲
卦錢乃知實起於西漢時也
元遺山論詩絕句云金人洪爐不厭頻精眞那許受纖
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頗合部意又心
畫心聲總失眞文章豈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
信安仁拜路塵剛毅評云文章人品分爲兩途不相
照應安仁倚拈及耳試鉅嘗覩魏文帝短歌行居然孝
子仁人乃於子建大乖友愛載在簡策千載拊膺人與
文歧其尤者也趙飴山著譚龍錄有云詩以言志今則
詩特傳舍而字句過客也趙爲是說洵非愛古薄今以

世儒大抵皆然尤慨乎言之耳陳元孝詩云其毒愈甚
文愈高請君記取孔雀毛眞閱歷之言法言問神篇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遺山論詩絕句又云切響浮聲發巧深研磨雖苦亦何
心滾滾窮水樂無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按沈約宋書前
有浮聲後須切響謂前有雙聲或疊韻下句必再用以
配之也六朝以前未有雙聲疊韻名目然叢脞股肱崔
嵬虺隤高岡玄黃之類古人往往於兩句中互相節拍
不可枚舉亦孰非本於天籟流爲宮徵考於是後之五
七言律體尤嚴格調焉除是聰慧之士乃隨意抒寫牙

齒脣舌間自能暗合斯旨否則一不檢點便無以諧其
音節郎如遺山東園晚眺五六語云楊柳撩春出新意
小梅留雪弄餘寒核之浮切之義猶賴參錯以調之故
鏗鏘流美仍一片宮商耳然則研磨雖苦云云在遺山
則可不足爲凡爲詩者訓焉楊柳一聯多雙聲出句楊
字新心母與出音通近對句小雪
心母留弄來母餘寒喻影母可通撩春出穿
唐棨適詩云應嫌屐齒印蒼苔按漢杜林高節不仕居
士室階有綠苔甚愛之輒謂人曰此可以當鋪翠耳人
有躡屐者曰勿印破之棨葉詩印字本此
遺山學東坡移居詩云靜言尋禍本正坐一出妄出

掫別有本也不敢輕下雌黃然人物只今何水部風流
妄三字殊刊削著一坐字又甚深厚按律有罪坐衛鞅
爲連坐法漢文除收孥相坐令則此處用坐字最合幽
蘭云霰雪慘慘清入肌寸根如山不可移蘭之寸根山
以擬之何等定力孤劍云君不見一飢縛壯士僵臥時
自惜等飢也淵明曰驅此言縛並臻於妙也荊棘中杏
花云京師惜花如惜玉曉槍賣徹東西家杏花看紅不
看白十日忙煞游春車熟極神來不覺其調之重矣轉
成扇對
詞本詩餘最喜崔元翁因辭妓鼓箏有句云平生無所
願

明言甚至取平仄之不諧近體者字字圈點標出之幾欲以語語生澀方爲合式等之塡詞譜曲遂爲古詩極格矣豈知詩之古在神味在態度兼在擇用字語固不專主調之棘口乎故工於古體有平仄諧如律句不但一語且疊作二三語參入篇中而上下合誦之仍是古意盎然者不工古體有句本非律體而仍帶律詩氣象者此固不待細審到眼可立辨也況七古篇末往往用

韻亦語律調以收之機趣所流轉多姿態神韻動咀玩也其譜中尤無譜者檢取昔賢五古加以半格詩名目所云古體齊梁齊梁非古乎何不曰漢魏齊梁是可笑

也夫漁洋正坐聲調之板故其所爲古詩千篇一律署無可以換目處飴山譚龍錄云或問於予曰阮籍竹垞兩先生殆可無議乎予曰朱貪多王愛好則是飴山此論亦切中漁洋之病矣奈何猶爭譜之以聲調誤後學哉雖然鈍漢學詩固不妨奉其譜作司南車又未可盡厚非焉

楊升菴云五古六朝至初唐祇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超說本此歟

才之敏妙妙在能事前史沈約傳梁武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已謝莊傳王元謨問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懸瓠爲雙聲破切牛交碻苦交切爲疊韻蓋懸瓠破碻當時北魏爭戰之所元謨邊將正當其地故以此答之洛陽伽藍記冠軍將軍郭文遠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營過文遠宅前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住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猙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

通鑒掩吾肺腑山烏山花吾友于錢竿楣謂唐太緒於聲律肺腑友于雖虛實不同而皆爲雙聲故可屬對猶王子安滕王閣詩序即墟對已矣也式銓緘謂虛實

作對古人本有此法若雙聲講音節耳一重一掩虛也山烏山花實也肺腑實也友于虛也則可謂之虛實對而兼雙聲對不得云雙聲故可對也崔按肺腑二字宋義本不平列而字面卻平腑寫作府便與友于二字各見參差爲配耳攷玉篇腑作府金匱論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則正應寫府字又可寫附字史記漢書有作肺附者至已矣即墟不但雙聲即古讀區并以雙疊對雙疊也

翠碧窗哀被虜婦詩當年結髮在深閨此段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嗚呼自來詞人

羅文字禍書冤括是已倘閣是詩能無矍然

屈翁山夷齊廟有云求仁在薇蕨書弒即春秋白首辭東海應場奈御何弟兄方讓國臣子乃稱兵數語議論肅然詩佳矣但揆之爲天吏之說不取焉至如佯狂吾不忍一死勤諸侯國恨三仁少人嫌十亂多便無妨蓋從夷齊心中說來非作者口吻耳

子嘗湯都督琴隱園云碑括前皇篆三徒請括字來歷子曰史皇造字鄧來歷前人經史等載籍豈別有來歷耶然括多見各載籍即包括檢括義言如易括囊太玄五經括矩漢書囊括四海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包括無遺括茶法四出量括立手實法民家只椽寸土檢括無遺括茶租甚嚴括借都城及倡優金銀元止括田可證已稽古神聖手握括命象受括地而著書者往往括以名編括畧括異記帝王纂要譜括之類是也括非不雅馴並可知又攻之唐苗發等爲江淮括圖昔使則予詩之括義更近之第初亦非揩此典也

杜詩江平不肯流楊升菴謂其意求工而語反拙不若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齊書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買妾東坡作詩有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鬚毛蒼句古今詩話李羣玉樂府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也予按江無情

鍾情如二張無乃甚矣然當樽俎言歡鉛華佑飲正吾輩嘲風詠花可藉以鼓盪神襟也乃或以老大自傷或故示以高年碩德岸然操一副尊宿面目能免方頭訶耶輟耕錄載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觴酒半憲使舉杯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也願先生酬之以詩時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云菡萏池邊風滿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披仙誥病體難禁玉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觀此可以想見昔賢風致矣

南華列禦寇篇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郭象注云夫穿井所以通泉吟咏所以通性也無泉亦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詩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咏之末功固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郭氏斯言親切有味者已

羅長源論樂云三五以降醇澆而僞璞散而器不過紀鏗鏘著節奏儇詭殊瑰爲彌文煩飾予謂今之自謂能詩者亦如之又曰不神解嘿理而持器數以爲正祇以戕也予謂今之讀古人詩而斤斤之字句格調間者亦如之又曰莫不鮮然窈窕契舍其故而趣於新予謂卽詩之極也卽是謂之可以與

偶閱董元宰書法雅言功序云始也專宗一家次則博研衆體融天機於自得會鞏妙於一心斯於書也集大成矣卽予常時論學詩之旨是故詩既大成則淵深渾穆不可名以一家至於因境隨時觸手興流於筆時而雄勝時而冲遠時而豐融樸茂時或峭約新奇或珊珊娟朗譬猶塵外神仙統其所作觀之亦若迥非由於一手者則又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此在作者不自知而觀者忻忻各得其性之所近仍莫窺其詣之所極蓋其詩不患無傳矣世有其人爲之執鞭忻慕焉予嘗共友人論詩云詩太工則不工友憮然予又曰有目共賞之詩非可賞之詩友曰不解子之謂豈不工則

工耶不見賞則可賞耶予曰又不然太工則脩飾功多恒至失其初意不工也共賞則見之淺者固謂之佳其見之深者亦不得不姑謂之佳非可賞也今試取風騷及十九首以爲言或且疑爲欺人語但卽陶謝兩家觀之並峙千古矣而讀謝者多讀陶者少究之謝遜陶也尤千古明眼人翕然一詞也而予更謂非止遜陶一籌也雖然未可爲初習詩者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友人默然此二十年前事也乃陸放翁云詩從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失本指斲削之甚傷正義是昔人有先我而言之者矣茲偶於何君墓表見之

放翁晚年有句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又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可謂名言但世俗學者鮮有不讀放翁詩即此兩聯　國朝子才袁氏學得爛熟矣惟袁生平學陸遂至才名噪於一時況有不愛放翁者哉而推袁者謂袁淵源香山即袁亦嘗自謂與白不謀而似然乎豈其然乎

楊誠齋序王正夫三近齋餘錄云其詩如身閒更得憑陵酒花早殊非愛惜春欵生列岫雲尤薄泉瀨懸崖路更惊置之江西社中何辨予按秋生一聯上句猶未近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故安石有是兒之呼江西也最可怪者宋人往往不講淨切即憑陵愛惜殊無之亦就仿彿而言俱非閱歷確談

按李義山長吉小傳云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太夫人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故安石有是兒之呼

然亦太嫚昔人已

長吉春懷引蟾蜍碾玉挂明弓捍撥裝金打仙鳳打仙鳳註家未詳所出錢塘王氏本李義山詩撥絃驚火鳳火鳳者琵琶曲名貞觀中裴神符所作打仙鳳或即驚鳳之意式鉦按義山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昔人病之故曰詩到義山文章一厄而議長吉者但謂之牛鬼蛇神不知義山之病固長吉先之也李維楨曰胸有萬卷書筆無塵點塵王思任曰冥心千古涉目萬書方統觀諸家之論長吉知庇蓄富而不涉奇奥大抵難焉

禪學式鉦按文章木上瘿五字亦未經人道東坡云木有瘿皆物之病也

李長吉雁門太守詩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

天地間不可無此才無此體裁篇章以平夷恬澹爲上
怪險趨蹊爲下如珊瑚絢詩話云則尤印予心矣
史言薛道衡每至搆思必隱空齋踴壁而臥杜少陵詩
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兩踴字皆趣
詩用强半言大半也軟半言小半也
段柯古諾臯記載孟不疑詩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
中此正超超不食人間煙火語
漁洋詩話載朝鮮使臣金尚憲蚤春絶句云王灘流水
繞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昨夜夢尋烏石路山前山後
蚤梅花又嘗有句云三秋海岸初賓雁五夜天文一客

星觀此知海國人文未可易視五夜句遜上句
楊升庵謂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大
吠白雲間子嘗怪脩竹本無鶯啼後見孫綽蘭亭詩啼
鶯吟脩竹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此升庵薄子美厚孫綽也子美言之不足信孫綽言之
始足信孫綽又本何書歟且詩境貴眞使其時鶯非啼
竹而强言之謂前人曾有此說特因襲而已前人有此
說非有此說而我自目擊其境斯言之正親切耳吾且
謂子美當日有目中之鶯啼脩竹可也固哉升庵之言詩也
升菴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詩話出而
詩與言離而予更謂律體興而詩之道廢夫三百篇與
楚騷與十九首未嘗拼對求工抒寫性靈何等蘊藉後
世律體盛行爭以精巧見長往往有出無偶意爲辭窘
乃不免易其意另搜字面話頭其或欲爲一詩先求隊
仗工麗再裝起結其或平居觀書時遇有某典可對某
典愛其工妙拉綴成篇是又因辭爲意本不有詩而强
之有詩於是飾之風熾矣凡此作者不自慚其
陋觀者相與標榜亦不以爲陋蓋所以道性情者蔑有
焉故爲詩取眞古體易眞近體難眞即古體中散行者

易眞拼比者保無失眞處子嘗謂陶謝並稱而謝究不
及陶職是故耳昔焉援徃勵觀公孫進援與述舊同里
閈相善而述盛陳陛衛延援援以爲子陽脩篤邊幅如
偶人形此井底蛙耳乃到洛陽見光武在宣德殿南廡
下祖幘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
頓首曰前見述陛戟而進臣今陛下恢廓大度知帝王
自有眞也竊以論詩者有文淵衛人之識是誠可與論
詩矣大抵古體中有對句得之適然仍自活潑潑地原
不碍爲佳故後之律體有偷春格轉謂高致亦取眞也
世謂古體難律體易須知作律詩一氣揮灑聲情兼至

運典爲對意到筆隨而眞自在斯詣也必聰慧絕人胸
儲萬卷而後可古來能爲大歟然則子謂詩之廢於律
者非律之不足爲詩也大都廢其眞故廢詩耳
杜子美詠懷古跡明妃冢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
冢向黃昏予以爲黃昏二字著邊際緣此老太講聲律
黃昏朔漠欲不差淨切也或曰惟黃昏則下騐月夜魂
有根乎曰不然非黃昏下句亦好蓋魂歸宜於月夜月
夜二字爲魂歸起見非突也杜老讀書萬卷下筆有神
乃拘於聲律致不免湊搭處可議何律體之難歟

律詩不參以古詩之樸茂眞摯古詩不帶三百篇之溫
如穆如縱極切劘功到非雅人深致然未易求之宋以
下也
初盛唐之詩眞情多而巧思寡神足氣完而色澤不屑
屑也晚唐意工詞纖氣力薾復不振矣明馮元成云然
自是的評
詩文思翰說戒脫墊固已然所作既夥其中格調字句
保無一二偶蹶前人相同相似處覽之者不統核其人
生平本領輒指一二以詆排之新學鄙生全無識鑒大
雅笑焉其有以已之所摸後來適見前人集中有略相
同或相似處以爲嫌而易之亦屬拘於私見陶淵明夠
吟深苦中生爲衆樹顚至今無或議之者其生平佳搆
固不待此知非剽竊也予曾檢平昔所作北則子謂詩之廢於律
荷前二語與宋收仲學後夜坐相對悄然是證曾見
既久不憶下筆時忽奔赴而來正與蹈襲同暑改之厥
後悔其多事又自題元嶽聽松圖後見收長公外記俏
守詮詩末二語亦正相類且各五言六句不騐驚訝至
今聽之未審案中尙有類於昔賢者否是在閱眼人鑒
之焉

近見詩人某與友論詩札謂詩之貴新一詩中舊七分
新三分爲恰好新居五分則失之此說殊令人悶悶不
識所謂新者何等之新乃以分數言之又不識分數如
何判得此朱子所云務爲閃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
人茫然者也試以新之義言之譬之於人東家育一子
頭角崢嶸英姿煥發習見之不啻舊焉一旦見一西家
子亦頭角崢嶸英姿煥發而覺不同於東家子矣新矣
又如東家婦一婦曼頰皓齒脩眉翠髮習見之不啻舊
焉一旦見一西家婦亦曼頰皓齒脩眉翠髮而覺不同
於東家婦矣新矣何哉新其神非形也第猶是男子婦
人而已人如是亦物如是文人之寸毫尺簡噴洩一元
揮斥八極取成於心寄妍於物極之千變萬化而不離

其宗類如是也雖十分其新何害安有三分之限歟詩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謂務去其舊乃全得其新耳大抵新其理意爲上新其機趣次之至如尖新之詩者其所偏生新之病最之而無甚高論然則某老於詩者其所請新非新殆怪也怪到五分譬之於人則固近魔近厲且近梟羊而衆譏雜物矣失之矣顧奈何怪也而新之詩境到澹到老只可自喻自悅不可共喻共悅不可共喻共悅不於新學時流遇之

凡友朋贈答詩中稱美人本邱風西方美人又稱佳人本東漢光武兄陸閉戴曰南方固多佳人家語孔子遭程子於塗取

東南贈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漢書魏相範哭曰哲子丹佳人生汝兄弟損耳

直方詩話司空表聖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游五老峯白鶴觀然後知其工但嫌寒儉有僧態竊以詠僧門景嫌僧態却當爲何態此二語又何以謂爲寒儉其以幡壇二字耶不然之論矣是蓋由坡翁先有一箇僧字在其胸耳觚賸吳東里崇禎末以諸生貢重名後隱於醫有中秋家讌云大烹豆腐瓜茄葉高會荊妻兒女孫句法奇創竊以詞人自詩老境往往多率作此二語以粗鄙爲豪健是欺人之作乃欺人者如是受欺者又如是良可怪也全唐詩話于鵠居江湖有賞花詩自

述云三十無名客空白衙執秋豈以詩窮者耶詩曰老大看花惜未足若江正遇一枝紅日斜人散東風急吹向誰家明月中竊以明月共者也而曰誰家明月一詩之妙在此但三十可大不可老或五十之說耳三條盧東園古今詩話選篇採之式鉞蓋妄論之

或曰三字經老蘇二十七亦言老矣宁曰對下文八歲七歲言耳

或謂宁曰董文敏書法雅言始也專宗一家次則博研欲體手嘗取以論學詩矣楊氏丹鉛錄言近有士人熟讀杜詩此人詩必不佳宋章子厚曰臨蘭亭一本東坡

杜子美送韋評事云烏鵲出死樹龍怒拔老狀出死怒拔老五字眞妙不易

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好淵明詩人各有好有不好有好無不好尤好淵明詩吾於詩亦爾

予向論詩之新矣一學徒請其詳予曰其例難以悉數試即家絃而戶誦者畧舉數條焉漢樂府詩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言當及時策勵也魏武帝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言雖過時猶當策勵也是新樂武帝詩女兒年紀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

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言無人見憐不早嫁也提掇歌黃桑柘歲蒲子眉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壻何不早嫁論家計不早嫁也是新唐張潮詩茨菰葉綠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隨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言其所在無定可悲也陳陶詩舊堵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言其所在有定念六不知何處月明多此更不得指其地而怨想之也新詩南風吹開梁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房三十矣金誠詩江路悠悠江水長孤鴻啼月有微霜十年踪跡渾無定莫更逢人問故鄉音雖有家不能歸也王問寒明月白茫茫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候託在先正意在後也韋莊詩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

知此詠紅梅寄託言當自有知之者慨無知音也元好問云其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憐瀟得經營千秋萬古翩翩支錦只許蘇娘讀得成此自題之作乃言只可自知耳亦慨無知音也新矣明劉基詩白露下玉除風清月如練坐看池上螢飛入照陽殿指其地而怨想之也王旬詩南風吹開梁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房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此更不得指其地而怨想之也新矣金誠詩江路悠悠江水長孤鴻啼月有微霜十年踪跡渾無定莫更逢人問故鄉音雖有家不能歸也王問詩城杵聲聲夜未央江雲初散水風涼看君已作無家

客猶是逢人說故鄉此言雖無家猶願歸也新矣李嶠
龍塞士曲云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
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馬上看此在他鄉看故鄉之月
傷懷也其明妃曲云天山雪後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
彈曲罷不知青海月併得猶作漢宮看此乃他鄉之月
猶看作故鄉之月也尤傷懷矣新矣　國朝黃以周閨
怨云流蘇空繫合歡牀夫壻長征妾斷腸留得當時臨
別淚經年不忍浣衣裳陳學洙悼內云簇蝶金泥杳不
存空箱顛倒月黃昏牛衣一挂渾無恙猶有當時對泣
痕一言已之淚痕一則言彼此之淚痕感愈深矣新矣

至於言景得理趣言理及景物無不新反不覺其新前
其品尤高如杜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宋李師中
云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蘇長公云不識
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朱子云好鳥枝頭亦朋
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國朝查慎行云栽花覘土知肥
瘦種樹因材識苦辛是已凡此苟觸類引伸神明而變
化之自有無窮出新鮮勿徒屑屑取料講字面話頭令
人一覽無餘味也

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長吏之辭不
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此文選典論論文語也

不意魏文帝亦知爲是論
沈休文謝靈運傳論歷舉周之屈原宋玉漢之賈誼相
如王褒劉向楊雄二班崔駰蔡邕張衡魏之王粲晉之潘岳二陸孫楚王讚然仲文許詢謝混宋之
顏延年謝靈運數十家各具品藻已自餘多人原難備
述顧漢魏以下人品文章淵明稱冠而未之及何耶其
篇終云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
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愈遠世之知音
者有以得之細玩數語或暗指陶公不欲直表出之以
屋諸家固未可知信然則休文之立言舍著也

昨庚子秋於秦淮旅次寻友張篠峯不見金壇于桐華家會以
詩一卷多新警語聰明而善用心力者閻桐華家會以
諸生年未三十卒詩乞散軼新卷止三十餘首少古體
沒後其族人昨湘收拾叢抄付江陰繆少微少微又悵
悵付篠峯篠峯將梓之恐無傳也時余夏遠但記其金
山一聯云人爭高浪立秋借別洲看頗拔秀出每示憧
之爲變踔奮迅吟嘆不能已其詩境大都類是近閻梓
亟竣蓋可行世矣悲夫桐華令天假數年由斯陶而化
焉淵其神冲其度必高風勝諸有莫更攀者奈何降之
才而奪之壽歟八求之近人中其詩已不多得乃其族

人曉湘及同儕少微篠峯之誼尤不易覯昔華亭李亦
吾追悼友萍有句云誄文作自先生婿遺稿歸於後死
朋自注近予輯其詩文詶此二語益復慨然篠峯亦華
亭人
近人於鄉會試將届懸榜每誦陳陶隴西行云可憐無
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沈痛之至　國朝翁叔元
下第出都七律末云棄婿可憐身已去向人猶整嫁時
衣乃尤堪淚下千古絶唱矣
劉讓宗著詩經叶音辨訛一書精深允當信乎未許淺
人問津茲取其三十六母圖論節錄於後是固顯而易

知竊以爲初學詩者宜先了然於胸云

角音	次徵音	宮音	次商音	羽音	次清	半濁	全濁	半清	全清
見	端	知	邦	非	溪	羣	疑		
清純	清純	清純	清純	清純	清次	濁半	濁全		
透	定	澄	滂	敷	並	奉	微		
清次	濁半	濁半	清次	清次	濁半	濁半	濁全		
清	濁	濁	清	清	濁	濁	濁		
審	禪	心	從	清	精	照	穿	牀	審
次清	濁全	清次	濁半	清次	清純	清純	清次	濁半	次清
審	禪	邪	牀	泥	娘	日			
次清	濁全	濁全	濁半	濁全	濁全	濁全			
曉	匣	影	喻	來					
清純	濁半	清次	濁全	濁半					
羽	喉	半徵	半商						

之終商屬金其音有十於時爲秋羽屬水其音有四
於時爲冬半徵半商各一則以閏位終焉半徵者
泥之餘半商者禪之餘　呼疑則舌縮都呼泥則舌
抵齒　七音爲綱四等爲目清濁爲權衡開合爲門
戶　開發收閉謂之四等上二等其聲粗而洪下二
等其聲細而斂不審等子憑空翻切疑似差謬故一
標一射須針鋒相對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
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哦哦然商開脣合

謂之羽其音謌謌呼叶然案叶平聲
見溪羣疑角也牙音踦逐定泥徵也舌頭音知澈澄娘
次徵也舌上音邪滂並明宮也重脣音非敷奉微次宮
也輕脣音幫清從心邪商也齒頭音照穿狀審禪次商
也正齒音曉匣影喻羽也喉音來半徵也日半商也半
舌半齒音

武進湯緯堂公炙硯瑣譚云妙取筌蹄棄想高妙也不
著二字盡得風流自然高妙也一字百鍊一語百諷興
有微會緯無凡音貧使事好持論者恐終身不解式鉅
謂貪使事好持論已非上乘乃至使事而以臭饐示異

炙硯瑣譚載沔陽州牧黃某宛平人一年家子贈以詩
有燕臺聲價黃金貴鄧水謳歌白雪清之句黃艴然曰
若以我貴鄧出身故相誚耶予以郭隗事解之然終未

釋然也於此見操翰之難非讀書人尤不宜輕投筆墨
式鉅庚子歲省試有淮安席某見予稿中借問同調誰
耐庵讀書大抵矜科名士語嘖有後言曰胡某自高位
置果棄視科名何亦干里來此也或以語予予曰讀書
明理無論科名無以出身第世有一得科名遂傲睨一
切不屑同調於素相知予固覺其矜之無謂也初非薄
科名也且今席某亦只一矜已不難於予如是倘異時
科名到手其為矜也何如矣或又曰此人素不容人予
曰雖然是亦予好翰弄面於出語疑似間復舉不自檢
也昔人句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所以

勸友慎言弗貪吟也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勸之避嫌也當援以自揚因見燕臺黃金詩事飄書北

剛中帶柔和也剛柔中楷剛和也剛柔適沿和之至也古者因鳳制律因鸞制鈴取其和耳法華經偈頌聖主天中王迦陵頻伽聲注謂迦陵頻迦妙音鳥未出聲時即發音微妙惟佛音類之故以借況所云音之微妙得天地之元氣全天地之元音中之發為和也華音無六字毋縱為四聲橫為七音蓋宮商角徵羽加以半徵半商配四時終閏位猶玉燭之和也說者謂本於梵音作詩者不屑講節和而好佶屈聱牙不審其何取棘不上口為

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疏云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也按埤雅鸞鳥雌曰和雄曰鸞上古之時鸞與順動此鳥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後世作和鸞以象之又按鸞與之鸞亦作鑾鸞口銜鈴也故从絲从金

事實

萬有弄人採心之常嬉笑怒罵態無文章

京師衣帽等物靚諸王府以爲式謂之內造樣外省效之爲新樣然行至蘇松必須數年以外而京師往往又變樣矣予在京時遇一蘇郡客新來應禮部試行李絢爛僕從豪侈初出門謁客謝謝謂予曰做衣冠式否子曰子記盧氏雜記中織錦人詩乎詩云學織錦綾工未多亂投機杼暗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煞

他客曰予所攜服色是吾蘇新行京式豈不合耶予曰如今花樣不同亦織錦人語古之妖冶粧點乖常取名尤惡後世轉以爲法謂易傘目也妹喜冠男子冠今幗兒女子十五六歲尚然後漢梁冀家爲墮馬髻今女子髮髻多有在一邊者又有齲齒笑今婦女笑有掩口者痛者昏惠帝時婦女用金銀瑇瑁等爲斧戈戟以當笄今鄉里婦人仍有用之者齊東昏宮中作散髮反髮根向後今有揮作散盤頭而爲燕尾於後者其金陵女髮向前者亦謂之胎根兒唐時內人束髮極急及蜀人效之時謂之囚髻今吳中村婦謂之捩鬢頭又婦人以爲帶注層狀似悲啼今吳中婦女更爲烏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今吳中謂之捩鬢亦云胭其尚謂之焦牙

吳俗元旦忌歸地取積聚不掃蕩意干寶搜神記商人甌明過青草湖湖神邀語間所須有一人私語君但求如願明依其語許之及出大呼如願一少婢也至家大富後歲旦如願起憂鞭之如願鏡八帶中家漸貧故今歲旦賓客不出戶恐如願在其中也據此定忌帚之出戶非忌掃世俗相沿既久又附會之耳

倡俗作娼謂女伶也妓也不知倡樂人也兼男女言史記外戚世家李夫人兄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倣幸傳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爲倡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醴樂志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

今人登記一切日用出入簿本曰賬按前漢武帝紀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註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蓋計簿也則帳本之帳正應从巾从長其易巾爲貝字書所無當是嗜利之徒妄撰

管子七法云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面右息

之左手爲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　世奇左書本此

都中戲園以蘇班徽班爲貴尚年幼旦之美者稱爲相公詞人韻士及紈袴貴遊多溺惑焉予客京時聞若輩聲價已較二十年前大減然每一侍酒在座者猶須人賞白金二兩也吾鄉倪友方壯到都應舉予試有蘇旦朱四芬者年十四與徽旦中至美者劉愛紅京城並稱第一花因劉長一歲人又呼朱爲亞紅倪狎之一日倪

宴客予亦在座朱來佐觴明眸皓齒約態柔情燭下諦觀不異處子命之歌藏舟劇山坡羊一曲一客擫笛一客調笙子亦樂爲節板起句曰淚盈盈做了江千花片

笑

蓋此曲本哀感者而朱纔啟朱唇目予嫣然微笑焉歌畢予爲口占一絕以調之云看花燈下愛花明花爲人看花有情粉面春風年十四擡樽前笑唱淚盈盈朱曰殆謂歌此曲不應笑耶因又唱跌包劇紅衫兒一曲嫩喉利舌神色慘至合座傾聽不覺泣下交頤倪乃前抱之曰勿再唱矣予私心竊歎此輩之果足溺人也倪纏綿二三千餘而旋謦復南歸得二千餘兩來京呢朱益至朱佔妮妮越一載倪由此得疾不三月遂亡而家已蕩然矣然得疾後朱僅一往視之

鬼仙降乩語有不遽悟者予幕遊晉省既久不歸一日往友人處正設壇扶箕時予體氣多病客書片紙云乞一調衛良方即躬詣壇前再拜焚之扶乩者不知所問也乩降書云靜養爲佳又焚片紙問何年月日得稍遲行囊回家降書云君問回家不言可知當回而回便是義爾時予本在一州署司箋劄事越數旬有棣箋劄史來食肉忌豬詢是漢回裔仍延予司前事頗相契洽兩月餘瓜代已畢館穀外厚有資助欣然便作歸計乃就道之日即刺史登車回本任焉由是悟乩仙之語爲妙也亦殊謔弄人矣遂於祖席上談及之衆爲之付掌大

乩仙詩恒佳近有召請乩仙既到便書一絕云蘭有秀兮菊有芳蒲馨桂馥不同香道人爲愛玳光好特控青鸞下草堂予閱之曰起句成語已見芳字二語乃重以馨馥香仙家詩亦不能拉雜耶一友人曰仙亦人之羽化者其在塵世若何學力則其仙也亦如之既仙而猶學仙與仙之境詣固仍有不同也予以爲不愧儒者之言

常山磁陵口外有孫姓者馭騾經紀家有兩騾爲人截套不限遠近蓄一大狗高三尺餘小兒嘗作馬騎孫與

其婦愛養倍至某年二月孫出門隨之往屢呼不回日
復一日乃至千餘里每晨行在纍前後左右一日天明
不見欲返尋之又不便悵悵謂失此狗矣越臘月某日
孫不在家黃昏婦聞屍門狗號聲似前狗啟看果然狗
繞婦跳舞不已復從所居兩間屋內徧走號叫尋孫也
喂以麥飯若未啖食者頗狗已憔悴瘦甚矣鄰人曰爲
十里狗旋病臥數日絕不食僅餘一息孫忽回家見狗
爲欣戚交加狗目注孫强起淚泫號數聲而斃子時客
雲中聞之今憶其事因嘆然曰甚矣狗之戀舊主也豈
無靈而蓄之者狗固不願路既迷一年之間東奔西竄
具香幣酒肴禱之兒漸瘳唐時五十餘歲及八十餘而

山千水萬竟耐困而歸如是殆亦造物者有以鑒其誠
而導之斃於家者歟

楊升菴云熊行田中數千里悉有跧伏之所謂之熊
館虎出百里外迷失道路然則此狗勝於熊虎矣

上海縣蒲滙塘虹橋西一村婦者夫不在家得癲症其
孩約二歲一日謂兒不肯長大將蘆管置兒穀道力吹
之腹脹膨脝遂斃越日隣家孩死置棺野地婦夜晚往
開棺取孩屍生啖之攜骨回家其夜癲卽愈隣人亦無
如何婦食屍後甚充肥至今尚存

據此知世謂害癆者取荒家瘤髏囊置枕邊可卽愈

信也病鬼亦畏兒人知是 少陵嘗謂其詩手提鬼哭血一語會客嚇

法華鎮西北潘家舍鄉人唐友臣一日出門索債歸肩
錢千餘經一村溪水橋墮水水及胸未達灘也礫力不
能上喘喘嗟怪立半晌取所肩錢拋於灘覺遂有拽其
足沈中溪矣時林人持竹竿來救此竹向未削根根棘
盪入水適穿唐褲襠手旋其竹褲緊絞竹根力拖唐起
喘餘一息幸而免須臾救者有一兒數歲無端仆於地
曰流血沫狂呼云吾苦守三年幸得替者今且力擋又
將累吾三年乎蓋曩曾有死是溪者正三年此日也爰

具香幣酒肴禱之兒漸瘳唐時五十餘歲及八十餘而
故囚思鬲鬼爲祟三年瓜代江東往往有之不足異也
但如唐之肩其錢立水中無恙棄其錢便沒此理不可
解矣豈鬼亦難與有錢人爭耶 潘家舍在上海縣二十八保七圖

世俗物用都以自洋來者爲貴故市井射利之徒無論
物產何地美其名則加一洋字示珍也更可笑者貴游
豪侈一切奢麗生色亦爭艷之爲洋氣云然洋貨之美
多耳目玩好無甚益於日用要皆西域回紇諸國所產牛近西海統謂之洋耳予嘗觀乾隆間椿園老
人所著西域聞見錄知之其謂所著類皆親有實有據

唐肅后妹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今嬰疢因

用虎頭枕

今學院試牒示倒不給燭拔晉長興二年改令書試書
貞固詩復給燭又拔客齋隨筆曰白公集云進士例許
用書策兼得通宵知店試進士許挾書見燭改齋漫錄
曰本朝循周制不許見燭久拔眞宗景德間詔進士就
試不許繼燭纔見給盞一音之轉
犯死罪立決者今京師謂之執拔長編宋赦書曰熱勃
凡作書畫規仿前人則曰撫某筆意按摹摸模撫撫古
通用前漢高帝紀贊雖曰不暇給規摹宏遠矣韋元成
得其規撫可見後漢蔡邕傳正定六經文字邕自書册

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其觀覩及摹寫者車乘
日千餘兩或作撫亦作摸唐書李靖傳靖五代孫彥方
家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文宗敕摸詔本還
賜彥方

攷模又爲木名淮南草木譜楩木生周公家上其葉
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楩生孔子家上
質得其直也

尤書書誥章酬應有就正乞正等語每用政字按丹鉛
餘錄士義之先謂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或作初月其
他正字悉以政代之

猶是也俗呼褻爲兜聲近沿訛耳轉音昆蟬音昆蟬訛
通用秩音齒
天寶十三載敕令百官婚嫁喪葬不得輒有奢華僭擬
仍令御史臺察訪聞奏其年十月又敕婚嫁之家不得
以車輿迎送及門其親戚相送者不得過三里喪葬
不得用鼓吹及邀路祭其公卿百官家有違犯者委御
史臺糾奏其年十二月又敕百官婚嫁喪葬之家不得
用魚龍雜戲諸色伎樂及假花鳥等其士庶之家不得
用錦繡綾羅金玉珠翠爲飾其車輿制度亦不得逾越
僭侈其犯敕人及所由官吏並委御史臺糾察奏聞
貞元十一年正月敕婚嫁喪葬之家不得以車輿迎送
及門其親戚相送者不得過三里喪葬不得用鼓吹及
邀路祭其公卿百官家有違犯者委御史臺糾奏其年
十二月又敕百官婚嫁喪葬之家不得用魚龍雜戲諸
色伎樂及假花鳥等其士庶之家不得用錦繡綾羅金
玉珠翠爲飾其車輿制度亦不得逾越僭侈其犯敕人
及所由官吏並委御史臺糾察奏聞
世有蒐肉同食者是正無恙
舟子每著兜褲亦名牛頭褲套之褲外腰開弁衣裹束
之便於操作司馬相如親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當即
此但今用開襠廣雅褌無襠謂之袴急就篇注合襠謂
之褌是今用者袴與褌小異小兒開襠褲以便大小遺

京師云捺屐緩帶也
非甲後解
東坡石鼎詩云劉屋鐵溫不宜煎古人茗飲輒講湯器
以湯沃茶謂之點茶（點音丁念切）今吳中稱斟泡然小
家不能另辦爐鼎茶盞雖客來亦只洗飯鍋或羹釜以
燒其水猶是茗也不可謂遲矣予家尊客至往往急
需茶時亦於飲食釜內煮水取速也飲之卻與閣器所
煮不別何哉正當水熱沸騰持淨器於中間高騰處把
取之則一切油膩鐵味消散殆盡此法予室人嘗品而
得之吾輩寒畯儻有知者請以為暖背鼎

泡疑潑之訛東坡與姜唐佐書取天慶觀乳泉潑建

茶之精者猶貴（貴劉庭信德宗鼎水方煎白可濯之云
吳淞潮汐由海至此怒東還浦西瀉湖二百里許道光
閒閒可得聞乎予舉爾雅示之又曰奈難記何願籌二
可記法爰綴為回歌俾誦數過卻總狂喜後雖書錢貨
帳面曾座等契必用之亦令人吹歌茲錄其歌於左

干

闕逢旃蒙甲乙并柔兆丙兮強圉丁著雍為戊屠維
已上章二字乃屬庚辛曰重光壬玄默癸昭陽十
干成

支

甲敦為子地支首赤奮若兮攝提格則要推

寅單閼爲卯義堪剖執徐二字實辰龍大荒落卽巳
閼逢敦牂年今協洽未沼難是申作噩酉閹茂之與
大淵獻是雍戊亥柔兆涒灘後
月
月在甲今乃云畢乙愐酉修義不朱在丁曰圉戊曰
厲在己曰則庚曰塞辛曰終茂茂極名爾雅月陽釋
一一又玉言歲曰星紀曰玄枵曰諏訾曰降婁曰大梁曰實沈曰鶉首曰鶉火曰鶉尾曰壽星曰大火曰析木曰星紀自甲數至癸月陽雅注所存之
月
正月爲陬二月如三月窮今四爲余五月厥惟以皐
號六月旦來號以且七俶八壯九爲玄十陽以下乃

辜涂正月得甲爲畢陬二得甲今卽畢如
予家近黃浦水族之大者罕見惟鼈則往往上灘大者
其背縱橫可尋丈遲有綺岸羊則吃之無足異也近聞
新涇沈丈云乾隆閒浦有一商船載米百餘石其日風
恬浪息正行間恍惚聞舟後風濤聲回望水面如糧艘
帆葉然一魚揚鬐可也排流呼哈須臾逼船魚之長
大兩倍於船飛艇周旋船人龍睛股栗謂無命矣計無
所施亟將袋米擲下吞之擲數十袋魚仍隨船不去適
偵者適到物送官三日俱纍死撈二人云自開棺取物
出三遂沈沒不復起而米船幸免瑪瑙兩目鑿於灘村
人團集割取熬其油以上歷歷中衣紐升除卻食人無
算矣旋聞於松郡提督某欲觀之營人同村民百餘舁
魚頭赴城城門不能容干城上設法進呈各有賞村有
富農者曾聞大魚脊骨多明珠因出重價給衆獨有其
一已逐節解看了無所得作曰月而已如是魚者始可謂
希有哉然當自海中誤入黃浦非浦中物沈丈今七
十二歲蓋小時聞乃翁親見之
道光某歲冬吳淞南岸從他處來四賊於八字橋夜盜
華漕錢氏一新居棺一賊把鐵具纔入棺縫寸餘拔之
不出搖之復不動又一賊幷力取焉亦無能爲時方四

更其鎮巡更者覺之往看三賊逃一賊患腳疾被執巡
丞者旋取鐵具易如耳牽賊到官責釋之其時陳四橋
吳氏家素封緊婦一載病亡隣里聚備助斂畢卽舁置
野地是夜有二傭夥往啟棺鬼啾其旁竟盡摘屍頭銀
飾上體衣襲去無剩晚至祖廟娶衣極難鬼啾甚二人
懼潛仍百計脫得之亦各筋疲力憊用塊布一方掩屍
下體而主人吳氏卽遣人往傳近
各典鋪僅之二人某典鋪鋪中人諦視衣物疑之
偵者適到物送官三日俱纍死撈二人云自開棺取物
出到典鋪鬼啾隱隱隨之又清浦珠街閣地名一農家

新死少婦停棺野家有三賊夜往開棺出屍於地一賊
最狠衣脫至褲不下二賊方思隄邊云試將屍翹提起
如何狠賊跪拋置屍腳於兩肩腳緊鈎其頭遂重若
千鈞不可動喚二賊俱懼遁相持至天明路人見之拘
送官斃於獄中其二賊旋又獲到亦不例處焉出是統
松江一郡數月間野外幾無完柩也甚其衣衾無獲
民間數載豐稔猶呼飢寒一大荒歲牟皆盜賊矣

世以安息香可辟邪故高其價按樹出波斯國波斯呼
爲辟邪樹今姑蘇婦女從親串家歸寧者兩二婢猶
婢子手把安息香翼轎而行氤氳滿街奇芬襲人其主
端坐轎中全閉雙眸若神仙其中人家無侍女者香插之轎
口至賓家步行效之亦自拈一二枚便娟於衢謂不薰
辟邪並回家之意也

唐禮天子祓除已訖養北魏高歡執香爐從帝步行隋
煬東都幸書室宮人執香爐前行今外省大吏轎前
自提爐人體制隆也蘇城婦女髽髻簪珮尚猶少之
良以安息香行當事者盡論以香禁重焉
今官之署理古云假如楚漢春秋會稽假守是已固暫
而實授古云郎攝如漢書拜扶風令王訢郎真是已
海濱人家閩海地有渴者必三日內激怒
生女子赤而毛棄諸隄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

長而美則知音俗呼處女爲毛女毛亦韻也

予館吳淞（音一日主人宴客進烹魚長尺中腹寬五寸餘頭銳尾窄較鯽則腹稍侈而鱗痕又粗鮮醬撲鼻厥形頗異子以筯較目不食詢之主人不知並言漁者亦無以名也座中快啖之咸曰美哉魚今按面陽雜俎廣動植總敘云鯸與鯉魚相似鯸則曩所不食魚即鱖焉矣

世以食羊腦助記憶唐蕭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鴟腦酒令人久醉健忘

珠和燈草輕研便粉柔能克勝也其猶梧桐角毛麪

截玉乎

詞人嘲弄群芳往往曰嫁故林處士留妻梅佳話今江東種樹者言凡李不嫁者碩須於花朝之責辱翦綵繒條一二或繫其根酹以卮醴三旋用爨下灰圈樹底引外人踏之名爲嫁李則子結郁紛倍於常歲按酉陽雜俎庾信植定子百根成樹高五尺欲其子繁待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俗謂之嫁李之說非誣也凡此猶嫁女之嫁也皆趁當記黃帝之語曰君危於上者民不安於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蓋古人措語尤韻也而

列子云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將嫁於衛殆亦本此矣一說妹喜在元夜儛燕女子行于大夫以上曰娶士庶曰嫁

韓非子惠聖疾曰是言自嫁於眾正猶平陽君豹曰此欲嫁禍於趙也王九成野錄項王詬丁公使布弒義帝嫁名於羽以興問罪之師亦俊寺有方丈唐顯慶高宗年號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一今人食醉蝦蝑螺等物雖近生吞卻另饒風味蘇長公老饕賦云蛤半熟而含酒蝑微生而帶糟蓋已有然矣

名妓兼色藝雲必兼擅詩詞不慨見焉予北遊時有金陵詩人蘇郎者挈家南京與予萍遇歡若生平蘇識一妓曰傅媚蘭年十九丰姿玉瑩春從異鄉客秋波溜泓不塗朱不傅白絕無脂澤痕跡眉目間勃勃其神歡不可得時正月中旬微雪庭蕊含予遊媚閣勸觥其珊珊其聲嬝娜婷訪婦而婉約生情泊昏黃酒顏皆翠翹子乃擬偕蘇郎教馬觀燈媚母媚閣就圍爐畔援筆題詩云簷鈴風吹檻不盈盈欲殘添香猶敬語閒戶更清歎暗雪依人裏春燈映面看下二語猶未就蘇圍之曰蹉易跼如何予曰或易走如何媚蘭微吟二過曰走圄

自然予與蘇遂爲燈市遊遇則媚蘭已屬成前詩曰含情窗下待畫袖不知寒蘇因謂予若誰帝謂隻字未免汗顏也媚蘭嫣然無矜才意此孰可謂今之名妓矣媚蘭蘇州元和人

媚蘭嘗謂予曰古來美人所唱詞曲以何者爲佳予沈思未即答媚蘭朗詠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予笑曰亦至情至理接此詞杜秋娘製嘗爲李錡歌之秋娘金陵女年十五爲錡妾後沒入宮又放歸杜牧之感之作杜秋娘詩事見國史補

一日詢媚蘭小時事訴及年十三時曾遊某寺歸夜夢神告之曰爾前身一聰慧才士習爲挑蕩多污人閨閫後有貧賤迫於重賦將鬻其兒爾出已貴爲輸賦始免故今生昭孽海冥日嫁作商人婦幸脫飢寒其詐罷泣然後四年果爲浙省一販茶者妾其人亦雅好筆墨予家屋後多植梅嘗有客於五月間過訪草堂曰梅子熟矣予曰先生固熟讀傳燈客瞿然不解因告之以傳燈錄馬祖謂大梅和尚工夫已到因有梅子熟矣之語傍者是也一蜑吻此獸平生好吞今殿脊上獸頭是也一蜑此獸好殺今刀柄上龍吞是也一蜑此獸好酒今壺上獸是也一蜑此獸好色今碑之坐獸是也一蜑狂此獸好訟今獄

嘗詢飲酒與壯薄而多不加曬而寡猶作詩文與其膚廓而長不如切實而短吾鄉嘗有一人入市買酒每痛其濃謂店中人曰爾家酒權斤兩有餘然何淡攙水乎店中人曰無之旁一鄉人曰爾家酒中不攙水亦水中攙酒耳衆鄉人一笑又一鄉人與酒店主人孔莊者交一日有喜慶延孔到家宴飲孔舉杯飲曰酒何淡誰家買來者鄉人曰爾店中物孔又舉杯作咋唇云酸淡卻鮮合座粲齒孔不服然蓋鄉人乍與孔交素不佳其店買物適宴孔買其酒耳因憶袁簡齋云酒品上者苦欠酸下甜袁不善飲斯論亦復得之攙水固失酒之眞卽

甜亦膩而俗不若帶酸猶耐尋味也宋石曼卿善飲與希夷劉潛爲友常倅海陵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可知口之於味古今有同嗜也（倅通副也）

今碑之坐獸皆曰屭贔非也霸下也屭贔乃石碑兩旁者

博物志龍九子者一屭贔此獸平生好文今石碑兩旁者是也一蜑吻此獸平生好吞今殿脊上獸頭是也一蜑此獸好殺今刀柄上龍吞是也一蜑此獸好酒今壺上獸是也一蜑此獸好色今碑之坐獸是也一蜑狂此獸好訟今獄

門上獅子是也一四牛此獸好音樂今胡琴頭上所刻之獸是也一白澤此獸好坐人佛座下獅子是也一蒲牢此獸好鳴今鐘上獸紐是也一椒圖此獸好閉故立於門上凡九種皆一龍所生子也一蜚好食鬼故立於門闥間一名蜚廉一名龍雀一名飛廉一名蜚鴻一名蜚雀一名蜚兒

戊戌歲臘月潭溪陳行鎮大木橋下一艇艘恣意泊橋旁爲便於上岸買物居人及本地泊船者苦之莫敢何一日篤飞偶過橋柱橫長丈餘犯耶遂命舟人以篙擊之其痛并言橋可觸犯耶狂叫奪篙鞭背臂橋有鬼神也按莊子沈有履遺有髻尸內之類壞雷霆

虔之酉陽雜俎井鬼名瓊廁鬼名項天竺笔日輟耕錄錢義倉神李赤劒鬼橋神之說誌之俟考俗以見日鼠爲吉謂是能致財之兆唐史載龍家貧里人賈牲祀社爺選文以祭分唯衆不與龍遂龍出之龍遁泥牲以祭祭文有白鼠銜文入穴掘之得金一斗一龍不自私名衆共取縣令奏聞旌其閭名其社曰董龍

社

黃浦之潮不三里而潮勢洶湧近海也雖善舟者恒患之閒行鎮每歲陽旅前後數日爲龍舟水嬉遠近觀者雲集今歲五日辰刻浦西閘近衆村人渡浦往觀時潮駛風猛登舟張幔舍猝未下柁舟遂覆舟中四十一人溺死者三十八內舟子三人免者一連日沿浦尋撈僅得四屍餘葬魚腹此亦一小刼也閔行

聖珣道力不可思議陽昇魔即退元兵駐錢塘三日潮不至似有神司之

孔子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今之見識於因小而失大者也郤穆公謂吏曰爾知小計不知大倉將敗吾人能砰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今之見識於算小而不算大者也何恢有彼張耀者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耶諷有司以公事彈恢今之算小不算大而因小失大者也

予癯圃蒲萄一株因蔓爲棚暑夏往往蛇踞其上予過之必脫焉故棚敝不過丈繁則裁之又有紫藤架一亦如之問物以類聚藤植大率致蛇蛇圍卧曲行藤植亦宜矣令人不平予曰何不平哉必已之才詣與彼無甚高下而因小失大而不平也

此眞堪一笑故人相對能無羨且妬哉友人見之歎曰蒲萄可就食取歸者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雲霄遊至此持枯藤還本寺植之遂活高數仞蔭地十丈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爲草龍珠帳子偶閒乱究曰是蒲萄者果能種耶造物噓枯之幻至是宜其龍而不蛇耶乃草龍珠帳錫號殊佳酸家羣

玉可採已

江南果實櫻梅枇杷李桃橙柑柰栗外俱不及他省山西蒲萄往往種皆成畝頗大味甘勝南中遠甚予親歷知之茲子所植得之戚好家略亞山西亦吾鄉

偉有者惜析其種甚難

屈蟠委蛇者也段氏庸動植篇具耶之南有蒲萄谷蒲萄可就食取歸者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雲霄遊至此持枯藤還本寺植之遂活高數仞蔭地十丈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爲草龍珠帳子偶閒乱究曰是蒲萄者果能種耶造物噓枯之幻至是宜其龍而不蛇耶乃草龍珠帳錫號殊佳酸家羣

聘輕彼始妬耳果其灼然翹然足服其心亦可仰之轉妬爲羨即如桓溫尚南康公主平蜀後以李勢女爲妾主聞拔刀往斫及見李庸色王曜辭復悽惋乃前抱之曰我見猶憐蓋妬人多妬且然左太冲作三都賦陸士衡聞之致書士龍曰俟其成以覆醬瓿後見賦絕歎伏閻伯嶼欲誇其婿吳子章才令宿搆滕王閣序盛宴請賓僚序至王勃不辭閣志甚吏報至落霞秋水二句歎爲天才然則不患妬已者也患無以化其妬耳至或有遠不逮已彼且好爲排笮誠卑不足道何得於已祇益其陋又何不平焉友然之卓堂楹聯曰花鳥無多能領

自足神倫非易得閒便佳
松江婁縣某村一少婦狗往母家省視者一狗隨行及
返日暮踏徑荒塘有强丐七人扯婦入如高處夜無
如何但云俟我歸取酒盡命叱懼及死婦聞其言於供
桌下揭起地磚埋藏之又將屍身縛以石沈之野溪狗
俱熟視焉時正察明狗奔到家撞門哀叫屍夫開門狗
齧衣拽往暗之不捨見狗雙淚泫流嗚咽慘戚詳其故
隨人曰但隨往狗捨衣導行甚疾進破廟間無一人狗
力掀供桌下地磚爪牙並用夫驚視首級婦也猶疑旋
往其母家詢之彼此大駭而慟因向狗云屍身何在狗

噭然而走尾之到一溪邊穿水跳號遂覓鉤竿鉤得之
事到官亟伤捕者偕屍夫并狗往各鄉市緝犯到某鎮
丐者數人絡繹乞錢中有三人狗一一咬其脛拘送官
嚴鞫得實丐並言見狗隨婦六餘丐尋亦捕獲申請梟
首示衆焉官賞狗錢五緡給屍夫買肉飼之逾光戊戌

五月間事得之鄉里傳說秦注斬敘一首明商一級凶首一級之辨
詩文自注本桐柏宮銘歐公畿元禮之非法倉明昌元年令準人代文自注出處
今村塾中農家童暨什什伍伍成羣聚讀每至四五月
八九月耕耨忙時往往在家守望門戶疑草澤之鄰習
也效唐制凡學六館隸於國子監博士助教分經授諸

生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乃知此例有由來
矣
世俗村師每屆冬至則館事畢曰散學或課至臘月
杪則另有資賄謂之冬學固學紀聞古者新穀已入
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亦吉村塾事
也
今之鄉會試主司進院衆士子隔絕攷劵梁錄載宋時
禮部試知貢舉官下簾出題士子有疑難處即於簾外
上請主文於簾中詳答之云則後代關防較昔爲嚴矣

夢粱錄宋元時
錢塘吳自牧撰

石林葉氏曰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
意爲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
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
其煩遂始詔御藥院具試題經史所出模印給之罷
上請之詔

宋仁宗年號

今殿試第一甲三人狀元榜眼探花士人狀元而外不
論榜眼爭議探花豔其稱也攷秦中記唐進士杏園探
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東軒筆錄選最年少三人
爲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是昔之探花原非專指第三
人今異也又攷狀元之曰始於唐爲進士第一人然第

二三人亦稱之見周益公省齋文集今則非大對第一人不稱也宋時以第二人爲榜眼然第三人亦謂之見王元之小畜集送朱嚴詩令則非大對第二人亦不稱也省齋文集有回饒狀元謝啟狀元宴仲敬小啓第三人李狀元宴仲敬小啓而省齋集有送第三人朱嚴先輩從事和州詩云枕眼科名得何二條近見錢氏養疴錄上海縣二十九保四圖金家巷衣匠朱鳳每出裁縫病歸僵卧或一日或兩日飯蘇則云奉王家廟廟在淨土寺旁距金家巷五里許城隍神票飭同傷司薛大兄弟往掣某又嘗云大有不易掣者用我也訪之都信一日病卧經三晝夜方醒問之曰往冀家宅掣喬雲龍其人勇狠難遽近身

跟三日昨傍晚伊肩物往油坊去行至鄭家橋北一草廂云道山新聞載李後主宮嬪窅娘纏腳屈上素襪纖履脫乘其鞠躬結履舉大鐵尺力擊其背拘之今死矣頃之適冀宅近隣人來傳說雲龍昨夜大呼背痛暴死背有黑痕云冀宅距金巷五里又一日朱鳳有從兄某路經秀才浜橋忽一臂痛甚歸告鳳鳳曰兄犯傷司船被打一箇須往王家廟禳之如其言即愈故人皆稱鳳爲活傷司然其初數年有拘人事必告人後諱之諺曾被城隍神訶斥耳去年戊戌冬故七十餘歲

雲龍好使酒兒闘曾與屠夫金永年有隙一日永抽刀直剚雲腹雲急拔刀刃彼此力奪刃與柄坂分爲

兩永握柄雲握刃雲五指見骨也又一日隣有與人鬬者邀雲則鬬雲脫新購氈帽值錢六百餘將幀項塞口咬一空如盃大髮辮穿空監盤其幀曰如是出門不怨客帽鬬黨俱目而駭主人壯之其平生兇狡類如此

京口銀山其緣江石逕崖壁臨衆虎跨一石於上鑿昭關二字人謂此伍子胥棄載出之昭關也非攻江南通志昭關在和州含山縣小峴西蓋春秋戰國時楚地也兩峯聳立爲廬濠往來之衝其口險隘可守禦是則子胥之所過者已

婦女腳尚纖弓裹腳纏腳繞腳恒言之問言紮腳陶九成云道山新聞載李後主宮嬪窅娘纏腳屈上素襪纖雲中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紮腳自五代時方爲之按韻書紮纏弓靶也則腳小宜弓紮字較切近年江左男子所佩巾囊及鞾履等物皆好白婦女之首飾裙袖尤甚并見省垣婦女有綰素其裹而略施綵緣者不知肇於何人辛加歲今己亥歲江水淳漪金陵一帶幾于懷襄死者棺隨流水生者屋栖魚鱉聞安徽等處災多厄於蛟禍蘇松則饑饉頻仍計數載中癸巳特恪開圌寧男女委溝壑劫奪格鬬所在皆是攷魏

武帝擬古皮弁裁縫帛爲白帖齋後主好人宮人以白越布折額脥如髻根又爲白蓋議者以爲皆凶喪之象所謂服妖是也當事者可銷其習已

江南省試凡卷首書身家等事均僱慣寫宋體者代之既無錯誤通場亦得字體一例宜來已久今已玄歲秋賦特令士子親寫愼大典也放宋眞宗時眞院言進士所納公卷考校無準請自今令舉人親自投納於試紙前親書家狀如膀來程試與公卷全異及所試文字與家狀書體不同並駁放之據此則今之嚴密適與之同或即倣宋例也

王子應試每苦添註塗改之例往往有極快意文而於尾末及題明者遂成違式棄置良可慨也然其例唐時已然已其法莫妙於每篇稿後徵格一簽以爲標誌略寫即此自然綱目瞭心不至倉皇輒接騰下篇及既註明添註塗改字樣隨揭去粘簽如是斷無誤者

洪容齋引貽子錄寫試無誤筆題其後云並無楷改塗乙注有即言字數又元史塗乙注五十字以上者不考按不考即今之貼出

子素無癬疥年五十二右臂鉤及頸後患之隣人語以當用生大黃根濡醋擦如其言兩月而愈越四年又患

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積蘆灰以止淫水等事世遂有錬石成霞地勢北高南下之證又云起勢高於西北故艮位之式鈺初倶不甚信謂無此理之也後客太原返爲汴梁之遊歷太行絕頂頂竪一碑曰晉豫分界緩轡就日南隙境餘山根不知幾千仞城郭如村樹如薺馬牛如田鼠北晉地及山腰一切猶堪仿佛始以曉愈北愈高而愈南則愈下斷然焉

南匯縣杜行鎮張賭園名襄少孤爲人恂恂靜如山凝善事親敬養兼主經年持齋禮佛以壽母母每上下其樓必躬親扶頇家人輩不誰也兩載前又以刲股愈

雞柵旁即豕圈畔矣愁多歡少矣誠可憫誌可幸

黃浦鄉家灣蔣左弼父某爲販棉花經商常熟境私一孀婦得千金賄訂爲伉儷潛挈婦歸舟經唯亭鎮北大

母疾母今七十二齡轉健客或有詢其事者賭園徐答之曰未有也亦以告者過耳蓋不欲人揭其事也視侄猶子侄之子猶孫不忻居平生兼好濟人困雖在兒頑皆膺然服其德子英而厚業偏將應試積善餘慶可云有後則是人足光史乘已予兆喜賭園好講實學工書

湖弄舟者某父子兩人也蔣私語舟子將來事洩柰何與謀既決授舟子白金二百兩維時蔣四顧汪洋宵無帆檣誘婦出艙推婦入水婦於水中立起緊把船旁艘水櫂舟子刀截其指沈水底死此嘉慶初年事也蔣得銀後不數年脂田第宅擁於鄉里蔣故道光初蔣傅近復有賣棉花船到常熟歸時一客附舟言往東鄉老友蔣某家音徽女餅近蔣宅舟子指點上岸覺不覩矣因看向賭舟價錢二千紙也駭告其子左弼遂設位奉祀蓋左弼素亦略知乃父謀害事意此報復客女鬼也未幾家中相繼得病屈指四十日內亟賢盈戶羽士請詞爲闔林用者可爲寢室與論不允還其夕燕婉將娶親

繩流佛事鐘魚香火喧喧無已左弼夫婦子女媳連襲五人於時最異左弼女方韶年無故卧牀冥冥中每作一微笑瞬睛搖髀春風滿臉天桃遜其冶笑定即面灰而喘冷百計嘆救始醒如是日每三四也數日後叫苦呼冤備訴溺害事如前牀頭懸一天師像女曰是廢紙耳瀕死又云俟畫劑根株再問弄舟者家也今左弼僅存孫一家道十落八九或曰蔣女微笑婦之夫在玩人泥刀以琢甎墀牆壁故鐵質之堅逾常澧溪口孫姓一宿棺槨居圮損邀匠重脂撤舊脂棺灰匠見屍衣帽無恙以刀撥其衣衣亦灰而刀已環矣匠駭疎顏

徹但易刀治脂至晚畢工嘿無一言觀者咸謂鬼能屈鐵

莫平於水匠人求高下至平則以水準之謂之打水平匠之巧也非起於後世吳澄虞書璿璣玉衡說地平之下藥以龍柱四植於水槽上一名水平周禮匠人水地以縣淮南子覩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用而求之乎浣準注云望水之平漢書律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注云概欲其直故以水平之水平故平也

文昌廟文昌閣塑像其中世儒多敬禮之乃爲文昌會

固佳子曰非也虎名虎子友請故事子曰漢朝以玉爲
虎子承溲故名李廣獵得一虎以其頭爲枕鑄銅爲虎
形作溲器見西京雜記又聞山西呼虎小大王猛乎予
曰然抑亦酋之說文云山獸之尊也九物之長王目之
嚴君平注老子有云天地尊嚴赫天王
之保有宋道聖人王之羽者翔虛神鳳王之毛者踐實
麒麟王之鱗者水居神龍王之介者澤處靈龜王之百
川並流江海王之子又接蝡爲蛇長蛇王蜂有長蜂王
梓木王蔚香王牡丹花王芍藥王女王復有王瓜王芻王封王女王
鮪王雎王父王蛈蜴王蠙之類又人之大父母亦曰王

父甘友問何謂王女予云爾雅釋草蒙王女注云唐也
女華別名蓋女蘿大者見唐石經今本多作王女
爾牛先生官揚州時偕諸詩人扶鸞仙降書自言瑤池
侍女許約舉同人日與仙唱和仙往往夜間又自書其
詩於玉簪花葉紋似烏絲界也又贈各
詩人一詩記其貽先生有云鴉嘴撥開三徑草馬蹄驚
動六街塵二語極爲稚切蓋先生忠孝之裔蔭職爲官
所到處必爲園以彈琴吟讀其中也今解組買山白下
林泉之勝又過羣時矣
吾邑三十一保二十七圖陳宅鬼仙夙聞之未詳茲其

近隣趙士觀弱冠鈍樸嘗子家讀其事云今陳銀龍母
某氏故時六十餘歲距今六年其鬼到家歲率一兩度
或隔一兩歲出中間容響響如生家人等已不怖也每
路遇隣人於路旁稱名問安人輒駭之鬼於其家嘗自
言遠從鬼門關來泰甚窘人并其地甚苦嘗事偶索食
鷹之道好去年已夏其家男女出耕鬼在田中予聞往
鬼稱子上觀子笑鬼云勿好笑遂彼此寒暄數語頃
忘請其家人我回柳爾等當回家飯也耕傭無不聞者
往往二三日便回鬼門關來時聲喜去時聲悲必囑其
家人曰爲善毋惡陰司有簿記之

一日陳宅近隣金姓亡一鴨鬼方回家請道倫兒鬼台
隣人悉出語之曰是爾住卽彼某田中埋之有跡可尋
關勿誣作也果驗時緣其住窘於偵鴨旣殺不烹故陳
歲於野地風後其住悔悔非復偷然家中未免洩言外
人謂之主令過事有關者鬼輒口焉
宋史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
虐上天難欺高宗頒州縣刻石袁質甫爲編閭評載今
州縣戒石銘乃宗取孟昶戒百官文使刊之州縣庭下
庶守令不忘戒懼也或者于每句下各添一句云爾俸
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來的便

著上天雖欺他又怎知其無然如此竊念袁書此何耶
眞謂或之無然耶慨之也然斯銘也昔但勒石置之庭
下今皆堂前坊牌書之矣豈不尤易觸目歟噫

埠頭之埠同步步水際也又泊船所也又籠貨物積販
商泊處也竊謂步字頗古雅言瀕水可步也埠則有高
阜阜財之義除商賈喧集之所不妨從埠自餘如江步
碼步三家步統稱又魚步龜步瓜步吳地靈妃步潮中地遨笛
步金陵之類均宜從步

童蒙習書以影格爲映格非六朝人以雙鉤爲廓塡縹
摹爲影書北史周明帝令趙文深至江陵影寫寺碑背
青浸之而冥於任中此解了當矣幽冥二字較酢藏隱
藏藏龜之藏尤覺新妙

作影廓塡影書見漕磧類書又云謄摹者紙覆其上明窗間摹光映之今作映或卽本此

近予飯時輒褰胸不下苦之或曰卽箸襞飯碗底周通
其噎試之果驗亦以知醫之爲言意也

或問衙署前粉壁畫貪何說也子曰未知所本唯按貪
饕之義山海經狍鴞郭注云卽饕餮食人未盡還害其
身袁質甫云還自齧其軀呂氏春秋先識覽云有首無
身然則俗稱貪卽饕也或曰誠示警盍有首無身乎子
曰大抵示像設教爲中人地上智無用此爲下愚雖窮
形盡相無益也今此中材見之則思思則有不忍并不
敢矣且爲士夫示警宜稍醞藉未便太不雅馴也

三蒼解詁字云詭冥果青色也音青去聲

史記貨殖傳鹽豉千合前漢貨殖傳豉作鼓少翁王

孫大鼎

世有不食鯉者謂可化龍故廳說也唐律取得鯉魚卽
宜放不得哭號赤鯉音混公賣者杖六十言鯉爲李也唐姓李者同鯉故嫌稱之一說唐制賣鯉賣蠶者皆杖六十緣鯉朝日
蠶朝星食者有禍也二說未知孰是然後世不食之由
實原於唐固不以鯉能度禹門也

以武藝授人者稱拳教師蘇州某縣謝元龍每年聚徒
數十稍得其傳稱雄於時一日謝謂諸徒曰予有女亦

習技今且試之爾等與對校倘不勝而退相繼可也因
喚女出時女年十五雲面朱脣瘦腰纖足居然儒門秀
媛從容與諸人相見畢謝命婢取一筝笄置堂中几椅
等物杉聚堂隅曠如也女便脫外衣剩茜窄襦小紫綾
襖繡纖纖杏黃薄綺裙峭豐奪目跨入筝笄斂手向外正
立曰願諸兄賜教諸人初似此骈質縱藝高烏當吾
輩一出手調飾口妹年幼未可校也師曰儘爾輩能雖
傷不罪諸人皆三十成誅一人藝稍次者起距送拳離
身尺餘不觸歷十有餘遍跌於地數步外矣又一稱
最尷悍者繼之復如是自餘乃俱吐口舉舌不再前女

出筝笄套其外衣竟辭諸人進內見雲轉龐眉移步如
飛云諸人竊怪其身手凝然能器中獃人之故問於師
師曰此即名裙裡腿也施配一若顛文秀才某十六歲
後泰才亦知搬武文更漸能詩書

以是眷人搬武家謂之起腿此裙裏腿當不減李全
賊傳子衛衛子魯自號師君三國志亦云張魯母常
往來劉焉家據漢川爲施後降操此即隨筆所引又
云三官者張魯爲五斗米賊禱者令書姓名一上之
天目山一理之地一沈之水號曰三官見劉焉傳注
式鉦按今三官牓得明香火貲者莫知爲米賊之遺

當事左右爲之

若椀載以樊便於執熱北方謂之茶船司尊彝祼用雞
彝鳥彝皆有舟卿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盤

世間婦女言竈神每月上天奏人善惡故與人仇竈詛之有求竈禱之又歲杪買餳擇穀草之實製麥和之俟新歲客來佐茶故買餳於臘臘月二十四日餞竈神上天進用餳薦時義也乃謂恐神訴惡藉膠其口何鄙諭之可笑乎然俗之爲惡概可想見

夢華錄年夜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塗抹竈門之上醉司命蓋猶吳俗以餳膠口之

酉陽雜俎諾皐記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宇卿忌有女六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

百日竈神又名壤子

路史蘇伯吉利頡類之後是世視融妻死謁於竈見詩氏五經略義

莊子竈有髻竈神名

姆翁丈人也稱爲嶽父女婿稱爲小婿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嶠故泰山有丈人峯遂稱婦翁爲嶽父嶽有嶠嶠形類音同故稱女婿爲小婿而婿或因之从士旁至丈人之稱實本於單于稱漢天卜我丈人行蓋其時單于之妻漢女也

語資

操我土音雖俚而質汲古注茲淘其髣髴

鮮潔荀子以出以入以就鮮潔孔子言水也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潔

新鮮太玄新鮮自求珍

標致因話錄李紓于叔琦坐讚招隱寺標致琦曰何如

州中對曰所賞疎野耳文獻通考載花翁集一卷陳氏曰孫惟信撰在江湖中頗有標致善雅談尤工長短句

嫵媚子虛嫵媚也俗呼如趣格叔夜琴賦或怨嫵而躊躇

斬新傳燈錄洛浦禪師在夾山做典座三年喫飯時拳拂百餘下後大悟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杜子美詩斬新花蕊未應飛

鐵新鐵鐵新世說謝尚道王脩文學鐵鐵無能不新

蛙角頭白樂天詩搗練婦鳴榔蛙角奴蛙角指童子言詩齊風所云總角丱兮者也吾鄉唯小娃然呼若凹閣頭或作了角衛風所云總角之宴是也

結椎頭呼若鵓椎頭陸賈傳尉佗魋結箕踞注云魋音椎今兵士椎頭髻也予按世俗好飛試者每統髻一撮似椎則結椎訛爲鵓椎耳

異色楊震云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桓帝時童謠云

寒素清白濁如泥謹法清白守節

明白了然也老子明白四達靈子召其人明白爲之解

史記秦二世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東方朔七諫行明白而曰黑矣風俗通功實明白鵬冠子

無道之君仗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譚子化書明白之謂也藏味道云處事不宜明白模稜持兩端可矣並見周易木義尚書敘詩小宛傳孟子孔子在陳章

歪斜白樂天討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天斜自注天音歪

收九佳拔此則天卽歪然歪俗寫當從蹉注亦沿訛

墜捺白樂天刺杭時蒼元微之詩云嵌空石面標羅刹

倔彊史記陸賈傳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路
史帝嚳之世涼風至而陳鹿太白高而轉軟然後屈彊
惠命
尷呼皃茂列傳論雄豪方擾尷呼者連響
咆哮大雅蕩作爲然或云是狍鴞亦通蓋兇暴之物山
狍鴞是食人郭注即饕餮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袁賢甫云還自嚙其軀呂氏春秋云有首無身
海經鉤吾之山有獸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齒人爪曰
軟弱世紀帝虞音致軟弱唐侯德盛諸侯歸之乃致禪漢
玉尊之字伯爲京兆尹軟弱
寒酸正字通野人曰寒峻唐鄭光祿勳舉引寒畯士類

多之俗作寔酸誤
腶脩董仲舒傳民日削月腶音緞脩也今云腶脩削也削
呼若消正韻亦音笑而無平聲
縮脩謂長慧不前也漢五行志王侯縮脩不任事
厥禱唐德宗時郤國大長宮主素不謹或告主淫亂且
爲厥禱上
爛柏不振精神廢務也莊子古人之糟魄已夫音義同
馬云爛食曰魄一云糟爛爲魄又作粕
索索詘衛死僞篇死者精神消索
叫切杜牧之詩戍遮雖嗚切遊蜀亦遲迴
粗疎稱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舊知吾疎懶塗朝野僉載郭務靜逾州南糊塗人言
呂端也

不切事情

輕借范府宗後漢二十八將傳論武人屈起亦有豁綸

屠狗輕猾之徒 屠同

輕趫 趫巨嬌切 張平子西京賦非都盧之輕趫 都盧國在合黎南其人善緣高十丈善緣木之上也

訊伯諸葛孔明出師表恐託付不效

煩勞陸士龍與平原書但竹之不工煩勞而棄力故久經意耳

不妨當在子讓王屠羊說 十屠名羊曰說不敢當史記衛世家子郢曰亡大子蒯聵在也不敢當

不相干淮南子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論衡男女不相干

不入調謂語默舉止不合時宜也按南史劉悛強濟有世調語於流俗此可以為不入調之調一證

不值一錢史記灌將軍夫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值一錢索隱多逕屢訓李奇以為直一錢索隱太宗嘗謂侯君集多逕事昉為解帝曰多逕據當罪卿不值一錢昉始悟南公重訪

不分皁白漢李膺謂鍾皓曰弟何太無皁白耶

一竅不通呂氏春秋孔子曰吾子若一竅通則不死矣

棄竅者寬人於微不招嫌忌也鬼谷子摩篇故微而去

之是謂塞竅同竅注云臣事君貴於無成有終故微而去之若已不同於此計令功歸於君如此可謂塞竅

擅場張平子東京賦秦政利薦長距終得擅場

中有所合事在此實意注彼曰貪圖非也憚悛也中有所欲躍然欲試曰心癢即癢心也淮南脩務訓治由笑日流唾口曾撓奇牙出醜齘齗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悛癢心而悅其色矣注憚悛也楚辭九辯憚悛改悔也

酔心莊子應帝王列子見之而心酔謂迷惑于神術與作憚由正字通

氣蓋言氣象可蓋一切也項王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

體而殆本司馬溫公請貢院還路取人云朝廷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

魁梧留侯世家魁梧奇偉梧去聲卽悟

捘梧亦借讀平聲陳子高詩府中賢尹計魁梧桂子美詩魁梧秉質尊

凡事可乘機會曰傍熱宋蕭道成結宋主左右猶帝王

敬則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曰事須及熱
吃虧計牧之隋苑詩卻笑吃虧隋煬帝破家亡國爲誰
報謂之喜信
人此詩又見李義山集題作定子
過報言不祥兆也古多過忠過寒告警史皆稱過報
模擬處伯彥二國名臣論模曰模擬實有難懷
安排莊子仲尼謂顏淵曰安排而去化
酌量東易曰調度後漢和帝紀仍獲嘉穀其令大司農調度以人聲今人呼作去聲猶
絕今成調殷微來接文義度讀入聲今人呼作去聲猶
之唐書百官志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途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度入聲今人都作去聲
俱誤也至如離騷和調度以自美注云調格調度法度

自當讀去聲東坡云吾儕不可復自少年調度亦卽計書調度之義
調停宋哲宗時熙豐舊臣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等欲稍引用其黨以平風恐謂之調停
布置放工輸人注盤之布置必正而不斜也世說新語補陶公道王尼非惟事事勝人布置亦勝人
帖妥卽妥帖之倒文韓昌黎元和聖德詩獸盾騰拳圓
墳帖妥
作梗張平子東京賦度朔作梗也謂度朔山之桑絲猶貫綠瓜葛也謂鑪頭作梗病者
平注云桑絲初仕也蓋言進身之始近貫綠義

猶吳中鄙語以閑遊爲盪爲摸也中州亦呼若去聲皆
俗音
私人婦女爲偷前漢陳平美如冠玉人謂其盜嫂直不
疑貌美人亦毀其盜嫂盜卽偷也
或云平兄名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嫉平不事生業
伯遂共逐而棄之平事兄嫂加謹久毋此嫂疑後娶
者予按嫂以兄尊後娶亦嫂則去端度占人似說之
實嫂之又人毀不疑不疑已報乃知兄終不自明
也此不疑之高也
予觀書至平與不疑竊歎古人安貧住麗往往招評

而今世凡扁小生畜衣婦態故爲姚治以取悅他家婦女自謂美事廼者損其行次其身不一而足惑之甚矣

嗾慫恿也隱假人洩其私忿也如宋韓侂胄欲逐趙汝愚嗾胡紘劾之葉李上書詆賈似道賈嗾林德夫告李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想往救解之勝靜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或作務）失色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三軍之士辟不失色莊子曰見夫子之失色

扣（明加切音酒又上聲）扣胸搥取也博撮也墨子扣格人之子女方言南楚之間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扣張平子西京賦攉狒猬

掐（音苦治切說文爪按也玉篇爪按也）世說顧雍以爪掐掌魏程昱傳遣

吏出貢禹傳放出園陵之女

掐音以手搭物也見篇海

掩曜曰僉（音斂入聲）亦作奩博古圖周有交虯奩蓋鼎之奩

（掩音琰錄海象花欲舒而斂子冬至日開也琰卒或以奩遮脈層黃士望培根下

凡物轉面上而面下伏者爲奩說文云覆也

佞人委靡不光采爲遁人揚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兩事故一毫二名三位四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

與人優諛呼窮囝（音蹇閩人呼兒曰囝音若宰顧況云囝別郎罷心摧血下今吳中呼若晚平聲亦呼兒童也）三水小牘湖南觀察李庚女奴名御要美容止巧媚才捷李四子皆年少汪俠欲烝不得嘗於清明

投擲曰敖呼如荅詩王事敖我音堆今呼入聲誤

物用充足曰夠（音遘亦作夠）左太冲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罩究俗作彀非

節夜御要遇長子持之求偶御要曰可於廳中東南隅
竚立又逢二郎調之紿令東北隅相待遇三郎令待西
南隅過四郎握手不可解亦紿令待西北隅少頃御要
密然炬疾向廳事豁雙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近
裏覓宿處四子皆掩面而走貧兒卽窮困此亦謂之也
古諺云春寒四十五貧兒市上舞貧兒且莫舞日過桐
子花又諺云霜松如霧松貧兒備飽霧北史齊後主於
華林園立
貧兒村

寫人遊手好閑曰蘭了非也列子說符宋有蘭子以漆
戲平宋元君元君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注云凡物不
知生謂之蘭史記無符傳出入謂之關此蘭子謂以技

妄遊義與閑同據此則蘭于者遊民無常業國之所蓄
也今稱蘭了子誤爲了耳

峯作鬻語也然三國時焦光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
已是不過傭工之謂

乎者美詞乃謂之平平則無奇也漢和帝時西域都護
班超年老乞歸乃徵超還以任尚代尚請教超曰水清
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尚私謂所親班君
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陸士龍與平原書頃得張
公封禪事平平耳（也說王右軍郝大人謂二弟曰吾家
劉簉見汝輩來平平耳見二謝傳簉劉簉）
無墨水言文理不通也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課試

僧謂之方外人莊子大宗師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而某遊方之內者也（莊子內篇云方矩也出於
方外所謂離方遁圓也）
世俗延僧建懺鐘鳧梵唄頊頊終日謂之做佛事三字
佛家恆言如經摩經維摩居士遺言衆香國願得世尊
所食之物子貢鉢世界施作檀做佛事于是香積如來以
衆鉢盛飯與之傳燈錄六祖大師慧能母振六年乃生

有倍來語曰此子可名彗能以法濟衆生能作佛事
也酉陽雜俎曰此日國王人民天仙佛事收葉而去以爲瑞祥大阿羅漢頭第九尊云我作佛事時手執我寶山到此國東坡日駁用此二字
流花關東坡日駁用此二字
事體難蜀父老文斯事體大抱樸子外篇明兒事體通鑑綱目凡涉事體
敕成鑒綱目凡涉事體
刀筆古云刀筆吏不過刀以削簡筆以書之之義後漢王充傳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又宋楊大年有刀筆十卷劉子儀有刀筆二卷何聖從亦撰刀筆五卷當時楊劉以文章齊名何爲詩稱簡重淳厚其

命名刀筆亦可思矣通者人有訟屈於理爲出其詭算揮空成有轉白爲黑奮毫書狀娓娓入聽長官蒙焉盆底窺不少人遂目之曰刀筆蓋鄧思賢之流也是筆以爲刀正以殺人斯義兇甚也嗟乎彼徒以賄賂故而甘於剝喪天良如是

關節輟耕錄引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父兄與夫母相遇出入以賄賂路號爲關節又引李肇國史補總敘進士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

關子言監察處也唐書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

薄切曰批批削之義清異錄夜有急苦作燈之緩有知之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呼引光奴今京師名取燈兒事多乖舛不濟曰糟京師又有糟醉之語糟則空醉則浮金泰和四年定糟醉錢醉苦參切京師訛呼平聲

亂說朱子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理會枉費了無限亂說韋補而卒不得其本義

盲話班叔皮王命論距逐鹿之喻說

打渾宋袁質甫獵牖閒評云內宴優伶打渾催御史大夫不預蓋始於唐李棲筠也文作打諢諢去聲途史俗官傳打諢得不是黃幡綽

塞責項羽紀陳餘遺章邯書曰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

亦恐二世誅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

依樣葫蘆宋時翰林草制皆檢舊本謂之依樣畫葫蘆

陶穀書壁云堪笑翰林草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自相矛盾見詩常棣傳案尸子楚人有鬻矛與盾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酒囊飯袋金樓子立言篇禰衡云荀彧強可與言餘人酒囊飯袋

皆酒甕飯簍荊湖近事馬氏奢僭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論衡別通篇腹爲酒囊

鼠竊狗偷不足憂也

捕風捉影始谷永說牟融本之有云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漢成帝始鬼神谷永說上曰奏事者名人左道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蓋蓋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

笑裏藏刀唐書李義府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人謂其笑裏有刀又謂之李貓柔而能害物也

老奸巨猾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怒髮衝冠藺相如奉璧上秦王視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寃哭楚春秋孫子大怒雨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

語言發乎自然曰衝口而出東坡思堂記云言發于心而衝乎口

驚天動地昏天黑地歡天喜地哭天喊地黑漆皮燈籠

宋至正間江右儒人黃如徵邀鬻上書指數散王士宏等罪狀云閭閻失望田里寒心歌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雨黃金奉使回又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卻啼天哭地又曰

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青天白日宋袁質甫曰余曾紐與蘇東坡賦所雨詩云

白日青天沛然下阜蓋青旗猶未還元方國珍以溫台
慶元三郡附於明太祖以次子閩爲質太祖曰今誠信
來歸當推誠相與吉天白日何以質子爲哉
吹頭換面變樣也朱子云少時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
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棚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
掩耳偷鈴卽淮南子掩耳竊鐘之謂唐書突厥相活寂
等請立代王改易旗幟以示之帝曰可謂掩耳偷鈴
斯文掃地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
盡矣任彥昇策秀才文曰文翁禮樂掃地無餘唐中宗
時國子
祭酒歛明自請假入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
吏部侍郎盡藏用曰祝公五紅掃地盡矣

刮地皮或曰今閭閻號寒啼飢目擊而道存者也
是否括字予曰手取之不能盡也當从刀司馬長卿子
虛賦軍驚師駭刮野埽地注云食獸殺獲皆盡野地似
平掃刮地輕耕錄金方所討雨覩番成
巢穴後漢邊民傳襄陽龐公字
德
笑謂劉表曰鴻鵠巢
於高林之上蓂而得所棲罾繳安於深淵之下夕而得
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而已
沈頓猶言滯留也吳季重與魏太子牋小
沈頓沈俗呼若人
業產管子輕重丁篇桓公曰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

索貧乎索所食曹子建任城王
誄心有平素
揮霍張平子西京賦曰丸劍之揮霍孫興公天台賦騁
神變之揮霍
輕訹音抄亦
讀去聲說文訹擾也左太冲吳都賦其陸則有任
俠之靡輕訹之客
一塊爲一坡音跋
又俊坡發土也與垡同周語王耕一坡辟
退之詩予期拜恩後謝病老耕垡
又同發耒耕經
亂音亂子小蒜根也見集韻今世俗凡物塊磊而小者曰
亂子卽此
像意淮南覽冥訓居君臣父子之間競載驕主而像其

適意抱樸子接之適意世說張翰在洛見秋風起思吳中菰羹鱸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乃東歸

目不識丁唐書張弘靖傳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睥睨一切晉之眼界大卽京師云眼睚大也唐元宗爲安祿山治第但窮壯麗不限才力戒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北里志鄭老業詩大開眼界莫言寃

三角眼兒視也言三角其眼以視也張平子西京賦隅目高睚注云隅目角眼視也明袁珙相道衍目三角彰所由然史記孝惠時唯獨長沙全二字史記屢見之新序

音標又飄白

物之名看所以飾觀不適於用所謂看桌也唐少府監御饌以牙盤九枚裝食謂之看食故今有看桌而物之可看不可用者固均目爲看桌唐李遠貌美而無才用人目爲針座歟

投困學紀聞云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視卽看也今之強顏以飾美者人每譏之曰充玫自古隱之名不一大隱中隱小隱眞隱吏隱隱天隱地隱人隱名隱通隱仕隱朝隱而又有充隱之目恒元纂立恥無隱士給皇甫希之資用使居山林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詔旌高士時謂之充隱則今之云充卽斯義

局促史記漢武怒鄭當時曰今日廷論局促效轅下駒

古詩蟋蟀傷局促

圉東顧殊乖赭白馬賦跼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圉束經紀善營生也唐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王滕王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窮忙宋元豐時京師語曰戶度金倉日夜窮忙

唯獨按唯猶獨獨卽唯也莊子德充符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受命於天唯舜獨也在呂覽唯聖人獨見其所由然史記孝惠時唯獨長沙全二字史記屢見之新序

項王語項羽二十餘萬人唯獨卽欣騶廬馬麥長笛賦李善注唯笛獨無

試殺試猶所下卽大也大字切腳京都語亦有之如好曰殺好聰明曰殺聰明之類洪氏隨筆序云殺有好處白樂天詩酉日懟輕照東風莫殺吹金方所謂家或殺欠扶特又俗傳人死有煞或作傻不仁也不慧也輕慧也故京都談人不慧有傻子之目吳中譏人舉動佻媚亦曰傻頭會傻俏不仁類氏家訓偏旁之事死有遲煞吹劍錄李才伯歷言之

訂眞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眞僞辨其實虛

弗好離騷鴆告余以不好王肇坐蘇軾黨貶宣州軾臨問柔奴曰此心安不好柔奴曰不好卽是語卽斬作尤風波一詞以貽處使一詞以貽柔奴送酒軾

窮鬼極惡王莽傳貧沿天虐民窮鬼極惡按窮極猶至盡也今乃謂貧困者窮奢極欲谷永傳窮奢極欲湛湎荒淫窮形盡相陸士衡文賦期窮形而盡相蓬頭赤腳莊子說劍篇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冠芳錄鐵腳道人嘗赤腳走雪中晉陶侃曰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神仙傳有不耐煩本楷叔夜絕交書性不耐煩又宋玉文傳汝奈何孰唐書承天皇帝傳沒奈作末耐三腳猫加明鼻北樂府水仙子云五眼雞岐山鳴鳳雨妙府遣吏迎來驕傲之甚以為雨可立致結壇仙鶴乾

蝦蟆南陽臥龍三腳猫淮南子說林訓猶狸狗以名子左傳衛獻大史狗鄭宛射大堵狗史記馬相如其親名之曰犬子後漢書梁冀之子允一名胡狗三國志曹操見孫權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齊書張敬兒奪力而性貪殘在宋世本名狗兒宋明帝改為敬兒梁書江夏人齊狗兒反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楊定叔父佛狗居書李勣年將八衰遇疾命留酒奏伎列子孫謂弟弼曰我有如許狗犬將付汝安祿山子慶緒遣閻豎李狗兒執刀入帳中斫祿山腹元史有石抹狗狗寧猪狗又按世本毋荀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檻中之牛也安得妄載

設局邀賭以取頭錢曰按頭國史補襄宗作一面取謂之乞頭蘇長公記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賠錢不輸方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是即抽頭也止乞頭則不賠故不輸

出頭者得出頭地也歐陽公所謂放他出一頭地也又跳出者不復受牽制局僧輩亦得出頭也晉魏時寫章奏如今之擡頭謂之跳出是也

發腳詩履我發兮疏云行必發足而去三國志譙周曰今大敵在前恐發足而去三國不測

語有謂之縮腳音者即古之歇後語可笑語林載貞元末妓阿軟產一女求小名於白樂天樂天曰此兒白皙亦如之司馬長卿子虛賦嫚姺勃窣倶鋤也上平金隄

可愛可名之曰皎皎有文士釋其義始悟樂天之戲蓋謝其種姓不明取古詩皎皎河漢女也河借作何猶何漢女之云又史載鄭縈好爲歇後詩譏議時事乾寧初帝播昭以爲有所譴命以爲相縈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按顏延年蒲白馬賦王于興師言注云王于興師言出宿當即歇後詩之濫觴

密嫩其清陽

寒温謂謝其候

王獻之與操之詣謝安兄多言俗事獻之又因飽抒氣作聲見廣雅亦通山曲

嗟亦讀上聲扈大一聲欸一聲乃或白相應或兩相應即此本棹船歌朱子辨欸乃云欸乃棹船相應聲欸音靄乃音襖近日創讀之誤矣欸乃音襖近日創讀之誤矣欸乃音襖近日創讀之誤矣欸乃音襖近日創讀之誤矣

嗑谷盍切 笑聲莊子天地篇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

咄當沒切音敦入聲 正字通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曰咄叱咄咄之必諾司空圖休沐記用之即東方朔傳註云咄只是泥聲也珠林吾山廟一竈甚靈和尚以杖擊云咄咄土合成聖從何來

俞行曰媻亦作蹣音盤呼若勃蒲切今京師呼盤亦如之司馬長卿子虛賦嫚姺勃窣倶鋤也上平金隄

頓留頓也嗊積也沈約撰宋書宋世祖孝武太宗明帝諸鄙賓事齊主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可思諱惡之義

清閒前漢循吏傳龔遂曰願賜清閒竭愚稽叔夜琴賦

寒温而已

隆重音桓謙曰楚王桓玄勳德隆重任彥昇薦士表

周折書意到曲折也周周旋折旋意作盩厔盩厔亦通山南曰盩水有曰厔西安府有盩厔縣

讀按唉欸倒一字

望呼若茫去聲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周禮其澤曰望謂疏云仰宋之孟諸古音孟唐讀茫今呼望爲茫去聲者望本平去兩讀又呂氏春秋望諸爲夢諸夢亦叶茫去聲見道藏歌故今亦呼夢作茫去聲

白之爲言素也空也管子擊甌衆白徒謂空有徒卒名也（楊倞注荀子）馬（融注）漢書非周公致白屋之意（蕭望之傳）新序叔向曰趙武舉士於白屋下言以茅苫屋無閫閾之壯麗也漢書（鄒陽）又白衣尚書（鄭玄）南史白衣宰相（陶宏景）唐書衣黃者聖人（肅宗）衣白者山人（李泌）言布衣而無青綠朱紫之華也可謂之白身即北史李敏傳云自

丁巍昔食貨志云白民也乃俗稱破靴白頭謂白身而彊項者不知何本路史羿以善射去下地之百難（此帝嚳時）之羿注云百難兒頑之人豈易百難爲白頭豕魚之誤歟抑愎頸而非白頸猶識別字之言識白字音近沿訛未可知又語云白腳阜詩所業無根柢者不知何義殆阜隸所服通體皆阜彼託爲阜以威人者實未阜歟是即今之白役倘同禁之并非北齊及唐之白直比矣

普門居劉炅傳稅外橫取謂之白著泰明退朝錄世人謂酒爲白者言初薄之後人必顛倒酩酊如飲水在下洋在上也今呵人聲如力訛者之著也予前謂公好斯民者橫征暴斂視此可以

譬也又唐德宗時以宦者爲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自望者使於市中左右望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而白取其物不還本價也抑買人物人往往限以官至有空手而歸者每勑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撤業閉戶子復歎後世官署中出市外物往往必折其本猶白望之遺也亦殊非善政矣

漢景時白頸烏與黑烏鬨鬥楚國白頸烏固偪彊者千時楚王戊謀反敗爲越人斬是白頸烏固偪彊者僞物日修亦作贋通鴈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曰眞也

兒童小遣於磚曰漊（音奧）出溲呼如尸卽尿去聲鳥將郭某白比諸葛屏風便面皆書三顧頻煩兩朝開濟二語及敗於江上倉皇溺泣而匿時人謂之尿汁諸葛兒童睡熟遺尿謝之曰盡龍明成宏問李文安公傑字世賢夫人某氏少患遺溺輒夢兩宮人捧溺器至兩旁畫龍鳳迨公晉禮部侍郎贊皇太子婚禮夫人入賀適卜遺甚急作犂狀皇后詰之以直告遂命兩宮人引至一處以龍鳳溺器進恍如夢中後遺溺遂止事載王應奎柳南隨筆

濾音慮澄也唐白行簡有濾水羅賦羅濾水眞澄之使

何塲矸岸之矸音訶卽此字經舟石也同磩磩碏唐孔穎爲嶺南節度使蒋舶泊步有下碏稅錢禁絕之又卽濁水矸清之矸何清或作淦音同故訓俗亦音教俱別糞謂之惡讀去聲前漢昌邑王傳如是清蠼惡矣師古曰卽矢也越王句踐爲吳王嘗惡蓋古人於惡字多讀去聲物之美惡情之愛惡義異音同故間有叶入聲者要不專以入聲屬美惡去聲屬愛惡觀騷經及漢劉歆遂初賦魏丁儀厲志賦可知其兩音各義顏氏家訓謂自鄴洪字范始而顧寧人又謂去入分別不過分言輕重之間其實無此疆爾界之別也則俗之以糞爲惡正

此字

或作屙俗傳燈錄屙溺山尿金壁歌北齊西廂有云人言屙臭極矣此并非屙然臭語是去聲當從惡字楊用脩云九卵藥古通山海經鳳卵作鳳九又雄木藥如羅實如藥藥卽卵也丸形如卵卵故梓人伐材謂之鑿俗謂藥倒其本丸如卵也據此則今人呼陰萳爲藥上聲者卽此字上聲卵之轉耳不必事指爲卵矣然俱以陰囊言則可若陰莖當是嫪音勞去聲又字呂不韋求大陰嫪毐爲舍人詐爲宦者以進後以淫宮故譖罵淫曰嫪毐今京師呼陰莖爲嫪子音若參殆卽罵嫪姓大陰無行因指此物爲嫪耳嫪藥卵俱一音考舟也同磩碏唐孔穎爲嶺南節度使蒋舶泊步有下碏稅錢禁絕之又卽濁水矸清之矸何清或作淦音同故訓俗亦音教俱別糞謂之惡讀去聲前漢昌邑王傳如是清蠼惡矣師古曰卽矢也越王句踐爲吳王嘗惡蓋古人於惡字多讀去聲物之美惡情之愛惡義異音同故間有叶入聲者要不專以入聲屬美惡去聲屬愛惡觀騷經及漢劉歆遂初賦魏丁儀厲志賦可知其兩音各義顏氏家訓謂自鄴洪字范始而顧寧人又謂去入分別不過分言輕重之間其實無此疆爾界之別也則俗之以糞爲惡正

詳

腲音悶俗呼若紐振切禹貢傳山桑之絲其物中琴瑟之選詩將仲子傳檀材彊韌可爲車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吠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噉人肉有諸茂昭曰聞俗之以糞爲惡正

人肉虛實矣曰人肉腥而腲爭堪吠東坡云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多老枳木性瘦勒筋脈是露如老人項頸與人不睦曰皺音鵐皺皮皴起也又木皮甲錯也爾雅大而皵枝小而皺榎鄒浩曰柏賦木皴皵以龍鱗亦作皺皵音實入聲皮皺也俗云皺傷卽此

皵音召邱高也不平也不安也韓昌黎詩我亦平行踏凵音陷召雨切凵凵起卽此字呂不韋求大陰嫪毐指爲卵矣然俱以凵凵起世以不肯從衆爲凵凵卽此又語云凵凵不安也詩天之物置平處動不爻貼曰扤揚子方言扤不安也扤我亦作杌杌作兀杌隉梟兀俱不安貌司馬長卿上林賦杌棖楚注云搖也兀宁兩足長短刖足者爲兀

文選 清胡克家仿宋淳熙尤袤刻本考異

奇貨可居秦太子 王莊襄 質於趙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奇貨可居不韋娶邯鄲姬美者與居有娠自異人請而飲之政後爲始皇

算無遺策 崔鴻後趙錄張賓爲石勒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

樂此不疲 漢光武每旦視朝日昃罷數引公卿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太子永曰願陛下頤愛精神帝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

老當益壯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賢存 卷四 三

容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後漢書馬援傳援年十二父早卒兄況奇其才資給甚厚援辭曰大丈夫生當衣錦還鄉以報恩德安能客居求人乎況曰汝志固當如此

嗟嗟呷呷 宋時駕幸臨安後諸曹口號云兵職駕部嗟嗟呷呷

盡呷醋猶言但咬文嚼字也蓋其時諸曹惟吏戶刑三曹吏胥多饒益耳

得隴望蜀 漢光武時頴川盜賊羣起河東守兵亦叛帝謂岑彭等曰雨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公孫述人

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使人困於馬上耳

欲得蜀

阿堵猶云這物也若箇也凡物皆可言之今度議他人

家貲輒取此二字蓋專指錢言本晉書王衍事

賢存 卷四 三

錢曰家兄亦曰孔方兄本魯褒錢神論

錢稱兄識得妙因憶焦延壽易占與福爲兄禍爲弟其寫兒徒尤

秦宓遠遊詩虎則豹之兄鷹則鷂之弟其教民溟涬然

譫得妙莊子天地篇若然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

弟之哉以兄弟代尊卑也淮南似眞訓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抱樸子尚博篇文章爲德行之弟俱新臭錢漢崔烈因傅母 宮中阿保 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問其子以外議何如子曰人嫌大人銅臭耳

守錢虜馬援少時之北地田牧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

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遂盡散

於親舊

韓昌黎杜詩最愛輕欺杏園爲負酒安後諸曹口號云兵職駕部嗟嗟呷呷

註誤 列傳註誤人主無若此者漢文帝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註誤吏民

溫飽之家曰小康 康閒盛也安樂也 大雅沉可小康禮運在亂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新書五歲小康十歲一凶

中落唐李襲譽謂諸子曰吾性不喜財家故中落

曰錢錢曰薄薄所宜 王子淵洞簫賦錢鏤鏤薄薄

拉颯音孝武帝太元末童謠云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

形容音書曰釘鈴瑯琅李長吉沙路曲風馬釘鈴路沙路鈴鐸名金琅瑯其聲琅瑯蓋倒言之又關珊鎖落日琅璫唐元宗幸蜀至上亭驛保甯節度使韋皐聞鈴左右云但言三郎琅璫故又名琅璫驛亦作郎當楊大年傀儡詩飽老當筵笑郭郎即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要郎當舞袖長

獵音蠟若王子淵洞簫賦獵若枚折注云折物聲也

礰礫張平子西京賦礰礫激而增響

燒言炭蓋焦之也楊用脩曰舊唐書吐蕃傳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廳前加銀鶻今雲南過夷有兵馬聲也

書上插雞毛火炭亦古羽書之遺意火炭示火急也凡財物之具物將盡必留稍許以看之蓋看守而取不乏絕之義晉書阮孚手曰但有一錢看囊恐其羞澀耳杜子美詩云囊空更羞澀留得一錢看

無立錐地荀子非十二子篇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韓子曰無置錐之地於天下而德結諸侯世家秦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

四面受敵管子國蓄篇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張良傳雒陽四面受敵

家賊論衡宋華臣使家賊六人以鈹殺華吳通鑑正慶緒崔孫遣閻豎李猧兒執刀入帳中斫枕旁刀不獲據帳竿曰此家賊也賜已流出數斗似賊世說王大將軍敦往石崇廁脫故衣著新衣神彷彿然鑒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讀作賊一概屈原傳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淮南泰族訓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

兵部建屋先擇吉日鳩匠規木鋸齊大段曰剸木剸音團韻會裁也廣韻截木也亦通剸說文齊也故又稱齊木俗作斷木非文王世子其刑罪則纖剸論衡求吉日出諸吏剸罪宋楊時令於坑不爲頻剸

瞳事剸裁未齊形之頒色

小鎮稱草鎮猶草市也元微之序白氏長慶集云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自注平水通湖旁草市名見張渙會稽續志李嘉祐詩草市多依客漁家足水邊

按此亦微之一平生大快事旗亭畫壁何以過此

市井詩序歌舞市井孟子市井之臣劉寵傳有白首下入市井者玉篇穿地取水伯益造之因井爲市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因井成市故名張守節曰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改言市井揚雄俗通市

者恃也養老少恃以不匱也井者至市之人先於井上洗濯其物乃到市也此說假分市井兩處

按內經鼻猶鼾而穿井則黃帝時已有井世本亦云黃帝穿井

伴和本草載降眞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烟直上天召鶴得盤於上伴俗誤作拌拌音潘捐棄也亦音盤上聲

發覺前漢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

購求楚將季布屢窘辱帝漢高羽滅帝購求之

躲避珠林昔一鴿被鷂所逐卽往舍利佛肩躲避六度經

厚詩傳酢

臭咸皺

鼻涕三寶記齊文宣臨死患惡疾不勝楚痛命劉桃枝吹毛求疵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

漢武帝議罷抑諸侯王奏其過惡吹毛求疵

背負而行鼻涕淋漓

重聽蕭霸守潁川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欲罷之霸曰許丞廉吏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妨

瞎子晉書荀洪子侃稱帝據長安予生一自童時洪歲之日吾聞瞽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

一面之識宋哲宗時范純仁乞歸葬每見輔臣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

一面之交崔寔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

歔讀如嘘呼使出氣也俗云歔口氣即此班孟堅賓戲詩吐金景兮歔浮雲注云歔氣上出貌

欷呼合切俗云欷氣味即此班孟堅東都賦欷野歔山張子西京賦欷豐吐鳥左太冲吳都賦注云海中有者無泉有大木名其汁似飴欷之故世俗往往飲亦謂欷

語助有曰能如云若箇能非也聲之訛晉人語助多有之寧聲兒正白爾聲冷加樣又劉尹云如聲地如箇作如此解

若箇似箇少陵云長安若箇邊謫仙云愁來似箇長亦唐人詩中常見者

物之墮地聲曰魄音潘又音柏史記周本紀有火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注云魄然安定意

曰撫普麥曰撫弥音滔又音丙擊聲也張平子西京賦流鏑播撫注云中聲也

放刺音辣響著寶也李太白詩雙鼈呷音承長呷甲呷甲呷吸而鼈也聲鼈張跋剝盤欲飛去

挺挏上下不休聲淮南俶眞訓撟挩挺挏掀世之風俗

砰礚司馬相如上林賦砰礚訇磕

礚張平子思玄賦伐何鼓之礚碌

鞳龍聲貌李長吉詩鴻龍鞳鈴響鸞臣發涼思

和曜王子淵洞簫賦行雝鉦以鼛曜注云聲迭蘩相雜

鞳音汀同鞓帶皮帶也李長吉詩金魚公子次衫長密裝腰鞓割玉方夢溪筆談海上有一船施折抵岸二十餘人如虎衣冠紅鞓角帶

不脩邊幅漢書馬援謂公孫述脩飾邊幅如俑人形音渴遂止

望梅止渴曹操行軍至含山軍士皆渴因指山上梅林

書簡文爲撫軍時所坐牀生塵不命左右拂之見鼠之行跡反以爲佳其不修邊幅如此

千里做官只圖喫耆魏文帝詔羣臣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錢穆父云三世仕宦徹曉得著衣喫飯

諺云豆芽菜頭弗好作主漢書成帝欲立趙婕妤爲后劉輔上言里謠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諺云鄉戶夫妻一步不相離相呼如失白樂天詩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注云相音思必切詩見明人書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須我爲之宋鄭綮以上書阿附新法進身有是語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蓋邑人王歜語見說苑

三寸舌害著七尺身唐許敬宗嘗荅太宗曰諺云人生七尺軀捉此三寸舌

事無不可對人言司馬溫公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見說苑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張茂先鷦鷯賦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

名不虛傳魏志太祖時禁酒徐邈邈私飲沈醉趙達問以曹事曰中聖人達以白太祖怒達由是得罪文帝踐阼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不能自遏由是得罪文帝踐阼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不能自遏由是得罪文帝踐阼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不能自遏

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謂左右曰名不虛立宿癗東郭女也閔王出獵觀者如堵女採桑不顧王召之曰奇女也惜哉宿癗女曰婢妾之職慎德勤事苟稱任使宿癗何傷王聘爲妃齊大治

談何容易見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老生常談何晏謂管輅試作一卦至三公否輅曰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決也鄧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後司馬懿果殺何鄧等

陽卷有益宋太宗勤讀書諮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朱琚以勞瘁諫帝曰閒卷有益不爲勞也

手不釋卷吳志步騭字子山孫權稱尊號代陸遜爲丞相誨有門生手不釋卷

日陪堂日伴讀元武宗定國子生爲三百人內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

理領釋名令領也理領之使不得相犯也
代庖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白面書生崔鴻後燕錄高陽王隆曰溫詳之徒皆白面
書生烏合爲羣宋書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
奴織當訪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
濟
唾面自乾唐史婁師德教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
乎師德曰潔之是速其怒也當使自乾耳
汗流浹背漢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
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又謝不知皇愧

汗出浹背人操以事入見殿中獻帝不任其憤操出顧
左右汗流浹背
白眉詩評自認過也蔣琬相如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見
相如必辱之相如每望見避匿謂其舍人曰以秦王之
威而廷叱之辱其羣臣蜀畏庸將軍哉顧強秦之不敢
加兵者以吾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
頸之交
各爲其主正編張儀教靳尚謂楚幸姬鄭袖曰秦將以
美女贖張儀王重地尊秦秦女貴而夫人斥矣

太原井石敬瑭不可晉祖深德之曰爲浮屠者必合其
所以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劉岐云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
語時務者俊傑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徽徽云識時務者
在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備問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
北魏
天下無敵手李全寇揚州宋趙范趙葵擊之大敗碎其
屍遂薄淮安全妻楊氏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
今事勢已去捽柱不行遂絕淮而去宋理
英雄無用武地曹操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請救於孫權

曰撲破荊州劉豫州英雄無所羽武
武藝十六國春秋燕公慕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
兒戲漢文帝勢軍至細柳常用亞夫曰嗟乎此眞將軍矣
曩者霸上劉禪棘門徐爲眞兒戲耳
聚精會神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聚精會神相得益彰
福至心靈史炤通鑑疏引諺語
不服藥爲中醫漢書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天生五十不爲夭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勑後主曰人
天下不稱天年
人生七十古來稀杜老句也白公詩亦云年開第七秩

屈指幾多人蓋時年六十二元日作故云開十年爲一
秩
十年爲一旬樂天呈夢得詩且喜同年滿七旬自注予
與夢得俱得七十
出處不如聚處管子輕重甲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
其所聚
一遭人情兩遭例卽管子侈靡篇一爲貴再爲常三爲
固然意
形容人語之殷勤曰節足蓋鳳凰鳴也宋符瑞志雄鳴
節節雌鳴足足王仲任注口禮記論命篇云
節節雄鳴曰足足雌鳴曰足足

諮諏俗呼諮若擠蓋殷勤瑣語之謂堂劍敲竹木聲唐
盧延遜詩樹上諮諏乱鳥窗間壁劍叩頭蟲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２３
作者＝
页数＝７８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